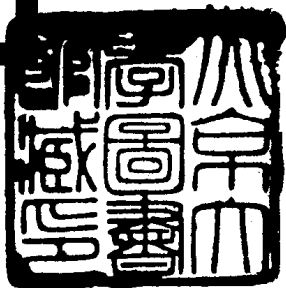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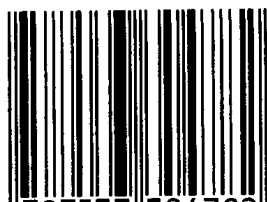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八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0.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八八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

（二）

［明］管志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提要

續問辨牘自叙

歲戊戌屆余七九之期是年與四方君子有所酬往積成問辨牘四卷越巳亥門人請梓之流通先後達閒奬荐與駁問交至奬荐可含而駁問不可以無答自春徂冬復積副墨二十餘通門人許椿齡徐汝良年家子曹仲禮等復議梓之諮諸學博王道宇先生曰可遂索以付剞劂氏仍分四卷命曰續問辨牘噫前牘巳是蛇足茲又於足上添足矣今而後其可以藏辨於吶也夫萬曆巳亥蜡月丁丑管志道書於惕若齋中

續問辨牘目録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答王相國荊石公亢龍說 相國諱錫爵字元馭太倉州人

來書畧云昨許敬菴見過亦大以亢龍一解為未妥兄既努力此事不妨虛心博證雖刊板已行或尚可刪竄也如何云云

志道曰易中亢龍之解辱翁推敲數四矣茲又采許少司馬之言勉僕虛心博證刪竄另刊此愛人以德之盛心也感刻感刻犬馬之齒衰矣博證或有所未

能而心則不敢一毫自滿每從清讌中聆經書疑義雖一時未必面諾而退後未嘗不反覆沉思也如訂尚書危微之旨已付門人梓入惕若齋集中開教卽易其板又如求正牘中所演魯論一貫朝聞兩章與台翁嫌其話頭覺多正點着腐心之不自慊處板雖未易而內訟之意彌深也唯於乾爻亢龍一義再三推求有不能舍已而從人者蓋不難於舍已從人而難於合文王孔子之易從後儒之易也翁以易傳中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四句但言亢不言聖人之龍德聖人必不立於亢地下文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三句正言聖人不亢之德此是朱晦菴[illegible]說近世高賢類守其說不獨許少司馬之見為然[illegible]章李中丞見羅萬光祿思默諸老之見皆然也蓋[illegible]元諸儒類疑乾上之亢龍與坤上之龍戰俱未得乾坤二道之純而以乾用九之見群龍无首為救亢之窮坤用六之利永貞為救戰之窮此義亦精此訓亦巧可以藥末世自用自專不能而亢者之病但

非所以論乾道之聖人耳吾婁平崖張子頗深於易其作易纂亦祖此說及得僕亢解而惕然從之以為必如此而後可印朱子六龍有隱顯無淺深之說愚則非求印於朱子而直以孔子之傳印文王之經也孔子贊乾元之明終始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使亢非聖人之龍德是亢不可乘也亢不可乘六龍中當廢一龍曷不曰時乘五龍以御天孔子釋見群龍无首之義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首與尾對無首則亦無尾使亢龍不得與五

龍竝乘。是五龍皆天德。而亢獨爲人德。五龍不可[illegible]
首而亢獨可爲尾。無乃不見有首而見有尾邪。群龍
无首旣曰天則顯是不獨以潛見惕躍飛爲天則。亦
以亢爲天則矣今曰亢非龍德必不亢而後爲龍。則
六位時成之中亢乃閏位而乾元用九以治天下。亢
獨不用豈曰天則。縱爲之解曰聖人當亢位而不亢。
是乃天則則文王不應以亢字加龍字之上。又爲之
解曰天下有眞龍有疑龍亢亦可以名龍。殆不若潛
見惕躍飛之純也此以論坤爻稱血之龍則可。在乾

爻。則無不純之聖人。如有一之未純。孔子亦必不以
乾元二字冠於用九之上。果若儒先所言用九救亢
之窮用六救戰之窮。是用九用六二繇。專爲上九上
六一爻而發。無乃畫蛇添足。豈合聖意。愚前於答見
羅翁書中已發此意矣。然知進而不知退三言。委似
不可加於聖人。而下文卽言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
正。又似與上三言相反晦翁求其說而不得。故畫作
兩截解之。於上一截知得而不知喪之下。補一句曰。
所以動而有悔也。此言亢則非龍。於下一截其唯聖

人乎之下。訓其義曰。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
不至於有悔矣。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
應之也。此言龍則不亢。誠若斯解則亢與龍當分兩
義。不知亢屬何物。龍是何狀。與潛龍見龍飛龍之例
盭甚矣。聖人吐詞爲經上下文義自然聯絡貫串。初
言其唯聖人乎。必承知進而不知退三句說。再言其
唯聖人乎。必承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說。奚疑也。
蓋進不知退存不知亡此以迹言乃聖人之亢。實則
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不失其處亢之正道。此以心

言。乃聖人之所以亢也。厥旨微矣。若謂初一句聖人。
不屬上文。爲憑空喚下之詞。末一句聖人。再牒前句。
爲塡空繳上之詞。在後世文士之筆或有之。六經中。
無此張皇播弄之筆法也。且朱子旣曰。六龍皆以聖
人明之。而至此又疑動而有悔非聖人。必處之以道。
不至於悔方是聖人。然則亢龍劣於五龍多矣。惡在
其爲有隱顯而無淺深哉。愚嘗服朱子註書。其心頗
似百分秤。而於乾坤二卦奧旨似未了了。卽訓亢亦
其一端也。謂聖人必無亢乎。則文王列亢[illegible]龍。

誤矣謂聖人必無悔乎則文王繫有悔於亢龍又誤矣文王豈以易道誤天下者哉卽朱子以動而有悔一句補在知得而不知喪之下亦屬有漏此句盖本於孔子之原文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豈知亢道多門夫子之訓亢亦多義无位无民无輔此就旣亢之位言也旣亢則不當復亢利於靜不利於動動必有悔知進知存知得此就當亢之時言也當亢則不嫌於亢卽此便是動便是悔矣安得又言所以動而有悔也盖聖人

未嘗禁當亢而亢者之動動而有悔不害其爲龍德特禁夫已亢而復亢者之動動而頻悔則有損於龍德矣故傳中旣㕥其辭而曰盈不可久也窮之災也以示亢道非君子之經又神其德而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亢之與時偕極卽終日乾乾之與時偕行以表亢道乃聖人之權夫子重嘆聖人之亢正所以重戒乎未聖者之亢也亢龍有悔稽古何人在君道則成湯之放桀負慙是已在臣道則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抗成王旣已奉冕復辟不能一日安於臣位是

已在師道則孔子之成春秋而知後世有罪我者是已旣曰聖人何以知進而不知退聖人與時偕極不能復留退步也卽如湯武之放桀紂周公之征管蔡進則勳業格天退則置身於何地哉聖人殆不以退無地步爲悔卽進而成格天之業後世必有假之爲口實者安得无悔聖人亢不以已爲天下萬世而亢其悔亦不以已爲天下萬世而悔也盖唯乾坤二用與諸卦不同而乾道又與坤道不同諸卦凡言位當位不當卽指德言乾則純乎天德其位之當與不當

但屬時位而不屬德時位有隱顯險易之不齊盖聖人之有幸有不幸也故唯二五得時位之正中作君作師爲聖人之正局三四重剛不中與大人之利見於世者有間矣然皆在卦中行進德修業之事不失爲正初在卦始上在卦外曰潛曰亢皆聖人之變局也變局不可以爲訓故夫子於中四爻皆言大人君子及時之德業而初上之訓辭近詭於初則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言潛龍雖聖人之德而君子不以此爲用也於上則曰亢

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言亢道雖君子之所不廢。而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潛之爲言亢之爲言云者。正謂不潛不亢。乃龍德之本然。而潛與亢俱當別論也。潛之爲言。言聖人之德。則亢之爲言。獨非言聖人之德乎。世儒不疑潛而獨疑亢。則由未窮乾道聖人之變化耳。愚嘗妄謂後儒讀經。不但難窮聖學之入微處。卽於稱名取類之間。亦多未察。如中庸語道。大槩以君子之庸德爲主。而或標聖人。或標至誠。或標至聖。各有

着落。維乾爻之稱大人君子聖人亦然。文王繫辭。於二五則曰利見大人。於三則曰君子終日乾乾。於初四上。則但槩之爲龍。而隱大人君子之名。孔子作傳又純以大人尊九五。而參以聖作物覩之贊。於二則微其大人之稱。而以君子之學問寬仁表之。三四俱稱進修君子。唯潛則直言君子弗用。亢曰其唯聖人乎。亦隱言君子不可以輕用也。皆有微意存焉。盖古者天子諸侯曰君。公卿大夫曰子。位必稱德。德足以作君作相。故名之曰君子。此借位尊德之稱也。曰君

曰子。総名大人。而臣不可以抗君。則大人之稱。又當獨歸諸君。文王兼稱二五爲大人。盖不以君德自尊。而尊夫師天下者。孔子獨稱九五爲大人。葢不以師道自尊。而尊夫君天下者。大人君子之稱。雖以德言而實以懋德之位寓其間。若聖人之稱。則不從位而從德。猶夫仁人智士之稱也。聖德變化無方。神龍肖之。具此龍德。飛見何加。潛亢何損。然潛與亢。終非大人君子之所利用。亦非斯世斯民之所利見。故雖稱龍稱聖人。而大人君子之稱。若斬焉爲其不可以爲訓也。凡古人論道論學。必從明體適用之君子設。潛

龍無可見之行。不易世。不成名。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幸其道何足以善世。故曰君子弗用。盖君子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其所用則在易世成名之道也。潛猶不可用。而況於亢乎。亢何不言君子弗用。而曰其唯聖人乎。葢有德位之君子。不無用亢之時。但非聖人不能用也。細繹夫子六龍傳文。唯飛龍標聖人作。而於亢龍。却反覆重歎其爲聖人。豈不以飛位非聖不稱。亢位亦唯聖可居。而潛見惕躍之

[illegible]見[illegible]有聖之君子。亦可乘也。然見龍以道師天下。亦[illegible]與飛龍同德者能乘之。故又表而出之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不於見龍標聖人。而於亢龍標聖人。難之也。潛龍雖曰君子弗用。然而无悔。蓋不亢則不至於悔。卽舉世不知其爲聖人。而聖人之爲聖人自如也。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亢龍宜若君子所用。然以聖人處之。亦不免於悔。蓋以亢爲道。後有祖而效之者。亂臣賊子。素隱行怪之徒。將接迹於天下矣。聖人何樂乎身爲

之倡哉。故聖人有終身居潛地者。而無終身居亢地者。爲盈不可久。亢極必反於潛也。然則時乘六龍之聖人。亢極亦反於潛乎。不然也。乘以時言。唯變所適之謂也。唯變所適。則亢非眞亢。而潛亦非終潛。故曰。見群龍无首吉。細玩彖傳乘龍御天之旨。蓋指乾坤初闢時首出御世之聖人說。是以繫於乾元之下。而結之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不例六爻之旁通龍象。試看中古以後聖人之變態也。中古以後之聖人。委[illegible]眞入亢地。不得不返於潛者。則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已。是可以亢爲常。而不返於潛乎。不讀夫子潛亢二龍之傳。不可以見聖人涉衰世之苦心。聖人在淳古之世。不飛則見。潛與亢則皆衰世之事也。吾嘗執此尚論。而於釋迦之雪山苦行。見神龍之潛。於孔子之女樂去魯。見神龍之亢。夫釋迦。飛龍也。一出世而王大千世界。所謂先後天而天弗違者哉。然其苦行六年。至於一麻一麥。示習非想滅盡二定。天魔撓之。外道侮之。不可不謂之潛。一成正覺。首倡華嚴。則飛矣。飛則嘆大褒圓。盡掃

其示現聲聞之迹。亦若曰。潛龍。君子弗用也。君子弗用。而釋迦於雪山用之。蓋釋迦正衰世之佛也。能不以潛示迹乎。孔子。見龍也。操木鐸以爲萬世師。所謂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者哉。然其攝相於魯。墮都出甲。大不便於三家。以致有女樂之受。去魯適衛。彷徨於七十二君。無一遇者。欲歸魯。則與三家似絕。欲止衛。又爲邦君所厭。不得已而動居夷浮海之思。向微[illegible]不勝齊一戰。聳康子書幣前迎。則杏壇之席寒矣。所以然者。只緣當時亟張公室。過抑私家。不自爲容

[illegible]國之權臣亦俾之道大莫容。幾不得[illegible]斯時也。斯迹也。亦似乎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也。安得不謂之亢。故提到亢之爲言。處不勝咏嘆淫泆。感慨悲傷。而兩稱聖人以結之。豈非憂患之情乎。葢夫子處衰周之季。視釋迦之時又下矣。以其身在五常中。自幼已負達人之望。故不能潛。以其當君弱臣強之日。而欲以道易無道也。故不能不亢。亢必有悔。居夷浮海。即悔辭也。至於思遯世不悔之聖人。則悔之至矣。迨兩楹既奠。道脉

流於無窮。然後亢龍之迹藏。而見龍之道著。著見龍亦隱。實而顯權也。實則乘龍御天之道備矣。吾故謂孔與釋。俱乾元用九之神龍。而釋不廢潛。孔不廢亢。則皆衰世之事也。孔子重亢。亦危亢。而比世學孔子之見龍者。多傷於亢。學孔子之見而亢。猶可言也。學[illegible]遯之飛而亢。不可言也。於是狂儒與狂禪合。而道[illegible]日敝矣。翁以亢字不雅。爲聖人諱。葢隱然有爲槩[illegible]之思。縱未必符孔子之易。而未嘗不通孔子之[illegible]所訓。與翁見若相反。而意實相通。翁之[illegible]

人必不居身於亢。愚之見謂唯聖可亢。學聖人者必不可學其亢。其究一而已矣。而省及言行相顧處。則愚[illegible]有慨於翁。翁前膺殊眷而首百揆。飛地也。亦亢地也。翁不居於亢。而勇退急流。今日之推敲亢龍。殆自[illegible]之語。愚德非聖人。不宜亢。位非要路。不必亢。而前在江陵柄國之時。惘然不度德。不量力。以犯位卑言高交淺言深之戒。亢已甚矣。于時進退維谷。不得已而以憲綱代膰肉之行。悔滋深焉。不龍而亢。不龍而悔。愚實蹈之。所以讀到孔子之論亢處。不覺躊躇

滿志。而深有味於其唯聖人乎之嘆也。翁也言顧其行。而愚也行不顧言。能無愧乎。言已顧行。而不敢變儒先訓亢之說。尤見宅心之下。行不顧言。而敢於變儒先之說。以判文王孔子之案。不已重亢乎。然此訓亦有所本。不全出於己意也。維昔嘉靖甲子之冬。侍故督學耿先生恭簡公於明道書院中。嘗聞劉憲副[illegible]先生論及此。謂聖人當亢即亢。不避世嫌。于時[illegible]有省。而群龍无首之義。則恭簡亦提其端。因[illegible]多年。熟玩文王孔子之旨。而知儒先訓[illegible]

多漏也大槩文王之辭簡而奧孔子之傳詳而顯想
則不能從簡奧悟入僅從詳顯中有理會處耳感翁
厚念率爾叨叨有未愜於尊意幸再示焉

答徐太卿魯源公祖書 太卿諱用檢字　蘭溪縣人

來書云向敝郡葉友以手書至并領大集種種浹
旬展讀示我周行益自孟子見知聞知名世第次
以後僅一見焉而至如惕龍之提掇則雖人理當
顯而亦天運使然若區區臆見偶有文言人位說
箴之篇終不若以惕承見承飛其於道樞尤為深

切而著明也獅吼鸞翔所以喚醒耳目者可勝言
哉感佩感佩僕山居離索每讀遺經參諸各典以
證心印竊於朝聞夕死之志不忍怠弛然而羈紲
遂荒怯遊懷土則亦安能盡銷其熟習而純任夫
性天故於門下久別濶教每怏怏焉而今日則尤
殷矣竊玩大集有云血氣漸衰而大事未了憂心
不得不棘而憤氣則不振等云不能無疑楚丘子
曰使我役精神而遠謀吾乃始壯耳夫心之精神
是謂聖人果識知之不事而循精神之使然則其

憤其氣豈假絲毫勉強而有耶從前失手得手皆
若屬文之草稿不能無也竊以效千里之芻蕘更
自振其衰邁耳伏惟垂鑒而督誨焉臨楮懇切不
盡外拙刻一封奉覽幸直示無隱

志道自翟子從先自越過吳獲拜手翰之辱讀到憂
心憤氣之論即耳提面命不是過也於此體念老公
祖之學真是鞭辟着已汲汲敝求不知老之將至者
愚也望塵而瞠乎其後矣鄙牘偶因問辨之所及言
到道脈流行承見以惕而歸於祖述仲尼憲章

聖祖蓋有執程朱之案而謬悠之者不謂芻蕘之言
謬當聖擇而謂自孟氏見知聞知名世第次以後僅
一見焉翁生平無誑語雖奬借太過而竊幸衆言之
得所折衷矣謂惕龍之提掇雖人理當顯而亦天運
使然今之學士印過惕龍之說者亦多然未有如翁
之推合於人理天運者也學者會得此意其於教學
之際豁如矣蒙惠種種佳刻尚未卒業而於文言人
位說箴二篇則三復而得其槩焉淵深警切足配訂
頑宇宙間希有文字也唯重剛不中之解畧與愚見

不同翁以重剛不中屬氣質而愚以重剛不中屬時位然而義實互發蓋文王既別乾卦於諸卦獨發群龍无首一例則六爻中必無氣質不純之聖人而孔子於九三人位上多言進修工夫則未嘗不兼希天之聖與希聖之賢而通用之也聖人之重剛不中但可以時位言賢者之重剛不中則亦可以氣質言矣以愚之蠡見合翁之說箴然後兩無滲漏而重剛屬時位之說亦不從愚創起吾先有所受於故友平厓張子而天臺先生實印之也翁又不以人位說箴自滿而俯就吾說謙謂不若以惕承見承飛於道樞充爲明切且以獅吼鸞翔擬之此是翁有所獨炤於孟子見知聞知第次之際借吾言而發耳愚前質見羅李翁以飛禪見見禪惕之說蓋有爲之言鄒爾瞻疑而駁之羅翁似亦然吾之惕而不無推敲於飛見之際蓋泰州創言聖人雖時乘六龍必以見龍爲家當此見亦不自泰州始自程子興起斯文以來儒者俱作是見矣探以群龍无首之義則天下有遯世不悔之聖人豈悉以見龍爲家當哉飛龍禪於見龍則孔子其準已至於　而見龍之脉乃窮愚嘗爲一門人稽其敝曰偏地良知不在心而在口彌天道統不爲友而爲師此濂洛無竭而姚江觴濫之流也安得而不以惕承之惕之庶言不飛不見而近乎潛者也故曰人位飛見獨非人乎飛者君象見者師象天下以爲出類之人而尊之矣潛亦獨非人乎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天下等爲凡民之伍而忽之矣三唯立於重剛不中之地既不以君師尊之又不以凡民忽之則疑忌謗侮何所不至此其所以危也處此危地出頭不得埋頭亦不得不乾乾進德修業之事爲誰事哉忠信以進德脩詞以居業即見龍之君德也徒以處非其位人莫我宗則隱然負善世之德而不立標於世其斯以爲惕歟文王居羑全用此道而宋儒如周濂溪李延平二先生則終身以此標待後學時潛時見而不離乎惕故能養出程朱三君子來見中尚有惕意今自姚江之流一漫見意何濃惕意何淡也此人位說箴之尊作所以不可少也竊謂從今而後儒者果希聖人之學則請致力於朝聞夕死之

一言闇然深造而自得之。凡所謂匹夫承道統。千載繼絕學之話頭。一切弗提可矣。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思不出其位也借名位而廣集學徒資民膏而多闢講院是亦不可以已乎。愚謂見龍當禪於惕龍以此即以此發尊作中引而未發之意云翁自道山居離索讀遺經參各典以證心印於朝聞夕死之志不忍怠弛此是刊盡浮華全歸本實亦是破除我執究竟圓宗斯翁之所爲終日乾乾夕猶惕若者哉愚也默有所得於翁矣剳末摘我先年答鄧太史書有

血氣漸衰大事未了。憂心棘而憤氣不振等語委婉錐劄不但感翁之策我頹惰。抑且服翁之炤我隱微益此書作於數年前。工夫委多滲漏偶有激於銷骨之毀自反道力未充憤氣隨發隨萎道岸何日可登故不覺於同志間露出本相而何能逃大君子之法眼也翁以識知不事循精神之使然其憤其氣豈假絲毫勉强而有進我於百尺竿頭眞有德之言哉而愚於逾年。亦畧嘗此滋味矣要之發憤之學亦自有生熟安勉之不同則所謂如魚飲水冷煖自知也益

不但聖人之憤。與初學不同。即夫子知命以後之憤與不惑以前亦別。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此不惑以前之發憤也雖曰循精神之使然而猶有禪家抖擻猛參之意在至於知命以後即學即思。即思即學則全是我翁之所謂識知不事而循精神之使然矣然則何以有憤聖學無窮過此以往尚有窮神知化之境界在豈以耳順心從爲已足而不敏以求之也况乎未入聖域者哉由此推之。吾儕苟於朝聞夕死關頭尚未透脫則不食不寢之思亦胡可

廢。即勉强絲毫以作憤氣無害也。翁於此已大得手。如顏子之欲罷不能矣。故以現前所涉境界示我。而曰。從前失手得手。皆若屬文之草稿不能無也。翁之直心道場。於此吐露而非工夫綿密亦安得有此言。讀至於此恍若浴我於溫池中渾身和暢銘刻又不足言矣愚嘗謂今之學者。不難於有當仁不讓之志而難於充無穿窬之心。凡旁忝有所得而故掃之獨知有所嗛而故遮之皆穿窬之心也。翁言朝聞夕死則不以印心各典爲諱言憤氣率眞則不以失手得

臣此便可以爲後學法矣允得議間……
至明聖智而達天德也相去不遠千里而叩何期聊以此布感謝之意更希有以進我大集閱未及半容卒業再請教焉

答唐少卿凝菴年兄書 少卿諱鶴徵字玄卿武進縣人

來書云去冬一晤忽忽半載如吾二人踪跡可謂家邇乃猶若此信乎合併之難也承示問辨牘喜不可言日來極病極冗亦將荅顧吏部書疾讀一過顧兄之牽滯文義未能圓通時時有之而丈於

學瑩矣遂矣聖學佛學兩無滲漏矣獨若有普度衆生之心尚非普度衆生之術故不免按人夜光翻來按劍之疑導人入室時受操戈之報耳嘗觀普門品觀世音以種種形游諸國土度脫衆生因知投忌拂機教貴因俗藉令應以聲聞身得度而現佛身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而現比丘身說法必枘鑿矣卽觀世音之願力將柰之何以今觀之音者其應以儒者身得度乎丈何不卽現儒者身而爲說法乃猶以佛身現也牘中有言易傳中替

乾元統天逼眞露出毘盧遮那以上境界此實聖學之起因證果處又曰佛之本原卽是乾元卽是太極又曰乾元二字括佛道之終始乾元二字獨見之易未嘗一見於釋氏諸書謂乾元而不足以盡道則借釋以相發明可也誠如丈所云則乾元之外別無餘蘊矣丈何不盡脫二氏之教直以孔子立則以乾元闡義乎其上根利器立地可決之成正等正覺證無上菩提卽在鈍根亦免疑謗之罪其功行顧不偉歟必曰以佛心循孔矩以孔矩

入佛乘是猶謂佛與孔必相須而後成也乍離乍合焉得不使人疑卽弟亦竊有疑於丈矣畢竟不無軒佛輊孔之見伏於八識田中故時見其端耳大都因人闢佛則借孔以重佛因人尊孔則抑孔以伸佛因人疑其軒佛則時抑佛以就孔因人疑其輊孔則時揚孔以竝佛借孔重佛則如曰安知孔子他生現果之日釋迦不逆流而作文殊耶抑孔伸佛則如曰望道未見則以未登之胸次然也道之極處可想矣又曰可以稱乘龍御天之上聖

矣以言乎終之之極則未也無他資始之分量難
滿也又曰孔子之達乾元也現其因釋氏之達乾
元也現其果雖龍德無淺深而顯道有權實權必
歸實則因位安得不遜果位孔子固曰聖則我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儒者必欲掩其聖不自
聖之心而以人我之見加諸佛則釋氏既已先證
人天導師之果上帝且隨四衆請轉法輪矣若僭
獨能阻天龍八部之衆不絫佛而絫孔乎是也抑
佛以就孔則如所謂乾元何所不統而釋氏之所

現者丈六之比丘劣相耳所攝者華藏海中之娑
婆一界耳曷嘗盡乾元之所統者而統之惟於華
嚴一會現乾元之至處法華一會現乾元之終處
然則經所表毘盧遮那如來之全身攝華藏莊嚴
之全海猶未足以盡虛空界亦乾元之川流而非
敦化之量也又曰愚則以釋氏之教亦川流於太
極孔子之道亦敦化於無極是也揚孔以亞佛則
如所謂仲尼之道原是範圍二氏之化而不過曲
成二氏之徒而不遺通乎世間出世間之道而知

又曰無論順行逆流皆乾元用九之大人現大
小現權現實特其所乘之時然也不可以凡心較
量也又曰孔子上達處即是達磨之宗孔子下學
處即是普賢之行而其從心不踰之矩即佛之所
謂不壞世間相而證菩提也孔子之矩必不可濫
於佛踰孔子之矩必不可以作佛即有不樂於絫
佛者亦知達磨之宗普賢之行俱在孔子道中不
待外求而自足是也凡若此者在丈蓋欲展轉發
明極則處然後先之間意言不無牴牾此所以不

免啓人之疑動人之爭者也夫乾元之資始統天
前聖未之言也知至知終前聖未之言也皆自孔
子而發之既非傳習之言又非猜度之見必其身
親詣之而後言之者何以知此爲聖人望道未見
處也其曰萬物資始乃統天則統天自是就乾元
言其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則
御天乃就聖人言非統天有加御天不足也曰大
明終始則既兼至與終而舉之矣柰何於御天之
上聖而猶謂其於終之之極則未也不然則其

大明之終何終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獨不可以稱人天尊
師乎即華嚴法華兩會何以加之何待上帝之請
轉法輪天龍八部之叅乎當此一時聖心方寸之
虛盒已與太虛同體足以盡虛空界矣第聖人惟
恐涉於語怪故其言簡而蓄佛氏必欲極其形容
故其言繁而彰耳弟年來亦稍從乾元悟入知吾
性體原是如此灼然見得乾元所握以生天生地
生人生物亘萬古而不毀者此也佛氏所握以盡
微塵世界窮未來際悉令滅度者此也聖人所以
盡人盡物建天地質鬼神垂萬世者此也蓋合之
乾元一毫有不似處即吾性有一毫未盡處矣然
乾元能始萬物俾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而不能俾
品物有生之後性命之各正聖人能使有生之類
親上親下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太和而不能從空
上出一人一物蓋第能握其生生之原則功有所
不化有所不周不害其爲川流敦化之旨也堯

舜其猶病諸病在此耳非謂又有進於堯者在也
至誠能使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安能使之皆登聖
域佛氏能使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悉來聽法安能
使之皆證佛果是即乾元不能俾物物之各正性
命也丈嘗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謂聖人之神化
未及於佛之證不知凡此等處皆着語言不得即
所謂聖而不可知與釋氏所謂不可思議云爾豈
眞不知哉不然知化立本浩浩其天子思猶能言
之矧仲尼乎蓋不至此不足謂之聖湯所謂顧諟
明命文王所謂順帝則孔子所謂矩皆是物也是
物也非特孔子釋迦各不相借自有人物以來人
人具足物物具足正白沙先生所謂甲不問乙借
乙不求甲供者蓋自乾元流行之後物物有其形
則物物流足於間矣不特孔心孔矩無假於佛即
吾人之心之矩亦有無假於孔者第所謂修道之
教不得不以前人行徑稍稍示之則戒愼恐懼莫
見莫顯之公案喫緊第一義也人人有此乾元亦
時時有此乾元發見處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特混雜於意念情識中。如石火電光霆
然一過無能辨識者誠欲識之非形交䰟開接搆
坐馳者所萬一也攝定精神耳目無所營心意無
所適俟之十年五年情識既盡疑想俱竭庶幾一
見焉莊生所謂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吾乃從
此始有其生矣其得之或遲或速或彼或此俱不
可知孟子所謂乍見蹴爾與牽牛過堂下乃於應
感得之平旦之氣則於靜中得之此其一見眞有
照耀河沙法界者故曰莫見莫顯然其保任之功
不可已也故曰君子必愼其獨也易之謹信寛仁
朝乾夕惕盡在是矣白沙先生所謂得此欛柄入
手上下四方一齊穿紐非乎當此之時得之孔乎
得之佛乎亦得之我而已善乎丈之言曰道不違
於乾元非上也又病夫不違乾元而以似眞非眞
之識神爲太極者其示的可謂眞防患可謂密矣
然眞有戒謹恐懼之功有莫見莫顯之見雖群魔
竝興邪說横作無能惑之者也牘中又謂壽涯深
悼儒門之無人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illegible]

佛說夫彼中眞心度人者猶若此柰何丈猶以佛
心佛乘言哉其他如輪廻之說執之太拘神通之
用信之太篤卽在釋中似爲障礙矧儒門邪願丈
一切勿舉以示人也念丈於諸疑者之應酬終無
已時以此立教既不失丈示人之意又可相與於
忘言故敢私布之然弟望教則誠切矣又不可以
忘言槩也何如。

弟志道白自六龍解出中有評佛老一段而學士之
疑端起自求正惕若二集續出中有綜覈三教指歸
之言而學士之駁辨生。一歲之中。積成問辨牘四卷
僉有傾心相信而近於諛者亦有苦口相成而近於
爭者靡不從忠告所流然未有如老丈此番教剳搜
根窮源。播着癢處也弟嘗自狀良醫三折庖丁四顧
愚之苦心道術尤過之。今玩老丈教督之言大槩已
經三折四顧中來唯摘弟所答顧叔時書中言到徹
乾元之性體既已知至至之可以稱乘龍御天之上
聖未可以言終之之極此是聖學之極精極微自漢
以來儒者見不到處而偶於筆端發之固知天下必

不善思善疑之士。推敲及此。而來教正及之。所言者
着癢處者此也。今亦不能循次條答。當撮要旨以請
裁焉。劉謂弟有普度衆生之心。尚非普度衆生之術。
此語眞是映心鉗鎚。日以此兢惕不寧者也。投夜光
而鬭來按劍。導入室而時受操戈。業鏡照人。凛矣。弟
方以學不通志自愧。而知人之按劍操戈乎哉。石猶
生我。疹之美者。其毒滋多。吾所得於諸君子不淺矣。
聖如尼父猶嘆人莫我知。老子則曰貴知我者希。倘
吾言足以俟百世之聖人。即一時之按劍操戈奚害

也。獨鞭策到普門三十二應處。謂應以儒身得度者。
何不現儒者身而爲說法。乃猶以佛身現也。讀之憮
然。弟正勉强學普門大士。現儒身。說正法。而兄猶作
此疑。豈牘中語意多滯。且多漏邪。無亦以易心視吾
言。以成見禦吾言。而未及細察問辨之發端處也。問
辨牘。因顧叔時之求正牘質疑等編而發。求正牘。因
天臺先生之催答蠡言等書而發。天臺先生之來書。
大槩有激於楚儒之染禪狂者。舉儒門之繩墨而盡
繩之。以爲儒則叛於孔。以爲禪。又叛於釋。故欲明其

本以遏其流。而孜孜下問者也。弟子事師。無犯無隱。
况以生平最所受恩之師。地隔二千里。在病中。深惟
道誼。不數月而催劄四至。安得不披瀝肝膽以復師
友。原是一體。而問辨展轉相生。以此待師。則亦以此
待友矣。中皆隨感而應。豈無故發大難之端。而以佛
身現哉。愚嘗謂今世果有仲尼。素位必確守乎儒綱。
斂求必深入於佛藏。蓋有執儒言而不信佛藏者。即
是不信乾元。又有信佛藏而不奉孔矩者。又是不奉
乾元。二者。近世學人之大病也。坐此二病。是以意地

不清。而身口之業且重。愚故深明一貫之宗以閑之。
意者今日現身度儒之法。理應如是。然而推敲孔釋
之際。則又若離若合。若進若退。有如來教之所云者。
蓋已言到中庸之所謂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不能處。不得不婉曲其辭。令人深思。恐學者因藥
發病。而修詞務在立誠。又不敢瞞心而就世儒之說。
重誣千古至人之實際也。兄評拙牘。以爲欲展轉發
明極則處。然後先之間。意言不無牴牾。所以不免啓
人之疑。夫欲發明極則。而辭不足以達意。誠有之矣。

若夫後先言意則絕無一毫之牴牾也愚請先究唐宋以來道脉流行之消息而後推本孔釋之實際焉太上立德而已其次立功立言則皆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者也兄試思周元公之所以隱釋顯孔者謂何程伯子之所以尊孔闢佛者謂何我　朝頒行經學全用程朱傳註而今有高明特達之士能修身能治人者似猶以程朱為未滿而入足於禪玄二窟者謂何皆天行之消息使然也唐宋之季五宗之言盈天下視吾孔子之道為太卑孔道卑而九疇將

斁元公是以不得不隱佛程朱是以不得不尊孔元公無可議已信如程朱所闢孔子之道終是有經世而無出世有現在而無過去未來人死悉歸斷滅聖學作何究竟無乃以中下乘束孔子而以最上一乘讓佛氏也高明特達之士安得不丞禪玄二窟而究竟於如來之妙莊嚴海今不揪囊倒橐將孔子乾元之秘藏滿盤托出則何以移高明者尊佛卑孔之心托出乾元秘藏而不印合於毘盧法界普賢行海則儒者又疑乾元自是儒門道理法界行海自是釋門

道理兩不相干而低昂必有所在拘儒之王孔奴釋固其所矣適高明者尊佛卑孔之疑終在也則將捨孔矩而別求普賢行門甘為狂宗樹旗鼓天子之二重日輕而佛法且為天下齎識者憂之故今日之道樞在乎發元公之隱通程朱之窮貫西來之宗於乾元而攝普賢之行於孔矩天命然也愚昔侍天臺先生於明道書院中本從中庸明哲之訓悟入而未與先生反覆及此良有莫之為而為者意者天之未喪斯文而借重於先生之提發乎世有攻時文者剽禪

語以為奇攻古文者剿佛理以炫博愚又未嘗不戒之訶之也蓋天則自不可亂也舊歲答周元孚書云程朱之學之敝失聖人之智崇近世儒禪之學之敝失聖人之禮卑故兩救之然救智不崇者什之三救禮不卑者什之七唯於元孚却是向禮卑上什之三向智崇上什之七也則向錫山兩三君子可推已弟所揭理圓矩方之說即易傳智崇禮卑之旨大意在警狂學之影圓宗以掃方矩者而錫山兩三君子則信得孔子之方矩確矣何事以水濟水故牘中頗及

圓理。此外尚有荅屠長卿韓思中等書。又異於是。雖不敢望普門之三十二應。而應處亦畧有獲焉。今吾說流於江浙間。尚不能使執方矩者之知有圓宗。亦能使解圓宗者之知有方矩。執方者之不知圓。於方無損也。解圓者之知有方。則於圓不無小補矣。兄謂弟以佛身現何以反能導圓入方。而今之自負現儒身說儒法者。一一能以程朱之說。轉狂宗歸孔矩否。則得失之大較可知已。兄天才高邁。久嚮圓宗。兩年前。尚疑天臺先生有執而不化處。挈弟丕黃。欲以圓

宗破其執。而今所賜教。似一一尚在先生窩窟中。豈有惕於一齊衆楚之故。而轉移其見邪。不然。則於孔子所闡乾元意旨。猶有未透徹者在也。兄教弟曰。何不盡脫二氏之教。直以孔子立。則以乾元闡義。其上根利器。可使立地成等正覺。即鈍根亦免疑謗之罪。其功行顧不偉歟。必曰。以佛心循孔矩。以孔矩入佛乘。是猶謂佛與孔。必相須而後成也。是有說矣。佛心固即孔心。而儒矩則非僧矩。故言循以別之。孔矩實成佛之正因。而佛乘乃孔矩之正果。故言入以合之。

世有疑孔心不符佛心。孔矩不結佛果者。故弟揭此二言。含有從悟起脩。從脩入證之意。非所謂相須而後成也。兄言乍離乍合。得無少大舜察邇言意耶。儒以孔子爲則。何疑哉。而乾元之所以爲乾元。則未易識也。兄試以乾元闡義。而不通極於出離生死之教。鈍根疑謗。則誠免矣。果能使上根利器。立地成等正覺否。世儒方認乾元爲混沌無知之物。孔子爲道存魂滅之人。魂既滅矣。等覺成於何地。夫所謂等正覺者。菩薩三祇滿後。福慧兩足之稱也。而曰立地使成。

譚何容易。立地成佛之說。起於禪宗。而其源則本於阿難見性之頌。頌世尊曰。銷我億刼顚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此指初住佛而言也。初住佛。立地可成。而復繼之曰。希更審除微細惑。令我早登無上覺。則指兩足尊而言也。兩足尊非三祇莫證。吾夫子所謂朝聞夕可。一日歸仁。即立地成佛之訣。而其所謂過此以往。窮神知化。即三祇證佛之旨。乾彖乾文傳中。則並含此二義。蓋乾元之外。非復別有等正覺之位。而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外。非復別有脩證之功也。

但兄以立地成等正覺為言近於顢頇佛性卽有互
悟亦是禪師所悟之乾元非孔子所聞釋迦所證之
乾元也乾元豈有二哉而脩證之分量亦別二聖俱
從無量刼中圓悟圓脩越過立地成佛之境界稍有
識者能辨之矣獨其脩證之實或竟或未竟實非凡
智之所能測則不得不於因果權實之際揆之大槩
[illegible]處以滿乾元之分量成等正覺為歸然既服儒
服又未有越孔矩之分毫而可躐取等正覺者此不
易之論也兄見弟較量於因果權實之際便謂畢竟

不無軒佛輊孔之見伏於八識田中故時見其苗不
察甚矣語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疑不闕言不愼而
輕以情識軒輊聖賢口業之最大者也養成大妄語
根當墮無間地獄律法不知者不坐弟既知矣焉敢
犯之今日破衆論而核聖真乃是不直則道不見耳
似軒似輊非軒非輊唯察邇言者知之弟却疑兄陰
中禪書之毒尚有此軒輊見伏於八識田中既羨禪
祖之立地成佛復就世儒之內孔外佛而此剖則微
見其苗也兄又忖弟因人闢佛則借孔以重佛因人

尊孔則抑孔以伸佛因人疑其軒佛則時抑佛以就
孔因人疑其輕孔則時揚孔以並佛而擴牘中諸語
以實之則尤以穿鑿之心窺弟矣佛言直心是道場
如此展轉支吾曲莫甚焉欲以建天地質鬼神而俟
後聖不亦難乎修詞立誠之君子必不為也季文子
三思而昔人有勸人凡事必十思者弟謂此等去處
兄不嫌於十思奚止十思卽千思萬思亦可也兄自
信年來於乾元有悟入處正恐此處悟未徹耳悟徹
乾元此疑自釋兄近作乾元傳解弟今卽以此義請

質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舊訓專以天
道明乾義殆非也天固屬乾而乾之元不屬天乃生
天生地生人之本也天地亦物也六合之外皆天也
曰資始豈但始萬物亦始天地曰統天豈但統六合
之內亦統六合之外此正佛氏之所謂最初大覺故
愚以為此兩言者逼真露出毘盧遮那以上境界而
說者類以一歲氣機當之此後天之元非先天之元
也然先天之元實從後天中顯儒聖論道亦多隱先
天而顯後天故下文卽卸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上

說天地定位以後事乾元已落坤元中矣乾元者始
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雲雨固亨意流形之中性
情在矣大明終始以下則指乾坤初闢時首出御世
之聖人說也蓋既以資始統天言三才合體之乾元
則安得不以首出御世之聖言人道立極之乾元大
明終始先天之德也正合資始統天之象六位時成
時成云者亦從初肇起之稱然既以六位乘六龍運
乾道之變化則亦入於後天如雲雨之被品物矣故
以各正保合言利貞而結之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首出云者不但德首出而時位亦首出也其孰能與
於此哉意者其外紀之所謂盤古氏歟佛經有空王
威音王之稱當是往刼之盤古又有所謂金輪王者
出於人壽八萬歲時能以飛輪一日周四天下不假
兵威而天下自服亦近之然去刼初則遠矣故不可
以當首出首出庶物方是位乾元之大人唯此大人
爲能洞明天地萬物之終始大卽大哉之乾元始卽
萬物資始之始不曰大明始終而曰大明終始從混
沌壹開之後說也大人身在一世心通十方三世

此一言可味心通十方三世此佛智也以是知刼初
首出之聖必是古佛重來具此佛智以臨萬國於乘
龍御天何有此聖必在飛龍之位而言時乘六龍者
位則飛龍而用則六龍皆備也御天之御卽御車之
御御車者左之右之車不能違御天者先之後之天
不能違也然天而曰御亦向後天而奉天時說造父
御周天子周遊八極周天子之進退盡在造父掌握
中畢竟是周天子爲主造父爲役味御天之旨殆是
以統天之乾元當周王而以御天之大人當造父也

所謂以先天行後天也後天奉時本屬坤道而唯以
先天不違之心法運之則千變萬化莫非乾道乾道
變化不令而行性命自爾各正太和自爾保合此則
聖人之利貞也蓋刼初純是太和之氣而聖人又以
和德乎之萬國咸寧固其所矣兌訓易以首出庶物
歸九五最是但當於羲軒堯舜之先求之羲軒堯舜
德首出而時位不首出者也故但以乾元之因現不
以乾元之果現卽首出御世之聖人亦是現因而不
現果蓋大明終始之德隱而乘龍御天之用顯矣乾

元之果非三界導師不現即如華嚴會上不離菩提樹下而徧昇天宮說法法華會上不離娑婆界中而三變頓成淨土宛然見資始統天之景象焉此非經世聖人之所能現亦非經世聖人之所當現也何者聖人出世全為衆生當現因則以因現當現果則以果現不可以一生定優劣也諸佛雖以果現然現果只在一界現因仍在別界亦未有以見其現資始統天之全量現資始統天之全量者賢勝如來一身而已十方三世一切現因現果諸大聖人則無一而非

賢勝之分身也文王孔子當在帶果行因位中故能以佛智勘乾龍而曰見群龍无首吉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微乎微乎凡謂統天就乾元言御天就聖人言非統天有加御天不足又謂大明終始則既兼至與終而舉之矣柰何於御天之上聖而猶謂其未詣終之之極則其所大明之終何終也非凡不能推敲及此而此處則大有商量在大明終始即所謂知化育而浩浩其天者也此非果上之聖人不能乘龍御天即所謂贊化育而與天地參者也則因中之聖

人能之矣在果上者證資始統天之實現乘龍御天之權委是統天非有加御天非不足在因中者積乘龍御天之功入資始統天之果可謂御天即是統天哉細繹統御二字之義統天如天子之統萬邦御天如執轡者之相天子行大輅也安得混而一之再繹六爻文言其義更顯象既槩稱群龍无首而文言獨於九五一爻表出先天後天二句而尊其稱曰大人大人云者言其為人中之大哉乾元也見龍豈無大人之德而夫子故微其稱與三四二爻同言君子進

脩之事初上則言勿用言有悔又入聖人之變局而不可以為訓顯是以乾元之果位擬飛龍而以乾元之因位擬五龍也因位何以得稱上聖果位之聖人世不恒現凡在乾元之因地中皆上聖也葢已脫盡凡心上達天德矣盡凡心以達天德豈不能時乘六龍以御天從此入於果位則乘龍御天之變化愈神愈妙而不可測故曰學而至於徹乾元之性體無欣羨無畔援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則既知至而至之矣可以稱乘龍御天之上聖矣以言乎終之之[illegible]

則未也無他資始統天之分量難滿也然則文王孔
子將不得與果地之聖人並稱乎吾因謂二聖爲帶
果行因之古佛也既曰帶果行因則顯化亦必遜於
果位[illegible]不可以因地之聖人束之耳使學者由致曲
而至於動則變變則化亦當有二聖光潔之性體然
未必從果位中來其智豈能照十方三世之所以始
而終終而始其力豈能盡十方三世之衆生而滅度
之轉穢土爲淨土則但可謂之御天而不可謂之統
天也以望果位終之之極寧得無未見之思乎然愚

於乘龍御天之上聖已滿許其知至而至之矣至於
知終則不謂其不能終之而但謂其難語終之之極
其中尚有奧義焉蓋聖學有權言之終有究言之終
以一貫之理而論通於一萬事畢知至即是知終此
權言之終也以資始統天之極而論智不能徹十方
三世之始終力不能度盡衆生再造世界但是至之
之極未是終之之極此究言之終也權言之終乃轉
凡成聖之事究言之終乃轉因成果之事此義雖本
諸易而亦取證於七篇之書如曰始條理者智之事

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即此弟所謂權言之終也又
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已對
智而稱終矣聖人之上何以又有神人其成終亦必
有在焉此即弟所謂究言之終也兄雖勸弟以孔子
立則而其所見至之終之去處抑是以禪宗之一了
百當參程朱之說而論始終末是以孟子之別聖與
神參孔子之易而論始終也愚前有聖學降而爲儒
佛學降而爲禪之說惟天臺先生印之而膚儒多忽
之矣所以然者孔子兼爲仁聖之學聖則通毘盧之

性海仁則貫普賢之行門此天地之所以大也顏子
歿而聖學亡曾子實以仁學含聖學建立儒宗流忠
恕之傳於後世世儒去聖既遠根性日薄於曾子所
悟忠恕之爲一貫處尚屬糢糊而聖學則漫不知其
爲何學矣故於易傳知至知終之說大似夢中說夢
今欲直將文孔乾元玅旨揭以諭人儒者斷不能悟
而[illegible]以異說目之兄則兼習內外典者也請以佛祖
[illegible][illegible]之見地證吾夫子知至知終之說當慧可雪[illegible]
[illegible]心慧能燈下了性之時俱已至於言語道斷心思

跡絕恍然露出無去無來毘盧性境。入於不退位中。不謂已到知至至之域不可。從此利物應機。頭頭是道。逆順揔由天則。煩惱卽是菩提。不謂能行乘龍御天之事亦不可。然而四智果圓乎。六通果備乎。若猶未[illegible]敢許其遂到乾元彼岸。而爲終之之極也。唯至於釋迦明星悟道之旦。其時諸漏俱盡。以佛眼照大千界內衆生靡不見其悟道於其刼。成佛於其界。而攝化之機靡不從我無量刼中受熏之道友與受度之弟子。轉相化度以至成佛。從今日窮至未來際。

只是一時一際一剎那。故曰。十方一時同成正覺。此則知終終之之極也。至於知終終之之極。卽此身便是乾元。便能資萬物之始而統天矣。奚御天之足云。然而對過去佛如賢勝等。則猶在後天位中。不過奉先佛之遺矩。度未盡之衆生耳。賢勝其統天之乾元。而釋迦其猶帶果行因御天之上聖歟。要之。則旣證乾元之果。釋迦便與賢勝如來。無二無別。旣現乾元之因。釋迦又與堯舜文孔諸大聖人。無二無別。故曰。群龍无首。聖旣降而爲儒。佛旣降而爲禪。[illegible]此服者。

或寡矣。兄見得知終終之之終。卽大明終始之終。良是。但恐兄所見之終。未必合於易傳所指之終耳。兄將謂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聖學成終之實乎。倘孔壽過此而八十。而九十。而期頤。從心不踰而上。豈無進處。然則聖學殆未有終也。聖學雖未有終。而亦必有个無終之終。則所謂滿乾元之分量而成無上正等正覺。是已。等正覺雖聖學之成終。而行願卒未有終。故有帶果而入因地。仍行御天之事者。首出庶物之聖人尚已。求諸衰世意者文王孔子

其人歟。然文孔雖已知至知終。而其所現者。則至之之境界。非終之之境界也。此所以有望道未見之懷。過此以往之想也。不可執此案而謂文王孔子之不乾元也。兄自信乾元悟入。知吾性體原是如此。合之乾元一毫有不似處。卽吾性體有一毫未盡處。如以辭而已矣。雖聖人不易斯言。而緣辭察意。似從禪宗見解中出。不從聖人窮理盡性之胸次中出。蓋以佛氏之盡微塵世界。悉令滅度。與聖人之盡人性盡物性。質鬼神而埀後世。混爲一家。徹得。便是一[illegible]

徹不得尚屬宗門合頭冐語。近世理學之士。多能持此話頭。愚未敢許其果見乾元面目也。盖儒書從經世上說盡性。卽盡之於生滅。滅生之因海。大槃導人以坤元入乾元。佛書從出世上說滅度。乃度之於不滅不生之果海。大槃導人以乾元了坤元。一以貫之。其唯聖人乎。吾儕畧見大意。未能精義入神。安得操[illegible]龍統之說。據兄所謂性合乾元。不使一毫不似。亦只透到禪師之本來無一物而止矣。恐佛氏之[illegible]謂滅度聖人之所謂盡性。未易承也。何以言之。兄謂乾

元能始萬物。不能俾品物有生之後。性命之各正。聖人能使凡有生之類。親上親下。各正其性命而不能從空生出一人一物。此非所以語乾元。亦非所以論大明終始之聖人也。宇宙內只是一个乾元變化而已。元體非有覺非無覺。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便分二兆。兆其非有覺者。成無情之國土。而天形為最大。兆其非無覺者。成有情之衆生。而聖心為最靈。則皆資無始之乾元以有始者也。始萬物固是此元。成萬物又是誰物。兄所見能始物而不能成物之天

乃是乾象而非乾元。卽曰。元體不離象中。亦屬坤元不屬乾元也。聖人未證乾元之果。猶在統天界限中。亦有所不知不能。如天地之猶有所憾。変是不能從空生出一人一物。既證乾元之果。便是無極而太極矣。太極豈不能生兩儀。故果上之佛。能於一念間。起立十方世界。或淨土。或穢土。隨已願力。與衆生之業報相感而成焉。豈亦不能從空生物乎。兄所見能盡性。而不能從空生出人物。乃是贊化育之至誠。非知化育之至誠。亦是配天之至聖。非乾元一體之至聖

也。文王孔子。贊化育而配天者乎。知化育而乾元一體者乎。吾以為贊化配天。其今生所現之因。知化統天。其夙生所帶之果也。何以驗之。亦於易而驗之。盖唯果位之聖人。能窮顯實顯權之變。能貫先天後天之學。吾觀文王演易。演到用九之見群龍无首處。用六之利永貞處。非窮顯實顯權之變不及此。孔子贊易。贊到大哉乾元之資始統天處。至哉坤元之資生承天處。非貫先天後天之學。不及此。故忖其皆從果位中來。若只就其一生所顯御天之功業。只其所[illegible]

統天之道理則雖未證果之聖人亦足以與於此矣
愚是以不敢直遂其辭而推敲於順流逆流之際蓋
自恐凡心不可以定聖量而以妄語煽狂風也又恐
後之學聖人者迷道岸之所在認權作實混實作權
至之終之兩無着落也況豈以文豪好奇好勝之襟
腹度弟心而疑其自立一說以驚世乎不知弟平日
雖多口過而於此等去處極是小心　聖祖之欽
定大明律也蓋將律條粘在壁間往來紬繹積有歲
年而後頒布故前代之律未有如我　朝之精者弟

亦將此理粘在胸中翻來覆去不破其的不止而的
之所以破又不在思議中而在不思議中一一出自
天機不用强探力索亦所謂欲罷不能竭一生之精
力矣未敢謂三教聖人之秘密一時透過而目前二
三君子之所疑所駁則未有不從先年穿過者吾乃
今日洞然知孔子之心法即多學即一貫是一以貫
之而非多學以識之矣每病狂禪妄以聲聞小乘求
孔子而不知立地成佛之境界已從無量劫中過來
故不敢沒其證道之實而冒之曰帶果行因亦宜[illegible]

儒但以一生聖證束孔子而不知下學上達之究竟
必歸於成等正覺故不敢掩其望道之謙而擬之曰
因位必遜果位聖人既帶果矣何以又遜果位蓋上
菩薩之初證佛果者方現福慧兩足之境界上帝請
轉法輪而十方重重攝入若逆流而入因地則不但
福輪現少分而慧輪亦現少分不過隨順衆生入生
死而已臨終方露本證而亦秘不示人非故降德示
謙乃其願力所乘如此此在世聖人之所以多兢業
多遜辭也吾夫子生王降而伯之季匪但不立出世

之榜而立經世之榜亦不立生知安行之榜而立學
知利行之榜安得不同文王望道未見之思哉曰帶
果行因似軒孔子於釋迦之上而現果既遜於今佛
豈謂之軒曰因必遜果似輊孔子於釋迦之下而帶
果又夷於古佛豈謂之輊吾儕未具佛眼所以尚論
集大成之聖人只宜如此竊意孔子差等百王其權
衡亦若是而已矣如必曰孔子其佛之逆流而來者
也其地菩薩之順行而入等覺者也則唯明星悟道
之聖能別之而愚焉敢以無稽之談作口業孔誠不

借釋以爲重釋亦不借孔以爲重。然而自漢以來。學
者靡不知有孔子。亦靡不知有釋迦。仁者以天地萬
物爲一體。豈是孔子與吾一體。而釋迦與吾二體。顧
其見道之孰偏孰全。證道之孰高孰下。乃是宇宙間
一个極大疑團。亦是論學家一件極難判之公案。不
爲破此疑團則道眼必不開。不爲判此公案。則道的
必不正。伊尹以先覺覺後覺。愚固非先覺之天民。而
此處關竅。非予覺之而誰也。信如二三君子之執見。
必曰。既尊孔學。何用濫釋。則章句之徒能之矣。既重

佛果。何事濫孔。則義學沙門能之矣。何必志道哉。孔
子爲帝王存經綸之迹。不得不留出世一着。以待他
界之爲人天導師者。然亦微露其端於易傳中。吾今
爲孔子發乾元之藏。不得不顯最上一乘。以果此界
之爲綱常教主者。然必堅持其柄於孔矩中。大哉乾
元。孔子實爲之御。至哉孔子。愚亦權爲之御矣。愚豈
能爲孔子御哉。世未有以釋迦之御御孔子者。乾元
之輿。不虛則覆。殆不嫌以拙工承乏。以待王良造父
之徒也。揔之。則徹因徹果。不出乾元。顯實顯權。不出

見群龍无首一句。後先絕無牴牾。兄自不察而見其
牴牾耳。兄見得至誠能使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不能
使之皆登聖域。佛氏能使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悉來
聽法。不能使之皆證佛果。謂堯舜之病。病在於此。非
謂尚有進於堯者在也。儒者之論。大槩如此。若以前
所引明星悟道之佛眼照之。殆不其然。誠證乾元之
果。則十方三世衆生。靡不登聖域。入佛果矣。此非虛
悟。乃實證也。若只言能握生生之原。而功有所不及。
化有所不周。不害其爲川流敦化之量。則佛言衆生

度盡。方入涅槃。無乃以妄語誑人耶。即彖傳所謂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恐堯舜之治功。亦不逮此。聖德無
際。聖功亦無際。堯舜其猶病諸。通德功而爲言者也。
此亦實語。即此語而繹思之。便知孔門仁聖二脉。巳
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盡十方三
世而立之達之。至於入乾元果位。聖人之量也。孔子
始就子貢之問仁。而以博施濟衆擬堯舜。故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愚又就孔子之贊乾
元而以乾道變化。各正保合。擬堯舜以上諸大聖人

當曰何事於聖必也神乎羲皇其猶病諸孔子所謂大明終始此則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也當亦以佛眼照十方三世衆生靡不各正保合同入乾元位中而一世之事業特其餘耳如此而後不病堯舜之所病堯舜之所病病在此生福未足而慧亦未足也故謂帝德莫有進於堯者則可謂堯舜足以盡聖德聖功之量而無復有進焉者則不可傳不有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乎知堯舜病博施之說便知孔子病過此以往之說兄謂此等去處皆着語言不得即所謂聖而不可知與釋氏所謂不可思議云爾豈真不知哉此是舊訓訓亦合理但不得夫子語中隱意蓋此章本朋從爾思之文詞發何思何慮之聖學謂天下殊塗百慮只是一个何思何慮如日月寒暑尺蠖龍蛇之往來屈伸然無一而非天機也順天機以爲學至於精義入神利用安身聖人之才亦既竭矣過此以往尚有窮神知化一着此乃德盛致然非思慮之所能及也所謂未之或知委是不可思議之意然從過此以往說來實有望而不可幾及之意寓焉

非曰神已窮化已知特以着語言思議不得而謂之未知也於此可以想道岸已兄認一切世間聖人必能窮神知化必無不知處乎姑無論衆生成佛之大事因緣已即如松直棘曲鵠白烏玄亦豈非神化中事而聖人果能盡徹其根元乎若猶未也則窮神知化之境界難言也凡世間之聖人類能盡佛之根本智而未必盡佛之差別智差別之智盡而後能照十方三世衆生一時同成正覺則所謂大明終始窮神知化者也仲尼將無病堯舜之病歟仲尼知天命以後境界委是神化難測然欲遂斷其能徹松棘鵠烏之根元能窮未來際之衆生成正覺於其刼其界恐又不敢作此孟浪語蓋仲尼終是現因之分身佛非現果之圓滿報身佛也然而根本之智齊佛矣故確然望見過此以往之[illegible]而曰未之或知此雖遜辭亦實語也後儒諱言佛[illegible]乃并孔子所望之道岸而一齊抹之謂從心不踰之上更無上達處亦大惑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朱子斷之曰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世儒之尊孔子亦然曷不

深求孔子所望見之道岸而竭才以從之卻慮其尚有進步嫌於企佛而反抹之也步趨孔子唯顏子一人所謂欲從末由正過此以往處也若夫含尊孔子則莫如子貢子思而曾子次之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此言孔子之性體也但及根本未及差別惟子貢以差別顯根本言智則及於差等百王言用則及於綏來動和言蘊奇則及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至矣而狀其德性但曰固天縱之將聖而已謂聖人之量難滿而過此尚有地也子思又以根本合

差別言及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抑又至矣次章復表天下有莫不尊親配天之至聖此從小德川流而究之遡及各正保合之功化又復表天下有立本知化浩浩其天之至誠此又從大德敦化而究之遡及大明終始之心源故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夫其所謂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正仲尼之謂也惟達天德之至聖然後能知浩浩其天之至誠則至誠又似在至聖之上矣子思之意豈亦謂知化育之至誠與贊化育之至誠

[illegible]其別即仲尼其猶病諸蓋又不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局乃祖之道詣也夫此二子者不但窺夫子[illegible]已至之境界亦窺夫子所欲終之境界乃是真知所以尊夫子者而後儒全失此意矣蓋仲尼已齊至聖配天之德而尊親未偏時位限之也亦具至誠知化之體而果證尚含願力乘之也此又於何驗之即於魯論驗之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生榮死哀蓋在末世尚然使生太古而駕金輪之輿其莫不尊親可知矣夫子告子張可知繼周百世之損益此知天命

以後事又進從心不踰而上之不證至誠知化育之果不止矣然自泰州張皇道統以來儒者好立不情之巧說謂仲尼祖述章後所稱至聖至誠俱指仲尼而言則仲尼之尊親果盡天地之覆載乎仲尼之知化育果合根本差別之智而盡其量乎此亦如子路之以家臣尊夫子而未知所以尊也子路矯君臣之分以尊夫子猶當以觀過知仁之案原之其過尚小[illegible]儒矯神聖之等以尊夫子則當以妄言綺語之科評之其過甚大愚豈敢抑孔子於出世聖人之下而

挑過此以往之說哉蓋見世之所謂宗孔者不深求孔子之實而好虛張孔子之影反有累於孔子而學脉竟無歸宿處故究孔子之知至而已至之處使學者尋聖人之實際又究孔子之知終而欲終之處使學者體聖人之虛心究到此等去處委如兄所謂着言語不得容思議不得然就兄體認過此以往之說則一見性之禪士及之矣亦何不可思議之有先正云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如前二子俱知有過此以往一路而德未逮於知命從心正所謂造道之言

也即孔子之贊乾元亦是徹見乾元之理而未嘗自謂能滿乾元之量則合二言而俱有之資始統天造道之言也乘龍御天有德之言也此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兄於此處似乎察言欠精出言太快如曰乾元之資始統天前聖未之言也知至知終前聖未之言也皆自孔子而發之既非傳習之言又非猜度之見必其身親詣之而後言之者何以知此為望道未見之言弟實以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表孔子望道未見之心不謂孔子不知終亦不謂孔子不能終

之而但謂其未現終之之極不可以辭害意也然而乾元一傳中既有有德之言又有造道之言則身親詣之固在其中而望道未見亦在其中矣兄又曰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獨不可稱人天導師乎即華嚴法華兩會何以加之何待上帝之請轉法輪天龍八部之叅乎當此一時聖心方寸之虛蓋已與太虛同體足以盡虛空界矣持兄此言以為越孔矩而希佛乘者之戒則可而終非所以論聖人之實際成變化行鬼神聖人但言易道如此豈謂自身能盡其量易

道即佛道也聖心方寸之虛委是與太虛同體足以盡虛空界然亦但有此體而豈能盡虛空界以為用盡虛空界以為用非人天導師不能也又不知兄之所謂當此一時者指何時而言若指平日則因現而果未現若指贊易之時則永嘉一宿覺後作證道歌亦曰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此亦一時方寸之虛足以盡虛空界何獨孔子之贊易有此虛體也以華嚴四無礙法界推之即使方寸虛待盡時只是理無礙法界不是事無礙法界今就達天德之

聖人身上說亦可謂之理事無礙不可謂之事事無礙說到事事無礙上則華嚴會之身不離樹下而徧天宮法華會之界不離娑婆而成淨土是已兄視世間聖人緊有此變化神通否安可輕視上帝之請轉法輪天龍八部之交參法座而以空頭議論過之也但人天導師之所以爲師世間聖人之所以爲聖其根本自有所在不以早發神通爲奇學必從悟起修從修入證了世間法方證出世間果其次第亦自有在不以獵虛助長爲尚也以兄之見而參孔學所謂

自志學以至從心便足以盡聖學之始終條理從心不踰而上更無六根互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境界凡釋氏所謂一爲無量無量爲一毛端現刹塵裏轉輪及前所引華嚴法華兩會上不可思議之境界皆不經之幻說乎抑懸空之虛理乎將理與事合而臻其實乎以爲幻說便是拘儒之見以爲虛理便是狂宗之見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則安得了然於知至知終之際而信得過此以往去處也參兄見地已出俗儒一等而於儒釋幾微之間尚有脫漏在蓋世儒類

以程朱之學當聖學而不知程朱之不足以盡聖元已超過此關見得乾元統天之果孔釋之所同歸也世儒亦以五宗之學當佛學而不知五宗之不足以盡佛兄猶未透此關見謂乾元直截之宗一悟便了何以三祇修證爲也兄若茲則佛祖之累劫苦行反拙於禪師而孔子志學以後階級不如一超直入遠矣其然豈其然乎孔心孔矩無假於佛即吾人之心之矩亦有無假於孔者此語極精信得及便是無師之智即孔即佛非孔非佛可以立天下之大本矣否

然則猶是講學家套語今人離三教聖人糟粕全無話柄而可輕言無假於釋孔哉弟則頗信及此矣言及修道之教獨揭中庸戒慎恐懼莫見莫顯之公案爲第一義謂乾元時有發見處特混雜於意念情識中須攝定精神耳目無所營心意無所適俟之十年五年情識既盡疑想俱竭庶幾一見焉此是兄之警省時賢處即自信年來稍從乾元悟入亦於此見其根苗弟雖不敏頗亦涉過此關而知悟門之難言也兄毋輕言攝定精神俟之十年五年便能使情識盡

而疑想竭。見乾元之面目也。此須夙稟利根。兼有師友夾持之功。始得。不然。士君子欲得十年五年。終日耳目無所營。心意無所適。固已難矣。即使無營無適。而情識疑想之根。實從無量劫中帶來。安能於十年五年。而使之頓盡頓竭。兄根性俊拔。偶從精神攝定中。露出端倪。以為如此行去。何患十年五年不得。若果容切加工十年五年。知險知阻。未必便為此說。以弟身親驗之而知其然也。且兄所謂攝定精神。情盡想竭。亦從禪門一心三觀。離四絕百之案拈來。慧可慧能。委是親到此地。孔門多於悟後言脩。脩中望證。話頭又別。顏子以仰鑽瞻忽求道。不言靜功。以欲從末由望道。不言情盡想竭。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陽闢禪而陰用禪也。試思顏子三十二而卒。從周流之轍十餘年。安得有一旬半月靜定之暇。用禪士之蒲團工夫。而見道卓爾。至於三月不違仁。是道何道也。當三月不違之始。正是禪祖情盡想竭之時。孔子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此豈不由攝定精神得之。而十年五年之間。耳目豈必一無所營。心意豈必一無所適。則其真精真神。必有不攝之攝者在矣。當知孔門克復工夫。又不在無營無適上着力也。宋儒唯濂溪明道。得此欛柄在手。而其餘尚有未穩。在勘破及此。而後可與言孔子之下學上達。然難以凡心求矣。兄以盡情識竭疑想並提。亦沿禪家之說。而未及究到細微處。情識不盡。則性真不徹。故禪家以去情識為尚。然情見尚易盡。而識蘊最難盡。禪士至於水窮山盡。獨露法身。亦是盡情見而不盡識蘊也。識盡則大明終始。六根互用矣。此是乾元之

果上事。豈可以立地成佛者當之。至於疑想之竭。更有奧義在。疑想從凡心出。固是障性之端。疑想從聖心出。却是窮理之學。竭凡心之妄疑妄想而後性真現。即盡情見之謂也。竭聖心之真疑真想而後道果圓。即盡識蘊之謂也。孔子當不惑知命之後。猶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尚有大疑想在。釋迦明星悟道之旦。已見眾生一時成佛。猶以大法難入小機。反復思維。經行林間三七日。亦是不疑想之疑想。而可輕言疑想俱竭哉。學聖人者。正須於凡心疑想竭後。發出

大疑想來而後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耳。故禪士謂擬議思惟俱是鬼家活計。而易傳則謂聖人擬議以成其變化。其幾微矣。兄毋執立地成佛之案。以為祖師禪不歷階級。一見性體便超三賢十聖。而聖果遂結於一生也。此是狂聖之幾。不可不察。莊生見到旦暮得此所由以生處。已從凡情疑想處透出。不疑想來。而播弄太過。便是狂學而非聖學。兄於此悟得始有其生。其得之或遲或速。或彼或此。俱不可知。此從體貼中出。非汗漫語。因證得之之處。別孟子所謂乍

見蹴爾與牽牛過堂下。乃於應感得之。平旦之氣。則於靜中得之。謂此一見。真有照耀河沙法界者。此數語指點雖親。而有張皇之氣息在。良心發見。人道之常。何用以照耀河沙之話頭炫之。此宗門之烟火氣也。且平旦之息。與乍見牽牛之端亦別。平旦之好惡相近。此乾元之萌芽也。縱不識取。其時亦自惺然。乍見牽牛之感觸。雖曰惻隱之端。不有點者。誰能識取。其時渾自不著不察耳。著察之端。却在孟子點處。點而覺。為揚敬仲之剖扇訟而明心。不點而覺。為靈雲

之覩桃花而悟道。此乃可稱於應感得之也。但言乍見牽牛之景。而不言著察之端。亦易混人。將使人以善念作真息。吾故為兄剖之。白沙先生所謂得此欛柄入手。上下四方一齊穿紐。固悟後之言。亦禪士之口鋒也。兄平日最喜此樣話頭。故弟以為入識田中。猶有這箇根苗在。而比來儒者。終日談心。不知心是何物。得心是何狀。則此提亦既緊矣。顧弟問辨牘中。與諸君子析到知至知終處。則既已從戒懼慎獨。卸到致中和而成位育矣。兄復倒翻道不可離之說。譬

如搬演戲文。已到關目處。而却以開場之家門演義攙其間。調雖高而腔拍則未叶也。意者慮鄙言之流於荒遠。而特揭入門之要以閑之。念亦審焉。兄可弟道必達於乾元之說。亦可弟不達乾元。便是以似真非真之識神為太極之說。而謂真有戒謹恐懼之功。莫見莫顯之見。雖羣魔並與。邪說橫作。未有能惑之者。則恐此處未易言也。蓋今之能言乾元能言慎獨。而不投入識神之窩者寡矣。識神即真如之窩宅。識神之外無真如。正恐識神亦未易認耳。兄又規弟牘

中既稱壽涯倬儒門之無人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
中人而闕佛說柰何猶以佛心佛乘爲言哉則弟固
謂此牘原因天臺先生之論儒釋而發非無故而以
佛身現也且今日與元公之時亦異矣元公之時宗
禪者豈不家曹溪而戶五宗然識者已隱然病禪風
之日敝當斯際也淺言一貫之理卽能以狂宗入聖
學聖學之所以易入實以見性之因五宗先爲之地
而眞儒特以六經之道印之也元公是以易得之兩
程也今之時宗儒者豈不以家孔孟而戶程朱然識

者亦隱然病儒風之日敝當斯際也深言一貫之理
亦難以聖學拔名根名根之所以難拔則以率性之
果程朱先撥其因而後人復以井蛙之見附之也愚
是以不能遽得之諸君子也在元公自應專提聖學
以遏禪狂在今日又應兼提佛性以去儒執遏禪狂
而孔子脩道之教行去儒執而孔子率性之道著易
地則皆然矣兄將謂與儒家言必毋以佛心佛乘之
話頭動其疑乎則佛教之浸灌人心久矣今天下不
識一字之白丁亦能口誦彌陀佛號詞佛謗佛之徒

不採佛言於禪書中亦聞闢佛之言於儒書中亦
欲於儒生諱其說何異鈞天之響大衆齊聞而故塞
儒者之耳大明當空萬象畢照而故遮儒者之目其
勢必不行矣且兄未嘗不究佛道之最上一乘徒謂
中人不可語上而闕之不無薄視時賢之心弟則深
念聖學有个同歸之極致處而儒多昧之又有个隨
時隨分之規則處而儒又踰之安可不與高明者一
究故爲言孔子從心之矩必結果於佛乘儒者踰孔
子之矩必不可以證佛果不但至理如是亦今日應

機之教宜爾也壽涯而在今日其勸亦必出於此矣
弟非以輪迴眩人以神通導人者也亦以論辨及此
然而言到至之終之之極則亦不得不串及此兄謂
弟輪迴之說執之太拘神通之用信之太篤卽在釋
中似爲障礙矧儒門耶願一切勿舉以示人恐諸疑
者之應酧絡無已也教意非不懇至而弟則謂諸儒
之未透聖學正以不信輪迴之說神通之用爲之因
也愚幼讀性理絕不信輪迴旣有聞而始信之然未
嘗與儒生浪言之狀閉性地亦不重神通而重道通

又磨而兼重之。然亦問爲好奇之士拂之[illegible]文牘中。時及輪迴之說，此爲浮根之儒，博顯名而不脩陰騭者發；亦時及神通之用，此爲訶佛之禪，騁玄譚而不脩實證者發也。兄豈以儒門自一乾坤。佛門又是一乾坤。有輪迴有不輪迴耶，又豈以聖學自一結果。佛學又是一結果，神通是怪，不神通是常耶。然則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悟道是何境界，證道是何境界。二五奧義，宋儒極是糊塗，而孔門實先道及於此。易傳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

非輪迴之說乎。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非神通之用乎。宋儒又錯爲之解。輒以屈伸言鬼神之義，而闢遊魂爲輪迴之說，以心神自感自通言不疾不行之義。而勾六通四智爲佛氏之幻說。此真儒者胸中一大障礙也。此障不除。斷不可以議道，而文王孔子之易。亦虛設矣。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其知輪迴神通之故奚疑也。又越二十年而贊易，特發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義於乾元傳中。輪迴正是終始之因，而神通正是御天之用。其旨淵矣。柰何以爲

中之障礙耶。世亦有執輪迴之說，馳心未來而忽現在；信神通之用，躐取狂慧而迷性宗，委亦是一障礙。然非真知輪迴神通之故者也。真知輪迴之不可逃，則爲善去惡之事必力；真知神通之不可假，則超凡入聖之念必堅。狂心僞心一毫攙入不得。在儒固爲真儒，而在禪亦爲真禪矣。不然譚性譚命。總是盜名之塲。說悟說脩。亦是導狂之府。如之何其能經世，如之何其能出世也。程伯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義正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

精魂。愚亦曰。輪迴神通之說。與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義正同。會得空空如也。不會得。亦是大障礙。然兄慮諸疑者之應酧無已。而勸弟勿舉示人，則此言原非輕舉。舉出。正欲諸君子發此大疑。有大疑而後有大悟。吾猶恐諸君子以先入之說禦吾言。而不肯發大疑也。且一方之見，何足以盡天下高明之見。一時之疑，何足以通萬世憤悱之疑。以吾言俟天下萬世。必有發大疑而生大悟者矣。若避諸疑而曲就其間。則先儒已有成說，而何賴於愚哉。當知弟發此言。心

最苦矣衰年筆拙運筆傷神苟徒立新奇之說以眩世而無所關係於世教亦何樂而爲此哉蓋必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情矣兄殆謬及於此獨憫弟之應酧無已故爲衆代發此疑而曰敢私布之則弟固欲舉丈之公心爲天下公道之因舉天下人心之公疑爲丈公發之也劄末勸弟勿舉前說可與諸疑者相忘於無言而於丈又不可以忘言槩此言出自肺腑自利利他之意兩貫其中弟亦何敢不以直心相應丈見地大槩正矣而深心尚不逮於古人必毋以立

地成佛之悟境蔽三祇成佛之證境而輕言聖人窮神知化之學恐入狂禪見曰中即前所舉輪迴神通之故在諸疑者無足怪已察兄語意亦在半信半不信之間此是聖人窮理盡性中事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全是則不妨提之以發人信全非則不妨遏之以杜人疑匪可以半疑半信爲也兄因勸弟勿舉此說而弟則勸兄深窮此理兄謂執輪迴毋太拘信神通毋太篤者必曰聖學只在明心聖證只在當下何以談因說果爲也豈知心量無邊不問迷悟而皆通乎

十方三世迷則必入輪迴悟則必具神通輪迴情境也神通性境也情境一毫不盡輪迴尚存性境　毫不盡六通未足此等去處非大明終始之至聖弗察如之何其忽之忽此二因而論聖學安得不以當下便了之見掃三祇脩證之詮夫離當下以求聖學固魔說也執當下以盡聖證亦魔說也蓋有兩大弊伏於其間何者使聖證一生可了則惡業亦一生可了聖人死聖證何在惡人死惡業亦何在然則所存於宇宙間者特身後之空名而已矣此其弊不可以訓

小人所貴乎君子者爲其真脩實證不加少以爲多也若但以見性爲超而不以證性爲驗則得少爲足之徒誰不能自擡其地步束之以繩墨既隱然自處於無脩無證之性境而曰大悟不拘於小節責之以神通又顯然自托於庸德庸言之教門而曰幻化何與於性真近似而亂德則爲閩中之林氏極非而犯刑則爲江右之梁生其端差自毫釐而其流至於日狂日偽不可救藥此其弊不可以訓君子愚故表此二因使學者省己之所難逃亦反己之所難證而去

狂去偽以入聖學也宋儒發明聖學有大功於[illegible]世而其蔽亦坐此矣朱子晚年蓋已痛悔前非而以直廢停著述其定論罕傳於世此天命也天蓋厭禪狂之日肆縱使真儒痛遏一場而後平開三教聖人之正法眼藏也其機正在今日愚也烏足以承之牘中雖詆佛說終是見得孔子稍親而於佛僅得其影響何嘗能究輪迴之繼悉哉能獲神通之少分哉徒以信得此理了無疑惑故生平行履務在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不敢當場放過雖黜天之寃銷

骨之毀亦能遣諸胸中今乃庶乎夢境與寤境合則以稔知定業之難逃而一毫之巧無所用也亦以信得此理而未瞭實際故理或悟到儒先之所未悟處言或發到儒先之所未發處聖人復起斷斷乎其不易而絕不敢有一毫自用自足之心唯有一點與人共脩共證之心則自考薄悟之不足以當實證而實證必從眞脩中來也所以勸兄千思萬思亦在於此唯念尼父欲無言而古人最重忘言莫逆之交弟於丈猶不能忘言而況其他乎此深不遍志幾不成務之徵也又念尼父以女樂去魯與十哲之徒周流十有四年朝夕與同寢食其聞性與天道之言必稔矣故以無言掃之而曰天何言哉特魯論出於有子曾子之徒所記不能筆顏子子貢之所聞耳弟在吳中不但難得忘言莫逆之侶亦難得言性與天道之侶不但難得聞性道之侶亦難得文章之侶諸君子縱不可與忘言而亦可與言性道之畧也縱不可深言性道而亦可與之共斯文也安敢早擬尼父之欲無言哉荅丈此劄之後弟無言之念亦䢓矣然相信相

成如丈忘言固可多言亦可故不恤叨叨以副盛意有所未愜亦毋以忘言槩也諸有疑者或不妨以此質之

荅馮大司成具區丈書（司成諱夢禎字開之秀水縣人）

來書畧云前月初九江余生至得仁兄手書爲慰偶有小病亦以畏熱謝客竟不及會余生前二書皆至愓若齋佳稿領惠再三檢閱過半三教聖人秘密玄旨闡發幾盡豈亦時節因緣不欲留後手兵耶一咲弟爲降眷屬魔至此一見長洲公即行

恐爲人知。或滋酧應耳。故以數字布聞繼此至云

云

志道白。容夏旨以惕若齋集一部。付高安俞山人作雅。以不過竟將此集輯逆豈哉。李洞原丈因果雖[illegible]不失爲錫類之公。獨柰何升弟手書而浮沉之也。[illegible]鷹之難憑。蓋如此。余生自越返吳亦未及會。而手劄則傳到此。知所托於何春元者。無浮沉之患。然愆期則已久矣。重辱過賞。[illegible]刪集以爲融通三教。酌量時緣。眞足以木鐸萬世。夫木鐸萬世。素王之業也。烏

乎敢當。意者功行缺於前生。因緣到於此際。則亦不敢蹉過耳。融通三教。固有以此謬許者。亦有指此作大疵者。酌量時緣一句。則非精瑩之鑒不及此。然惕若集中類多閑泛文墨。豈足以當尊評。意者問辨牘稍近之。而頃接手教。却言惕若齋稿檢閱過半。三教聖人秘密玄旨。闡發幾盡。譽則過矣。不知此譽從惕若集來耶。從問辨牘來耶。問辨牘中。不但吐一[illegible]之議見。亦附載諸君子之高見。當更爲弟細心[illegible]也。蓋論道於今日。不難於融通三教。闡聖人[illegible]

而難於酌量時緣。通聖人之作用。兄雖以此見許。而弟猶有所餒焉。不敢承者。未以時節因緣。不欲留後手兵作讖。兄固以一笑結此案。而弟今日之四顧躊躇。正在於此。此則時賢之所未評者也。嘗考教乘。釋氏以三乘九等。判十方[illegible]。[illegible]娑婆界實居第八。蓋聲聞乘中之緣覺也。阿含八教。正投此方之機。故釋尊雖成正覺。僅於華嚴會上露出毘盧本相。餘皆闕大現小。末唯以法華一會。要華嚴之終。而遺教仍復重戒。其拈花而付涅槃妙心也。却不以青蓮目瞬太

智大行之文殊普賢。而瞬頭陀行之摩訶迦葉。顯是導後人循中下乘之戒行。參最上一乘之心法也。又不專以最上一乘付迦葉。而末法中則以護持正法。付諸國王大臣。法滅後則以流通正法。付諸十六羅漢。釋氏之留後手兵而不盡用也如此。吾夫子亦何獨不然。夫子益以贊周易。爲此生之一大事。贊易中之秘旨。在乾元統天。與先天而天不違二句。然畧提統天。卽以乘龍御天承之。畧提先天。卽以後天而奉天時實之。豈不以體乾元而用坤元。此方之人。涵[illegible]

隱先天而顯後天此方之教體也如必透露乾元先天之秘密藏則以俟聖人之出世者故其自道之語但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已其教雖曰無行不與而中人以下不與語上性與天道之言十哲之外罕聞焉十哲從夫子轍環天下雖朝夕飫聞性道之言除知十知二兩賢外罕能發焉其聞其發大槩脩身治人之道而已曾子不從周流之轍而檢身之密門弟子未有出其右者故夫子特命子思依之傳及孟子而學大顯蓋是時天實命夫子以匹夫承帝王之

道統故縱之以仁聖全德同賜兼學夫子之聖而參則專學夫子之仁此所以悟一貫於忠恕也天又鑒後儒根器日薄不必以顏子顯夫子聖道之全而專以曾子顯夫子仁學之半是以夭顏壽曾而夫子既於五十知天命大槩畧於論聖而詳於論仁故魯論中多載求仁之訣子思根性最利聖質也其品殆在知十知二之間夫子却慮其聞道太蚤戰戰兢兢未必如曾子之嚴密曾子殆其對症之藥故姑舍子貢而師之至於費隱之道誠明之學至聖至誠之化境則家庭自有真傳矣是以子思闡道渾似仲尼守身大似曾子孔子寄師道於曾子顯是以曾子立儒門傳燈之初祖也顏子子貢又當別論蓋如普賢文殊二大士之贊襄佛化不自為祖而子思則又如阿難之以宗貫教不專為單傳之祖矣所以獨寄師道於曾子者蓋導後人以三省之工夫達一貫之心法即一貫未達而三省之工夫猶不失為後學模範也吾夫子之留後手兵而不盡用也又如此今吾以凡身從大夫之後敢言釋氏之一大事因緣令天下之禮

樂征伐自 天子出敢曰天以木鐸命我而乃翻程朱之成案寃儒釋之參同其不度德甚矣且為之差等高下定其紀綱士有入西來之意者方駕祖師禪於如來禪之上而吾以解門判之曰此初發意菩薩之事孔聖久已越過此門也士有矜絕學之傳者方駕見龍於飛龍之上而吾以群龍无首之旨裁之曰孔教亦是隱實顯權其實際尚有在也抑又重兩家之疑團矣然而疑團未破則猶留有後手之兵在焉獨於答唐太常顏文選書中闡及知至知終之說

過此以往之說此孔子之所不與中人語上處也於答周尚賓馬職方書中閒及十方消殞一時成佛之說妙心無二眼藏分三之說此釋迦之所剔我法妙難思處也委是不留後手兵矣此義旋發之亦旋悔之蓋說到而行不到口過也測到而悟不到心過也胃此二過以發天下之大疑安得無悔則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情焉蓋深念程朱本以聖學轉狂學引人入於性命中而未嘗究極生死根元漫言上達不離下學其敝也道義之味日輕名利之染日重高明

者乃疑儒學之不足以了生死而搜根於禪玄二宗中若不深窮一以貫之之源直達於毘盧性海名利之僞根不拔也世又有高明者畧見西來大意便以爲超聖學而上之不知見性成佛一宗特是孔子志學時之悟頭顏子不違初之見地耳去窮神知化尚遠乃輒駕罪福性空之說掃孔門三千三百之矩以爲是禪門第二義於是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四出而不可遏若不深究從心不踰之矩印合於聖賢行門禪宗之狂實未塞也蓋混沌之竅既鑿吾惡能禁其

竅鑿窮之於無可鑿處而混沌之端乃現混沌之端既現吾又不必塞人七竅以求混沌第使之反未鑿之本於已鑿中見以時節因緣判之既出拘儒之見又出狂禪之見有具隻眼者而第終以不留後手有身後之慮焉蓋世有上智之士無煩吾說下愚之夫亦無用吾說唯真心向道深心造道如程朱以上人物而又不從程朱及五宗脚跟下盤旋者方以吾言爲他山之石而吾又恐潛心理學之英借吾兵以開路深入儒禪之窟未必不起低昂軒輊於其間仍以

疾證菩提之心輕視孔矩吾言無乃導狂之先茅又恐敏博鉤玄之士不以爲悟脩之稊航而以爲高談之捷徑漫將三教家之囊槖而掀揭之於自己之身心性命入世之風教紀綱了無關涉吾言無乃鬬奇之前導更有師心自用之徒逞貢高而妄談秘密偷心盜名之徒販他寶以賣弄已珍其端亦起於此此愚之所以朝夕躊躇旋發旋悔而又不敢浪對人言者也感兄不留後兵之譴不覺懼然生[illegible]然生悲[illegible]安得有一二可畏之後生可作今之[illegible]

我分此憂也。兄爲國師，豈無可以語上之英賢乎。殆不嫌表此遺慮，以垂世誡，而問辨牘中有未到處，更希有以啓我。劄末謂以降眷屬魔至此，而艱於一會，殊爲缺典。竊念俗眷屬之世魔易降，而法眷屬之道魔未易降也。降魔之責，亦當有人任之。姑俟繼此相過面商，不旣。

答李大尹茹眞丈書 大尹諱登，字彝庸，上元縣人

來書畧云：往僕不揣愚陋，嘗以荒集寄覽，乃蒙嘉與，謂無一話一言不相契合，僕猶未敢自信。及得問辨錄細閱，以至卒業，亦無有一話一言逆於心者。緣是自慰生平之學，亦得與同於高明之趣，知向日所過與者非漫也。唯丈精詣卓識，持兩間之定衡，較千古之大事，明不蔽，公不偏，又筆力之雄，足發其卓犖之識，則僕萬萬不能及也。獨其中時有符命之說，古帝王有眞不倚於此，時而藉此以鎭山坻耳。若今日之事，止度上根上器，餘非所計也。恐用鎭吾夫子，確然謂文在茲，非獲麟等事。以世以一蘇老泉謂天有以與我，亦非有倚於外。辨門下上下千古，眞見吾道之歸宿者乎。僕所自效者止此，餘皆非所知也。昔孔子若遇，卽無六經，天之窮公，殆深有意於其間乎。臨川吳有恒來，重領佳帙，此不厭多。又承念僕貧病，惠以藥餌之費，感戢殊甚。云云。外祠旣想所欲聞，附覽往二幅者，意欲轉示王少湖嗣公，弟不識其家事近如何耳。云云。

弟志道白：古人最重同心之言，故以蘭臭擬之。昔在孔門，無言不悅，亦唯顏氏一人耳。厥後如周程之師徒，兩程之昆弟，朱呂張之朋友，其學可謂至矣，而亦畧有異同焉。究竟道不孚於易地皆然，非道也；心不孚於相視莫逆，非心也。葢自三教分門之後，隨心起見，隨見起言，求夫不執一，不二本，而一以貫之，良亦難矣。何幸一得之愚，獲取信於老丈若斯之篤哉。以不肖之醉心佳集，而知老丈評訐拙牘之言非誑也。自揣俚言多草率，多疎漏，安得如尊刻溫厚和平，長於諷諭，不事銖銖別白，而藹然有深入人心處。此弟之所退遜三舍者也。老丈徒以識見之有相符處而

迷與其持兩間之定衡較千古之大事則恐吾言夫
至於此縱言近之而學力未副亦有行不逮言之耻
故年來更覺尤悔滋多耳辱砭符命之說此是至教
拙牘偶於荅周元孚屠長卿兩書中提及夢境端爲
末世述作家不知天命而喜於立言者發也下筆之
後即欲抹之而不果抹盖藏有自懺之隱意焉畢竟
是一敗闕老丈究獲麟之義以掃之不但爲我救過
亦爲旁人釋疑既已中心藏之矣而一點隱意亦不
嫌向知己一白弟昔於嘉靖中讀荆川先生文集謂

近來文集太煩須付祖龍烈火一塲而後清淨則心
爲之動繼又遇楊道南丈每見其擛鄙世儒之以立
言傳名高者而云此生誓不留一字於人間則心復
爲之大動因念述作乃明聖之大業也豈以名根爲
區緣當以天命爲行止古有遯世不見知之聖人豈
以立言爲不朽哉其不朽自有在矣亦自誓不以未
了之名根留著述於人間且欲力挽理學詞章兩家
之違天命以希不朽者而今乃亦有所論辯不已負
其心盟乎且君子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欲戒人之[illegible]

言希不朽而先自開其端設有以遯世不悔之公案
徵我者我則何辭以對故畧舉幽明之感通以自懺
焉亦表古之命世聖賢凡有述作必默有所承於天
命世人毋得以妄想承之徒竊精神而天命不祐直
是損福造罪之源耳所以特發於周屠二丈者以兩
君子皆立言之士能以雄才奪天命者也而天人相
感之際亦唯兩君子爲能深信也特名根難於盡脫
耳故以自懺之意通之且爲後世高賢之鹵於立言
者警焉豈其濫於英雄受命之符表神異以鎮山紙

也論到孔子獲麟之筆殆非後儒所謂有謂感麟而
作有謂文成致麟皆非也此必孔子自衛反魯之後
請諸魯君借魯史而筆其要者當時所借之文起於
隱公元年而終於獲麟之年故以元年春王正月首
筆而以西狩獲麟絕筆耳文未必終於獲麟或者獲
麟後之餘文可削也請討陳恒在獲麟後以趙盾之
例亦當書曰陳恒弒其君而何以不筆或者簡袤已
還史局而兩楹且逼不暇再請也丈謂孔子之任斯
文不緣獲麟等事誠是然魯論載孔子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之言。則聖人未嘗不以天命之休徵爲分
傳稱孔子感麟見而悲道窮。其言亦似不誣。又由其
夢周公。夢兩楹。而知刪述六經之事。必別有所感通
無疑也。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豈
徒以煖辭慰門人而已。孔子尚以斯文之興喪歸於
天。而吾儕敢言文自我興。不必復問天命哉。不聽天
而聽已。於是誇多鬭靡謬悠荒唐之論盈天下。而理
學家之偏幟亦多矣。何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以爲苟可以取目前之重。而博身後之名。則何禁而

續問辨牘〈卷之一

不爲也。古之聖人。凡大事必徵諸天命。堯之禪舜曰。
天之曆數在爾躬。箕子之陳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武王之誥康叔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商周之
頌曰。古帝命武湯。曰昊天有成命。其言上帝之感通。
一似親聆其詔命也者。豈非矯誣之說。亦非測度之
說。此等去處。在禪門多以合頭語擣之。在儒門又以
懸空理解之。而不知其有个實在處。是以逆天褻天
者衆。而理學中亦多不知量之狂夫矣。子思曰。質諸
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吾儕學以知天爲歸。不妨在此

一點。以遏世人妄作之端。然而此說一流。詎與惑人
者亦起矣。老丈之箴。所以又不可廢也。丈益以有孔
子。斯有六經。六經不從天命作。而從聖心作。此先天
而天不違之說。愚則以有孔子。不必有六經。六經不
從杏壇起。而從天命起。此後天而奉天時之說。竊見
今之講五十知命者。深之則等於佛祖之漏盡通。淺
之則夷於禪祖之初見性。俱屬偏詞。果知孔學之貫
佛學。則安得不以因地果地之分量印之。凡果地之
聖人。其力足以造命。故能以先天攝後天。凡因地之

續問辨牘〈卷之一

聖人。其學重於知命。故多以後天符先天。孔子殆攝
果而行因者。其任斯文。雖曰確然自信。亦信之於春
秋之天命耳。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斯文將興。豈無先
兆。若上帝無刪述之命。而孔子以意爲之。則五十之
所知者謂何。而詩書所言帝命皆誣矣。亦不特孔子
爲然。卽程朱之衍傳註。陽明之揭良知。亦皆有奇徵
焉。卽董五經之預待程子。曰先生此來消息甚大。異
人之預識王文成。曰淮海已知歌令德。皇天終不喪
斯文。而可以窺其槩已。然儒者多以爲諱。何也。此在

二說在深心者則以為語涉神異恐開矯誣之門在淺中者方欲有所見於世而乃使之稱天命以立言則立言之地步窮也其實古來大聖大賢垂不朽於天下未有不先為之啓者特多秘而不宣耳天不先啓而以見地啓之雖善不傳傳亦不遠蘇明允文士之豪耳德不合天天亦不命以關道而漫言天有以與我此正言大而入於誇近世文豪多蹈此弊吾方重以為懲夫殆取節而不以人廢言耶鄙意欲使學士之能言者胥知孔子之任斯文從知天命中來而

文之成也實在周公夢斷之後兩楹欲兆之先時節因緣一毫不爽則文家之輕發躁露何為哉以此為訓亂德之言當寡矣而反之此身又不能以無言之榜先立也能不述所由以儆過乎此隱意之難對人陳者也顧孔子之知天命也以性境通不以夢幻之境通周公兩楹特其偶見之兆耳愚未能真知天命而借兆以徵之此非通於性境而通於意境境固下從外得而望孔子之知命則遠矣況涉語神怪之嫌豈可為訓此是牘中之缺漏未塞處何[illegible]塞此漏哉前雖以拙牘侑藥資然猶念道體方在攝養之中藥餌尚有小用而拙牘無乃長物今得來教詳細如此又謂帙不厭多則滿腔子皆揚頌之心也此微之問何必酬而乃重以墨刻佳履之報哉墨刻甚中所需而賜履則已過矣讀祠疏愧無能為同門諸君子役前有書致謝劉丈今復知此舉非劉丈一人意也餘一幅欲示敝親少湖公乃嗣者即已致之承問彼家事盡日以消索矣故舊不遺老丈有焉僊傳書後期已甚率爾布謝教言不一

答李居士卓吾與書（[illegible]字[illegible]令以太府祝髮留鬚）

來書云承遠教甚感細讀佳刻字字句句皆從[illegible]識中摸寫雄健傳達真足以超今絕古其人品之高心術之正才力之傑信足以自樂信足以過人矣雖數十年相別宛然面對令人慶快無量也如弟者何足置齒牙間煩千里枉問哉愧感愧感弟有所欲言者幸兄勿談及問學之事說學問反埋却種種可喜可樂之趣人生亦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種也如空同先生與陽明先生同世同

生一爲道德一爲文章千萬世後兩先生精光具在何必更兼談道德邪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豈減於陽明先生哉願兄已之再待十萬劫之後復與兄相見耳看何如始許兄談笑咲

座下真知我乎神識模寫四字此勘破之言也轉識成智乃八地菩薩以上事志道何足以與於此哉凡言不從智出而從識出皆有漏之因耳有漏之因何足以結無漏之果愚正以此自虞而來教直戒以勿談問學之事謂人生自有雄世之具何必添此一種

此言亦從勘破中來愚方病今世有不知分量之徒妄祖泰州見龍家當之說而優孟尼父者公即以此砭吾病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愚何幸得諸座下哉即當借尊教以自懺矣猶幸前過出於有因非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也公先有焚書一編愚未嘗輕以一言行世特因耿先生恭簡公垂歿之先一年傳書促答者數四是以勒成師門求正一牘此後展轉問辨多因此牘發端勢不能已而恭簡先生之來書則多從楚人之治公餘吻者發愚不敢負先生亦不能盡徇先生既不盡徇耿先生而能盡徇座下乎昧來教之隱衷亦大半爲耿先生發益重戒愚之蹈先生轍也愚力量不逮先生遠甚而三吳亦非談道之場公毋庸慮然鳥獸不可與同群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盡不可與語上而閟此神識不爲問學家補一闕拾一遺哉若公之愛我以德則不謂不深並空同陽明二先生之評蓋僅以文章許我不以道德許我而推獎猶覺過分愚天才甚弱不但不能爲陽明亦不能爲空同也兆及往因似於

道德尚近於文章殊遠不知何說意者此生不現道劫之習而現遠劫之習耶宿命不能遽通當存之以俟其自通耳竊謂儒家專以一生觀人則罪福可隨身盡而公則知普賢之無盡願者空同之文章陽明之道德其精光照世誠相似其功行亦可一律齊否凡公平日操論大槩如莊生之齊物論掃蕩中有縱橫能使人進楊墨而退仲尼進韓彭而退周召此風襲人足以殺佛慧命幸思之末後十萬劫後相見之謔此狂宗之氣息也不謂之大我慢語不可夫佛之

漏盡通難言已。如馬祖以前禪師，亦槩得宿命他心二通，而後敢以超佛越祖之談，掃人情見。未得二通，而漫出合頭大我慢語，此皆五宗分後狂徒之餘習也。不意公學佛三十年，尚有此等氣息在。戲言出於思也。此習最能染人，將種泥犂種子。狂僧之談興矣，公又爲之添油何耶。頗見近來之評公者，謂儒紳中之有卓吾先生，猶僧衲中之有達觀和尚，皆能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話頭，提初向佛之士，而從其門出者，亦皆能作合頭語。足高志揚，不知人世有行起解絕之大凡也。今觀公爲此言，則達觀之我慢，亦未必如此其甚。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如欲言十萬劫後之事乎。吾雖不能言其事，而亦能言其理。味公語意，則理與事尚兩迷也。不迷無此狂語矣。吾此言却非盡從神識中出，今歲上元之旦，有所感於靈鷲窟中應供大士矣。願公更勿以此等狂風拂人，將費我十萬劫之氣力。閻羅老子不放過狂慧衆生也。公固以一笑結前案，愚則以一悲結此案矣。勿以戲言遇之。

續問辨牘卷之一　終

續問辨牘卷之二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答曾太宰見臺先生書（太宰諱同亨字[illegible]吉水縣人）

來書畧云：經年不奉教札，初秋繆慕臺行，曾附數行布閣。訃已徹侍史矣。僕去歲留銓之　命不能勉強就者，實緣身病子病，而子病尤爲關念，以是吐露真情，仰叩　天閽，絕無一毫矯俗沽名之意。天日可鑒也。使非子病可畏，方寸皇皇，則兩疏奉嚴旨之後，尚欲扶病一行，完計典而後力圖請歸，庶幾公私兩得耳。此情知吾丈能諒之，不以爲漫語也。仰間辱遠翰，并領新刻，會客冗，乘間退就寢室，莊誦一二。若答王太常、李中丞二書，大與鄙心相契。自來奉教，未有過此者，領益多矣。僕細心卒業，後另圖詳復也。云云

志道白：冬初偶出吳山訪友，而手此部中孚以教劄至。知從謬友仲淳寄來。山中尺牘印鈐俱缺此部，且匆匆別去，方以未脩謝啓爲歉，而劉叟以續教至矣。言及去就之際，仰見一點忠愛餘忱。僕前者曾有勸

篤之言。蓋念老成國之典刑。而翁實海內正八所儀。關係匪細。故願爲世道一出。據儒書重三月無君。而道經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其權衡自有所在。兼以父子天性。而翁所稱子病可畏。必是冢器之承宗祧者。屢疏辭榮。此至情也。孰得以矯俗沽名議之。迺來諭若抱嗛懷。追述當時尚有完討圖歸之志。此尤天理人情兩至語也。奚必不肖方諒及此。此所謂德愈盛而心愈下者耶。不肖原無立言垂世之念。特爲先師耿恭簡公垂歿發其端。同志間辨駁。遂起冢

難徧喻門人。以爲不如假剞劂以流之。因可以請正有道。故有前牘。而借王塘翁李見翁之重以冠篇首。感教意。亦重齒德也。然兩先生印可居多。而此後尚繁賢豪。雖剞之語。辱翁謬獎二書。以爲大與錦心相契。竊幸芻蕘之見不遺聖擇。又許細心卒業。後另圖詳復。則跂望更深。蓋拙牘流同志間。可否不一。匪遂養精心如翁。孰求折衷之旨哉。且當今年高德邵。孰有踰於翁者。乃出細心卒業之言。此與大舜舍己從人文王小心翼翼之氣象何讓焉。浮狂者良足愧已。

問王塘翁疾因質傳來語錄中義（諱琥籍見前牘）

語錄三卷。浩煩不載。載西原稿朝聞臆說六條。○或問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不朝聞者。顧不可以死乎。予曰然。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朝聞者。卽知生之謂也。曰然則孔門亦重生死乎。予曰。知生而可夕死。是聖人盡性至命之事。安得而不重。曰宋代大儒以孔門盡性至命之學爲宗。其於

朝聞之旨。亦有相發明者乎。予曰。周子著太極圖說。末引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張子著西銘。亦以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終焉。是孔門知生之旨。先儒皆申述以示人意獨至矣。○問人之生也氣聚。死也形銷。有生必死。理固常然。委運大化。何必留情。予曰。聖門之論生死。非以形氣言也。先哲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又謂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斯言皆未可忽也。○問何謂

知生予曰陽明先生言之矣蕭惠問死生之道先
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
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
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
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
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更有甚死生先生此言即孔子知生之道旨
也○問人之死也形既朽滅神亦飄散故舜跖同
歸於必朽所僅存者惟留善惡之名於後世耳予

曰不然又問君子之脩身力學義當然也非為生
死而為也倘為生死而為善則是有所為而為矣
予亦曰不然夫學以全生全歸為準的既云全歸
安得謂與形而俱朽乎全歸者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至誠之所以悠久而無彊也孰謂舜跖之同朽
乎以全歸為學安得謂有為而為乎虞廷之惠迪
冊書之敬怠大易之趨避皆以吉凶示人豈亦有
為而為乎○問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至誠悠久無
彊特言其理耳豈真有精神靈爽長存而不泯乎

是反為沉滯不化之物矣予曰理果有乎[illegible]
滯矣理果無乎無即斷滅矣沉滯則非德非明非
至誠也斷滅則無合無悠久也此其理殆難言哉
惟此等見解一切透過乃可以語知生之學○問
學而全歸則必超生死之外乎予曰昧性者受役
於生死是反覆梏亡之流也執性者厭離乎生死
是偏空絕物之見也盡性者不役不離而生死與
為生死皆不足以名之是至誠無息之域也夫學
者不以至誠無息為準的安在其為善學哉是故

學必優入聖域乃為全歸乃為知生乃為朝聞矣
志道白去秋承教別後即裁尺緘奉謝隨有請梓者
并諸問辨簡端凡兩托敝同年徐念東丈一托令親
劉一矣更轉上記室討必有一達焉適令高弟劉用
平過此叩之却云未知豈三書盡屬浮沉當是致書
者愆期耳續叩道體安否則云別時方染劇疾勃勃
憂思不可禁念尊壽已踰仲尼而天下方起江漢秋
陽之仰此時學路多歧何可一日無宗匠也子疾病
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今於翁亦何所用[illegible]

列天愆留一老以壽道脉躋召伯武公而上之也所
會則出翁語錄三卷及西原稿見示焉首一卷乃三
益齋會語昔年所領過者益字字印入肺腑中邇歲
曾撰大學義測一編貫揭翁所裁格物之說及性心
意念之辨謂斷續可以言念不可以言意生機可以
言意不可以言心虛明可以言心不可以言性至於
性則不容言數語標為大學指南但未敢以輕出其
他眼到心醉意到言忘自嘆文學尚慚游夏惡能為
春秋贊一辭也今續得第二卷仰慈膚見四十三條

第三卷瑞華剩語十六條及西原朝聞臆說六條益
又發性天之奧究生死之原即如來一大事因緣亦
已微露一班矣語意大都引而不發欲使學者深思
而自得之此又防微稽敝之意也愚也悉心體貼而
見翁起庖丁之思焉請布之今天下之人心不入於
禪則入於偽矣使論學者不提源頭到生死關上斷
不足以斬其好名好利之偽根然名利之偽根實從
死切中染來亦豈稍窺大意者所能頓斷而儒者
從見性門中窺大意則反含偽根而發狂見至於

糟粃仁義弁髦禮法而以罪福性空為解毒滋深焉
嗟夫此脩道立教之所以難也仰慈錄大槩點出人
心生理通乎天地萬物要在必誠必信以存之教意
最密瑞華錄又拈出人心真幾指為混沌初闢之靈
竅而及於生死報應之說俾始學者遣世累發慈心
究其極於聖人之至命且曰從世間毀譽利害起念
者學必偽從本心生死起念者學必真可謂不避世
嫌剖心相示矣至於西原朝聞臆說則顯然以孔門
知生之旨照出不生不滅之宗而歸於至誠無息學

者苟參到此雖欲夾帶一毫狂偽亦不可得忠必為
純忠孝必為純孝不離下學而上達矣此理至明一
撥可醒聞吾黨中尚有以生死起念之說為疑者此
則程朱撥因果之說之流敝也尊刻極重程學而愚
不得不稽其敝意有在焉蓋程朱閉生死之原而言
聖學學將無所歸宿本欲使人不惑於生死而反驅
入生死窟中故其說久而必窮亦何足以拔人於偽
之棼也翁以此處不可深言故多影畧其說愚竊恐
言不透露反啓疑端故於前所呈問辨牘中頗[illegible]

[illegible]當[illegible]浪漫托出艮以時緣至此隱諱何爲而以[illegible]
之膚見合翁之深心或者因疑而起信未可知也尊
録精當周匝已無漏義獨究到孔釋本領去處似猶
過信程伯子之言而於伯子之言性善處却有纖毫
微滲在翁辨儒釋引伯子之言曰句句是字字合然
而不同又曰恁地雖有同處但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翁蓋標爲格言而愚竊謂伯子之未徹處正在於此
豈有本領不是而可以爲三界導師耶此言但可施
於楊墨耳若據斯案以論孔釋則盡性至命之學兩

家聖人必有一家未到而群龍有首矣翁豈以世儒
難格此理而權就其說邪世儒蓋不知三代以前原
有出世之學周禮三物中之聖德何德也易大傳神
以知來知以藏往之心境何境也並含佛學在其中
子貢亦明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
[illegible]言即佛說也當時顏閔子貢諸哲從孔子周
[illegible]十餘年朝夕必及於此而執筆之於書故其
[illegible]聞於後後儒不察便謂文章之外非復別有性
[illegible]言而疑西竺之所來者俱屬怪語何陋也蓋乾

元之藏蔽也久矣在今日則雖欲不開而不可得蓋
爲人心之廢已鑿至此而我　高皇帝啓佑後人
之精神亦流及此也故不嫌拈孔子朝聞夕死之宗
合西竺出離生死之旨而本乾元以貫之使一切名
利中人咸知生有所從來死有所從往則安得迷此
身於生死海中而不求出路然生死豈能自出必與
斯人爲與含立人達人之外更無自立自達法門斯
以有衆生度盡方入涅槃之說也三祇行門捴是致
曲以求盡性之事貴在素位而行毋壞世相[illegible]而

達毋急神通乃眞普賢之行門也狂與僞徒自坑耳
何救於生死哉倘有信此生死之說而亟求出離至
於裂冠毀冕以傷世教則何以裁之曰此由浮慕出
世而不得佛之正知正見故也何謂正知見曰道無
生死生死由心故出世之法即在世法中出世之人
亦即在世人中　占大忠大孝之士一毫無所沾帶
者類從多生透過性宗鍛過習氣而來所謂生寄[illegible]
死歸也原非生死中人何用更出生死雖或性宗未
[illegible]習氣未盡而能勇於自克死忠死孝亦是菩提[illegible]

因諸佛最重苦心危行必以超刧之緣畀之何患生
死之不早出若乃背君親而欲亟明大事大事未必
明而業債則已重矣縱以猛參豁悟暫離生死亦多
入於退位而發本因焉為其植德淺而負恩深也即
或另有圓因冥因為佛力所攝而不退墮然定業係
尚難逃償負愈遲愈厚必有以醇行超刧者越吾前
而三祇之果遠矣況其不然而徒以狂見裁偽因者
哉嗲所謂天堂未就地獄先成是可大懼也已今欲
使學者人人造孔子之知命從心道遍無始委非可

以一生取必而道則一生可聞也誠得如顏子之一
日克復天下歸仁則剎那已了生死又或如曾子之
戰戰兢兢而今知免則臨終亦了生死何以裂冠毀
冕為哉緇黃二門則當別論此唯未食君祿與不為
父後者乃可入此門耳然使德如顏曾則在家即是
出家矣吾猶謂顏子之資世不恒有則請於曾子三
省之學盡心焉第以朝聞夕死之志為之因也是一
以[illegible]之之發足處也愚雖妄談孔顏之學而步趨實
在曾子耳固願與中人以上共勉之而先就正於有

道焉此與程朱之話頭稍別而尊旨則不相悖必有
疑吾言而質諸門墻者翁於是乎有辭矣若乃程子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數語真是精到之言論性者
當取衷於此蓋本諸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
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謂言性只當就人生而靜時說
以上便是無聲無臭之天載豈容言說以下又是感
物而動之性欲說即不是孟子所謂性善此以繼善
言成性說到人生而靜以上矣所以然者程門原謂
論性不論氣不備會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善乃

性之本也合繼善而為言者也蓋祖孔子性相近之
說斯義先已剖於顧叔時書中愚玩尊集提性學俱
本於穆不已之命而言即張子所謂性與天道合一
存乎誠深得孟子性善之旨此與伯子之言互相發
而幾微亦有辨焉不為析破恐粗心未能察也翁言
未發之義與研幾之義精甚矣愚猶恐其過於精而
初機之士難摸其巴鼻也何者謂未發為人生而靜
之真性用時時發而體時時未發此已言到不貳不
息之實際處與程子體用一原之旨同符而子思本

吉則直以未萌喜怒哀樂之念爲未發既分喜怒哀樂之端爲發耳不必深爲之解此義亦畧剖於答曹丈書中未知當於尊評否易訓中多拈幾字此字最活最難狀周子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益本孔子動之微吉之先見而名狀之此訓甚確翁又形容其妙謂爲無聲臭而非斷滅此則人生而靜之上性體也愚考經書凡言幾字必從將分未分之介說如所謂吉凶善惡之幾理亂安危之幾皆以毫釐千里間不容髮而辨之於初分之介故孔子以爲動之微周子以

爲動而未形俱脫不得動字但動於聖心之無着謂之幾動於凡心之有着謂之念無着之幾委無聲臭委非斷滅即佛氏之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與凡念之忽生忽滅純是一團聲臭者逈別是曰幾微故幽然通照周子全文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則誠神與幾亦當有辨誠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神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幾在發未發之間今翁以無聲臭而非斷滅狀幾雖合微幽之義而未免與寂然之誠未發之

中稍濫焉將令學者無摸索處然而研幾者不研到此則又執念頭之初起以言幾而落第二義矣立言不亦難乎西原或問六條發明朝聞夕死之旨已透其中所引周張陽明三夫子之言據愚膚見唯周子太極圖說委是透徹性源而張子存順没寧之說與陽明知晝知夜之說雖曰精微猶涉影響影響之言令人耳傾且得以道理話頭格之也而翁之喫緊爲人則已至矣其他破的之語在三卷中者不可殫述則唯有心藏之耳私度天相古人必當勿藥自愈

故因令徒歸便付此請益不勝懸念之至

續答徐曾翁書 諱字號籍見前

來書云承教二錄每暇讀之深服大心卓力眞會儒釋而融古今酌權衡而維人極所以自淑淑世者良非淺鮮何幸何幸易文言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其曰忠信者本來也脩辭立誠詞自本來出也曰至曰終無餘而無始也道心幾微小而辨義約之則天德一而已名可無也君子所以惕若者此也人位人道也然而匪志則弗得匪學則非志

匪神明默成則非學也素王之稱見龍者以志與
學而神明默成之者也輓近之弊則以慕學而弗
責於志非能神明默成之者也承見龍之敝而加
之以惕大哉志乎由是而神明默成斯其至矣乎
至如二錄中間有開持分合謙惕各分流疇非鑿
鑿之見而反之鄙衷未盡則然乃若發明資始統
天之分量闡孔貫佛之深心下學上達之表章覇
風鄉愿之剖析連篇盈牘海濶泓流真玩之窮年
而不易殫反之此心而有深惕欲竭愚衷良若信

筆益前之東莞翟君與今之金華葉友皆一揆而
索書半餉而分袂者也顧區區愧無孟氏之雄才
而竊欲存斯理於人位向文言人位之說箴具載
拙編友聲者并近刻新遊二冊業付翟君質正矣
倘不即死定當惟時惟幾必至必有以終大教而
於錄中旨歸還期服信辨疑不敢隱諱老夫其肯
終與我乎易乾曰用九見群龍无首吉惕龍亦无
也敢借芻蕘以博金玉焉草草不盡翹䎘之仰外
小刻二種再奉覽正

[illegible]曰東莞翟子傳手劄來深感教育隨草八行奉謝
因以請益會臨川李致吾學博過此遂托轉上計猶
未達記室而金華葉生以續劄至矣雖從信筆拈來
而言言金石字字肺腑耳提嘗不是過就此筆端之
誨我者合於友聲編中之廣惠同志者真是以天下
為精神學不厭而教不倦所謂大心卓力翁實有之
鄙人何足以與於斯人位說箴二作展哉作聖真詮
也獨恐心粗氣浮者流未必便繹斯旨今劄復闡忠
信修詞本來之旨謂曰至曰終無餘無始道心幾微

小而辨義約之則天德一而已名可無也益微而又
微矣又謂素王之稱見龍者以志與學而神明默成
之也輓近之弊則以慕學而弗責於志非能神明默
成之者也之數言者曲盡龍德幾微與時學流弊之
所在詞不煩而意自足非深造安有此言拙牘雖孜
孜於惕義而反之身心寧有神明默成之學辱翁砥
礪即不書諸紳而亦銘諸心矣三復翁所剖至終幾
四字最精且切而辯稍近晦愚請以淺顯之辭發
[illegible]嘗聞諸羅近翁謂讀子思中庸一篇須要以中

庸二字貴在三十一章內看愚亦謂讀周易乾卦一傳須要以元亨利貞四字貴在六爻內看資始統天是曰乾元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知至至之至此元也知終終之終此元也幾即始而亨之微朕妙在若有若無有開必先義即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之微權妙在無可不可惟變所適孔子於豫爻曰知幾其神乎茲不言知而直提幾字何也幾從聖人知至至之之智中出也出自乾元之宅何假於知亦於坤爻曰義以方外茲若遺外而下一

存字何也義從聖人知終終之之用上藏也藏入乾元之緘豈在於外然而曰至之曰終之猶就君子之求證乾元者說而曰可與幾可與存義亦含望道未見之思蓋孔子言人道不爲已登道岸之聖人發而爲進脩之君子發也苟究至之之極則必徹資始之根因而後爲至其佛氏之所謂始覺合本覺歟又究終之之極則必證統天之果位而後爲終其佛氏之所謂成無上等正覺歟幾必入於退藏之密而大明終始以爲體四智六通具是矣義必周於吉凶之患

而時乘六龍以爲用三祇萬行貫是矣第孔子何以不言及易爲人道作也故但以信言謹行表龍德亦以忠信修詞揭進修而不明至之終之所在微之也然以資始統天之彖傳合於先天不違之文言則自可冥會於不言中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學者不通言外之意未可與語易也九三固人道而在乾爻爲无首之龍乃人道中之天道天道必歸於乾元乾元必該乎出世愚故本翁之剖至終幾義而究竟及此亦可以作人位說箴之註脚否拙牘或據見而陳

或因辨而發汗漫不少矣何李廖翁一一推敲非好察邇言不及此就中所謂開乾元統天之秘藏持坤元承天之教體此爲李見老之四言提唱而請益也周之衰而三教分　明之盛而三教合此本　高皇之會通道脈而助揚也孔子之謙處即惕處釋迦之惕處不在謙而在俯順衆生處此因顧叔時之信孔疑佛而言其不相悖也三教之敦化於太極必同原而川流於教體必異用此亦因叔時及周元孚高雲從兩三君子之慮佛混儒而言其不相濫也種種

蠡測雖從三折中來然亦豈敢自謂無漏正欲就有道而正焉翁謂反之於裏未盡貼然此必有裁我廻我處所望盡言相正不敢不虛心以參亦不敢不直心而應也又辱謬許錄中發明資始統天之分量闡孔貫釋之深心下學上達之表章覇風鄉愿之剖析以爲玩之窮年而不易殫反之此心而有深惕翁之若無若虛一至於此當者則有厚顏矣以愚自揣則於所謂乾元所謂一貫所謂祖述憲章委亦稍稍自信不詭於聖人唯錐劄時學之敝侵及王羅兩先生猶帶驢虞鄉愿氣息鄙衷不無嗛焉益自覺持論太苛近於孟子之科楊墨而遠於孔子之仁管仲也翁欲借蠡言以警後學故爲取節之言耳然使此言果信於天下士能反此二習以尋二先生之真精神則彼一切素隱行怪之徒以遊風相煽祖泰州而失之者其風必熄又有反中庸之小人影畧禪玄二關以鼓罪福性空之說者亦將無所售於天下翁居挽回之功而愚受苛論之過不辭也尊刻友聲上下二篇并新遊諸冊閱過大半心目到處時或躍然時或惕

然唯見老公祖深沉縝密之學從貞積力久中來非淺學可望而間有以深辭晦真意處則恐初學未能豁然此唯可與中人以上語也其以求仁爲本旨以責志爲根基以忠信修辭爲實地正李見老所謂本調元之聖藥亦補虛之妙劑所以自立立人交至矣中間摘取經書訓意亦或與鄙見少有異同而指歸則無不同也頃得葉子所將新刻二冊讀到新安紀會中語類數條一一道我意中所到而口中所不能到者竊自附於忘言莫逆之林唯於詹君衡所論儒佛之旨似覺猶有未盡者在然視局儒狂禪之見天壤矣近唯見王塘翁透此一關此關不透而言聖學縱析理到極微處脩行到極密處猶在程朱見窠中可望曾子之仁學不可望孔顏之聖學也孔子下學上達之實際顏子卓爾末由之程途難言久矣微翁吾誰與歸辱諭以惟時惟幾必至必存自矢而復不鄙芻蕘以爲還期服信辨疑無所隱諱乃僕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何幸如之拙牘多發群龍无首之義而言到九三人位處實爲稽見龍之敝而發不無反

復重滯劄末以惕亦无首相規領教多矣葉子歸草
草布謝尚祈亟叩不一

答趙太常石梁丈書 太常諱崇善字伯兼蘭溪縣人

來書云瞻山仰斗無日不切夏杪忽得七九問辨
讀之三嘆門下徹究性命之源嚮往益篤然猶以
未見門下全書爲恨秋中偶自山中入城而葉生
捧門下所貽諸書至矣神情方注而瓊瑤即投感
應之道固如是乎哉不佞渺學鮮識妄有志於斯
道竊謂世之崇儒斥釋者未必知儒尊釋卑孔者

未必知釋今門下發明乾元統天之學而攝毘盧
性海普賢行門於聖道中乃爲尊孔氏之至而探
釋氏之精者也敦化川流闡三教分合之妙理祖
述憲章運一念維世之大慈此豈拘儒狂禪所能
測識哉不佞塊處一壑蓬心無與啓豁管窺無與
證明得門下書言言啓我言言謟我幸矣幸矣屬
葉生行迷不克莊具長牘尚圖買舟登龍以罄衷
請之懷伏惟炤鑒臨楮不勝耿耿
道白晉關獲奉顏色十有六年於兹矣自以退休野
人不敢輒脩境外之問屬貴鄉葉子以脩脯來道及
高厚因念舊德而附一編焉八行未具僕之疎也乃
辱手教遠頒畬然其意可掬澗愧頓起愧志轉增且
知門下留心性命之篤也僕昔嘗甚言及感應之道
於我心有戚戚焉語曰德不孤必有隣用是於世可謂
孤矣豈隣之不我乎乃其所以感之者未至也卽此
言便是藥石矣雖然古人最重知心知心良亦難哉
如門下之不言而信則於古人中求之可也拙刻多
枝蔓語將無見笑於大方之家乃辱獎借太過實不

敢當然生平一點苦心則門下實諒之矣亦嘗略希
底裏以報門下之知道迂魯人也幼亦留心性理大
全一書而未有入處將壯得耿恭簡先師提携而心
花偶發發後觸着從前所讀經書非復昔年見解然
後知象山先生六經註脚之言不我欺也於是自覺
覺人之念勃然而起獨以習經在易而知潛見惕躍
飛亢之六龍不可以優劣論則聖人原不拘於見龍
一格使孔子生於今日豈執當年木鐸之案近儒
好爲人師恐非龍德也今蓄四五年偶從僧寺[illegible]

嚴經數卷想見三界聖賢出沒而恍然悟群龍无首
之義則不但知千聖之着落處亦知此身之安頓處
蓋學有結局而三祇之功行活矣自是滿腔懷度人
之心而不汲汲爲度人之事每憶魯論中庸篇章至
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及君子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去處未嘗不捫心
三太息焉嘿自嘆曰嗟乎聖人之見之超而用之藏
也如此今人欲以一生現全能何淺也及考蓮經釋
迦既成等正覺已深念此界衆生難受最上一乘之

法無以爲計思入涅槃諸佛勸請演三乘義乃始說
法則又嘆曰佛猶苦衆生之難度而吾儕可輕以未
了之義誑衆生乎唯有闇然進脩爲第一着已復展
轉躊躇古今學術之變秦火既焚人心復混沌矣天
故以黃老之清淨開其端而後儒者之殘經出焉殘
經但見聖人之迹而聖人之心難見孰與斯民究生
死之因通幽明之感使知有出世一着此竺法蘭摩
道陵之所以相繼而興也自是三教分門而孔道未
嘗不貫焉達磨得聖人之心宗其衰也以增人我慢

之習而敝程朱得聖人之繩墨其衰也以長人偏執
之見而敝姚江得聖人之見地其衰也以開人浮僞
之竇而敝君子行必稽其所敝愚不逮先哲遠矣乃
敢以身趣敝哉故自嘉靖甲子以後萬曆丁亥以前
絕不以立言爲念亦不以聚徒爲業唯日孜孜於銷
宿垢樹陰隲厚多生之德本而已所以受謗受推亦
坐於此迨戊子夏心靈感觸天若命之而知與有匡
扶世教之責嗣後與恭簡先師有所往復則多及於
大易時乘六龍之旨且深以僞儒狂禪之弊相創懲

也乃遂薄露一斑於求正牘中而四方之問辨滋起
中有所見所行對同不合則各操一說以裁之蓋自
吾表孔子之爲下不倍遯世不悔以稽泰州執見龍
爲家當者之敝而世之借口於木鐸者多以不弘病
我自吾表孔子之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以稽程朱認
佛老爲異端者之敝而世之吠聲於拒楊墨者多以
不純病我自吾表孔子一以貫之之宗攝達磨之悟
門從心不踰之矩攝普賢之行門以稽狂宗貪禪悟
而薄儒行之敝而世之乍闢宗眼者又以非圓非頓

病我益異同紛紛而分跡不齊煩矣何者一得之愚
合於尊見而評之曰世之崇儒斥釋者未必知儒尊
釋卑孔者未必知釋因許不肖發明乾元統天之道
攝見盧性海普賢行門於聖道中乃[illegible]孔子之至
而探釋氏之精者愚德雖劣不[illegible]憐又辱過獎
敦化川流祖述憲章之說以爲剸二教分合之妙理
運一念維世之大慈若謂有所獨得無與證明而得
蠡言以爲證則既默參默悟先得我心之同然矣尊
見先得我之同然而深藏不露愚見何所加於門下
而輙爾叨叨此其關的之大較可知也然從今而後
門下亦當以手眼見於世矣何者天不虛生一豪傑
豪傑亦不虛生一智慧不爲當世衆生作耳目則爲
來世衆生植因緣也緣在他刦而函蓋現身則負此
生緣在當生而絜已遺物則負此世吾今將無負此
生乎而門下其無負此世矣蓋吾儕與一切含靈俱
從無極太極之初流來故天地與我同根而萬物與
我同體學道者不至於了當現在之天地萬物同證
到太極本無極建立當來之天地萬物復成个無極

而太極則道果未結也故不問得時失時逆境順境
總之鍊一心脩萬行期與衆生同登道岸耳此理含
於乾元一傳中而佛經則全發之孟子以後儒生漫
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已烏知一體之所從
來與一體之所究竟程朱守定孔子繩墨以忠孝節
義維世風原是人倫標準不遺於普賢行門其蔽在
不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遂并二家出世之宗
而遏之則行門何所歸宿孔子所謂知至知終之學
豈其如是又緣性宗未透而析理務精未免采二家
之奧辭合六經之秘旨而繭絲牛毛之界限分劑之
則理障復入於人心而有加少以爲多者思以影響
之理學揭日月於天下文成公挈良知以掃蕩之其
功不小然亦未有以見其徹生死之根元而結聖學
之局也故臨終自謂生平學問纔見得五六分猶未
及與吾黨共成之以此爲恨此是真實不誑語孔子
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心自有聖境何可遏也遏於
此而泄於彼何怪乎今之儒者復尋聖證於禪門哉
然而苟非顏閔之資一入禪門必起狂慧便以悟門

掃行門而天子之三重將不尊於天下爲害最大故
今日儒禪兩門多藏無忌憚之小人不如程朱主敬
之學之可久則亦吻良知影宗學之流敝焉吾謂今
日之道樞不屬見而屬惕今日之教體不重悟而重
修以此也蓋重悟是禪門事而重修乃儒門事然脩
而不本於悟盲脩耳此有漏之因豪傑皆井心焉故
見性一宗必不可遏而儒行又決不可毀蓋吾儕已
受　皇家作養已荷父師生成恩俱罔極寧有壞世
相以求菩提之理是故言道非綱常莫寄言學非孔

子之下學上達莫程也程下學以求上達程朱之繩
墨最正而見性則何從焉又當不囿程朱之見提出
乾元一大頭腦及幽明死生鬼神三大公案與學者
參之參之未徹不嫌以一大事之教單傳之宗相印
證焉而行門則盡在中庸五道三德九經中所謂合
外內之道在見性者自得之學者須知逆磨之宗是
孔子十五志學初之入門昔賢之行是孔子三十而
立後之應迹也至於知天命以上正入乾元境界中
吾不得而窺其際矣愚雖以孔顏之一貫表聖學而

所步所趨純向曾子之學蓋孔顏俱是上智中人一
得永得豈吾儕所敢輕擬曾子以忠恕體一貫戰戰
兢兢以守之至於臨終了道而曰吾知免夫生死亦
永離矣此實後學之軌範愚猶步之趨之而望乎其
後也所以妄闡敦化川流之學祖述憲章之道特慨
孔脉之久沉而淼則亦封塔說相輪耳感門下相信
之篤遂布此底裏以質正焉此義亦畧布於徐魯翁
啓中矣魯翁所以教我愛我甚至謂鄙刻中所論孔
釋分合之際有未盡貼然者真是直心道場豈以卓

識如門下而無所以裁吾之滲漏者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不肖之所樂聞也剞劂未買舟之約亍日望之似
亦難於取必有鴻便幸勿吝金玉焉

答王本尹晉軒丈書 今尹諱之策字[illegible]麻城縣人

來書云三十年嚮往見即神解蓋不待清識後也
惟二本與無我之論未之深究耳如識在貫先隨
識隨多即劉向楊雄絲謂之不識一字識在貫後
即名無識無識而無不識二本不必言矣此無我
之妙用也生亦竊透此關久矣其問履歷間爲食

息語成帙何世人無可商者非會大知慧正王生
可決疑者奈何先生去之速也倘道緣有在歸日
終能踐之別有歌行書之扇頭求正幸有以教我
耿恭簡先師作後音信杳然賴尊丈述其臨終點人
手勢則知已還本覺正符我三十年前之兆感慰何
如一晤即別甚以為歉從荊溪還得手劄有觸於見
即神解之語深愧無德以堪之目擊道存足下殆具
斯眼矣二本與無我之論偶於語次及之此亦老生
之常譚耳而足下謙言未究必大有啓我處焉啓意

已在下文而未盡之蘊則俟後會再請也無我二字
不見於孔孟以前之書略論但曰毋我而已毋與無
通而含戒意直言無我實於釋門金剛等經見之而
宋儒采入傳註中遂成作聖要訣愚每謂宋儒陰用
禪而陽闢禪即此亦一義也然無我豈易言哉孔子
獨於顏淵問仁而告之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己即無
我之謂蓋人我之相最難去非顏子不能去也今儒
釋兩門開口輙言無我而能除我相者有幾哉愚前
輕吐二字亦蹈行不逮言之戒矣夷子二本之學儒

者類嗤之豈知自有三教以來皆未深透孔子一貫
源頭不流於執一必流於二本此必至之勢也宋唯
周元公覷破此幾程伯子而後見言一貫之學者乃
是孟子之所謂執一耳知執一之非而又未得一貫
之的是以墮於二本中蓋既有所宗於此而又有所
旨於彼如夷子本墨道之薄於治喪而思以易天下
復本儒道之施由親始而厚葬其親也宋儒執孟子
之拒揚墨以排佛老但是執一不是二本至於今日
而二本之風乃盛問其宗則曰明德親民止至善儒

學之道也致中和以成位育中庸之教也探其意則
曰儒宗何足以了生死欲了生死非淨土則禪宗非
禪宗則玄關也念掛兩頭陽離陰合是謂穿窬之心
世未有操穿窬之心而能出生死者復有決裂丈夫
不恤裂冠毀冕以從別教而身從儒門中出衣食仍
資於儒流又不能一一守二氏之戒律也則復不緇
不黃與山人俠士同流而衆求稍有所得亦能影合
三教而文之以中庸然精神有隊重處人必從其墜
重而應之相率以禪家直截之宗擒吾聖人戰兢惕

勵之脉而無忌憚之小人遂衆然而爲之作偷者入都鍛傳郝曠之士世所目爲見性者也是謂以學術殺天下不得已而以念佛一門收之則其瀾已倒不可廻矣愚嘗謂二本之害尤甚於執一之害者以此此其故何在皆以畧窺大意得少爲足未能深透孔子一貫之宗耳善言一貫之宗則莫如子思之中庸矣其言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曰敦化則何所不貫曰川流則貫處又是截然是故語一貫而不

通於佛之涅槃妙心非所以爲一也通涅槃妙心之一而不能盡三祇萬行之變非所以爲貫也三祇萬行貫於涅槃妙心其本何二之有然而萬行在三祇中自有矩在一毫假借不得一毫放鬆不得其究歸於度盡有情同證乾元之果而後已此孔門仁聖兼修一以貫之之真脉絡也他如緇黃者流急於出生死海暫捨一生之民彝而從事於修禪守一之學固亦貫於孔子並行之道中而孔訓多向朝聞夕可後言修道事實進於是然不相悖也不相害也於此信

得及則一朝聞道三祇修道最後身證道千出萬沒總是一以貫之信不及則一心主敬又一心以窮理一心念佛又一心以參禪亦屬二本而況彷徨三教門頭東馳西逐而無定主者哉孔門亦唯顏子一人純乎一貫用事而子貢則其亞焉曾子蔽一貫於忠恕此以仁學含聖學者也子貢之見地立乎顏曾之間蓋欲兼仁聖而學之故能由多學以入一貫此亦反傳爲約會萬殊於一本忠恕不待言矣後儒不察其學漫以貨殖之評小之豈知多學而識與一以貫

之原無大錯其幾只在空得盡與空不盡耳識者識此一也空不盡則猶有一在有一便有不貫處爲其未離乎識而我相猶在也即如程伯子之學悟到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豈不契盧行者本來無物之旨然其心畢竟有箇六經之義理在又有箇五[illegible]之模範在便是空不盡處無怪其執儒學以碍二氏之學也其道但貫到乾坤成男女以後未貫到太極生兩儀以前其所認敦化乃是孔子川流中之敦化其所認川流亦是曾子仁學中之川流也蓋猶在多

學而識之圈閫中與孔顏之一貫有間焉不特程伯子耳即孟子於孔子之道可謂最親切矣而其中猶有箇孔子在亦是猶有一在便執孔子以裁亘古之聖人權衡容有失準處其別一時詖淫邪遁之言則精而窮于聖權實變化之用則泥使與達磨慧能陳圖南之徒相遇果能如孔子之下老聃否吾猶未敢許其盡空諸識而與孔顏之一貫同流也孔顏之一貫無識亦無一無識之謂真識即釋氏之所謂轉識成智也無一之謂真一即禪祖之所謂覔心了不可

得也中庸之末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得此欛柄在手見色聞聲莫非天則學不務多亦不厭多所多卻在識字關伊子曰聖人不去天地去識然則有聖之君子亦不去多學而去識耳至於既得一貫之後則一多無碍入我渾忘亦何惡於多學而識則全不用事矣足下云識在貫先隨識隨多即劉向楊雄給謂之不識一字識在貫後即名無識無識而無識二本不必言矣此無我之妙用也真見道之言然而味此語意似猶有箇達磨之悟門在何者佛

氏見道位畢便入脩道之位入此位中行起[illegible]後以宗門之機鋒顯而從三綱五常中立範轄教其現智不大遠於凡流焉知向雄諸人不從多劫見性中來而輙以不識一字輕之耶五花以後宗家緊作此見故多輕薄儒流之語即此便是我慢餘習初祖達磨必不其然觀音大士原言此娑婆大千界內有六十二億恒河沙摩訶菩薩立法普施教化衆生而達磨即大士之化身也豈似五花後之狂禪不究高賢多生因地而輙以合頭語壓儒流耶愚前謂馬職

方辨正法眼藏之異於像末法眼藏正為此也願足下從今以後勿執此説吾儕不具生知安行之質即偶然從二氏家言參着孔子一貫妙旨亦不過於見聞識知上發足耳使向雄生於此時其悟地未必不出吾儕之上而覆之以不識一字之評正與程叔子誇伯子得不傳於遺經吳草廬祭韓范等為不著不察之話頭相表裏此孟子之所有而孔子之所無亦五宗之所有而達磨之所無也宋儒亦有讀書不識字之説蓋以行門律人而謂張禹孔光不識倫紀字

此是有關風教之言君以悟門律人而判向微爲不
識字此在三明六通之士則可在吾儕則不可宿命
未通以巳格物縱中其倫是識非智且長後生浮海
之見其過不小故敢爲足下稍其敝焉承惠佳扇載
有妙歌宗門最上一乘之旨盡在是矣徐而味之亦
似尚有悟門氣息在蓋鎣點洲然自得之意勝而顏
子喟然末由之意微也在禪䅁中正與六祖所謂非
風動非旛動乃是心動之旨相合第亦有六祖十二
中常見巳過之意思否果有見過意思辭不如是

飄揚然而見地及此吾儕中真不易得矣道緣不偶
歸帆可期來諭所謂食息語成帙正愚之所願領畧
而卒業者也預以此布請益之懇云

答屠儀部赤水文書名字籍見前集

來書云沙門來海上得先生手書娓娓幾萬言辨
迷人之受誣明大道之歸宿開發愚蒙永詔來世
懸諸日月晉之天壤眞聖之木鐸代迦文之金
口道脉賴以廓如[illegible]語云好辨文在茲乎言亦
至矣昔文殊以[illegible]維摩之宗導迦以至理杜
口巳之口隆豈復能以一語有加於先生所何言
哉顧不佞低回思之本心容有未明者疑且欲請
政遂敢復以書答維先生鑒之伏念麻城耿先生
人倫泰代世道津梁皦皦衆中亭亭物表匡時經
世繼往開來其爲我 朝一代儒宗又何疑乎世
變既趨人情忌嫉尤好苛責君子求多大賢如耿
先生光明磊落本自皭然世共宗之間有異議荆
楚同鄉殆有甚焉往不佞居長安麻城士大夫有
爲不佞言耿公與屠子異耿如寶物封於窖內眞

贋難知屠如白粲陳於肆中沙礫悉見彼之香名
滿耳此之浮議盈口有繇然矣又有以耿先生與
周氏爭墓地至作晉陽秋語詆先生者隆生平未
交此老而輕入謗語胸中頃見詹先生推尊此老
極至遂以疇昔所入人言質疑於足下妄置一喙
亦作過損德甚矣然不過疑惑商量之辭何至敢
如人言而詆哉詆訊之言乎如就李君所作
永昭二陵史而極生平掌掌一耿先生何至如就
李君毫端所刺若以公心直筆求其所未粹以其

所未至則在己不傷盛德而人亦容或信之今一
舉而汚衊至此極也此老道德風節久著朝野世
人其誰信此浮言徒自損耳如輕聽人語而形之
雌黃是爲不智如宿有郤嫌而妄行胸臆是爲不
仁烏得無自損也昔宋梅聖俞作碧雲騢醜詆范
希文人謂恐非聖俞惡希文而作此以汚衊大賢
當是人惡聖俞而代爲作此以陷之輕薄觀此則
耿先生固自無恙矣若不佞何敢至是哉足下以
辨　永邵二陵史語而發之於不佞非獨耿先

生寃不佞又寃也故不佞非汲汲爲耿辨爲己寃
辨也即此書烏可無哉自有世界以來三教鼎立
不能偏廢佛老爲出世大道吾儒爲治世大道治
世者仁義禮樂教人以盡人倫而成世道出世者
清淨無爲教人以出三界而超生死儒道如五穀
蔬果能濟饑餒使人充飽佛老如天漿甘露能解
煩渴使人清涼佛老雖同爲出世大道顧儒家猶
住長生而有相佛家則超無生而脫離儒尚在佛
範圍中佛老教人出世奈人自多繫縛而不能超

然則就世界中整頓撐持之相生相養不至壞亂
則吾儒治世之道爲急矣如神人有靈藥以長生
人人不肯信則不得不以人間凡藥姑療人病而
少延其生佛老者長生之靈藥也吾儒者延生之
凡藥也靈藥不售則凡藥亦急矣佛老不能以清
淨無爲而使人盡超生死則聽儒者以仁義禮樂
而使人安養以生佛老之道至大而度世不能盡
超則聽儒者之治世超之不能而整頓亦一時權
教如醫家之急先治標吾儒之道小遜而世界方

賴以治斯爲治之而超度則以俟佛老如盧扁之
必讓鍾呂治世了而求出世方則儒者宜卒歸於
二氏出世人而作治世事則仙佛或來生於儒中
仙佛來生儒中則玄度之爲裴丞相五戒之爲蘇
端明是也儒者卒歸二氏則張子房之晚從赤松
富鄭公之老皈三寶是也由斯以觀三教當相濟
而不當相非明矣迦老曾爲恐辱仙人佛未嘗非
仙也紫陽真人爲釋化而收舍利仙未嘗非佛也
仙佛生於儒中如世尊所記末法有無量大乘菩

薩現身震旦國中撑持世界仙佛未嘗非儒也孔子贊老氏爲猶龍贊西方有大聖人儒未嘗非仙佛也故相非者後世不明之徒爲之非其祖意也孔子有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人遂指以爲此指佛老之類不知非然矣儒有異端佛老亦有異端借六藝以文奸言儒之異端也若所謂無爲白蓮種種别教外道佛之異端也若所謂黃白黃赤三千六百旁門仙之異端也如孔子以佛老爲吾儒之異端則不應以猶龍贊老以大聖贊西方矣或

云西方有大聖人語出莊列非儒書所載何足信然則適周問禮於老聃退而歎曰老子其猶龍乎豈非儒書所載也史官作史毁仙至陶都水司馬子微軒轅集陳希夷則班班竹素又不敢毁何也魏崔浩毁佛至於殃及九族作鑒萬古唐韓愈毁佛至被謫流離持論不終二子者固非至聖達人也秦皇漢武學仙無成詆仙者以爲口實然此二君名爲學仙而酷暴淫殺非仙之罪也梁武學佛而敗詆佛者以爲口實然武帝纂齊殺齊子孫殆

盡納侯景晚節多昏業報應受非佛之罪也武帝篡國多殺定業難逃而奉佛精勤功德自在人則不及知矣以此罪仙佛是因刖廢履因噎廢食也不已過乎儒者唯不信仙佛故敢於詆毁自作大罪間有知其理而深信篤好者則又懼人議論而不敢顯然融會參同於其間不信而詆毁者則昌黎之輩是也信而懼人議論不敢顯然融會參同者則朱考亭氏是也隆不敢自稱儒人亦未始儒我乃不自量而欲參三氏不求聲名不畏議論方

自念知希和寡孑焉孤立鮮儔乃今得耿先生及登之先生豈非當世人望儒宗哉而儼然參三氏之大同立萬世之標極一何厚幸矣夫先生服膺儒術身踐人倫深味禪玄心躭清淨所躬行與其所持論合而參同三氏隆則知之乃耿先生余始焉隆未之知也而自先生始發之隆又觀方今宿以爲儒者領袖爾顧亦探三教之指歸而融爲一德名公法門龍象若雲間之陸宗伯平湖之陸太宰豫章之鄧汝德秀水之馮開之武林之虞長孺

原缺第四十、四十一葉

辨以此為名高而取快一時口吻耳能無大罪乎。不然何其口吻超於諸佛之尊而心行或出於天仙之下也陸無此利根亦不能學佛何敢欺本心而作口業如此哉先生云凡有所作必毋以出有入無之見過為歎大褒圓之說屈抑人天道中聖賢以長文學家之浮狂為見甚卓而慮深遠矣先生又以中庸之敦化川流剖判三教世教日离民神戒於雜揉三教不得不分矣天必有所以合之而後分支離既極真元亦當一還三教不得不合矣天必有所以分之而後合天生八公等數君子剖判主張是正三教當合之會然愚意立戶分門六道之歸宿自一分而不害其為合道同心一聖賢之作用各殊合而不害其為分聖賢之立教各自為尊然而無相無相礙也三教之弟子各尊其教然而無相非也則吾曹之奉行三教當何如先生所謂圓其理而方其矩一言盡之矣圓其理以合二氏則學吾儒不至膠固而不通方其矩以合吾儒則學二氏不至逼脫而裂檢是為真仙佛是為真儒。

則至矣宋儒大節不苟細行亦矜至於檢嚬笑而脊象影矩可謂正方矣乃詆仙佛而不能融通理未圓也方今明士夫辨駢機鋒心標靈悟至於託逆行而任菩薩理可謂近圓矣或逾名檢而行多敗闕矩未方也安望其荷擔三教世出世間哉陸最凡夫根器甚鈍以奉二氏則執心尚在圓理未融然而不敢堯行舜趨附道學以毀二氏也以奉吾儒則德行多疵方矩未踐然而不敢縱橫跌蕩託二氏以潰儒防也敬畏神明不甚恤乎人口。檢飭幽獨不甚飭於廣庭身遭大寃絕忿懥之氣生當奇困有蕭散之懷廣交游而任去任來不為留滯好詩文而信心信手不急名聲大都天性近疎也疎故坦蕩而鮮煩惱疎故寬弛而少精嚴精勤未幾又或退惰嚴肅未幾又或縱散此其病亦自知之奈服藥未效何頃歲里居無事偶意興所到妄欲著書大合內外及三教事理無所不譚亦信筆揮成未嘗屬草當其津津意得毛頴莫停寢食併廢然或恐精光太至屑越或恐意旨不合聖

賢曰所成篇夜發大懼忽起而取且火之尋復低
回詰朝則又不覺據管矣十年之間夜卧不知幾
起背汗不知幾何而竟以成書積三十卷妄自命
曰鴻苞方自疑懼中得先生教云名根未盡不許
著書遂愕然深秘而不敢出夫不佞之名根盡乎
不耶不能自知觀信筆而不屬草名根似乎甚輕
觀臨文而意津津名根固知尚在安敢謂其已盡
也隆於是始服鸞公之爲聖人也鸞公往以濃艶
規敬美以伐生規張生以多事規君典以忍辱規

汝師其後竝驗若左券至規不佞則云大美無美
至言無言知之不言言之不文所拳拳諄切獨在
於此而不佞今日所最犯而不能戒者亦此也對
病之藥何其一一切中哉以鸞公疇昔之良藥合
於先生今日之砭鍼鴻苞宜秘而不宜出明矣隆去
歲又不勝其技癢撰傳奇二部一名曇花廣陳善
惡因果以明佛理一名綵毫假唐青蓮居士以明
仙宗成而卜之天神中不許也竟不能抑止冒
而行之罪將安逃　傳奇事止游戲於

勸懲或有小補於述作未爲僭踰耳先生校勘弇
州集謂其止助文才無關道術徒傳名譽或長浮
狂以此校勘千古文人大率坐此不止一元美矣
名播四表身落三途痛哉其言之也東阿天藻僅
得遜須蕭統高才未免地獄高文爍乎白日朽骨
掩於黃壚文曰班馬曰崔蔡曰韓柳曰歐蘇詩曰
曹劉曰顏謝曰沈宋曰李杜聲名赫然於朽骨何
知乎而彼茫茫識神者方且入沉淪之途轉轆轤
之劫一字都用不上着萬言竟亦何爲闇君高坐業

鏡在懸止論善惡不收文采與言到此文心灰冷
矣此止論文士之文耳有如著書而闡揚三教之
明道術至人猶未之許者何也古聖賢之於道術
著作或中有玄悟以寫心靈或外篤躬行以表實
際聖則稱經賢則稱論名根自盡大業足傳矣如
其悟境未徹見解稍通實行未符口說可聽雖名
爲明道猶屬僭踰至人固未之許也何則贅乎而
相迷途寠人而數他寶無爲貴言矣三教聖賢之
典籍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豈偶然哉非素王而

六籍。寿枉下而道德。非迦文而楞嚴。其[illegible]許之乎。先生又謂三代而下。未必無聖人。此尤為千古卓見。人不能知。人不敢道。孔子既為大聖人。如湯武如夷尹柳下。並自其口吻定為聖人。後世無以易也。後世人物。豈無若夷尹柳下者。不得孔子其人判定之。而末俗之夫。復多深求苛責。聖人於是乎絕響。乃若列國之魯仲連。西漢之張子房。三國之田疇諸葛孔明。晉之謝弘微。北魏之高允。李唐之魏先生。郭汾陽。李鄴侯。宋之陳希夷。韓魏公。范文正。周元公。我　朝之劉青田。徐中山。于忠肅。王文成。使得遇宣尼。不知當何如以月旦也。又若蘇子卿氷霜之節。十九年如一日。東方生詼諧譎諫。視萬乘猶游戲三昧。郭泰婆娑亂世。無之不可。而風波終不及。劉虞寧流離草澤。而視黃屋左纛如浮雲。狄梁公不辭汚名以再造唐室。系有功流仁恕於酷焰方熾之日。以武后為海鷗鳥。郭子儀窮奢極欲。方寸湛然。顏真卿九死間關。老而必抗全節。文天祥以一身肩大宋綱常。百折而不回。之數公輩。安知非菩薩人現身也。且聖人者。人之至極之稱也。各造其至。聖人亦隨地而名也。周孔為儒門之至。則儒門之聖人也。黃老為仙家之至。則仙家之聖人也。彌陀釋迦為佛門之至。則佛門之聖人也。推之則般倕者。匠氏之聖人也。盧扁者。醫家之聖人也。季主君平者。日家之聖人也。后羿由基者。射家之聖人也。弈秋者。弈碁之聖人也。分而論之。各極其聖。合而論之。而後聖凡始別矣。如來為萬刧不壞之大聖人。其下大乘四果。並入聖域。外此者。如來並目之為凡夫。如來之所凡。吾不敢凡之也。如周之天王。臣列國公侯。公侯之大夫家臣。不敢臣公侯也。尊教又云。佛書未入中國。佛理未嘗不在儒門。此亦千古卓見。人不能知。人不敢道。試以問世之高衲講師。不肯以為然。必云內典大道。非外典所能窺。不知如來之清淨法身。毘盧性海。既充滿三千大千世界。豈以震旦之一國。而佛性有時乎不在。內典之未入。而佛理杳絕於此時。是不特小儒門。亦小佛法矣。釋迦以孔子為儒童菩

薩化身安知文王周公諸聖非菩薩示現所作之書特佛名未立佛理已存儒釋之門既分華梵之文亦異耳豈以菩薩人不窺如來藏也足下拈出周易乾元而以二氏之言性道曰真如曰玄牝在儒門則皆乾元之別稱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三言者括盡毗盧之法界矣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兩言者括盡普賢之行海矣此等判斷此等王張非道融三教識冠千古誰敢擔當如此愚願為先生羽翼竊推而廣之仙家之

神丹佛家之般若周易之太極尚書之厥中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道一物而已老氏之無以觀玅致虛極守靜篤窈窈冥冥恍恍惚惚中庸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周易之寂然不動論語之天何言哉是即如來之真空也老氏之有以觀徼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其中有精其中有物中庸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周易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語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即如來之玅有也仙家之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由鬼而地由地而人由人而神由人而天中庸之戒謹恐懼未發已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論語之志學而立立而不惑不惑而知命知命而耳順耳順而不踰矩是即如來之五停心世第一信住行向初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地等覺而玅覺也果位則有聖凡得道則有大小其理則一而已但局程朱之見者必以為牽合二氏溺二氏之學者又以為擡高仲尼先生此慮在裹青布方巾擁壞色衲衣者說必有之愚斷以位有聖凡道有大小而其理

則一則此說亦可一掃而盡矣足下又慮僕敝釋局孔持論過圓反為狂魔助燄此似不知我愚必不敢然愚之所深慮正在於此持論且無急標玄悟須先行門向與陸與繩太宰書極推武林雲棲師之持戒崇行為當今學佛之對病藥頂門鍼而達觀之機鋒棒喝雪浪之說法綜教胥在所緩夫雲門臨濟理呈覿面妙處逗機一棒喝而立悟而今人假以騁狂禪靈山講席外詮妙義內照靈心從文字獲般若而今人借以資雄辨一棒一喝起

來仍是凡夫甚至未悟而妄言已悟千經萬論終
日空鑽故昏甚至邪說而竄入邪師揔不如持戒
之不畔經常崇行之爲得實際戒德瑩凈則心靈
自開不急求悟而悟境漸到不急求法而法門漸
融有欛柄而無破綻則雲棲之鉗鎚是也越孔蹤
佛重解輕行此病今時士大夫多犯之吳中爲最
甚砥柱中流舍先生其誰不佞德薄望輕不敢擔
當斯大事世人亦且姍咲而不許如先生學識弘
偉節行皭然海內同切欽崇同鄉間有疑謗愚願

先生堅持自信無退道心也夫迦老世尊謗於調
達孔子大聖戕彼家丘自古聖賢或暗汩當年顯
灼萬世天之所命誰能廢之先生爲正宗不佞爲
羽翼請各勉旃矣來書又云且先開行門無急標
悟境夫真已悟而標之示人握尼珠而在縣爍群
昏而獨照亦何不可第恐今人之悟非真耳稍探
賢聖之皮膚略掇經書之口吻輒抵掌至理瀾翻
玄妙儼然自以爲日月放光蓮花舒瓣試校之躬
行則觸途而成碍揣之實際則遇境而多迷苦逆

當前則本相盡露臘月期到則手足皆忙平生之
悟境安在聖賢從暗處笑人學人之所以無急標
悟爲此也夫彌勒布袋託之愁僧維衛香山示現
啞女豐干不饒舌則寒拾遄遇沙彌天人不說破
則三車酒肉和尚古德之埋照和光不急標玄悟
如此今人乃擊鼓以求亾羊若止採其毫端聽其
舌底何至人之多耶必也心與口符行與解應吾
其許之矣僕之急秘鴻苞無亦深慮及此哉近代
自新都婁江物故辭章主盟尚未有人士林人各

彎弧執苑方事逐鹿或索賦悉甲而向不佞如吳
子之爭盟中原或上戕脩表而奉盤匜學唐公之
推獎李密不佞啞然笑蟻爭敗甲鳶嚇腐鼠今日
非吾事矣君茵燒筆研時矣嗟乎少林面壁初祖
葢掃語言曹溪傳衣獦獠何曾識字近代如弇州
翁文人極盛迹其生平廣大温慈宜無黑業晚學
道於五陵終結局於八座謂之正果了手未也何
況有文無德業報泥犂有解無行能言鸚武輩乎
不佞心烏得而不灰冷也願以圓融心學孔子不

曲局於宋儒以方嚴行學佛老不馳騁於狂慧而
賦性踈庸未能精進此愚之日夜恐懼愧汗而不
能已者尚何問雞壇牛耳事哉先生以三教合
一歸功我　聖祖誠知言哉我　聖祖所謂
天授非人力也觀其汎掃胡元再造華夏得天下
之正開闢未有主張大道統一三教功德巍我氣
脉亶厚以故二百數十年來海宇泰山宗社磐石
承平日久亦振古所無乃今以人事之舛錯參合
氣數之循環不無大可憂者愚日望先生出而整

頓匡扶以甚塵心作豪傑事挽回氣運永保清寧
而推轂之典不盛蒲輪之信杳然士林素推山斗
而荃宰不甚相知江湖久識卧龍而要路間生忌
嫉物情無論吾不審天意亦何爲哉苟擔而屬庸
流則敗乃公事英雄而不聞道則功業亦卑障龍
門堙息壤當今之世將誰俟也聖賢豪傑出可匡
時拯物入可明道淑人卷舒惟時龍蛇其道何之
不可各有所爲定不虛生浪死獨此世界爲可憂
耳不佞覽觀歷代大道章明多在末世生靈不忍

塗炭聖曾恒爲救刼而來天生公等明道匡時大
道之幸斯世之不幸也乃墜以宿罪數奇神理不
佑名行方祗讒謗倐生笑聲流播見影懷疑迹涉
擬據心知投杼海內醉其毫吻則居然文士也勘
以德行則不負人也烏知有不然者隆兩浙小吏
上畏神明下卹黔首不問八口困顧七尺六載爲
令四壁蕭然一旦被讒來歸朝夕不給妻子恒饑
任真安命曾無怨尤禮佛持齋自處寬恢遵井冊
之高禁而戒其拘學南華之逍遥而去其放此其

中必有以自愛而其心必有所自得世人不察妄
事吹吹保我知希貴我無閔長巳矣夫世人方不
肖并髦我而先生乃以三教大道指歸挈而與我
商量先生之知我豈在世俗皮相間也虞長孺先
生至人亦謬收不佞爲道友數相與揚榷大事因
緣兩先生知我矣即舉世無相知正亦何害而余
之縱勤眷容期不負二公無玷知己此中更切矣
又紫陽真人貽書黃晃仲尚書云身與黃公及
楊子先生皆紫微天宮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

刼遷之籍遂謫人間身爲紫陽真人黃爲紫元于
爲紫華張以報晃仲晃仲不信不勤修鍊淪墮而
歿惟自號紫元翁而已今先生報隆以來處爲師
亦曾及此鑿鑿無疑隆大懼不能勤脩終於墮落
以負先生如晃仲之負紫陽也愚意古今士大夫
或清真吉士或慧業文人多有來歷非來自佛門
則來自仙都天界奈陽陰易迷不能省悟塵世易
墮難以超昇天人小乘被遷謫而來多有昏昧惟
大乘聖人乘願力而至自然不迷隆之迷也久矣

可無懼哉登慧炬於昏途下寳筏於苦海惟先生
終惠教之隆不勝五體投地龍沙期逼矣先生處
必有的信幸寄以示我去歲從靈隱應者聞南來
消息甚大而不及悉與先生今其言亦未見左驗
雖然脩行在我而已安問名籍無名籍而自力王
者豈有成心有名籍而退林聖賢焉肯護短愚與
先生勉之矣手札請教中所娓娓恐多杜撰不合
聖心伏候有道駁正幸甚
週白示剳娓娓數千言中有撰借大[illegible]

頓增而麻城先生之遺行則頼公闡幽不淺矣愚前
所啓原不爲尊評而發其時偶觸就李君所編
示昭二陵逸史重誣先生行實痛念世情淺薄豈無
入此編於胷中而資之爲談鋒者每欲得一間以剖
之而尊教正及於此微有推敲實無攻刺正直中不
失忠厚意焉故遂借重以發辨端先正曰告懿子所
以告衆人者也今讀來教豈但頓釋前疑而且力爲
先生表白至褒爲一代儒宗目爲三教領袖尤有甚
於不肖之推尊者足下之忘機虛納如此非不肖所

能及也此後發揮三教貫串群經信筆摛辭俱根理
要蓋有鄙見之所隱含而辭不能達者一入足下毛
穎則曲暢無遺矣非夙因深厚何以及此顧又不敢
祖嘆大覺圓之案過獎同心如蘭之言蓋恐不相許
者悞爲譽人以自賢耳竊見今天下槩信足下爲辭
章風流中人豈知潛心而入性命之淵如此其卓槩
疑足下數二氏之圓譚蕩儒門之方矩豈知舍已而
從理圓矩方之説如此其虛及自述行願則日日禮
佛門且莫存外道之念力勤三寳且無懈上帝

臨女之心。脩省亦至矣。屈指海內文豪。亦有存此心。念者否。此愚之所以重足下也。論及狂學。謂聰明士夫。口吻超於諸佛之尊。而心行出於天仙之下。此禪宗之流敝。而今染及於詞章理學兩家矣。此風不挽。釀釁難言。然曰此類多在吳中。則恐吳中豪俊。尚未足以當尊評也。以此爲天下輕談般若。行不掩言之戒。則確矣。執心尚在圓理未融。德行多疵。方矩未踐。此言出自足下。卑以自牧之真心。而實點着鄙衷之隱。然不自慊處。則願相與努力。圓其所未圓。方其所

未方。從難克處克將去耳。大槩丈夫一念萬年事。不同兒戲。而無始刧來種種習氣。種種垢惑。不向今生超度。而誰待也。念及於此。真是痛心。却又大段着力不得。葢少壯時既已蹉過。而今則精力日衰。鞭策不能前矣。足下資稟過我。精力亦過我。果能信及理圓矩方之說。而孜孜刮垢磨光。亦何難之有。葢方矩從圓宗出。所謂以文殊智。起普賢行也。圓到無漏處。則方亦到無漏處。如釋迦遺教重戒。一狥阿難之請而[illegible]娛毋便自謂以此因緣。當藏正法五百年。孔門垂

範重禮。一修魯史。冒非天子而考文之嫌。何自[illegible]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大聖人之不以圓毀方如此。葢二聖性體圓徹。眼光爍破萬世。必不肯以一毫滲漏之端導人。度姨毋。豈非大慈。作春秋。豈非大用。猶慮其不可以訓。一掃而空之也。故曰圓到無漏處。則方亦到無漏處。吾儕之漏見漏行不少矣。日日作聖。猶恐入狂。而敢吻圓宗以蕩方矩哉。足下自道之語曰。廣交游而任去任來。不爲留滯。好詩文而信心信手。不急名聲。又曰。遵井卅之高潔。而戒其拘。學南華之

逍遙而去其放。此其中必有以自愛。而其心必有所自得。正恐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不但足下能以此自信。而愚亦能以此信足下。然勸鴻苞之且毋輕詆。其端亦在此矣。何者。三教聖人之書。從圓宗出。而其行於天下。則以方矩信也。信如足下所自道。乃圓中之方。非方中之圓。天下不信足下之方。安得信足下之圓。縱論理到極圓處。而人猶執方矩以議其後也。豈但人議其後。恐上帝亦將執此以定功過。昔嘗侍耿師。論蘇長公立朝有大節。其見曾[illegible]

雕開大意亦豈下於程朱然而道脉不歸何也程朱
一言一動皆可師法而長公風流近於騷人禪客不
可為後學之標榜也愚以是窺天命矣長公論道亦
圓其文集行而訓經之傳不行程朱論道多滯其傳
註行而語錄亦行天蓋不與風流之士出性命之言
以垂世也風流既可以投俗韻而談性談命又可以
傳名高末世誠篤之根寡而狂偽之根多孰不慕而
效之莊子曰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豈
非并與其仁義而竊之耶愚敢曰竊名者為文墨文

墨之藪性命存焉豈非并與其性命而竊之邪然竊
仁義之諸侯天或未滅其罪而竊性命之文士造物
必深妬之何者得國乃前生之因而仁義亦現在之
所不可廢也若以性命之說投狂偽根而嘵嘵然立
標於世則罪業不可量矣愚為此懼所以絕著述之
念二十餘年必待天迫之而後起也足下其亦增脩
德行以養鴻苞流行之地可矣刻論以傳奇二部卜
之天神天神不許意者天神先得此同然耶曇花記
廣陳善惡因果而究竟於佛之最上一乘文字中遊

戲三昧也近來淫曲濫觴此作真是絕唱足下自信
於勸懲或有小補於述作未為僭踰誠然誠然愚以
佛學勘之則猶未跳出綺語之閑也昔人獵較孔子
亦獵較為有先簿正祭器在足下豈以鴻苞為先簿
而以傳奇二部為獵較耶孔子苟正祭器則獵較之
俗自移足下縱出鴻苞而曇花之綺終在聲色之於
以化民末也聲色而入劇戲所化幾何亦猶或紾其
兄之臂而謂之姑徐徐云爾乃尊序自識必有大乘
之器不離場而跏趺脫化者六夢居士之作又等之

堯蜡周儺妓樂供佛極口張揚以為天壤間別出一
種大雅目連記義極精辭極巧吾以為俱未離綺語
障也世固有摩訶菩薩以遊戲三昧作佛事者然須
自知因地則可不然則魔道也縱以因果罪福發人
菩提之因而浮偽二根之人反借此以侮弄佛法倘
記中援引有失實處抑揚有過當處將使孤陋寡聞
之夫或認妄以為真或迷真而為妄又為天下種大
妄語之因也當知菩薩在三祇劫中似白似黑間作
不退位之業從井救人至與衆生同沉於生死海中不

能蚤成正覺其過多坐於此乃又不學釋氏之旨謂
滅正法自謂罪我而互相稱許以附於摩訶菩薩之
遊戲三昧二公聖乎哉夫我則不暇亦不敢矣愚非
等傳奇二部於琵琶西廂等作而謂無補於風化也
謂此等事乃退位菩薩降德謫仙之所為而非純淨
白法疾趨菩提之路也使新都婁江二文伯為之自
是得其本分而足下則隱然欲以鴻苞命世奈何僅
僅蹈文士之轍而不以身為教耶重辱過獎厚望謂
出而整頓匡扶以菩薩心作豪傑事挽回氣運永保

清寧天下豈無是人而愚實未之能也孔子以不復
夢見周公嘆吾衰之已甚今吾不謂不衰矣豈復妄
意人間世事唯願與二三同志整頓身心匡扶薄俗
結百千刼之深因而足矣如曰挽回氣運永保清寧
以俟能者足下以至人推虞長孺先生而濫及於愚
愚疎魯人也何得比肩長孺長孺既博且精其來因
良可想已然愚亦有一獻凡文字必從性地中發未
有以平等之性智而發深刻之文詞者三教聖人吐
詞為經只是信口平平語耳長孺胸中必有奇焉故

不弊正詞之多奇也不知此言是否願為我質之[illegible]
與長孺神交亦久矣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
行也刱中實重曇陽然乃諱曇陽而稱鸞公是亦名
不當實儒家不稱孔子為儒童菩薩道家不稱老子
為大迦葉也耻拜女姑為師而托言於鸞公便是修
詞不立誠處見雖圓矩未方也吾聞之年生濬去華
謂曇陽屢降其乩深重儒家聖賢每稱論語一書群
仙以為日用功課周程功德甚大世人勿謂周程不
逮我輩乃我輩不逮周程也此語可以破玄門之狂

見定儒門之皈依蓋普賢行海大半在儒書中矣刱
末謂有從靈隱隱者聞南來消息甚大而不及愚與
足下蓋愚與足下原不在八百地仙之列焉得及之
此消息出乩仙乎出幻夢乎乩固難憑夢亦難據但
使吾言吾行誠足以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而不惑
何乩仙幻夢之有蓋有酷信乩幻之傳消息者往往
誤李卽龍沙之讖或云八百地仙總在此時出現或
言旌陽原讖江心忽生沙洲八百之師乃出宋末元
必有劉玉真者已應之矣此後八百弟子陸續出世

至此時而識期始滿耳然今歎不如期而[illegible]八百
地仙之消息亦屬杳茫故說者謂蛟類化作亂人而
八百仙之化身多在宰官居士中不以服食飛昇顯
而以淨明忠孝之功行顯理或有之然淨明忠孝不
出普賢行門誠合孔子從心之矩則亦不必復問普
賢行門矣以世人多滯龍沙之讖妄有希覬而蹉過
目前功德愚故為之臆斷如此足下其與六夢虞居
士裁之即有真消息亦以告我

答趙考功儕鶴丈書 考功諱南星字夢白[illegible]強縣人

來書云張鍊士寄足下三月廿八日書及佳刻四
種來從不意中得之甚奇仰見知己所以望不肖
甚深不肖欲遂五十於道德無所有幸於世味稍
淡讀書嗜典籍目前書曾一流覽微有所窺獨於易
了不能解以為易者聖人之所用也非所談也不
遇真師口授不能用不能用亦不能談斷非如程
朱所解斷非可以臆測想足下必有真得不肖安
得一聞玄秘以不虛此生乎鍊士云云者敬如命
矣

貴境張鍊士養正來吳以手劄托所知傳至[illegible]
一面尚未知足下之居何鄉也道阻不能修吊奈何
古[illegible]道之交至於傾蓋莫逆至矣然猶待於識面
[illegible]而神交神交而筆劄亦交者不肖於海內
[illegible]君子焉則足下與海門周丈是也辱足下之
知最久而魚鴈之沉亦久矣夏初以拙刻附便鴻實
以刮目心切假侑緘而請新益焉及得來教而益信
足下之調之古也世世之耽世味而餚道德者不少矣
劄謂於道德無所有於世味稍淡豈非古人之言哉

論易數語尤確謂易者聖人之所用也非所談也即
此一言便是易道關鍵更有何說又謂易不遇真師
口授不能用亦不能談斷非如程朱所解斷非可以
臆測此論近苛而至理亦必如是苟究其至豈但程
朱不能盡易即文王孔子兩大聖人言不盡意處亦
多矣何則易也者象也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象
為之也蓋庖犧之八卦一出而十方三世之變盡是聖
人之意亦盡是矣百世[illegible]不可以象喻而可以言[illegible]
易之興也興於文[illegible]之[illegible]辭雖雜而不越[illegible]

意也衰世之意深則盛世之意淺故自文王之
出而羲易已局矣文王之辭雖局然其所擬之象如
乾龍之潛見惕躍飛亢類皆精實以待虛隨事可占
隨人可用亦不可為典要而孔子之文言却又揆其
方而典常之以分聖人為六格而不相假借潛則為
遯世之龍見則為善世之龍飛則為聖作物覩之龍
亢則為無位無民無輔之龍皆不逼其意於言外無
乃乾爻唯聖人可用而九五一爻唯天子可用乎故
自孔子之文言出而文王之辭又局矣雖然微文王

之辭羲畫無乃紀數之籌微孔子之傳則文王之辭
其去神祠中之籤訣一間耳故述文亦天地間之重
事而夫子知其屬於天也則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
乎程正公之傳朱晦翁之本義雖未必盡得文孔之
心而於孔子述而不作之矩未爽也吾獨病其執人
道以敵天道耳易本天人合一之書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者也程朱論人道儘確而論天道則乖據其
[illegible]之言則所謂對上帝者饗無聲臭之懸空理耳
謂鬼神者實無情狀之屈伸義耳所謂知死生

之知無因果之生滅相耳然則成變化行鬼神之妙
用何在而易理且入於斷常二坑中矣此其所以俟
百世而有惑也而吾猶病程正公之喜於蹶今跡古
致晦易學之原孔子論周易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
末世周之盛德耶闡其原也愚以此稽程朱易學而
曰易學之興也其當唐之末世陳希夷之令德耶希
夷之德吾未知其果符孔矩與否而其學則進於知
天命矣考其與金礪論至人之睡有云坐至崑崙紫
府徧履福地洞天訪真人論方外之理朋仙子為異

域之遊繹斯言也安知其不與文王孔子陟降於上
帝之左右而參易道耶足下所謂真師口授能用能
談意者希夷其人也希夷以易理之全難究分為象
數二宗以授人象學授諸种放以及許堅流入南方
而周元公實本之其畧見於太極圖說易通二書中
大槩顯理而微象者也數學授諸穆修以及李之才
傳入中州而邵堯夫實得之其畧見於皇極經世觀
物內外二篇中大槩假數以明理者也故周邵二先
生之傳真傳也亦所謂能用能談者也正公師事周

二公華邵子意必兩有所窺而兩未之盡故謂周子之所授太極圖而且以窮禪客小之於邵子則但謂其說易好聽於儒術未見有得全無歸功之意似有操戈之嫌已傳一出而兩掩之至於希夷之來原則等之異端而無一語道及此正公之我心未盡處也我心未盡何以用易傳至晦菴儒執已重而不可反矣然晦翁却知推原周子而亦推重邵子此其反本之賢於正公處獨柰其壯歲時偏與二氏執拗而不肯降心於方外之高賢并其文獻之足徵者而廢畧

之致使易學之源流傳訛失實以傷羲文周孔之意其細者勿論已攄文而論如參同契中云文王帝者師因而演爻辭此豈無稽之語而傳程學者執以爲彖辭獨出文王爻辭盡出周公豈知用九用六斷非周公之筆故考古者以爲自乾至豫之爻辭乃文王所係而周公續其緒於居東之日爲近之晦翁嘗註參同而獨不察其演爻辭之句畢竟有耿視仙流之心在也魏伯陽實天仙之精於易者而可耿乎哉又如觀物內篇中云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

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旣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此明言泰否旣未濟五十六卦之名及先後天圓方諸圖俱出於文王而傳程說者執以爲六十四卦之名出自羲皇先天圖亦羲皇所作文王唯有後天八卦圖耳豈知淳古無文之日安得起出許多衰世卦名亦安得排出許多錯綜圖象此不通之論也近世

有歸氏震川者遂疑易圖總非羲文之易而爲邵子之易則又傷於億逆之過當以觀物內篇爲定攄耳晦翁豈不表章邵學而於此獨忽焉則亦拘泥程說而不暇稽其安排古聖之過耳夫聖可安排乎哉作者涓涓述者滔天自古師心自用與擡已掩人二習只在詞章訓詁兩家而學道之士絕無之二習之入講學家實自宋儒始而開端則正公居多綿延至今弊日以甚愚以此三省吾身實欲與今之學者共省之不得不搜根及此必除此根而後可以談易用易

在足下則絕無此病矣。愚是以有感於來教而一發之。然於易道實無所得。足下若以余為有知也者。而有一聞玄秘不虛此生之說。玄秘自在足下不談中矣。愚學尚不逮程朱。而敢以臆測為玄秘哉。抑省躬三十餘年。畧於乾元二字見得大意。又非副墨所能罄也。語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即用易之說。今來翰自詫欲逾五十。正當其期。而犬馬之齒且踰耳順矣。竊念足下縱不能無過。亦必能寡過。愚則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意者日惟以寡過為

第一義。銷隱慝。積陰功。以求不負此生乎。張生狂夫也。前頗見其氣象近樸。可與入道。故為足下稱之。後乃知其乘妻挾妾而南來。大非玄門之體。且性地毫無開發。而漫以小術為大道。敢於賣弄豪傑。混龍蛇為一途。其不知量已甚。縱得真師傳授。而吾察其心神氣骨。斷斷非真仙品也。辱足下推屋烏之愛。於向未有倡拂意焉。吾恐日後敗露。則有妄荐匪人之徵。故敢臼此以懺口過耳。諸不一

答劉水部斗墟丈書 水部諱冠南字[illegible]廬陵縣人

來書云。承頒大刻。具徵無類之教。感戢難言。惟鄙生粗淺。於門下所謂以西來之意合聖宗。而以東魯之矩收二氏。則茫然未之省也。俟熟讀細玩。或有所得。另圖請正。茲且不敢悉。一切無文。統祈炤亮。

道白。吳成之在蘇。備道尊丈信恭簡先師之篤。且為創建特祠。竭心竭力。無少倦也。不勝感仰。不勝愧服。因念拙牘中有荅屠長卿書。為先師辨野史之污蔑。此高明之所樂聞者。故以一部托成之轉上記室。而

未及修一字。守未同而言之戒也。忽承手教。知不以土苴視之。而摘首篇以西來之意合聖宗東魯之矩收二氏兩語。若有逆於心也者。謙謂茫然未省。此從毋自欺之意出。又謂俟熟讀細玩。或有所得。此從不[illegible]滿之心出。即此想見足下平日工夫。俱向誠意正[illegible]上行矣。先師正以誠正之脈導吾儕者也。亦細[illegible]學問之顛末否。今人苟讀六經語孟之書。窺濂洛關閩之旨。與之言聖學。而曰我不知者幾人。顧其孰正孰偏。孰疎孰密。非具道眼。亦難定衡。唯[illegible]

後一着最不可假愚極言萬楓潭先生訓曾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二句以爲此非情善乃性善也謂將死而性真逈露也曾子無以一貫悟聖宗而心空不如顏子其仁猶是日月至焉考其末後一着亦至於召門人啓手足之時而後見益以手足顯道體之本來具足自叙平日戰戰兢兢以持之至於今日而戰兢乃免則生死命根已斷而懸崖撒手入於無去無來之性境矣此所謂情歸性初法身獨露者歟夷考先師之學蓋亦三變而末後一着最爲端的愚事先

生三十餘年而頗測其用心之所在其初蓋以無思無爲之本提人使之默識仁體謂西來直指之宗原不違於一貫所違者佛心歸於斷滅而聖心則生生不息也蓋本陽明良知之旨而淵泉之然猶有丁直超之宗在繼乃滌除玄解專務躬行謂佛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乘六龍以御天者唯孔子于時狂儒狂禪塞楚路辭而闢之亦如也益研孟氏衛道之幾而力任之似猶有丁龍徵之首在末則掃蕩情塵胷然喪其故我參及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得原始及終之

實際則不復以孔道二佛道而但以聖宗選狂宗差與鄙見一一符合若有所默印於拙牘者試觀其病篤時所作無爲赤脚二偈傳可驗而王晉軒居士述之更明謂先生將逝浹月所與弟子論學而嘆曰真是一生了不得此已照見三祇刼中理須頓悟事必漸除之深因矣又於垂危之頃口期期作吃狀曰學問須究如何起頭如何結果中問如何用功此已勘破一乘教中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之妙義矣斯際也斯證也與曾子之所謂戰兢知免何讓焉是故求先

生學者不當泥其生時之言詮而當審其末後一着之究竟也足下有疑於吾言乎試參先生無爲偈傳中所點朝聞夕死去處則西意合聖宗之說也赤脚偈傳中所引儒禮佛戒去處即會矩收二氏之說也先生一生苦心衛道豈於臨終而反投入異端哉道本如是學本如是不透及此便是建天地而有悖質鬼神而有疑百世以俟聖人而有惑也吾昔從先生[illegible]發性靈今復得先生證明道岸此豈一生之因哉[illegible]足下毋忽之也顧愚今日行境匪但不濟沸[illegible]亦

[illegible]如孔矩。唯一一以曾子之三省為程[illegible]
緣至此不得不爲　聖朝一剖耳。六龍解一編求
正牘三卷。乃僕於先生生前請正者。問辨牘之根苗。
實起於是。感兄之勤於先生也。因徐少京兆履任之
便。附上以備參考。論議非一家之私言。學非一人之
私事。有未愜心處。即明示之。庶不負先師相成之遺
意云。

續答鄉大夫南皐書 諱字籍見前牘

來書云。初丈寄七九錄。劉野仙者到。丁年兄者未
到。弟披讀之。中間不但如前批駁。且有許多可疑
處。動輒說夢。說應感。說道統有歸。說轉輪王。令人
大生疑丈心。夫使學者蹈襲而不止者。誰之過歟。
弟年來覺無可說。得丈書動輒萬餘言。究竟只欲
合三教為一。即此是妄心。即此是多事。今日弟不
[illegible]與丈說破。誰復為此言者。弟叨庇襄先慈後
[illegible]已結屋深山中。楹銘云。居深山之中。隨俗所[illegible]
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即此是弟一部問辨錄[illegible]
老云。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難到公卿。[illegible]

得生人。寡且陋。不仙不佛不聖人。丈之病在多。若
無若虛。是丈今日受用處。附此謝。并布欲言。書不
盡。結萬一。
承諭皆直心道場之言也。非深愛不及此。昔伯玉行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弟今且越耳順矣。縱不
能舍所學而相從。亦安得不聞言而加謹。子產之作
刑書也。叔向以書規之。子產謝之曰。僑不才。吾以救
世也。今亦嘗以此言謝兄矣。戰國時塞孔子之道者。
不過楊與墨耳。孟子猶冒好辨之譏。今日之學路何
如也。宋學之敝。敝於擯因果。時學之敝。敝於入禪狂。
而　高皇帝開天立極之心法。則宛然可想。似欝
極而欲暢焉。不從今日點破。更待何時。鄙心之不得
已。更苦於孟子耳。兄猶未信及此耶。說夢。說應感。說
道統有歸。說轉輪王。牘中誠有之。亦逆知此牘一出。
信者尚希。疑者蠭起。然數十年後。智者必轉疑成信。
恍然見孔子一貫之真脉絡。作狂作偽之徒。不得措
手足於其間。必自此牘始也。夢九齡。夢兩楹。夢傳說。
與周公。六經何嘗諱夢。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害盈

而福謙六經何嘗諱感應孔子任文而不任道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何嘗不言道統之所歸處易傳中表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何嘗不含轉輪聖王在其中特世儒不知者不能言其知者不敢言是以秘着孔子宗廟百官之盛而吾乃冒嫌說出實欲借我　高皇帝之威靈發此秘藏開儒者之局見而因以遏其妄心也一時未能貫通委難保無竭蹷之態然吾正患學者之不竭蹷於此果有竭蹷之態一變即至於道矣以洛閩姚江之故事推之而知

墜緒初抽必疑且駭而後大定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蓋拙牘千言萬語雖與時說稍殊其要只是去狂去偽使人窕朝聞夕死之源入從心不踰之矩而已何難信之有兄謂動輒萬餘言究竟只欲合三教為一似也未究愚意之所在也不媒名不媒利而發天下之大疑意欲何為哉端為洙泗之淵源宋儒僅發其半使人迷却生死去處了無畏天命而趨道果之心賴天之靈於此覷破何忍視江河之滔滔而不為之所故欲力挽唐宋以來束教之流與之盡精微而道

中庸植證道之緣於永世乃本分內必不容已之事也而兄却槩之為妄心為多事然則兄平日所與友朋切磋亦或時有製作此意云何無乃只圖眼前熱鬧身後香名耶自立立人作何歸結今日亦當苦口說破也此亦非弟一人之言頗有貴境向學中人過此先以學問之結果為兄慮矣楹銘一聯極佳便謂當一部問辨牘自許無乃太過且恐心境未必平穩至此蘇老願生兒愚蠢無災無難到公卿其言似陋而能動人者蓋從心境兩迫中發兄言生人寡陋不

仙不佛不聖人猶類狂禪合頭語不但心未迫入於此境亦未迫到此若只對弟病而發藥則此見已在未遇兄時穿過矣而此藥亦最當於自處蓋兄前以蓋世氣節動人今又以超凡見地動人以恬養知正今日事況尊齡亦已及艾前輩包容已過後輩吹求將來十分平淡十分含蓄人猶以奇品目之則日以不仙不佛不聖人之言作心銘亦是兄之真受用處然曷不直指老釋仲尼而以仙佛聖人諱之此避仲尼二字也似猶有照顧[illegible]之心在[illegible]不如鄧定兄

初對龍溪之言曰。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則直頭是不仙不佛不聖人也。然定兄性量亦不到此。吾儕生死命根未斷。不如少說此空頭話也。緣兄平日受人尊崇太過。不自知言之流於肆耳。謂弟病在多處受用在若無若虛處。則懇至之言也。則亦即以此言作芹獻矣。即前所謂年來覺無可說。弟亦未敢深許。既無可說。則種種佳刻何來耶。無可說即是說也。釋迦自言說法四十九年。中間不說一字。此却是實語。蓋當機而說。即是無說。弟今則漸向於無說矣。而亦不敢輕言遂無可說。蓋猶未到心思路絕處也。心思路絕。然後夕可以死。兄自信夕可死否。願勿以眼前之稍稍受用自狃也。愚前勸兄於讀禮之中。濯舊見。渙小群。從事於窮理盡性之學。今接來劄。雖字字是相成之言。而亦言言含自滿之意。此見心體之欠虛也。弟不對兄說破。亦將無人說矣。天下人亦有數。弟不注意於兄而誰注哉。前獻帛甚不虔。何以又叨佳葛之賜。大事幸襄。此身乃吾有矣。不得封而得贈。必是人子未滿之懷。然以令德令名光親。何必封誥。顧猶有進於此者。兄其圖之。講義尚未及閱。容卒業以請。

答段令君幻然父母書（令君諱然字然 然江夏[illegible]人）

來書云。日近前而不御。退閒靜而思之。不孝別先生。不能不深服。且深自惜。不孝待罪一載半年。後始晤先生顏面。晉領法旨。其心服先生。止以為海內名流也。儒者師表也。學有深悟也。即過從張生得佳刻數冊。因簿書旨讀數葉輒罷。分袂後。卅卧兩月。時時把玩辨問牘十五年大夢。一旦大醒。先生不止一世代之鐸。振萬劫千生大聵。劫外生春。不孝鄙人何晷者相知之淺。而今始千里印心之如此也。不孝三十年悟孔釋合處。豁然無疑。以為明心了心。謂之孔氏之徒可也。釋氏之徒可也。已三十五年。細心研窮二氏不同。尤若蒼素。非但教相不同。即根下亦天淵懸隔。如佳刻中反覆辨駁億萬語。諸矜縉之疑於三教難於合併者。亦以為廢人倫也。離家去妻子也。此尤教相之粗。無難辨者。釋氏事理無礙。十方齊擊鼓。十處一齊聞。此必因

無所着而生其心到此地非無悲歡也如嬰兒之作哭作笑而我無與也孔子哭顏回則心着於回而不知有痛齊聞韶則心着於韶而不知肉味者三月此於釋合乎否乎孔子三界內安身故在喜怒平喜怒釋氏三界外安身故在喜怒無喜怒不但教相不同而根下庭裏亦自迥別年來於此不能無疑非佳刻以爲前劫願力出來捧牘在誦惟恐其盡自有書契以來未有發揮如此透徹此書一出三界聖賢皆當拱手可謂俟之百代而不惑

考之前王而不謬生也鄙未曾得聞如是聖解偶獲珙璧幸也三生之奇觀矣翁其真我師哉種種請教倉卒難具書冊子催迫草數行以謝私淑大教衰事稍定另遣人請教前加役銀事托徐冲寰代啟想達記室矣幸爲不孝堅前成

使海虞無異同不致異日裁減耳冗中不盡所言

昔孟子論聖治自虞夏而下及於文王之烈不過曰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云爾此兩言者實[illegible][illegible]王之心量得一猶以爲難而足下乃兼有[illegible]

[illegible]之祇何福而能招此賢戾哉宜德星之不及[illegible][illegible]去[illegible]然竊以爲如傷之視人能知之而能頌之若一[illegible]望道之思則唯不肖能得之驪黃外耳亦不謂精思卓識便能究到釋氏之擊鼓齊聞與孔子之哭回聞韶異同處也蓋進乎見性法門而參及普賢行門矣世儒參不及此而漫言孔子之一貫總是顢頇性宗縱不顢頇而貫處未一非夷子之二本則子莫之執中耳吁難言哉拙牘每從此處推敲而蔽之以乘願乘力之說正爲世之執佛以裁孔者發也蓋

近日高明之士稍知有向上一着者類能爲頓超三賢十聖直入佛地之說豈知此等見地乃賢位中初發意菩薩之事但是悟境不是證境從悟起修入三祇劫方是普賢行門入此行門隱顯頓漸多從凡夫迷境中顯相不從菩薩悟境中顯相直至於成等正覺廢最後二愚悟門已畢而行門猶未畢也堯舜周孔之事業總在行門中矣只緣吾儕智未齊佛不能[illegible]其爲順流爲逆流耳則蔽之以乘願乘力之說可[illegible]足下誰與究此今復就尊劄所提哭回聞韶兩

叚公案而再剖其隱義焉刼初人皆化生原無三綱五常名教然而既有綱常聖人必不於世教上壞世相亦不於世相上斷世情特以厥初生相衆皆迷之當爲凡界中一顯生本無生之法聖多秘之當爲世教上一提故權立出家法門以示其兆耳世謂佛滅綱常之教佛無喜怒哀樂之情皆至粗之論也佛於父王之殁親爲舁棺佛既入於涅槃因亡母現身號慟復起而訊慰之且示阿難曰爲將來不孝衆生故也此猶從世相上現悲不從出世法上現大悲至於

天魔多方欲撓佛法佛皆不許獨謂末法中今魔家眷屬投入緇流陰壞佛教佛乃嘿然墮淚悲正法之難久留此可以例吾夫子喪予之悲也然哭回猶易解而聞韶忘味最難解豈以透性之聖人而乃於游藝中喪身失命哉解者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孔子不受樂塵而亦不捨樂法也此亦粗論凡聖人之忘食忘憂必有个退然不自滿處亦有个躍然可往從處而向知命以後識大叚是破生相無明以入窮神知化之域也盖聖人不難於得涅

槃之心而難於盡差別之智生相一毫未破[illegible]一日未圓而涅槃尚有待焉故不但順行之等覺從金剛道中汲汲破此生相即逆流之如來亦爲衆生顯此難破之生相而以身破之釋迦於雪山習非非想定三年又習滅盡定三年是已習定不辭於六年則忘味何倦於三月哉大槩孔子知天命以後事不可以凡見忖度也然使孔子一朶現佛證而入無餘涅槃則爲道之悲尚有之而忘味之勤亦已矣第此生之願力不存焉通得此義而後一貫之脉正從心之

矩圓吾儕但脩孔子之庸德庸言而如來之最上一乘自在毋以欲速助長爲也劉謂孔子三界內安身故在喜怒平喜怒釋氏三界外安身故在喜怒無喜怒此亦妙評但須點出權實逆順二義則了義之譚已不然猶似內外有二界外內界外有兩心也然而及此者亦寡矣崇奬太濫愧不敢當而拙牘方費[illegible]躡則得同心之言而一快也劉末惓惓於加役銀[illegible]欲使通行　使海虞[illegible]異同真是一體無間之一心而仁侯之德政亦不專在此一事即如規[illegible]

稱種種周密與大禹之盡力溝洫何二焉虞山東灌
海潮其漲平之法與太倉州相同西注湖水其築圩
之法與長洲崑山兩縣相同崑太吾祖考墳墓地也
長洲吾身所栖止地也虞山之水政成一州兩縣實
賴之功既什八而惜乎未報政成以去能不爲桑梓
動念哉兩月前曾偕崑紳諸儀部請諸太府公祖將
仁侯種種石畫懇之通行各州縣且立碑以垂不朽
其時欣然允諾且謂已發各屬議矣但未知議後若
何諒必無太參差處而虞民則方爲公圖勒石且祈

公之再來民情如此天意當亦不違也徐于德公最
深一承委後即以弁簡促我緣病暑倦思且欲觀府
主及諸令長覆議定奪若何而後爲之是以稽遲尊
托今則不能久待矣容具草呈覽不一

荅鄭文學養貞書 文學諱時彰字[illegible]建昌府人

來書畧云不肖彰欽慕老先生已十餘禩矣無緣
得一摳謁茲徼天幸得入門墻親道範一聆大君
子之教平生渴想慰自一朝遽爾匆匆別來不得
朝夕左右以罄所請令人又起難遭之想幸賜七

九問辨牘周易六龍解置之案頭時刻展讀毋玩
一遍覺心花開發一遍彰珍之不啻牟尼珠矣以
西來之意合聖宗以東魯之矩收二氏闡三教之
秘成一貫之宗此從古無人覷破亦從古無人道
破間有窺見一班者又[illegible]氣怯不敢直心直腸
拈出往往躱閃說騎墻話令人捉摸不定總之名
念未斷獨老先生不挨門傍戶依屋傚舌通目已
性直通三聖人性發出自家心藏如來以一大事
因緣出現老先生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此書先師

近溪羅先生在時嘗語彰曰三教聖人之道支離
已久我　朝幸挺生　高皇帝穿透此關以開
其合之之端將來必生一至人大大合併一番但
氣數未齊時候未到然以其時則可矣你們有造
化庶幾或得遇之又曰學不通易學問終難透徹
而易經一部盡於乾坤二卦中今老先生以乾元
統天之學出世以坤元承天之學經世以孔矩收
二氏悉符近師之說第近師隱而未露老先生盡
之發出大大合併無踰於此所謂至人老先生抑

其人也。彰得遇之真造化矣。緬想三聖人在天亦
大家拍手齊笑不啻此學支離二千餘年而復合
於今日。氣運齊也時候到也誠幸之幸也彰當以
事近師者事先生矣。彰根器淺鈍資禀庸下每讀
先生書多有不能理會處獲聞老先生大教言言似
通語語以曉卽有不能會通處亦屬通卽有不能
曉解處亦屬曉何也其所未通未曉者特言語文
字之間而其所通曉者大旨已了了矣此非泛泛
套語。效俗輩爲獻諛地也獨老先生所論大學明

德一義竊有疑焉。敢請正之老先生謂大學卽太
學乃周天子之國學也德卽智仁聖義中和之德。
明明卽日新緝熙之義至善卽智仁聖義中和之
恰好處也。彰謂大學對小學而言。亦有理。明德卽
心體朱子以虛靈二字訓明德似爲穩當。自古聖
人之學只是事心舍事心之外更無餘法堯之命
舜則曰允執厥中。此與達磨西來傳心之旨同大
條目中有格致誠正皆事心之功。脩齊治平無非
心之用末結以修身爲本卽昔賢行門[illegible]

之功始有實際。智仁聖義中和。無非明德之作用
隨事而異其名也況智仁聖義中和之教起自成
周唐虞夏商未之前聞此明德卽太甲所謂明命。
帝典所謂峻德如以明德屬智仁聖義中和彼所
謂顧諟天之明命者亦可謂顧諟智仁聖義中和
耶克明峻德亦可謂克明智仁聖義中和耶唐虞
夏商尚未有此名目豈先成周而豫襲其學耶彰
謂明德屬心體更切傳心之要。古本與石經其
統緒脉絡分章分句雖有異同。而所謂明德則一。

未聞以智仁聖義中和訓也。老先生云然必有所
據不肖創聞此說未敢深信志切質疑語多直截。
有忘後生小子之分老先生大智洪慈。嘉惠後學
之意無窮願開秘藏以終教之。彰雖謭劣頗能識
寶老先生所著之書殆超出定性等書之上。問辨
前二帖解已拜領矣。此外諸凡種種佳刻。敢求各
[illegible]一册以啓聾瞶。杏居赤水先生書不識成帙
否仍乞惠一册爲幸閏四月吉水羅匡湖先生同
差詣近師一疏深痛朋黨之奸。大傷卿[illegible]之[illegible]過

吾肝哭近師屬辭以祭承附祭文數冊至謹呈一
冊台覽倘俯念通家子弟之誼不忍置諸度外或
有翰劄賜教乞附至杭州云云神馳法幢不知何
日再聆謦錫臨楮曷勝悚息之至
志道幼未知性學將壯幸有所聞於先師耿恭簡公
心花偶發而慱大圓通之槩則得諸令師羅近翁居
多嘗從燕京蕭寺中抵足數夕又從扁舟過吾里時
同寢食七晝夜藩籬盡撤耳目心志如一人謬以闡
善決江河薦我亦以將身奉塵剎策我歿後則夢神
三接者以斯文之軸授我旋以初地之證示我然而
罕有知者以心神不傳於副墨而應和又不涉於雷
同也足下述其生前之語謂三教聖人之道　太
祖穿透此關已開合之之端將來必有至人大大合
併一番又謂學不通易學問終難透徹而易經一部
[illegible]於乾坤二卦中俱是如實不誑語愚也原無立言
[illegible]意今日亦作蛙鳴雖曰別有感發而令師實先
[illegible]光也牘中以西來之意合聖宗以東魯之矩收
二氏又以乾元統天攝出世之法坤元承天攝經世

之法此數條者士多疑之而足下之獎賞獨過此殆
推信師之心以信我至謂未通亦屬通未曉亦屬曉
語意頗奇向非得魚忘筌不及此以是知足下之得
於近翁深矣拙牘受甚賢夥駁已詳尚未有及大學
明明德之說者得足下首辨及此甚幸益亦世間一
大公案也今人讀大學不宗朱子之說則宗陽明之
說而獨大字之讀爲太也其說已古德字之指爲六
德也其說似新驟聞安得不駭而愚之推敲則久矣
蓋大學一篇實摘諸戴記中大原讀太從周天子之
國學而立名也朱子以小學配之而直呼大學夫太
學固以大人之學爲教然直將大字冠學字之上則
所謂大者屬人乎屬道乎不拈人不拈道又不指學
宮而秃名大學義殊欠穩既訓大學爲大人之學便
當訓小學爲小人之學義尤不穩古但有大人之稱
而無大學之稱亦但分有鄉學國學之名不聞分有
小學大學之道按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則里塾黨庠術序所教亦無一而非大人之學而其
太學之名則不得與里塾黨庠術序相混耳哉考之

經中亦但有大字而無太字如太康太甲太王太子之類俱圍大字作太字讀也何獨於太學而疑之至若明明德三字之訓詁傳更久朱子將明明二字拆斷以上明字作工夫下明字連德作本體而訓之曰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陽明則直以良知當之皆未深思德字之義耳德字從行從直從心蓋以直心而行爲義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是也虛靈心體也心體非德正心乃可以名德良知知體也知體非德致知乃可以名德今以心體知體之本然而訓之曰明德此濫性以爲德也豈合直心而行之義節據中庸篇中有所謂性之德與尊德性之云若亦指性以爲德者不知性之德句從成已成物說來尊德性句從至德凝道說來俱不從本然之性說而就君子之德成諸性者說即張子厚之所謂德勝氣質性命於德也若單言性必是聖凡之所同具者不與德混單言德必是聖賢之所脩成者不與性混惡得濫心知之體以爲德哉大學之道何以不從天命之性說起而劈頭便說明明德周

家造士之法然也周禮三物之教六德居首十有[illegible]學升諸國學則既飫聞六德之教而其心已有所得矣故以明明德爲第一義古本所謂太學既指周天子之國學則其所謂德豈不指周禮中知仁聖義中和之六德哉明明而又明也明從日月合體成字兩象內照外照二義內照謂透悟自心外照謂光被四表此言明明合外內之道也其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正謂古人欲大明此德於天下格而致致而誠誠而正正而脩齊治平乃所以明明之也若如[illegible]說所謂明明德此則致知一義耳在六德中但該聖智而遺仁義中和亦非至善之謂愚故本篇中曰新緝熙之義以證明明二字則該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功而曲盡之亦該智仁聖義中和之德而一貫之合外內而兼照事心不待言矣足下未究及此而謂六德起自成周唐虞夏商未之前聞曾不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聖人特就人心之有所得而強名之曰德又就所得中之含有衆美而強分之爲智仁聖義中和亦何方體之有虞夏書[illegible][illegible]所謂

九德三德八元八凱名目。即智仁聖義中和之別稱而成周實括之爲三物之教。皆唐虞夏商之遺法也謂六德起自成周。然則孝友睦婣任恤之六行。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亦自成周起乎。泥亦甚矣。竊疑作大學者。既揭明明德。何以隱却智仁聖義中和六字。而第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作條目也。豈不以六德之教。士所素習。無待於標。標八條目之工夫次第。正所以發明大學中六德之教也。試考論語中庸二書言道言學。未有不本於六德者。論語。則於六德中揭

出聖仁二字。亦或以智仁並提。而中庸首章特揭中和二字。中間智仁聖義。或兼言。或專言。不一而足。蓋不但德性如是。而尊周之道亦如是。豈以太學之中。而反不以明明六德爲教耶。足下蔽以事心二字。亦得。褊泥着虛靈二字。以爲明德即心體。又援克明顧諟之訓。以駁智仁聖義中和之說。似乎心境欠瑩。古人凡言明德。並不光指心體。如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此即顯顯令德之義。康誥稱文王克明德。連下慎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爲義。慎庸祇威。正其克明之

實處。與周詩頌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義通。聲色不大之德。非智仁聖義中和而何。太甲所謂明命。即念論知天命畏天命之命。不當以虛靈之心體爲訓。顧諟之誠。則從虛靈中。並謂顧諟智仁聖義中和之德。固不可。謂顧諟天之虛靈心體。可乎。書於成湯。稱勇智。稱寬仁。稱齊聖。稱一德。然則顧諟明命。正所以脩智仁聖義中和之德者也。史贊帝堯克明峻德。實承上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言。峻德即上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德也。言欽明文思。則該聖與智。言

允恭克讓。則該義與仁。言安安。則該中和。即借言克明智仁聖義中和之峻德。殆無不可。若言克明虛靈之峻體。則於義難通矣。以上所引三書明字。並以明顯爲義。不言本明之德。而康誥止有一明字。帝典所指克明。實在峻德。峻乃德之已成者。與本明之義不同。則亦可以辨德之不指虛靈。而明明二字之不可拆也。此德屬在湯文身上說。正是明明德於天下。而以皆自明也一句結之。則謂明從自身上起。不從家國天下之人起耳。以此知推明明德之義躍如矣。顧

愚亦非粘定智仁聖義中和六字以訓明德特錯處靈良知二義非德字之正解而拈周禮之六德以實之也究竟則六德之外無德矣明明六德之外亦無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學矣微獨足下辨論則此條公案未了吾是以幸足下之有此駁也然學貴躬行豈尚訓解即守先賢成說而以身體之雖不言六德而六德何嘗不貫特於原文消不去耳不能消文而能消意較之不能消意而但消文者得失何如也足下亦不必泥吾六德之說矣前出六龍解問辨牘已

屬芻狗而來諭復有所索此虛懷也因念問辨牘之發端實在求正牘傷若齋集第二編即檢奉以承尊意夏間所答屠儀部書則已攙入續問辨牘中業有同志者授諸梓梓完廒可再寄承示羅諫議祭近翁文之祭章徵顯闡幽理應如是若以今先師之寬洪大度承之未必不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是在諸君子努力進脩以光今先師之德云

續問辨牘卷之二終

續問辨牘卷之三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續答顧涇陽丈書幷質疑續編一十八欵諱字見前集

來書云向者漫有所質辱翁不鄙悉意剖示憲受而卒業焉時而爲一爽然若失也時而爲一欣然若得也所以開發頑吝多矣札末且諭之曰如有未愜不妨再商而尊牘亦以問辨名然則問之弗得弗措辨之勿明勿措固我翁之教也因復次第其臆以俟就正一日忽自念曰如此不已將無落

意見議論中乎以告家弟季時季時默然者久之乃曰此事若從軀殻起念委爲不可若爲自家性命心切於無疑生有疑於有疑求無疑何性而非實學恐不得以意見議論爲嫌也於是忘其負而申呈焉翁何以裁之仲尼不云乎誨人不倦憲也敬九頓以請

今天下固多論學之士而細心鑽研者亦少前得質疑一册感尊兄之銳於衛道而篤於鑽昭也安敢不竭其愚然亦頗嫌質疑中多盈語與若無若虛之胸

祥稍別而獨辭過尖尚有文豪氣息在今所示質[illegible]
續編較前平實多矣以此見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之
大槩令弟數言最佳謂議論從軀殼起則不可從自
家性命心起則何嫌[illegible]之義也易曰知幾其神
乎性命與軀殼之幾相去幾何[illegible]處最宜細察但有
纖毫放鬆卽不是道實自[illegible]前讀欠會非作謙黑二
箴之本意日思所以掃除之而疑端方起勢難遏黑
蘇子所謂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于
天下而借此以結四方道緣縱不能發人信亦可以
發人疑也疑與信俱成謀道之緣矣尊意尤深且懇

何忍相負乃復隨款奉荅如左云
續質首款云性太極也是太極也在天為天在地
為地在人為人非有二也是故人生而靜以上如
是感物而動以後如是縱其陷溺牿亡亦如是氣
稟不得為之拘也情欲不得為之蔽也書言帝[illegible]
詩言物則孔子又闡出乾元坤元之奧孟子又拈
出仁義禮智之端上下千載先聖後聖更相發[illegible]
揔之只是道性善而已乃說者多異辭何也或[illegible]

到人生而靜以上見其冥其漠漠窈然莫窺似乎
無善無惡便認無善無惡為性之本來面目也或
看到感物而動以後見其紛紛紜紜雜然莫定似
乎有善有惡便認有善有惡為性之本來面目也
善與惡之相去亦遠矣無則俱無有則俱有愚不
知性果何物而然也然則孔子何以曰性相近也
曰此孔子之道性善也非以性為無善無惡亦非
以性為有善有惡也無善無惡指何者為近有善
有惡應曰性相遠也指何者為背然則何以不曰

同而曰近也曰此朱子所謂兼氣質而言也兼字
下得恰好專以理言自聖人至於途人等也奚啻
曰近專以氣質言其間或相倍蓰而無筭矣奚得
曰近惟以理為主帶氣質說來所以不曰同不曰
相遠而劑之曰近也近者不遠之辭故曰此孔子
之道性善也然則程伯子何以云善固性也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也曰此專以氣質言也專以氣質
言非性之本色矣以故委婉其辭曰亦不可不謂
之性道繼之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

便已不是性也即以揚惡亦不可不謂性之說也
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
能無氣質之雜矣由此觀之所謂不是性者正以
其有善有惡而所謂不容說者非以其無善無惡
也故又曰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既非兩物
相對而生分明只是一箇善也然則伯子之指可
識也又曰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
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然則伯子之
指益可識也今翁之言性也本孔孟乎本程伯子

乎本孔孟則孔孟之言性善方翁之言性善圓也
本程伯子則程伯子之言善惡圓翁之言善惡方
也再乞裁教
性者太極愚為孟子發性善之原而圓其說也孟子
當時亦只以情驗性未嘗追及於此而其見則已及
之觀其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豈汗漫而云然兄已信得
性是太極而猶執孟子以情驗性之言格諸說則會
意邪有未圓在拙牘者窮性善源頭到乾元上本是
簡易明白只為將古今論性之言拈來折衷一番是
以辭多轉折宜兄之不能釋然也兄於牘中前後語
意似亦欠於精察蓋有已經剖破而復翻來作辨端
者即程伯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公案是也
兄豈謂性善一宗獨眼前幾人認得清守得定其餘
遂為陽明無善無惡之言所惑而誣性為不善乎天
下無此痴人也性善固是格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
確然後可以奪荀楊諸子之說若只據孟子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孩提知能之良而隨聲附和曰

性善性善云爾荀楊必掩耳而笑之唯推極本根而
窮性情之變態則不但孔孟周程諸大聖賢其言有
互發處即公都子所引告子或人之言亦各有个根
據在雖各有根據而不能不勾銷於孟子性善之一
言則為人物之性皆從乾元始耳究到乾元豈但人
性皆善禽獸之性亦皆善豈但惡人之性本善蛇蝎
之性亦本善釋氏所以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謂
闡提亦有佛性也故唯釋氏之言性善與孟子最相
合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釋氏曰人皆可以作佛

其原同也。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由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分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匪程伯子不能洞照及此。此從識仁定性之學體驗出來。見得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

於天命。天命有善而無惡。成性者。成於氣質。氣質有善而有惡。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雜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爲本。蓋曰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即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即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蓋剛柔雜揉之中。而乾元自在焉。濁而爲不善。正如明珠繫于垢衣。纏覆雖深。明體不滅。又如清水渾於沙土。風波未汨。淸質宛然。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爲定論。若說到

人生而靜以上。便離着氣質。而入於無聲無臭一派。載性。即是命。豈容言說。說到人生而靜以下。又粘着氣質。而入於五性感動之物欲。性已成欲。說卽不是。此性之所以難言也。彼言不信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濫眞性。言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則直指習以爲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

善言性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強說之也。故亦但徵諸情之可以爲善。而善體卒不可說。孔子正爲性體難說。故徵言相近。以露乾元之端倪。而未嘗析爲四德。析性體爲四德。自孟子始也。亦於其不可分者而強分之也。程叔子亦泥四德之言。謂性中只有个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愚則謂人性只是一个無極之眞而已。曷嘗有仁義禮智四者來。故仁義禮智。亦人性之假名而不可執也。何者。性中既含有仁義禮智之德。豈不含有食色之欲。德自內生。欲

[illegible]分動乎伯子是以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善惡皆可謂之性則皆不可執之以言性然而言性者不曰善必曰惡不曰無善無惡必曰有善有惡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也豈但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亦掃孟子以善言性之案而究竟其性善之案故曰孟子謂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則渾是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宗旨也噫微矣孟子雖以性善標宗卒不能易孔子性相近之說亦未嘗盡廢或人之說玩其言曰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曰乃曰可皆擬議推敲之詞而不敢直言情之必善此即性相近之意別章言及聲色臭味之欲則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所謂性即或人所言有善有惡可善可惡之性也其道性善直是言性之原耳然七篇中亦未嘗深言其原其原發於濂溪之太極圖說所謂無極太極正是性善之原說到真精妙合成男成女人得其秀而最靈此即性相近之意又說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即習相遠之意習亦從性中

出而不可謂之真性蓋二五之精一滴而無極之真漸隱矣故通書言性又以剛柔善惡中五字括之此合真性與習性而為言者也習性必還真性故惡欲其入於善善欲其入於中中乃還於太極故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所謂中孟子之所謂善也以善判性其言爽以中約性其旨圓若善字可以說煞則何不專言以善易惡而必以至中為究竟哉至於中則至舍無舍矣至舍無舍是謂真性蓋自孟子而後見性之徹論性之圓莫如

周子而程伯子固有所受之也凡此等義愚先於前論性相近一節測義畧剖之而辨牘中亦已微微點破乃尊劄猶翻出許多疑義來只緣平日着重在此一時難舍耳不然則以吹疵索瘢之心揜其若決江河之智也劄末謂孔孟之言性善方吾之言性善圓程伯子之言善惡圓吾之言善惡方若以辭害意豈敢謂拙牘無意圓語滯處倘肯以意逆志即將理今孔孟周程之意察吾言乎則孟子有君子不謂性[illegible]說何嘗不圓而[illegible]

已不是性之說何嘗不方而愚且以闡提佛性之義圓之矣兄試虛心而思設令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公案未經程伯子挑出而挑自吾口亦遂能降心相從否又令性相近三字不從孔子口出兄亦肯如今日之圓其說否此是心體上事不可不察

再按程伯子人生而靜以上一段公案原有兩解朱子曰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此是正解陽明亦宗其說更有一解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以上更不容說說到以上便

是命不是性孟子以繼善言性此乃推深一步說也愚按蓋主此說今玩緣說性三字還從朱說為穩然二說原不相悖蓋性善二字古人之推敲於此久矣二字在今日已成套語而孟子初開此口甚奇開後亦不盡信其說是以荀楊之說紛然至程朱之表章出而其論始定然自兄天下之人不教而善者甚少教而後善者常多教亦不善者尤多豈其無性乎程子所以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也兄謂先聖後聖更相發明總之只是道性善孰曰不然會得闡提尚

性更有何說但顢頇佛性亦不足以醒人之夢必欲呼夢人而使之覺先從自性透將出來不在鑽研註脚上察兄諄諄辨駁於先聖先賢訓脚處儘細而於自己參悟處則疎也如云或想到人生而靜以上見其實實漠漠窈然莫覺似乎無善無惡便認無善無惡為性之本來面目此數語正中佛所刺撥灰外道非色非心昧為實諦之病此病實是禪病但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兄於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亦自信透過否若猶未透但從經

置斷案於其間凡影響論道淺薄論人俱起於詞輩訓詁兩家子思以上絕無之充類至義之盡開影響論道之端者實自張子厚程正叔二子始開淺薄論人之端者殆自孟子始矣吾儕欲作三代以上人物不妨以吾之不可學三子之可愚雖薄劣然此處不敢放過兄試察吾牘中亦有言到踐履未實之性境處步趨不及之先哲處而不婉曲逡巡其詞者乎間有伸此以抑彼而決裂其辭者必為反極重而轉積迷故也此係吾儕慎獨去處敢不省諸匪兄不敢深

言及此剳中以孔子之性相近合孟子之性善儘周匝然亦頗嫌近於註疏不能發人性光拙牘中亦未嘗漏此義兄自見以爲漏而翻此辨耳辨意只爲破陽明無善無惡四字而發當時陽明提此四字盖爲大學一篇自誠意說至天下平不離好惡而正心章中言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惡憂患則不得其正則心又不可有善惡之所也故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原不爲論性而發然心體卽是性體遂濫於告子論性之說巷出近來許多議論若體察到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處則亦當以圖程伯子之說圖陽明矣壞天下之風俗必不在此一言破此一言亦未必便能開人性地而何以苛求爲吾非故爲陽明回護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恐吾儕芸已之田不如陽明是以已昏昏使人昭昭也曷若置此公案而直尋孟子知性養性之學

續質第二欵云翁之論性原援太極圖說爲證故亦據太極圖說以請若就陰陽言其義甚活孰謂不得以善惡配也雖然謂太極生陽生陰有陽無陰不足以爲太極信矣謂太極生善生惡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也可乎如曰有善無惡不足以爲太極則捨惡趨善亦不足以合極乎況翁言陰盡陽純乃還太初則太極固可謂有陽無陰矣獨不可謂有善無惡乎又言權實兩門之聖人鍛鍊大千界內衆生至於善根純熟而後大三災始起驅群生離此苦海不入佛界亦入空界禪界將入之先三毒消滅人壽至於無量不復以男女搆精續人道而一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惟以趨淨去

染爲常是則衆生且可謂有善無惡矣太極反不可謂有善無惡乎再乞裁教

愚前牘既言易中陰陽甚活卽健順而爲健順卽淑慝而爲淑慝善惡必屬陰陽陰陽同出太極則何事更翻有善無惡不可以爲太極之辨又言太極不能不分陰陽有陰陽則必扶陽而抑陰性體不能不起善惡有善惡則必捨惡而趨善亦何事更翻捨惡趨善不可以合太極之辨此是兄之悋於舍已而酷於吹人處也如此發辨辨無已矣唯所謂陰盡陽純乃還

性初則有个至理在朱子不云乎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此語最精然一氣實出於太極太極只是混成一物而已陽即太極之性陰即太極之質也質從性生則陰從陽立故太極圖說先言動而生陽繼言靜而生陰當其生也有陽無陰不成太極究其成也陰未盡而陽未絶不還太極從太極生兩儀論謂太極爲陰陽之統體可也此是人物受性之因從陰陽還太極論謂太極爲元陽之純體亦可也此該聖人盡性之果因上說因故程子究到人生而

靜以上而曰乃是繼之者善也此影着無極而太極說果上說果愚又究到大劫欲終之日而曰人人當歸佛界也此影着太極本無極說必如是而後孟子性善之案始結若但據孟子以情驗性而不遡因於闡提皆有佛性處究果於闡提皆當作佛處亦只道得一半何足以遏告子或人之說哉究竟及此然後知荀楊之本領果錯而孔子性相近之言亦屬第二義矣然而古人言性多從當下性體說不究到起因結果之極至處則[illegible]而言也帶氣質而言[illegible]

便不說[illegible]善字蓋爲眼前以已合彼有打對曰不過處孔子所以但言相近也古人亦有言及性善之因者則仲虺之所謂上帝降衷劉子之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已然只原到太極生兩儀處未原到無極而太極之深因處亦有言及性善之果者則孔子之所謂中心安仁子思之所謂至誠無息是已然只反到陰陽一太極處未反到太極本無極之極果處所以然者何也聖人教人不與中人以下語上其自道則行必顧言大而化之之人不言聖而不可知之

之事也濫與中人語上多在禪門而以大賢言大聖事則子思之中庸是已孟子雖言性善亦只就情上道得一半蓋語上之難也程子說到人生而靜以上則深矣愚又究到性境之歸宿處不已妄乎則以結孟子性善之案故也諸君子其毋輕言性善義哉

續質第三欵云孟子之言性善猶曰性乃純陽之物然則荀子之言性惡猶曰性乃純陰之物耳其偏等也竊惟人稟陰陽以生缺一不得至以善惡論又當活看不背前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illegible]

天下未有有善而無惡者將無太執且曰無惡則亦無善有善則亦有惡夫是善惡兩者亦若一陰一陽之互根循環而不已也然乎否乎再乞裁教

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之意既明便不得以孟子之言性善與荀卿之言性惡同作偏辭蓋孟子通其本而荀卿逐其末也陰陽缺一不得善惡又當活看此語良是然既以陰盡陽純為言顯是主善而不主惡豈謂不活天下未有有陽而無陰者則亦未有有善而無惡者相對並言委似太執然自太極生兩儀後勢

已如此在今日猶恐惡多於善耳畢竟有個還元之日吾言實未嘗執也在兄此言無乃從執心發而言意亦有相發明處但吾推原性體以孔子性相近之說合周子無極之說而言無惡則亦無善不得謂之相近有善則亦有惡不得謂之無極竊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於此尚疑其餘安得無疑且陰陽有流行之命有一定之性此處所謂善惡指性而不指命奈何以一陰一陽循環之義詰之尊意不過欲伸性善之說故多索瘢以作辨端耳豈知浚言性善必不足以退荀楊之說唯深言之而至於關提有佛性[illegible]善之宗始定矣

續質第四款云翁謂孩提之童戀母而不戀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未足以徵性善乎以愚觀之豈惟是哉假令是孩提之童也生而襁褓於人比其長也可使制挺而撻其父母矣雖然誠有人焉於其前呼而詔之曰是汝之父也是汝之母也有不駭然自喪蹙然自傷若無所容其身者乎然則翁將以制挺而撻其父母者為性乎將以若無所容

其身者為性乎如以制挺而撻其父母者為性也性善兩字誠欠穩矣如以若無所容其身者為性也種種之疑不亦可以渙然冰釋乎

此巧辨也巧中尚有拙在襁褓之孩童可使制挺以撻其父母此特失於不知孩提之戀母而不戀父戀乳母而不戀生母非不知也何以有戀有不戀呼襁褓而詔以所生父母蹙然若無所容其身此亦既長而知道理之後乃然當其孩提之時雖詔之亦非然即長而蹙然若無所容身亦是良心之不[illegible]

然世豈無喪心病狂之徒漠然若不介意而推諉者
不知者乎。蓋有弑父與君之賊良心安在此何足以
驗性之必善也其善根則蔽於闡提有佛性一句中
矣愚前此案原是代爲孟子發疑問而代爲解之正
欲追到人情之最難解處以發性善之義亦如楞嚴
經中七處徵心徵到無可躲閃處而後顯出妙明眞
體愚蓋爲孟子徵性善不爲告子或人闢性善也此
辨無乃贅乎

續質第五欵云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翁曰

極不善之人亦知仁義禮智之爲美乃習聞習見
之所熏而非因地一聲之時即然也則是習相近
也性相遠也且習見習聞亦從何而來幸再詳之
前段既判强褓孩提之說則此段可以無剖然習之
遠於性易曉也習性之近於眞性難明也而兄又以
習相近性相遠之險句發難矣不剖將滋人惑故復
即眞性習性之義而再申之今天下性學之不明正
爲眞性與習性混也眞性即是太極不待言已習言
二性習之久而成性也習性何自而生從陰陽五行
雜揉中生也。人豈一劫之人性豈一劫之性哉在一
生謂之習習與性成流入多生便成習性釋氏謂之
染污識性而先儒命爲氣質之性剛柔善惡萬有不
齊苟非天縱之至誠未有一生能盡其性者儒家但
以一生論人故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豈知眞性固
從無始劫來習性亦從無量劫中染來既從多劫染
來亦從多劫化去故赤子未離母腹而善惡之質已
成矣因地一聲之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其餘未有
不可移者兄前云移在習而不在性是也然習亦從

性中發當言習性可移眞性不可移耳孔子言性相
近蓋以眞性貫於習性之中孟子道性善則專以眞
性言也然孟子雖專言眞性而其以情驗性却易混
於習性何者孟子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此固
是眞性之自然孩提之愛生於欲所欲在乳順之則
喜拂之則啼此即告子所謂食色之性也豈是太極
本來面目蓋習性已混於其中矣故有初生即懷逆
性如眞西山之所斷者宿習使然也君子不謂性也
孟子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亦言

其大槩耳闡提之人四端何在愚所謂即極不善之人
即闡提也楊食我之流是也梵語闡提此華譯信不具
言其善端已絶無一毫之信心也然謂闡提雖無信心
曷嘗無知覺之性習耳目所習亦其尊君親師長也安
得而獨異之習聞其教之其於仁義禮智也安得而
獨惡之獨其處心發慮無一不出惡與熏之以不善
則入熏之以善則不入其所從來遠矣當其因地一
聲之時今生之習未起宿生之習已成純是一團惡
氣烏知有所謂君親仁義哉長而知有君親仁義則

見聞之所染也亦或有所掩飾規避於其間非性也
僞也荀卿所以性桀紂而僞堯舜也蓋荀卿知有習
性而不知有真性誤以習性爲真性故有此駭俗之
言豈知桀紂固性之之惡而堯舜實性之之善俱從
無量劫來而桀紂亦必有轉惡爲善之日爲闡提未
嘗無佛性也特非一生之所能轉耳先正論下愚不
移以爲非是不能移乃是不肯移此亦道得一半愚
謂非是永劫不能移乃是此生不能移其義始備
矣故荀楊之論性誠非而世儒漫執性善之宗

爲情義且以爲美名而高揭之不以習性簡真性亦
斷不足以奪荀卿之說况欲詳習見習聞從何而來
此意却好蓋論真性則堯舜誠與途人同論習性則
不但多生之熏染迥殊就一生而論其聞見亦隨俗
而別矣即如中國先父而後母胡人則先母而後父
不以爲無禮也中國重父母之喪重男女之別西南
諸夷有父死而析其尸毁其骨者恬不爲怪胡俗娶
群母妻寡嫂以爲固然滇南婦人至以多淫內地男
子誇耀隣里其夫亦以是爲妻榮此其羞惡是非之

心何如哉要亦習聞習見之所熏而非因地一聲之
時即然也然熏於一生之見聞但謂之習不謂之習
性習性則熏成於父母未生之前矣由此推之不但
食色之性爲習性即仁義禮智雖曰天然之性亦是
習成之性蓋以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之性生者照之
而知其然中庸所以謂之德性也七篇之中亦有之
其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正言習與性成之
德性也反在小人身上當曰小人所性不仁不義
禮無智根於心既曰根心此根從何而來哉孔子言

亦其等矣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習自夙生來也學而
知之者次也習自今生熟也困而學之此則轉惡習
爲善習之機困而不學則下愚也已其受稟轉習之
所以然處實不能逃孟子性善之一言而局於情善
之染則不可兄果欲窮性習之源委乎不嫌撇却舊
聞向釋門八識義一參也
續質第六款云翁謂均曰無善無惡而陽明通孟
子之性善告子通荀子之性惡何也爲其一以仁
義爲性一以食色爲性也愚竊謂均曰無善無惡

而告子言之則得陽明言之則不得何也亦爲其
一以食色爲性一以仁義爲性也夫仁義性之德
也是純粹至善者也食色性之欲也之於善則善
而不可執以爲善之於惡則惡而不可執以爲惡
是無善無惡者也孟子名仁義之性曰善告子名
食色之性曰無善無惡各道其實而已今以仁義
爲性亦云無善無惡循名撥實得無爽歟以仁義
爲性無善無惡將以何者爲善歟告子以仁義爲性
之染色翁亦將以仁義爲性之染色歟此則就舊

見求之而有未愜也且孟子道性善夫人而知其
是也荀子道性惡夫人而知其非也乃無善無惡
繫以仁義便通孟子之性善繫以食色便通荀子
之性惡則其說恰在可是可非之間是故曰仁義
曰食色的然各實有所指而此一語祇爲空頭話
曰性善曰性惡判然各自持所見而此一語却爲
兩頭話矣其可以語性歟而翁又曰性善惡之統
宗也得非以專言善者必不能通諸惡專言惡者
必不能通諸善而性言無善無惡者乃能善惡兼

通性善惡兼通乃能爲善惡之統宗歟此則就尊
見參之而有未愜也幸一一裁教
均曰無善無惡而告子言之則得陽明言之則不得
爲其一以食色爲性一以仁義爲性也辨誠巧矣然
陽明當時但以無善無惡論未發之心體未嘗論及
仁義之性也愚亦但謂陽明之論心體通孟子之性
善未嘗謂其直道性善也拙牘多出矢口而此處亦
稍有斟酌於生之謂性則曰告子以食色爲性生孟
子以仁義爲性生曰以者直指之詞也於無善無惡

則曰陽明通孟子之性善告子通荀子之性惡曰通者會意之詞也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兄蓋急於伸巳之辨而踈於察人之言矣愚常謂孟子性善本是圓詮而以四端言性善亦屬半義試考孟子以前並未有以四德析性體者易有元亨利貞之辭唯元中含仁而亨利貞則非禮義智之謂以仁義禮智配元亨利貞後儒之錯解也孟子析性體爲四德亦不無意圓語滯之過故程子曰纔說性時便巳不是性也其意蓋謂不但纔說食色時不是性纔說仁義禮智時

亦不是性也若曰是性則又不但仁義禮智是性而食色亦是性矣性只是人生而靜一言足以蔽之愚前譬仁義爲本色食色爲染色亦就孟子告子所指之性而云然苟知仁義禮智之德性亦從夙習中修來卽權謂之染色亦可而取衷於周子易惡至中之說則染食色而重者必是剛惡柔惡之徒染仁義而重者必是剛善柔善之士易惡爲善染色方漸退於本色亦必至於中而後本色乃純若但以仁義禮智爲善則世固有偏於仁而傷義偏於義而傷仁者亦

豈性善之本色乎愚故以至善無善圓孟子之性善也陽明從眞一之心體說則渾是至善無善之體故通孟子之性善其通處不在仁義二字告子從染汚之心體說則仁義必從戕賊而成故通荀子之性惡其通處亦不在食色二字于食色之中何嘗不有仁義仁義之中亦何嘗不有食色本色染色之喻亦屬強名而告子與陽明言意之所在則可以逆志而得也何必瑣瑣於言句上吹求而支離其辨耶空頭話與兩頭話之駁詞儘尖然皆獄吏深文之筆以言乎得

情則未也性者善惡之統宗愚嘗言原從太極生兩儀說來通前徹後自有脈絡摘着一句便覺不圓卽就此一句而論天下豈是善人有性而惡人無性乎統宗云者善惡皆從此出而亦不有於善惡之謂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言吾巳力爲孟子析其似是之端兄奈何以善惡兼通立辨耶愚原性於太極配善惡於陰陽故有前說就兄之說而窮其辨則亦可謂無陰無陽者乃能兼通陰陽唯陰陽兼通乃能爲陰陽之統宗歟治獄尚深文而論道尚會意無用此鉤曲

爲也

續質第七欵云牘引中庸未發之中證無善無惡似矣第不知喜怒哀樂與善惡同否如以爲同試曰善惡之未發謂之中善惡之發而中節謂之和其亦可通否愚敢竊取我翁之意而爲之說曰子思子之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而言也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眞陽明先生之所謂無槩善惡而言也其究使人歸虛玄而褱實體蓋兩言微若相類而意實逈然各別知言如翁亦願於幾微之間

一審之也何如

道理固是四通八達然一入言詮便落文義故有一轉則得耳轉則不得者如陰陽中豈不含有善惡之性而說到生處但可云太極生陰陽不可云太極生善惡喜怒哀樂中豈不含有善惡之情而說到中處但可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可云善惡之未發謂之中如欲節外生枝窮致其辯則稱偶中之不可通處亦多矣且子思所謂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乃就愼獨之君子說此養成之德性也陽明且曰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惡字豈貼得上愚現陽明無善無惡之旨本圓而其語似不可以爲訓故以未發之中驗心體之不着善惡若純就子思語意則所謂致中和云者即大學之止於至善也寧有惡哉大槩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之法不但當施諸古人亦當施諸今人耳若究學問之流弊則又不獨今人有之而古人亦有之程朱之主敬窮理尚有弊而陽明之無善無惡獨無弊哉竊謂子思子之所謂未發其究使人去情見以還性眞陽明先生之所謂無

其究使人歸虛玄而褱實體此稍敝之言也實與吾言互相發當存之

續質第八欵云翁謂性善之善不與惡對即無善無惡之善與惡對矣一指其統體而言所謂大德敦化也一指其散殊而言所謂小德川流也仁義禮智既列四名便屬散殊故翁亦指爲有對之善要之此只就散殊之中互相爲對如成已成物之說則仁與智對如人心人路之說則仁與義對如制事制心之說則義與禮對譬諸方與圓對縱與

橫對春夏與秋冬對不應曰仁與不仁對義與不義對禮與不禮對智與不智對也且統體之善即散殊之善也何曾餘却一毫散殊之善即統體之善也何曾欠却一毫今以其爲散殊也不得等於統體因別而名之孰爲無對孰爲有對頗已過於分析矣然而固有說也無庸吹疵若以其爲散殊也遂抑而夷諸惡謂與惡對則凡是非可否邪正淑慝皆等而爲一無復區別於其間矣流弊可勝言乎幸再詳之

所有對無對之義而想到統體之善散殊之善愚則容矣但終非以意逆志之言愚前者無對之說從愼獨二字而來程伯子曰無獨必有對故不但善與惡對而善與惡之中亦自有對其究至於無算而此心之獨體則眞是無對也謂之含着有對之善則可見此獨體種種對待一切俱落第二義矣是非可否邪正淑慝獨體中又自惺然也善自善惡自惡豈有等而爲一之理前言獨體無對似無容說兄又放此不過而翻出許多對義出來竊恐心愈細而性愈粗也

續質萬九欵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一有無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一有無也孰爲對孰爲不對愚竊惟對之爲義不同有平對有反對平者鈞敵之辭反者懸絕之辭是故論反對凡善皆與惡對論平對凡善皆不與惡對今既主平對而言矣猶曰善與惡對則是仁之視不仁義之視不義亦等也則是堯舜之仁桀紂之暴夷齊之讓蹻跖之爭亦等也則是告子之以湍水東西喻善惡亦無不可也夫然雖曰愼獨之獨與不獨對得一善之一與不一對也肅足怪乎幸再詳之

愚言無極之無無聲無臭之無不與有對及愼獨之獨一善之一俱不必以對義反之謂其體無對不謂其名義無對也名義則何常之有道德經中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有無亦屬名義而不屬體體則不可以有無名也強名有無則言無不必更與有對有卽在於無中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言有不必更與無對無卽在於有中如云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是也。所謂其體無對者以此。若言善則定與惡對矣。故但可言有在無中，無在有中，不可言善在惡中，惡在善中。唯至善之善爲無對。蓋至善之體卽中也。中體不與過不及之體對，無對之謂一善，又謂之獨。此論性家之第一義諦。今提孟子性善之宗，而不以第一義發之，善豈至乎。凡不及諸性體，而瑣瑣於名義上翻平對反對之說，又以堯桀夷跖之等窮善與惡對之說，無乃欲明孟子之性善而反使之晦也。

續質第十款云：陽明先生中興聖學，其揭致良知簡易直截，於提醒人心最爲有功。至其事業，其節義，其文章，又皆卓朗俊偉，赫然足以名世，此英雄也。何謂奸雄？愚特以提宗一語不免示奸雄以利器，而世方相與傍而張之，謬不自亮，僭爲推敲。信苛矣，信苛矣。若據陽明所與薛尚謙論花間草一段公案，委是以善屬無，以惡屬有，非愚敢一字增損也。卽如我翁始爲有無之義分疏，而證以未發已發二言；繼爲善惡之義分疏，而證以率性之謂道、繼有所向便是惡二言。其剖析精矣，要亦我翁之意云爾。試合上下文參之，其以善屬無，以惡屬有，固自若也。翁能圓其意，不能不滯其語也。將亦謂之苛乎？而愚則不敢借翁以解也。於是退而再檢原牘，委多疏漏，輒以其未盡者繹而申之，俟兩端之竭焉。蓋翁之言曰：陽明拈出此心無善無惡之體，可謂重新周子之太極。其謂爲善去惡，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尤爲精密。而獨訝爲其學者往往執上一語，忽下二語。愚竊以爲惟其執上一

語爲心體，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何也？學者學以求盡乎其心也。心本有善無惡，故聖賢之教人也，惟曰爲善去惡。爲善，因其有而有之也；去惡，因其無而無之也。本體如是，功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今以無善無惡語心，以爲善去惡語格物，似已不免判而兩岐。若曰意有善有惡，卽爲善去惡但從意上檢點，是又所謂舍源而尋流也。況乎所重在四無，則所輕在四有，究亦不能抗而並行。若曰聊以有始之，徐以無收之，是又所謂費沙而求

飯也必不幾矣愚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而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跡矣皆感遇之應跡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

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而爲心之體翁不云乎心生種種法生善生惡亦生也心滅種種法滅惡滅善亦滅也善惡皆生滅非不生不滅也意可知已愚故曰唯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不可得也請得而微之往聞陽明弟子稱有超悟者莫如王龍溪[illegible]齋有超悟而又有篤行者莫如王心齋翁心齋之門人嘗問爲善去惡功夫心齋謂之曰見在心地有惡否曰何敢有惡心齋曰既是無惡更去何惡良久乃謂之曰見在心地有善否曰不見有善心齋曰即此是善更爲何善是心齋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王龍溪謂錢緒山曰先生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心意知物只是一件心既無善無惡意知物亦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緒山曰若爾即工夫亦不消說也是龍溪以無善無惡掃

却爲善去惡矣夫豈惟心齋龍溪即陽明亦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又謂龍溪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只恐人信不及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者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泄時豈容復秘又謂緒山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其於有無之際低昂如此是陽明且自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illegible]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illegible]

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人養成
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爲是
爲人設非爲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
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
而復困之以所厭舁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
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二語
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二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
不可得也愚竊有味乎羅念菴之言之也曰終日
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

復生亦當攢眉也愚又有味乎王塘南之言之也
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此語殊未穩學者以虛
見爲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
海內有號爲超悟者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於
天下正以中此毒而然也可以觀矣且夫四無之
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
至等之於鴆毒四有之說主功夫言也陽明第曰
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是遂等之於外道抑揚
稍失其平弊實遂至百出又可以觀矣然則陽明

非歟曰嘗讀翁與于如菴書有曰凡命世聖賢立
教未覩其利先覩其弊不以一己之超見爲學術
而以天下後世之準繩爲學術最是確論陽明無
善無惡陽明之超見也如遂以之提宗與天下後
世作榜樣揆諸中庸教體得無少間是故尚解悟
者就此覔出種種玄妙高標無上之法門喜脫落
者就此討出種種方便旁啓無窮之弊孔愚誠不
勝私憂過計耳然則陽明不念此及歟曰天泉證道
獨於爲善去惡反覆叮嚀殆亦有概于中而然也

特其見地過圓矯枉過正未免將無之一字提掇
太重以致合下便種却病根即扁鵲盧醫投以神
方畢竟用力多而收效寡耳然則陽明再生目擊
茲弊將有推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又
當長慮却顧惟恐至於殺天下萬世者何況肯舉
而張諸顏子明道之上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
過闕而不論可也所以存厚也體陽明之心而拯
其弊須於提宗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此於翁
所題教衡之隱意不知有當萬分之一否再乞裁

教。
等陽明於奸雄，愚原不指足下。蓋自束髮以來，見世人之懷此疑不少矣，故因辨端及之。在兄雖有輕視陽明之心，豈其錯認至此，不辨可也。愚竊因兄之辨而起自悲悲人之念焉。毎見今之君子，知古人未必確，徒以其論之已定也而附和之；知今人亦未必確，徒以其論之尚未定也而苛求之。此其根不從穿鑿之心來，亦從狂妄之心來。愚自反三十年前之過，悔無所及，而今固有居之不疑者矣，不亦悲乎。若兄篤信孟子性善之旨，則非緣於附和也，實從精思中拈弄出來。力排陽明心體無善無惡之言，亦非一於苛求也，實從世教上推敲來，謂從見性明心中發，則吾未敢輕許。此條反覆辨論，儘有中竅之言，亦多與拙牘椅發。陽明見之，亦必取節而自反其辭意之未圓處。然使果透孟子盡心知性二義，則必無惑於陽明無善無惡四言。何者？孟子於心曰盡曰存，於性曰知曰養，而中庸則言盡性，不言盡心；大學亦言正心，不言盡心。義各有當，不可捨此以例彼也。蓋中庸從天命之入於氣質者論性，則剛柔善惡參焉，故係之以盡。盡者，曲而致之之謂。孟子從天命之超於氣質者論性，則粹然至善而已，故係之以知。知者，直而透之之謂。當知中庸所盡之性，乃孟子之所謂心；孟子所知之性，乃中庸之所謂命，亦所謂道也。蓋繼之者善，天命也；仁義禮智，率性之道也。故孟子以性攝心，而中庸以道攝性。性攝心者，命與道俱合諸性中，而心特性之郛廓，故所盡在心；道攝性者，命與性俱收諸道中，而性却有不皆中和處，故所盡在性。然則子思孟子之論心性，固亦微有辨矣。若陽明無善無惡之旨，則本大學正心之義說來，而大學正心條目實從止于至善說來。故曰身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謂心不可有善惡之所，一有善惡之所，即非心體之本然也。況大學從誠意說到正心，則既無惡而有善矣，即有忿懼憂樂之所，皆從善來，不從惡來。然而一涉有所，便謂之不得其正，則正心之功，豈但[illegible]不可有善，亦何可有哉。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陽[illegible]蓋從有所二字而發也。心至於了無善惡之所，則

止于至善矣即此便是盡心存心亦便是知性養性是故陽明之說不但不謬大學正心之旨亦未嘗違孟子盡心知性之旨也特其辭意有所未圓爲留中尚有直超之宗見在而四無接上根四有接中下根之說似乎軒禪悟而輕聖修不無二本之嫌焉愚亦安能爲陽明諱哉此以盡性不如聖人故猶露出見地而謂非見性之君子則不可也必欲十分推敲則六經中亦有受推敲處而獨陽明無善無惡之一語哉兄謂學者執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三語此辨良是

然亦只慮學者不肯眞實用心耳如肯真實用心自能討个眞消息出來或從性善話頭悟入或從無善無惡話頭悟入皆不可曉否則聖賢之言皆糟粕耳孟子縱言性善豈能移桀紂之惡荀卿縱言性惡豈能移堯舜之善陽明縱言無善無惡獨能禁小人之不有其惡而君子之不有其善哉凡兄所引羅念翁王塘翁之言皆救流敝之良藥也亦當知今日之流敝非必盡出于無善無惡一語而此語亦有可以藥時病處蓋小人固難於無惡而君子亦嫌於有善目見今之君子崇聖學者有聖學習禪學者有禪學有氣節者有氣節敦行誼者有行誼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安可謂此語非藥石哉若夫尚解悟者就此標無上之法門喜脫落者就此啟無窮之弊孔參亦吾所深惡然亦不可謂陽明一言遂能鼓動天下之人心以至於此也今天下導狂導僞之端多矣豈盡出于陽明之徒陽明提宗亦自在良知二字不在心意知物四語四語特爲大學條目註疏也然兄果懷存厚救時兩意於陽明不無助焉

續質第十一款云正心誠意四字似與無善無惡四字不同習正心誠意之說而泥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中猶不害爲君子影無善無惡之說而流其失也在規矩繩墨之外遂不免爲小人然則兩者之於世道何如也且正心誠意之說爲其泥而厭焉者什三爲其法之最嚴而厭焉者什七無善無惡之說爲其流而厭焉者什三爲其見之最玄而喜焉者什七然則人情之於兩者何如也是故

[illegible]學術正心誠意爲聖學無善無惡爲空宗論弊
端來自正心誠意者其患小來自無善無惡者其
患大論習尚主於正心誠意者助常少主於無善
無惡者助常多憂世君子宜于此焉動矣而或者
乃爲之辭曰識得無善無惡方能正心誠意信斯
言也大學曷不以無正無邪言心而必曰正心不
以無誠無僞言意而必曰誠意乎幸再詳之
天下無不敝之學術而與其敝於圓也寧敝於方寧
爲類鵠之鶩毋爲類虎之狗愚先有是言矣兄所稽

習正心誠意之說與夫影無善無惡之說之流敝孰
曰不然第以聖學空宗判之則說得太煞正心誠意
固聖學亦宗學也無善無惡固空宗亦聖宗也判在
幾希之間顧人之所入所造何如耳兄必欲救立言
之弊乎則語道至于中庸極矣其流猶有小人之中
庸焉而獨無善無惡四字哉苟舍其敝處而考其至
處吾猶恐無善無惡之量陽明猶未之滿也而陽明
之于正心誠意處不謂不得力矣其在廣削平山寇
[illegible]聲色且曰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以此見無
惡之量之難滿也其屬纊性體明明而不自有但曰
平生學問纔見得五六分猶未及與吾黨共成之以
此見無善之量之難滿也陽明方以無善無惡之量
爲難滿日思所以[illegible]之功名不啻虛舟飄
亙吾儕但稽其立言之[illegible]及諸躬行之實可
乎愚幼眞以信孔孟者信程朱頗有高視先哲薄視
時賢之心以爲陽明之人品學術豈得與宋家理學
之英並論比壯痛悔前非絶立言之念二十年而心
乃漸下今日似從今昔賢豪胷中一一穿過而知影

響鑽攻全不濟事所以不敢輕薄陽明諸先達乃是
懺悔少年罪過處也諸君志方高氣方銳恐難遽信
及此耳識得無善無惡方能正心誠意此海門諸君
之[illegible]以下代爲之解蓋以性善掃其說故曰大學曷
不以無正無邪言心而必曰正心不以無誠無僞言
意而必曰誠意義豈不精然辨如聚訟兩造各能操
說彼將曰正心豈正於有所誠意豈不誠于愼獨乎
夫言亦求其意而已矣辭有不可盡泥者大學言致
知而孔子却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學言誠意而

子絕四章首言毋意大學言正心而孟子則曰必有事而勿正心大都不可以辭害意也何乃過執孟子性善之旨而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哉且吾儕學求見性見巳性而後能於言下點出人性不必於文義上鬬機鋒也

續質第十二欵云孔子言仁不無因而托于仁以藏偷者然而仁無咎也孔子言義不無因而托於義以藏偷者然而義無咎也陽明先生言致良知不無因而托於良知以藏偷者然而良知無咎也

性是無善無惡一言原屬險語咎不專在于托之者矣翁痛世之糠粃仁義而謂性善二字亦救不得乎試思仁義性也誰得而糠粃之糠粃仁義從揭無善無惡之說來然則揭性善二字縱未必能挽回狂瀾於萬一猶可以闢糠粃仁義者之口若揭無善無惡四字仁義之爲糠粃審矣非惟無救而又佐之君子于此亦當分任其咎焉安得上諉諸天而曰有命下諉諸人而曰道權不在乎至所謂見性見到徹處修行修到密處則正本澄源之極論也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以無善無惡一言爲險語而欲擇其中庸無弊者以易之此意儘善蓋陽明無善無惡之言正與維摩罪福性空之旨相似皆君子竊之以見性而小人托之以滅性者也委是意不險而今險然險句最能醒人六經中亦有之易云何思何慮詩云不識不知是也卽孟子創起性善一言在當時亦屬險語特以程朱表章既定而今乃信之爲靈丹耳無善無惡之語豈不近險然往哲更有險於此者六經中並未嘗言無

心而宋儒以無心合道稱聖人亦未嘗言無我而宋儒以幾於無我稱顏子陽明但曰心之體無善無惡則猶有个心體在宋儒乃并心與我而俱無之險孰甚焉而今不以爲怪者雖曰至理有在亦緣習之久而入之深也吾儕欲操一時之道卽須具千古之道眼奈何信古疑今至此糠粃仁義從無善無惡之說來此語亦近於險卽太史公所謂申韓原於道德與近儒所謂始皇焚書乃是伏羲之過云爾朱子一言蔽好曰後人議前人固易一言喚出性體尚以爲人

而過責之。然則必以無纖影響之語。使人塵心而後
爲當耶。但君子行吾所明。毋行吾所疑。兄自守孟子
性善之說。而不提陽明無善無惡之說。亦孔門愼言
愼行之家法也。愚亦何嘗粘此四字以標學問之宗
哉。只緣耿先生作大學教言。提陽明心意知物四語
以爲綱領。命弁數言以流之。而留都論學諸高賢。則
方大鬨於此。兄又以質疑一編。務之時。節因緣不能
故默。愚既恐信陽明之心者。不稽其弊。又恐稽陽明
之弊者。不得其心。是以爲之討論一番。亦猶陽明之

願爲朱子忠臣耳。豈爲之助狂瀾哉。見性見到徹處
修行修到密處。實愚三十餘年之志願。而躬行未之
有得者也。言到世之救與不救。而曰有命。兄勿以爲
推諉之言。試思古之聖人。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
此豈無心於世者哉。局於時也。孔子振春秋之木鐸。
此亦時進使然。三代以前。豈無德盛如孔子者。刪述
之文何在。七十子之傳述又何在。君子但能依乎中
庸不能違時。以行中庸之教也。今之執見龍爲家常
者正爲不知此義。而流弊滋大焉。拙牘每提孔子之

知天命。意有在也。若使德未合天。則方自救之不[illegible]
而暇救世乎哉。兄謂提性善二字。猶可以關糠粃仁
義者之口。若揭無善無惡四字。仁義之爲糠粃審矣。
自是救世之言。不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乎。若
以身教。須是性到徹處。行到密處。若以言教。則聲色
之於以化民末也。況徒取先王之道。以陳芻狗乎。言
及於此。不得不竦然內汗矣。

續質第十三款云。翁謂無善無惡。可與善惡皆天
理之說相參乎。昔韓持國嘗言道無眞假。伯子謂
之曰。既無眞。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

無。尚何有哉。今翁言性無善惡。愚亦曰。既無善。則
惡耳。既無惡。則是善矣。善惡皆無。尚何有哉。以此
相參。似更分曉。不識翁以爲何如。愚向者頗疑善
惡皆天理之說。不必果出於伯子。今視其語持國
者如此。亦可以三隅反矣。冄乞裁教。

無善無不善。告子之言也。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陽
明之言也。一言性。一言心。原不相蒙。愚未嘗[illegible]
之[illegible]性之見。安得准告子性無善無不[illegible]

以心體即是性體陽明既言心體無善無惡則亦當言性體無善無惡因而參伍融通其間言意遂嫌於相濫耳事有同行而異情言亦有同出而異指者此類是也此處轉得分明則前辨皆可以已兄借程伯子折韓持國道無真假之辨以作性無善惡之辨而曰既無善則惡耳既無惡即是善矣善惡皆無尚何有哉儘說得去但性無善惡不但非吾之指亦非陽明之指也至善無善乃是陽明與吾指耳論到程子與持國之相參處中間尚有隱幾二程語錄出門人

之所編大畧載其師之語詳而載他人之語畧道無真假一句持國豈是漫說其上必有闕文焉或者因程子之有執着處而微規之也門人但載程子辨詞則持國之論屈矣語錄中此類甚多即如程叔子與持國論求薦一節持國肯下叔子叔子不肯下范公而必深其說以求勝退乃嘆持國服義此亦可得着到此處須要體察當時相成意兄勿爲一面之辭所轉一爲所轉則儒先之不足處俱認以爲足處轉入身來則儒先之好處反成子身之不好處矣儒行所以

用世多窒儒言所以毒世多敝正坐此也善惡皆天理一句乃是伯子精義入神之言不可以所裁道無真假之言掃之愚言當以無善無惡之案與善惡皆天理相參者以其語俱險義俱深非中人以下可浪語也蓋伯子自言天理二字從自家體貼出來則陽明之狀心體四字亦從自家體貼出來吾儕苟非滌除習見苦心體貼一番恐難遽入二子之室

續質第十四欵云翁謂原壤夷俟狎中寓諷孔子叩脛狎中寓規信可謂能求之言語之外矣只賊

之一字似尚不免費分疏在試看賊德之賊與盜賊之賊此兩人罪案孰輕孰重蠹物害人其間相去幾何此其難爲原壤解者也夫子於冉求警之以鳴鼓耳於孺悲警之以取瑟耳獨於髫亂之交年高德卲之人警之以杖而猶未也而賊之得無刻薄否且夫子之交原壤久矣度或俟是其常態何爲一旦異而責之縱異而責之猶細失耳何爲歷數其生平之無狀而賊之又得無刻薄否此其難爲孔子解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原壤老氏之徒

也。獨立獨行不帶人間世些子煙火氣夫子之所
竒也以禮爲僞至於登木而歌傷教敗俗將何以
訓是又學老氏而失之者也夫子之所痛也是故
正言以喻之不可絕之不可置之不問不可因借
夷俟以致警焉呼之賊者甚其辞以示震動激發
之意其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猶爲有隱乎爾又
寬之使其可受庶幾退而深思翻然有悟非但謂
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翁曰夷俟
之意與登木而歌同近日狂宗正蹈此弊但原壤

真而狂宗僞耳愚不知登木而歌如之何而謂之
真如之何而謂之不僞乎昔胡文定言朱子發雖修
謹都是僞爲范濟美應云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
遜謝不敢當濟美笑曰子發是僞爲善公是至誠
爲惡然則登木而歌姑以矯俗耳非真也猶可如
其真也得無有如濟美之所謂至誠者乎論至於
此乃知壤之爲狂其關世道有大於冉求孺悲
而夫子之處壤其始終之心有深於鳴鼓取瑟嘗
試想之箇中無限悲惻無限委婉無限眷戀千載

之下猶脉脉如在也翁欲原壤之顯而闡其幽愚
且欲夫子之顯而闡其幽竊謂此亦當求之言語
之外耳若曰舍其大而警其小是之謂不知務若
曰因其狎而狎之是原壤能於孔子之前提出本
色以掃孔子之禮孔子却不能於原壤之前提出
本色以掃原壤之狂且又從而和之惡在其爲孔
子也再乞裁教

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愚前蓋借原壤以發闡幽之
例也若孔子所以仁原壤之幽則何待闡吾正病宥

宋大儒之作傳註但知推重孔子不能推原下聖一
等之人長出後儒許多浮薄之見曾不思孔子一生
言行撮畧在魯論中凡與孔子相酬應者大槩當時
有斤兩之人物也原壤爲孔子之故人豈其無一善
狀而屑與之友哉吾想其夷俟一節多是孔子周流
歸魯之日相濶十有餘年操杖挾徒而往探之壤乃
故作不恭之狀頗似魏晋間風流人豪箕踞待客者
然覩斯狀也將遂舍之而去乎抑姑坐以俟其起乎
唯有下幾句鉗錘之語所之使起而已叩非擊也擬

之起也以此想見孔子之待乎交。絕無門面。絕無機
械。純是一片真心道場。壤亦必有以感夫子而然也。
若因其不恭而杖擊之。此非待乎交之道。而孔子亦
傷於倨矣。朱子之註已勝。兄又執登木之歌而等之
爲僞。古亦有大聖人而與僞人相狎者乎。雖然。兄前
視壤爲無賴之徒。而今則畧有恕詞矣。此必隱然有
今是昨非之心。奈何又從而爲之辭。試看孔子一聞
陳司敗黨君知禮之譏。則欣然認爲已過。一聞向太
宰聖何多能之擬。則退然許爲知我。不復寘分疏於

其間此是何等襟度。兄以賊之一字。尚費分疏。蓋認
賊字爲太苛耳。語中亦自有證。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賊。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凡擇善未
精。作法未善。而有所妨害於物。皆賊也。告子率天下
而禍仁義。禍仁義即賊之別名。以此推之。孔子安得
而不賊原壤哉。今且姑置原壤。而自反吾儕乎。日言
動。能一一無以己妨人之過否。倘有之則安知孔子
不以賊原壤者賊吾儕也。愚嘗於昔年燕坐中偶看
孔子責原壤三句。而大生內訟。愚幼負上人之志。仰

先達。未便降心事尊長。則多失禮於遜弟乎。何有長
而靡所卓立於經術。於世務。於行誼。於風節。無一成
章於述乎。何有優悠玩愒。今且老矣。生何益於時。死
何傳於後。竊恐難逃賊字之評也。吾儕攻他心之賊
易。攻自心之賊難。上賊古人。下賊今人。皆起於自心
之賊。而認賊作子者多矣。兄固寡尤寡悔中人。而喜
於屈人。吝於自屈。亦是心害。似不若姑置已成之斷
案而内自省也。

續質第十五款云。無極而太極一語。談三教者。舉

不得而外之。以是爲源頭所在也。翁謂周元公出
沒三教。融會而成太極圖說。顧謂其隱釋顯孔。其
說近於相反矣。至雲從謂太極圖說與佛相反。翁
又不肯也。愚未及究雲從所指爲相反者何如。第
按尊牘研之。則疑端亦往往見焉。試陳其畧。蓋周
子自無極而太極。說到陰陽五行。所謂體用一原
也。自陰陽五行。說到太極本無極。所謂顯微無間
也。若曰不置身陰陽五行之外。曷由返群生於無
極。不寓身陰陽五行之中。曷由錫太極於群生。是

陰陽五行與無極岐無極又與太極岐矣疑一翁嘗謂言太極必於陰陽未分之始言眞性必於善惡未分之始按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所謂分陰分陽就兩儀言也非以就兩儀未立而曰陰陽未分可耳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可乎誠使就陰陽未分而曰無陰無陽彼其動而靜靜而動者果何物乎而以證性之無善無惡也疑二毋考翁答雲從簡謂陰陽五行必有銷歸混沌之時而

證諸周子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竊惟本則原來如是也一則渾然無二也今以銷歸爲言愚不知其銷也於何而銷其歸也於何而歸乎疑三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氣有何先後謂之生者理爲氣主耳是故太極無乎不在陰陽亦無乎不在析言之天地之開闢陽也其混沌陰也合言之開闢陰陽之出機也混沌陰陽之入機也今也一則曰銷歸混沌一則曰天地萬物其始未有不原於太極者其終未有不反於無極者幾乎以混沌

當無極矣業以混沌當無極將不免以開闢裂無極矣豈混沌只光光一箇理到開闢乃始紛紛氣用事耶疑四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凡皆陰陽五行中物也有來有去者也至於父子之則君臣之則夫婦之則凡皆無極太極中物也無來無去者也翁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父止慈爲子止孝佛氏俱從多生歷過而現生特顯涅槃相愚謂爲君止仁則爲君清淨爲臣止敬則爲臣清淨爲父止慈則爲父清淨爲子止孝則爲子清淨便是

顯涅槃相其逃君臣父子而去之乃顯混沌相耳若轉來境爲去境而曰無去無來之本體固然也得無偏乎疑五不寧惟是就天地而觀時而自無入有時而自有入無混沌開闢無非是權就天地之所以而觀無即太極之藏諸用有即太極之顯諸仁混沌開闢無是非實莫得而欣也莫得而厭也譬若人之有死生然順之而已矣順之云者在一日則求一日正當在百年則求百年正當如是而已矣是故以此而生謂之順而生以此而死謂

之順而死以此而生而死謂之不生不死假令銷
歸混沌乃爲究竟竊恐混沌之後仍是開闢由後
以遡今混沌之先原是開闢兩者循環曾無窮已
而特於中妄生揀擇揆以自然之理何其不易簡
也疑六翁引楞嚴印太極圖說似乎句句同字字
合乃其可疑者又如此必有以也毋乞裁教
兄前蓋以太極爲儒家之理與二教無干今言無極
而太極一語談三教者舉不得而外之其見已進一
格矣特以采諸芻狗未經喪身失命一場是以觸言

成滯而種種諸疑出焉周元公出洩三教融會而成
太極圖說此言其自証之實也隱釋顯孔此言其教
人之方也蓋元公印太極於易說不印太極於佛說
便是隱釋顯孔之端而平日所以開發兩程但以東
魯之六籍印心不以西竺之十二部印心也故能轉
禪學爲聖學然而太極圖說初以無極起義末以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結之實含出世之旨在其中
雲從謂其與佛相反則踈矣今據眞剏疑端六欵必
有與雲從相合處當一一述鄙見以釋之無極太極

四字古人有分言之者如大傳云易有太極則不言
復言無極而無極自在太極中如邵子云無極之前
陰含陽也則不必復言太極而太極自在無極中合
而成句自周子之圖說始其曰無極而太極者謂其
無而非無其曰太極本無極者謂其有而非有也皆
所謂强名也既可以有無强名此極則亦可以返無
錫有强分立極之聖人故曰佛氏隱權顯實不置身
於陰陽五行之外易由返群生於無極吾聖人隱實
顯權不寓身於陰陽五行之中易由錫太極於群生

返者返有中之無錫者錫無中之有道理如是文義
亦如是也安可謂陰陽五行與無極歧無極又與太
極歧哉釋疑一太極圖說一篇其中最難解者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四句是也此言
最初生天生地之因由也如以辭而已矣則陰陽未
分安得先有動靜太極能動能靜無乃陰陽之上另
有一物若非另有一物無乃陰陽在太極動靜之先
此理之最難窮者先曾引其端於答李羅翁書中而
未敢發頃曾與樂繕部微談至此而未及竟吾[illegible]

公出沒三教頗於此言驗之此非臆見之所能揣也即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與夫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俱影泡語耳今亦難以筆端道破恐於疑上添疑姑就兄所疑言太極必於陰陽未分之始言真性必於善惡未分之始則其幾易察也蓋陰陽既由動靜而分則太極之本體必不囿於陰陽而在陰陽未分之始矣善惡又由陰陽而分則吾性之眞體必不逐於善惡而在善惡未分之始矣天地未分之太極人所難見見得未發之中明白便可以識太極之

端倪故吾謂欲知性善根原當於未發之中驗之其實太極落人八識田中固是乾元亦是坤元坤元不離識田統天之量已局故賢者亦有未發之中未能混虛空爲體性惟造位乾元大明終始之聖人其心量周乎沙界未發之中渾是無極太極須有一友問識得未發之中便識乾元統體否愚應之曰心量不同但可言識得乾元大意耳正爲此也釋疑二陰陽五行必有銷歸混沌之時此必然之理無足怪者混沌非無極亦無極之影象也猶氣定雖非未發之中

亦未發之中之影象也愚因儒者執着三綱五常之教以爲離綱常無太極故借此以點無極境界謂此時已無綱常之教而未嘗無太極之體使人知有向上一着事耳非以銷歸混沌爲無極也若究銷歸之處則不能離無極太極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根不於無極太極而誰歸也銷與消古字通用火化金曰銷漚化水曰消此處用消字更穩前牘銷歸聖學之義亦然偶因筆熟而下此銷字耳釋疑三理氣有何先後太極無乎不在陰陽亦無不在此語良是析言合

言之說亦是但吾所言天地萬物其始未有不原於太極者欲人不逐陰陽五行分後之迹而究本來之原也其終未有不返於無極者欲人了當陰陽五行界中之事而登涅槃之岸也從無起有故曰原從有歸無故曰返乃互舉以見義耳豈以混沌當無極以開闢當太極哉權言混沌是無極之象開闢是太極之象亦無不可但會文不可若是滯也釋疑四謂父子君臣夫婦爲陰陽五行中物有來有去父子君臣夫婦之則爲無極太極中物無來無去此論甚正謂

爲君止仁則爲君清淨爲臣止敬則爲臣清淨爲父止慈爲子止孝則爲子清淨此論亦正但須今之理學家話頭又判佛氏多生歷過君臣父子之清淨便是顯涅槃指其逃君臣父子而去之乃顯混沌相如此說相亦得但[illegible]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過穆穆文王亦既止於仁敬孝慈矣孟子猶表其心曰望道而未之見所望之道何道哉古有知來藏往之聖人所知所藏是何境界似不可以仁敬孝慈之節盡之蓋有生有死與衆生同遊苦海中聖人之顯化身相也心雖無漏相猶有漏非生非死示衆生獨超苦海外聖人之顯法身相也心與相合成無漏矣有漏相中則分二等有從果位來者外現仁敬孝慈之因內閟涅槃之果是謂如來逆流委無生死可出若酋在因地中則止仁止敬止孝止慈亦只是積因以成聖果耳此非佛眼弗照吾儕安得以臆見判之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兄以轉來境爲去境作疑[illegible]敢曰未知來去之所以然焉知無去無來之本代[illegible]認權爲實認正作偏矣釋疑五兄所言天地自[illegible]

入有自有入無混沌開闢無非是權此蓋從太極直開之後說也不說到無極而太極又言無即太極之藏諸用有即太極之顯諸仁混沌開闢無非是實此亦從太極開後之化機說也不說到太極本無極如此開闢如此混沌吾儕生且死於間果一期遂滅乎亦有个結果時乎厭生死而欣涅槃固是小乘之見吾猶勸兄且勿輕掃此見也在一日則求一日正當在百年則求百年正當此卽曾子得正而斃之家法然曾子之得正根原本諸夫子之一貫蓋從朝聞夕死脉絡中來也若但講得幾句正當之言行得幾場正當之事而便以爲順生順死則與日用不知之百姓一間耳乃曰以此而生而死謂之不生不死譚何容易愚前銷歸混沌非以混沌爲不生不死也爲學者執綱常以論道而不反諸天地未分之前有个無極之根原在故借此以破其執而無極豈在混沌上不意反起兄之執心認謂開闢爲生死混沌爲不生不死察言不亦難乎佛氏所謂不生不死正謂與道爲眞不爲三界所囿超出混沌開闢之外而能宰乎

混沌開闢也豈兩者循環無窮於中妄生揀擇之說釋疑六此六疑非凡不能發愚亦不過就事論事而言其大畧耳如欲破此關鍵非着實理會一番不可前以楞嚴印太極圖說亦就楞嚴一經乃兩君子之所已習者故以相印其他可以印太極者尚多也不聞瞿元立對雲從之言乎曰凡讀楞嚴必不深入爲其以闢佛之意閱佛經也吾幼亦有此失今乃自訟之不暇耳

續質第十六欵云性一乎二乎如其二也不名爲性如其一也壽涯既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矣所閎者又何物乎而翁亦曰元公挽釋歸儒含無極而顯太極也然則無極太極一乎二乎願聞其說

真性唯一習性萬有不齊前已言之矣凡所謂性則指真性而言也寧有二哉拙牘中又有言曰率性之道同而脩道之教異蓋性雖至一而引人率性之方則千聖之話頭各別也禪門七佛之偈豈違於一貫而可浪傳諸儒否禪師棒喝之法豈戾於曲成而可浪加諸儒否壽涯勸元公以性宗開儒教中人而閎佛說非閎佛之涅槃妙心而閎佛之三藏十二部也何必以所閎者何物作疑哉挽釋歸儒實語也含無極而顯太極權辭也迓群生於無極錫太極於群生前已剖之不必再剖所以含無極而顯太極者周子蓋從綱常教上開性學不從一大事教上開性學也無極太極一者其體而二者其名然曰無極畢竟從超於陰陽五行之上者說曰太極畢竟從寓於陰陽五行之中者說究而言之則陰陽五行之上實非真

有个無極即太極之不落方所者便是陰陽五行之中實非真有个太極即無極之不落頑空者便是配以經世出世二教則以無極言釋道以太極言儒道於文義似穩故不得已而强爲之析耳名可名非常名也

續質第十七欵云道之至處太極也起因結果皆於是乎在翁以乾元爲主故遂以太極當之若以太極爲主乾元自與坤元相對而成兩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矣此義備在易傳中只看人如何

認取似不必按一說以格之也如必按一說以格之則孔子之賛乾元便繼以亨利貞何嘗謂元亨利貞之外別有一元而其所謂元者善之長亦即四德之仁四時之春也將并從而訛之乎翁謂孔子之賛乾元統天逼眞露出毘盧遮那以上境界而求正牘中又謂天地萬物必有以始之者三界十方必有以統之者是矣然而凡言道必推本於太極凡言太極必知其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横無邉竪無際前無始後無終也奚必珍爲獨

知之契乎且佛氏之所謂性覺也故宗其教者往往只從昭昭靈靈中作生活吾儒之所謂性太極也自不至與昭昭靈靈者相混矣乃以此擬程朱見地乎即如翁言乾元不離昭昭靈靈之中而執此昭昭靈靈求入乾元又不可凡學者類能言之曾謂賢如兩先生而智不足以及此乎不再詳之以乾元爲主亦遂以太極當之若以太極爲主則乾元自與坤元相對此言最當但謂元亨利貞又相對而成四則於義未融元亨利貞在乾爲四德在坤爲

三德而在屯家以後諸卦則爲二德又當知乾坤亦無二元也拙牘已有之矣曰太極在陰陽之上是曰乾元太極在陰陽之中是曰坤元陰陽之中之太極即陰陽之上之太極愚嘗以未發之中已發之和配之未發已發有兩時而心無兩體乾坤有兩象而元無兩體蓋宇宙間只是一个太極而已翻出名相不可勝窮何嘗按一說以格之哉但提人性學則必從乾元及未發之中說此所謂向上一機耳近有一險句對友人曰心在身外此即乾元心在身內此即坤

元此不可逐文句上求也元亨利貞以仁義禮智配之尚强以春夏秋冬配之益訛愚已闡於易測中今不贅兄謂乾元統天乃是儒家口頭話不必珍爲獨知之契乎此兄自認能知太極之所以爲太極也愚則何敢認爲已知但畧見此端倪而已昔白居易問佛法於鳥窠禪師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如此佛法三歲孩童說得師曰三歲孩童說得八十歲老翁行不得即此太極二字孰不知其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哉若歸[illegible]印而求實際則恐程伯子

以上大賢猶透不得也兄奈何出此禦人之言譬
表易傳乾元統天以爲逼眞露出毘盧遮那境界端
爲朱儒但訓資始統天第一歲春生之仁而不知孔
乎此言乃指生天生[illegible]超乎佛藏重重無礙法
界此性體也佛道未入中國孔子已先透之此見
孔子之道之大非後儒之所能測學者固不可執程
朱以局孔子亦不可尊佛學以卑孔子也豈自珍爲
獨知之契哉自及難徹而欲與一時豪傑共究此因
耳兄乃疑其張皇已見而故賤之此以凡心測我心

矣且兄未聞吾說之先豈不亦以一歲之春爲乾元
今乃信得乾元卽是太極卽是毘盧性海未必不從
吾言觸發乃又翻出此辨以壓之此正張子厚程正
叔之敝習而孔門諸賢之所絕無者也夫此兩君子
者豈非振古之人豪哉而猶有此習何也爲多劫染
來雄心執心太重不能透到心思路絕處也如張子
正蒙中所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以及客感客形之說豈不從道釋二典之精蘊
得來而以證未能入無生之忍反以佛氏之山河見
病爲幻說而力掃之程子易傳中所謂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以及無端無始之說亦豈不從圖說通書之
妙義翻來而以智不能窮生死之故反以茂叔爲窮
禪客而故掩之此皆見性未徹而爲雄心執心所使
也在禪門謂之偷心偷心未盡斷不可以透性而五
花後之狂禪雄心執心更重兩君子與之相觝蓋亦
天使之然吾儕當並用其長而去其短耳此義已先
露於荅張以登書中兄不嫌揭此心要與近地諸賢
相錐劉焉佛氏原性於大覺吾儒原性於太極誠然

誠然頃嘗與令親王學傳討論及此儒釋兩言正可
相取太極二字較穩而近於呆人將視爲混混沌沌
之物大覺二字較俊而近於鑿人將視爲昭昭靈靈
之物蓋此物先天地生非有知非無知儒從其非有
知者而命之爲太極釋從其非無知者而命之爲大
覺也此極此覺清淨本然旣判而爲陰陽五行復探
而爲十方三世便是從眞起妄亦是卽妄卽眞儒又
從其卽眞者而剖之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能生之
體卽覺也釋又從其卽妄者而剖之曰迷妄有虛空

依空立世界能立之體即極也是故無極而太極即無覺而大覺太極本無極即大覺本無覺其究一而已矣不必較長短於其間其大旨則程子所謂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近之然天非假象之天而心非肉團之心也若剖其疑似之幾則太極易濫於頑空大覺易濫於識神頑空正函天象而混混沌沌者也識神正落肉團而昭昭靈靈者也兄謂宗釋教者多從昭昭靈靈中作活計是誠有之然而宗儒教者獨不從混混沌沌之中尋太極語理則遺氣語氣則遺心乎

今有槁木死灰之禪反入於混沌而師心自用之儒反入於昭靈又不可以執一論也愚言乾元不離昭昭靈靈之中執此昭昭靈靈求入乾元又不可得蓋從三十年來摸索心體而見其難亦即以此心穿過古人心體而知有至有不至處兄謂學者類能言之此不以真參實悟許我而以虛頭議論目我也讀至於此而後深悔前日之失言且甚慚於曹溪之言[illegible]溪謂說法令人不疑已性乃現今吾之性不現於人亦甚矣縱使綜覈程朱的確非操戈之具即[illegible]之資也於盡已之性盡人之性何當焉吾過矣吾過矣

續質第十八款云竊惟吾儕學問只是見在一着於此得力即過去未來皆在其中因果之說自應存而不論必欲論之所謂孔子之後不聞孔子釋迦之後不聞釋迦者業已難乎其為解矣則曰衆生根劣故貶德以從時也聖賢不能易天下之滔滔為天下之滔滔所易耶審爾則世道升聖人與之俱升世道降聖人與之俱降其何以為聖人

而聖人之去來又何損益於世道耶而兄孔子之化身廣桑君也子路之化身韓滉也其又何所為而來何所為而去耶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也然則何如曰吾中國自有書契以來聖哲代興其間尚不乏荒唐謬悠之談如所謂補天射日者經孔子刪定而後秩如也佛氏好語神通又生於西竺去中國且幾萬里矣其書寧無附會假托惜乎莫有人焉為之釐正而好事者又從而益之掇拾影響假信訛傳魑魅魍魎[illegible]

於祈幻百出紛紛藉藉不可勝記也無論其[illegible]如目孔子儒童菩薩幾於侮聖信斯語讖自佛口幾於侮佛高明如翁而猶數稱之况庸庸者乎昔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司馬溫公之論佛以為其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謂之誕則無也謂之神謂之怪則有也有者含之而不語於以見聖人之慮世為甚深無者擯之而不信於以見君子之守道為甚篤知此而後可以讀釋典矣翁以為何如。

學問只是見在一着得力此至言也但現在亦須審得的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聖人之現在也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賢者之現在也倘吾儕之現在不合於古聖先賢之現在則如之何凡言見在一着得力果能自信此辨一切逆順之境遂能如顏子之處一化齊乎聞一言見一善行亦能如大舜之若決江河乎若猶未未可輕言過去未來皆在其中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言必信行必果豈不現在孔子何以謂其為士之次若以能析天人能談性命為現在則顏子乃以不違如愚獨稱於聖門論工夫豈離現在然不能融通過去未來以為現在其為現在也必疏矣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生有是言也因果之理則通乎六合內外當在可存可論之間在釋門謂之因果在儒門則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而佛門復有最上一乘因果以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為因以十地滿足忽然超越世出世間見十方法界衆生一時同成正覺為果此即乾元傳中大明終始之說乃性境也末於教者必以誕妄忽之而豈知

其為性與天道之言今亦不必細論及此即就幽明死生鬼神上論亦是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中事孔子已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中因果在焉故因果神理也記載子不語怪力亂神今考孔子豈不語神但不語怪以亂神耳愚豈不知宋儒之緣因果亦有深慮而今於問辨中時露一斑大拂程朱之矩則為程朱補此一缺也蓋世有上智之士必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因果自是瞭然間中

愚夫愚婦亦靡不以前緣夙世爲口喙而宋儒獨欲闕之於儒門一路中人以致今之學士大夫悍然無復畏天命而省罪福之心未遇則詭遇獲禽無所不爲既遇則倚勢剥民何所不至而皆掩人揚已以爲高掩惡著善以爲巧以爲天既幽遠人亦可欺也中有修名修行之士亦不過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蓋自以天堂安插已地而以地獄聽天下之小人則沉淪生死更何了日而朝聞夕可之說亦虛矣曾不思六經中言上帝言鬼

神如目接言迪逆言慶殃如響應而奈何自以恍惚之見判幽明死生鬼神之說悉舉佛經所通於儒經之神理而一掃之也率天下大半英賢而種其撥因撥果闡提之根無乃程朱與有過焉者爲天下之桀禪狂而掃孔矩者表程朱維持人道之顯功則亦不得不爲天下之東儒說而掃因果者稍程朱鹵裂天道之隱敝蓋時義當然而此生之願力有在耳假令程朱復生亦必下此一着程伯子原知此理特以初起斯文不得不以闢佛之說終其身而亦不能盡掩

其說故曰句句是字字合[illegible]晦庵則儒風已振[illegible]年不以闢二氏終而以信仙信佛終也其在今日可知已項煦鄧尉山讀　高皇帝賜僧無念詩序首云佛生西乾爲淨飯國王既長悲憫衆生罪重覓山憇深曠海因是有警於累世因緣遂入雪山棲巖屋樹六載道成歸演妙法人天咸聽其道妙貫三界博被寰中此其所以尊稱大覺金仙也此非因果之說而何若如尊教應存而不論宜莫如開創之主矣何乃論而不存哉孔子述而不作愚亦妄以孔子之述文

王者述　高皇耳在兄東守程朱之矩亦未嘗悖孔子悖　高皇然於賢者識其大處其量似猶未滿則以闕疑闕殆之意存之無害也必欲強爲之解曲爲之詞則傷孔子與　高皇之意矣孔子之後不聞孔子釋迦之後不聞釋迦兄謂難乎爲解付之不解可也不解則可妄解則不可以鄙見論之高皇即令日之孔子釋迦耳廣桑君及韓混之說亦且置之愚亦頗具擇法眼者豈爲外書所惑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此即空[illegible]之心我無是也嘗讀

華嚴大經載毘盧如來之因地而知釋迦已從無量
劫前證過無上覺之圓滿報身。今分身於南洲僅現
丈六比丘劣相較初地菩薩之莊嚴猶不及又讀
高皇御製周顛仙傳載天眼尊者一詩而知我
高皇亦從無量劫前證過金輪聖帝之位今分身於
震旦僅拓漢唐宋舊疆較鐵輪王之神通報境猶不
及豈非世道降則報化亦與之俱降乎信如尊說則
釋迦與我　聖祖果為天下之滔滔所易耶。抑以
身易天下之滔滔耶。一切大聖降位就凡総是逗機

緣乘願力以度末了之衆匪從逆流中來則為完滿
三祇中功行也。奈何以凡心忖量之通此而廣桑韓
混之例可推巳廣桑韓混猶一見於外史尚孔釋化
身而為遯世不見知之聖人則孰信而孰傳之况無
乃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也然天射日委見訛傳亦當
審其所以訛傳之由女媧氏鍊石補天此寓言也殆
狀其調五氣修五行以賛造化之不及猶詩人所謂
華補造化天無功文人所謂天孫為織雲錦裳云耳。
射日之訛其來更遠佛言世界將壞之時十日並出

劫火乃起洞然至於大梵天界。此必古有至人具備
智者說劫前事傳久而訛乃誤加於善射之羿耳。日
可射乎哉吾謂釋迦未生中國未嘗無佛道亦未嘗
無佛說即此訛言可推也周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
書其中必有後儒之所疑怪者孔子删書三墳盡去。
而五典僅存其二則謂世道日降後王但法堯舜而
止矣堯舜以前神化之事不問可也若謂詩書之外。
更無妙理則唐虞之禋於六宗何稽而周公之分祀
天帝何據哉佛氏好語神通其書寧無附會吾少壯

時亦有此疑後以參求既久。而知佛無誑語。譯經如
羅什等。多從大菩薩乘願力而來不可以凡心忖度
安得有影響訛傳之書。影響訛傳在中國之禪書則
有之。如六祖不識字而說法其徒為之代筆。壇經後
卷似有訛傳。又如唐宣宗為武宗之叔生長官中近
於不慧是以李德裕定策立之何嘗出外參禪。而禪
案中乃留三掌定唐朝之頌諸如此類不少。皆五宗
後狂禪借之以張門面者也。若儒童菩薩之讖出自
佛口則非東震之書西竺之書也况作此疑不過為

一童字耳。不知佛經最重童字。童之爲言眞也。十住位中。六住以前俱名退位菩薩。唯七住入不退位。乃進於童眞住。梵語儒童菩薩。華言儒眞覺士也。其稱亦尊。豈謂傍聖大槃佛門稱謂與儒門不同。文殊七佛之師。權在釋迦會下。亦只呼爲善男子。法王子耳。儒童之稱。豈下於男子王子之稱哉。凡於此處。亦但闕疑可也。不必於字義間推求而爲之說。恐有侮聖言之口過。而其心則出于尊崇聖學之心。心本無過。至於執而不化。亦成心過矣。孔子語神而不語怪。

已剖於前。司馬溫公之論佛。以爲微言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自是溫公之所以爲溫公耳。前牘誤移在程子身上。亦愚一時之口過。蓋緣伊洛諸書。閱在弱冠之前。此後未經再閱。不無誤處耳。謂佛經有神有怪而無誕。此亦道著一半。謂有者含之而不語。見聖人之慮世深。則子貢因謂夫子有性與天道。不得與文章共聞也。何以知當時含之而不語。若　聖祖則明白說出矣。豈其慮世不深。謂無者擯之而不信。見君子之守道焉。則守道當從見道中來。未知其眞爲知其誕認眞爲誕。乃守韓歐程朱之道。非守堯舜周孔之道也。　聖祖存孔籍亦存二氏之籍。豈其守道不篤。愚卽借尊許以發憲章之義曰。士所誦且習者。以其載有經世之大道。而須之於以見　聖祖之作人篤。士所怪且誕者。以其寓有出世之正因而存之於以見　聖祖之淑人深。此等奧義。俱難深言。吾但以闕疑殆愼言行。效忠告耳。

牘尾贅言

右詳尊劄十八款議論。較前劄更細矣。先得唐張兩

君子書。若有相逼焉者。此必久灌於毗陵諸公之耳。而倚爲攻具者也。唐丈勸我無庸再辨。辨則觸人心鋒。有何實用。令驗海內人士中。頗有索吾拙刻不終篇而倦棄者。細細推敲。唯兄一人。天下自有姚江之學。蔑畧程朱已甚。程朱可蔑畧哉。吾幼頗鑽濂洛關閩之窟。一言不肯放過。正欲得一深研其學者。與之推究淺深。而取裁於洙泗之派。何幸得之於兄。別劄又有年已知非。生平汲汲何事。斷不敢執成心之說觸斯言也。何敢不以真心相應。是以有此叨叨之說

原缺第七十七葉

冗中裁荅。辭多潦草。且寧於分疏文義。而直截之意反掩。今當摠括前說而以三片獻焉。一曰窮理之實。二曰省心之實。三曰修辭之實。易謂窮理之實。聖學莫大於窮理。而窮理自有真數。在不在故紙上。亦不在識。請上前牘嘗云。見性之後窮理自別。兄毋乃以庸言忽之也。蓋論道者不難於以己言論。合古人言論而難於以己性光。發今人性光。不能發今人性光。而徒合古人言論。末也。發性光不尚言論而知言之君子。則能即言論以驗性光。若覿面相逢。則全以性

光相照。而言論特落草之具耳。兄豈謂能道性善。能排異端。能闡精微義理。能守清正儒風。便可以與於斯文乎。此尋真之府。亦藏僞之淵也。其真而正。正而歲且客者。莫如伊川先生。然以執心未化。而邵堯夫[illegible]生蓋樹生之誚。又莫如橫渠先生。然以思路未絕。而程伯子有强探力索之規。又莫如紫陽先生。然以影見難消。而陸子靜有學不見道之惜。三先生之於[illegible]理審矣。而發人性光。畢竟不如周元公。大程夫子。八方以經學掩性學。旋以傳註之學掩經學。一[illegible]學

反以宋儒所解之幽明鬼神。爲孔子所言之天道。而以先入之見禦人。恐滋口過。此處煞有商量。吾儕苟無顏子聞一知十之資。則於一切性學。命學。理學。數學。未有不由師承而入。不經喪身失命一場而得者也。伊洛関閩諸大儒。於儒學俱有師承。俱委身命以從事。獨於出世一大事因緣之教。既未嘗取師友於禪門。又未嘗委身命以入其窟。僅能以性學通單傳之學。窺見佛道一班。而於權實半滿之義。全未之究。遂乃影其言據其迹而攻之。此大過也。特以維持[illegible]

教有大功。足以掩此過耳。故謂程朱能解聖人之經則可。謂程朱能窮聖人之理則不可。兄幼精于舉子業。雖以資性過人。亦必由師開發。亦必喪失身命一番無疑也。今日以身命從事程朱。恐猶未必如少年之從事舉子業。而師承則尚有說焉。至於周程以上之性學。及佛道所通於乾元之秘藏。如之何其可輕議哉。兄直守孔孟程朱之軌。良亦自足。即闕疑殆於二氏之學。無不可者。若欲推敲綜覈於其閒。則非從天命一番斷不得。而今恐亦無暇於此矣。[illegible]人

言生平汲汲何事則必汲汲於透性而後可也性學
不在探討文義上又不在棲神混沌上自有一得永
得之關棙子在焉必毋曰毘盧不出乾元乾元不出
太極太極不過是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予既已
知之矣此但謂之能言太極未可謂之能知太極果
欲見乾元太極之眞面目必須另換一副心腸不透
佛氏之性海行門吾知其不透乾元太極也唯聞一
知十之顏子則當別論理窮至此方是眞窮所謂窮
理之實此也曷謂省心之實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
不可勝用也愚自有聞以來實捧此兩案以為心印
凡自古地步而奪人之地步皆害人之心也得人地
步而據之為已地步皆穿窬之心也是故吾於張子
厚程正叔二先之資佛闢佛資禪奪禪資太極而掩
太極猶有遺憾焉而今之君子有已所未悟之理得
於所聞弗之下也旋即掩人而自有之有人所未圓
之說漏於所見弗之察也旋即遑已而轉攻之人方
推心置腹我乃入室操戈殆是穿窬與害人之心兩

合矣兄自謂不執成心應無此病亦覺同儕中尽
此病否愚少壯時不敢謂絕無此病而以攻歷既久
微動即覺覺即消除因而覺人之所未覺焉兄試驗
吾牘中表師表友不一而足蓋平日自有心誓見從
已出誓不以已方人見從人出誓不掩人揚已人已
有同然處則寧不自表而表人之見也實有鑒於今
昔賢豪之隱病多在於此此病滲人骨髓為害最大
兄前以賊字甚戾壞戾壞猶是好信不好學之賊此
則偷心不直心之賊也猶欲入腳道門垂不朽於天

下天豈佑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季
兄所謂性命軀殼之幾必有見於此矣心省至此方
是眞省所謂省心之實此也曷謂修辭之實易曰修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以言垂世此修辭之大者試
觀古來有道之言不是溫厚和平而有餘蘊必是坦
夷洞達而無機心此皆從性田中發雖欲矯揉而不
可得也故讀濂洛關閩之書則周元公渾然含有聖
胎程伯子盎然具有仁體而晦翁亦無一毫自欺之
心伊川不無苛刻意横渠不無雕琢意矣讀兄前後

教劄則伊川與橫渠之兩意並見焉其中蓋有[illegible]
於其所不必蓄辨詳於其所不必詳疵吹於其所不
必吹幽闡于其所不必闡而於奧義之不可忽處却
乃等為尋常見觧而以深文覆之此是多刼柴來一
點好高氣習非一時所能猝化亦緣此生從舉業出
身文機太熟道機猶生一入議論則尖利之筆鋒出
焉此則所謂習也學莫難于變化氣質而氣質最難
掩於修辭中然變化氣質又不在修辭上心變則氣
質變氣質變則辭變不變心而變辭亦非立誠之道

辭不從誠上修便是戕賊人以為仁義本相豈能盡
掩但去一切執心勝心而辭氣自爾遠鄙倍入中和
矣若乃口闢佛書而筆尤弄之以示巧心非佛道而
[illegible]掠之以矜多此不誠之大者兄無是也而流弊
亦[illegible]在於此如欲杜此弊源則毋以影響論道淺薄
[illegible]之端開之辭修及此方是眞修所謂修辭之實
[illegible]也此三者雖以作終篇獻而自反實多愧焉然
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矣愚亦匪為兄言為天下萬世
之通患言也當信此際因緣千百刼之道[illegible]在焉[illegible]

孟子以後儒學漸粗而周元公始精之程子以[illegible]
見漸隘而文成公始擴之擴之未幾而[illegible]自敝俱起[illegible]
學既以執方而見鄙于通宗之士時學又以踰矩而
見薄於謹身之賢徒以治　聖祖開大立極之心
法經士能以孔子之學貫二氏之學然三教聖人之
精蘊固並露於此時而自漢及元士習之流弊亦並
發於此時不大為之整頓一塲何以合人心之渙定
萬世之極天無乃假高明之紋心繡筆與拙夫相和
相成為萬世仁賢參究地也孔子之門顏子之德性

最純曾子之繩墨最準故識者以為翱翔兩驂而不
知子貢屈巳以下顏子多學以補曾子不自標宗而
尊贊夫子之化育其功至隱而至大有文殊抑巳揚
佛之休風焉此非好為人師之淺士所能知也愚實
以釋迦事孔子以孔子事　高皇兄能翱翔顏曾
乎我不辭驂乘子貢倘我能優孟顏曾乎兄亦不嫌
文殊子貢矣第未知何日得與兄遊無言之天哉

續荅高景逸丈書 名宇鎔見前牘

來書畧云先生之於[illegible]龍可謂不倦之誨矣雖不

敢遂謂無疑信相互之處而微言奧義已默承扆
多能亦何幸以安身立命之所得有以考竟折衷
於先進大君子使不謬所從耶 云云 敝邑趙令公
久欲見先生問辨牘便或致一册何如
前見過意思頗濃殊嫌別之太速適來諭云疑信相
互此是實語蓋必有執自心之妙見而不肯頓舍處
自世有程朱之學而講道家多以程朱格孔子凡程
朱存養省察工夫亦孰不從孔脉中發來獨究到一
以貫之之根原處及過此以往之實際處則非程朱

之見所能格也愚乃不揣而商求及此諸君焉得無
疑諸君亦但見吾今日以孔子之學裁程朱未審吾
曩日亦以程朱之學格孔子若論到弱冠以前則恐
諸君今日之鑽研程朱未必如愚此時之篤且細也
壯遇恭簡公先生獲聞良知之學一時尚難遽信及
召宦明道書院中朝夕熏切見先生與先輩羅近谿
及承學楊道南等情神在眉睫之間應和在口吻之
外覺其必有妙悟乃盡捨積年見解而從之此時意
思真是清清淨淨不掛一絲亦似混混沌沌不過一

竅方始忽然有悟入處而猶不敢遽以為是也復
身向三聖人堂室中翻來覆去俱不從註脚上盤旋
一一消歸自已性分內千鍾萬鏊有个出身今乃庶
乎不惑而躬行尚未有得也茲惟艱哉兄但舍疑心
而養信心不倦不沮將來必有透脫之日第毋急標
見地以唱後覺養成口業恐來造物之妬昔有禪師
以不落因果一語賺人墮八百劫野狐身諸賢多信
不及愚頗究心於易傳幽明死生之故而印之以竺
墳不得不為諸君子慮也且吾今日精神亦無所寄

寄在海內高賢思與同種道岸之緣耳少壯既迷前
途復追尋得復以未了之義誰人耶此處苦心意兄
能信之矣以此信而生疑疑乃所以成信也夫何憂
焉趙令公何以知愚之有問辨牘必有以此牘欺令
公者如命將一册附上乞轉致之諸不一一
答龔儀部園適丈書 儀部諱茂才字彥誠無錫縣人
來書云承賜問辨大刻想見門下接引後學盛意
與楊復所老師李見羅先生如出一揆非仁體益
然能有此立人達人一物不遺之雅度乎茂才拜

領卒業於
櫝中大義似亦能窺其梗槩矣弟生平
限於稟賦所讀之書止於儒家數種未嘗旁參內
典乍聞先生三教合一之旨一時不能領畧如周
顧諸君子之疑端亦多有之然不敢無知強辨俟
他日稍有見處當圖就正也諸凡面叩不宣
足下負壁立萬仞之標志道每與所知論及未嘗不
擊節嘆賞自愧無能為役也客歲高雲從訂中秋二
泉之約一時俊乂彬彬足稱德星之聚而不才獨以
他絆後至與足下交一臂而失之其時雖有六七君

子聚談亦不浹旬而別精神似無歸宿而意見亦復
參差有華良會過實在余問辨牘偶成即托一徒呈
覽匪但借以請益亦謝咨秋後期之過也敢云接引
後學而足下謬有賞焉以為與見羅李先生復所楊
少宰立達同度夫二公學術稍別而其一點立人達
人之懇至處則真如出一揆矣道也何足以與於斯
哉或者身在一室而心在天下萬世亦欲與斯世立
人達人之君子嘿助一籌而不必功自已出則一毫
無所假也頃會錢起莘年兄頗道足下相信之意而

來諭亦自謙於櫝中大義得梗槩焉固知必有大契
之決江河尼父之聽滄浪處而可否異同之際亦不
能逃知言之鑒矣頃亦察到司中之異否羅翁之學
修身為本與愚之表暢龍重方矩其意同也然羅翁
[illegible]以庶人荷帝王之道統而愚但許農工商賈之流
[illegible]一之修身不許其同天子所造之士俱言明明
[illegible]於天下士欲明明德於天下亦但許其贊天子之
明德不許其負道統以貳天子也是故不但以中庸
遯世之案裁泰州兼善萬世之說亦以群龍无首之

案裁宰我賢于堯舜之説蓋羅翁合見龍之心於惕
龍而愚別惕龍之迹于見龍意則各有在矣楊少宰
之祖述尼父憲章　高皇而不蹕程朱之闢佛老與
吾言若合符節也然少宰之意重在以圓宗挽宋學
之執而吾之意重在以方矩挽時學之狂少宰以圓
函方人競趨乎其圓而不束乎其方故其入人也[illegible]
愚也以方裁圓則圓者既咈其方而方者復咈其[illegible]
其入人也難然吾所表　聖祖之道以圓宗[illegible]
矩使三教各循其派以方矩入圓宗使三[illegible]

源此少宰之所深印也弟少宰急於接引後學故專提孔子之立人達人而不暇稽其敝愚則欲於接引中存稽敝之意故兼提孔子爲下不倍遯世不悔二宗以爲無忌憚之中庸作戒焉其意亦相成矣此拙牘大義之所在高明必能炤之顧其中閒辨語多波瀾於內典者則以辨端及此不得不因人而答也此端實發於耿先生而周元孚繼之耿先生乃吾恩師而周元孚乃吾至友皆人中之龍象而於此不無小牾毋欲效一芹之獻而無從也何意辨端適來遂借

此爲報德之地若啓若翼良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頃遇麻城王晉斬居士述先生屬牘時口語已塞猶喃喃然訓弟子以學問須究如何起頭如何結果中間如何用功若有躡如眞境難對人言者正符我三十年前所感之兆而元孚近亦有所感動不執前見矣此中消息最是難言而諸賢多以輕心執心承之足下所謂梗槩亦及此否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朱子贊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于自屈足下亦自謙生平限於稟賦所讀之書止於儒家數種未嘗旁參內典

乍聞三教合一之旨一時不能領畧如周顧諸君二十之疑端亦多有之然不敢無知強辨俟他日稍有見處嘗圖就正此數言者眞意虛懷豁然可掬與端木氏當年之心境何異焉吾以此益重足下之爲凝道器也今人但掇程張朱子唾餘便能闢佛但掠五燈會元公案便能談禪但拾原教續原教論等話頭便能言三教合一而豈知此處關竅斷非浮根僞根之所能入哉足下不浮不僞兩疑愼言朋儕中何可多得道已衰矣曩昔亦嘗理會世間出世間學今俱蕁

諸虛舟飄蕩獨嘆仰鑽三十餘年模着三大聖人鼻孔依稀乎一線可穿而自省力量綿薄大闡非吾事也冀得一二可畏後生挺有程淳公朱晦翁之根器者與之朝夕數年而不可得則願輸誠於有學有守之君子展轉相熏以待來學而又苦於合併深入之難也已矣乎吾其與深山之野人俱乎今感足下他日有見之言將不以吾衰自諉而悠然起究竟之思焉大槩謀道之君子苟非上智未有不從大疑發大悟亦未有不從明辨到忘言處也但疑心當起於悱

心而强辨有傷於明辨耳以足下之高明縱未嘗旁參內典而內典之言君嘗不畧見於儒書中即以平日所讀儒家數種之書㨫墻附壁以闢二氏孰曰不然乃云有周顧諸君子之疑端而不敢無知强辨此其深造之志可知也他日有見必不就世儒脚跟下盤旋矣今姑就周顧諸君子之疑端而更發一疑以助足下之參求焉天不愛道圖書出矣聖不愛道六經垂矣然而道脉之流行則皆關乎天命也欲觀天命當觀創業之君天既以孔子木鐸萬世矣果加世

儒之見則秦火既滅天胡不縱漢高稍事詩書鑿出孔壁之藉而乃縱之以嫚駡之習謂馬上安事詩書惠文景三朝君若相純向黃老迨孝武而六經乃表何也焚坑後之世界經制不必備而清淨正投其機也此天命也六經既表經術乃與黃老並行黃老不爲名尸而經術可爲僞藪大盜乘之以移漢祚不以節義挽之不可光武於是禮嚴光褒卓茂以發潛德之光而明章又舉三老五更之典士乃翕然以節義相高節義激成黨錮而奸雄乃起奸雄起而節義

士乃復以老莊爲藏身之窟清談繁興而詞賦日[illegible]矣歷三國及六朝其風靡靡世雖知有孔子之道不過視爲名教一郛郭耳蕭經術不足以羈士習而達磨之性宗乃來[illegible][illegible]雖來入未知其與孔教同源也唐太宗負絕世之資垂祀至於三百天欲遏此宗者何不預產一大儒于闢[illegible][illegible]爲唐宗裁理學種子登極之後移別教于孔脈易易耳乃故縱之祖玄元興梵宇以爲無上之妙道而尊禮之特以世法不可無六經儒宗不可無孔子而存諸學校其降體視二氏

之祖有殺焉以致終唐之世士皆陽事孔子陰豔達磨中間唯有韓昌黎一人出佛骨表而卒亦降心於大顛何也辟章後之世界理學尚難繩而宗風可拂其迷也亦天命也五季朝君暮臣綱常之統幾絕不有出世一宗人心其死乎宋祖龍興正孔教大衰之日而禪自五燈分後亦盛極而向於衰矣轉朝君暮臣之統必以六經之道遏虛驕𢫬弄之禪必以孔顏之學宋祖似有所受於陳希夷然者故一膺周[illegible][illegible]宰相須用讀書人贊孔顏敦王昭素以示句[illegible]

衎起韓王道非粹白亦謂以論語半部定天下半部佐太平於是儒風隱隱然起於禪風之上不百年而周程三夫子生焉周子遡易學於希夷陶性宗於壽厓而一一印諸孔子之書於是禪學轉爲聖學夫禪學自梁及宋凡五百有餘歲而始脫卸於孔顏之正脉何也吾道一以貫之之宗藏於空門無迹而入於名教之門其真反易濁也蓋聖學濫於訓詁詞章而僞夫資之則孔子之心隱矣孔心卒不可隱乃旁落於黃老達磨教中禪學濫於虛頭棒喝而狂儒附之

則佛祖之心亦隱矣佛心卒不可隱乃卒歸于孔顏仁聖脉中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宋祖特孔顏而周元公實提孔顏樂處以開兩程夫子識得孔顏樂處則知達磨之性宗矣程伯子智及之仁能守之而窮源猶有未竟處則以離元公之早也叔子雖宗孔顏而其學僅反到曾子之守約處未能反到顏子之不由處故推開出世一宗於吾道外以爲聖人之不死者六經耳其身死其神亦滅竟不究其神之所歸歸於何地而於幽明死生鬼神之說謾以不[illegible]

至[illegible]之朱子沿其案直判輒書聖人之上非[illegible]等神人留此敗闕於後以致今之學士知有向上一着者疑吾聖學之不足以了生死而從投禪玄二窟以求不生不滅之宗遂執程朱之未至處掩其所已至處并平日之淑德醇行而悉沒之此程朱以未了之緒遺吾儕也蓋程朱之理學肇起於熙豐之間至宋度宗尊朱學而傳註乃流行于天下　聖祖取其旨之簡易易行頒諸學校恬熙二百餘年孔道之源頭未必徹而名節未盡虧者此崇尚程朱之效也

至於今日而程朱之教乃衰蓋其精光不可磨而其窮處亦當通矣精光何在在乎以孔顏之仁學遏狂學窮處何在在乎執仁學以蔽聖學也聖學必貫釋老二宗必通幽明死生鬼神之故而以程朱之說晦矣蓋自周程開儒學以來亦五百有餘歲而三教之源乃合吾夫子敦化川流之正宗乃再振于天下豈人力哉天命使之然也然非天縱至德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如我　聖祖孰能合之振之試思　聖祖重開混沌正道術合一之機胡元固北狄之種而

仏經亦西竺之書也。北狄之種。既可驅而還中國之
帝王。則西竺之書。豈不可滅而還東。嘗之孔教。曷爲
將降大任而先使之困心於皇覺寺也。天蓋以胡元
之季。程朱之澤方流。何患有天下者之不崇孔教。第
不從禪門一過。則曷由知二氏之暗助皇綱也。暗助
皇綱亦是　聖祖之權詞。苟宪皇綱之所自來。則
孔子之教。亦屬暗助。何者。天子所以治天下。三綱五
常是也。綱常豈起於孔子哉。自盤古定三才以後。虞
廷敷五教以前。其來久矣。孔子緣三物之教。以開一

貫之宗。刪述六籍。垂憲萬世。則皆暗助天子之弘綱。
所謂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以二教配孔教。而
曰暗助。　聖祖亦爲世教而發此言耳。三教論中。
有所謂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心經序中。有所謂
去迷頑之空。立本性之實。此乃　聖祖精一執中
之實際也。蓋自文王而後。見理之圓。立教之匝。未有
如　聖祖者。故但以程朱之傳註翼聖經。而不以
程朱之執見。廢佛老。亦但以佛老之教。意助皇綱。而
不以佛老之教迹立皇綱。其所以佑啓我後人。直是

咸以正無缺矣。昔文王之文。在周易。得孔子發之而
道光。我　聖祖之文。亦班班在御集中。而發之者
誰歟。此又　聖祖以未竟之志。遺吾儕也。　聖
祖之志。無乃欲使上士以出世之心經世。調元氣于
太和。中士以善世之因出世。修功行于無漏歟。愚嘗
憇尹山寺。讀　聖祖御製落魄僧詩。有累世因緣
積善功之句。而想其大明終始之智之崇也。又有鍜
鍊始知玄妙處之句。而想其曲成萬物之仁之遂也。
夫不以一世定人。而以累世察人。又不專以一生之

德澤及人。而兼以多生之因緣鍜人。儒生有此見哉。
大學蓋以親賢樂利。沒世不忘。爲止至善之極。中庸
則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不顯惟德之極。　聖
祖等閑一詩。兩義具見。此詩特其小者。亦其逸者。而
況班班在　御集中者乎。緣其文以揆其志。卽堯舜
之博施濟衆。豈足以盡其量哉。真以佛氏度盡衆生
之心。而敷孔子並育並行之教。遊於義皇以上矣。有
君如此。而吾儕不能闡揚德意。以贊化育之一班。亦
謂之有臣乎哉。愚嘗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知足下

先有此疑故復借筯作籌以爲叅求之助不叅及此而強言聖學眞是夢中說夢耳三教不必合不必不合但言三教合一亦是門面套語愚實以易理叅佛說照前三教之以何緣遞興推後三教之以何緣漸滅與滅之間盛衰有數而知三家之鬭諍當頓熄于此際蓋　聖祖在天之靈之所召也從此提掇一畨開拘儒之眼目不用入主出奴於无首中妄起一首而二氏家之妙旨則已收諸一貫中發因既眞結果亦實士不以二氏爲敵國而通其精神以爲實際

嗣後紀綱三教之豪傑必從儒流中出而二氏之徒轉衰矣第二氏之籍則必以二氏之徒守之猶周禮外史之掌三皇五帝書也孔子豈儒家之私祖而佛老亦豈二教家之私祖哉其所損益則曾論之所謂百世可知已即今日固是合渙之時而合之亦不以迹其矯弊用中之幾自有所在以一貫之悟門通宗學又以忠恕之行門別狂學是爲得之允若玆則言合固可不言合亦可所以言合者端爲程朱執距楊墨之案以闢佛老雖中一時之權而終有累於孔子之大世儒泥之復執程朱以議　聖祖則於[illegible]之道亦悖焉故不得不爲之一剖也如必以合三教爲宗則孔子知天命之用滯而元公導二程之意荒矣

荅陳民部蔡菴丈書（民部諱守字[illegible]歷城縣人）

來書云中秋獲承清塵方斬大暢玄風而阻于晤緣未果側聞　先生左袒老丈輙令心神每在左右夫當今海内臭味同者幾何人勦濂洛關閩一隅之譚外加臆見高自峙我山俯視流品

竊國左史漢一臠之味叅以世譚雄自名作家睥睨典刑窺管啇混晏半通之得雜以情識妄自稱用世揶揄正宗一聞玄同之論悍者怒於辭矜以綺言相牿悟庸者怒於色背以左道相訕譏甚者飛鋒白簡流毒青蠅不惮三塗之嘗試甘心岐路之迷踪達者旁觀援之以手不得拯之以辭不可遂至分曹各奏笙鏞與蛙蝈爭鳴背而分馳炎天與冥山異路古人云大人合併爲公君子萬物一體何嘗藩籬自限爝火偷明云爾哉畧讀三書意悉

旨番爲此懼俯伸印臂廣渡便航見者聞者宜應
自惕生猥以小品同茲覺明謬謂一得可同大家
謹以所見就正作者幸進而語之勿謂門外人相
視如何如何
前一接手範卽知非區區中品而心有懷焉故以拙
[illegible]代芹冀高明有以啟我也既得回劄益仰才閎識
[illegible]刻間能傾妙蘊如此豈束教偏才之士能望後
[illegible]中刺當世士人三獘一勦濂洛關閩之譚而外
加[illegible]見者一竊國左史漢之味而參以世諢者一窺

管商混晏之符而雜以情識者可謂曲盡其情獘矣
而感慨之意爲最深感切感切然三種之外更有一
獘焉世豈無一種英豪影西達南能之宗吹聲理學
自謂得玄同大道而實無着落者乎此其獘尤甚于
勦濂洛而窺管商者也舉而與窺國左者相較則其
間不能以寸耳尊劄言到大人合併爲公君子萬物
一體必有酌于此矣士不難于博學而難于約取學
不難于虛解而難于躬行故曰苟爲不熟不如荑稗
[illegible]與足下兼備此獘焉末句有門外人相視之說

則烏乎敢適雲隱菴僧來領兄[illegible]此有[illegible]
所失奉求正牘及疏刻補上皆糠粃之具耳不一

續答陳葵菴大夫書

來書云再讀慈示深知阿婆心切令未歸遊子雖
未抵家山已明了知途次所歸道路殊爲忻極細
閱慈旨先辨岐路後斷力行已盡厥蘊矣守不
佞再以所聞請益講壇前書所言三七門外三士
也意者門內亦有三士焉兀坐窮山盲修瞎證直
以揚眉瞬目局騙來人達能之所黜也慱翻龍藏

抽相揬宗大以荒唐悠謬簧鼓聽衆生安之所病
也高豎丰標縛身繩足參以降魔煉性鍛鍊初心
優波之所羞也竊謂道學者避世詞章者談世事
業者用世則禪師者避世講師者談世律師者用
世何論三教鼎峙實九徒爪分竊意真人出世頭
頭是道經論律開正道眼有如假似倚真什什是
僞禪講規障正法眼揔之以有爲法希無上乘耳
況魔軍外衛陰鬼中躡塵慮縈纏清風强拂者哉
竊謂欲破三途惟銷一道法門不二教學八途大

覺門內開示悟入求大覺者。信解行證。方今典刑不少。法藏弘深。教門四者。業已炳熾天中。蘊蓄千層障業萬疊學門四者何弗黽勉。然解類講行類律證類禪。總皆黍米之珠。何有三門之別。譬之儒博學詳說說約也。者博學類涉世。詳說類用世。說約類避世。用之有道。說即說其所博。約即約其所說。用之分岐。隨即角立。角立則肝膽楚越。何況竺乾震旦。玄同則地獄天宮。總屬法界。何分內外。斯千經萬論無非分別自心。一得寸照。不過先師緒

餘。第旁門曲徑。不啻千錯萬差。又荆棘稠林。難喻世途險陂。每欲縮舌不譚。以避鸚鵡有口。又恐措躬非地。以致燕石重珍。故敢冒昧陳之。仰冀箴砭云耳。

再聆金玉。該博淵泓。不但服倚馬之才。亦仰高目之表焉。僕前者進博學約取之說。則意更有在。實恐仁者以一生可惜之精神。填浩刧難窮之義海。於彼岸轉遠耳。昔在比部時。與趙翰檢汝師巷遇接談。有一段公案。今爲足下述之。汝師問余曰。聞兄謝絕世間詩文有諸。余曰然。曰何故。余曰承先志。凡無益於宇宙而有損於精神皆不爲也。隨以述諸徐正郎鄧原訒。郎見吾二寅丈。鄧原笑曰。對奕有何益於宇宙。而予亦爲之。見吾亦笑曰。此無所損於精神也。余曰。然哉。譬如諸葛武侯[illegible][illegible]食少事煩。而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有損於精神不有益於宇宙者也。故爲之。又如象山先生對賓朋不廢棊奕。而曰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調吾之德性。藝即是道。此無益於宇宙而無損於精神者也。故亦爲之。唯有損與無

益合。則斷乎其不可爲矣。噫。今試以肉眼勘天下之豪雄。有不斃精神於無益者幾人哉。倘意地不清。口業不淨。而以狂僞之實。開人罪過日起。則又不但無[illegible]於宇宙而已。夫天下等第一人。必不落天下第二[illegible]義。其精神用處。只有二端。不用於直透性宗。則用[illegible]修功行也。二端之外。俱屬他家活計。然佛氏之[illegible]即吾儒之性宗。而儒門之功行。非禪門之功行。又有不可越位而求者。既已佩孔子之訓。受皇家之[illegible]矣。其現在自有正因。而當來自有極果。[illegible] 狂之

因殊不以資禪識爲正而以脩儒行爲正語當來之
果殊不以立不朽爲極而以證無生爲極究竟只是
盡諸有情成無上道而已欲盡有情成無上道在釋
氏委有無量方便法門而孔門第約之以禮約禮之
至則從心不踰矩而化矣此吾儕之普賢行也愚前
有孔矩收二氏之說士多疑之執孔闢佛者既以爲
鈍置孔矩軒佛輊孔者又以爲擡高孔矩而未察吾
一生之理會在此一語此語雖爲儒家言其實普賢
十無盡行門豈出絜矩二字矩也者中也庸也無漏

之天則也以中庸無漏之天則攝二氏出世之宗而
彌綸之則狂偽不生而萬行之門正矣然非透悟性
宗豈能見此天則見此天則以度有情所謂不斷煩
惱而證菩提有何生死可出噫未易言也佛經原謂
出塵自利特小乘聲聞之事入塵利人乃大乘菩薩
之事吾儕已寄身於菩薩位中而未必證過聲聞果
位故多迷失本因損精神於無益之課而作他家活
計其迷而未甚者仍起本因之思欣慕出世因果則
又卑視有爲懸想無爲蹉過當下種種功行此非所

以尊孔矩而行普賢行也來教所稱門外三士門內
三士之弊最精且嚴矣顧未免有內釋外儒之嫌蓋
以門外三士識儒門之似是而非者以門內三士識
釋門之似是而非者誠若所言亦當謂釋迦是門內
師孔子是門外師也門外之偽徒必收諸門內以正
其偽則門外之真師亦必收諸門內以攬其真釋能
收孔而孔不能收釋羣龍於是乎有首矣釋迦委是
已涅槃之孔子孔子委是未涅槃之釋迦而以內外
界之又不可䌙以道學譬禪師詞章譬講師事業譬

律師亦畧有意圓語滯之過道學一於避世爲在其
爲道學也欲破三途惟崇一道則中觀之訣已教門
四者炳識天中學門四者何弗甩兔語最喫緊然亦
雖劄緇流語耳春秋之義先自治而後治人吾儕亦
各自有雖劄處也拈孟子博學詳說說約而句貫三
門非精密之思不及此但法喻難齊太粘亦滯以說
約屬避世亦未圓角立則肝膽楚越何況竺乾孔且
玄同則地獄天宮總屬法界何分內外此則合於華
嚴妙旨非剿說者倫然攬足下發此妙旨得非以拙

牘有好辨之嫌。復於今昔仁賢多進退耶則已有自道之語在前牘荅張蓋吾一書中矣。曰不過銷隱慝脩陰隲不敢為天下怪而已。平日脩持俱不出此三語。其所以有問辨一書則為有感不得不酧有疑不得不剖也。來教謂荊棘稠林難喻世途險陂讀之令人聳然有警益一動不如一靜千言不如一嘿昔人已道破矣。末復起鸜鵒有口燕石重珍之嗟尤見兢兢不自滿之心焉。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愚之失口已多矣。方自懺之不暇而敢妄有箴砭乎哉。

足下倘肯不忽俚言賜之箴砭固所禱也。

續問辨牘卷之三

續問辨牘卷之四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荅王司訓道宇丈書（司訓諱敎敘字道錫宜興縣人）

來書云。敘也臥病竟半月。少間輒以濶於侍教為憾。尚俟攝靜數日或能躬叩耳。頃俞定老書來云。承賜新牘讀雖未了。大率但知受翁之益無能質翁以疑要亦以口業為懼耳此其意何深也。張叔登書來云。承惠大教比於求正牘更覺醇全。方時時參泳。為長夏工程卒業一秋京當摳衣門下請

益。先此附達空椷上謝托敘為之致意焉。至涇陽兄每書下問意欲敘一言居間印證。敘絕不敢荅一字。良有待焉。意者天啓斯文將令我毘陵二三君子介然有知乎。知培養善根自具足信根。向來執見將豁然翻成篤信。而廓然共遊於大道之公乎。寤寐病思俱成樂境伏枕草草代躬佈候不次。頃為先君子樹墓門淹甫里者數日。昨歸得手劄。而知道體違和亟當造榻問慰則賤體亦以暑勞憊矣。玩劄意藹然見立巳立人之盛心焉。俞丈有真見。有

虛懷世味澹然而問學老且益壯縉紳中安得有此人其以口業爲懼不輕發辨尤人所難也令高弟張以登兄一見而知其爲近仁之士肯以拙牘作長夏茶湯釆葑釆菲無以下體此兄實有之亦不嫌以中之所未愜者啓我大槩略舉一牘因人之有疑於求正牘而發故語意或稍詳明而後先原無二致此兄以更覺醇全爲言則前牘之未醇全處必有在矣故望其更有以啓我也顧長公虛懷當遜俞文而擔當過之擔當不從透性中來則必爲見所使豈能遂如

孔子之耳順大舜之若決江河而鄙言亦豈從耳順決江河中出自應有推敲處學無大疑焉得大悟足下謂培養善根自具足信根執見翻成篤信廓然共遊於大道之公所以待長公者誠厚而謀道之深心亦可以想見已寤寐病思俱成樂境此境非得理者莫有試以此點貴郡同心之士可以執見成樂境否愚嘗謂至人立言必從不思議中發出思議所以上通天命而下應群機貴郡諸賢之所不足者不在思議而在不思議處也愚亦思議中人而遍所問辨似[illegible]有不思議者在益愚之掃除見解非一日矣非有以迫之則不應既應即芻狗之即如問辨牘所荅群書誠不敢有一毫簡忽之意荅後又毫無粘帶空空如也諸賢多負豪傑之才自結髮以至揚名識見真如山積一觸見鋒則勃然而起矣然而立言垂世之業天不早畀名根未斷之士自古爲然此不可以不深思也非足下不可道此中秋前後當卭錫山荊溪金沙之通家喪張兄不須遠顧即於荊溪相會何如

荅張儀部文石丈書 儀部諱納陛字以登宜興縣人

來書云翁以斯道故乃于同黨中得聚訟焉然同黨之譊譊于翁者必能爲道如翁指也亦信翁之直能爲道也或者謂翁宜默而承之以俟其同又或謂翁宜曲而應之以收其異夫持辨以來者非就我以正則助我也明而辨之默奚爲者直心以酬又何曲矣則翁之不苟同于人或者所以收其異而人之或異于翁夫亦將以致其同也陛庸陋寡識而于亂德之鄉愿無忌憚之中庸則心竊懲之矣翁首闢此二者竊以爲功不在孟子下而諸

凡所疑則亦願求同於翁也謹疏之成帙以希訓

教

志道自膺質貢後篤好爲人師之戒不聚徒自奉先人遺誡後謝婿生誕死之文不脩辭遂并理學而沉埋之久矣遍年因天臺先生往復問易六龍及儒釋流敝之說而有求正牘一編先生發出以轉諸同志有所往復集成問辨牘四卷言愈多而道愈晦矣頃有感於唐年兄凝菴馮司成具區二丈之言一則吹求牘中鏬隙而囑勿以忘言槩一則過許闡發殆盡而謂不留後手兵俱有真意存焉乃畧以平日苦心吐露於各簡中擬自今當與諸君子相遊於無言矣曾不數日而尊劄至若已預見此幾謂有以默承勸我者又有以曲應勸我者誠然誠然夫曲而應之以收其異此巧心也吾所不能默而成之以俟其同此深心也愚實古之然亦何敢以此槩真心謀道之豪傑如足下深以亂德之鄉愿無忌憚之中庸爲儆尤得我心之同然者安得默而承之亦安得曲而應之承示辨牘叅辭一帙正與涇陽凡之求正牘皆疑意

同但質字覺虛而叅字覺滿豈建言之餘習未忘[illegible]愚嘗對令師道宗外翰稱足下爲近仁之士近儒者無矯飾此叅亦從近仁本色中來也質則不嫌明辨叅則可以默承而來意又不可虛也亦如吝質疑例一一條列如左

一叅辭標首云龍光奕照欽瞻無已二泉云奉拱履光慰怒私而先是則已得求正牘讀之矣儒釋淨光之証未敢盡據而讓之文殊起象之法未識畫[illegible]收釋猶在儒與釋之間而以釋尚孔猶在[illegible]之間陞何人斯而敢置疑然是翁之[illegible]直腸氣軼千載以爲今之擔當斯道翁必其人而援據累辭夫豈漫語又見涇陽先生真懇篤至精心衛道望翁爲擔當斯道之人有孚自中而連篇疑訊又豈漫辭則陞于是不敢不悉鄙志以窺兩先生之所以離而求其所以合矣夫涇陽則程朱之故轍也無可言也若翁之宗在統一三教耳而推上乘於佛果則世不謂以釋合儒也謂且錮儒教而歸于釋翁之旨在祖述

續問辨牘 卷之四

仲尼耳而列聖位于童真則世不謂以儒收
謂且併教祖而收于佛翁之論性在上達乾元耳
而次仲尼于至地列釋果于終地則世謂翁之乾
元不爲家實于先聖而爲完璧于佛門故世人伏
釋卑孔涇陽與我翁同其憂而牘中輕孔軒釋我
翁與涇陽不同其義在翁以无首之義得聖人不
自爲首之心雖列孔子于因中之果而不以爲軒
輊在涇陽即以无首之義詰我翁獨首竺乾之故
則雖擬孔子于逆流之案而尚見以爲低昂言之

不能忘有由然矣然論翁者當論其上達乾元耳
乾元之達不達在翁玅明真體中有獨知獨証處
翁以乾元爲教當使人玅明真體中有惺然自覺
朗然共覺而不爲語言之所留碍處斯之謂祖述
仲尼斯之謂統一三教斯之謂一本斯之謂上達
乾元而不必以不崇佛與崇佛之際相較論于皮
膚剩語矣不然恐仲尼述而非述三教合而非合
乾元達而非達本一而非一將言之日多也且尚
釋于孔非以其神通廣大竟乾元之量耶但不識

翁所指神通廣大者亦就其真淨玅明虛徹靈通
超越重玄普周沙際究竟圓滿之法性而言乎抑
指其項現寶光毫端壓刹了知無始預讖將來靈
變難窮之法教而言乎法性中之神通廣大則吾
聖人自有之如所謂蕩蕩難名於穆于天所存者
神所過者化是也法教中之神化則或爲宣贊或
由法喻可言而不可知可知而不可議可議而不
可執吾聖人亦有之而不可以爲訓也即使吾輩
學者目覩西極之化人示以百寶飛光百億變相

發種香于俄頃聚龍天于一室飛空遊行種種神
變而又見我聖人之徒了然澄寂毫無奇相不知
于此法性中誰增誰減于學人趣舍中當誰欣誰
厭乎端木氏之言曰夫子能爲而能不爲能不爲
者其神通廣大又當何如也則信乎我翁祖述仲
尼之宗足以垂教不待益以併收二氏之文乾元
无首之義足以明宗不待更推釋氏神龍之首而
翁可以無質問可以無辨矣陛生時近慧年四歲
頗識未授之字十四五時妄作三教同原論至年

十九聽珂師講楞嚴語義於心無逆使漫以禪因自命亦可希夙慧之稱而妄幾印可矣但年來反求終覺安身立命處自有不事旁求者即未能實證亦恐附聲逐影之[illegible]反棄家珍竊欲翁之有以教之也往讀翁書知翁與世間亂德之鄉愿無忌憚之中庸信有不同而陛凡心影見種種未圓及示近牘則稍稍化矣據陛之地自宜默然承聽竭才以從而恐漫然讀之讀竟即已無一語打牙關心其罪甚于闡提耳翁以至心相示而有疑不問

同聲高和亦非直心相酬之義也敢佈臆疑以祈剖教。

昔孔子自謂知我罪我皆以春秋而孟子爲之解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子思語及至誠之立本知化則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道也一氣質未化之凡夫耳㬥與天臺先生往復書劄不但綜[illegible]差而上下之抑且合孔釋而較量之此其事何事也[illegible]智而達天德者之事也固知天下必有以過量罪我者而涇陽實自發之故嘗對所知云有不肖之求正牘安可無涇陽之質疑編而問辨牘中過量之言更多足下之辨牘忝辭依然涇陽之愛我以德也天下未有無因之見篇首云云殆以信涇陽之故而信及不肖此似入涇陽之言深而入不肖之言淺也然使足下深入吾言則忝辭不作忝辭不作而問辨牘之生機死矣說命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則足下亦當反而求之儒童淨光之說譯文未必可據弇山人先有此疑然佛門最戒誑語兄毋以淺薄心待譯經之德士也此後種種忝疑則與近所

示唐史之劄亦畧同大槩以左孔右釋相忖度耳今使人人髡首毀服以從出世之教亦成世界否吾儕又衣食於孔氏而故抑之以伸佛亦近於人情否凡足下之所疑無一而非吾少壯之年所疑過者其所忝則於下筆時已逆知理有必至縱不發於生前亦必發於死後則曷若乘吾之未死而發之足下之助我亦至矣其中大意已畧盡於答唐馮兩君子書中令師王學博方倡多士流通之不久必自入覽但入覽時須有大辨察通言之智始得不然將復以爲操

戈之具無益也世之論學者不主孔而奴釋則卑孔以尊釋耳吾乃統其位於乾元此驟聞者之所疑也統其位於乾元而釋氏能現種種神通孔子則否禪士借以張皇而儒生因起人我此尤疑團之最大者也吾故析其理於權實因果之間使知願力異乘不必欣彼厭此蓋非爲佛氏表神通爲世人之執佛神通以律孔者發也足下亦信吾年來自脩之路乎不脩禪不脩玄唯於庸言庸行中鍛鍊性體求至於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而已豈以神通爲尚哉言及神通亦因天臺先生書中有普賢化象一節似非究竟之論將爲深明佛道者所哂故以一芹助之而後來辨端遂不可遏只得隨機而應之耳如兄所引儒經證法性中之神通廣大正似臺師[illegible]時見解雖曰正論亦屬常譚且吾言已從志學見性後究到聖人盡性至命之實際矣兄乃復以學究家之塵飯塗羹覆之亦可令此縫而投此箕乎今使吾絕口不言出世之因而專本程朱話頭挑出孔孟要領使人知入頭之路固亦不難第恐人心日偽影見難真而程朱

既已衰矣況道脈流行至此正是總會折衷之日令不爲之極論指歸誰復向儒道中深入性命之窟求孔子之上達處而日後釋老之徒將復影其師之皮膚剩語提出生死話頭來掩儒道矣古之夙稟利根者每從一言半句中悟道問辨牘疣語誠多然豈無緊要一兩言可以發人悟頭處而同輩多以吹瘢之意遏忝求之意僭焉得發兄謂以乾元爲教當使人妙明真體中有惺然自覺朗然其覺而不爲語言之所留滯不必以崇佛與不崇佛之際較量於皮膚剩語如此起見即易傳之乾元亦剩語也使乾元不挑於周易而挑於別書又曾受儒先之所耻駁兄亦能尊信以爲孔子之上達處否學必至於知天命而後應用無漏愚提夙因影天命而言也足下厭其說而掃之故自述生時近慧年四歲即識未授之字益表夙慧之不可恃以遏吾說然夙慧委不可恃自昔神童奇童不少而自大乘根器來者有幾哉十四五時作三教同原論則頗似不肖十二三時妄擬語孟等書長亦能作迨今追思真是惶恐豈以尼父十五志

學而有此淺薄胷襟耶。聽僧講楞嚴經。於心無逆。此
非無逆。乃不能逆也。殆不如不肖開心後之猶有所
逆。當嘉靖乙丑作華氏館賓。有故友錢隣虛先生實
以楞嚴經授我使讀。展到七處徵心處而喪。故吾焉
每覽釋迦一徵。則掩卷爲阿難代答。空其心兩三日
而答未就。乃閱阿難答辭。儘有出吾意表者。則茫然
自失。既得阿難一答。復掩卷爲釋迦代剖。亦空其心
兩三日而剖未就。乃閱釋迦剖辭。更出意想之外。則
益茫然自失。深省此心此體之未徹也。此時全是大

逆。於心而後大不逆於心。敢遂言無逆哉。即使兄命
目擬此無逆而漫以禪因夙慧自命。吾未之敢許爾
也。唯輕自許楞嚴無逆。故亦輕自許年來安身立命
不事旁求。愚雖不敏。頗能於人之筆舌鋒辨人之
已悟未悟。玩兄教劄。非悟後之言也。請自今濯去習
聞習見。另換一番虛已襟懷。恍然有箇出頭處。是時
及敢許兄真悟安身立命不事旁求耳。問辨牘原不
敢浪呈諸人。呈則正求相訂。如曰讀竟即已。無一語
[illegible]予開心。兄比之闇提固苛。而其性地之窒塞則不

問可知已。高明者必不其然。而亦豈不肖所望于畫
明之意。但打牙關心寂消息。或出於虛心。或出於執
心。其幾亦不同耳。愚甚服鄧少宰定宇年兄舊歲來
書。自言檢求正牘。或有一二未愜於鄙懷者。不能强
承。亦不敢妄議。當徐味之。自有進益。此言字字從真
意虛懷中出。兄之不肯强承其真意猶定宇也。然據
種種參辭。似少徐味意在。當是敏慧在定宇之上。而
虛懷則讓一籌矣。倘能不主先入之見。以愚壯歲之
閱七徵者閱吾言。則相酬又必有進於此闕疑慎言。

吾日以此三省而力未充也。亦當以此言進座右矣。
一參辭第二款云。佛謂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
陞謂覺生乾元中。有如海一漚。何也。大覺資始亦
於乾元也。然一漚體全海之性。覺性備乾元之體。
故有統體之乾元。有參合之乾元。資始統天。統體
覺性之乾元也。乘龍御天。保合太和。參合乾元之
覺性也。以統體者觀。則海性不爲漚體所別。以參
合者觀。則漚性不殊大海。漚體稍別群漚。故參合
之後。性無大小而有大小。有大小者。以參合故。然

非其叅合無以顯乾元之緼非其統體無以示覺
性之大所以者何乾元覺性非二物故三教若離
乾元無從起教而異同權實叅合所成至于大易
作而乾元之統體明聖人之叅合至矣夫乾元始
萬物而物于物體乾元體之于萬物也夫萬惡能
盡物也而以六龍盡之六而叅之何啻于萬盡性
于萬物者非物物而盡之也時而乘之無非乘者
無非所乘此之謂盡萬也此之謂乘六龍也此之
謂叅合乾元也佛氏推其覺性還體乾元証果于

無始而置始物御天之因人以統體者爲其叅合
者茫乎無際而遂大之不知是統體者物物所共
何獨竺乾能爲私藏比如有人稱說太虛以爲廣
大而諸聞者認此虛體爲彼家物于義然否聖人
以乾元體爲叅合心致始物之用于物物還在物
之體于乾元不虧統體之全不隱叅合之迹固是
聖人之乾元亦是乾元之乾元而一漚全海都無
可擬則不肖之所妄言先聖者亦于翁祖述仲尼
上達乾元之指差有一斑否敢以爲請

大覺即太極太極即乾元非二物也不得言覺生乾
元中盖佛經覺義多端大覺之覺非見聞覺知之覺
也若乾元無覺性便是頑物安能資萬物之始哉佛
言空生大覺中而凡乃曰覺生乾元中無乃大覺生
空中也此此處源頭認錯故起紛紛之論當知宋儒之
誤亦誤于此矣叅合乾元之說最精非敏慧不叅到
此但謂佛氏証果於無始而置始物御天之因尚非
了義之論義亦現於吞唐文書中
一叅辭第三款云孟子性善一言爲儒門千載性

宗而陽明先生超悟絶世發無善無惡之旨欲還
性體于於穆此言微逗佛乘意甚玄遠何敢輕議
但有此無善之說因而有四無之說究其無也使
聖狂義利之介遂迷路逕而克念罔念之幾併作
疑團要知古人言無之意欲銷其名相化其方隅
而今人言無之巧欲以杳寞自文蒙愚銷物也涅
陽先生痛伊流弊歸咎初宗不無言辭過泥處而
陛從中細思則善必不無也程子曰所謂惡者本
非惡特有過不及之差耳則所謂善者本非善特

無過不及之名耳無過不及乃謂之中中乃謂之善善即未發之中安得無之彼言心之體者正指未發時言耳未發時不言無中何言無善翁固以乾元爲性體也而易曰元者善之長可見始物統天止有此善看到冲漠無朕時盎見善之面目昭融澄徹烱然當前而不可以意言描畫故謂之曰中謂之曰元皆是傳神妙手若云無善無惡而已幾乎斷見矣此處善言者有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有曰未發之中有曰於穆不已有曰無聲無臭有曰太極有曰無極有曰誠無爲有曰天下何思何慮而皆不言無善正爲此處是善着有無字不得不須謂此處是無着善字不得也盎善根即是乾元天地未生萬物未生此善根斷滅不得萬物滅盡天地毀盡此善根消滅不得以善爲無即如有人自欲銷毀太虚何日底功以無証性即如有人妄言撮空成食如何得飽且一言無善而急疏之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則心體固爲至善也無善之善至善之善爲復一善爲復二善若言二者彼云性體一善且無何得有二若言一者既無其善即無其至何言至善何言無善竊以爲性善自是真宗更不須掃却也但性善二字語意混成中間更着一字不得如云有善便非了義愚亦間讀佛經見其掃除名相善惡有無俱遣而亦不立無善之文經中有曰善念不滅惡念不生宗中有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作者造無爲有而奉者因其固有也又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第言不思不言無善可思也愚非深知佛理而一時竊聽妄心窺測則其滅寂現前尚非世人遽然掃斷之說盎寂滅固不可謂之有而現前亦不可謂之無無善無惡則此性同于龜毛兎角將何現前故翁謂其未透佛宗即此亦其一証不必更以闢佛咎之而涇陽疑其暗射狂宗亦謂比于孟子之性善不能無漏也愚于陽明先生死心塌地信其已透性宗而無善一言未能合志若乃翁之言曰太極非性善之原乎然既曰無極善亦何有似欲爲無善分疏矣愚則謂無極非無善也謂善

之不可名言耳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太極者天之命於穆不已者無極也以於穆爲無義亦不了以無極証無善愚心未明盍欲觀無極之妙于極中則有其朕而欲求無極之境于極外則無其方以有無言之非也若欲究無之說則謂亦無無極可也而非決定義故翁謂無善無惡一言是直言本體涇陽先生謂其滅却天然自有之衷愚則謂其欲顯天然之妙境尚滞無體之偏辭雖舉世傳爲悟宗而非脩道之教故欲再請于翁耳雖然學何能知性而敢妄爲此說哉姑試言之以希翁滿盤托出可也

性善一言標爲儒家千載性宗是也無善無惡四字陽明原不爲論性而發乃就大學一書而別心意知物之所在也據石經大學原文自物有本末而下以至所謂知之至也一條是申格致之義其中尚無好惡二字自所謂誠其意者以至於平天下六條俱以好惡爲言好惡則從善惡而言也然則修己治人之道其端總在好善惡惡二字耳而善惡有箇未發之時則心之體也是以陽明撮其要而剖之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曷嘗以無善無惡論性哉然而心之體即性也蓋心性一而二二而一以無善無惡言心體遂濫於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亦淫於禪祖不思善不思惡之說其徒王子龍溪又益之以四無之說近許少司馬敬菴深非之而周海門復深是之許翁之稽時弊最緊周子之提本體最親愚本天臺先生贅言中意題周子之學的敎衡兩存其說以爲孟子陽明本不相悖孟子論帝降之衷而陽明論未發之中也以未發之中言帝降之衷亦得而毘陵諸君子必欲以孟子之說廢陽明之說意非不善第不思古人論性亦活孟子性善之說實賴宋儒表之而其論始定然周子又有言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程子又有言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即鄒書中之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也取性有善惡之說與性無善惡之說而較之孰優孰劣徒以言出於周程也而分疏之言出於陽明

也而苟求之此是諸君子宅心不平處也凡此段繁
辭最巧然未免用心於無用之地倘能如鄧少宰之
不強承不妄義而徐味鄙牘則一一可意會於牘中
且吾儕學苟爲已須於身心上求箇端的而過摘文
士尖刻之辭亦掩性體爲已之君子不然也性善之
旨原出於孟子兄誠篤信而力行之即置紛紛之說
於度外有何不可而必展轉相文以過先輩倍後之
言不已固乎末句曰姑試言之以希滿盤托出既云
姑試言之則已自能滿盤托出又何事下問哉昔張
子韶見宋高經營答語而獻一規曰即此便是不誠
尊作已費十分經營有不勝自是之態而尚以言餂
人若明知而故問焉者亦可謂之誠否

一叅辭第四款云翁謂孟子言性善但言發處不
言未發處愚竊疑其正言未發也未發謂之中中
則善矣言中則善之體段具陳言善則中之名義
始實故知言性善者言未發之中也而証之以情
謂此中無可擬議不得不以發處明之耳第善則
通未發已發爲一體而中似獨呈于未發然中統
之中言已發也即此中也時中之中亦言已發也
即此中也中可以通未發已發言也翁又曰清淨
中不可着一物不但惡無所容而善亦無所容愚
又疑清淨中三字即可謂之善矣全體是善何物
爲善而更容之若云有善可容即所容之善能容
之性自爲兩物若非兩物而云無所容者非但所
容能容成分別語而一體之中旋生去留即清淨
亦爲礙體不可着亦爲礙相若云本無故無所着
而非有礙則所云清淨者畢竟無體善固不容不
識不容者是爲何物耳

劄謂言性善者言未發之中也証之以情謂此中無
可擬議不得不以發處明之耳此是孟子論性善之
本旨往答涇陽質疑全是此意牘首不云乎孟子道
性善葢窮原之論也然而其原卒不可言但言情之
動以天者令人易曉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乃所謂善也尊意既與愚同似不必另翻其說另翻
其說則標已之心勝而克已之意微矣中義通於未
發已發最是愚答曹文論未發之中亦詳說之豈兄

猶未閱耶抑以走馬看錦之目忽之耶愚故以大舜
之察邇言奉勸也清淨中一物不可着此程子見性
之言先得陽明之同然者故引之兄見得清淨二字
即可謂之善亦最是然愚既以乾元明性善又以未
發之中實性善則清淨之爲善亦何待言乃必欲借
此推敲以伸無善無惡之辨則固矣能容所容礙體
礙相此是佛家話頭并前段種種巧辨取入程論程
策中則妙筆也但兄既輕佛學而又摭其話頭以資
雄辨此亦隱隱有箇病根在宋儒陰入佛理而陽闢
佛書吾猶以爲穿窬之心未盡而其語錄則一味平
實絕不於筆端弄巧此從來無穿窬之心來也至於
姚江之衰而理學家有於筆頭弄巧者似欲與文人
爭席風盃下矣兄輩有從先進之思乎願以爲戒
一叅辭第五款云翁言對惡而言之善爲有對之
善而不可以語無對之性陛竊疑惡之對善語對
而分不對也善即乾元之性與生俱生自人於有
爲之後戕却此善而後謂之惡惡與善反非與善
對故一善獨言之時貞明圓淨毫無瑕景即善惡

並言之時後先輕重分量迥殊以善語性善言獨
體何者善無對故以惡對善意自不倫何者善惡
反故若果有對惡之善則論性時何得更舍無對
之善而言有對必云善惡並言惡即對善不成獨
體則文成固以無善無惡之心並有善有惡之意
心意並言則心與意對有無並言則無與有對對
意之心心亦非獨對有之無無亦非獨無對之性
終亦未明翁曰無對者乾元也所以爲至善也請
以至善之乾元明無對之性何如
此段叅辭即前兩段未盡之意苟徐味吾牘中前後
語意縱不明言亦已隱括無煩再剖矣東以至善之
乾元明無對之性最確則牘中實明言之不必又以
何如論也若有對無對之義則愚別有所演於大學
測義中今畧述以相証謂善有二義有以惡對善而
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謂之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
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謂之一善審此則性善
之旨了然而心體無善無惡之言亦了然矣兄言惡
與善反不與善對亦是然相反便是相對如君子小

人實得混而為一。唯論到象帝之先。則乾元無對。之
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中體無對也。無對亦不專
在未發之中。即中節之和。何嘗有對。所謂擇善而固
執之擇此耳。第毋於言句求之。
一条辭第六款云。讀質疑中時弊一章。與我翁裁
答語。令人惻然心憂。翁所謂亂德之鄉愿。無忌憚
之中庸。盡之矣。而皆能起教于無。歸宗于無者也。
蓋有則有端可擬。而無則無迹可尋。故鄉愿託之
以混世。有則有矩可繩。而無則無涯可竟。故無忌

憚之小人乘之以自恣。真欲掃除善根。鍊成頑局。
宜淫陽之疾首耳。翁至心為道。正宜從世局中胗
其痼疾。下補偏捄弊之藥。思所以去其為鄉愿為
無忌憚之根。而性學大明矣。若夫無善無惡之說。
講人學人何門不熾。使翁向書肆中。檢取制舉文
字。豈有一篇中不宗是義者。使翁向村塾中。檢閱
初學兒郎文藁。亦豈有一人不通是說者。此豈性
學之大明乎。恐託之以為鄉愿為無忌憚者。從是
充塞于天下矣。翁之力正足以捄之者也。而委于

不能。則非愚等相質之意也。
深疾亂德之鄉愿。與無忌憚之中庸。此是淫陽與不
肖之莫逆處也。兄又推究病根。謂其皆能起教於無。
歸宗於無。精矣。但尚有斷斷之意在。蓋無忌憚之中
庸。委是於儒禪兩門中。見箇虛無玄妙影子。得少為
足。猖狂自恣。若鄉愿。則全在世情上起念。故曰生斯
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殆是着有而不着無。如亦
能從無起教。從無歸宗。便能輕世玩世。安得闇然媚
世。然今世亦有虛無玄妙之談。出自鄉愿之口者。此

則口無而心不無也。兄殆視鄉愿太深。而視無忌憚
之中庸太淺矣。淫陽見講學家。多藏二種人物。故疾
首而痛懲之。然淫陽能為懲之之言。而不能得懲之
之法。即如韓子原道論中。欲絕二氏之根。便謂人其
人。火其書。其勢果能行乎。必如周元公會二氏之精
髓。消歸六經語孟中。點開二程眼目。屬之興起斯文。
四傳及於紫陽夫子。而儒風遂為之一變。此元公之
深心所召也。大槩以人治人則易。以巳治人則難。以
善養人則易。以善服人則難。元公得治人養人之法

[illegible]朱尚有服人之意在。是以入主出奴。俟百世而難乎不惑。士有究性命之根原者。反投入於禪玄二竄中。蓋時勢之所必趨。非緣陽明無善無惡之說爲之倆也。當此之時。不但程朱主敬窮理之教窮。而元公消歸之法亦窮矣。至於孔釋之真宗。復非凡情之所能深入。不過竊其影響。而行實背之。於是狂偽之徒並作。而君子小人。幾於無辨。益道情不足以奪世情。而偽者能以世情附道情。故鄉愿之習盛。儒理不足以奪禪理。而狂者能以禪理空儒理。故反中庸之

習盛。之二種者。不但義理難詰。而勢力亦難遏矣。苟非有以陰奪其心。潛消其習。而徒以程朱之故轍裁之。此乃以己治人。不以人治人。以善服人。不以善養人。近於韓子之人其人。火其書。而非元公轉狂作聖之妙法也。欲以匡維世教難矣。易窮則變。變則通。愚故按周程之遺矩。而爲之變通其說。蕩名利於性命之深淵。使知真偽之莫逃業鏡。則亂德之鄉愿何所[illegible]。裁狂宗以普賢之密行。使知孔矩之允合上乘。則[illegible]忌憚之中庸何所倚。目見今之高視佛而卑視孔

[illegible]入禪而淺入儒者。得吾說而機括漸轉矣。况未[illegible]此隱幾。而反責以另下補偏救弊之藥。無乃疑靈丹爲毒藥。反向世醫求參苓乎。舉子未知心學。而亂剽無善無惡等語作話頭。委爲可厭。然尊劉主於遏禪。而亦多借禪口以資筆鋒。則何責於舉子們也。今欲使儒生篤信程朱主敬窮理之教。而力行之。其勢誠難。若只禁其不用此等話頭。亦易耳。但得道揆之府。與典文之衡。協心懲創。而　聖天子亦力主之。懲一警百。不崇朝而此習革矣。獨能革髦士之心。不鑽

性命之窟於二氏乎。此則　天子之所不能禁者也。莫若因其勢而利導之。與之獵較。亦與之先簿正祭器。意者吾法猶能挽之。而諸君子硬執一法。不但不足以挽鄉愿反中庸之習。世有真中行。真狂狷真君子之時中。不以爲不著不察。則以爲不該不徧矣。前者質疑。自愧力不能挽二弊。固揣德行兩薄。亦以時位不乘故也。如有用我。縱不能頓遏二風。亦必漸有以易之。而今亦非其年矣。最惜鄧少宰有此志。亦有此行。而早已謝世也。則於海內同志諸君子有厚

望焉

一叅辭第七款云學問家凡有兩弊其一曰以有執心溺於名象如彼言綱常而不徹於性道者是也其一曰以無本心耽於光景如彼言性道而不証於綱常者是也溺於名象之弊不獨儒門有之釋門亦有之耽於光景之習不獨釋門有之儒門亦有之釋氏非愚所敢言矣儒門中之以綱常通性道以性道証綱常者獨有周程朱子耳周子翁所獨推也不待言也如程伯子者翁已謂之深於

禪矣此非溺於名象俗儒可知也而又曰善藏其用則非耽於光景之狂禪又可知也翁柰何少之也何但伯子如叔子更可謂之深於禪也觀其與韓持國夜步中庭持國嘆曰歲時暮矣老者行將去矣正叔曰弗去可也持國曰安能弗去對曰然則去可也又其門人曰某有一異事夜見火光正叔曰順亦有一異事每食必飽又楊安侍郎寄辭相難正叔將扇只一畫侍郎聞之無語觀此則禪鋒最捷者不過若此使程門何不闢禪五燈中若

之矣且細較程書其透徹性宗語正叔爲多如曰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如曰道無精粗如曰冲默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曰得意則可以忘言如曰清淨中不可着一物如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如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皆精微洞徹上接誠明性善之宗而後人以其方矩掩其圓悟言之精者盡屬伯子豈知透性之言正叔無讓耶愚非援此數言推儒入禪亦非以其有合禪語爲程先生重但以見真儒一出性體合呈不必假筏於佛

乘而鏤精擢髓盎然自足其闢之也見彼法不可施於吾土不可用以經世而又惟夫世之群趨也比如有人耕食鑿飲積廩充箱爲作家子而他人以名珍異寶索償門庭里兒室子群然成市捐身殖家不能償值則成家子將必嚴訶謂此寶者渴不及含餓不可哺吾寶自足何用攘攘程朱之意得無是耶今之透佛乘者宜莫如我翁矣使翁不証以乾元之理而但見其吐光發恠驚世眩俗則與幻師何異即我翁亦必訶之也程朱闢佛之旨

愚未敢言而我翁卑小程朱之故恐未可以闢佛
爲公案耳。
學問家凡有兩弊委如尊說然講學家亦有兩大迷
焉破此兩迷而後兩弊可去也何以言之世儒槩曰
孔子十五志學志大學明德親民之道耳豈知明德
之透根處即是達磨之宗蓋吾道一以貫之空空如
也正達磨之安心於了不可得也悟不到此則聖學
之發因不真縱有精見不巢於名理則窟於識神耳
迷一也世儒亦槩曰孔子下學上達不離綱常而証

性道耳豈知上達之究竟處必入佛果之位蓋精義
入神利用安身以上尚有窮神知化一着正佛氏之
所謂漏盡通也不證到此則聖學之結果未竟縱有
真修不以易簀之全歸了曾子則以兩楹之坐奠了
孔子耳迷二也坐此二迷出言成執已未能達焉能
達人豈以萬世道宗如孔子而不照及於此然詳考
孔籍中罕言悟罕言證而專言悟後證前之修何也
證悟乃聖人之性境落筆即成言詮而修道工夫則
可以口宣亦可以筆記也是以魯論中多含聖顏仁

之言也即如細牘中因問辨之所及偶述佛地中事
端爲性境難言不得不援釋氏之所證過者參究乾
元之學意在使學人知有向上一着事而凡反以皮
膚剩語目之則何憾乎孔門之閟其說哉孔門亦有
言悟時矣則所謂於止知其所止是也然只就人性
體上提出入手意思而未嘗露不生不滅之根元雖
微露於魯論朝聞道夕死可矣一訣中而其意終含
也意者當時與知十知二兩賢相授受必及於此而
誰其筆之孔門亦有言證時矣則所謂一日克已復

禮天下歸仁是也然亦就人性體上點出得手意思
而未嘗露無修無證之境界雖微露於易傳乾元統
天大人先天二言中而其意亦含也意者當時與猶
龍氏相印證必及於此而誰其傳之故曰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性必及於達磨之悟境
言天道必及於佛祖之證境矣此等去處豈但後儒
莫聞即一時問道諸賢亦或未之深聞也大槩孔門
教法要在提人一貫路頭有箇入手處便鞭辟近裏
着已就日用事物間鍛鍊性體不容纖毫滲漏仁熟

而至於三月不違則聖矣。已達於孔子之不惑矣。過此以往達於知命從心而上則皆聖而不可知之之路也。今吾儕縱有見性親切者。亦但知得孔子不惑以前境界耳。距能測孔子知命以後事哉。顏子所謂欲從末由。亦在於此。學者但能如子貢子輿之悟一貫其仁由月至而日至焉。戰戰兢兢死而後已。縱未入聖而皆不失為修身踐言之君子。可以師百世矣故唯子輿之以忠恕體一貫最接後學機緣。顏子既歿。而孔子使子思師事之。有以也。千五百年後。天生

周元公覷破此幾。謂禪學盛行之日。不必以孔子之聖學顯。而當以孔子之仁學顯。故微以孔顏樂處指點伯淳。使其窺見不生不滅端倪。有箇吟弄意思。即客客收歸仁學中。勿助勿忘。力挽禪門播弄之習。而正叔方嚴。尤可以任師道。則轉以伯淳熏之。斯文勃然興起。吾玩元公圖說易通二編。蓋深於佛道者。而未嘗拈及禪門片語。此其意可知也。伯淳未窮佛道。而其發所自得處。則俱從禪理中來。此是深入禪宗。而藏其用於儒學者。正叔入禪未深。而入伯淳之旨

者則深。故禪意未嘗不在。且禪自五燈分後。其書流播人間。五尺之童能作禪門合頭語。豈以窮理如叔子。而獨不能涉是書。作是語耶。况窺着叔子更深於禪。其見亦出俗儒之上。然如下文所引幾條。正是愚之所不滿於正叔者。禪門之難。難在於斷生死命根。命根斷而性體圓。正吾夫子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境界也。正叔雖見禪理。而生死之根未斷。勝心執心。隱隱猶在。故或得其端於先達諸公。而一發新見。即掩其端。又或撮其旨於旁經外傳。而一翻

新說。即掃其旨。愚於求正牘中不云乎。叔子易傳序。為一生得理之極譚。其精者。乃在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語。實取義於華嚴註疏中。此必浸灌於元公而忘其所自者也。他如道無精粗。聖人心無不在之語。一一類是。至於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則明白釆元公無極太極無動無靜之旨而翻之。當知中國自磨騰達磨入後。儒門另換一番話頭。與五經四書之本色別矣。其精絕奧妙之語。大都從[illegible]三二集翻來。而得諸禪集為多。况於性體欠透。故

見叔子諸語以爲透性之言豈知宗門義學之徒亦皆能作是語二程所以上接誠明性善之宗却不全在此等言語在乎能以巳所悟處點人迷以巳所持處作人範耳言固有出於真見者有出於影見者吾固不敢局叔子於影見中而謂其圓悟亦於伯子則亦未敢輕許即查朱子集註中所引叔子緒言其添補者不少也而朱子圓程子之說則多矣大槩談心談性頗細而論人論事則疎合前體用顯微等語殊覺湊泊不着其對韓持國去與不去之言近於侮對

門人每食必飽之言近於盆寄楊侍郎將扇一畫之案近於玩弄禪機尤吾之所不取蓋終身痛遏禪學而又借禪機以遏人此是充無穿窬之心未盡處也學者必能操無欲上人之心而後能充無穿窬之心叔子一言一動俱可師法獨於此處放過耳吾觀宋儒唯程叔子一人渾身受父兄師友薫陶之益而忘其所自隨復以巳之所得掩之其推尊孔子則是而敢於没畧孔孟以後人物過亦不小其尤不可解者負絶學而蔑師承也今考二程之發悟於元公何疑

哉叔子第尊明道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曰孟子之後一人也然則置元公於何地元公之以易學啓二程何疑哉叔子却謂得易理於成都箍桶匠而曰周茂叔乃窮禪客也無乃賢桶匠於元公且伯子雖言天理二字從自家體貼出家而對人必稱受學於茂叔叔子補輯遺經不爲少矣曾不及太極通書一句何也此其蔑師承之大者更以小節而論叔子嘗受補冊於一叟而贈之詩曰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山翁濟病身我亦有冊君識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夫既

巳服人之冊而又伸巳冊以壓之其不肯降心於人如此充類至義之盡是皆穿窬之類也如伯子則無是病矣愚見後之學者師心自用以爲卓掩人標巳以爲高未得叔子之長而先蹈叔子之短關係士習亦非細故故不惜借叔子以稽其弊焉若夫伯子之猶有所少處則不言可也待兄透性之日自能炤之當知少處不在闢佛而在所以闢佛處也兄以耕食鑿飲名珍異寶譬儒禪兩家之趨尚與天臺先生十五年前之來書正同吾以爲此言亦既陳矣何足以

高明之心。故曾助一言之剖。今截左偒若齋集之
首篇是也。吐光有眞有幻而發怍則幻師之所爲。兄
能辨之。而吾獨昧是乎哉。前已及之。今不用贅。吾欲
表孔子之道之大。不得不少抑程朱。而推崇其維世
之功。亦已至矣。謂我畀小程朱。言亦太峻。孔子謂
后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顏子見其進而未見其
止。豈亦卑小后夔顏子哉。以闢佛之公案小程朱。亦
不當吾之指。程子終身闢佛。而朱子則晚年不闢矣。
信佛莫如張無垢。其立朝氣節亦高宗程朱之學者。

未必能及之。吾何以反第之於程朱之後也。
一彖詞第八款云。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曰繼
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可見性與道相接續處獨有
善耳。此不與惡對之証也。推而言之。道即吾之統
體。善即道之機緘。而性即善之凝承。一而三。三而
一者也。而翁以一乾元明之。斯無餘蘊矣。蓋道乃
乾元之名。而善者道之實。乾元之生機也。性所以
生也。善不離道以爲體。而性必得善以爲體。以善
語性。至矣至矣。如謂善之上猶有道在。必無其理。

乃可以見道。則性之上原有善在。既無其善又何
以見性。且大易言道不遺陰陽。而今人言性乃遺
其善。將恐道無所繼。生機不流。乾元嶄然上浮而
成虛位。六龍淒然銷隱而成幻滅。偏無爲弊莫可
勝言矣。翁慮及此乎。翁之言曰。古聖人見得人物
身中隱然有箇生生不息與天地同根者。無以名
之而名曰性。愚亦曰古聖人見得天地生人有箇
善根能生生不息與乾元同體者。以爲人性。無以
名之而名曰善。則亦我翁乾元之義耳。然翁又曰。

性中着不得一善字。見性之時性字亦着不得。只
着得一箇光光淨淨無極之眞而已。陛思語言未
立文字未成時。固無善字性字。即光光淨淨無極
等字亦未嘗有。但後來既立文字語言。即立一箇
善字形容好境界。判然與惡字不同。即光光淨淨
無極等字。亦描摹此善之境界也。豈是滯碍障心
之物而欲掃除乎。新奇平淡圓活方嚴。以別孔釋
二宗。委無分屬。但世人之論則創爲新奇也易。安
於平淡也難。就於方嚴也難。附於圓活也易。然世

亦何能爲新奇哉窮乎奇而以决裂附之將日詭
也何能爲圓活隨人口吻而已
繼善成性之旨愚所剖於涇陽質疑中頗悉兄但以
意逆志是能會而通之此段種種纖辭似贅彼持陽
明無善無惡之說者原未嘗掃孟子性善之案人非
至愚孰肯倡不根之論以誣世而諸君必欲巧爲之
辨纖成酷吏苛辭獨何心乎愚欲點明性體故於荅
質疑中原到古聖名性孟子名善處而曰性中着不
得一善字見性之時雖性字亦着不得只是一箇光

光淨淨無極之真而已使有潛心遜志者觸此數言
便是悟機發動處兄乃不厭諸心忽於末句添出着
得二字是不但害意而且害辭也性字既着不得則
所謂光光淨淨無極之真又着在何處害辭孰甚焉
只緣牘未入目而先有吹求之心故一得辨端不自
覺其筆鋒添此二字君子以虛受人殆不如此後面
新奇平淡圓活方嚴之辨亦類前面纖辭皆從勝心
所發若再銖銖分剖則必又翻一說以矯之辨無時
而息矣挾賢而問孟子所不荅也此叅毋乃近之

一叅辭第九款云翁謂涇陽先生置佛乘之不生
不滅而言人心之生滅心生則種種法生善生惡
亦生也心滅則種種法滅惡滅善亦滅也愚謂今
世之論學亦置佛乘之不生不滅而但言心滅之
境之善惡俱無即惡滅善亦滅也翁又言善惡皆
生[illegible]必有不生不滅立於無善無惡之先者既有
[illegible]則無善無惡固爲第二義矣此之爲先
[illegible]謂無所乎此之爲立謂有體乎謂無體
[illegible]有所則非無矣無體無所則誰先矣非無

則名象可陳而疑生境無先則淨明無體而同滅
境究此無善無惡與不生不滅者謂復一體謂復
二體一體則不得言先二體則不生不滅之下非
爲生體即爲滅體試一勘之何如且無善之義不
得以無極喻也蓋元公証無極於太極止下一而
字歸太極於無極止下一本字此處容後先生滅
不得固渾容如此而以無善無惡滅境之言喻無
極自然之體差覺隔一塵耳况太極之上言無極
而止而翁於無善之上又云有立於其先者不是

於無極上更着一先則須於無善之先去其立於語意重輕始見配合矣雖然翁之所云立於其先者至善也無極也乾元也安得去之去其無善而可耳何也無善不可以立教也昔元公道破無極二字卒不以爲宗指教人而第稱太極之用蓋此中無可置力不容擬議一着辭說想頭不入生境已入滅境故通書止稱太極圖說不言無極圖說也況元公之圖太極可以無極亦作一圈豈太極上者義非無故使今人作性宗圖則無善無惡如何畫出若作一圈只是畫得無字善惡二相了然不明若作兩圈涉於太有非無之義故竊知其未穩也翁以爲何如

讀此泰辭益見兄之忽略吾言也愚因陽明引楞嚴經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言到佛乘之不生不滅處似太計早且謂爲善去惡之因不可以求無善無惡之果埋入幾微難可直破故云且置佛乘之不生不滅而言人心之生滅謂善惡二法俱屬生滅而不生不滅蓋必有立於無善無惡之先而爲佛乘之因地者兄殊不察前後文意而故以心滅念說禦之不考牘中尚有答曹令君韓思中等有念無念之說乎兄復駁無善無惡之先先字即借楞嚴文法以仲其辨將謂拘人無出頭處而不知此皆拘說也先正不云乎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又曰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無極安得有前未發安得有前而大儒以此命辭耶愚所謂無善無惡之先即此義耳蓋即無善無惡以爲先非謂無善無惡之上又有先也無極無善之辨亦近於理然亦非以意逆

志之言愚蓋欲圓孟子性善之旨不得不原於太極欲圓陽明無善無惡之旨不得不原於無極其實孟子當時只以仁義禮智之端言性善未嘗說到太極也陽明當時只以意之動有善有惡推心之體無善無惡未嘗說到無極也不得已而推深一步使人知二子之言有着落處耳求正牘中曾辨天臺先生無欲即無極之說既不以無欲當無極又豈以無善當無極哉且無善無惡四字原是連說而今又削去無惡二字句亢不雅以此尖刻之法泛論道理尚無妨

宦倘以施於章疏中則筆端可以殺人矣士立朝以
忠厚正直爲本而忠厚又正直之本毋謂筆芒非心
菑也其細思之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而本二字
之義性理中失註頗詳鵞湖之辨亦及之兄豈以吾
爲未考而輕於立說耶此段通前徹後多采楞嚴經
中文法夫讀楞嚴經不反復身中來而借以爲筆鋒
之助此乃詞章家之敝習勿蹈可也無字作圈之駁
真是戲論如荅亦成口業而一言之規則不可以不
進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叅辭第十款云涇陽先生言陽明之所謂善惡
與吾聖賢之所謂善惡不同也而翁謂之苛愚細
推之則涇陽所以數置辨於陽明其所謂善與陽
明先生無善之善不同也蓋涇陽所指之善即言
妙明之本體而陽明無善之善似謂萬行中有相
一隅之善也夫論性體時止有妙明本體可言而
事之爲名相爲方隅者自然置揷不得故本體之
善不得無之一隅之善不待無之而今直蓋并無
字于善字之上並一惡字於善字之下使妙明真
體之善既可降而對於惡有相有隅之事亦可進
而混於善粹然無對之善既可混而歸於無本無
置揷之善亦待無而証於性此其理之未至辭之
未融處也涇陽又曰陽明先生之所謂善指無而
言愚謂陽明先生之所謂無乃至善也使其謂善
爲無則於論性時不欲無之矣是一善也而陽明
先生一人之言亦已二之至善之善無善之善自
爲兩義也不必以不同爲諱也但其意歸重在無
而以至善稱之非歸重在善而以至善証之則愚
意差有未孚耳理靜氣動之說得翁之分疏始徹

此段辨詞儘善但曲於回護涇陽而苛於吹求陽明
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省夫

一叅辭第十一款云涇陽先生謂佛氏不可以治
天下而翁解之曰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
爲父止慈佛氏俱多生歷過而此生特顯爲涅槃
相耳夫教者一以貫之者也無崇卑無小大無庸
奇無智愚無權實無可無不可必出於大道而後
謂之無滲漏也使誠不可以治天下則滲漏多矣

比如滁陽某氏紅鉛丸藥。非不珍貴。非不却病延
生。而終非常膳。較於粟肉之用。誰優誰劣。況佛氏
既以大事因緣出世。爲人天導師。而君臣父子之
教。遂不能兼。則無論所顯涅槃。似屬偏隅。而導師
之義。亦終未盡。夫導人者。由跬步始。乃至遠途。以
及歸宿。而今舍其目前。頓令出世。導人之法。無乃
遽耶。且君臣父子之行。必待他生而顯。則千百刧
合來。乃成一教。言下涅槃。止是一生顯相。亦非多
生具行。乾元分量。即一生未能圓滿。若謂盤古三

皇。亦無君臣父子。不妨治世。佛欲還於此境。何用
倫常。不知隆古之世。名相離忘。秉彝自在。無而示
之。可以爲坊。有而滅之。心生悖亂。當佛出世。非復
洪濛。舍其現在而還無始。不若因其現在而証無
始。教與時爲消息。釋迦何獨不然。若吾夫子之教
則無間然矣。翁謂其闕涅槃之果。而又云含於中
庸易傳中。則未嘗闕也。即毋世之業而証出世之
理。何普徧也。佛則現經世於多生。而顯出世於一
生。若佛之教世。始得當夫子一世也。分量權實差

可窺已。涇陽言聖人之語上。即庸言而在庸言。即
庸行而在庸行。即則非離。在則自有在者。不是直
將庸言庸行便以爲上。而除却庸言庸行中別無
尋上處矣。若謂佛氏語上。亦不離庸言庸行。則目
前君臣父子。且不能兼。何云不離。而若世人之好
佛者。又非如我翁之意。謂其能不離也。正以其能
離庸言庸行而爲涅槃也。又併其涅槃而欲離之。
又以其業言業而歸諸涅槃。則今之爲佛學者。亦
甚異已。翁言權實聖人鍜鍊大千世界衆生。至於

善根純熟而後三灾始起。驅群生離於苦海。則似
謂此世界之大涅槃也。夫三灾起而驅群生。似落
滅境。三毒消而壽無量。似落生境。於不生不滅處
究竟何如。愚謂衆生在佛乘鍜鍊中。歸於賢勝。不
知佛氏在乾元鍜鍊中。作何結局。且不知佛氏鍜
鍊乾元。亦不知是乾元鍜鍊佛氏。翁試一言之。若
謂陰陽五行銷歸無極。則圖說所謂本無極者。義
不待銷。亦無俟於歸也。

此段議論。全本涇陽之意。愚未三十時。亦持此見。甚

堅及心花稍開之後發出大疑團來漸漸從何思何
慮中打破今乃庶乎四通八達耳凡根器雖利未必
頓超孔釋之上至於苦心鑽堅似當少遜於我而乃
輕覰蔑貴於其間真是膽大如斗矣若云不墮下劣
則所辭又不宜峻厲如此願兄且歛此等辯才虛心
而爲釋迦想曰釋迦人天師也豈其身不從父母胞
生而忍於滅絕天倫如是必有箇大根由在則又虛
心而爲尼父想曰尼父萬世帝王師也豈其道果出
釋迦之下乃不以一大事顯而局於名教如是必有

箇大機括在則又虛心而爲達磨想曰達磨逆流之
古佛也名利之根已斷何所需於中國乃泛重溟而
忍五毒九年冷坐守一神光其艱辛如是必有箇大
功行在則又虛心而爲程朱想曰程朱命世之上賢
也天果以達磨操道印何不亦以此印印程朱之心
而故使操戈入室其相左如是必有箇大肯綮在則
又虛心而爲我　高皇想曰　高皇不世出之
堯舜湯文也既尊尼父爲萬世師翼以程朱之詮曷
不盡用其說人二氏之人火二氏之書廬二氏之居

其時三重在我孰能撓之而乃並尊二教之祖至於
詮道德而序心經若以身爲二氏之程朱者其總括
包羅又如是必有箇大經綸在困心衡慮以鑽之優
柔厭飫以入之縱心靈有所獨悟毋遽執也見聞有
所獨栽毋急標也積之十年五年必有箇真手眼出
矣不然不如且置此事而專事躬行之學子夏於賢
賢親親忠君信友之士則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矣曾子於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則曰君子
人歟君子人也正謂世人咸以六德之道學六藝之

文學爲學而不知此兩學者俱貫於六行中亦咸以
兼此兩學爲君子而不知有君子之大節則不問其
學可也吾深重貴郡諸君子文學優而節行備庶幾
乎子夏曾子之所云雖不強承聖學何缺之有聖學
非可以執心承也愚方以目長足短引發人狂爲大
懼耳

一　叅辭第十二款云易言通理又言窮理記言溫
而理與文理密察之理皆性與道通解條直之義
故理則不障障則非理翁所謂妙道精義之言

在胷中執而不化便是理障。此是障從執生不從理生。若從理生。則乾元太極無餘涅槃皆能爲障無有是處。若從執生。則煩惱障何名爲理。翁以爲何如

此段言意儘是。但未免從執心發。且乾元太極。無餘涅槃皆能爲障。即吾所謂性不空空。則無善無惡之塵固障。而性善之塵亦障也。急於伸已之言。遂不照顧人言。此執心之最重者。宋儒雖執其重亦不至此

一叅辭第十三款云。禪祖謂頓教法門專接上上

根人。愚謂頓教法門專破除下下根人。夫下下根人滯于名相。尺得寸守。言在意迷。故以頓教破之。可以驚醒愚頑。引歸覺路。而上上根人。已坐頓漸兩忘之境。何必復以頓教接之。若四無之說。以接上根則本說已爲邊見。以接下根則彼人全無徑路。兩皆不可。蓋此中可借以尋悟徑。而不可以尋修徑。故聖門良不重之。若聖人重悟而不重修。當曰悟道之謂教。不曰修道之謂教也。

此段言說亦是。但須照顧自已分量。爲頓爲漸。爲悟爲修。不必全向他人身上推敲也。

一叅辭第十四款云。佛初出時指天指地。而趙州欲以啖狗子。此雖狂禪濫觴。義有攸在。翁乃以爲初生必顯奇兆。而于其種種宣揚處。皆以爲圓滿之証。尚于望道未見之聖人。夫論佛者。正當論其傳心語。不當論其頌述語也。若以頌述語証佛乘高下。則外傳志夫子生時。亦有五老降庭。仙樂繞空。祥麟紱玉。符著素王之瑞矣。儒者亦道之否。望道未見。愚正謂聖人心量無窮也。若論乾元統天

之量。不可謂全無未見處。而語聖人乘龍御天之學。不可謂真有未見處。若聖人所未見處。今人必不能知。若今人所已見處。聖人必無未見矣。圓滿菩提十號具足。亦佛氏之徒所以頌佛者。記亦言大哉聖人之道。峻極於天。發育萬物。則其頌述處亦必極于圓滿具足而後已。豈貶于佛氏乎。惟吾獨尊一語。何但有間于惕。而于真如性海中。不以此言分毫增益以爲圓滿具足之証。恐未然耳。但謂之曰兆。則是莫爲而爲。且不可以定佛之不惕。

亦何必以証佛之圓滿也。今翁以惕義排無忌憚
之習。而涇陽亦爲反本之論以助翁惕義。其所關
于世道不淺耳。
此段意見提已再三。而剖亦再三矣。只爲不察吾言。
是以又翻此案。固亦毋用瑣辨爲也。愚前因涇陽特
舉指天指地之案。以病佛氏之不惕不無侮聖之過。
故以初生奇兆剖之。因發吾聖人望道未見之思。使
人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信得及。則群龍
无首之旨了然。信不及。則存而不論可也。兄又發此

話頭。以爲涇陽佛辨。是涇陽尚是一時口過。同於日
月之食。兄乃從而爲之辭矣。且吾畧挑此等神理。正
爲諸君子平日。未免執程朱以圓孔子。故借之以爲
發疑發憤之地。而兄反駁之。以爲論佛者。正當論其
傳心語。不當論其頌述語。何弗思之甚耶。即以傳心
語相商。諸君子寧不以性善二字蔽之。訑訑自謂已
知耶。下文語到聖人心量無窮。以爲若論乾元統天
之量。不可謂無未見處。而語聖人乘龍御天之學。不
可謂真有未見處。此言似合吾旨。而至於圓滿菩提
發育峻極。仍復落於影響。而非了義之言。此非鑿空
問所能盡泄也。凡此等義。愚實以三十年之精思。偶
然發諸紙上。饒君天才絕世。豈能一目了然。孔子聞
韶。至於三月忘味。吾言固非韶樂。而欲窮吾意。似亦
當以三月忘味之心神參之。然後有箇理會處。吾知
兄輩之不暇於此也。但信得惕之一言而力行之。其
亦可以無大過矣。
一參辯第十五款云。質疑所述人死精神不滅。還
復受形。此正佛之所謂輪廻也。夫無餘涅槃。似要

欲超出此界。豈以身從輪廻來。不從父子夫婦來
而遂置之不講乎。但其所以外人倫遺物理之因。
翁亦不遂明言以破末學之疑。終令憒憒。程子曰。
佛言之精者。不出儒書。即我翁以乾元上達合于
菩提之意。而又曰其誕者吾不信也。夫翁謂之神。
程子謂之誕。一疑一信。二說迥殊。而愚等以懸億
心。言未見事。漫然相質。俱近妄言。但要觀所疑所
信之心。爲真爲僞。爲明爲暗。蓋信而出于實。相既
明之後。則疑不敢信。信而出于貪奇樂化之私。則

信不敢疑疑而出于悍然不顧之心則疑不若信
疑而出于着巳近裏之見則信不敢疑翁以疑者
為凡見為輕心慢心陛竊恐溺于廣大循應而信
者亦非圓見亦非誠心也若夫彝倫滅盡之說釋
迦不諱善理滅盡之說達磨亦不諱而翁云世皆
宗佛人倫將滅此其一証也蓋佛氏幻影有為則
彝倫可滅而禪宗掃除名相則義理可滅晦翁之
言即釋門不以為過也今之論佛者或滯于語言
形迹之間而生礙想或溺于幻化神奇之喻而生
虛想願翁剖其實相可令智愚同証漸頓俱通乃
為不負乾元耳若但一聞疑佛之言劈頭掃却恐
非循循善誘也
佛氏所以外人倫遺物理之因愚未嘗不露於牘中
兄自未之深察耳然此處亦可以淺言不可以深言
也深言則非殺身失命一番不得但淺言之則愚所
答楊司訓書是巳謂佛教之棄天親以學道却是迷
中求悟之事儒教之即人倫以盡道乃是悟後真修
之事然未悟而言修猶人未能立而言行也悟矣必
在空門然此門又閉不得閉則盲修者無資而一大
事之因緣遂隱此言外人倫遺物理之淺因也至若
高大行書後段言及佛所以出家成道之故則畧深
一步竊意諸君見之味如嚼蠟而不能深入矣乃復
欲我明言其因以破末學之疑耶吾儕現在人倫物
理中固不嫌畧提其端使知生死源頭然亦即便就
身心事物上致曲求誠期於一日歸仁可矣即不深
究其因無害也既不深究其因切莫強排其說司馬
溫公曰佛微言不出儒書其誕吾不信也此亦道着
一半學者但專力於其精處而闕疑於其誕處是乃
善學聖賢者也即如兄所謂佛氏幻影有為則彝倫
可滅禅宗掃除名相則義理可滅俱亦道着一半其
所道未着者吾亦未敢遽為兄道則待日後深造而
自得之也若執着今見則亦必無深造自得之理來
謂一聞疑佛之言劈頭掃却恐非循循善誘可謂不
諒之甚吾正病學人之不能疑佛耳今亦豈但闢佛
者不能疑佛即信佛者亦不能疑佛果能疑則不輕
信亦不輕闢矣吾惡夫輕信輕闢而劈頭一掃則誠

有之疑佛非吾所掃也虞儒之輕信孔子亦如悲夫
之輕信佛唯顏子乃是能疑孔子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疑莫甚焉吾不掃疑孔之言而獨掃疑佛之言
乎哉

一參辭第十六款云讀質疑中一條有曰賢孔子
于堯舜則翁反覆明其不可而賢佛氏于孔子則
見以爲固然信斯言也正應越孔而宗釋耳夫翁
僞越孔之言而不免無尚釋之旨其收之也似非
宋之復雲燕其賓之也若石晉之延契丹吾徒詎
論心總似未忘不能無疑乎此言也然而不敢以
質也若夫義理可陳名相可剖者則以請焉翁曰
聖人既與道爲體何以猶望道未見必真有所未
見也則謂聖人之于道未與爲體也愚則謂聖人
之未見道正以其爲體也夫體非道者與道爲二
道當其前可容其見道即體者與道爲一道非相
對見義不成比如眉眼耳鼻皆翁之體以愚對翁
乃能有見何者以非體故翁欲自顧其眼與夫耳
鼻一體所成如何能見聖人與道爲體曰未見道

其義亦然此蓋虛明之至渾忘之極不可泥之以
爲分量未足若云未足之証乃在于此則孟子嘗
時歷述道統不應獨將文王量不足處以爲標準
我翁乾元惕義亦復如是龍德充首豈其夕惕貶
于飛見若云所未見者尚復有在則孔子自言無
知其所欲知何者當是若欲知彼法性神化則無
思無爲無所容知若欲知彼法教神化則仰觀俯
察原始反終知周萬物範圍曲成聖人不讓其知
過此則幾于誕矣翁既以望道未見處証聖量未
全而隨以知至知終爲説似謂聖人已到至處未
到終處夫譯以字義至則必見至則非望如人登
岸必能見岸何須于望若謂望其所終而有未見
則終與至復爲二境非即終其所至之義雖然至
亦難言矣記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則至
之爲義亦至矣而翁以爲讓于終事何耶易以爲
惕龍之因不以爲飛龍之果何耶豈義當別論耶
乃翁所謂至在一念能造儀象五行一身徧入泐

塵法界則中庸位天地育萬物之說耳至于中和
致而天地位萬物育則乾元統天之量已全別無
所謂勾當陰陽五行福慧兩足而返無極者矣翁
嘗言孔子立根于無極豈不能返于無極而爲未
了漢耶至于此則軒輊可以不言順流逆流可以
無測而孔子自可以不越矣若必以帝釋之隨衆
請法天龍八部之叅佛爲莫不尊親之証而謂人
天導師之果在佛而不在聖人則吾教之頌聖人
亦曰天且不違曰範圍天地之化曰統天曰時乘
六龍以御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岳莫不震疊曰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曰四靈畢至皆可以爲天能
俱集之義葢以理求之則今日學人或可有上合
天心處而以迹求之則雖窮極其知見百鍊其精
神必不能使龍神帝釋一赴講筵設或有之亦同
魔境而非聖証故知乾元之量以法性至之終之
則吾夫子之聖矩全體無虧而以法力至之終之
則雖如我翁所稱之佛果亦未見其無歉也叅合
之乾元終不如統體之乾元也然愚所謂歉者又
非如我翁之以丈六金身爲劣相娑婆華藏爲一
界而少之也示實不示權則教有遺法矣度有緣
不度無緣則法有遺人矣顯化業不逃定業則身
有滞相矣以大事因緣出世而不能即轉娑婆爲
賢勝則功有遺用矣然則望道未見釋迦得無猶
有此慊耶安見其終之耶葢至此則天命固然不
可以責聖人之功用亦不可以定聖人之分量時
文中一套子語極好曰道之至者聖人有不知有
不能而其不知不能亦道也愚亦曰乾元之分量
聖人必有不滿而其不滿處亦道也何但孔佛即
乾元不能自滿也如能自滿何不目前現一賢勝
法界又何不使法界嘗爲賢勝乎　高皇帝自
是天縱聖人論三教語委非凡見而翁譯其不以
佛書頌示臣民則以陰虚陽實証之夫翁固謂陽
善而陰惡又謂佛教爲顯實也而此則謂佛爲陰
謂佛爲虛則陰不勝陽虛不併實翁真闢佛者矣
何但程朱[illegible]　聖祖以四書頒示臣民而以朱
傳翼之則臣民求爲憲章祖述之說者何得于程

朱自外耶
此條所疑聖道未見之誚俱已剖於答唐太常書矣
今不必贅第兄屢翻楞嚴經中文法以爲辨資何也
無乃見佛口辨才之一斑而心艷之不禁向筆頭上
播弄何異舉子家之好掠禪書子書而又字字求工
自占地步此急於立言以求不朽者之所爲也闇然
日章之矩似不如此拙刻誠多滲漏而吾郡有一細
心春元敏而好學者自謂將問辨牘細繹十遍纔見
端倪兄忝駁無乃太早吾豈不欲人之相成哉而太

早亦傷吾意蓋相成之意微而求勝之端現矣兄試
降心而細繹吾言則種種忝駁皆可忘言而解且言
道已及於孔釋之修證淵源處豈是眼前意見所可
卜度而輒以巧辨奪之若再從中細剖正是朱子所
謂聽者固瀆而告者亦瀆也是以且止未謂乾元之
分量聖人必有不滿即乾元不能自滿正與唐丈之
見相同已從唐丈剖之矣不久自當入目未又引
高皇帝分判儒釋陰虛陽實之說謂與愚佛教顯實
之說相乖則害意已甚夫謂佛顯實而儒顯權者此

以歸根於無極太極爲實發用於陰陽五行爲權也
謂儒教爲陽爲實佛教爲陰爲虛者此以顯敷政教
爲陽實而以暗助皇綱爲陰虛也意各自在先儒論
心既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釋門論性既曰佛
性常衆生性無常又曰衆生性無常佛性常胡可執
一廢一以辭害意也　聖祖以四書頒天下豈不
欲以白文行哉恐讀者難曉不得不翼以儒先之傳
註傳註中集諸儒之大成者唯有一朱子耳故以之
翼聖經而亦豈與儒生以傳註之辭害聖經之意離

聖祖與儒臣論道儘有不泥朱說而特出睿見以解
四書者今亦以其頒行朱註而轉闢之可乎然則祖
述憲章之道蓋亦未易言也
一忝辭中第十七款云神通廣大惟乾元足以當
之而盡其性以忝合乾元則謂之非神而神謂之
非通而通謂之非廣而廣謂之非大而大若竊并
乾元之闔闢而以靈變自彰亦是有漏名相不可
以爲盡乾元之量也即翁之歸誠于佛亦云伊說
心說性處句句字字道着胷次中事則翁謂佛之

神通廣大亦指法性而言。非耽于靈變之用矣。吾
夫子靈變處罔不同于佛經所述。而愚等觀之。其
說心說性處亦句句字字道着胥次中事。所以即
謂之神即謂之通即謂之廣即謂之大。更不疑孔
子之上更有越之者在。而涇陽先生以越孔爲憂
亦過計矣。翁恐世之伏釋越孔而收釋于孔以爲
之防。乃涇陽則又恐反爲之地也。蓋齊上達于達
磨之宗。則人謂達磨之上有佛宗在。齊下學于普
賢之行。則人謂普賢之上有佛行在。與是則孔不

期越而越矣。此于翁祖述仲尼之指頗相妨也。故
涇陽之疑于翁者。乃深有補于翁者也。幸毋曰皮
膚剩語。而以一言通之。則涇陽之離處即爲我翁
之合處矣。

神通廣大之說。亦未可以混掃也。孔子曰。心之精神
是謂聖。周子曰。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故神不通不
可以爲聖。而聖人之所貴。則在道通。不在神通。神通
有漏。而道通無漏也。神通與道通爲一。是謂漏盡通。
漏盡通。乃性境也。此豈束於教之曲士所可與語哉

蓋使已獲道通。而掃有漏之神通。乃是扶正之言。若
猶未獲道通。而斥無漏之神通。亦是護短之說。愚未
具通。焉敢護短。偶因問辨及之。特以破宋儒撥因果
之執。而未嘗馳心於此。亦未嘗導人求此也。若孔子
則無短可護。其以中庸立教。乃是顯道通而秘神通
耳。吾儕固不應以佛氏之神通裁之。亦不必以其六
通之有遜於佛處而文之也。兄豈疑吾之蔽於此而
故掃之耶。亦過計矣。唯照及鄙心恐世之伏釋越孔。
而收釋於孔以爲之防。乃涇陽又恐反爲之地也。可

謂深得我二人之微者。愚近有答馮大司成書。蓋已
深慮及此。而自稽其敝。然而不得不稍露者。蓋時節
因緣。已至此矣。兄知從今以後之天下。率程朱撥因
果之案以言聖學。必不足以奪人之僞心。而出世一
宗。勢必不可遏乎。乾元[illegible]該出世之宗。而单提乾元。
又不足以奪人之玩心。而發其畏天命之真心也。是
故開儒竅於性宗。而收之以孔矩天命然矣。且今之
留心性命者。既已知有禪宗頓超一路。誰能塞之。亦
已知有佛祖度盡衆生一大事。誰能蔽之。獨未必知

孔子一以貫之即達磨之眞宗孔矩之從心不踰即普賢之大行耳不從此　皇極大明之世一爲點破上士固不待言已其如中下之士何亦無論中下之士已如兄輩豈非中人以上之品從前將亦認乾元是春生之理與眞如性海爲二宗孔矩非出世之因與普賢行門爲二轍而今乃始知乾元之貫佛宗孔矩之該出世也則吾言實爲之地也果能消歸自已誠不妨括爲已囊柰何狃於見黨於同既采人之瑜以爲珍藏復搜人之瑕以爲攻具也此程門資禪闢

禪之餘習能逃知言君子之鑑哉未後究極流敝而謂齊聖道於達磨之宗則人謂達磨之上有佛宗在齊下學於普賢之行則人謂普賢之上有佛行在此乃善疑善詰非草草者兄蓋未知達磨之宗之外非復別有佛宗普賢之行之外非復別有佛行也佛稱兩足尊特於悟門行門各造其極耳此意俱露於牘中而兄自未之察也兄果於此有疑殊不嫌虛心下問而察兄語意則皆欲伸涇陽之說以抑吾之說乃是駁詞而非疑詞從出於相成之眞意亦是愛我以德而愛涇陽以姑息也思之思之

一叅辭未款云翁之言曰佛老二宗異吾夫子之身綱常同吾夫子之言性道性道難聞而于竺經聞所未聞夫綱常性道果有二乎以其統宗萬行而謂之綱以其周流日用而謂之常以其降衷秉彝而謂之性以其渾淪通徹而謂之道即性道即綱常即綱常即性道使其異吾夫子之身綱常即異吾夫子之言性道矣同吾夫子之言性道即同吾夫子之身綱常矣分綱常性道而二之則是夫

子之綱常已不能合之于性道而釋氏之性道安能合之于夫子夫孔矩者綱常也佛老于此異之而孔子以此收之得乎子貢性道難聞之說亦稍逗禪宗矣然謂之善言性道則可謂吾教中無性道可聞而必于竺經聞之則不可蓋卓爾未由顏子聞之矣一以貫之曾子聞之矣無聲無臭子思聞之矣知性知天孟子聞之矣此皆竺經未入之先何得言無聞也第聞者自須天光之發露而不在語言文字間故謂之不可得聞耳豈必待竺經

而聞耶且釋氏之徒讀竺經而不聞性道者亦多矣求之于經不求之于性求之于竺不求之于孔豈通辭耶嘗觀往時學者如漢世之沒于名象則不能以性道徹綱常狂禪之溺于玄遠則不能以綱常証性道而名象之弊非獨儒有之釋亦有之玄遠之弊非獨釋有之儒亦有之釋氏中之達磨盧祖善言性道者也而謂之合于綱常亦未也周程朱子生而証性道于綱常徹綱常于性道祖述仲尼之宗斯時方大明耳其闢佛也第以東魯之矩繩二氏也非如我翁以東魯之矩收二氏也其收之者謂其同吾夫子之言性道其繩之者謂其異吾夫子之身綱常若使推　聖祖以人治人之義釋經付釋儒書付儒之法則現身儒行當自以程朱爲祖述之的耳且翁之言曰由程朱之教可使家無不孝之子國無不忠之臣亦可使忠孝之士轉氣質而歸德性則雖佛乘之度衆生無以逾此也又何三界之不周三祇之不徹乎而至詆之曰侮聖人之言則是不知天命之小人耳君子小人之分竊當爲程朱辨之矣

兄所發綱常性道之辨稍工舉子業者之所能言也豈以愚爲未察而提之耶抑欲借此以揭日月於世耶既曰下學而上達則綱常之合性道何待言也然亦自有分說之時即如史贊文文山拜相於國亡既去之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謂爲任綱常之重則可謂爲任性道之重則不可佛氏既辭王位而出家但可謂同吾夫子之言性道不可謂同吾夫子之身綱常也此亦權言不是實說愚謂性道難聞

而於竺經聞所未聞蓋以孔子歿而微言絕釋典後來却有發孔子之未發者學人悟機或者不發於此而發於彼則竺經良有助於孔子之性道故以爲聞所未聞非謂必待竺經而後聞也如兄所引顏子之卓爾曾子之一貫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知性知天果是聞性道於竺經未入之先者而兄則既聞顏曾思孟之言矣又能稜楞嚴經之語矣果自信性道爲已聞否聞者自須天光發露而不在語言文字間此言最當然舉子稍習傳註講章即能發此議論而

求其實則非真有聞者不能即兄言鑿鑿如此[illegible]
亦未敢許爲天光發露也天光不發於心而發於筆
此是舉子家事耳乃欲以此入足理學匡扶世教不
已迂乎即光從心發而發機不當吾猶以爲但是文
章不是性道也兄亦細察子貢文章可聞性道不可
聞之説乎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蓋有曾
二子述其所聞於夫子者轉授門人而門人筆之皆
文章也文章可述性道不可述門人將以爲師之所
聞盡於此故子貢闡之以爲爾毋以師所述之文章

盡夫子夫子尚有性道之言在也孔子曰自吾得賜
門人日益進即此便是引進門人之一驗也令人習
聞程子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之言靡不以此作
文章性道之講意義非不精而於子貢當時語意反
隔一層矣兄見得釋氏中之達磨盧祖善言性道亦
是有契於鄙言即以不合綱常少之二子亦必不辭
[illegible]亦想到二子身既跳出綱常之外而復苦苦提
[illegible]宗此何所爲即恐身任綱常者未必有此深心
[illegible]周程朱子生而証性道於綱常徹綱常於性道

[illegible]則人能道之吾以爲証性道於綱常此四先生之
所同徹綱常於性道則唯周元公足以當之而大程
夫子亦其亞焉四先生者要是以東魯之矩繩二氏
不以東魯之矩收二氏然元公能收而能繩之程朱
能繩而不能收也使不收而繩果足以俟百世之聖
人而不惑則後聖必有人其人必其書者胡爲流至
今日儒風日薄而禪談復興耶惟以收之之法繩之
則在家出家兩不濫亦兩不礙綱常不毀而性道逾
徹矣然元公隱收顯繩愚獨繩收兩顯何也則馮司

成之所謂時節因緣也孔道畢於訓詁詞章之學實
賴禪祖以性宗起其墜五燈分後其宗隱隱入於儒
心却嫌其張皇太過不合吾聖人小心翼翼之家法
周程朱子反之於平夷慎密則入聖之路徑躍如也
蓋無極太極之發源既厚而主敬窮理之垂範復嚴
其教安得而不久然而擯二氏於吾道之外終是程
朱之大滲漏也爲其與孔子並育並行之脉隔一塵
也至於今日儒心已汩没於名利場中而啓口落筆
又俱能言聖人之道蓋無一言一動而不入於僞矣

乃欲以程朱撥無因果之說勸其倏修能直乎哉
達磨之悟門不可假佛祖之證境不可假借此點人
真念使知死生之不可逃作僞之無所用而人心之
真仲尼乃出矣人心之真仲尼既出不患其不循孔
矩亦不患其不能繩二氏也程朱豈非循孔矩以繩
二氏者猶有未盡孔子處吾儕不嫌爲之補闕拾遺
若其[illegible]去僞力以忠孝節義挽頹風愚所以表之
亦至矣心量不周於沙界行願不徹於三祗勸兄且
置此說說及於此而不確當便是無間重業兄柰何

輕易掃之吾亦唯與王塘南鄒南皐及此耳此外則於
周元孚及之蓋報其知我之德也聖人辭不迫切吾
平日論到程朱亦不敢爲迫切之語故言上士當參
斯道之全中下之士則閑之以程朱之繩墨但程朱
之撥因果近於不知天命其排佛老之書近於侮聖
人之言亦當爲儒流戒之近之爲言依稀之辭也兄
乃削去近於二字而直曰侮聖人之言則辭太峻矣
前援光光淨淨無極之真句則爲我添出着得二字
今援侮聖人之言句則爲我削去近於二字亦有心

[illegible]伏於其中否當知此等去處但是充無穿窬之心
未盡處也愚雖不德而平日於孟子充無欲害人之
心充無穿窬之心兩句不敢絲毫放過欲害人之根
尚易剪而穿窬之根最難除孔子所謂君子而不仁
其病多坐於此諸君子未斷此根盡於書冊間發露
多矣且去立言垂世之心而先充此心是乃善學程
朱者也

答吳處士熙宇書（處士諱自誠字成之臨川縣人）

來書畧云別後不覺兩月得先生所惠闢辨新刻
讀之不忍釋手遂忘其歷溽暑而秋中矣云云又

徽友姓陳名履祥者因見七九問辨對生有說生
索書并上蓋學公學也願主盟斯道先生弘開眼
孔大放胸襟俾後生小子得聞洙泗正傳是生之
厚幸亦先生垂教本心也因曹君歸便先布下悰
[illegible]臨楮不盡所懷
[illegible]羅李二公之門不浪信亦不浪疑而皆能
[illegible]六蘊正所謂退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邇年乃
[illegible]所闢羣龍无首之旨有深契焉足稱金聲

丁年何生頃得來書。知足下以錫類之責
同志間而以徽友陳君尺牘見示。亦感心也然而爲
浮言所撼矣謂學爲公學勸我弘開眼孔大放胸襟
以承之豈以愚眼窄心褊不能受人之盡言耶語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此觀行之法亦聽言之法也中吾病者是吾師。
即不中。亦是內省之助且年來嘗此滋味頗熟矣何
用開眼孔放胸襟爲哉第以洙泗正傳爲言則信中
大有疑在。蓋足下原從近溪先生處來有泰州氣息。

入吾之說猶未深故浮言一投。舊見旋起。不以洙泗
之木鐸裁泰州而以泰州之木鐸繩洙泗也如陳友
正求爲泰州而不可得者。其來書。則渾是一團浮游
我慢之氣。孟子謂有挾而問皆所不荅也故以不荅
爲荅而於足下則不可不以言荅。但須以無言之意
遏之。今諭學者不言本體則言工夫。此足下之所飫
知也言本體而歸諸不學不慮。蓋莫辯於今先師近
溪年則楊鄒兩君子復暢之言工夫而約諸脩身
本盖莫辨於今師見翁。如廬陵南昌閬陵德清諸
先生則與之同條異並而二矣亦有異起者。天地之
同昔我之用。吾無以一辭贊矣。自揣德非出類之德
也非出頭之地辱諸君子之不我棄也偶有蠡測不
得不於問辨中發之匪徒借此請益實以爲諸君子
補闕地也。援諸洙泗正傳自信毫無所悖。唯流敝之
所趨有悖於洙泗正傳者吾不得不以爲創焉其端
有三一創於拘儒之不善學程朱者影性真而訛天
道。此非所以究竟聖學也再創於狂儒之不善學陽
明者雜禪解而忽庸德此非所以維持聖學也。三創

於霸儒之不善學心齋者。張皇憸而煽遊風。此非所
以收藏聖學也之三者皆自以爲洙泗正傳。而不該
不偏。不中不庸總是聖學之流弊而弊則有輕有重
焉究竟荒矣。而有維持之意在。猶可取也維持荒矣。
而有收藏之意在猶可原也唯夫專事馳鶩而畧無
收藏迹類山人行同商賈幷究竟與維持之意而兩
荒之則道中之蠹民而已矣作俑者其誰乎。顏鈞唯
不善學心齋而陷於縲絏梁汝元又不善學顏鈞而
至於殺身天乎。人也然二子猶守一鐸者今復有影

射禪玄張皇性學不以一貫之鐸鳴而以二本之鐸鳴者則狂與僞合其弊更不知所底止矣此愚之所深創也拙牘千言萬語總在破儒執破禪狂破豪俠之伯學而於伯學尤嚴是故本易傳之聾聵兀首而闡潛惕之幽微見龍之顯大槩救心齋之流弊也今之以布衣談道者往往倚心齋爲地步而吾欲轉天下之狂學伯學存孔矩之籥芊則不得不搜根於心齋心齋亦道中之人豪也其生豈無所自其出亦有所補天殆使之破宋學之拘攣振匹夫之頑鈍也然

而豪風起矣謂之不升孔子之堂固不可謂之不踰孔子之矩亦不可求正牘中已及之今復爲足下畢其槩凡洙泗正傳傳先王之道也先王造士於學宮則以明明德於天下爲分願所謂席上之珍以待聘也此外農工商賈各有職業 國朝雖以三途羅才而訓民則曰各安生理唯於僧道兩門聽其雲遊以究大事則以其遊方之外耳未聞有不士農不緇黃借講道以遨遊者不士農不緇黃而以講道遨遊天下自心齋始也先王之世不禁夫裹糧尋師者亦不

禁夫載贄求仕者是以子游自江左子夏自西河不遠千里而遊孔子之門孔子亦挾十哲之徒歷聘於天下其相聚切嗟固無適非學其到處發物亦無適非教然未嘗以先覺覺後之懺作周流題目侵天子之道標以先覺覺後作周流之題目亦自心齋始也古者天子重道則不召師諸侯大夫友德則不挾貴皆不自尊而人尊之人莫我尊則三達尊之分自在也是以孔子之聖兄事晏嬰而賓牟賈則以王人侍坐於孔子重達尊也未聞有編氓不階一紹突進而與

軍門抗禮者亦未聞有匹夫不從禮聘到處而以師道自居者其交已遠其聲已隆郡縣雖欲以禮法繩之得乎蓋自帝王之道衰故有孤高偃蹇之士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如華士之所云者大類逸民而尚之節而太公戮之今山人復影之以鼓聲價毋亦已不謂轉入儒門乃以道術養虛驕若將跳出二氏之外跨二氏而獨高一格此觴濫於顏何而啓之始自心齋始也孔子循爲下不倍之分但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但曰得

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未聞有以匹夫擅萬
世師。擅其身於堯舜之上。而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
兼善萬世者。然則置古帝王於何地。蓋自君師之道
裂。故有浮狂過實之言。自矜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
於上古而不爲壽。如蒙莊之所云者。大類佛氏出世
之宗。而道家附之。今禪士亦倣之以表行願。毋論已。
不謂流入儒門。乃以儒學卑帝道。若將泛駕孔孟之
上。絣億兆而另起一宗。此幾動於姚江。而熾之亦自
心齋始也。周子嘗標志伊學顏。爲希聖之準。愚猶以

爲論希聖之準則確。而論伊尹顏淵之分量。猶屬權
辭。蓋伊有一德。顏不遠仁。其德俱已聖矣。其志其學。
則大賢亦足以承之。究其實則孔子之老者安。少者
懷。即伊尹一夫予辜之志也。孔子之義欲徙。不善欲
改。即顏子不遷不貳之學也。特以伊得志而孔不得
志。孔學進於知命以上。而顏局於年。尚以不惑望知
命耳。今心齋之言曰。伊尹之事我不能。伊尹之學我
不由。我惟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豈不以伊尹之
學。利於達而不利於窮。孔子之志學。不問窮達而

[illegible]有以法令傳後耶。不知講學淑人。乃三代鄉閭[illegible]
之常事。孔子特其著者。子謂子賤曰。魯無君子者。斯
焉取斯。則講壇之不起於孔子可知已。何事以兼善
萬世之標榜張之。孔子之獨承天命處。自有所在。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斯文在周易也。心齋不究三代以
前風俗。而但激於今世士風。科舉之外。不問聖學。故
以善世而不伐之孔矩裁之。其功亦不可沒。然以一
聖掩千聖。分別既已欠平。且孔子本時乘六龍之聖
人。而反局之於見龍一格。亦非真知所以尊孔子者。

宋儒執孔子以排二氏。其見已局。然未嘗局孔子於
見龍一格。以見龍局孔子。實自心齋始也。古之學者。
立德。必以智仁聖義中和。脩行。必以孝友睦姻任恤。
游藝。必以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之所不能遠也。至於
成德之後。時位異乘。則隱顯圓方之格判焉。有不可
以一律齊者。孔子嘗以逸民自擬矣。曰。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蓋伯夷既與弟叔齊同辭孤竹。則安得
[illegible]開國之業。故以不降不辱爲道。柳下惠深[illegible]
入盜跖黨。則安得輕去父母之邦。故以降志辱身

爲道虞仲既隨太伯走荊蠻則安得不斷髮文身躶
季歷之克肖故以隱居放言爲道但諸君子有不能
相易處而孔子則無所不可此其所以爲聖之時也
使其處夷齊惠連仲逸之地吾知其不以講學名世
矣今爲心齋之說者曰聖人必以見龍爲家當儒必
不爲伊尹而爲孔子則必使夷齊不餓於首陽而食
周粟以講道柳下惠不安於三黜而流列國以作人
虞仲不混於荊蠻而端委以治周禮孔子無可無不
可而心齋則唯孔子一人爲可餘皆不可率天下之

農工商賈皆當章甫逢掖與冠裳伍而域中將無徃
役之庶人矣兩程雖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然伯子之
自道亦曰但願有致太平者我只願爲太平民叔子
傳易有曰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農工商賈勤其
事當其使可由而不可知之民人人家當見龍優孟
尼父使人人家當見龍優孟尼父亦自心齋始也凡
龍德之聖人必不以身之所行者爲至而虛別格以
待人故飛龍常遜於見龍見龍常遜於潛龍匪但善
不自有亦表龍德之無定在也孔子以龍德見於世

[illegible]故言及遯世不見知之聖人若有可望而不可及
者在焉西方聖人之思亦是此意蓋以道易天下王
者之事也聖人不得位而有其實則必不居其名且
以避素隱行怪後世有述之嫌焉心齋則張之以爲
幟矣老萊子衣五色斑斕之衣蓋娛親於家庭閒竄
門豈娛親之地而衣之以晉謁是謂怪服釋迦明星
悟道之旦能炤無量刼事於剎那閒故見十方衆生
一時同成正覺今但以性地開發照得人人有個本
來尚未究其一生之成就處乃不禁播弄而曰蒲堵

皆是聖人何言之易是以陽明裁之曰蒲堵俱看你
是聖人擫其狂也是謂悻言孔子雖有教無類然必
待其行束脩以上封人請見亦必從者引而見之今
乃駕一輪於通衢招摇城市中束脩不必行從者不
必紹呼途人而詔之以良知良知不已褻乎是謂悻
行說者曰此迹也此未定之習也然終其身無一幟
[illegible]如孔子之予欲無言者則既居之不疑矣以此爲
[illegible]而好奇者慕之膽日大而心復不小志若圓而行
[illegible]不方德未立而語錄先成曰吾以斯道覺斯民

位不素而表章欲出曰先天下之憂而憂也蓋自泰州
之學行而好爲人師者衆無忌憚之中庸亦衆淺丈
夫且以徒黨之多寡定道價之低昂提及遯世不見
知之說則謂聖人有是心而無是事矣宋儒之張皇
絕學吾猶以爲過然不以素隱行恠之端流於後開
素隱行怪之端而掩聖人遯世不悔之脉亦自心齋
始也仲尼之門雖盈七十二子然杏壇所容有限聚
恒不蒲數賢此於魯論所紀侍坐可驗其將終而聽
曳杖之歌則唯子貢一人而已蓋當時諸賢或仕或

耕有暇則來講習尚寮磋不尚濫會自漢及今凡結
千百人而成會者多在空門講法之場未聞儒門辨
志輔仁而招集千百成群者招集千百而移空門之
講場於儒門亦自心齋始也孔子不舍車於顏淵不
輕與釜庾於子華以是知孔門之來學者必裹糧而
至者也裹糧問學方見求道之真孔子絕不以狂偽
之賓開後學故顏子之簞瓢陋巷曾子之敝裘耕田
無改也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吾猶以爲帶
有戰國習焉陽明闡良知於顯貴之後四方從學如

雲而不肯捐俸以饍諸徒良亦有見蓋積餼廩以招
徒則書院暖於學校藉名位以育士則假借浮於切
磋即以真始亦以偽終而況未必真者乎此有宋大
儒之所不肯開端而開之亦自心齋始也孔子曰回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夫唯
先識仁體而後有日月之至則孔門諸賢之學緊從
識仁中來無疑也而許仁則孔子之所靳其稱顏子
之仁必待其三月不違而後表之其餘德行如冉閔
悟一貫如曾子子貢氣象似聖人如有若其仁必日

日至焉而猶未許也蓋禪門重悟故有從剎那見性
之頃即與印可者聖門重脩重證必待其綿綿三月
從此永無間斷而後印之周元公深得此意故不與
程伯子之無喜獵心而以一日萌動如初照之於二
十年後真有孔子不輕與仁之深意哉心齋自咏正
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吾猶疑其自許太過至於點
人則每從其天機之偶動處一與喚醒輙便跳躍驚
皇以爲即此便是本體不必更問工夫此顏鈞之所
以發狂也其初得少爲足其末遂流於小人之無忌

悍陽明尚多隱慮而心齋直儘本懷沿及盱江此風
猶在斯廼有宋大儒之所疑爲禪學家風者而倡之
亦自心齋始也凡此數端亦與洙泗之正傳一一合
否然心齋亦自有大不可及處自三途之偏墜也非
冠裳不敢望孔子而心齋獨以一竈丁學孔子自文
集之日多也非著述不敢步孔子而心齋獨於性地
上學孔子頗類禪門之曹溪六祖不識一字而証祖
位焉此吾天臺師之所以退然推讓也孔子仁管仲
孟子卑管仲一大其功一稽其敝耳今天下果有善

學心齋以入孔子之室者愚亦願爲之執鞭焉而於
足下則不得不舉其弊蓋知疑端之有在耳亦可以
此意轉通徽友否

答方外士慈明書（慈明俗姓羅法名仁光紹興人）

來書云伏讀種種法言闡三教之精蘊決萬古之
深疑由周以來未有如先生之見道真而立言確
也竊意聞風者當敬之若神明承聽者當信之若
蓍蔡矣顧猶有不蒲於人心者在豈以中人之不
可語上而無緣之不可化度哉則以先生之道直

直道有難容之嫌先生之道大道大有莫容之患
而旦本之以躬行則言浮於行者忌發之於晚歲
則急於立言者忌舉世多偽儒先生則斥之舉世
多狂禪先生則斥之儒門釋門之人有不痛恨先
生之稽其弊者乎而玄門之人可知矣舉世多執
一先生則非之舉世多二本先生則非之楊子墨
子之流有不痛恨先生之發其隱者乎而千百之
中可知矣夫以一身主張斯道而取怨於儒釋道
三教中人則先生之著作總如孔子之春秋而知

者以是罪者亦以是矣矧孔子之春秋對頭多在
亂臣賊子而先生之對頭門門皆有是先生之苦
心殆過於孔子而何疑先生之不爲世容也雖然
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之者佛在世時人猶有謗之
者則又何疑先生之不爲世容也然而孔子之澤
千古不斬天地之恩瞬息具存佛日之輝終古不
泯則何疑先生之教不廣被而遠播也但大聖人
作用能發能收是以立極最巧入人反深釋迦之
所謂不說一字孔子之所謂予欲無言是矣今先

生之闡明三教詳且悉矣若不速收而猶然繩宗
言之教則不議其多言且將議其好辨而以凡夫
見求先生矣故爲今之計莫若暫時閣筆以需人
心之自服順時調攝以待天意之護擁再出而闡
揚之以竟未洩之秘則仁光之所以仰望於先生
者至深切也狂言舉擇伏乞採納何如前領分身
之說仁光頗於性分致力而相教多有未詳併祈
開示幸甚幸甚

昔賢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愚亦自揣於三教聖

人大意略有所見耳未能盡其室中之藏也過辱奬
許實不能當而學問家種種弊竇則被足下一筆道
盡矣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足
下殆有之愚方持此以請益於天下亦利人之有以
匡我助我而不暇吹求及此也果如足下所云亦永
嘉所謂觀惡言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識矣提及孔
子之成春秋孟子之辨楊墨此心更覺悚然益有孔
子而後可秉春秋之筆有孟子而後能辨楊墨之非
愚豈其人哉而乃推敲孟子以後儒學馬祖以後禪
學其不知量亦甚矣能不動世人之疑乎頃者願還
君質疑續編畢亦起予欲無言之思而來諭正及之
此昌言之當拜者也嗣今當藏辨於訥即不得已而
有應亦不如此其叨叨矣辱叩分身之說自謂頗於
性分致力而相教多有未詳此從毋自欺之心出視
世之未得謂得者遠矣愚於相宗亦未之詳第從八
識規矩唯識開蒙二編略知梗槩而以楞嚴楞伽諸
經及易道合之沉酓三十餘年而於教外有默通處
焉則不但儒門之所駭聞而亦禪門之所滅裂者也

今與足下考究及此又爲天下發大難之端矣舊歲
曾荅周符卿書言及衆生所以無盡之故而曰佛身
之化化於覺衆生身之分分於迷迷與覺異此言三
界內六道之分身也不言界外分身今味足下所究
分身殆指界外悟後之人說此不出於楞伽經中三
種意生身一曰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不以業力身
來三界而以定力身現三界此初地至七地菩薩之
分身也二曰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不但以正
現一法界而能以如幻身現一切法界此八地

地菩薩之分身也三曰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不但以順流如幻身徧入佛界而能以逆流如幻身
徧入衆生界此等覺菩薩至妙覺地之分身也葢菩
薩自初地而上離分段而入變易俱能分身百千億
界至於入妙覺地而極與衆生之分形於輪廻者大
不相同此下復有三賢位中菩薩介乎凡聖之間將
入變易而猶未離分段其分身也何似此則當以天
台所揀菩薩二身判之一曰神通身謂以一身分現
於百千億界而本位不動卽所謂意生身也二曰淨

生身謂身在此界而神入他界願畢還來仍入本位
然於神通身有間矣意者初地以上俱屬神通身三
賢以下多屬淨生身歟然而十方界中儘有逆流之
如來大乘之菩薩寄形於分段中如堯舜周孔等不
能復分一身如佛教所云何也此所謂隨順衆生入
生死也葢有四料簡焉有變易之變易有變易之分
段有分段之變易有分段之分段從界外現身遍十
方刹分已旋合此變易之變易也從界外降身受一
期報還歸本位此變易之分段也從界內脩生[illegible]

小乘果能超六道此分段之變易也從界內趨生轉
根身蘊界往復六道此分段之分段也變易之變易
凡夫迷焉分段之分段凡夫溺焉唯變易之分段與
分段之變易則聖賢出沒於其中而孰爲神通孰爲
淨生此非佛眼不能照也然其理則含於周易中易
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開闢之初只是一太極
耳一太極能分儀象八卦而成大業葢以一體散爲
萬體則聖人之合德太極者豈不能以一身分爲萬

身哉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楞伽三種意生身之說盡在其中矣旨
哉周子之圖說也曰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
之奧乎學者知天地鬼神之奧在易佛氏三身四智
八解六通之理在易而後可與議易也已今世拘曲
儒生視太極爲渾然虛理大類無情之物漫以爲造
化樞紐品彙根柢而擡之於佛道之上語及分身則
曰此釋氏之幻說也復有劣解禪客疑太極爲八識
心王近於冥生覺諦漫以爲但該世間不該出世間

亦抑之於佛道之下。語及分身。則曰儒門無此□□
也。此皆未究易道與佛道之深者。至於玄門陋品。原
不曉分身來歷。漫言丹成胎脫。飛步玉京。秉劒握符。
分形無舞。豈知百千億化身。乃大覺金仙之事。以及
權乘佛之寄位仙流者。方有之。非十種仙可與幾也。
十種仙未徹性底。尚在分段位中。望變易身尚遠。而
乃卑計上乘果證。狂心一發。多受帝讁而入迷途。卽
白紫清之三落天墀可驗已。此無他。仙籍雖登而德
未合於太極故也。是故人道中不必問分身。但盡凡

心。卽分段身使出生死。可使超變易而疾趨漏盡。天
道中亦不論分身。但起凡心。卽變易身亦入生死。甚
者由分段而永墮泥犁。凡心云何起。起於五欲也。五
欲能障法身。而法身須從五欲中透。此卽分身之因。
凡心云何盡。盡於六道也。六道能局分身。而分身亦
從六道中顯。此卽法身之果。千變萬化。匪夷所思。此
神理之難窮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
爲乎。淵乎微矣。三教家函雜宗徒。緊難語此。如□
一與周易。而卽知爲窮理盡性之書。豈非直□□

出沒三教而不自滿。肯以分身之說相商。嘗示
是達磨所識大乘遺器。抑借此問以警狂僞之徒歟。
是以爲述其槩如此。雖然。此亦愚之影見也云耳。德
非聖人。乃言聖而不可知之事。言未必無滲漏。嘗卽
於言下懺之。世豈無界外真人。能道其實者。足下能
以善財之矩往參乎其歸。而以實證之言轉懺吾過

卷之四終

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管志道撰志道有孟義訂測已著錄是書萃其平日與人講學之書合爲一編曰問辨牘取問以辨之之義也志道之學出於羅汝芳原本先乖末流彌甚放蕩恣肆顯唱禪宗較泰州龍谿爲尤甚其答王塘南書謂孔顏眞是即心是佛即經世是出世與文殊之智普賢之行兩不相違其宗旨可見矣雖爲儒言實則佛教今附之雜家類焉

從先維俗議五卷

〔明〕管志道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年徐文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從先維俗議五卷》提要

從先維俗議緣起叙

余自幼性木欠機警而頗好深沉之思且
耽古誼習見吾祖樂誠府君之先進於禮
樂也心獨醉焉吾父月湖府君稍以書藝
文之而不勝其質微聞四世祖道晟府君
之德之行之尤古而羨墻難即矣既長讀
性理大全猛然有志於濂洛關閩之學而

苦無從入念則隱隱懷三不朽事將壯幸
通志學一竅於師友間則又以立德立功
爲不朽之實以立言爲不朽之名名者實
之賓也柰何不爲主而爲賓乎絶意著述
者凡二紀而以胷中無甚塵俗則廉頑惇
薄之願不禁蓄極而潜溢焉自辛未釋褐
己卯掛冠以來所受擠后鑠金之撼良多

所觸朝野之先後變態尤多歲辛丑更有感於後進之乘先進也爰從絜矩達尊起議引而伸之成從先維俗議伍卷通家子徐文學泰寧請梓以行從之從先云者取義於孔子之從先進也不從先進不足以維末俗但孔子所謂先進意在三五以前野人所起之禮樂而余所謂先進則本

高皇開國初所定之禮樂合諸孔子刪述後所存之禮樂而已矣前三卷皆事迹後二卷頗及垂世典要與出世寮因此又先進禮樂之歸根處也蠡管之窺何敢自謂無漏故以議為名則借以就正有道云爾

明萬曆壬寅閏二月清明後一日吳婁管志道書於惕若齋中

從先維俗議目錄

卷之一

教蒙士攻習經書性史外兼讀孝經小學
及　御製大誥大明律議
剖座主舉主國學郡學督學提調諸師真
似議有附言

卷之三

上交下交一切當宗孔矩議
總核中外變體以遡先進禮法議內分四十九款
外有附詁
仰稽　大明集禮合儀禮及朱子之家禮

以訂四大禮議內分四款有附言　喪祭補遺或問

卷之四

總觀世教民彝會通以宗孔矩議內一百二十八條
身心成法　謙忍思誠　恥躬不逮　立身謹始
忠厚正直　默贊化育　中庸遡世　為孔子闡幽十事
誅鄉原實誅亂賊　拒楊墨與誅鄉原同意　鄉原難迷道眼
鄉原合小人反中庸　唐虞二凶　理學家方命圮族
子貢方人　孟子未透易　言有大而非誇　師道
明道四語　充無穿窬之心　伊川未知孔顏至處　群龍无首

見龍禪惕龍　孔子在惕見之間　人龍時位　六龍各有典常
曾孟程朱有首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孔門諸賢不可輕議
孔子志學　乾元果海　儒者去偷心　朝聞道
孔子二案　名根起偷心　述而不作　楊墨名根未斷
名根著書入罪案　執射執御義　器小　曾孟未盡孔子子思
孔子名狀　學庸二篇義　素隱一章義　費隱上下察
中庸全篇大旨　經論大經　唯天下至誠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　知化育合天命　至誠有不能無不知　夫焉有所倚
達天德　明哲敦化　天道至道　仲尼道果

微言大義　知命論世　子思矩方見圓　評孔
評思孟　道性善　性善養氣　性善三緣
語孟中庸論性　孟子能裁告子　犬牛人性　率性盡性
性善即乾元　浩然之氣　孟子分說性命　至大至剛以直
集義義襲　兼論孔孟志氣　持志養氣　夜氣
知言養氣之原　孟子悟門　建白　四十不惑
仁聖二學　克已字義　聖學一為要　太極圖西銘宗祖
周子圓宗方矩　尋孔顏樂處　周子合程朱學脉　先憂後樂
名節道之藩籬　取予得失二關　行已有恥　毀譽關難過

卷之五

仰稽 聖祖經綸三教憲章以表大成

聖脉以正儒流偏見議 凡三十九款有附言

從先維俗議終

從先維俗議卷之一

吳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發揮大學事使先從左右交議

大學論絜矩之義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蓋舉生人之大倫。盡攝此六矩中矣。六矩之中。有事使之事使。有事使之先從。有先從之先從。有先從之事使。亦有先從之左右交。交道中。有左右之左右。亦有左右之先從。請舉其目。曰。君臣之分堂陛。父子之分坐立。祖孫伯姪。齒尤懸於父子。而體則一。官民主僕。體雖殺於君臣。而誼亦一。此事使之事使。不濫於先從者也。昆弟之別友恭。夫婦之別倡隨。府縣官之分正佐。佐不先正。編氓戶之分里甲。甲不先里。此先從之先從。不濫於事使及左右者也。執友之年相若者。寅僚之品相同者。姻親閥閱之相當。而體無高下者。衙門表裏之相頡。而權不抵

昂者。此左右之左右。不濫於先從及事使者也
易謂事使之先從。如嫡叔之於姪男。母舅之於
甥男。婦翁之於女夫。姑姨夫之於內姪。業師之
於門弟。父執之於子行。堂卿之於屬領。監司之
於下僚。其事使。皆以父事兼兄事之體。是已。易
謂先從之事使。如㓜叔之於宗姪。長兄之於介
弟。座主之於門生。校官之於庠生。督院之於總
戎。總戎之於裨將。直指之於郡佐。邑長長吏之
於首領掾屬。其先從。皆以兄事兼父事之體。是

已。易謂先從之左右。如父黨之有肩隨兄弟。姻
黨之有中表叔姪。政府之有元輔次輔。部院之
有正卿貳卿。軍門有聽節制之贊理經理。撫臺
有奉文移之藩司臬司。史館有隨行異帖之先
輩。臺省有握符刷卷之尊僚。其先從。皆以兄事
兼肩隨之體。是已。易謂左右之先從。如交游中
之有畏友。庠序中之有齋長。父母黨之有表兄
表弟。妻黨之有內叔內兄。藩臬之有總司分司。
了部之有正郎副郎。表裏衙門之有咨呈照會。

班聯佐貳之有關文牒文。其相交。皆以肩隨兼
兄事之體。是已。大槩倫從天合者。但有事使。有
先從。而無左右之交。倫從人合。則六矩森然齊
備。而三達尊亦貫於其中。此皆天然之矩。從野
人先進中來。而絜之。則在後進之君子。易曰。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至於入神。從心之矩乃
出矣。約其本實。不出於一恕。故大學以所惡勿
施蔽之。稽我　聖祖訓民六條。蓋已盡蔽其
義矣。其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則蔽事上從前

之矩也。和睦鄉里。則蔽左右交之矩也。教訓子
孫。則蔽使下先後之矩也。又蔽以各安生理。毋
作非爲二語。而所惡勿施之道盡之矣。此　聖
治之所以超軼前代。而垂裕無疆也。至於今日
而流敝滋甚。其敝在於上不能使下。而下不安
於事上。前不能先後。而後不樂於從前。左右之
交道不守。而侵及於事使先從之間。何以挽之。
必祖春秋懼亂賊之法。如祖春秋懼亂賊之法。
必嚴操於事上從前者。而薄縱於使下先後者。

亦不以左右之交蒞事使先後之矩。操下縱上。故河陽書狩。乾侯書在。操後縱前。故三叛人書盜。寶玉大弓書竊。不以左右交蒞事使先從。故僭王之楚仍稱子。受盟之宋仍叙公。王人雖卑必叙於盟主之上。乃所以絜從心之矩。而易後進爲先進也。吾誠不能操春秋之筆。已如用之則亦願從先進。從先進若何。曰奉訓民之六條而挽其極重難反之勢。如是而已矣

推窮三達尊本末以伸鄉黨重齒議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葢人道除三黨宗親外。所與相維相讓以成世道。俱從三達尊起矣。爵之尊本於君。不重爵者無君。齒之尊本於父。不重齒者無父。德之尊本於師。不重德者無師。君父師之尊又本於天。無君無父無師則亦無天。此大亂之道也。故先王樹此三尊表儀天下。而當其相值。則有不能並伸其尊者。爵或爲齒詘。齒或爲爵詘。德或爲齒爵詘。而齒爵亦或爲德詘。故又權其重之所在。而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達尊之義乃定矣。是謂天叙天秩。禮之本也。其末也三尊皆失其實。皆不重於天下。官品卑而爵不重。權勢奪而齒不重。月旦淆而德不重。無他。古之所謂三達尊者合。而今之所謂三達尊者分也。葢古者爵人於朝。必兼論其齒德。故三德六德九德辨其等。而強仕服官致政當其年。是尊爵即所以尊齒德也。　國初三途並用。貢以薦舉甄士德。以歲貢養士齒。以科舉拔士材。不失

此意。自薦途塞。貢途湮。士皆以糊名易書進。而齒德俱在所畧矣。猶幸天運與皇路合。輔世長民之彥。即出於科舉中。國祚用昌。而世教亦賴之。然而憑籍威靈。剥斲元氣。大半皆若人也。今有貧士家無半畝之宮。一旦發迹賢科。又入清要之局。未及強艾。而家囊已贏鉅萬矣。夫公廪之所入有限。私產之所出亦有限。是操何術而然。及夫傷於外而反於家。則褎然已稱先達矣。其生平原無以自樂。而寄諸倘來之物。寄去則

不樂而身心卒不能以無寄高者猶放情於山水而卑者遂溺志於牙籌三風十愆靡所不犯其中恒不自慊而虞有識者之議其後則務以詞色假人以酒食結人大要在醉後生可畏之腸而縫山人橫議之口後生之無遠志者既陰艷之而復陽誹之山人則借其禮遇以賣豪又拾其短長以賣直也橫議遂不可制設有能好能惡之仁人操清議於衆咻之中亦將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自是朝廷所尊之爵

遂不爲鄉評所重爵不重而齒德從之盍士有抱齒德而隱者先爲無齒德而顯者遏其光及顯者齒日尊而德日卑隱者復弁髦之也齒安得重齒與爵俱失其重而參之以德德又無足憑也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正人拙邪人巧拙必不能勝巧故巧宦之浮譽常騰而依中庸以遯世者毋入於不見知之窟衰世亦言重德類重僞德耳三尊俱失其實則此世界遂成小人無忌憚之世界後輩相率而侮

前輩下流相率而訕上流殆不知其所底止矣吾儕實有匡扶世教之責而不思所以拯之非夫也拯之之法奚從愚以爲爵者朝廷之所尊也居鄉且毋言尊爵而先講古人長長賢賢之道德者待人而尊已不得而自有也亦且毋言輸世長民之德而先從貴貴之中敦長長之節其義則取裁於酌古準今之間蓋古人雖言居鄉尚齒而齒必從倫輩中叙也倫輩中當從二叙一從天之所秩以爲序則年分之先後是已

一從君之所收以爲序則科分之先後是已從天叙者法孔子之先進禮樂從君叙者法孔子之憲章文武二義當相參而官階之升沉顯晦弗論焉何者官階論於朝廷不論於鄉黨也唯倫輩不可不論則必據出身資格以參之相參之義云何據古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唯肩隨者迭爲賓主曰兄事則必隨行曰父事則必隅坐不我賓而彼主矣斯禮亦起於後進之君子而情

則緣於野人即先進之禮樂也在今日或難於過執蓋有同登君榜而叙鴈行後吾登榜而稱晩進者不無父事兄事之齒在焉君旣躋之於肩隨之列矣安得執古禮而父兄之此當融先進之禮參合憲章者也據史舘中儀注三科以内往來並用单帖即肩隨之體四科以外往以雙帖來以单帖即兄事之體七科以上帖必晩生席必隅坐即父事之體只序科分不序官階亦猶行古之道也在　國初亦何必史舘爲然

別署皆然特史舘不變而別署變耳斯禮雖不入於　令甲而道揆相守以爲當然則亦憲章之遺式也在今日亦難於盡執蓋畏途升沉不一不無後輩臨前輩者亦不無前輩受轄受薦於後輩者雖已謝事而退遜之餘意猶存安得執史舘之例以繩之此當通憲章之權參合古禮者也是故鄕紳果有年長以倍又在七科以上者縱其品不入憲老乞言之科而居官不以寵賂敗居鄕不以凶德聞其當以父事者禮

禮之無疑也降此則有年雖未倍而登第已及七科者科未及七而年齒已入父行者在舘中自循舊式弗論已其他不嫌較量於德爵之間而所主尤在於德德可師則父事之德可友則兄事之德不可以師友而非有大故亦當以兄事不以肩隨也又降此則有年在父事兄事之列而鄕會旣羅一榜以年誼入肩隨不得不畧天叙而從君叙謂叙出於君猶其出於天也又有榜介七科四科之間而竊交先有定叙以肩

隨訂久要不得不畧科數而叙年數謂科數特倘來之際遇而年數則素定之天常也又降此則有年在肩隨之數而登榜稍後於我者榜在三科之内而年數稍長於我者此正所謂左右之交彼此相准者也稽德以行兄事肩隨之義則存乎人又降此則有年雖稍長而未及於肩隨榜亦稍後而不及於四科者可以左右之交論亦可以先從之義論夫亦較量於德爵之間以爲隆殺乎而從厚則以肩隨爲道矣此數款

者酌古而不違乎古準今而不狥乎今不廢朝廷之爵而不以爵叙不遺輔世長民之德而不以德叙第從冠裳輩中序長長之節而貴貴尊賢之二意自在焉葢鄉黨中爵或與齒違齒或與德違唯從同輩中論年論榜齒自該爵又於先輩中審其可以父事兄事者齒自該德古人原謂爵均上齒德均先齒今又伸科分以詘爵顯爵中之耆碩以隱德則鄉紳之體宜爾也此外尚有師行父執昔所素定之禮座主舉主近

所相沿之儀於義有協有不恊而人情旣安不必深論吾獨病今之士大夫從畏途歸林下尊座主尊舉主尊三台八座之高官甘心執弟子禮者有之未聞有以齒德尊先達遠稽古人父事兄事之禮近援史局七科四科之式者也懷古人之心者必不其然且業師與座主孰重父執與年伯孰親今於座主則避輿避馬而業師或以聯輿並出於公門於年伯則稱姪稱晩而父執或以聯席俯同於賓友此皆義之所未安

也卽史局但執禮於同舘之先輩而不折節於同里之宿德吾猶以爲不古乃臺省銓司諸公一操舉刺黜陟之權終身執爲實相不問鄉之先後達一槩以立朝時抗卿貳壓藩臬之體格隱隱自持所遜避者唯歸晝之元僚所優待者唯挾才之小子奚暇問及父事兄事肩隨之古道方諸舘閣名公位絶百寮而猶執晩輩禮於七科之編檢孰得孰失至於郎官一進部司有司一轉方面雖以祖行父行之先達當以晩稱

者易而書眷書侍矣當以隅侍者易而坐正坐僉矣此皆衰世之風不可爲訓者也以此漸染成俗致令老者尊者日詘少者卑者日肆今有父兄所不可訓之子弟一隷籍於黌宫而稱舉子輒囂囂然自負青雲之客而欲與先生居位並行府縣所不見收之狂童一染指於文墨而稱山人輒訑訑然自擬竹林之賢而思與卿相分庭抗禮之風也之俗也將以先王之教裁之旣自逃於教外將以時王之法束之又自逃於

法外。所以驅之至此。則吾儕與有過焉。周子曰。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大學則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愚故就三達尊之說。追窮本末。歸結於重齒一義從吾黨先之。以諗海內之留心風教者焉。

再酌鄉紳序齒議

鄉紳之論齒也。既本古人父事兄事之禮以從天叙。復条史局七科四科之式以從君叙。庶乎其無遺議矣。而猶未盡也。葢鄉縉紳之相叙與

編氓之體稍別。齒雖序於一鄉。亦必不遠於朝常。而後持之可久。如前二法。尚有窒而難通之處。易窮則變。變則通。於此又有義起之權焉。何者。禮稱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以及十年兄事。五年肩隨之等。大槩為鄉閭子弟之親仁取友者作則也。唯父事之禮為最嚴。故不定其年數。而以倍長者當之。兄事雖次於父事。而古有既賢且貴之兄稱大小二宗者。隅坐隨行與父等。肩隨雖次於兄事而言隨。亦與敵體之平交別。古

人之惇齒讓也如此。此禮但修於鄉。則弱而冠者。父事强而仕者。壯而有室者。父事耆而指使者。豈不允當。即一旦策名於朝。而以强事耄。以艾事期頤。亦禮之所安也。乃今科舉之制既行。有年未及冠而早達者。有年踰强艾而後達者。相懸二三十年。而同官同事。比比也。既叙寅僚之情。安得復執子弟之禮。況其中。又有少年先達躋而為座主。為堂翁。衰年晚達。詘而稱門生。稱屬吏者乎。則古人所定父事兄事之法。將窮

於此矣。舘中四科則異帖。七科則隅侍。豈非先進遺風。而諸司之不能用此例。亦勢也。葢今之仕者。不但科分之淺深。與年齒之高下不相合。而序遷亦不與科分合。事權亦不與位分合。體格則多從事權。不從位分。先後輩之難定久矣。即如監臨方岳之使者。威稜甚峻。多係四科以後之人。而部寺藩臬諸大僚。或以超格而來。或以淹留而進。不無七科以上之先達。與後輩混為一途者。其體格等無隆殺。而方岳一受監臨

之薦。則事後且以侍教通刺者也。能以異帖之例行乎否。寅僚篤於故舊。雖謝事而入鄉社。亦畧先後輩之分而叙舊寅者也。能以隅侍之例行乎否。則史局所別七科四科之法。又窮於此矣。二法俱窮。然則遂師今之君子。一入制科。輒棄父事兄事之體而居位並行。一陟華要。即畧先達後達之序而分庭抗禮乎。此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君子之所不處也。如之何而後可。竊謂當追古人年倍父事之遺意。而量爲之折衷

亦采史局七科稱晚之遺式。而稍爲之通融焉。古稱三十年爲一世。計一世。已越十科。今責宦流效鄉人之以弱冠父強仕。誠難。已豈有先達年隔一世。而尚不可以當父事乎。又責要津效史局之以先輩尊七科。誠難。已豈有登榜已越十科。而尚不可以稱晚生乎。是故。年果懸於一世。則榜不必有十科之懸。但在四科以上。行檢無虧者。俱當存父事之心。而稱名。則可以晚。可以無晚。或兼以爵叅焉。三科以内。則以兄事之

體合肩隨。其可矣。榜果懸於十科。則年不必有一世之懸。但在十年以上。官箴無玷者。俱當循稱晚之式。而執禮。則可以父事。亦可以兄事。或兼以德叅焉。五年以長。則以肩隨之體。稱侍教亦可矣。此其大畧也。尚有細目當推敲處。古之所謂父事者。不但隅坐。亦且名呼。隅坐不足爲古。呼名則古。今雖以三十年之齒。定父事。而名呼必不可行。乃如今之老幼同稱。又大不雅。或者耆耉之呼壯強。畧倣長兄待幼弟之體。閒居

則稱字爲近古。對衆不妨稱號以從時。如其德非上德。爵非台爵。則時俗老先生之濫稱。可革也。此猶以朝序通鄉序。而殺其節於父事兄事之間。已不純乎古矣。唯隅坐之禮。似不可易。或不得已而借座主門生台席之例。則權也。斯或可通古禮之窮歟。館士之尊七科先輩也。既稱晚生。則必隅坐。稱晚不以爲難。隅坐則難。今雖以十科之數。定先達。而隅坐尚難拘執。乃如今之賓主相先。則甚不古。或者晚進之遜深資畧

倣門生待座主之儀私讌則以台席爲賓主旅會亦可權分南北二向以從時如其齒非祖孫行之不相及分非師生輩之不可假則昭穆退席之列坐可行也此猶以別局圓史局而降其體於七科四科之間將亦近於俗矣唯晩生之刺斷不可易或別有爲而從年家通家世講之稱亦權也斯或可通館式之窮歟蓋混以年倍當父事則二十年以長亦可以承之故惟弱冠之小子可行而朝士則否無乃朝士但有兄事

而無父事乎不然也子賤聖門之君子也其宰单父尚有父事者三人而朝士遂無可父之鄉髦然則子賤非耶今以三十年裁年倍之數兼以科分叅之則所稱父事必先達中之不失望者也於顯貴又何擇焉況君子達不變塞則少年之所嘗父事者必不改也乃今又叅兄事之儀則於其間而猶或以降體爲嫌則眞關黨之徒也已混以七科當先輩則各途有資深望淺者皆足以濫之故唯詞林之科分可定而別局

則否無乃詞林獨重而別局獨輕乎不然也賓年賈周朝士也其侍坐於孔子實以齒德下列國之陪臣而玉堂遂無可侍之君子然則賓牟賈非耶今以十科正前輩之體兼以齒德叅之則所尊先達必鄉曲中之可父事者也於清要豈稱屈焉況君子行過乎恭則七科之尊於史館者原非過也乃今又叅四科之體式於其間而猶或以克己爲吝則眞天驕之黨也已雖然鄉紳序齒獨在甲科一途乎哉曷不以父事兄

事之禮七科四科之式通於鄉薦歲薦二途也曰齒既從倫輩中叙則舉一途而諸途可例推已

國初科貢同屬正途則曷不合爲一輩而叙之曰此在可分可合之間也泛叙必合特叙必分亦情理之自然曷謂泛叙如禮之所稱肩隨雖不亂長幼而亦不講父事兄事之節此謂左交右右交左古人之所以叙異姓交遊者也曷謂特叙如禮之所稱父事兄事雖不離交遊而於中別先輩後輩之體是謂前先後後從前

古人之所以叙同方父執者也。合科貢而叙諸鄉。亦從泛叙之例也已矣。泛叙之中起特叙。必也德乎。如以德。則匹夫可以師帝王。千乘可以友介士。又未必科貢之外無人焉。舍曰德而但論行輩。則必以君榜分前後。會榜旣與鄉榜別年。而鄉榜又與貢榜別目矣。士從君所起年資之先後。亦猶從天所起之老幼行。從父所起之昆弟行也。通家世講之誼將從茲起。勢不得不親同榜而疎異榜。親者必舍德而尊年。疎者必

畧年而尊德。年由天定。而德待人推。雖以願從先進之聖。生於此時。獨能使甲科中之後進。降心於鄉薦歲薦中之先達。而執父事兄事之禮乎。倘後進肯降心而執禮。亦先進之遺風也。但前輩難責諸後輩。而轉移之權。亦在上而不在下。唯甲科一途。君所羅爲同堂昆仲者。亦復自起界限。若史館獨據一格。臺省銓曹各據一格。等諸司若異路然。內唯年誼稍親。于行猶執世講之禮。此外。位相當。則不問父兄之齒。勢相軋

則不論深淺之資。兼以顯晦殊途。炎凉異態。少者未必不加於長者之上。少可以陵長。則賤亦可以陵貴。於是未婚未冠之㓜子。稍有文名。便分先達之席。不士不農之俠客。一聯詩社。即躐大人之班。而異途亦且攘臂焉。以爲下流既可混於上流。則雜流豈不可混於正流也。舉古禮與王章。一時齊掃而不可禁。其所由來者漸矣。猶幸於鄉先達中。見有不忘古意者焉。不可不舉以風後學。近例。翰林於諸司之先進。無隅坐

於桑梓之先達。吝稱晚。吾聞諸年友馮元成。述華亭故相徐文貞公。當及第後。與馮翁侍御南江公。奉大行之差。同時歸里。相攜而謁先達蔣少參韋菴公。投刺並書晚生。命坐並侍隅席。比其出也。南江猶現輿。文貞獨歛輿不現。蔣公并謂南江公曰。徐行數步固佳。公亦肅容謝不謹。候蔣公入門而別。三公俱有先進之遺風哉。已又面見今茂苑申少師。瑶泉先生宅首揆時。以眷晚帖答致政錢司冠景山翁歸晝錦時。以隅

坐禮。待父執王博士少湖陸聘君脊屏二長者。此人之所難也。又吾妻王宮傅荆石先生。待後生甚謙。嘗言年不長三十。不踞先輩之座。而其執禮於先輩則甚謹。既以首揆告老。而謁七科之先達陸宗伯平泉翁於雲間。坐亦必隅。刺亦必晚。宛如登第之初。其待窮交故人。若張貢士平崖邵徵君玄沙。依然猶存兄事之意。周恤有加焉。此亦人之所難也。是五六公者。品格聞望異齊。而其尊禮先輩一節。則並可以爲後學準。

愚酌三十年父事之說。實叅諸荆石先生。但先生必以三十年之相懸定後輩。則恃遜無乃太過。蓋達尊居鄕。亦自有體。爵雖敵於叙科中。而上爵亦當別論。德雖敵於叙齒中。而上德亦當別論。齒雖敵於德爵中。而上齒亦當別論。今且勿論先生之德齒。而但論其爵。則上矣。既擁上爵。似不必以三十年爲年限。亦不必以十科爲科限第。從古禮十年兄事上起義。於後進。果跨二十年之長。不問窮者達者。俱以父道臨之。無害也。又從館式四科異帖上起義。於後進。果有七科之懸。不問史局別局。俱以晚輩待之。亦宜也。愚所以起前兩端之議者。不但慮後輩之圭角難挫。亦恐前輩之位望難乎。故較量彼此。而以兩便之法通之。如吾鄕兩相國。則直行古道孰議諸。或曰。鄕黨既以尚齒爲道。曷不盡掃論科論格之議。而敵之以野人之禮樂乎。似也。而不可行也。今之狎大人侮聖言者。不少矣。而吾又掃爵德二尊以應之。無乃不可乎。故但考衷於貴貴賢賢之間。以定叙齒之議。則亦竊取春

秋整頽綱之遺意云爾。

答叙科不叙爵駁議

有一長者駁叙科之議曰。官爵由科第出者也。今既稱不論爵矣。又偏厚科第前後。於禮果萬當否。答曰。豈謂於古禮盡當。生今之世。純用先進之禮樂。必不行。故不得已而叅之以後進也。論先進之禮樂。則事親從兄之外。唯有尚齒尚德二義。爲野人之所粗知而已。叙爵於朝廷之

上固君子之禮樂也叙科於倫輩之中亦君子之禮樂也野人惡乎知之德亦非野人之所能辨所辨者齒耳果從先進將遂如古人之年長以倍者父事十年以長者兄事而不論貴賤乎據禮再命不齒於鄉而致仕官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則　國朝之令甲也士既貴亦安肯以父事兄事之禮泛施於鄉曲閒然則純以爵叙乎鄉黨莫如齒古人之不以爵奪齒也久矣三老五更之饗天子且進鄉髦而班之朝士

之上寧得純以朝廷之爵叙諸鄉然則將奚叙唯有科分之先後與年分之先後可以相參而史館中已先起四科異帖七科稱晩之例矣此例行於朝堂猶有碍而行於鄉社則允宜特以仕者進身有遲速年分與科分多不相蒙從年叙則科不合從科叙則年不合故又通古禮之窮而以三十年裁父事之限通館式之窮而以十科裁稱晩之限也今齒先達於一鄉年懸一世榜懸十科者有幾哉有則借以存父事兄事

之餼羊有何不可況吾所謂叙科又不但參之以齒而兼參之以德耦俱無猜而後當父事焉則猶難之難也端爲先進之體難居後進之氣難下故多委曲躊躇於其間而猶恐驟貴者以爲不便若以叙科非古而直據古者父事兄事之禮以裁後進則草野中豈無庚癸之老人晉知朝貴之不屑事也又使不叙爵不叙科亦不叙齒中之非類者而一無所叙是孔子猶有父事之老聃　皇祖亦有師事之孔聖而吾儕

一躐清要之途則但有肩隨之先達而無父事師事之先達其踞體反在聖人天子之上矣如先進之禮樂何或曰鄉無可以父事師事如聃尼之聖也則老聃之德豈必果高於仲尼而以父師事之也尼父正以德均上齒之榜刑後學也愚故以叙科之時宜合序齒之古道而裁此議亦猶較中之簿書云爾獨念古者立賢無方憲老乞言皆以德文王起尚父於渭濵尼父師老聃於柱下不聞以資格拘也如吾叙科之說

則特敘必在同途。泛敘必在別途。依然從後進之禮樂。又齒兼科敘則一途之中分科貢。科貢之外遺隱逸。推父事者不及焉。亦非 國初三途並重之意。則所謂極重者不可反。今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噫。當此權勢相高之秋。而申古人父事兄事之說。卽以同資同格中。士猶難於相下。而乃敘諸資格之外乎。多見其迂也已。愚前謂上爵當別論。上德上齒亦當別論。皆迂說也。則有感於極重難反之勢也。

申明 聖制致仕官爵同序齒議

既答序科不序爵之駁。已覆檢洪武年間頒行事例。內有一款。令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人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此憲章之班班顯著者。然則序科委非憲章之舊也。以鄉黨之齒爵難兼敘。不得不以敘科之法通其窮耳。三族之外必序爵。同爵之中必序齒。其 聖祖咸正罔缺之謨乎。今天下三族之序尊卑如故。而別席之例。或未盡知。乃異姓無官者之不用答禮。與庶民之謁致仕者以官禮。則世俗之迷此體久矣。難可家諭戶曉。卽欲復之。狂子必以橫議撓其間。吾儕之所當亟講者。居鄉序爵。爵同序齒之憲章也。此中大有權衡。不可舉一廢一。欲正居鄉之序。則先稽立朝之序矣。 國初朝廷之爵。原有

二敘。一從品級之尊卑爲序。其等莫辨於朝班中。一從衙門之高下爲序。其式莫辨於行移中。朝班之等。一品必班於二品之上。入流必班於未入流之上。同品之中。又分正從。二級從級必下於正級。同級之中。又分京外二僚。外僚必尾於京僚。此舊類也。嗣後復起變例焉。如閣臣三叩既畢。卽趨御前。而不與部院同班。翰林講讀而下。但論年資。而不以編檢爲序。又朝賀時有二三品之方面大僚。總聯班於五品京堂之末。

會議時。有正七品之都給事中。並列坐於通議理丞之右。有不拘拘於序品秩者。雖非舊額。而義亦有在焉。行移之式。內別大小京堂。外別監司各屬。僉都御史秩四品。通議理丞秩五品。品不甚尊。而並以大九卿之體式移文於小京堂之三四品者。相謁亦以賓主為體。參議之秩從四品。僉事之秩正五品。品尤不尊。而並以大方面之體式移文於小方面之正四品者。相見。且以堂屬為體。此亦舊額也。嗣後復多變例焉。督

府本以一品衙門。照會都察院。而總督既握兵權。則總兵不敢用照會。而用揭帖稟呈。指揮本以三品衙門。平關按察司。而兵道既領專敕。則揮使不復敢用平關。而用脚色手本。又翰學亦京堂中之五品。而班則進於僉都通政之間。科道並郎官中之七品。而坐已列於子部大夫之左。有不拘拘於序衙門者。雖不盡出舊額。而例亦難移焉。然則所謂爵同序齒者。將安執。執品級之相等者為同乎。則左右方伯。當序於少宰副都之上。憲長大參。當序於僉都祭酒之上矣。唯參之以衙門之體式。而後品級之序可圓也。執衙門之頡頏者為同乎。則內閣大學士。當抑而入五品。翰學之倫。翰林院學士。當抑而從四品京卿之後矣。唯參之以　累朝之事例。而後衙門之序可圓也。且　聖制既以內外官致仕居鄉。並言則安得以目前偏重之例。論舊章哉。孔子論禮樂。蓋以先進為野人。以後進為君子。竊以為　國初之序品級。序衙門。大槩合內外

為一體。雖非野人之禮樂。而義則先進者也。累朝之事例。大槩重權輕爵。重內輕外。雖曰君子之禮樂。而義則後進者也。立朝正在君子班中。安得不從後進。居鄉亦入野人伍中。何可不從先進。從先進而後序爵序齒之義俱圓也。是故文階除正一品之三公外。論品級。則莫尊於內閣三孤矣。苟非累勳階之部院正卿。孰有與之同爵者。然　國初之序官聯。原以衙門之體統參品級也。故僉都以四品。而受冢宰之賓禮

大理丞以五品。而由都察院之中門。非以衙門頡頏故耶。從此義推之。大學士衙門雖至隆重。其領猶在五品京堂中。於翰林掌院學士稱同寅。於詹事府國子監等衙門相表裏。一切大小堂卿不以品級相近。則以衙門相肩。其兼官亦猶之部院也。居卿又與立朝稍別。揆以年資。皆可以同爵之體叙。既可與小京堂之正卿叙。則亦可與大方面之巨僚叙矣。唯子部正副郎。雖稱同爵。以其爵雖大夫而屬於大堂。不類小京

堂之有統而無屬也。七品中有極清極要之郎官。則以品秩相懸。而難與孤卿齒矣。文職除正一品之宗人府外。論衙門。則莫高於六部都察院矣。苟非帶部銜之殿閣學士。亦孰有與之同爵者。然　國初之設朝班。原不以衙門之等第亂品級也。故通大正卿。仍序於副都之上。常卿正詹。仍序於僉都之上。非以品級有定故耶。從此義推之。藩臬諸大僚。雖壓於部院。其品實班大小九卿間。方伯僅亞於尚書。憲長實肩於通

大。下至參議僉事。品級亦齊於祭酒翰學。衙門亦逼於九列大堂。其設立原稱表裏者也。而致仕且與現任有別。參以年德。則皆可以同爵之例叙。既可與部院之堂卿叙。則亦可與閣學之孤卿叙矣。唯運府之堂上官。雖稱同爵。以其爵雖中大夫。而屬於監司。不類大方面之有統而無屬也。武階中。有一品二品之高官。則以衙門相隔。而難與閣部齒矣。然子部大夫。與臺省諸郎。雖難與一二品之孤卿齒。其出差則必以京

衙序藩臬之上。而分賓主。出差既然。則致仕何不可以齒叙也。運府大夫與武階之總副參遊。雖難與部院之正卿叙。其在任。則亦以體統入方面之倫。而成賓主。在任既然。則謝事何不可以齒序也。但武階之視文階。頗似舉貢行之視甲榜。即品級與衙門兩齊。止可權稱同爵。不可以定通家前後輩為君門之收録殊科也。專就甲榜一途而論。則必以衙門之體統圓品級。又以事權之彈壓圓衙門。而齒乃可序矣。大槩爵

敘於朝。故有九等。爵序於鄉。可約二等。從小京堂。大方面而上。爲一等。從衆子部。小方面而下。爲一等。中有清華顯要之司。通於下。亦通於上。難執爵同序齒之例。則儀式中。原開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而憲綱中。原以內臺之出差御史與外臺之分巡大夫抗禮也。退而居鄉。何嫌敘齒。葢同入甲科。即可謂之同爵。仕後升沉不等。正如兄弟同授産於父母。而授後榮枯異齊。相聚則仍以同胞之長幼敘耳。唯先後輩之分。不可

不別諸鄉。則必以敘科之法通之。而後爵同序齒之義盡。葢單言序齒。則齒離於爵之外。兼言序科。則齒貫於爵之中。齒離爵而敘。但可通於親親賢賢之義。爵緣科而敘。兼亦通於貴貴老老之義。吾是以拈古人父事兄事之典。而及館士七科四科之式也。今仕途久虛父事之儀。而館中亦變七科之額矣。七科云者。原以越二十年之歲數當之。二十餘年之齒。父齒也。昔人以君榜唯父齒。故起隅坐之式。邇乃縮一科以當

此數。雖於敬長之節有加。而義則違於昔人之所取矣。似不如從舊爲妥。獨怪館中之待先輩日嚴。序資且縮於七科之內。館外之待先輩日肆。抗禮且及於七科之外。孰得而孰失耶。雖然。裁以爵同序齒之額。則館士將無嫌於太嚴而別局則委嫌於大肆。竊以爲閣輔既晉三孤。雖遇七科先輩。亦可以變隅坐之式而稱晩。則無妨。至於十科而上。即庶僚亦有可以稱晩者。而況館中先輩乎。若宮坊而下。亦從先朝之所敘

已矣。部院既晉上卿。雖遇年倍同寅。亦可以損父事之體。而兄事則允當。至於祖父世交。即貧士亦有可以父兄事者。而反易諸同袍乎。若郎署而下。亦從先輩之所敘而已矣。爵不遵朝廷之序而純序齒。非三黨之親不可。齒非屬三黨之親而不論爵。非父執與窮交不可。通斯旨也。其於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之義。秩如矣。今之世。驕者什一。倍者什九。此則不講於憲章之過也。

再申 國制致仕官三黨序尊卑設別席議

制既令致仕官於宗族於外祖及妻家序尊卑矣文令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然則兄叔無官將叙於弟姪之下母舅無官將序於甥男之下乎不然也別席雖設而尊卑之序自在特從昆弟行中出一席耳然而僅出一席亦似序於無官者之下矣於義云何曰此中原有省文讀者可以意會其云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此以家人之序序諸族也非同堂不稱家人家人之尊卑素定雖筵宴亦何必設別

席唯小功以降之宗族序尊卑不異家人而設別席當異於家人也外祖等於祖外祖之子等於伯叔妻家之翁亦等於伯叔序尊卑亦何待言唯外家設席與宗族之尊長稍別筵宴時豈無毋舅婦翁之從兄介弟及姑表無服之親在焉其人不入三達尊中則親不足以敵貴者也倘亦用宗族序尊卑之體則齒於致仕官之上者不少矣故不止言設別席而足之曰不許序於無官者之下也文省而義該矣以此義推之

在宗族第以出席當別席在外家兼有遜席避席之義焉遜者以尊遜卑而入席避者以賤避貴而不入席也若表兄妻兄等項原在長幼行中不在尊卑行中義在遜而不在避矣長幼之中又有辨體稍長者可遜首席而居次席倍長者可借台席而作陪席幼則當恭父事兄事肩隨三體肩隨之年可以鴈行列坐亦必僉其席以示謙兄事者必退而席於下父事者則退而席於旁 國法也亦古規也

再申 國制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議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而 聖制乃令致仕官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無乃太簡乎曰此義已剖於朱註矣以爲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聚也父黨無容恂恂宜矣然鄉黨亦不專屬父黨而親戚故舊咸在焉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此又當講於父事兄事肩隨之常禮矣惡可與致仕居鄉者同日語官以致仕居鄉非引年於林下則勇退於急流者幼所父事

兄事之齒。已不在異姓無官者之中。而異姓無官者之中。則當以少事長賤事貴之義。而父兄我矣。故雖不與之答禮。非過也。幼交窮交自當別論。今有非幼交非窮交。又非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挾有一藝一能。輒責達尊以平交之禮。一不當意。則謗議橫生。眞聖世之罪人也。已然而異姓之中。亦有從仕途削籍爲民者。此從致仕官例乎。亦從無官例乎。曰國法與人情。亦當參論。子雖見逐於父。而以昆弟遇之。則同胞

之序尚在。臣雖見棄於君。而以縉紳遇之。則同袍之義亦在。安可以異姓無官之律裁之也。雖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中亦有權衡焉。

再申庶民以官禮謁見與異姓無官者別體議

夫異姓無官亦庶人類也。以官禮謁見。則與不須答禮者。又別矣。其義云何。曰士庶亦自有辨也。但曰無官。猶指士類而說。亦指衣冠舊族。姻婭可聯。交際可通者說。曰庶民則有良賤之分矣。是以體制別焉。而二義亦各有所取。無官者之不答禮。取古者再命不齒於鄉之義。庶民之以官禮見。取古者禮不下庶人之義甚矣　國初議禮之咨也。官禮謁見之儀若何。謂如民庶之見官司。叩拜不答。禀白則跪也。旣曰以官禮謁見。則知洪武中。鄉民之謁致政監司。仍以監司之禮謁致政有司。仍以有司之禮。無疑矣。唯京官與鄉民遼遠。而品秩尚有高於監司者。謁

見之禮又若何。此亦裁於禮儀定式中矣。成化元年。令凡京官出外。四品以上引導三對。與在外方面堂上官同。七品以上引導二對。與運府衙門四品以上官同。下此則用引導一對。唯雜職不許。然則　國初庶民謁四品以上大小京堂。卽用謁監司之禮。謁七品以上淸要京秩。卽用謁郡守之禮。謁八品以下諸局京郎。卽用謁府佐縣正之禮。又無疑矣。今亦可以行於鄉乎。曰此禮出自　聖裁。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誰敢

奸之只緣邇來俗敝法弛縉紳罕有以德行式鄉閭者有司亦罕有以紀綱維薄俗者而處士得以横議行其閒是以里巷細民與異姓無官者混異姓無官之濵於士類者復與章縫之客混而致仕官不復能存 國初之體統矣今不先於章縫中明少事長之分而欲於民庶中明賤事貴之分其誰與我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故演爵同序齒之義而參之以叙科之法焉

原五大以正百拜之稱議

記曰天生時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此儒家之所謂五大也其歸重在君故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道經則有四大之說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其歸重在道故曰天法道何以不及父師道家以道統師而以君統父也佛經又有四重恩之說曰國王曰父母曰師長曰檀信其歸重在師故曰無上尊師何以不及天地佛家謂三界唯心所造而四恩則身心所賴以有立者也綜而論之道非天地人不附天地非人不參檀信重而非大母亦統於父而難稱大域中亦唯有君父師之三大而已矣故事君以有犯無隱爲道事親以有隱無犯爲道事師以無犯無隱爲道均曰服勤至死而君父方喪三年師亦心喪三年其重相等故君百拜父百拜師亦百拜也自古及今原無百拜之禮數亦無百拜之明文而君父師之百拜其來久矣儒者雖言鄉飲酒禮終日百拜以去酒禍然不從君父師說考道藏乃有百拜皈身皈命之文此對無極大道三清上帝而言也君父之尊配天師範之重配君父其以百拜爲義也固宜不百拜不足以表五大之重書拜於父師而不書百則與平交何異焉葢拜與揖並稱平交相見恒以揖特敬則以拜稽首與頓首皆拜也一拜猶屬半禮再拜則拜之章成矣故大夫有賜於士士以一拜受之君有賜於大夫大夫以再拜受之隆殺之義也三拜備佛家

之三皈即含百拜之意四拜爲儒家之重禮即
具百拜之體四拜之外又加一拜而繼之以叩
首即當百拜之實但可議諸君臣間不可議諸
父子師徒間矣我　太祖定天下稽古立極
裁有諸司職掌一書內以稽首頓首五拜爲臣
下見君上之禮以稽首四拜爲百官見東宮親
王之禮見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
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此外亦有用八拜禮者
皇太子受册朝謝中宮及各親王群臣之朝賀

東宮是也有用十二拜禮者天子郊天祭太廟
及群臣朝賀登極與萬壽聖節是也士庶於喪
祭類行前後各四拜禮而　國制品官祭家廟
之禮通前後凡十拜以別嫌於士庶也亦不用
皇家之十二拜禮以別嫌於君也然而八拜十
拜皆百拜也唯師之四拜但見於庶人禮中不
見於冠裳禮中而亦有可見者一徵諸　聖
祖之親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前後各兩拜合
爲四拜再徵諸釋褐士子之謁國子師凡從監

中出者各行四拜禮大司成南面受之此異數
也然但與其暫表師儀而不與其永執師體何
也　聖祖葢以君父之體有定而師範之體
難定內唯德爲人師學兼經師而受恩且久者
方可與君父匹尊其人多在草野中未必在朝
班中而尊師之禮則非朝廷不議故權借國師
以存弟子百拜之遺意也乃今章縫之士但以
百拜書於父而罕以百拜書於師是君父之兩
大存而師之一大廢矣豈憲章之誼哉大槩三

大之體均而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師兼恩義而
兩殺焉故其禮亦稍有辨然稽諸古道唯父坐
子立毫不假借師原立乎父兄之間而君臣之
禮却合父子師生之體格而裁之秦以前之君
臣臣以北面拜君君亦以南面揖臣是以有特
揖有旅揖而天子於三恪之藩臣則有祀膰焉
有喪拜焉乃若虞廷之拜手賡歌則宛然師弟
之更端而起侍側而譆也秦後堂陛日嚴三揖
之禮遂絕古有不召見而就見之師範亦有不

北面而西面之師臣此制至秦亦絶愚嘗以此義參之釋老二藏亦唯如來踞法王座釋子北面參承福祖之膝着地而法王儼然不動上帝唯受絳節群仙之朝與人王法王之體同其謁三清則遜入菩薩之列其集諸天議事則紫微勾陳與皇地祇俱分座而三十二天之主亦按方隅而列坐然則秦以後之君體乃法王之體非天帝之體也豈以超三邁五如我　高皇而不推敲及此迨入朝班而知常朝參前函一

小像隨　上出入乃如來像也此　聖祖之遺範也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聖祖正表臨朝之身乃奉三無私之身合萬國之冠裳而摯拳之非臨以天子而臨以法王也不御奉天殿而御便殿不御大朝門而御左順門則佛像不設而文武大臣賜坐之几設矣此豈秦制所有至定　親王朝見之禮爲後昆式則先於正殿行君臣禮卽於便殿行家人禮尊卑長幼之序秩然今士庶家子事父母視嗣皇之朝母后儲皇之禮伯叔何如哉是天子不以君大廢父師之大而臣庶自廢之也又據禮父子之體和而嚴師弟之體嚴而和故弟子侍師側非更端之問不起而子侍父側則有立而無坐弟子拜師師以揖答而子拜父母非冢嗣之三加冠父弗起母弗答也唯其嚴重如是是以過庭之訓克行責善之端不起人子愚則自引而善不自居慤則自歸而恩不自露是謂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無已則忘父之嚴父亦自忘其

嚴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吳越間婦子嘻嘻相染成俗子姓又多率意妄行攷父之道不待父歿三年而已徵於觀志之日矣父之大安在哉父尚不能保其大而況於師乎今天下雖謂無師之世可也心喪之師絶於野而老師之稱滿於朝可師者不師諸口而稱師者不師諸心仕途遂無一師而百拜之刺亦滅雖以勝國之羶風猶不至此無乃夷狄之有師不如諸夏之亡也中國有爲之作俑者而二氏

家之狂徒掠禪鋒而掃儒行亦潛有以長之不思佛戒實以孝順父母爲首綱也佛氏重出世故常推師恩於父母之上以爲父母但生我之色身而師能生我之法身色身不越百年而法身則超萬刼故曰從佛口生爲佛親子仲尼之於七十子亦然矣然師所生之法身非父母所生之色身弗承也故戒經仍以孝順爲首而所叙四恩亦首擧國王水土之恩與父母生身之德而後及師長檀信焉是釋子未嘗不念君父

之重也乃士流却有影法王之法而忽忠孝之大經者是無父無君之禽獸不在二氏家而在吾儒家矣又有狂鄙儒生口排二氏而内懷無父無君之心是二氏特冐無父無君之迹而儒則兼心與迹而有之世敎之衰可知已若師之一大則儒者明以讓二氏之徒若謂儒門可無師然者詰其源流則曰我已上師聖人下友羣賢於載籍中矣頑鈍孰甚焉悲夫

分別父子兄弟伯叔姪恩禮隆殺議

天下之達道五而稱天合者二父子也兄弟也伯叔姪介乎其間禮莫大於嚴父世人亦習先王所制之禮以爲當如是耳不知禮緣人情分之嚴皆起於恩之重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盖等之於天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又等之於君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又等之於師夫何故父有創業勤家之績則兼君道父有修身踐言之範則兼師道合君師之道而有之豈不同於天之罔極然捐階揜井亦稱父方命圮族亦稱父

小弁新臺亦稱父罔極之恩同耶異耶此義蔽於孔子告宰我之二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免三年之懷子身乃立子身立而父道已擧矣此外則皆父道之餘也今有拯人一死於危難中者猶曰再生父母豈以積三載之劬勞以成人子戴天履地之身而不謂之罔極此天下所以無不是之父母也伯稱世父更有代祖而任鞠子之勞者實兼祖道安得不以嚴父之禮嚴之唯兄弟叔姪二行中年[illegible]

既雜揉。恩德之輕重亦異齊。有難以[illegible]矣。而兄道猶爲不等。蓋有父早歿而代之鞠育我者。此父道之兄也。卽以事父者事之。有父既衰而代之教導我者。此師道之兄也。卽以事師者事之。既兼父師之道。亦可名呼其弟乎。曰否。古人以兄友弟恭並言。弟雖恭而直呼弟名。亦嫌於侵父道而傷友道。是以君子不處。而隅坐隨行之禮。則分毫不可假矣。卽使恩不父師。而但以年論。則年長以倍。交遊之所父事者也。十年以長。交遊之所兄事者也。經曰。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此義推之。幼弟之嚴長兄其父事必不後於外交。而兄事必加外交一等矣。若五年以長則外交之所肩隨。正弟行之所兄事者也。亦如外交之肩隨。則與疾行先長一間耳。是故弟事二十年以長之兄。較事父雖少殺。而行必隨。坐必隅。純用事師之式。其中或有亢宗之弟。先不受兄庇。而兄反受弟之後庇者。或可殺父事爲兄事。亦必南北異向。昭穆分等

而後可。如鄉閭有尊召者。欲以弟踞賓席。則必權盾兄於台席。而亦不可以爲常。令多以鴈行踞上坐。此禮之所不載也。事十年以長之兄。隨行不待言。而坐則可隅可對。如對。亦必以亢宗者。對受庇者。或名德不相上下。而弟反先兄通籍者。乃可設有聯踞賓席之時。坐亦必僉。而非親朋之特召。亦不可。唯昭穆列坐。則古人之常規。令恬然以並踞南面爲常。而畧無退遜。亦禮之所不安也。若五年內外之兄。則南北向而昭穆列。皆無不可。蓋倣肩隨之義而行也。然肩隨之體。亦介乎後從前。右交左之間。在外交。既以五年定肩隨。則弟行不問五年內外。自當俱執兄事之禮。意者五年以外。卽從外交兄事之式。如其事十年以上者。五年以內則叅外交肩隨之式。如其事五年以外者。可也。又按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外交尚然。而况昆弟行乎。或者推一位於南向之席。而餘皆北向列一位於左昭之席。而餘皆穆列。其亦先進之遺矩歟

唯以祖父臨之則長者復爲尊者所壓而不能另伸其尊則猶君前之不能伸嚴父師前之不能伸畏友也離君則嚴父之尊自在離師則畏友之重亦在乃世人習見祖父前之兄弟同班狎而安之不復講於父事兄事之義以及群居異席之規此天下所以多傲弟而鮮嚴兄也乃叔姪之分則世人之所習知者亦但知其與父同行而未嘗究及於進反詘伸之際蓋叔有齒肩於父而又夙受其鞠育教導之恩者即父也

即與伯父並尊者也豈但父事以禮抑亦父事以心次或齒在兄事肩隨之數而受恩尚在兄下則雖父事之儀無改而其致愛致敬僅可與父事之兄等又次則齒肩於姪或反後於姪至有黑頭稱叔白頭稱姪者此名分之叔姪而受恩無從者也其父事之儀亦無改而禮意之周容視恩兄或反殺焉蓋父事之兄可當兄齒之叔兄事之兄可當弟齒之叔唯肩隨之兄不可以當子齒之叔亦必以兄事之兄當之父在則

禮然也此亦但就期親尊長上起義而同堂亦可以兼論焉至於再從昆弟以降其服殺其體亦殺苟非德與齒合齒與爵合或難槩執父事之禮蓋古人之所父事者亦非專重其齒而兼以德言者也又至於服盡情盡則不但兄弟可通左右肩隨之義雖叔姪之年不相遠者亦可分南北之向而列昭穆之班唯姪踞叔上則不可蓋名分不可泯而貴貴賢賢老老之義亦當叅於其間矣吾嘗見姚江孫右都月峯之事嫡

兄立峯公隅坐如子姪禮此十年以長之恩兄而事之以父師之道者也又見梁溪華司教少岳之於族叔贍菴公相向如昆弟禮此五服以外之幼叔而等之於兄事之科者也如吾婁王太常麟洲之事長兄鳳洲公終身不聯上坐正合十年兄事之體華學士鴻山公挈一族叔識余於有政堂比肩而聯主席兼叅三命不齒之規時論亦俱是之不以鴻山立峯爲亢麟洲贍菴爲詘蓋各止於情理之安矣而曲士猶或趦

趍於其間。以爲未必可通於天下。豈知不但古道爲然。今日之憲章亦然也。聖祖開天立極。最重期親尊長。試讀其御製集所爲祭兄祭姊之文。情甚迫而禮甚恭。眞是盡倫之聖人。其裁大明律條。期尊期長毆卑幼。非折傷弗論。死亦不科抵償。而卑幼重傷尊長卽入死比。大功以下遞降焉。眞是盡制之聖人。稽律則可以辨禮矣。唯禮文纖悉。律所不載。而義則可裁。名也者。人治之大者也。折簡通名。其體若何。按

域中稱三大。君百拜。父百拜。師之齊乎父者。亦百拜。尊之至也。三者之中。唯父光書百拜。蓋至敬無文之體。師則必加頓首二字。此立乎父事兄事之間。臣有賓王之義。其致敬也以文。故雖恒言百拜。而表文之式。或並書稽首頓首。或疊書頓首頓首。疊書頓首。代百拜之文也。蓋兼父師之尊以尊君。而賓道亦隱然寓焉。古稱五大之中。唯君立於無過之地。故合至敬之文與實而兼致之。父則專致其實。而師則分致其文。俱

適乎禮義之大中。外此。雖下僚之謁首揆。門生之謁座主。亦止以頓首通刺。而拜不書百。旣避貳君之嫌。而亦難乎其爲父師之配也。以此義起諸期親尊長間。兄弟之子。猶子也。伯又年尊於父。安得不以百拜尊伯父。而其中亦小有辨。不論父受其恩。與身受其恩者。並當以稟父之例通之。如但以名分伯我。則如師之加頓首於百拜上。可也。叔齒如肩於父。而德足師我。恩或庇我。則眞所謂亞父也。不必如伯父之光書百

拜矣。直循弟子通師之式爲最當。齒僅十年以長。而教誨之恩不及。則兄道之叔也。從厚而用百拜尊師之式。固可。揆情而用疊書頓首之式。亦可。蓋疊書頓首。在臣下。爲代百拜之文。在弟子。爲含百拜之意也。愚從服官之後。實以此式待仲叔月溪翁。而待先師耿恭簡公亦如之。耿師之不直書百拜。狃於俗例也。仲叔。分在父行。齒存兄行。幼亦未嘗同居。其受教也尚淺。故亦權用此式。然畢竟當以從厚者爲正。唯事二十

年以長之兄。有恩有德者。正可叅用二式。但父在則兄不可以貳父。百拜不必書。姑用疊書頓首之式可矣。父歿則當別論。若五年以内之叔與十年以外之兄。其重正相等。從厚道固可用疊頓首之式。徇時俗。亦可從单頓首之例。似當斟酌於受恩取善之間。而亦以從厚者爲正。乃如叔行之少於我者。與兄行之僅稱肩隨者。則不必從厚於通刺間矣。徑從時例。殆無不可。倘日後有以覆我澤我。又不嫌以報德之心。合敬長之義而從遜道也。此亦論於期親尊長及同堂者。而小功以下又殺焉。此外尚有上下稱呼等式。畧載古人家禮中。而世俗亦多混過。大槩。卑幼之稱尊長。父祖伯叔。俱曰大人。而兄有齒德兼隆。入大宗小宗之位者。亦曰大人。書於父祖大人之下。曰膝下。書於伯叔大人之下。曰尊前。而兄長入三達尊之數。可當父事者。亦曰尊前。降此。則或曰座下。或曰台座下。或曰几下。或曰几杖下。以及函丈台席等稱。皆可以義而起。

伯之稱姪也。以排行。而自稱當以號。叔之稱姪也可以行。亦可以字。而自稱當以字。幼叔與長兄之稱弟姪也。可以行。可以字。亦可以號。而自稱。可以字。亦可以名。此通書之式也。專召。或不嫌自貶一格。而進卑幼一格。又以三命不齒之義叅之。則卑幼之亢宗者。尊長亦不嫌於自名。伯亦可書姪字。叔亦可書姪號。唯頓首二字不必書。在幼叔。書頓首。則不必書拜。書拜。則不必書頓首。二十年以長之兄亦然。此下。則並從友道。而用左右相交之體。無害也。斯禮之不講於吳中久矣。唯見雲間同榜生馮大叅元成。自述通刺於嫡長兄。並書尊前。書百拜。兄但以再拜答百拜。而不書頓首。其諸姪之書於元成也。與元成之書於嫡兄同。而元成之答姪書。則自稱字。自稱叔父。不書拜。而書具。豈非末俗中之餼羊哉。再念吾先大父樂誠府君。歲時會合弟姪行。坐中無賓。則自踞賓席。群弟皆北向。呼弟但以行。呼子姪並以名。愚昔髫年從塾師歸。目擊

季叔祖樂田公與堂叔新春先生田間相鬩仆於地起而同跪於吾祖之前祖以父兄之體臨之肅如也葢樂田係吾祖同母季弟祖齒在父事兄事之間而新春則吾父月湖府君肩隨之堂弟也故臨之若此吾祖正先進野人遺品未嘗習冠裳中之禮樂而家規似不違於君子今求此氣象於冠裳中殊不可得愧余否德不能繩武而身則忝承曾祖繼別之宗始生即無伯無兄而既長尚有祖有父有叔憶自少壯及於

强艾從於禮度多矣議當自懺以警後昆而因與復古之君子相正云

推究師道重輕議

葢域中有五大而師居一焉師也者提君父之綱以贊天地之化者也不亦重乎中古以降師道漸支輕重之等遂別孟子曰師也父兄也言師體也道在其中矣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言師道也等在其中矣葢古之爲人師者齒在父行其待門人也若子齒在兄行其

待門人也若弟然兄不列於五大師獨配君父而稱大古有不偶坐之兄而無不偶坐之師吾是以知古人事齒德俱尊之兄雖不傳道授業亦隅坐也不然則師但稱父而不稱兄矣傳道之師名曰人師人師必居父道授業解惑之師名曰經師經師或居兄道人師亦該經師仲尼其極歟爲其備仁聖之德而雅言詩書也經師亦稱人師程朱其選歟爲其工傳註之學而力行古道也故仲尼以父道貫兄道而程朱亦以

兄道通父道如漢儒之專經授徒則人師之道薄矣而學者猶終身嚴事之不以窮通改節父事兄事之體猶存焉嚴父必稱百拜嚴兄亦可以稱頓首吾是以知世所沿頓首百拜之式乃古人兼父兼兄之稱亦借君之重以爲重者也非過也不然則師不列於五大而僅與友道齊矣第今之所謂師者不但非古之人師亦非古之經師不過以舉子業相授受耳授經專爲舉業不但不足於父道亦不足於兄道而且浸淫

於商賈之市道。何者。古者弟子見師必以贄。故曰自行束脩以上。不聞以多寡爲較也。今父兄爲子弟延師。必先講束脩之多寡。而後就館授業。非市道而何。弟子所求於師。師所授於弟子。全不及於聖賢大學之道。特爲躐取青紫。榮身肥家計耳。即模範不彀。而師道亦已卑矣。况其中有模不模範不範。陰壞後生之氣習者。是以豪富之家。歳輒一易。或不終歳而易。父兄以賓主始。以仇讐終。子弟以師生始。以路人終。比比

然也。昔人謂經師易得。人師難逢。今又不然。殆是市道師易得。經師難逢耳。即業師中。不無經師。經師中。不無人師。而求者不以是求。應者豈以是應。亦難責弟子以終身父事之道。弟子或離經而出仕。或棄經而改業。昔所授者。皆舉而芻狗之矣。安肯獨注意於所授之人。此師道之所以日輕也。雖然。弟子既得所求。報德之思當起。其中亦有從遊日久。啓發功深。開性靈而達事變者。雖其初不以道相授。而日後因文見道。

顯頭角於士彙之中。孰階之也。方諸典文肅紀之司。僅以一日之長。録人以一封之剡。振人。而亦襲師稱者。相去遠矣。今士人一綰章服。即變窮居事師之塞。執其書於座主者。書於業師。而曰朝士無百拜之式也。夫苟以古之人師經師。律今日市道之師。而謂不足以當父事。則師行其何說之辭。乃執座主門生之例以爲例。則大不可。夫朝士之所以無百拜者。何也。避貳君之嫌也。蓋國無兩大。君百拜。則不得貳之於臣。亦

猶家無兩大。父百拜。則不得貳之於子。別嫌明微之道。當如是也。然在家之子弟。不聞以父之百拜廢諸師。在朝之臣工。亦不聞以君之百拜廢諸父。獨在家所尊之師。至於立朝而頓改。則士未仕時。猶知域中有五大。一仕。則五大之中廢一大也。天下豈有有君父而無師之世哉。以孔子從先進。從拜下之義推之。今日之所從可知已。其有不可以百拜濫施者。則又當辨之於早。而不在立朝之後也。或曰。師無二體。一辨。必

起爭端故不如以座主之例合之此則當取裒於孔子孔子學無常師郯子師襄皆師也而猶龍之贊則獨加於老子豈嫌於分別哉師之待顯貴弟子也又如之何曰亦當取裒於孔子孔子呼門人必以名而魯論中之不名者二孟懿子不名而曰孟孫問孝於我閔損不名而曰孝哉閔子騫夫閔子之不名豈以孝行殊絕而重其德耶不然則必年之相近如顏路之少六歲也顏路亦不呼名觀請車時但言才不才亦各

言其子而不出無繇二字可知已若孟孫之不名則直以其位在三卿之中不與尋常弟子等耳夫以道高學博如仲尼而猶不以師道之尊揜貴貴之義況今之舉業師乎則呼名之難槩施於今日可知也近世亦多稱字今復轉而稱號可乎曰禮有不嫌於從俗者此類是也春秋以前稱子最重子者下君一等之稱也故孔子之呼弟以名而群弟之稱師以子至戰國則孟子又以子稱樂克而克則以先生稱孟子矣程

子呼游楊曰賢輩朱子呼蔡元定曰季通是時已變呼名之式而爲呼字之式程朱亦莫之違也至今日則字輕而號重矣以孔子不名懿子閔子之例參之則門人之在達尊數者亦不嫌於呼號焉師不呼字而呼號故門人不稱先生而稱老師其義亦相當矣老師之稱古乎曰令之師古之子也孔子先以老子猶龍尊聃矣曷謂不古而孔子之尊聃尤爲古中之古盍惟猶龍之贊稱子而平日之對門人必曰老聃據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聃愚以爲聃從耳取殆老子之字也而傳又指爲謚古者生稱字死稱謚聃在柱下不應有謚豈此稱出於示死度關之後歟予思之尊祖也中庸篇但稱仲尼不稱老尼聃果字耶如稱仲尼爲老尼也殆過於子思之尊祖果謚耶如稱季文子公叔文子爲老文也其尊又在竊比老彭之上矣匪至聖疇能虛心重道如是古孰加焉聃之待孔子也亦古當其助葬於巷黨遇日食止柩而問禮聃乃

直呼孔子之名以告之。孔子之尊聃也如此。而聃之臨孔子也。如彼。然則老師之稱。猶近古。而師之稱弟子號。終遠於古也。亦從獵較之例已耳。食必侍坐。弟子之體也。自座主誹門生。起主人台席之例。而授業師亦用之。禮乎。曰。此亦所謂不嫌從俗者也。父之食子也。不台席。兄之食弟也。不台席。師。父兄也。獨可以台席乎。胡以不嫌從俗。曰。此亦當推孔子不名孟孫之義。而文之以義起之說。孔子嘗奉君命以告三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曾之下大夫也。入朝議政。當從三家之後。故云然。假令三家可孔子之告。相率趨孔壇而問計焉。在懿子。固當以僖子遺命之故。聯二氏而同入門弟子之班。在孔子。亦當以哀公命告之故。躋懿子而同列上大夫之席。斯時固無台席之例。而設處今日。則以國老權踞台席。而使懿子班聯叔季二氏以入賓席。似亦無不可者。此所謂文之以義起之說者也。究竟則座主不與業師等。而時論

若以師之台席爲當然。則謬矣。吾昔館於華氏。見鴻山公之待兩項門生。而有感於王司寇鳳洲先生。與錢比部兼山先生之不愆於禮也。鳳洲。爲公舉鄉榜門生。況又以女配其子。自應以賓席當台席。特以感知己之恩。故中堂不踞賓席。於貳室則踞之。兼山爲公閱時義門生。旣貴。公亦以台席例款之於貳室。避席而請曰。此座主待門生之體。某不敢承也。時余正爲館賓。於先生爲後學。誼不敢先長。亦請公且虛主位而

就台席。公諭先生毋辭。乃坐。二先生。所謂恭近乎禮者哉。今士流尚有避座主之中堂者。而以授業門生。遜不敢當座主之台席者。或寡矣。舊例。師答弟刺。謙曰友生。或光用拜字。或拜上添再字。而無頓首。體也。今師弟同登仕版。唯脊生門生異稱。而頓首混然無別。此亦且從獵較例乎。抑尚有當正之簿書乎。曰。此非山林之下所能正也。言路亦諱言及此。縱言。必或尼之。正爲當今市道之師百。父道兄道之師一。濫施旣難

乎其爲弟子。分別。又難乎其爲師行。而愚則嘗批大郤導大窾於此矣。幼以經師事賓洋徐先生於婁中。壯以人師事耿恭簡公於都下。並受無方之益。他師安得侧之。仕後雖狃於俗套。隱百拜之名色。而多用疊書頓首之式。含百拜於其中。至今尚有愧於半和秀才之誚也。徐師殁報德無從。聊爲給養師毋以終其身。耿師力不能報。則借筆舌微闡其幽。顧亦自揣僅能學兩程夫子之兄事茂叔。不能學考亭夫子之父事

延平也。發明師道以風薄俗。則亦竊比於獵較中之簿書焉。雖以小程夫子之力振師道。吾猶嫌其表明道而遏濂溪。啓人忘本之端。唯考亭之尊延平。不遺餘力。因師以及師。而追及濂溪則眞後學之儀刑也已。今士流雖不能反本如考亭。而於親受業者。尚不敢壞隅坐隨行之式至於師所從遊之師。則偃然與之居位並行矣。無論經學源流。及古人父事兄事之道。即明知其爲師之先輩。而以平交泯之。無乃不可乎。人子尊父。則必尊父所出之皇父。臣尊君。則必尊君所出之先君。不忘本也。獨忘本於師之師。則聖祖何以追尊。孔聖而祀之學宮哉。或曰。藝林中多市道之師。師且等諸路人矣。何暇追所自出之師。則吾固不論市道之師。而論受益之師也。亦不謂必事之以事師之禮。而但以先後輩論。亦必入於父事兄事中矣。縱不隅坐隨行。而晏然並踞賓席。似非所以程後學也。或者權用古人群居異席之例。南北向則避上坐左右列

則退一席。其可乎。以軻書子濯孺子與庾公斯之案參之。則相待之體。亦可以義起也已。吾故因論師道而併及之。

夫馭妻妾媵婢與子事嫡母生母庶母議

世界之立。立於三綱。父子一綱。自開闢之初已定矣。此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君綱夫綱。雖起於野人之禮樂。實裁於君子之禮樂。與父綱叅相待而有。則皆以先進入後進者也。其議禮必自跡而入於密。其督過必自恕而入於嚴。君綱

莫嚴於孔子之筆春秋。不以無道之君父恕亂賊之臣子。遏亂萌也。執此法天下將無易姓之主。堯舜難乎爲禪授。湯武難乎爲放伐矣。夫綱莫嚴於程子之論婦道。不以餓死之小事。恕失節之大事。杜貳心也。持此議天下將無再醮之妻。孔子難乎嫁伯魚之婦。子思難乎哭庶氏之母矣。微此二法。則不足以定末世之三綱。而亦容有違天心拂人性之時。故孔子之自命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愚於程

叔子之論亦云然。何者。古稱夫義而順。妻柔而恭。以義順之夫。遇柔恭之妻。是謂鼓琴之合。晝則主饋。夜則當夕。婢妾不得易序焉。此夫婦之常經也。禮天子惟后當一夕。三夫人共當一夕。降而爲嬪御世婦等。則以九人共當一夕。非特召不得入御矣。諸侯惟夫人當夕。卿大夫惟命婦當夕。而世婦而媵妾。亦皆從夫所召。從妻所薦者也。天子諸侯之體尊。尚衣尚食。各有主者。后妃縱有妬寵傷善之心。勢亦難於自逞。乃士

庶之所倚者。一主婦耳。不肖。則足以釀大衅。聖人是以有盡人性之術也。據內則子婦未孝未敬者。不可教而後怒。不可怒而後出。教則不無厲言。怒或加以鞭撻。此亦但言父母馭子婦之道。不言夫馭妻之道。夫殆可教而不可怒。至於當怒則出矣。夫有過。妻亦當諍。其道在幾諫與責善之間。諫不當幾。而責善或過。必成反目之釁。反目已傷婦道矣。況身爲不義。而反以惡聲加諸夫乎。至於惡聲。亦出矣。古人不諱出。出妻

令其可嫁。又以生之之道棄之也。孔門三世皆然。夫以成春秋之聖人。不少假借於亂臣。而獨假借于出婦。蓋不如此。不足以盡人夫婦之性也。是以程朱未出之前。士大夫不甚以妻之再醮爲辱。張齊賢向敏中。宋之所稱賢公卿也。猶爲十萬家資。爭娶一婦。斯固非有道者之所爲。而當時之不以此爲淸議可知巳。自程子之說行。士乃重於出婦。婦有穢德。務爲巧計以蔽其夫。夫亦耻揚家醜。而以藏垢納汚爲尚矣。禮載

婦有七去。有三不去。今不難於遵三不去之條。而難於用七去之條。七去之中。罪莫大於不順父母。禍莫憯於淫妬。不順父母。父母亦多容之。淫則必至於亂宗。妬則必至於絕嗣。此必不可容於家者。而今婦或從豪門中出。婦黨得以勢行其夫。不可教。又不能出。則怒亦難行。試行之。則又有督其過者曰。古聖賢無撻妻之事也。然則坐視其亂宗絕嗣而已矣。程子羞恥事二夫之婦。與事二君之臣同。故不以餓死奪失節。其

誼甚正。而其流乃至於士不敢用七去之律。然後知孔氏家法。奪其節而予以不死之盡人性也。然以孔門三世之垂範。士猶且前且卻於其間。而程子以一言定天下之清議。何也。聖達節。賢守節。孔門三世達節之事。而程子一言。則守節之經也。末世之橫議盛矣。既以程子之嚴辭。誅失節之婦。又將以孔門之身範。督刑家之夫。夫亦豈必無過耶。則誰無後慮。而犯嘵嘵之衆喙也。故今之士大夫。或以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養成掩護包藏之習。即行道者。亦懷顧慮。而不敢由孔門之轍。雖至於婬妬昭彰。亦多以分帷不御。寢當小出。以錮門不主饋當大出。而甚則致之死地。禮但有出妻之文。而無殺妻之文。律則有之。獲姦人而併刃其妻。是也。然非章甫逢掖之事。故小人不嫌於從律。而君子必謹於從禮。禮當出而難出。輕則分帷。重則錮門。其亦義起之禮歟。今以七去之義。裁之。無子可矜。而多言可宥也。遇妬婦。則帷不得不分。而惡疾次

之。遇婬婦。則門不得不錮。而竊盜次之。不順父母。又不待言已。父母有怒子婦之時。夫亦可以怒行於妻乎。曰。在古則不可。在今則無不可。蓋古不重出。何以怒為。今重出矣。至於分帷永錮。豈有不先怒而遽絕者乎。是故。妻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而出。此古人之所可。而今人之所不可者也。妻以不可教。而用父母教子婦之怒法。此古人之所不可。而今人之所可者也。惟以內寵奪嫡。與外溺荒淫之故。而疏遠無罪之妻。又

以不根誣之則名教中之罪人矣今世有行孔門三世之法者此曹必口實焉是以君子愼乎其愼也絶有罪之妻而再納一室可乎曰妻而至於永錮不成妻矣中饋當有承乏者何嫌再納分帷則猶在絶與不絶之間姑存名分而以妾婢當箕帚之役可也妻不當夕而妾婢當夕禮乎曰非禮也權也以今之分雖當古之出嫁已出於不得已矣又避二嫡之嫌而不納當夕者不以妾婢爲御則誰御況有懷無後之慮者

乎曰孔子妻出之後無出曾子妻歿之後無妻何以妾婢爲曰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伯魚且長而有室矣曾子亦然考傳亦惟曾子不再娶而孔子之正室爲亓官氏實歿於自楚反衛之後孔子年近七十矣亓官氏殆偕老之正室也記又言伯魚之喪出母期而猶哭然則亓官氏將非伯魚之嫡母歟不然則必伯魚之母出而孔子之繼室爲亓官氏也孔子爲魯之下大夫亦無不立主婦之禮意者公冶長之妻從亓官氏出耶不然則亦如釋迦之第一夫人以淨德顯不以嗣續顯也曾子似不與孔子同而凡流亦不得以孔曾爲例孔子立於無欲之地而曾子亦防意如城矣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安得緣分帷之妻而廢人道禮妾年不滿五十猶在進御之數是妾之進御禮也媵婢亦可以進御乎曰亦禮也關雎之詩后妃爲文王求宮人之詩也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者嘉耦曰妃怨耦曰逑除正配外一切妾媵皆曰逑后妃廣

求窈窕之宮人以薦當夕故曰君子好逑天子之宮人猶公卿大夫之媵婢也當夕不與妻同而進御亦與妾同周制大夫年七十行役必以婦人隨蓋取諸此而　國朝亦不禁焉是以恩封母妻典中分有嫡母生母而生母中又有妾與婢妾之分也妻以妾婢進御君子乃仁德事正與不當夕之義根成而嗣徽音之太姒有焉此關雎所以爲風始也后世妬婦孔多以妾爲妻之夫亦多此風殊爲絶響而僭濫抑又甚矣

益有貴入台垣。而室無一側。戶編豪右。而姬侍盈庭。其人之賢不肖何如。雖然。維世以弘綱。不以細節。卿大夫之不置貳室。細節也。以此起家垂範。徒爲後昆之妬婦地耳。如我　聖祖起自布衣。一朝臣妾億兆。獨能超漢唐宋創業之君。而追文武以前家法。當夕惟一后。而嬪嬙更無當者。則眞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者也。以此垂后昆而憲萬世。是曰弘綱。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硜硜以細節爲高行。而不爲

刑家久遠地也。雖然。好德如好色。自昔難之。天下有不二色之士大夫乎。行安可謂不高。第以爲傳家之範。則不可。或曰。孔門三世單傳。豈非出妻之後無二色耶。胡可槩爲細節。出世法中又有龐居士男不婚。女不嫁。而共修無上正眞之道。亦尚友之所歸也。士胡不以爲楷。此有說矣。凡學道親仁之士。其以禮制已之心也尚易其以禮制婦人女子之心也最難。文武豈多慾之主哉。而末年猶產介子。若康叔。若唐叔者。從

進御之好逑也。則以盡人男女之性。而仁侍妾也。故君子不難於保身遠色。而難於盡男女之性。如欲遠色。則必先使婢妾有歸而後可。不然。內必有怨女焉。然使婢妾有歸。而主婦無輔設遇鼓盆之變。又如之何。故卿大夫必不可無侍妾。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不可以褻行目之也聖賢之同於凡夫在此。儒行之別於二氏。亦在此。然而漁色實士人之大戒也。與其漁於色也孰與無二色。勢必不能無二。而念亦難於頓絕

則有品節限制之權焉。按禮。古者五等諸侯。皆有八妾。降及於士。則一妻一妾。　國朝之制因之。藩國親王。額設支俸之妾八人。郡王不得過四人。鎭奉國將軍不得過三人。則官僚當從郡王將軍之例無疑也。士即大貴。妾不當踰三四人。侍婢不嫌倍之。庶人雖擁素封之業。置二妾。猶不大違於禮。內則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是也。否則踰分矣。媵婢則可量寬其額。而過多亦導淫之囮也。至於弱冠治經

之士。褐未及釋。而一妻能治內事。則置妾乃荒業之端。待壯年艱嗣而議納妾。未晩也。媵婢。則通房之所必須。而亦以少爲貴矣。然愚猶以爲傳家之道。子孫果能遠色貴德尙矣。設有好佚遊。好宴樂之氣質。則寧聽其漁於妾婢。而務禁其漁於外色。爲其上干　國憲。而下比群奸。此喪身亡家之本也。家有孀婦。必母執程子之言以繩之。當推孔門嫁出婦之例。而聽其自便。果有不畏餓死而畏喪節者。此家門之光也。又不

嫌破格以成其志。蓋孔門本達節之權。而今且以爲經。程言本守節之經。而今且以爲權。則不以男子之所難難婦人也。度婢妾之不能守節者。更當於生前預爲之所。擇人而付之。仁也。當其聚於一室。其體若何。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妾以立女爲義。妻之御也。是以儀禮名夫爲君。名正室爲女君。妾猶稱曰側室。婢之有子者曰婢妾。卽側室亦不得稱矣。故夫之臨妾也。以君道爲夫道。但有侍立而無侍坐。妻之臨妾也

以母道參姊道。與夫同席。不命坐與夫別席。亦命坐。妾與子婦相參承。夫恒責子婦而賤妾。以子婦有承祧之責。而妾則不祔於廟者也。妻則上妾而下子婦。以妾任事夫之役。而子婦則事我者也。故妾侍夫側。常爲子婦作引導。侍妻側則女若婦。俱當以肩隨之體讓妾。亦有不必讓者。宗子婦之長於父妾者是也。婢妾又下妾一等。而不得與嫡子之婦同班矣。蓋婢有子而附名於妾。仍婢也。夫亦以婢臨之而已。妻則爲夫

爲子。當稍優其待。而進之群婢之上。然亦班於妾後。而不得如妾之命坐也。飮食寢處。則當使之越群婢班焉。卽無子而父御於夫者。亦與之相上下。可也。大槩妻之待婢妾。與夫待妾之體同。婢妾之待妾。與妾待妻之體亦同。而先後進之間。復有辨。媵婢先妾而進。又或先妾得子。雖壓於女君。不得如妾之同坐席隅。而聚於側室中。亦可以肩隨之體分左右。但當讓妾一肩。若後妾而進。則雖有子。而難與妾比肩矣。妾有多

體而所生之子無貳體子事所生之母則不得與嫡母同體妾與婢妾之臨其子也亦不得與嫡母同盃叅食母之體於其閒以避尊也子行冠婚之禮嫡母隨父同受拜於中堂生母則俱受諸側寢亦惟嫡母坐受不答拜生母不設坐但西面北上而立子婦就北面行大禮四拜在妾母則前二拜可以小拜答後二拜必以大拜答在婢妾母則四拜全答以示不敢當婦之拜子獨行禮則可從妾母例蓋子猶已出雖壓於

尊而亦同稱生母子之婦則出於夫君女君敵體之所生安敢不避姑道之嫌也生母當子婦之叅謁亦必先拜夫君女君於中堂妾以頓首婢妾以稽首然後敢就側室而行禮焉此與父母之先拜祖父母而後受子婦之拜同義也婚後婦不得以嫡姑疑似之稱濫於夫之生母而生母稱婦不嫌俯從家衆之稱其行坐子不得與生母並而婦則可以肩隨之體比肩而事嫡姑姑命婦坐而婢母侍立雖命不敢坐母反避

之然後坐與妾母同賜坐則讓一肩其步趨不得疾行先母而母則常以姊道臨之不敢處於姑道父母雖歿子婦不得拜生母於中堂蓋嫌於據父母之舊位即有慶祝大禮亦於貳室行之其荅禮與初婚之體同子膺錫典妾母於嫡母去後得封謝君恩必於中堂設私燕亦於貳室子婦從而拜賀焉亦如初婚相拜之禮設燕則母可權踞南面之席而婦以北面僉陪矣子或侍母則婦隨夫並入隅席婢母例不受封或

有他慶亦行於貳室中母西面北上子婦東面南上行交拜禮拜畢設燕母可從西面轉南捱左上坐婦可從東面轉北捱右僉陪夫在則婦不得獨僉當移母南面之席作僉向而夫婦自正昭穆之席蓋生母雖微而上無夫君女君之壓亦可少伸須臾之尊婦雖不可混婢姑於嫡姑而特設爲夫所壓亦當從夫之尊母者尊婢姑於須臾也居常相敘則但以左右分席而讓一肩可矣惟入子婦房帷中不嫌直踞上席婦

或僉陪。或隅陪。皆無不可。而夫在。則亦不得不隅也。又或享年永久。而孫男行吉慶之禮。則以年尊破格。而踞貳室中南面之席。亦可以無大嫌矣。喪群母於父殁之後。惟嫡母停柩於中堂。妾母婢母。俱在貳室。無貳室則權停柩於正室之右隅。有嫡母在。亦不可。其報訃不得書卒于正寢。正寢卽中堂之別稱也。妾母則於銘旌書父之側室。婢母不得以側室書。嫡子於父側室。臨其喪而拜之。如拜嫂之禮。服制則與期親同。非

側室而所出者貴。亦臨其喪。但長揖而不頓首。亦不入期喪之列。姊妹行亦然。同在庶子之列。則生時雖不以母事。而殁則皆以猶子之禮自處。拜之如姆嬸。然或壓於嫡母。禮亦從殺。然嫡母亦不可禁庶子之拜奠諸母也。祭則各於其寢。或曰。天子不以太后尊所生乎。何獨於妾母婢母。而不以嫡母之尊。尊之於父殁後也。曰。一家之母。胡得援天下之母以爲例。葢唯天子共一后。統理陰陽二教。故周制。外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陽教。內亦設三夫人。九嬪。二十七御妻。八十一世婦。以理陰教。而國朝自洪武以來。冊立中宮之後。卽冊東西兩宮皇貴妃。此下凡以寵幸進號者。並名妃。視古爲約。若卿大夫以下。則所封唯一正室耳。亦唯天子以三重推尊嫡庶二母。故宋家諸帝。尊嫡母爲皇太后。亦尊生母爲皇太妃。而　國朝自成化改元。則並尊　二母爲皇太后。視古爲隆。若仕者之封贈父母。則唯可以嫡母配父耳。妾

母承封典於父母殁後。已遲。而復可以父婢承之乎。夫事有古禮之所未詳。與律例之所不載者。亦審諸憲章而已矣。古者喪禮。重父輕母。雖均稱三年之喪。而父以斬衰。母以齊衰。父在則爲母服期。至於妾母。且有求數月之喪而不可得者。　聖祖始均父母以斬衰之服。又均嫡母生母以三年之服。生母外。庶母亦爲之議杖期。而自皇太子之服貴妃始。葢以盡人母子之性。而又以遏烝僭之萌也。喪服既嚴。則生續之

門將遏故以前朝服内生子之禁爲不情而特削其律則以盡人妻妾之性而又以通無後之慮也仁之至也昔孔子論殷周之喪禮以拜而後稽顙者爲順稽顙而後拜者爲至而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愚亦謂先王之别父母服類乎其順也 聖祖之均父母服懇乎其至也孔子從今日之至何疑哉乃有身從而口違口從而心違者則眞是古非今之俗儒也已漢唐宋創業之君閨門多慚德而唐宋之公侯將相

至有以娼妓受國夫人之封者惟我 聖祖家法最嚴不但妻不當夕亦未嘗納一亡國之宫人而大將藍玉犯元太子妃則抑其功不賞故其定封贈之典也子於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之犯十惡及姦盜者不許封生既不得請封則死亦不得請贈夫於妻之不以禮娶正室或再醮倡優婢妾者並不許封夫所不得封之妻卽子所不得封之母妾母可封然不得於嫡母存日受封妻當與嫡母同封然不得先生母而受封所以愼名器而别嫌疑也至於父母之例不受封者許子以應得之恩命移封父母妻之例得受封者不以前母前妻之贈而廢繼母繼妻之封又以廣恩波而均存殁也義之盡也昔孔子重周道之監二代而嘆幽厲傷之 聖祖亦既監漢唐宋而郁郁乎文矣又無幽厲之傷士胡爲不從乃今有陽從而陰違之者夫或掩再醮之名目而封其妻子或掩倡優婢妾之名目而封其母正妻之以再醮封者猶罕生母

之以婢妾封者良多時論槩以爲人子之至情可原也而 國制則重傷矣豈但褻君之恩亦且卑父之體吾以爲大忠大孝之君子必不其然審此憲章而夫之所以馭妻妾與子之所以待群母其義皆可裁矣是故夫或妻其妾而婢其妻不義也妻或婢其妾而妾其婢亦不義也親女婦而仇妾婢不仁也坐庶子之婦而立庶子之母亦不仁也妾婢倚夫之寵而至於侮無罪之女君卽夫之不義也冢婦挾姑之威而至

於虐事舅之婢妾卽妻之不仁也。嫡子知有嫡母而不知有庶母。不孝也。庶子知有生母而不知有諸母。亦不孝也。又或尊嫡母而卑生母至於草芥如婢。親生母而踈嫡母至於矛楯若仇皆不孝也。而父爲子地亦當有防微杜漸之遠猷焉。老而喪偶。則不必納少艾之妻。爲子孫累。蓋夫猶可以出妻。子何可以出母。但借妾婢以代子婦之服勞。可也。在中年。則當別論。妾而無子。則不必正庶母之名。爲嫡子累。蓋婢母獨本

生之子有服。妾母。則諸子皆有服。雖泯母名。以釋嫡子之朞服。可也。在有勞有德之庶母。亦當別論。要之。則爲人夫者。不難於馭妾婢。而難於馭可以出可以無出之妻。尤難於馭理所當出而勢必不可出之妻也。爲人子者。不難於事生母。而難於事義當絶而父不能絶之繼母。尤難於事心欲醮而口不言醮之未亡母也。馭難馭之妻。惟有分帷錮門二法而已。事難事之母。則致曲之法更詳。大要不以子格母。亦不以母傷

父。是爲得之。易家人之彖曰。利女貞。而周子爲之解曰。家道睽。必起於婦人。蓋刑於寡妻至於妾婢之難也。婦人之閑內則者。百不得一。丈夫之無失德於媵婢間者。千不得一。省及於此。奚但三折其肱。亦當三緘其口而不敢以日月之食自解矣。愚所以嘆服程朱。其源在此。而程子亦未嘗以身處孔子子思之地。輕論婦節。故愚又本春秋之大義。及三世之微權。而爲之衍其義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良足愧也。

剖明三父八母服制從時議

至矣哉 聖祖議禮之周也。其義悉裁於古。而推情更密焉。三父八母之服圖其徵也。古人原有三父之說。殆以嫡父嗣父及繼父當之。嫡父則不待言。已期親之伯叔無後。而以身爲之後曰嗣父。禮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子生幼離襁褓。而身受異姓之鞠育曰繼父。諺所謂螟蛉子是也。嗣父不以三年懷抱爲恩。而以猶子承厥嗣。其義重。繼父不以承祀宗祧爲義。而以

三年免懷抱。其恩重。故古者並報以三年之服。而於本生父母。反降爲期。其禮亦既稱情矣。國制但許三歲以下小兒受異姓收養者。從其姓。而不許立異姓爲嗣。以亂宗族。故不爲繼父定三年之斬衰。却於繼父一行中。開出三父。一曰同居繼父。二曰不同居繼父。三曰從繼母嫁之繼父。同居中復分二等。一則兩無大功親者。爲服齊衰期年。一則兩有大功親者。爲服齊衰三月。不同居中。亦分二等。一則先曾同居者。有

齊衰三月之服。一則從來不同居者。無服。而服從母嫁之繼父。則爲之齊衰杖期。古聞從繼父姓者。亦用斬衰三年之服。而今以不應承嗣之故退之。古不聞從母嫁者。亦爲繼父定杖期之服。而今以隨母恩養之故進之。此皆仁之至義之盡也。士亦惟有憲章巳耳。八母之稱。與古人同。而制服則有迥別於古者。其義尤容。八母云者。一曰嫡母。二曰繼母。三曰養母。四曰慈母。五曰嫁母。六曰出母。七曰庶母。八曰乳母。夫嫡母

繼母。俱與父同喪三年者也。古今之制皆然。惟古者以母齊衰。別父斬衰。而今通以斬衰之制行之。古者待父歿後。方服母喪三年。而今即於父存之日行之。葢自周孔以來難破之例。而聖祖以三重之權。開其額。所謂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也。自是孝子罔極之悲。盡於父。亦盡於母矣。曷名養母。謂生母雖在。而子從過繼之母鞠育者也。曷名慈母。謂生母早亡。而父令別妾代之撫育者也。古者養母尚有服。而慈母殆

無服。記載孔子答子游喪慈母之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是故魯昭公練冠以喪慈母。有司猶進諫焉。而今則均二母以三年之重服。此不與其爲二嚴君所壓。而曲伸人子反哺之至情也。亦推孔子三年之愛之言。而破千古之例矣。嫁母未必得罪於父。而義則與廟絕。出母既巳得罪於父。而節又改於適人。此正孔子所以止伯魚之哭。而子思所以禁子上之喪者也。今亦均以齊衰

杖期之服。在曲士必以傷父心爲疑。而　聖祖實從人子心中。追出三年真至之懷。以定斯制。則所謂君子過於厚者也。試思古人遇嚚酷之繼母。猶孜孜起敬起孝。則於嫁出兩母之杖期何過焉。此亦非操三重之聖人不敢裁也。父妾之有子者。曰庶母。在所生之子。則名之曰生母。以別於嫡母。古者父在。嫡母尚不得終三年之喪。而況生母。生母不但壓於夫君。亦壓於女君。此正王子求爲數月之喪而不可得者。誰敢

以三年之斬衰議及於所生之子哉。然而劬勞顧復之恩。亦與嫡母等耳。故與養母慈母之服同律。此亦非操三重之聖人不能裁也。然母而曰庶。亦惟父之側室。足以當之。而婢妾不得與焉。側室亞於正室。是以父之嫡子衆子。俱爲之齊衰杖期。婢之有子者。但名婢妾。不名庶母。則惟所生之子。爲之斬衰三年。而嫡子衆子不爲之齊衰杖期矣。此服圖中所未開載。而於恩封典中見之。以母之屬於婢妾者。與妻之屬於再醮者同科。不在受封例也。何以不開於服圖。從父母論。固謂之婢妾。從所生子論。亦謂之庶母也。故以庶母攝婢妾也。今士流諱言出自婢妾。端爲婢母不封。則正妻亦不得封。故以生母二字。混父婢於父妾。不知　聖朝之典。正以斬衰三年。盡人子之私情。以再醮婢妾之不許封。重朝廷之名器耳。可不遵乎。以此義推之。妾母既不得與嫡母並封。則亦不得於父在之日受封。封於父在之日。是生母但不匹於女君。而可匹於主君矣。夫既不可以封再醮之妻。則子亦不可以封再醮之母。子封再醮之母。是名器但重於夫妻之間。而不重於母子之際矣。豈禮也

哉。乳母亦緦八母之末。而品類最爲不等。蓋惟正妻所出之男。從妾媵乳哺者。是爲乳母之正稱。故爲之起緦麻之服。若妾亦有子。而以次子受乳於他妾。此則不名乳母。而名養母慈母。所當爲之斬衰三年者也。又或乳哺不由妾婢。而倩諸外婦。及寄諸義男之婦。雖亦假名乳母。而

難乎執緦麻之例矣。其義則以孔子所援魯臣諫昭公喪慈母之例推之而知其然。蓋律中有引而未發之蘊。讀者以意逆之。而後　聖祖之深意可恭也。大槩先王之制。雖以父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然制中。或先父而後母。或重嫡而輕庶。仁非不篤。而義常節於仁之中。是吾儕祖述之所在也。　國朝之制。雖以三父八母之圖。宗乎古人。然制中不以父而壓母。亦不以嫡而壓庶。義非不嚴。而仁常浮於義之中。是吾儕

憲章之所在也。中庸章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愚於三父八母之服圖亦云然。

剖明　恩詔中給誥敕進勳階及存問冠帶等議

國朝遇有推尊冊立極重之典。則必有覃恩之詔。頒告中外。上自宗藩勳戚。下逮百司庶民。恩無弗徧。而唯現任官之給誥敕。致仕官之進勳階。頭項獨多。其中不無疑似冒濫之弊。而以存問濫進階。以閑住濫致仕者。亦有之。此借　恩例以亂朝章也。當爲一剖。　恩詔中。凡言給與應得誥敕者。給之於本品應得之內也。不待考滿而給。所以爲恩。誥敕給。則父母妻之封贈。及子孫之恩蔭。皆從之。正與古之三命駢錫義同。而勳階則難進於本品之外。蓋身在事內。其品級自不得以推恩躐進也。此覃恩於現任者之節制也。凡言進本品勳階一等者。進之於本等品級之外也。不由陞任而進。所以爲恩。勳階進。

則隨身之品服。與隨品之優免。皆從之。正與古之賜里社爵義同。而封贈則難及於父母及妻室。蓋身在事外。其誥敕自不得以推恩濫加也。此覃恩於致仕者之節制也。二典裁自　先朝。誰敢有冒濫以干違制之律者。隆萬間則有之。然冒濫誥敕者猶罕。而冒濫勳階者孔多。蓋誥敕不容冒濫。間有再醮之妻。與婢妾之母或濫之。然猶可於有過中求無過。若勳階之影響濫進。則吾黨之恥也。安可不以行己有恥之訓閑

之伏讀　冊立　東宮恩詔內一欵。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六十以上者。各進本品勳階一等。此以勳與階相參。齒與爵相參。而又以昔日解任之由。與今日頒詔之會相參也。官非五品以上。則有階而無勳。勳不與階合。故不得進。年非六十以上。則近於服官之齒。遠於致政之齒。齒不與爵合。故不得進。斯則一恒人辨之矣。唯致仕二字爲可混。是以冒濫之弊生焉。在大計中。則有以老疾罷官者。合斯例。在大計外。則有以解任得　旨者。合斯例。又有中年原以引告在籍。而覃恩已及其年。亦不嫌援用斯例。外此則有未履任而繳憑。不奉新銜致仕之旨。雖解任而挂議。或在聽調聽勘之科。則皆於例不合者也。例不合而冒之。憲章之義乖矣。舉其尤者。莫如正二品之例在存問。而影勳階。擅腰一品之玉。正五品之歸非致仕。而躐一等。濫腰四品之金。匪但俗士糊心眯目。而朝紳亦或未之深究也。盍　國制。文階除宗人府外。並無一品銜。

門閣部有兼官而至三孤。進及柱國特進。勳階者。皆假借之散官也。散官亦不輕授。諸司職掌中載有一欵。凡封贈文官散官。如上階特進光祿大夫光祿大夫之類。非特奉　聖旨者不與。是現任一品大臣。猶待　特旨陞授。而可以覃恩之例進乎。故　詔內另開二品以上致仕者。有司具奏存問。而不在進勳階一等之中。有以也。若三品以至五品。則存問之所不及。故以勳階優之。但當以致仕二字爲據耳。今有合致仕之例者不輕就。不合例者則濫承。皆非憲章之誼也。而志趣則大有逕庭矣。大槩官階至於三品四品。非京堂即方面。亦多從科甲出身。殊不以勳階之進不進爲榮辱。惟五品官中。有京堂。有方面。有五府六部之領屬。有運府苑僕及王長史之堂僚。不無借勳階之章服以爲榮者。故冒濫獨多。有司或以情誼相親。而狥以旌額。監司又以體面相恤。而不加督過。得非朋友責善之事。及老成典刑之責歟。乃横議之夫。則又

不稽與故不究履歷而漫騰雌黃之口曰勳階與誥敕同但授於品內不授於品外也是大不然使勳階但如給誥敕者之限於品內安得謂之進一等曰進本品一等必與現任官之加授本品勳階者有別且階有三階勳無二勳階從初授入陞授從陞授入加授猶可強名曰進勳則不進於本品之外而誰進耶或又曰致仕與現任一體現任官非領過誥命者不得進勳階一等則未經領誥之致仕官胡得槩進是亦不

然使致仕官亦必給過誥命而後與進勳階也將無濫於現任官之給由序遷乎果爾詔文亦必開爲二款矣胡乃不問其誥命之先曾給過與否而槩之曰各進本品勳階一等耶葢現任官例以載考授三階亦必從末後一階授勳雖遇恩典勳階或不並授即並授亦不謂之各進一等獨致仕官以各進勳階爲言此則以勳領階以階隨勳不由三階次第而頓進以本品外之勳階也以現任者之所不能遽得而獨加於

致仕者何居現任之恩已覃及於父母妻子矣且自一品以至九品靡不徧者而致仕之恩則止及其一身亦僅覃於五品以上者之有勳可進有齒可尊者而已安得不進諸本品外耶或又曰勳階之進特畀之以虛銜耳豈與其遂進章服如陞任之官也是尤不然　國家覃恩之例並未有有名而無實者無論現任之尊官已雖以退閑之大漢將軍而與之冠帶榮身以告退之不第生員而與之衣巾免役亦皆有實而

獨虛於官流乎給誥敕之實在乎易試戢署銜爲實授而兼及父母妻孥進勳階之實在乎易本品章服從加勳而兼及優免徭額此所以爲殊恩也苟無其實而但以爲登軸書旌之具則勳階何所用之豈但致仕官之勳階無用即現任官之給誥敕苟無封親蔭子之實則誥敕亦何所用之而以給領爲榮以追奪爲辱也給誥敕者既有封親蔭子之實則進勳階者亦必不止爲登軸書旌之具矣中有可疑者其在現任

官之進勳階一等乎。此亦不可以不剖。按 國家設官之制。品分九等。等分二級。參照禮儀定式中。凡言越一等者。皆指二級而言也。然則致仕之進勳階一等。殆無勞於國而躐進二級矣。祖宗朝何所昉乎。曰。此例起於洪武中也。洪武十二年。令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者。各陞一等。給與誥敕。其時給敕之官。但進階二級。給誥之官。則勳階並進二級。此進勳階之所自始。至成化元年。則詔文武官以理致仕。五品以上者。進階一級。二十二年。又詔在京文職以理致仕。五品以上年及七十者。進散官一階。夫進階而曰一級。此進於本級之外也。以從級進本品之正級。以正級進上品之從級。是曰一級。但進一級而不進一等。則與洪武中之陞一等給誥敕有間矣。且進階而不進勳。則雖進於本級之外。而其所進者。特級上初授之階。非陞授加授之階也。進散官而曰一階。此進於本級之中也。從初授之階進陞授。從

陞授之階進加授。是曰一階。但進散官而不進級。則與改元時之進階一級又殺矣。且曰一階而不及隨勳之階。則雖進於初階之上。而其所進者。多係陞授散官之階。而非加授散官之階也。此先朝進勳階之等殺也。夫 二廟之優禮致仕老臣。則同而一則主於體羣臣。故節諸三品以上。一則主於敬大臣。故節諸六品以下。皆有微意存焉。今 恩詔不止進散官一階。亦不止進階一級。而進本品勳階一等。正祖洪武十二年陞等事例。而進階止及五品以上。不及六品以下。又參成化元年事例也。以今 東宮之位。久虛海內之望。久切。而 聖主以一朝之獨斷決之。固應有此渥典。乃致仕官無一勞而得之。不已踰分乎。則 恩典實從 祖宗朝來也。其義則取於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五品以上。爵不爲卑。六十以上。齒不爲卑。官以致仕爲名。亦非昏墨敗官者比。依稀乎兼三達尊而有之。故不嫌於優渥歟。唯於現任官中。亦

開方面官二品至五品。有司官正四品以上。誥命先給領者。進本品勳階一等。斯則委屬可疑。葢進本品一等。卽是進本品二級。現任尚未轉官。而勳階頓進二級。例之所未有也。得非以方面有司中。有從三年考滿。給過陞授之誥。而未及給加授勳階之誥者。今以勳階齊授。而謂之進耶。此亦在本品應得誥敕中。不在進一等勳階中。如進勳階。縱不加服。亦必加俸而後可。然而加服加俸。亦不過於本品上加一級耳。但可謂之

加服俸。不可謂之進勳階。權言進階。亦但可謂之進一級。不可謂之進一等。乃今領過誥命者之進本品勳階一等。則　綸音也。亦必有　先朝之事例在。但叅　憲高二廟之舊章。則亦或有攸當焉。豈非以致仕官不得與於封誥。故緣洪武中成化初陞等進級之例。而進之以一等勳階之實。現任官既得與於封誥。故緣成化末年散官一階之例。而進之以一等勳階之名耶。恩固周匝而名實亦不相濫矣。如必循名責實。尚

有可以贊禮官之一籌者。似應於撰詔時。開出先曾給領陞授誥命者。與給加授勳階誥命。給過加授誥命者。與進本品俸一級。倘叅成化以前事例。則於方面官三品以上之領過勳階誥命者。亦可從京官三品以上事例。蔭一子送監讀書。葢京官從陞授之誥命得蔭。而外官從加授之勳階得蔭。亦不謂之濫矣。此又但可加於現任者。而致仕官不得與焉。　國家倘有再錫之恩。致仕之勳階。可再進乎。曰。否。勳階從本品

進。亦進一等而止矣。再進。則越本品二等。例未有也。勳階既不可以再進。則　詔中所謂爲民者。與冠帶閑住。閑住者。與致仕。亦無再進之例可知已。爲民之中。有從大計除名。追奪誥敕者。有從　特旨削籍。不奪誥敕者。等與冠帶乎。曰。否。制未有既追誥敕。而猶許復冠帶者。復冠帶。必從　特旨削籍者耳。大計中。非貪酷不奪誥敕。其中豈無虧枉。而義則難附於　特旨削籍之例。卽大計中之冠帶閑住。亦與致仕者有別。

今有從恩例復冠帶者。進而服致仕之服。可乎。曰。可。　國制。品官子弟冠婚。尚許假借進一等之服色。而況品官之身。誥敕猶未奪者乎。再考古者大夫出奔他國。其品秩僅降一等。而不遂革其舊章。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雖受孔子之訶曰。無臣而爲有臣。而其義亦非無爲爲。有先年司冠攝相之舊銜在也。今士流既以覃恩給冠帶。豈不可當無臣之司冠出奔之大夫哉。況其中有以建言得罪。牽累落職者。豈劣於大計

中不謹閑住之流。大計中閑住者。尚以覃恩進致仕。而　特旨削籍之士。獨不可從閑住之進致仕例哉。蓋於計典之例。若違而於覃恩之典不悖。此嫌疑之當別者也。即此推之。鄉紳或有官雖謫而未赴謫所。仍佩舊日之冠裳。亦有任雖陞而不歷任所。即佩新銜之錦繡。皆無害於情義者。唯進所不當進之勳階。復所不當復之冠帶。則大不可。愚慨士人鮮行已有耻之節。而又傷橫議者之多齊東語也。故爲之剖別於此。

同宗迷譜禮主燕毛議

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今有同姓之宗。參商兩地。服既以親盡而絶。譜又以地隔而遺。一旦子孫追究源流。復講宗盟之好。聯合疏屬。而讌會於一堂。將從賓主之禮乎。是等同宗於異姓也。將別尊卑長幼之倫乎。是起天秩於邂合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協諸義歟。愚以爲當主燕毛之說。而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其義本於中庸之論廟祀。首序昭穆。

繼以序爵序事旅酬。而終之曰。燕毛。所以序齒也。夫宗人既以昭穆序矣。至於祭畢而燕。乃復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者。何。蓋宗派繁衍。倫次難齊。使必較定其尊卑之次而後燕。將竟日不成饗矣。故借序齒之義。以成饗禮。禮中之權也。是在昭穆之有定序者尚然。而況宗譜之遺亡者哉。曰。世有所謂烏頭叔。白頭姪者。亦以齒序乎。曰。譜不明而論齒。此爲兩宗之渙而復合者言也。若宗在五服之內。與夫服雖絶而昭

穆尚明者。則位次之定久矣何必復言序齒言序齒則猶存賓主之誼也。大槩兩宗相遇之時。必賓一而主十。或賓一而主百。是十人百人之中。豈無叔行而與姪之齒相埒者。又豈無伯叔祖行而與姪孫之齒相埒者。今以遠宗之一賓對之將與尊者叙乎。抑與卑者叙乎。曰。亦從尊者叙耳其中又有權焉。則所謂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者也夫兩宗各天一方何以渙而復合。必其中有一二賢者貴者。年相若而道相似。爲

之聯合其間也。序分將從此起矣。倘其中更有齒德兼隆爲族屬之最尊者則又不妨捨此而從彼葢禮以義起起於尊不起於卑也當其相叙之始昭穆既不可辨矣則安得不以年齒爲憑然則齒在父行者。稱伯稱叔在子行者。稱姪在昆弟行者稱兄稱弟。可乎。曰。可。古者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異姓之交尚然而況同宗乎。然但可以起兄弟叔姪之稱。而不可以定于孫世守之分。

恐以僞昭穆而亂眞宗也。宗人而與父齒者。子以伯叔稱。孫以伯叔祖稱。可乎。曰。在子則可。在孫則有可有不可。古者父之執友。子事之如父今世鄉會榜之同年舉者。子亦執世講之禮而稱爲年伯豈以同宗之父行而反在執友年生之下哉故曰在子則可。然禮聞父執。不聞祖執年家世講之分。越再世而漸移。不聞有年伯祖年姪孫之稱也葢伯叔之稱可假。祖之稱不可假假及於祖則久假而不歸矣而世亦有權借

祖稱者。如婦翁稱女夫之伯叔與夫婿稱婦翁之兄弟是也。然而皆知其爲假借也。稱宗人則疑於實矣君子安得而不重之宗人而當伯叔祖之稱。必也兼有三達尊之實而爲伯叔行之所父事者乎。故曰。在孫則有可有不可。又有宗人之齒介在父子之間者。父齒之而稱弟。子復齒之而稱兄可乎。不可乎。曰。亦可亦不可。其可者。在重父之執。其不可者。在泥父之稱。葢古之所謂執友者。豈徒以年相若哉。貴在道相似耳。

宗人果以道似吾父乎。則父執也。成父執。即吾之師。安得以其齒介乎已而兄之。宗人徒以年若吾父乎。非父執也。不父執。即吾之友。安得以其齒介乎父而叔之。大槩執友之分起於父。昭穆之分起於祖。稱兄。不無貳父執之嫌。稱叔。又有貳昭穆之嫌。在子則當兼審二嫌。在孫直從齒而已矣。然則祖父所起。宗屬之稱子孫而頓易之可乎。曰序既以燕毛起。世移則齒移。齒移。則稱謂亦將隨之而移。勢使然也。葢權稱不可

以爲實序。則實齒豈可以襲權稱。後有凡宗之賢者。亦必推敲於此矣。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未有名不當其實。而可奕葉相承者。必欲名當其實。而篤百世之宗盟。葢亦自有協義之稱焉。凡曰祖孫。曰叔姪。曰兄弟。皆天合之稱也。同宗而迷昭穆。已淪於人合矣。義當起其稱於天合人合之間。應以伯稱叔稱兄稱者。加一老字。或加一大字。以別於有服之尊長。而尊長之稱卑幼。則或以字。或以號。或從家人其官某舍之稱。

亦以別於五服内之弟姪行也。然此亦從燕毛之說而充其類耳。貴貴尊賢之實不存焉。實何在。曰宗人中。如在祖行父行。爵尊者。可稱曰老翁。德尊者。可稱曰老師。而不必拘昭穆之恒稱。即借僕隷平日之所稱以爲稱。亦無不可。此所謂貴貴尊賢也。於古亦有昉乎。曰有。孔子以前。最重夫子之稱。孟子而後。兼重先生之稱。故蘧使稱伯玉爲夫子。而子服景伯。則三桓之裔也。亦稱季孫爲夫子。文潞公題程伯淳之墓曰明

道先生。而正叔則明道之弟也。其序亦稱兄爲先生。古之夫子。豈下於今之老翁。古之先生。豈下於今之老師歟。而近事亦有可驗者。滇南有李太府中溪先生。通族俱稱爲老翁。楚黄有耿司農天臺先生。諸弟間稱爲老師。是已。其有尊而未甚尊者。則兼號兼翁以爲稱。亦無不可。如近儒稱朱晦庵爲晦翁。羅念菴爲念翁。其例也。葢使主中有一人焉。齒已尊而名位未協。賔中有一人焉。名位已尊而齒稍卑。即此可以互稱

矣而其餘自率尊卑長幼之常可也折簡書名則用何稱曰當别於五服之宗凡在達尊之列與夫年相若而道相似者不嫌互稱宗生而以幼事長則有謙道親之則書宗弟宗姪尊之則書宗晚生又或自度其齒德名位之懸絶而致謙焉則書宗末亦可也以余所覩宦途簡帖同宗之稱族末外姻之稱姻末者不少矣對外姓而稱宗人又如之何曰此亦當與五服之宗稍别幼者稱長者但曰族長不得稱家叔家兄長者稱幼者但曰族子不得稱舍弟舍姪而寒族二字則長幼之通稱也葢上為祖宗究昭穆下為子孫别嫌疑其辨有不得不然者必如是而後名斯正言斯順矣有名稱即有位次位次亦與五服之宗有辨乎曰吾昔為錫山華氏館賓而見其遠族之叔姪相叙叔南向而姪北向也又為南都兵部郎而知魏國上公燕群弟於私室弟賔席而兄主席也一則以服盡之叔姪名稱不可假而坐次可假一則以上公之昆弟公

庭拜跪不可假而私室之燕坐可假此亦所謂義起之禮也然吾猶謂姪與叔對弟踞兄上於義未必盡協惟以施諸迷譜之宗則無不可葢兩宗昭穆既迷徒以年齒起尊卑長幼之分則安知祖宗分派以來長者之不為卑行幼者之不為尊行乎其位次安得與五服之宗等也援以大學絜矩之道凡宗譜之未泯者但有上下有前後而無左右之交其宗譜之既迷者則當以左右相先之義參諸上下前後之間而其中有不嫌於退遜之過者則亦以貴貴尊賢之義權之也葢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豈以同宗之有仁賢而反弁髦之耶故宗人果在三達尊之數者當執隅坐隨行之禮無疑已此外當殺近宗一等而存賔主之節在昆弟行者則如魏國之坐儀可也在叔姪行者則如華氏之坐儀可也舉昆弟叔姪而其他等殺可推已舉宗人等殺而其他姻黨可推已又或貴賤賢愚紛然錯雜顧彼則遺此伸此

則屈彼禮貴並行。而勢又難於兩全者。則或處尊者於台席。而使卑者正主賓之位。或處幼者於賓位。而使長者列昭穆之席。皆無不可。要之以燕毛爲主。而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也。或曰。旣叙同宗而猶存貴貴尊賢之義。無乃非古歟。曰。此古人之道也。禮不云乎。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貴貴也。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賢賢也。是以宗廟之中。不但序昭穆。序長幼。而兼有序貴辨賢逮賤之典焉。仁之

至義之盡也。叙宗之法。當取衷於是矣。蓋世有精義入神之君子。則先王未有之禮。尚可以義起之。而茲則一準諸古。無待於精義而後起者。第迷譜之宗。世不皆認。而爲之酌情理於其間。則稱名定次。參合時宜。未必古禮之所盡載。則雖附於義起之遺意。亦可也。或又曰。著誠去僞。禮之本也。宗而至於迷譜。眞僞淆矣。何事銖銖蔓引爲此議一行。天下必有冐認同宗。夤緣射利。而終之以作奸者。無乃開僞合之門歟。是不

然。宗固戒於僞合。而眞宗亦不與途人等也。厥初同姓。豈無所本。苟非中罹易姓之變。必從祖宗一體中來。蘇子族譜有云。凡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蘇子慮一體之爲途人。而以譜誌之。吾今追途人之爲一體。而於譜外聯之。倘亦野人先進之思歟。許爲別嫌明微之法。則以著誠而去僞也。設有奸宄悖逆。宗法之所不容者。卽五服之內可絕。而奚黨於迷譜之宗。

吾宗管氏。世籍崑山。自弘治正德間。割隸太倉州。始入州籍。其分支想在七世祖時。而譜牒無徵焉。唯聞先祖樂誠府君存日。論及家世。而曰崑山有顯者。方伯冏卿二公。吾宗也。州縣分治而往來絕矣。又有一支出贅於劉河之塘南。而爲嘉定人氏。則分支於五世祖者也。後却以割隸而入州籍。然亦犖犖不通問。嘉靖乙卯。有闇齋先生諱美中者。與余同入郡庠。爲校官弟子員。其齒蓋父行也。而以

兄弟叙。蓋其世次尚可考云。暨余以隆慶辛未釋褐。授南駕部郎。而崑山甫里一支。有名衿澄川先生諱大武者。今爲金華府教授。偕從弟大道大經。以應試故與余亡弟遵道堂弟大夏大猷輩。相遇於逆旅中。班荆而講宗盟。諸弟爲請於余。余念先祖之言。欣然聯爲一族。越萬曆癸未。復爲先君子月湖府君卜地於崑山兩直河之間而奉葬焉。則教授君之里也。嗣是往來日密。每歲掃墓。則彼此合

燕以爲常。其情好與五服之宗無異。而昭穆則不可考矣。始從教授君與余初合時之所叙。權起崑弟叔姪等稱。彼此相安以爲固然。若天合之昭穆也。裏中宗戚。不無以贋起爲疑者。而子姪中亦懷昭穆失次之虞。余故本中庸燕毛之議。推而衍之。俾兩宗可以永合云。

從先維俗議卷之一終

從先維俗議卷之二

吳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考宗法以立家廟議

古有最重最切之典禮。而後世之不能脩者二。則尸法與宗法是也。立尸以安祖考。故有王父尸。有父尸。立宗以統族屬。故有大宗。有小宗。二法皆泯於繼周之秦。秦以後尸法遂絶。宗法之遺意。則猶存於今之宗藩及勲臣家。而卿大夫且莫之講矣。況士庶乎。宗法不立。豈但族屬無

統。而喪祭之禮亦亂。有宋大儒屢嘆之。愚以爲居今之世。尸法不必復。而宗法猶可復。宗法中。大宗難復。而小宗易復。戴記大傳之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釋之者曰。別子。或出奔他國而別於本國者。或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是也。然猶未窮別子之本。其本則從始封諸侯之次子。別於適子而稱別子。適子世爲諸侯。別子降爲大夫。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身自爲祖。故曰。

別子爲祖別子即公子之別稱繼別則別子之冢子也凡從祖出之庶子皆宗之是爲百世不遷之宗百世不遷之宗大宗也大宗復有次子不敢承繼別之宗而身自爲宗其冢子亦不敢繼祖而但繼禰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凡從禰出之子孫亦宗之五世則親盡服絕不之宗矣是爲五世則遷之小宗大宗非適長子不立小宗則庶出之子亦可立而公子止一人則身以別子不宗人人亦無宗之者待繼別之子出而後

有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此大宗小宗之本所自來也若以出奔別於本國及邁迹別於宗人者則亦別子中之凡例云爾二例之中亦唯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與諸侯別子等而出奔之亡人其大宗猶在本國雖律之於小宗亦可也然則今之以卿大夫起家者其身當爲起廟之祖無疑矣身爲祖適子當稱大宗統父所流出之孫支於百世但今宗法久湮而吳越之

民風尤渙雖立大宗詎能聯族屬於五世之後哉宋儒原謂大宗難立則莫如且立小宗其論最當蓋士庶之家無廟既爲卿大夫安可不立家廟以祀祖考祖考祧盡則身當爲祖參古宗法即是百世不遷之祖也有嫡子則立嫡長爲宗當古者百世不遷之大宗無嫡子則立庶長爲宗當古者五世則遷之小宗今不問嫡長庶長但含大宗之虛名而行小宗之實事主喪主祭衆兄弟咸宗之葬後不問歲時常祭與吉凶

特祭必先期訂日合諸宗人於廟中襄祀事而享胙餘焉有祭田則昆弟但以身助祭無祭田則昆弟兼以財助祭或兄弟分日專祭如生時之輪番奉養祭畢則共享其餘雖古法之所不載而在今亦可稱爲義起之禮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如古之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宗子貧而庶子富不嫌代宗子任歲時之事宗子愚弱則令昆弟之賢且貴者輔之不肖則以賢貴者攝其事使毋失禮於祖宗貽笑於宗族

待其子之克肖也則仍歸之至於五世服窮之際倘有賢貴者能合無服之宗法矣不然則隨其親以議古者百世不遷之宗親即大宗也可盡情盡而用五世則遷之法無害也唯祖位則永不可遷耳此法不脩故今之兄弟分居而遭父母之喪者葬後則各以帛招魂迎入靈座而分獻之服闋俱燬諸火至有分題神主而各奠於寢室者父母豈有分神之禮乎此其害禮已甚招魂之說則猶可解禮謂升屋而號徧求父

母之神於几寢曰於彼乎於此乎而季札則曰魂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招魂分座之例多緣二氏之徒倡之而義亦可附於升號然於古禮則乖矣孰兩端而用之或者招魂分座以便日供猶無大害乃分神立主以行時祭則斷乎其不可也廟制則如之何據禮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則大夫之立三廟古道也聖祖既建四親之廟於金陵即以此禮達乎天下凡品官俱許祀四代庶人仍舊祀二代封典止及於曾祖而祀典兼及於高祖視古渥矣而世廟復許庶人追祀始祖則尤渥之渥也今始祖或以親盡譜迷而難遠追四廟或以費重力詘而難分建然而既有此令則士庶可權以曾祖當始祖祀三代不爲僭也卿大夫則有品官家廟之式在

酌量祠堂儀式議

按古者天子七廟下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廟各自爲一室主各奠於其室所謂同堂異室者

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禘祭則分祫祭則合自天子以至大夫適士皆然 國初品官廟制未定于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而庶人則但奉祖父母父母之祀於其寢其享禮亦畧同於品官斯皆主於合祭不主於分祭葢古也同堂異室而今也同室異龕勢不容於不合者也其制祠堂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

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叙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内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置香爐香合于其上。此雖本於朱子遺制。而非宦家之富厚有力者。不能逮也。故又開二欵於其下。云若家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厨庫。而於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

東藏祭器。亦可。地狹則于廳事之東亦可。斯則貧宦之可以力勉者。葢 聖制之曲盡人情如此。仕者果有餘地。以恢廟基。又有餘力。以嚴廟貌。則欽遵前式。孰曰不然。或者廹於地而窘於力。則不但三間之規畫難遵。卽一間中之南面四龕。以及東西兩櫃。亦未必綽然有餘裕也。或不嫌會通今古。事宜以奉 欽裁四代之祭。倣古禮耶。則奠高祖之主於東面。而以南北分昭穆。固可。倣俗禮耶。則奠高祖之主於南面。而以

東西分昭穆。亦可。葢皆向各龕之靈。以行特祭之禮。亦分亦合。於事最便。苟有百世不遷之祖位。則以不遷者爲主。而分四親爲兩昭兩穆。於制亦便。又或間架太窄。則斂其制而立一長厨。將四龕奠於其上。而祭時另設席於中堂。奉主出龕以祭。祭畢。則仍歸龕。亦無不可。又或四親之衣裳可設。而分居兄弟。有別故而難於赴廟。則設衣與設主同。迎衣亦與迎主同。卽權拜廟請衣以行特祭。亦無不可。而神主則斷無無故

出廟之禮。子孫亦無無故而不赴廟之禮。有大災則亟救群主而出於廟。有大役則卜奉一主而載諸途。昔之人有行之者。今亡矣夫。至於亭廟儀則。亦具在大明集禮中。吳越豈無世家。而熟閑此禮者殆寡。愚雖有志於考求。而溺於習俗。未之能猝反也。權立四親祠堂於廳事之東。而制亦潦草。揆以古今典章。多所乖謬。攺圖尚有待焉。更念古人事亡如事存。葢有不時獻新獻特。幾無虛日者。亦有每辰率子姓拜廟而後

行事者愚皆未之能也除時祭外第於月朔月望以不公不私之行服獻茶餅而行四拜焉斯誠委巷之餘習也已矣假我數年倘能改建家廟則亦不敢狃於故習也先志此以質孝思不匱之君子云

剖義方幾諫責善議

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語曰事父母幾諫而孟書又言父子之間不責善何也此幾正在毫釐千里之間不可不察責之爲言相諍而不相下

之謂也大槩就子說不就父說父何嫌責善於子子不可以善責父耳故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不言父子而言子父爲其端起於子也然父亦當有以杜其相責之端故古人必易子而教教不重言而重身責子以正而不自處以正亦父之過也故并父而言不責善也如執子之不可責善於父而謂父道亦然則學詩學禮正墻面之訓以及期而猶哭之嘻獨非責耶更有甚焉者欒鍼以一言對君之失而受欒書之肘責曾參以一瓜去根之踈而受曾點之杖責二者子無一毫責父之心而父之責子也似暴然晉人賢書而亦賢鍼孔子則責參而不責點也則以二父之責善即所以爲義方也故從身不行道之父說尚可言父子之間不責善父有義方何言責善言責善則子之不受義方可知義方能行於孝敬之子不能行於嚚訟之子是以有養不中養不才之道也或有必不可以中才養者則如之何曰法在內則內則曰子

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凡言怒者輕則以詈重則以撻詈撻之所不能移則義方之法窮矣放逐其容已乎婦不可怒而出大聖賢有行之者孔子子思是已子之當放者宜莫如丹朱而堯不之放何也以天下禪舜而置爲虞賓舜必體堯之意以吏治其國如封象然此以不放爲放也此唯天子可行而士庶不可行則有放而已矣履霜中野放非其道又君子之

所悲也放而當矣罪止於不孝不敬而無傷害
於物且母表禮以開其自怨自艾之門設有不
受放之子則如之何曰表禮可也召宗人數其
罪於家廟而逐之不得已而置諸囹圄亦可罪
入不可赦之律則有石碏金日磾之成案在父
所以爲義方之術盡於此矣子之遇難事之父
也如之何曰事親有隱無犯犯卽淪於責善而
當不義則子又不可不諍於父是以貴於幾諫
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妙在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而其節文亦在内則内則曰父母有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
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
與曾論不違不怨之訓同而其要全在幾上不
得其幾雖下氣柔聲以諫抑末也意者大舜事
頑嚚之父母必以此道書但載其負罪引慝以
底允若而不言及幾諫何也父母之過可諫而
不可揚舜但顯已之罪慝而隱父母之頑嚚也

雖有幾諫其誰知之噫古有陳言攸伏之大臣
引君當道而人莫知亦以此幾矣復有不可以
幾諫若者伯鯀是也方命圮族之豪雖聖子其
如之何禹則從父於九川畎澮之間相厥水道
悉轉父之汩陳處歸於行所無事處實於幾上
得之肆能因敗爲功陟羽淵之靈以配上帝禹
吾無間然矣鯀但不可幾諫而已尚未有所加
諸子也復有幾諫難施而身陷不測宜若何曰
道在致曲以聽命小弁以怨凱風以不怨至情

哉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後儒猶以見幾
不蚤科爲大仁之賊嗟乎腐儒之責於人終無
已夫

三賜不及車馬合三命不齒於族議

禮云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
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
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此貴不敵親之義
也又云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
族此親不敵貴之義也二義若相反然者其說

云何按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三命者王朝之元士侯國之上大夫也受車馬則三命之等威已備不復與族人齒矣今言不及是貶三命之體而從再命也無乃違於王章歟非也古者始封之君初世不臣昆弟再世不臣諸父是邦君尚不嫌於降體而況士之初試爲大夫者乎父母在三賜及於車馬則父兄行之所不得乘者儼然乘之州閭鄉黨之間將遂以尊父行者尊我而壓於期親尊長之上是以孝

子弗處也然而三命之體統自在與族人敘亦必於群居中異席禮亦但言不齒於族不言不齒於宗蓋期功尊長稱宗不稱族緦服以下方稱族族猶可以不齒而宗則未嘗不齒也三賜不及以避父母及期功尊長之宗也非避緦麻以下袒免之族也斯道也不特古道爲然時制亦然以　天子之尊而朝母后入必步趨見必跪叩此即緣古禮不及車馬之意而於掖庭先之也以致仕官居鄉亦令庶民以官禮見三

黨中尚設別席此即緣古禮三命不齒之法而於鄉社嚴之也　國朝憲章之通古道類如此涵濡及成弘間民風轉厚吾聞諸婁中父老故宗伯毛文簡公之古也公以狀頭及第省親於故里恂恂如也謁親戚故舊多撤傘蓋步而不輿此真孝子之節哉于時鄉俗何嘗習聞三命不齒之說而少者習於事長賤者亦習於事貴族有貴人輒自歉於攀附不及而斂踪退避焉不齒之義自在也蓋至於今日而二義俱不守

矣在顯士誠不能以孝子之節率鄉閭而鄉閭亦多狂子兼以放曠不羈之山人跳梁其間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以爲國法於吾何有而譚空譚玄之豪客則又以先王之制爲芻狗也齒三命於族猶以爲未足且欲藐而齒諸鄉矣縉紳亦畏其口而曲狗之士固惡夫以勢加人然必毀廉遠堂高之體以博居鄉長厚之名亦有道者之所鄙也是故　國初之憲章斷斷乎不可不考而三賜不及之標則雖古人之

所難而在今殊非奇節。盖古之侯國狹小。三命得以臨其鄉人。車馬亦非大夫不得賜。故以三賜不及爲孝。今當一統重熈之世。紈絝亦擁肩輿。賤卒亦乘肥馬。殊不以爲重輕。而士以輿服歸省。父母榮之。州閭鄉黨亦安之。其所重。又不在於三賜之車馬。而別有在矣。試舉三四端違禮之甚者言之。古者父坐子立。非命之坐不敢坐。而今以不命爲常。至有臨大賓而偃然登席者。古者弟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而今以不起爲常。至有發誶語而嘻然宴坐者。古者父兄在。凡事必禀命而後行。而今以不禀爲常。至有挑非常之釁而徑情直行者。古者子事父母。出必告。反必面。而今以不告不面爲常。至有曠百里之遊而自去自來者。此真所謂委巷之習也。號稱冠裳之族。而恬不爲怪者多矣。御車馬誠無足異。而侈張僕從。揚揚過閭里。車逼尊長之門。亦大不雅。據禮。小宗之嫡庶子。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待

宗子猶爾。其於父母期親可知已。以此義推之人子將近父母之堂。必舍車徒於目所不覩之地。蹐足而趨。以謁父母。將造期親尊長之室。亦泯呼導於耳所不聞之域。循墻而入以謁期親。此乃三賜不及之遺矩也。言及於此。不得不生内愧焉。吾少也賤。賤則類從委巷之習。事父祖多愆於儀。及從大夫之後。思所以補前愆。而終天之恨生矣。其身之多忒。尚不能以過庭之詩禮刑於家。何服齊族人以古道。姑研此義以待學古入官之君子云。

壻事婦翁別體議

今之所謂翁壻。古之所謂男甥也。其服制甚輕。而恩義甚重。盖亞於父而立乎伯叔之間。故俗呼壻爲半子。而贅壻則等諸猶子。律許配嗣子而分翁之半產。此岳父之稱所由歸也。唯其分重服輕。故五方相待之體頗別。大槩列子行而隅坐者。什之八九。分上下坐者。什之一。抗賓主禮者。一之半。愚以情理揆之。婦翁之服雖不與

期親尊長同而受恩多有過於期親尊長者齒亦多在父行豈不可當父執曾有父執而可以分上下之坐抗賓主之禮者乎　聖制亦等諸子姪甥男之見父叔母舅久別則行四拜禮矣唯親迎時暫分階而翁扶壻拜焉是故初見以交客之禮而權踞賓席繼見以猶子之禮而永列子行此體不可易也雖然有變格焉葢唯幼年結髮之婦聘由父母而翁齒且與父比肩恩復過於伯叔此婦翁之負父道者也安得不

以諸父母舅之體事之然士固有中年喪偶繼室不由父聘而翁齒僅在兄行此則難當父事之禮而待之以兄道可也在兄道則上下之坐可分矣復有衰年繼娶妻年與子女齒而翁齒反入弟姪行此又難當兄事之禮而待之以友道可也在友道則賓主之席可抗矣此皆天則之自然雖不載於　聖制而禮則可以義起者其中尚多變態難可執一亦只從恩德之淺深門閥之高下與三達尊之相當相遜而參酌

焉然唯結髮之婦翁爲正格正格之中復有德尊位尊者不但通於父道亦通於師道其刺必用父師百拜之式非過矣即德位不符而苟非人品汚下與大過之當絶者定如子姓之終身隅侍何疑也百拜則可以書可以無書翁待既賢且貴之壻則或以台席自處而以設別席之例賓之上席亦無不可稱謂之體若何婦翁之齒長於父者可稱伯少於父者可稱叔在達尊中則不嫌並稱曰伯亦可稱曰老翁翁稱壻或

以字或以號或從僕隷下人之權稱皆無不可此但論結髮之婦翁而繼室之翁又殺一格壻亦不必以伯叔稱繼室之翁但稱老翁爲順或兼號兼翁以爲稱亦得翁則可以稱壻號亦可以從僕隷下人之稱不得以結髮婦翁之道自處矣若友道之婦翁則彼此同稱殆無不可壻之待結髮婦翁兄弟也如之何翁之兄待之如翁翁之弟則可以隅可以僉亦可以正當叅之以三達尊之義焉而翁之同堂以下弟兄苟不

在達尊中者亦賓主之而已矣前室之子待繼室之翁也若何曰從父之所待而退一格焉可也繼母如無出則不得稱爲外祖以貳亡母之父但可從父之稱而稱老翁又或用老先生之稱或隨僕隸下人之稱俱無大害唯與分庭抗禮則不可爲嫌於無繼母也出外則借姪事叔弟事兄之體可矣繼母庶母之子遇前母之父用何稱此則不嫌從嫡長兄之稱以爲稱也如與父絕則不然

重母舅姑姨夫議

人道除父母外分重情重而服制亦重則莫如期親尊長矣外有服制輕而情與期親同者母舅是也緣母之重以爲重者也又有全無服而分與期親同者姑夫是也緣父之重以爲重者也母姨夫次之堂母舅堂姑夫又次之是故三命不齒之義可行於小功之宗人而不可行於小功之母舅嫌於損母之重耳南北相向之儀可借於無服之叔姪而不可借於無服之姑夫

嫌於傷父之重耳甥男妻姪之中有不可以尋常待者母舅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甥男可乎曰不可父母之期親無台席台席亦疑於賓主矣姑夫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內姪可乎曰有可有不可其可者內姪或在三命不齒中可當賓席其不可者姑夫自在三達尊數中不必就台席也蓋姑夫雖與母舅同體大槩母舅容而姑夫疎疎者可借賓主之權席而容則遂與期親等矣　聖制但裁甥見舅行四拜禮而姑

夫似列在其餘親戚中行兩拜禮有以也然則二行中絕無迭爲賓主之禮乎曰亦有之名雖母舅而或爲吾母之繼母弟與庶母弟不專以弟道事吾母而兼以子道事吾母者在舅亦爲前母嫡母降體不得直呼姊之所出爲甥男矣此則可分賓席之舅氏也母姨夫及堂母舅之少於吾母者亦然名雖姑夫而內人或從吾父之繼室出與妾婢出不專以妹道事吾父而兼以女道事吾父者其夫亦從妻遜前母嫡母之

子不得直呼內家之姪爲妻姪矣此則可分賓席之姑夫也堂姑雖從嫡出而其夫少於吾父者亦然中有不可以一律齊者亦皆從三達尊上起義與受恩深淺上起情耳稱謂則如之何北俗母舅多呼甥名此古風也然難行於吳越之間直以外甥爲呼最正甥貴不嫌呼字呼號或借僮僕下人之稱爲權稱亦無大害姑夫之於內姪則北俗亦罕有以名呼者稱字稱賢姪皆正稱也既賢且貴則稱號良不爲過亦可間

從僮僕下人之稱若繼出庶出之舅與幼姑庶姑之夫名未成而齒未高位望反出於外甥內姪之下則如近世之稱友號兼老兼翁以爲稱亦貴貴尊賢之義宜爾也在甥姪則無改於毋舅姑姨夫之稱而同堂親屬以下則彼此稱呼俱有可以通融者亦求當於情之所安而已矣

中表兄弟及伯叔姪別體議

父黨姊妹之子母黨兄弟姊妹之子俱稱表兄表弟而世俗相接之體不同有敘昆弟行若同胞者有分賓主禮若外交者二體孰是曰其權俱握於兩家之大父家大父之有德有力者能聯女所出之外孫合諸孫而齒敘之外大父之有德有力者能通子所出之諸孫合外孫而齒敘之雖曰表姓兄弟實則同堂鴈行也祖在時既已久敘昆仲之分祖歿後豈得遂易賓主之儀即使敘不出於二祖而父能子姊妹之子毋能子兄弟之子其義亦然若祖父未嘗合而爲一雖親亦疎左右交之體成矣權敘賓主亦奚

不可此二格之所以兼行也蓋敘昆弟者以先從之誼奪左右之交分賓主者以左右之交奪先從之誼禮俱無礙而敘齒賢於分賓遠矣亦有不容於不分者不但祖父之聯屬異齊而中表行之賢愚貴賤亦不等也蓋有三達尊之當叅者在焉兄在三達尊之數乎年倍者尚當父事德尊者亦當師事爵高則兼父師之體兄事亦何待言未聞以兄事而猶分庭者也若達尊在弟行中則三命不齒之古禮與筵宴別席之

憲章。昭昭也。同宗猶爾。中表可知。權從分庭抗禮之例。亦宜矣。然使祖父在時。先有定敘。則弟亦何忍一旦先兄。兄爲賓。則弟以北面作主道。弟爲賓。則兄以台席作主道。其可也。從表兄弟之長幼派一分。遂起伯叔姪尊卑之分。知所以敘兄弟行之長幼。則知所以敘伯叔姪行之尊卑矣。亦當追祖父之起序。與達尊之義參論焉。表伯年在父上。當循子姪之禮無疑。叔則年德襍揉。難執一格。如其年相若道相似。不在達尊

數中。亦可權分上下之坐。而聯昭穆之席。唯並踞南面則不可。而亦有可以通融者。表姪已在達尊數中。而表叔又不與父母之昆季同毋者也。若期親以外之表親。或以達尊行中之姪。遇不達尊之伯叔。伯猶可用從前之體。而叔則徑分左右之交。可矣。雖然謙者。德之柄也。與其過乎亢也。寧過乎恭。

父執執友議

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蓋父執之重如此。又曰。父毋在。不許友以死。此所謂友。正指執友而言也。父毋不在。則身亦可以許友。執友之重又如此。夫何故。古所謂執友。與泛然交遊迥別。據三賜不及車馬之文。則言僚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則友道原分三等。內唯僚友取諸既仕之後。而執友與交遊。則皆從未仕之先別之。孔子論弟子之職曰。泛愛衆。而親仁。交遊。卽從泛愛中取。執友。卽從親仁中取也。身有執友。則子有父執。父

不屑許友以死。友不能許父以死。亦不謂之父執。今之所謂友者。酒食遊戲已耳。詩社徵逐已耳。尚非古人交遊之雅道。惡乎執。執之爲言。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之謂也。以義則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情則疾病相恤。患難相扶持。而又表裏洞照。若氷壺。歲寒久要。如松栢。安得不以死相許。亦安得不以其所事父者事父執。而今果有是乎哉。爲人子者。有父執而不以父事之。非孝也。非父執而以父事之。亦非孝也。雖然。非父

執而以父事之猶愈於有父執而不以父事者蓋猶不失爲厚也若德非父執而以父事之禮責後輩則妄矣而執友與父執之中亦有等殺如孔子之於伯玉固執友也其於伯高原壤亦執友也皆以平交待之伯玉知非寡過則坐其使而問焉原壤夷俟則愛之以德而有叩脛之舉哭伯高不於寢不於野而於賜氏似處之於伯玉原壤之間以是知古人之待執友亦未嘗無厚薄之等也朱子之於延平李愿中固父執

也其於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亦父執也皆以師禮事之延平學邃行醇則終其身推崇若不及焉劉白水晚節稍移則事以無隱而有微諷之言事藉溪亞於李優於劉而率無犯無隱之常道似處之於延平白水之間以是知古人之事父執亦未嘗無隆殺之節也但古有父執今無父執古有執友今無執友則世教之衰可知已欲存父執之餼羊其審德於業師年伯二倫中乎欲存執友之餼羊其取節於窻友庠友二行中乎講學家當有執友而今也或是之亡矣

父之同年與同年之父辨體議

同年之稱起於唐不取同庚而取同榜以爲君門所出之昆弟行也跡而親之之稱也父之同年長於父者稱伯少於父者稱叔以其散在四方齒難猝辨故合而稱之曰年伯同年之父之稱伯也亦然通名於父之同年曰年家小姪覿面亦自稱姪坐必隅行必隨其迎送不用分庭

之體蓋以先後從前之矩合左右者也通名於同年之父曰年家晚生覿面或稱學生上坐則僉下坐則正其迎送不變分庭之體蓋以交左交右之矩帶先從者也此例不知起自何年而於義則已協矣愚嘗諮諸先達隆慶以前未有易斯矩者唯江右一省後輩事前輩最謹推及同年之父多以隅坐爲常而他省則不然後乃窮交曰淡勢交曰濃吳越閒亦成此格其待同年之父也駸駸與父之同年等又不能如江右

之兼尊齒德而獨尊此一行從而爲之辭曰不父同年之父而子同年之子是尊巳而卑父也斯義不然夫同榜之昆弟出於君不出於父則世講之子姪亦起於君不起於父之父也父雖尊安得收君門所出之昆弟行而等之爲子子雖嚴父安得擡海内未成父執之尊人而等之於父同年中葢有年高於父者在父尚當稱兄徒以偶聯於君門之榜而推尊曰伯亦隆矣乃欲盡掃賔主之儀而行子姪之禮豈但以父侵

君亦且以他父侵吾父也可乎及年誼一定則異姓昆弟之交成矣禮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葢引而進之也通此義於年家當云父之同年猶父也亦引而進之也君以父道子吾父則吾以孫道事吾君之子行孰曰不然故子行於父之同年不問齒之崇卑與德之高下苟非義與父絶者則皆有父執之誼焉隅坐隨行於義允協葢分胎於君榜矣烏得與同年之父並論此非尊巳也尊君榜也亦非卑父也不以父貳君也

咋同年之父行中或有齒尊德尊而爵亦尊者後進俱當嚴執父事之禮此又不從年伯上起義而從三達尊上起義矣雖然同稱年伯而禮有隆殺士亦將以彼此相形爲嫌則以台坐之例恭其間亦不失體而迎送則必分庭互賔亦可僉坐惡得以達尊待後進之例爲例也即以父之同年與同年之子遇於宦途或以官階相壓或以事權相臨亦不得不圓通家之誼而奉官守之嚴葢王章尤重於世誼矣又或同年之

子宦遊而歷監臨提調之鄉其禮父之同年也若何則近例亦不遠於禮矣葢世講長幼之稱無敗而隅坐隨行之體稍移在主位則隅可畧轉而僉在賔位則用座主門生台席之例最當唯迎送之間戒乎疾行先長耳當知門生雖以師道尊座主而座主非師也收録之恩全在君師道亦在君也年姪雖以父道尊年伯而年伯之父非祖也世講之源全在君祖道亦在君也愚見流俗之不著不察者多矣故特表之

鄉會二榜同年變格議

今天下以出身重鄉會二榜。此世情也。又以推轂重二榜中之座主。亦世情也。却有不可等爲世情而薄視之者。則以設科取士　國家之重典在焉。蓋二榜原不以座主推轂之恩重。而以吾君取士之額重也。君上之尊。等於天。臣下之尊君等於父。故序科與序齒必相參。而齒同榜之兄弟。與齒同胞之兄弟畧相等。鄉榜之不與甲榜齒。貢榜之不與鄉榜齒。義亦起於此矣。其

中尚有變格焉。蓋有鄉榜已稱同年。而會榜復稱座主門生者。孰爲重。曰。兼重。旅謁。必隨會榜之班。而獨謁仍敘鄉榜之誼。今日之仕途亦然也。竊謂門生之稱。可易爲學生。而老師之稱。可易爲先生。何者。座主之稱師。原屬假借。而先生。則自昔父兄之通稱也。通刺。則座主仍書年生。而門生。似當書門下年生。賓主往來之間。則用兄事肩隨之體。爲主。則以下對上。爲賓。或以昭對穆。是爲得之。復有父子同入一榜者。與諸年生敘。若之何。曰。此正當以序齒之義。行於序科之中者也。齒之等於父者。子可避年兄之稱。而尊之曰老丈。齒之等於子者。父可裁老丈之稱。而等之曰年兄。諸同年之加於其父子亦如之。古禮。父子不同席。父坐則子立。而同榜。則多以公會相追隨。難乎堅執古道。但祖臣侍食於君。弟子侍坐於師之體。可也。有大會。則與父齒者。聯上席。與子齒者。聯下席。齒又在子之下。則相携而權入隅席。亦無不可。有專謁。則齒於父者。

子當隱然以父執待之。而循兄事之體。齒於子者。父亦退然以年誼下之。而倣兄友之體。齒介父子之間。則互賓而以正帶僉。亦無不可。父子榜同。則於諸同年之父。例稱曰年伯。令子必仍用舊稱。而父則不必稱伯。可借老年叔之稱以別之。卽彼此以老先生互稱。無害也。坐則父可對而子可隅。此非爲同年之父而隅。隅其爲吾父之所兄事耳。諸年家之子。於其同榜父子。例亦並稱曰年伯。今於子無改舊稱。而於父則難

混稱伯可起太年伯之稱以別之卽用世俗太老先生之恒稱無害也坐則隅於父亦隅於子此非專爲通家世講而隅隅其爲君門所收之父輩耳世更有與父同鄉榜而復與子同會榜與父同會榜而先與子同鄉榜者皆可以此例通之大槩論榜則重君故不可執父之舊交而盡奪子之年誼論交則重父故又不可執子之年誼而反奪父之舊交然則從父論者什之七從子論者什之三也然世之父子同榜及一人

而兩同父子榜者亦不恒有唯叔姪甥舅師生之同榜則比比有之體又若何曰卑事尊幼事長自有定分豈以偶同君榜而易之在諸年家則亦自率其交道之常而已矣唯初釋褐之寒士多有狃於俗而迷於禮者則追隨廻避之間失度良多亦當有以正之據禮弟子當隅坐隨行當兄事者必不有隨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然則姪之於叔甥之於舅弟子之於師當在隨行之科也而洪武禮式又令官員馬上相逢

親戚尊卑聽從廻避則姪當避叔甥當避舅弟子當避師無疑矣廻避則難於隨行隨行則難於廻避二義何所取裁曰此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凡言廻避者必從在位之士轎馬之兩路相逢者說以卑遇尊禮當下輿下馬古者大夫撫式士下之而況尊親乎故以廻避爲方便之門若古之所謂隨行則多就失位之士舍車而徒者說卽不徒行而共車則尊者執綏卑者執轡亦隨行之義未有張蓋擁導與尊長並馳於

街道中者與尊長並馳街道中固非義遇尊長於途而不下輿下馬亦非義是以有廻避之式也今新進之士多有依同榜之尊長而出入相隨者策蹇以從尊長之後庸何傷唯當謁客抵寓時不嫌先尊者下馬而趨俟於前當主人送出時則必俟尊者上馬而繼登於後路遇不下馬則必避馬方不悖於禮耳然此亦就榜士之始進者及郞官之未尊者說官至四品則以兩棍導馬前行官至三品則以兩隊導輿前靡其

於尊長亦但有相避而無相隨矣。至於居鄉。則士流罕徒步。罕乘肥。而多以一蓋導肩輿。此已易隨行之矩。而當循廻避之條者也。吾見士大夫張輿蓋謁公門。子避父。門生避座主。則有之。姪避叔。甥避舅。亦或有之。師弟之間則多混過。謁客卒聯輿而並登路遇。或拱手而分路。恬然不以爲非。不曰蠻貊之風。吾不信也。然而同榜之師生。委亦有難於過執者。當其策馬趨朝。及謁閣謁部謁座主之際。隨班出入。不復能叙尊

卑之分。則以壓於所尊故耳。當其無所壓時。分義固依然在也。獨幼所執經受業之弟子。却有早達而爲師之座主者。體又若何。曰。師當稍降其體而弟子却不可執座主之體。何者。弟子之得成座主。其源從執經受業中來也。安得借君門一日之權。而以桃李輩目師長哉。路遇當以相避爲義。然寧以座主避業師。毋以業師避座主。勢不可避。則下馬相揖。至於上馬。亦寧以業師先座主。毋以座主先業師。唯遍刺列席之間

不嫌稍易舊額。弟子可於門生上加一眷字。而覿面之稱則如舊。師既難用舊日友生之刺。又難徇今日門生之刺。可並裁之。而書眷生書侍生。覿面亦不當自稱門生而稱學生。或如孔子之自稱名亦可。稱座主不當曰老師而徑稱號。或如時俗之稱半號而加老字亦可。又莫若刺書忝友生。而面稱老座主。似爲更妥。坐無南北相向之禮而有昭穆相遜之禮。彼此互賓。不妨互用台席。然業師之台席必居左。而座主之台

席必居右。乃其輕重之權衡也。業師與同門生旅謁座主。座主必辭座主召諸門生會讌。業師必另設於別日。倘有不得不會者。必以異席之側處之。同門生如有會請座主之舉。師但捐分而不預席可也。蓋場屋門生。徒以知已之恩感座主。終屬桃李之私情。芸窗弟子。實以父兄之禮事業師。則屬綱常之大義。故其權衡如此。舉業師。而幼所肩隨莫逆之畏友可推也。舉業師畏友。而分所素定如母舅表兄輩可推也。叔姪

則在廻避之科必無姪座主而叔門生者故不必議叔姪甥舅師生之外復有姑姨夫表伯叔及父之執友年已相懸罕有甲幼為尊長之座主者故亦不必議設有之則亦倣甥舅師生之體而行也同入一榜而成年生體又若何曰表伯嫡姑夫與毋舅之體同表叔毋姨夫則與期親尊長有間矣父之執友又與三黨尊親稍殺矣或者表伯姑夫即用甥待舅弟待師之體而表叔毋姨夫及父執則參之於師友尊長之間相

召可以主席對賓席亦可以台席當主席列坐可以左右分昭穆亦可以南北移僉向謁客可同行而送出亦可隨班而上馬路遇可無避而逼近則可停轡而讓先其通刺與面稱則大有推蔵在表叔之於表姪毋姨夫之於內姪也其刺不嫌於眷字上添一年字以示不敢居尊之意而覿面則不必稱年凡在姪行義不以年奪眷只如未達時之式雖年字尚不必書而況面稱乎乃如表伯姑夫之切近者則刺亦不必書

年而但書眷矣父執之於通家子也其刺不嫌於侍生上添一年字以示不敢貢高之意而覿面或可間稱年兄在幼行義不以年誼奪父執或可易晩生之刺為教下生而年字則可以書可以無書況以年兄二字出諸口乎乃如業師之恩義兩篤者則刺亦不必書眷侍但於友生上添一年字而門生之事同榜業師則照舊刺而已矣師弟之世講稱通家同年之世講稱年家則將奚從此則師家之子姓從年家而弟子

家之子姓從通家可也在親戚則直敘親誼而年家通家俱不必書蓋以年誼與海内之異姓無交者較則以同年之兄弟為親此疏中之親也以年誼與里中之親戚久交者較尤以父師尊長之分誼為親此親中之親也故尊長行尚可借年誼之交以示謙而甲幼行安可挾君門之榜以亂分皆天則之自然也唯其中尊長之名分雖同而疎戚亦異師長之名稱雖同而恩義亦異有不可以一格裁者畧已見於諸款中

富與貴交叅論齒爵議

國制於別嫌疑處最密。不但別有官於無官。亦別大戶於小戶。蓋　聖祖起於民間。習知編氓之不可以無統也。洪武五年。始定庶人常見禮儀。凡鄉黨士農工商。一槩敘齒。如佃戶見佃主。不論齒序。並行以少事長之禮。十九年。特令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而致仕官之不與異姓無官者荅禮。則十二年之　令甲也。

遵此令甲。則佃主與里士社士。俱在異姓無官者之中矣。豈有有司與之平禮。而鄉紳反不與之荅禮者乎。曰。古者三王之養老。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饗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且袒而割牲。而況有司乎。而況致政居鄉者乎。第三老五更之饗。不徒以齒。而亦以德。月有告而日有秩。則不從德而從齒者也。里社士之與縣官平禮。　聖祖其有取於斯義歟。制。但令與縣官平禮。而不與府官平禮。則中亦自存等殺焉。直隷諸府之長。亦稱方面官。富民雖賜爵而德或未稱。猶難與方面尊官抗禮也。以此義揆之。鄉紳所以待富壽耆民之禮可裁已。鄉紳之禮里士社士。視有司又當加優。凡京堂方面之在艾耆以上者。不嫌從府官之體。不與平禮。而可與荅禮。凡京卿有司之在艾强以下者。不嫌從縣官之體。與之平禮。亦與之荅禮。而二士亦稍有辨。古者士民九十以上。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然則年入社士之數。行誼有聞於鄉

里者。不問大小京堂。大小方面之致仕官。年有未及七十者。則皆與之平禮。有何不可。其庸惡下賤之儔。不與焉。

總覈　國制所定官民四拜兩拜禮儀議

洪武中。欽定百官朝見禮儀。臣子唯於　君上。有五拜禮。亦唯於東宮親王。有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又定庶人常見禮儀。凡民間子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奴婢見家長。久別。行四拜禮。尋常近別。行

揖禮其餘親戚長幼照依等第久別行兩拜禮尋常近別行揖禮平交同之然則朝端之四拜止於東宮親王而已矣座主中有一品之柱輔堂翁中有二品之上卿亦在兩拜中也爵雖尊而不得與儲君同體也民間之四拜止於祖父伯叔長兄母舅婦翁師範家長而已矣親黨中有父輩之表伯叔姑姨夫世講中有年伯父執先達縉紳亦在兩拜中也分雖尊而不得與父師同體也百拜之刺即從四拜禮中出頓首之

刺即從兩拜禮中裁矣四拜禮中有以至敬無文而不用刺者子孫之於祖父奴婢之於家長是也有以父黨無容而不必用刺者嫡弟之於長兄嫡姪之於伯叔是也有以恩義與齊而通刺不必槩書百拜者甥男之於母舅生徒之於師輩是也此義已辨於各欵中今不再述獨世俗槩視表伯叔姑姨夫爲尊於兄而四拜却不得與兄同宦流中多視座主堂翁爲重於師而四拜亦不得與師同此可想見　聖祖之精

於義而核於禮也吾謂民間有不必書百拜之伯叔而却有可書百拜之長兄朝端必無書百拜之名義師而不無可書百拜之受業師義取諸此而　國初議禮考文之臣其識見亦非後儒可及觀其敘爲人弟者於子孫之下姪甥壻之上正推兄恩於父叔之間見得兄行中有兼父道師道者此不可以鴈行之昆弟論也又觀其叙生徒見師不曰師長而曰師範正表師模具父兄之道見得師行中有稱人師經師者此

不可以浮泛之師徒論也此旨將非出自宸衷而史臣特爲之組織其詞歟　聖祖又不獨以言教而已其身教更有加焉龍潛之日連喪三兄不得已而寄身皇覺寺嘗權以方外士文彬爲師試讀其登極之後所爲祭兄之文真是事兄如事父死事尚如此生事又當何如也考其便殿之中所以待彬之禮可謂事師如事兄待方外師尚如此待帝王師又當何如也語曰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三代

以後非　聖祖不足以當此。但卽其重兄重師二節。其德亦已度越千古矣。而復著之　令甲以垂世敎。則微顯闡幽之意也。何者。君父與諸尊行之重顯。而兄與師之重幽也。然則表伯叔姑姨夫行中。亦有可行弟見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三達尊中。奚但以兄事之。卽以父事之。亦可也。父執先達行中。亦有可行生徒見師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憲老乞言中。奚但以身師之。卽率子弟咸師之。亦可也。此制中引而未發之意歟。

再剖尊卑長幼拜揖答不答議

夫卑幼拜揖尊長之儀。旣有　令甲可據矣。尊長之荅禮與否。尚未詳載。亦當有以剖之。大較以古禮合憲章。而其等可裁也。祖於孫。父於子。不問揖與拜。俱不用荅。亦俱不嫌坐受。而父則稍辨於祖。母又稍辨於父。此於冢子加冠之禮見之。古者適子三加禮畢。拜父。父起。拜母。母起。父不荅而母荅。冠義云。見於母。母拜之。是也。古者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拜。卽今女人荅男子之小拜。蓋母以小拜。荅適子之大拜也。不言見於父。父揖之。故知父無以揖荅拜之禮。但起於坐而已。起於坐。亦異乎日父坐子立之常規。則以適子爲宗祧著代故也。庶子則否。國制定品官冠禮。其三加僉倣儀禮中士冠禮之式。禮成。但言冠者拜父母。父母爲之起。似并母之拜而去之。豈以品官命婦之體尊。不與士庶之母等歟。祖父母。豈無加冠之適孫。禮旣不

言見於祖母。祖母拜之。制亦不言冠者拜祖父母。祖父母爲之起。以是知祖父母之於孫。男。但以坐受。不以立受也。舉一冠禮。而其餘可推已。然則父祖之於子孫。除嫡子著代外。更無三醮及起坐之禮乎。曰。古以世祿故。專重嫡。今當稍別。或者子有未冠而登科甲者。無論嫡庶。皆可以行三加之禮。爲爵弁已錫於君故。又有冠後以封章榮父祖者。雖非著代。亦可以用起坐之式。爲君恩實推於子故。此今日之可以義起者

敷弟拜兄兄必荅拜亦必待弟之先下拜也而後荅之揖則可以平揖荅深揖而其中亦尚有等在五年以内者爲比肩之兄弟弟可東面望兄而拜兄可西面對弟而荅在五年以外者爲肩隨之兄弟弟可退下半席而拜兄可進上半席而荅在十年以上者近於叔姪弟可更退而下兄可更進而上在二十年以上者近於父子弟可退入北面兄則仍據西面兄之長雖未及二十年而果有父師教養之恩則可從二十年

以長之例若年倍而恩亦倍則以再拜荅四拜亦可矣弟之幼雖已及二十年而設有顯親庶兄之弟亦可從待十年以長之例長在五年内外第用比肩平對之法亦可矣尚有大宗小宗之兄服制雖降而其重與十年二十年之長兄等則亦以此例裁之也伯叔之於姪也體在父兄之間揖則以淺揖荅深揖拜則以整揖荅整拜而伯則多倣父體叔則多倣兄體姪必北面而拜伯可間以南面荅而叔則恒以西面荅伯

有祖恩父恩不嫌直踞父體但不得如父之坐受子拜叔具父道師道不嫌上同伯體但不得如伯之南面受拜叔齒如在肩隨内外而又非有恩德及姪不嫌倣二十年以長恩兄之例以半禮荅全禮或如婦翁之扶壻起拜亦可又或叔幼姪長叔庶姪嫡則四拜全荅情禮始安唯下拜者必先以首至地荅拜者必先以足起地而亦不用左右相對之拜法以混於兄弟乃兩得之此亦論於期親及同堂者而小功以下又

當參酌於親親貴貴之間或以少賤之叔遇亢宗之姪此以揖拜全荅爲義或以達尊之叔遇下賤之姪此以荅揖不荅拜爲義而拜以半荅者亦有之則皆緣情而可定者也毋舅之於甥婦翁之於壻大槩用伯叔之體揖則必荅而拜則在荅與不荅之間毋舅之不荅甥拜也常在幼穉之時而冠後則別婦翁之荅壻拜也必在親迎之頃而婚後則別故毋舅於既冠之甥多全荅而婦翁於婚後之壻多半荅其中亦有辦

焉。甥就養於毋家。則舅有父道。其拜可以無荅。而以手携之。壻入贅於妻家。則翁亦有父道。其拜可以立受。而以揖荅之。否則或以全荅。或以半荅。而亦有但以揖荅者。當以貴貴賢賢之兩義参之。在甥壻。則不自有其賢貴。而以恩德之淺深爲隆殺焉。大約甥壻之前揖也。必以手過膝而荅者或不必過膝。甥壻之下拜也。必以頭至地而荅者或不必至地。亦有不嫌於過膝至地者。其貴之足以敵親者歟。師也者。合父兄之

道而爲言者也。父不荅子之拜揖。兄必荅弟之拜揖。師則兼而用之。然亦有辨。師之負乎父道者。可以南面正受弟子之拜。而但以四揖荅。師之負乎兄道者。可以西面側受弟子之拜。而兼以兩拜荅。然當其在門而授經也。雖兄道之師亦不嫌以南面之正位行教事。及其離經而來謁也。雖父道之師。亦不嫌以西面之側荅示謙恭。弟子以贄見。質經來。其拜不必全荅。以慶賀参辭來。其拜亦可以全荅。其荅揖之淺深則亦畧似毋舅婦翁待甥壻之體矣。此唯論乎人師經師。而句讀之蒙師。與市道之業師別論焉。家長之臨奴婢有二格。在卿大夫之家。名曰奴婢與勳臣爲一律。畧用藩王臨閣陛之體。但有叩首而無頓首。叩則不必以小揖荅。此堂陛之遺矩也。在士庶之家。名曰義男。與雇工人爲一律。畧用父祖臨子孫之體。但有頓首而無叩首。頓亦可以小揖荅。此里巷之常規也。庶人尚以小揖荅奴婢之拜。安得不荅子姪之揖。卿大夫尚

不以毋拜荅長子之冠。安得反荅奴婢之拜。此皆禮節之易曉者。獨叔姪兄弟師生之間多亂於禮耳。　聖制亦多引而不發處。故爲之畧研其幾云。

参合古禮時章以辨上下東西拜揖正體變體議

按古者尊卑長幼相見之禮。不問拜與揖。荅與不荅。凡在尊卑行者。尊必居上。卑必居下。凡在長幼行者。長必居東。幼必居西。卑見尊。幼見長。

並不用賓主分庭之禮賓主中之父事兄事者亦不分庭分庭平交之體也平交相謁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階升堂亦東西相向行禮此正體也 國初欽定庶人常見禮儀全宗古道其定四拜禮中之子孫見父祖姪見伯叔甥見毋舅壻見婦翁生徒見師範奴婢見家長必用上下相向之體無疑但除新壻親迎外則皆以不分庭爲道者也其定四拜禮中之弟見兄兩拜禮中之親戚長幼及平交必用東西相向之

體無疑但除同宗兄弟外則皆以分庭爲道者也唯今世士大夫房舍之制類不合古制之東西兩階平交往來亦不用東西對拜之式主人從中階迎賓即於中階分左右而進登堂相揖北俗尚左南俗尚右比肩向上如揖虛空此變體也卑幼登尊長之堂類皆北面而立向上行禮尊行唯除父祖南面受禮外餘或從南面轉東西向而荅禮或又從東西面轉僉向推拜下之肩荅禮長行除伯兄之負父師道者或以西

面荅弟揖餘並不守東西荅禮之式相與比肩而揖於下此亦變體也俗士不知古道認變體爲正體無足怪者乃博聞愛禮之君子亦皆習而安之若以爲時義當然何耶此亦有說尊卑雖以南北相向爲體中有名分屬卑而齒德已邁於尊者苟非父祖及世父或難槩以南面之體自居於是或從僉或從旁或遂推肩而僉於下蓋降尊而從長者之體情或當然也長幼雖以東西相向爲體中有名分屬長而齒爵已齊

於尊者苟非五年以內之幼行或難槩以左右之席相齒於是或師事或父事或不父師事而兄事拜俱從下蓋遜長而用卑者之體理亦當然也是三黨之尊卑長幼猶有不得不從變體者而況外交乎外交之尊卑長幼則從三達尊中起義也齒齊爵齊而德亦齊謂之平交平交方可以正東西相向之席其間豈無齒齊而爵未齊爵齊而齒未齊者又豈無齒爵兩齊而爲幼學時所推遜之畏友壯行後所受熏之心師

雖稱德齊者。又豈無德可稱而齒爵懸絕。如翰林之七科後達。及各衙門階級之越及四五等者。以爲尊卑。又疑於長幼。以爲長幼。又疑於平交。在長者欲以左右平交之體待幼者。而幼者不敢當。則必退而就位於下。長者亦遂俯而就之。在卑者欲以上下相朝之體待尊者。而尊者不敢當。則必退而捱肩於下。卑者亦遂順而從之。此所以成今日之變體也。雖於古禮不合。而參諸憲章。亦有合處。按　國初官員相見之

式。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官居東荅禮。此非取諸弟見兄之體乎。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荅禮。此非取諸姪見伯叔甥見舅壻見翁生徒見師長之體乎。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稟事則跪。此非取諸子孫見父祖之體乎。斯亦　國初正體執斯例也。則唯六部尚書之於左右侍郎。合東西行禮之式。於各司正副郎。合居中荅禮之式。而主事及司務等官。不無於坐受跪稟之體稍

達矣。又都御史之於左右僉都。通大二卿之於參議寺丞。方伯憲長之於少參僉憲。並越二等。而未嘗用居中荅禮之體。閣學三孤之於講讀學士部院藩臬之於科道中書。並越四五等。而不得用居中坐受之體。體則獨嚴於堂屬之際令凡司屬官品級亞於上司者。稟事則跪。又令凡屬官見上司官。必序立於堂堦之上。總行一揖。上官拱手。首領官荅揖。而宣正間裁定憲綱。則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唯於運使運同。知府。

初見時。上手立。對拜。而於運副運判。府同府判。推官。知州。知縣等官。則中立荅拜。於各運府州首領官。各縣丞簿等官。但起身舉手。於各縣典史及倉場庫務等官。但坐受舉手。俱不荅拜。則又不待越四等以下而後坐受稟跪也。同出憲章。而正體中參有變體焉。亦多出於　聖祖之親裁也。夫何故。　聖祖最重正一品衙門文階之正一品。止有宗人一府。其今則親王爲之。而勳戚攝之也。武階之正一品。止有都督五

府。其長則開國元勳爲之。而侯伯佐之也。親王。非下天子一等。而與東宮同受百官之四拜者乎。元勳非握大將軍符久尊於外。入朝亦出品班之外者乎。其裁越二三等之居中荅禮。越四等以下之坐受跪禀。大槩從掌府事之宗戚勳貴上起義。而二品衙門則殺焉。三品以下又殺焉。文階中之二品。亦唯中書一省爲最尊。而以都察院頡頏之。除都察院外。六部皆其統屬。而六科及中書舍人。則其首領諸屬也。故其體畧

下於宗人令。而與左右都督東西行禮。然居中坐受禀事則跪之式。在領屬中。但可行於六品郎官。不得行於五品大夫矣。則都察院以下可知也。中書未革。六部尚書猶在三品京堂中。每以侍中轉尚書。以侍郎轉侍中。以郎中轉侍郎。體不甚懸。故主事等官無跪禮。而四品五品京堂衙門。雖有僚屬。情更親而體更殺。僚則以長幼叅乎交之體。屬則以尊卑叅長幼之體。即居中荅禮之體猶有難於槩執焉者。而况於坐受乎。况於跪禀乎。其他文武官僚相接。論品秩亦論衙門。論衙門亦論差委。品秩雖有二等三等之懸。或以衙門之頡頏乎其體。衙門雖有四等五等之懸。或以差委之事權抗其體。此在洪武之初已然。蓋　聖祖有鑒於元末專任中書之覆轍。欲以大臣鈐束小臣。亦以小臣糾彈大臣。故其議禮置法如此。中間又經胡惟庸之變革中書而分任六卿。衙門不無陞降。體統因有叅差。六部蓋以三品衙門陞二品。額雖陞而堂

屬不變舊體。故尚書已從中書令丞之體。站左都御史之上。而越四等之主事。未見其從坐受跪禀之式。視中書令畢竟有間焉。司務特部中九品官耳。於子部大夫。亦越四等。而領班却先子部。則以其爲堂翁首領之司。義不屈於各司也。藩臬有八九品之幕僚。不與四品以上有司叙尊卑拜跪之禮。義亦准此。翰林院蓋以三品衙門降五品。額雖降而堂官猶存舊體。故學士尚執三品京堂之體。分六部堂官之庭。而講讀

以下諸僚亦未見其執屬官居下拜上之式視別衙門畢竟有間焉大學士亦五品京堂耳於部院正卿亦越三等而分庭不問部院則以其爲天子容勿之臣義不壓於外臣也禁中有四品之司禮監得與三品京堂從分路而行之式義亦准此又中書省以六科分駁六部事故六科原屬省不屬部殆與六部相表裏省雖革而封駁如故也且屬　朝廷近侍官員雖太宰安得以先年中書令之體格臨之符丞祿丞及編

檢之不屈膝於部堂義亦准此又都察院以十三道分察十三省事故各道不但察外亦察內且許其堂屬互糾舉等雖懸而言責並重也復代天子巡行方岳雖岳伯安得不以皇華天使之體格尊之科部及雜差御史之必作賓於藩臬義亦准此諸如此類尚多此正禮之中所以多參變體也在公會猶多變體而況賓主酬酢私相拜望非以爵下齒即以齒下爵非以爵齒讓德即以德讓爵齒或主或賓有不敢當南面

之拜揖者則必退而僉立於旁又有不敢當東西之荅禮者又將退而肩列於下殆亦時義之當然猶夫民間相見禮儀除祖孫父子主僕外一切尊卑長幼之間類不可以一格裁也第惡夫狗勢狗情而不當於天則耳夫俗士類疑朝廷嚴重之體與委巷異齊豈知一切拜跪等儀皆從里巷中起舉其大者如天子南面而受百官之五拜三叩便殿亦賜大臣坐几賓祭用父祖臨子孫師範臨生徒之體內侍但有叩頭

而無頓首則純用家長臨奴婢之體而內侍亦近君之臣也故亦不以外朝官之越等跪拜拘之但令遇駙馬於道必須下馬遇公侯一品二品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亦以近侍官之例而進之一格也不齒勳戚公卿而齒三四品官即用古禮之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而齒於農工醫卜等流之義蓋天子之待勳戚公卿亦倣品官待士之體其待三品以下庶僚亦倣品官待民庶之體古者出鄉之家臣

不與士齒而與庶人齒。此今日出官之內侍所以側立於一二品。而分路於三四品也。百官北面而朝東宮親王。行四拜禮。此亦參用子見父姪見伯叔之體。而天子於親王中之稱伯稱叔稱兄者。亦不廢民間弟姪見尊長之體。觀其御大殿受親王五拜三叩禮畢。即於便殿中。以四拜之禮荅之。可見已。東宮之荅親王。亦以此義。乃如禮儀定式中。所載百官相見諸體。大槩在京部院堂屬。則以父子衙門借師生體者也。在

外方面有司。又以父子衙門借君臣體者也。此外各衙門領屬。似通民間弟姪甥壻及平交諸變體而互用之。有不盡如禮儀定式所云者。則以定式先頒。而更定之憲章在後也。其所更定。大槩緣人情之所適而以理裁之。故洪武末年之定制。不無與初年稍別。士有疑　國初之禮式不可行於今日者。不知　聖祖已先爲之變通矣。然　國初雖有變體。亦必不遠於正體。沿至宣正景順以後。而變中又復起變。舉其尤

者。則如閣學中有一品之三孤。其待五品之翰林學士。不但不執越四等坐受之體。而且以舊額叙寅僚。此猶民間有年長以倍之伯兄。齒德雖尊而於同堂介弟。但叙長幼不叙尊卑也。然學士之站朝班。不列於大理丞尚寶卿之間。而列於僉都通政之間。終非體。蓋嫌於狃要路以易朝常。故又如藩臬中有二品之方伯。其待七品之監察御史。不但難執越四等以下受拜之體。而且以方面受考察。此猶民間有年高望高

之小宗。名分且尊而於大宗嫡子。雖論尊卑。亦難論長幼也。然御史之謁二司。不用坐東向西之式。而用坐南向北之式。終非體。蓋嫌於狃俗例以易朝綱。故又如總督都御史。品級不高於總兵。衙門不異於巡撫。而權則兼制總兵巡撫督撫副僉都。品級亦不高於憲長憲副。衙門亦不卑於都指揮使司。而權則並壓藩臬閫司。不但不用東西對拜之禮。而或僉於南面。或荅於西面。且有淫於居中荅禮之體者。總督兩廣軍

門是也。恰似幼者反擡於長者之上。則猶民間有繼別之宗子。雖與支子年相若道相似。而支子不問嫡庶。卽貴顯並欽車從以入宗子之門也。然總督之以中立荅拜待二司。終非體。葢嫌於非堂屬而抑從堂屬故。又如巡按御史品秩僅與推官知縣等。而批仰且及於從三品之運使正四品之知府兵備僉事品秩僅與府同知等。而叅挐亦及於五品之文官三品之武官。不但借用居中荅禮之體而各官之叅辭必跪問

荅亦跪。且有淫於亞級跪稟之體者。運使知府是也。恰似卑者反蹐於尊者之上。則猶民間有三命不齒之支子。雖與宗人之尊者長者相處。苟非期功之親。及繼別之大宗。有筵宴必設別席。不坐於無官者之下也。然院道之以稟事輒跪臨運府長。終非體。葢嫌於奉憲綱而陰悖憲綱故。此皆弘正以後之變體也。其於　國初之正體漸遠矣。而義亦猶有可解者。爲有因時之權制存焉。今又愈變而愈遠於正。一切禮儀定

式。俱爲權勢之重輕炎冷所移。權重勢炎。則昔所定爲向上行禮者。一變而分左右。如平交。再變而據上手。宛似長之待幼。三變而踞上席。宛似尊之臨卑。此在巡按御史之壓藩臬。猶得以會同撫院考察爲辭。其最不可解者。莫如遼東各衛經歷以七品異途受幕職於本衛指揮使。正在越四等跪稟之科。徒以聽候兩臺故。不但不跪稟而已。且偃然用分庭之體而踞上席。待別衛有若屬吏。然志則揚矣。如憲綱何。而邇年

新甲科之遽賓京堂方面老臣。亦非體。權輕勢冷。則昔所定爲居中受禮者。一變而分賓主。成平交。再變而以下手逐上手。頗似幼之待長。三變而以下席陪上席。頗似卑之承尊。此在三司長官之尊科道。猶得以近臣難拘品級爲辭。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先年鎮守太監以四品內侍奉　欽差。於總督尚書都御史。正在引馬側立之欵。徒以超賜蟒玉故。不但不側立而已。且儼然挾近君之寵而據中位。壓三司亦若總督然。

體則隆矣如　祖訓何。而目今鑛稅使之憑陵撫按藩臬重臣。亦非體。此變體之駭人耳目者也。諸如此類亦多。開國以來之紀綱。唯有日搖一日而已。紀綱搖於上。風俗安得不搖於下。於是民間之卑脅尊。少凌長。後生侮前輩。奴婢叛家長之變態百出。葢其所由來者漸矣。先正有言。禮失而求之野。吾儕林下之人。無亦且置國是為第二義。而求端於民俗尊卑長幼之禮乎。禮有正體變體。惡乎執。曰。祖孫父子主僕之

間。但守正體。兄弟叔姪舅甥翁壻師徒之間。兼綜變體。然變而不失其正。卽正也。論正體。則必以春秋刪述後之經制為宗。而委巷之陋習不可執。亦以洪武開創初之憲章為宗。而邇年之俗例難盡執。中有極重而不可反者。則如之何。曰。易窮則變。變則通。而欲速則亦不達。轉移自有漸焉。大槩武階中之變體已難反。而文階中之變體尚可反。卽文階中之變體。亦但可反成弘以後之屢變者。還於宣正間之再變而不能反宣正間之再變者。還於洪永間之初變。若武階。則今日紈袴子弟。委非　國初人物。而冗員且多。不以文官節制之。斷不可。其變體之愈趨愈下。則所謂極重者不可反也。當此之時。文階中之極重猶難反。乃欲并武階而盡反之。卽使聖祖復生。亦將有所不能。而盡反亦非國家之福。若民間相見禮儀。則今猶未遠於古也。故朝綱中之變體。非君相不可反。而民俗間之變體。則老成典刑亦可反。反變體為正體。類非同流

合汚之鄉原所能任也。溺俗者。狃於雷同。避嫌者。戒於立異。必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君子乎。然而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又若之何。則尼父先有言矣。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志行寄諸春秋孝經。此亦不得志之言也。尼父不能以志行匡一時之天下。而能以志行維萬世之天下。則以萬世之人心不死也。據世教者。夫亦竊比從先進述禮樂之餘意。以待後之君子而已矣。

分别官民家奴婢義男因以春秋之法正主僕議

古者天子諸侯之國有公臣公卿大夫之家亦有家臣家臣之中復有公臣有私臣曷謂家臣之公臣如孔子之仕於高昭子冉有季路之仕於季康子名曰家臣實公臣也可薦而同升諸公亦可以不合而去曷謂家臣之私臣但奉詔於私家而不受詔於公室如孟莊子所不改父之臣是也其中亦分二等有爲卿大夫總理家

政者謂之家相亦謂之室老卽今縉紳家僮僕之領袖也有爲卿大夫分任各役者謂之衆臣亦謂之吏僕卽今縉紳家奔走之僕從也家之公臣士君子亦以小試行道而不辭焉家之私臣則與執工技以事上者同體出鄉不得與士齒矣先朝衣冠名族此辨甚嚴近乃有起家鉅萬之豪僕聯姻士流多挾冨而欺其主亦有奮迹賢科之義孫通名仕籍則挾貴而卑其主此士風之變也何以裁之此當别其等於義男奴婢之間考律令雖有奴婢見家長之條亦有奴婢犯家長之禁然唯許公侯及三品以上官畜奴婢有籍没者但給賜功臣之家爲奴而品官不與焉士庶家但名義男不名奴婢蓋勲貴可臣庶人庶人不相臣也名義男則僅下親男一等未嘗禁其讀書出仕名奴婢則與娼優隷卒爲一律而不得厠於士流矣此其別嫌明微之意最深遠也然公卿大夫之貴亦不下於勲臣而等稱賤僕爲義男無乃抑而夷諸士庶閭閻

豪富之氓豈可混於朝貴而斥辱義男爲奴婢無乃亢而等諸勲臣邇年廷臣建議及此奉有新旨今後官民之家財買義男如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如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顧工人論縉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大哉　皇言旣已執兩端而用中於民矣而法官尚未别白官民界限則如胥郎吏典旣仕皆可列於縉紳舉貢官生未仕皆當夷於士庶豈無酌量之權歟此又當稽　聖祖之

制也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官員役使奴婢之例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而不敘及四品以下亦不言四品以下官員不得役使奴婢若以前例推之當是四品可用六人五品可用四人而六品郎官以下或從四人例或從士庶家義男例也今既奉有題准事例則又可以新例圓舊額竊謂京官自部寺首領以上凡從正途入流品者外官自府佐縣正以上不從大察追誥勑

者其義男皆當照勳臣家奴婢之例武職五品以上亦然文官之子孫雖不仕而僕從祖父培植來者仍用此例其餘則從義男之律凡鞫此等獄情必援律例而申明之毋相混濫使天下咸著於貴賤之義則令驟入賢書之寒士毋以子女殉錢神而不避良賤爲婚之誚誠足羞已唯義子讀書應舉一路尚無憲章可憑或曰有教無類開之便或曰漸不可長塞之便愚以春秋之法裁之諸侯干天子大夫干諸侯陪臣干大夫春秋之所斧鉞也仲叔奚于之請繁纓又重爲名器惜焉僕之于主與臣之干君何異縱之讀書應舉豈謂不仁無乃與惜繁纓之意違歟吳越之間此害殊不淺矣矯枉不嫌過正或者姑塞此門杜日後干主之漸可乎乃富宦家儻有鉅萬家橐之僕其所從來亦遠矣不知古者清白吏子孫亦有此家相否春秋責備賢者又不得專責於不臣之僕也

緣父子師徒名義以訂隸屬胥徒僮僕稱呼

議

凡卑幼之稱尊長古今異態大要不出二端一曰大人一曰先生大人之稱其義緣於父子其案則徵於曾子之受杖而慰曾晳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後乃通其例於官民堂屬之間在國初百姓之稱有司以之下司之稱上司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大人之上則從其位分之尊也先生之稱其義緣於師徒其案則徵於樂正子之見責而質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後亦

通其例於交遊官長之間在　國初後輩之稱先達以之京屬之稱堂翁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先生之上亦從其齒爵之尊也然大人之稱雖緣於父而以其爲尊者之通稱也混諸父則泛倘加老字尤泛故人子唯於手書稟白稱大人而對面非以爺稱即以爹稱從人子恒稱上加一老字則爲僕隷下人之稱稱雖非古而義亦不乖也先生之稱雖緣於師而以其爲長者之通稱也混諸師似泛但加老字亦泛故弟子輒

於未貴之師稱先生而既貴則不槩以先生稱而間用老師之稱外有倣師稱而稱老伯老叔老翁老丈則爲交遊父事兄事之稱稱未必皆當而義則各有在也當吾未入仕之先所見鄉黨稱呼在父老除三黨之親有定稱外富民類於鄉曲之達尊稱大人僧道類於方内之貴士稱大人今則有進而用老先生之稱者又有退而從僕隷下人之稱者皆非中道而於　國制更違在後生除父兄師友等行有夙稱外已仕

者類於年尊爵尊之先達稱老先生未仕者亦於年尊德尊之父輩稱老先生今則有縉紳濫施於江湖之遊客者又有耆英濫施於青雲之少年者皆駭聽聞而於古道尤遠愚已畧於別議中及之今弗贅已唯念士大夫謝事而歸林下既不可不追野人之禮樂又不可盡撥君子之禮樂而善俗必自刑家始則父子兄弟夫婦之外主僕之稱呼當正也品官家之僮僕情則父子義則君臣其體介於掖廷閹豎官府吏胥

之間人但知家長之馭義男難可等於天子之臨内豎豈知内使之面君稱爺及章奏中之稱萬歲爺爺並本於民間子尊父僕尊主之體也父子主僕之體既可借於君臣間則亦可借於堂屬官民間故在京衙門吏胥之面稱部院堂上官俱倣内侍之稱君曰爺却綴一老字以別於天子而司屬則稱爹以別之亦加老字於其上葢以吏胥視部司並有君道而以堂對屬則堂翁類大宗之統君道司屬類小宗[illegible]道

也在外衙門吏民之私稱各府太守與撫京朝之以老爺稱部堂且加一太字以別於僚佐而州縣正亦稱爹以別之且別太字大字於老字之上葢守令之宰郡邑並稱民之父母而以守較令則令乃父母中之父母守則父母中之公祖也民間子父或稱爺或稱爹原屬方音非有等殺而官吏以此別上下司之稱於義亦得今京官唯銓部吏胥守此稱而不變各部則司屬俱變而稱爺唯不濫堂官之加老字至於外僚則不但州縣主之稱與府主無異即幕僚襍職等官亦無別於京堂方面之稱矣雖於大體無礙而別嫌明微之義何在耶更有可怪者禪講二家之緇流其徒並不守本師和尚之稱而借宦途尊官之稱不但呼爺而兼呼老不經孰甚焉乃宦家僮僕却有不改京外堂屬官之夙稱者吳越間近古之風僅見此一節耳然國制內外致仕官居鄉敘爵爵同序齒並言內外顯是京堂與方面同體京屬與有司同體則任內吏

胥之稱官長誠當別於堂僚屬僚而林間僮僕之稱家長何所擇於京堂方面臺察則久與撫臺並尊於外而郡守則又久隨方面官之後而受吏民之尊稱者也退而居鄉僮僕何嫌以吏胥之稱稱家長然則家長之可借大老稱者豈必專在部堂家屬中哉且世宦之家多有父子同朝亦同謝事家居者如其同在大九卿中則僮僕將混父子之稱爲一體亦非別嫌之誼也夫奴婢之事家翁父子正如內侍之事天子儲皇內侍固以爺稱天子而於天子前以小爺稱儲皇也以此義推之父雖郎官不嫌進一等而借京堂方面之稱以別於子子雖大夫不嫌退一等而用京屬有司之稱以別於父即子不貴顯而父年已及七十亦古人稱老之年也里中父老誠不可勒之以從京堂大老之稱而家屬之借此稱亦不爲過況以子貴別嫌乎或曰易不用世俗稱封君之體更加一老字以別之則邁迹自身者又不可與封君之以子貴者同稱

也。頗似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其稱不可相濫設有父爵未列九卿。而以子貴受大九卿之封則家屬之稱大小主將有不得不濫者。又何以別之。曰。原稱不可改。當於原稱之上。義起一字外隸之稱於其父子。在父。可添一大字以別於子。如時俗之私稱太府曰太爺。而仍貫老字於其中。是也。在家僮則不必然。家僮之稱於其父子。在子。可添入排行一字以別於父。如時俗之分別貴介公子曰大爺二爺。而亦貫老字於其

中。是也。在外僕則不必然。又或父先以三孤九卿致政。而子繼之。其例亦若此矣。父子同以小京堂小方面。或郎官之清要者居里中。則父於七十以上。借大老之稱。而子仍舊稱可也。吾昔為鴻山華翰學館賓。其時華公正當七十。越三年而子登甲第。其僮僕以老爺之稱稱公久矣不待子既貴而改稱以別嫌也。酌以情理之中。大夫七十而致政。致政方出宦套之中。而齒之尊可以敵爵之尊矣。則借大京堂之稱以別於後達也。固宜。彼方外流之僭尊官稱。可速革。而士庶家之主僕原有舊稱。別於有位者。則不必改也。如其冒濫。則有司者治之耳。

再析鄙野稱爺稱爹兼加老字及大人先生等殺因由議

曰。爺曰。爹。此親親之稱也。野人之質稱也。君子中亦用之。用質稱。不以加老字為重。不加老為親中之親。加老。却為親中之疏。其尊亦減至尊一等。故人子之稱父唯一字。而義男之稱家長

則兼老。內監之稱君唯一字。而吏胥之稱官長則兼老。此禮之以減為貴者也。中有非君非父非尊官。而槩以爺稱。此末俗上交之諂辭。而非古也。曰大人。曰先生。此尊尊之稱也。君子之文稱也。野人中亦用之。用文稱。或以加老字為重不加老。為尊中之親。加老。則為尊中之尊。其親却殺至親一等。故子孫於父祖光稱大人。而下司於上司。必加老字於大人之上。卑幼於尊長多稱先生。而後輩於先達。必加老字於先生之

上此禮之以增爲貴者也中有非尊非長非先達而亦以老先生稱此又近世下交之濫稱而非古也是皆稍知禮義者之所能辨者也唯古者起人子爹爺之二稱及時制别京外堂屬之二體其中並有因由士多習而不察當剖之古人製字殆以爺爲父之正稱爹爲父之旁稱稱爺唯在嫡父稱爹兼通諸父觀爺字從父從耶爹字從父從多可想已天子專以爺稱正取義於嫡父之尊而民間雜以爹稱或以下君一等爲

義然天子既用民間之父體則民間之稱父者亦何必自貶其體雖以内豎之稱君者稱父不謂之侵君也人子之稱爺既不謂之侵君則僮僕加老字於爺字上亦豈謂之侵尊官體哉人亦但知京堂與司屬之分二稱以爲方面官之稱當殺部院正堂一等有司官之稱當殺臺省部屬一等故今宦家之僕但以京屬之稱稱家長之爲有司者而不槩以京堂之稱稱家長之爲方面者豈知京官堂屬之異稱實緣於外官

上下司之稱也葢臣之於君猶月之於日月近日則光微遠日則光盛故部院之大堂雖有越四五等之領屬而天子不畀之以堂陛森嚴之體乃藩臬之於各府各府之於各州縣其品級未必甚懸而天子却以堂陛相臨之體統假之體統尊則名稱亦尊是以不稱先生而稱大人亦不但稱大人而兼稱老也下司之稱上司既尊則小民之稱上官尤尊故自府史胥徒以及編氓小戶於方面官並以爺稱而冠以老字於

有司官並以爹稱而冠以老字府正從方面例府佐從有司例自　國初以來即然吏胥於部院堂上官正用藩臬堂官之稱於部院諸屬儀正用州縣長令之稱其時殆以内之堂屬例外之方面有司亦以外之上下司配内之部院堂屬也　國初但有按臺而無撫臺按體亞於方面尊於有司正用府長之體宣德初撫按乃並設撫臺即借藩司之體按臺因齊臬司之體此外一切京官出差不用方面官體即用有司官

體此成化中所以議京官四品以上用導三對從五品以上方面之體七品以上用導二對從四品以上有司之體八品以下用導一對從五品以下有司之體也豈有同其儀從而不同其稱呼者哉又豈有吏民輩所與稱呼當道官之式而僮僕輩不可以爲稱呼家長之式哉特緣弘正以後内日重外日輕京堂擡其體於方面之上京郎亦擡其體於有司之上而遷轉之差等亦從之故京稱與外稱不相等而吏胥與僮

僕之稱不相蒙昔也以京堂從方面之稱而今也抑方面而俯就司屬之稱昔也以部屬從有司之稱而今也激有司而上濫京堂之稱皆非國初之正額也姑置弗論已但就奴婢見家長一行而論猶可綜古額而絜矩於爵同序齒之間且　國制原令内外致仕官居鄉庶人以官禮見庶人所以稱府州縣正官之額具在也而稱已移而背稱不改則内外品官家之僮僕可推已士庶家之義男當別論

自稱稱人各欲當情議

人道中重則三綱親則三黨各有一定之稱弗贅外在交道中則有敵體之交有先後輩之交又有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交其通刺之稱與覿面之稱皆不可以不當其情也大槩稱人者必進一格自稱者必退一格此古今之通義然古人必無不當情之名而今則有遠於人情者矣別嫌明微之幾不可不察古人通刺於朋友曰友生而今則定爲師荅弟子之刺分相懸

之尊官亦用之故荅友生之刺者必非友生而或以門生或以晩學生也古人通刺於先輩曰侍生而今則等爲平交相通之刺道相似之長者亦用之故荅侍生之刺者不皆侍生而或以晩生或以晩侍生也此亦不遠於人情者也近又以侍生爲踈稱也進而稍親之於是眷侍之刺起又以眷侍生爲恒稱也進而稍尊之於是侍教眷教之刺起又以眷侍教生之猶屬敵體稱也進而加尊之於是晩侍及晩侍教之刺起

以晩字冠侍教之上。此正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稱也。進此。則爲晩生眷晩生。非達尊之先輩。不能當矣。又進此。則爲晩學生。爲官銜晩學生。乃卑已尊人之極稱。必齒尊爵尊中之兼有名德者而後可承也。或疑眷侍侍教眷教之刺。爲不經。駁曰。眷則不侍。侍則不眷。兼眷兼侍。無乃跨兩頭之馬。侍從教名。教該侍義。綴教於侍。無乃添畫蛇之足。眷不與教蒙。教不與眷蒙。綴教於眷。無乃串異絡之經。則吾以爲皆不違於

義也。蓋倫輩中。委有介乎親故之間。不與泛交等者。稱眷則太親。稱侍則已踈。故以眷侍別之。厚道也。亦有分在等夷之列。而齒德可欽。提携當遜者。稱晩則太過。稱侍則不及。故以侍教別之。謙道也。世以治教並稱。士大夫之於監司守令。用治生之刺久矣。在治下。旣稱治生。在教下。豈不可稱教生。聞之先輩。成弘間。鄉縉紳唯於司府州縣官書治生。撫按但書侍生。正嘉間始變此格。尚於撫院書撫治生。於按院書按治生。

而不光書治字。眷教之稱。猶夫撫治按治之稱也。近亦有書眷侍教生及教下眷生者。今不書侍不書下。而書眷教。省文也。猶夫不書治下而書治生也。就此一字增損之間。隆殺亦有在焉。治下重於治生。而教下亦重於侍教生。蓋皆義之所可起者。特惡夫施之不當耳。苟當其情。何害焉。復有交誼親密。刺中不稱生而稱眷弟侍弟年弟。友弟。覿面則互稱小弟者。內唯年生不論齒之高下。此外。則大有權衡在。凡稱人曰老

丈尊丈曰老兄尊兄。而自稱曰小弟。皆親之之辭也。不謂德均爵均。卽可以用此稱。亦必年相似而後妥。凡稱人曰翁。曰老翁。曰先生。曰老先生。而自稱曰晩生。曰晩學生。皆尊之之辭也。侍三達尊之體。當如是。卽道相似而年不相若。亦當推敲而恭用之。不可擅此身於平交之列。蓋自稱必退一格。故兄事者。不自稱弟。試觀師長之書友生於門人。先輩之書侍生於后輩。可推已。故稱人以翁以先生。則不當自稱曰小弟。自

稱以晚生以晚學則不當稱人曰尊丈尊兄唯學生二字可以通用葢士流未有不從學校中出者在後輩固爲本色之稱在前輩則爲不忘本之稱也稱小弟則非敵體之交斷不可在前輩降尊而自稱弟不失爲謙在後輩抗衡而亦稱弟則嫌於亢矣愚於鄉紳序齒議中以十年之兄齒配四科之先達而躋諸肩隨之上以此葢五年內外之相懸不嫌互稱小弟而十年以上則嫌一兩科之相懸亦不嫌互稱小弟而三四科以上則嫌此人情之自然也亦有爵懸科懸而亦可以互稱者必也以十年兄事之齒當三四科分之先達一則以天敘准君敘一則以君敘敵天敘庶其無大嫌乎不然則必定交於幼學之時同塾同庠久受切磋之益而達不可以變塞者也又不然則必論學於登仕之後生乎吾後吾可以師則生乎吾前吾亦可以友也又不然則必以齒中之父兄行遇爵中之台閣位彼固當爲鄉黨尊上齒此亦當爲朝廷尊上爵也然而難執以爲例矣乃如父事之禮及晚生之稱則亦未可槩施諸同袍間除仕途現任相逢別論外但從鄉曲中論齒序苟年非踰等入父祖行科非越三十年爲一世則稱翁稱老先生固無揀擇而禮或不必槩以父事刺亦不必槩以晚稱也夫亦較量於德爵之間乎乃士流稱名之不古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余猶及見先輩腹心之交面稱幼於已者爲弟刺亦稱爲老弟後乃彼此互稱兄而未有老丈之稱竄友

亦但自稱學生而未敢濫小弟之稱與年家通家相混刺亦互兄互弟互書侍生唯於勝已之友間書侍教生而荅者不必皆書侍教令則老丈小弟之稱侍教之刺布滿衿佩間矣最可怪者庠師亦以此荅門生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學有行之允稱齋長者也有司亦以此荅山人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齒有德之可稱隱士者也果有齒德兼隆之真隱士乎要結不能令人親橫議不能令人畏有司何賴於若人而

以侍教之剌先施哉。及士子一入制科。則專重宦交而忽窮交。專親同輩而踈先輩。夙稱晚者。必以晚侍易之。夙稱侍教者。必以侍生易之。其居位。則隔者必變而僉。僉者必變而正。一何不古之甚也。已矣乎。安得有素心從先進者。而與之共挽滔滔乎。

忘分忘年合尊爵尊齒議

孟子之敘達尊。首爵。次齒。次德。雖不以朝廷所尊之爵。鄉黨所尊之齒。揜德之一尊。而亦不以

輔世長民之德。加諸爵齒之上。至論友德。則曰。不挾貴。不挾長而友。又以忘分忘年爲道也。得無相悖否。曰。凡言忘者。從下交說。不從交於上者說。凡言尊者。從上交說。不從交於下者說。上不忘巳之分。何以友山林隱德之士。若隱者原無實德。而曰我有文章。足以驚海内王公。當忘分以友我。則妄矣。上不忘巳之年。何以友少年聞道之士。若後生原未有聞。而曰我有文學。可以躐青紫。先達當忘年以友我。亦妄矣。據禮。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而圯上老人。且以嚴詞責留侯曰。與老人期。後。何也。是分亦未可槩忘。年亦未可槩忘也。忘從何始。其在有德之窮交乎。窮交之中。聞道爲上。脩行次之。脩行。則必忘分而與。故曰。友其士之仁者。聞道兼亦忘年而與。故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兩相遇。則彼此相忘。而亦未嘗不相重。如但以雕蟲相取乎。此交道之淺者也。在貴士。固以忘分忘年爲厚道。而窮交。亦難

盡忘重爵重齒之誼矣。況交在旣貴之後。而年復相懸者乎。據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巳。然則爵之尊固有所擇。而齒之尊亦有所擇也。尊從何始。其在有德之先達乎。先達之中。憲老爲上。乞言次之。德可憲。則以父事。二程先生之於呂申公。是巳。言可乞。則以師事。橫渠先生之於范文正公。是巳。兩相遇。則彼此相重。而亦未嘗不相忘。如但以位分相

先乎此典刑之所不歸者也在後學固以尊爵
尊齒爲當然而先達亦當内懷挾貴挾長之戒
矣況品入鄙夫之流而老於財勢者乎是故上
焉者自反當以德德無玷矣又當忘分忘年以
友人之德是以無下交之瀆也然無權亦入於
鄉愿下焉者師人當以德德有宗矣兼亦尚爵
尚齒以養巳之德是以無上交之諂也然不慎
亦傷於匪人先達無所以爲後輩重而但以齒
爵踞人上恥也能忘齒爵而以鄉愿自結於後
輩亦恥也後輩無所以爲先達重而但以才氣
狎大人恥也能尚齒爵而以匪人受傷於前輩
亦恥也慎之哉慎之哉

稽　祖訓許百工技藝建言合諸司職掌糾
劾不正陳言以戒奔兢議

聖祖遠稽百代鑒勝國之以壅隔下情亡天下
也其開言路甚廣又鑒前代之以處士横議亡
六國也其戒妄言亦嚴伏讀　皇明祖訓中
一款今後大小官員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

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開奏而臥碑中復開一切
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
士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
當惟生員不許而生員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
年及三十願出仕者亦許敷陳王道赴京奏聞
其求言之廣也如此又讀諸司職掌中一款凡
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
或才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
兢而大明律中復開若縱横之徒假以上書巧
言令色希求進用者杖一百其禁妄言也又如
此吾見近世布衣中委不無學優才贍明治體
而願陳言者又多有縱横奔兢假上書以博名
高者在道揆自有操縱之權而在野之賢人壯
士則何以自處此當裁諸孔門之矩也孔子之
志曷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然其自道則深戒
夫行怪有述者又深羡夫依中庸以遯世者且
有感於禮樂征伐之下移而曰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然則士當有道之世殆以養晦席珍爲

道。而無取於言高者也。子思又發為下不倍之義。而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然則士當無道之世。復以危行言遜為道。而不尚夫憤激者也。葢不獨縱横奔兢之徒不足齒。卽使果明治體。而自畀以求幸其言。薄亦甚矣。何足與謀。孔子中庸遯世之道。然使人人依中庸以遯世也。將無虛

聖祖求言之旨乎。曰。古者矇誦瞽箴。士傳民語。盛王之世皆然。

聖祖正以三代之直道待天下也。乃人士。旣度其德。又度其時。其

自待則不可以不嚴矣。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如使先得卧碑中三十陳王道之同。然則曾昭公之受逐於季孫意如。正其時也。曾不聞孔子效一籌於其間。但適齊以待其定而已。年近五十而仕。近七十而歸老。唯於都城之墮百雉有請。夾谷之具左右司馬有請。討弑君之陳恒有請。而此外。則多因問而發。定公不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不先以君禮臣忠進也。哀公不問何為則民服。孔子不先以舉直錯

枉進也。則進言固自有時也。然則今之布衣上書。豈不謂之無事生事耶。且天子之求言。以圖治也。試令韋布之流。人人望風獻策。國是鴟張天下亦可治乎。仲尼之門無是也。昔人亦有匹夫言大計。而近銷一時之大變。遠垂萬世之令名者。其魯仲連之諫止帝秦。一言。王仲淹之獻太平十二策乎。而程伯淳亦於幼弱之年。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此雖身無言責。而時則當可言之會焉。是以學士稱之不衰。然吾則獨取仲

連之一出為當幾。而仲淹伯淳之上書。竊謂孔子當其時。亦未必蚤發輕發若此。至於毛遂茅焦。郇模陳東之流。豈非奇士。而吾皆無取焉。惟諸葛武侯以布衣承先主之三顧草廬。為之托出三分籌畫。李鄴侯亦以布衣為肅宗之儲宮賓友。為之傾倒帷幄壯猷。此則不戾於孔門之矩也已。末世布衣上書者不少。果有如武侯鄴侯之迫而後起。量而後入者乎。大都以衒玉求售之心。行越俎代庖之事。卽其言鑿鑿可采。君

子猶羞稱之而况勦襲陳言且有假手於他人
者則真所謂縱橫之徒也不獨布衣爲然朝士
亦然我　朝雖不專設言官而臺省終以言責
爲重各衙門終以官守爲重也官非言責而言
天下之事則必言臺省之所不敢言不能言者
而後有辭於天下雖有辭於天下而於所以所
由所安之地或决去就於一擲以官易名卒乃
名存而官亦存或拚死生於一旦以身易名卒
乃名顯而身亦顯亦多可與人知難與天知唯

至於官去身去名亦去實見得是蹈白刃以從
之斯則可以爲難矣然君子猶曰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能蹈白刃而不能蹈以中庸正
所謂可以爲難而仁則吾不知也乃或隱然以
氣節自高孔子器小之評必及焉更有冐一險
以成名終其身倡狂自恣遂未露於晩節者此
與縱橫奔兢之布衣一間耳何怪乎隨世就功
者之議其後哉斯又不可苛求於越職言事之
士而言路中之君子皆當反之於獨知之地者

也大槩無言責者不可籍口於直言無隱之
聖制而借事以博名有言責者又不可徽噎於
鹵莽言事之淺夫而擣虛以取望持衡於言不
言之中而求其當則莫辨於江右丼中丞之所
輯言責要覽矣中列當言者有五則所謂關君
德關吏治關人才關民生關國計是也當直言
者有三則所謂大利害大奸弊大寃抑是也勿
怕言者有四則所謂關社稷安危勿以批鱗剖
心怕言權奸亂政勿以蹈虎捐生怕言衆言淆

國是勿以違衆犯怒怕言事關公議勿以跡處
嫌疑怕言是也勿惜言者有三則所謂事關法
紀雖親愛勿惜行止關大利病雖有成議勿惜
事關久遠目前小利害勿惜是也有且緩言者
二則所謂主心知所顧忌及關天親骨肉之間
是也有勿輕言者七則所謂事關宫闈秘邃而
未有的據者軍機秘密者投鼠傷器者更置法
令憲章而未覩全利者議論雖是而時勢必不
可行者及不能處分者株連起大獄者是也有

可言可勿言者四。則所謂人過失可言。而有權倖欲中之者。人詿誤可言。而中有不得已之情者。人一眚可言。而大節足稱者。用人行政或有錯繆可言。而人論列已明者。是也。有已言不厭再言者四。則所謂事理人已言。而指陳未悉者。忠謨讜論人已言而上未省納者。奸弊人已言。而關我職掌者。是也。有勿爲人言者五。謂勿拾人咳唾。勿附人聲響。勿聽人嗾使。勿希人意旨。勿替人標榜等言。是也。有當戒言者六。謂戒模

稜兩可。戒偏頗失中。戒褻媟。戒忿爭。戒深情詭秘。戒委靡不振等言。是也。噫有言責者。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斯之謂危言危行。斯之謂言足以興。言路果皆若人。何必更言。默足以容。而亦何虞於庶人之議哉。愚也以此自省。不覺惕然内泚焉。在部司。既有不度德之言。在外臺。復有不中機之言。何敢自謂於要覽一一打得對同也。故特表而出之。以寓自懺之意。亦爲有言責者作指南。無言責者進藥石焉。在韋布。則與其行怪有述。毋寧學中庸而遯世不見知也。是乃所以善述 聖祖之憲章也。

再覈臥碑 士農工商可言軍民利病合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議

臥碑不許生員建言。而許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軍民利病之事。至於教民榜文六條末後句。却以各安生理毋作非爲結之。如言軍民利病乎。豈無妨於生理。如各安生理乎。何暇及於軍民利病之圖。二義若

相違也者。且曰賢人。曰壯士。此卽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中人。誠有能言軍民利病者。乃質朴農人商賈技藝何知。而亦許之進言。無乃率天下而路以荒其生理也。士民何幸生此不諱之朝。亦以生理爲重耶。以軍民利病爲重耶。曰。自昔聖帝明王。立賢無方。求言亦無方。而況開 國初。又議禮制度考文之日。釆納安得不廣。若士民。則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爲道耳。曰。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男子益以天地

四方爲事也。故名生辰爲懸弧之辰，柰何以生理局之。曰，此義見於程傳。其傳履卦辨上下定民志之義曰，古者公卿大夫而下，位必稱其德，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與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欲其不亂難矣。是故有道之世，不問士農工商，並以各

安生理爲正義，而士則難與農工商賈並論。此義又在戴記中太學一篇。太學一篇，教太學之士者也。故言明明德，即言親民，而究其極曰止於至善，擴其量曰欲明明德於天下。然太學之外，豈無農工商賈之儔乎。亦責之明明德於天下，則逃生理而越分生事者必衆矣。故又約其本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蓋不問卿士庶人，靡有不以脩身立本者，而士以明體適用爲道，何可不思明明德於天下。農

工商賈，以各安生理爲道，何必浪言明明德於天下。此先王之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然則孔門之徒，子路負米，曾子耘耕，有若與於從軍之列，皆農工商賈中人也。而　國朝倡道布衣，若吳與弼、胡居仁、陳真晟、王艮諸名賢，亦皆四民之傑，可一一局以生理，而不與其明明德於天下乎。曰，孔門之諸賢，皆士也。周制士起於農，不廢生理而樂群於先覺之門，正三物教萬民之遺法。若吳若胡若陳，可當古者以賢得民之

儒，亦可當今社學中之師。儒山林中之隱逸，何謂非士。唯王氏出自泰州一竈丁，正在農工商賈之列，而於道則不可謂無聞矣。陽子野，豈非晉中一布衣哉。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王氏庶其近之。然其高揭道標，遨遊郡邑，倡言匹夫明明德於天下，亦吾之所不與。何者。先王之世，士非載贄求仕不出疆，非裹糧尋師不出疆，庶民非避地遠害不出疆，非行貨四方不出疆，並未有擔道統，聚遊徒，侵司徒樂正之

教權以出疆者。以演教聚徒出疆。在二氏之徒或有之。儒門自濂洛以後。姚江以前。無是也。此風實自泰州始。流而又流。庶人不以脩身爲本。而爭言明明德於天下。一切農工商賈之子。文藝不能入有司之選。詞翰不得跨山人之群。剽良知。剽禪理披一道袍。皆可搖泰州之鈴鐸。播弄機鋒。鼓一時之有權位者。而不安生理之徒日衆矣。退位文豪。下第舉子。亦多煽此風聲氣習。登壟斷於郡邑之間。以爲講學之士猶然。吾

胡爲不然也。而似禪非禪。似玄非玄之雜學。僞學並瞽簧於其間。奔走高門。懸簿之山人。又不足怪已。昔人謂三遊。國之蠹也。爲其蕩民風而壞士習也。六國之亡亡於此。元末之亂亂於此。君子可無防其漸歟。當此際也。竊謂天下縱有能言利病之達士不足奇。唯有不安生理之庶人爲足憂也。吳越間之不安生理者。又不在講學中。而在詞人墨客中。總當以榜文末後二語裁之耳。

追洛社以惇鄉紳雅會議

古者原有鄉社之會。其義昉於蜡賓。孔子以爲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曾謂士大夫之居鄉。而以孑然獨立爲尚哉。當漢之季。八龍集於下。德星應於上。太史奏之。竹帛書之。亦一時之盛。已嗣後有竹林蘭亭之會。風流士共修之。而留心世教者弗道也。以其爲導狂之濫觴也。又其後有廬山十八高賢之會。則以出世之因。掃經世之法。有香山五老之會。則

以混世之迹。含出世之心。其物外之高標乎。而君子亦謂其不可以訓。恐其入於畫虎不成之類也。吾儕之所當追求者。其有宋洛社耆英之會乎。其人則皆三達尊中之人。其會又不但如德星之聚於下也。其品則皆爵與齒合。然不以爵而先齒。故亦不遺山林耆碩。如文潞公。富鄭公。並以三朝元老。折節於康節邵先生。而有花外小車之望。其望又皆齒與德合。然不以德而奪齒。故亦不擅可畏後生。如程伯淳。程正叔。並

以早年聞道侍坐於父執呂申公而守憲老乞言之規其相熏相磨必忘年而長者則恒玉成夫幼者如康節先生於伯淳之一見皇極數知爲加一倍法卽揣背獎其聰明亦以藎生樹頭之嘲抑叔子其相規相諷必忘分而幼者則恒致曲於長者如司馬君實於富公之以引疾告老數枉駕於禪房自謂後輩不敢直道轉浼康節以權巧之諷沮其行其遊戲則於雅歌投壺外亦及黑白二碁雖方嚴如程叔子嘗有與兄

對局之時遇官妓或不拒而莊涖之而誨淫導賭之習絕無有其縱談則於經術世務外亦及西來別學雖圓通如程伯子亦有與諸老異同之時言不合或姑縱而默含之而謔浪嘯傲之音絕不聞酒固不限五行七行如君實所舉先公故事而亦式飲庶幾常存孔子不及亂之節肴則不用數日嘗辦如君實所嘅洛士儆習而但式食庶幾不失古人貳用缶之風此所謂和而不流會之最雅者也乃今吳越間非無詩社

酒社而此意杳然泯矣肺腑不照而羅列其品饌以爲恭藥石無聞而便猥其詼諧以爲巧優妓侑觴之不足而雜之以寡婦賽盆誨賭之不足而繼之以抹牌其所交口而共咻者必直諒多聞之士其所綏類而相噓者必巧猾頑鈍之徒卽有論篤之君子插入其中不隨風而狥俗則含恥而吞聲矣孔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之會無乃近是夫父祖者子孫之模範先達者後達之觀瞻也父祖實

染此習而欲戒子孫之賭博淫蕩先達實倡此風而欲責後輩之畏敬恭承萬萬無是理矣何怪乎風俗之滔滔日下哉愚實懷天傾之憂而愧德力兩虧無能抗也但得冠裳中有數位同心者相與倡率亦易耳記不云乎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今吳俗奢而犯禮似不嫌於示儉之中兼示禮焉示儉當本古人三爵五爵之規示禮當守先王三風十愆之誠而後可追洛社耆英之雅會也已

戒居間以敦士節議

士從姚江良知圓脉中出者多以萬物一體爲辭而文之以宗門之說曰大悟不拘於小節也則慣事居間其從洛閩主敬方脉中出者必以不屑不絜爲守而捘之以中庸之道曰君子正已而不求於人也則重戒居間人亦有言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則將奚從愚請以孔門之矩裁之孔子歸老於魯嘗以請討陳恒故居哀公三子之閒奉命往告而孔文子以攻太

叔疾相訪則不對而命駕又不屑爲公族居間也冉有戰勝於齊嘗以請還孔輙故居哀公季氏之間諷使幣迎而有若以挑選勇士入戎行則聽其役於公家又不肯爲執友居間也蓋其有時乎居間也不爲萬古振綱常則爲一時解患難而其不事乎居間也非以遂事之不可諫則以分誼之不當言此所以爲孔門之矩哉昔柳下惠抱女子於懷中國人不稱其亂而魯男子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君子雖多栁

下惠之仁而亦不少魯男子之義蓋唯有栁下惠之德之望則可無柳下惠之德之望非大愿亦大嫌也士大夫之居間亦然古之聖賢必無受暮夜之金不畏四知而爲人請托邀求者今世士大夫之居間何意哉亦可使天知地知否關西夫子但言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吾猶以爲未盡也夫餽暮夜之金者旦必隱其迹却暮夜之金者旦必諱其短而天地又未嘗以言示人然此事何以至今流傳也則以天地爾我四知

之外又有從旁知之者故也人猶從旁知之而况知電之鬼神故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數始於一終於十舉十則百千萬該其中幽獨之地寧有一目一手而以十爲言此非通神明之德者不能道也宋儒嚴以敬義自閑不謂不能慎獨矣而乃力掃因果之理與幽明鬼神之說則寡廉鮮恥之鄙夫何所虞於冥罰而不圖目前之利哉此但可禁好名者之居間而不能杜好利者之居間也乃今口吻良知

兼譚別學之士。則且以不義之居間。爲傳食者立榜矣。此不但毀孔曾之繩墨。亦且撤二氏之藩籬。而猶曰吾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亦醜哉。昔有問岳武穆天下何時太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在今日當曰。士大夫不以暮夜金爲人居間。當道不以媚權要徇暮夜金之居間。天下亦無事矣。而今吳越間之居間者。又不專在權要。多在詞人技人。耳目間之宵人。千里萬里窮乏得我之故人也。民訟

安得無冤。民脂安得不竭哉。或曰。昔之稱循良者。有父事兄事師事之。仁賢。豈徒以德誼相重。亦將以政事相諮也。賢士大夫獨可避居間之嫌。而不爲民疾苦。匡當道者之不逮乎。曰。此義已見於朱子之集註。其註曾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章。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不問而告。何異銅鐘之不叩而自鳴。此妖鐘也。亦有不問而可告者。必也同德相信休戚關情之當道乎。君子能自信其心。而不能信當道之心。能使此心見諒於天。而不能使此心見諒於當道。卽有忠告善道。發不當機。亦猶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者。而況假公濟私。以冒不潔者哉。或者三自反之外。有不得不鳴之橫逆。此則不在居間例也。

崇禮讓以挽士風議

昔人有言。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貴賤由士自取。亦由司風教者驅之也。余涉世六十餘年。目擊士風凡三變。愈變而愈不古。當成童未入泮之

先。爲貴溪分宜相乘秉政之日。于時士氣正馨。上之人亦貴士。貴不以行而以文。浮風亦起。然而猶有自愛之士也。此一變也。暨從弱冠遊庠序。十五年而釋褐。又十年而拂衣。中歷三朝。爲華亭新鄭江陵相軋相傾之際。于時士節已薄。上之人亦賤士。賤不以文而以行。戾氣漸生。然而猶鮮犯上之士也。又一變也。余旣歸田之後。而吾鄉申王二公。與蘭溪趙公。相繼當國。吳越之間。士旣隱然若有所挾。而有司亦退然若有

所避于時爲人上者。不貴士而下士。不賤士而畏士。士氣日驕。浸不可制。其中賢不肖異流。如龍蛇之混淵谷。賢者無黨。而不肖者多黨。一呼。則數十成群。强府縣以理外法外所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閧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且爲不肖者所累矣。此所謂愈變而愈不古者也。先年清議起於學校。禮讓亦出於學校。而今復何有哉。風相煽。氣相求。於是鄉榜中人。亦倚其同袍

之衆。而侮甲科之寡助者。會榜中人。又恃其新進之炎。而侮先達之失勢者。事入公庭。彼此互奪。寡必不能勝衆。冷必不能勝炎。卽以龔黃爲之守。卓魯爲之令。趙閱道爲之監司。亦難乎其執持矣。目今吳越間。多理外所不可聞之橫議。亦多法外所不可伸之屈情。大率坐此。昔邵子論皇帝王伯之際。謂伯一變。則爲夷狄。再變。則爲禽獸。試想今日之士習。其所以異於夷狄也者幾希。再變。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道而淪於

禽獸。殺運必及焉。此閩中興化之所以受屠也。當興化之未屠也。先有智者決其必屠。問其故。曰。人情賤道義而貴勢力。極矣。獸道也。獸道當戮。已而果然。吳俗將無近是。吾甚危之。然邵子又謂民如禽獸。三變而帝道可舉。則亦不無挽之之道焉。其道何居。必也挽之以禮乎。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而晏子亦言陳氏之亂。唯禮可以已之。柰之何今之君子之狃於俗而忽於禮也。今但使學者明於父事兄事之禮。則少

何至於凌長。明於齒鄉齒族之禮。則下何至於犯上。人人不陵長。不犯上。而天下治矣。其本則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愚所以孜孜於三綱五大三達尊之提挈以此。

追求國學鄉學社學家塾本來正額以訂書院旁額議

古者天子之國學曰辟雍。卽今之國子監。諸侯之國學曰泮宮。卽今之府州縣學。辟雍泮宮之外。鄉有校。黨有庠。術有序。卽今之社學。鄉校黨

庠術序之外。又有五家之塾。則今富貴家延師之館。各鄉村訓蒙之館。皆是也。並屬正額。杏壇即孔子之家塾也。此外又有先賢義起講學書院。似學宮而非學宮。似義塾而非義塾。則屬旁額。自孔子以來。至於有宋盛時。並不聞有民間私起書院。亦不聞天子有特詔建立書院。書院起於宋室南渡之後。真儒從濂洛脉中出者。以學校為舉子校藝之場。不復講於古者太學之道。故另起講場。以書院名色別之。而考亭夫子

之白鹿洞為最著。我　太祖定天下。既建諸學。而亦不革先賢之遺。下書院景德也。亦謂學宮外未必無人。經義外未必無學。有能闡孔孟程朱之心要。以薰士類者。亦可以贊學政之所不及也。此正合於居上不驕之道。而學士大夫膺民社之責者。有公羨。不以繕治學宮。而以廣闢書院。似鄙學宮不足謀道。而別設一賢闢然者。不無稍違於為下不倍之道。語不云乎。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政不在大夫。則教亦不在書

院。今自姚江振鐸之後。建書院者紛然。此所以來柄臣江陵拆毀之令也。愚嘗謂江陵之嫉講學。毀書院。固非出於真正拒詖放淫之心。而其斃霸學之梁汝元於杖下。拆私剏之書院於江浙間。亦未可謂之過舉。特有非所嫉而嫉者。非所毀而毀者。失在師心自用。而奉行諸司。亦當分任其責。顧江陵實非真見霸學之所以當杜。與書院之所以當毀也。語及於此。不得不遡洛閩姚江之流。而窮諸鄒魯之際。孔子嘗以學之

不講為憂。而講學則非自孔壇始也。成周鄉舉里選。後覺必就正於先覺。王制然也。是時三物之教漸漬。孔子正九兩中之以道得民者。群弟子相與師之。乃從授受間。發明六德六行六藝之蘊。而以仁聖孝友摯其綱。以禮樂詩書博其藝。絕無一毫素隱行怪之習。杏壇亦不類後世之弘敞書院。其規模未必大於五家之塾。雖有朋自遠方來。群居常不滿數人。觀魯論中侍坐言志諸子可驗。其事則皆述而不作。遇桓魋之

難但曰天生德於予不曰天以萬世之道統屬予也遇匡人之難但曰文不在茲乎不曰天之將喪斯道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道也何哉道不以仲尼之生不生而有存亡聖人不在天子之位但可任文不可任道也此仲尼之所以述而不作也蓋禮樂征伐之權自天子出則道權亦自天子出但禮樂征伐之權繼世之天子皆出而議禮制度考文之道權非創業之天子不出故曰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名世之士特以議道輔天子耳善乎孟子之論達尊曰輔世長民莫如德輔世云者輔有道之天子以統道權者也語輔世長民之聖德則周公而後孔子一人而已矣然孟子敘及堯舜湯文孔子之見知聞知不無意圖語滯之過由堯舜遞至文王皆以聞知屬諸天子由文王遞至孔子獨以聞知屬諸匹夫信斯言也秦漢而下似乎匹夫有道統而天子無道統此我　肅皇之所以發為策問意謂道統在天子不在臣庶也乃

孟子之深意亦有在意在末後二句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前言爾者爾文王之位謂孔子有聞知文王之實而其位不爾也傷文王之迹之久熄也後言爾者爾太公望散宜生之倫謂顏閔輩有見知孔子之具而其遭不爾也傷孔子之澤之將斬也蓋亦隱然欲以文王之道統歸孔子而猶有不能必歸者在也韓昌黎執其案遂以孟子接孔子之道統而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然則孟子既歿之後周程未生之先天下乃無道統之世而宋儒復重之以道喪千載之說及往聖繼絕學之說續孔孟之墜緒者伊川則畧濂溪而屬諸明道考亭乃遡明道而屬諸濂溪門人復以集諸儒之大成推朱子而曰朱子其太極乎則道統遞歸於匹夫矣姚江雖以致良知振朱子之衰而張皇復過於朱子不禁自得而發為詩歌曰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其徒泰州王氏艮益從而標榜之曰吾學孔子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

世堯舜不爲賢而伊尹不足由也其流安得無梁汝元之霸徒哉中有彼善於此能以名位鼓後學者安得不乘力之可爲圖不朽於書院哉維昔春秋之降爲戰國也處士盡成俠客泰州今理學中之俠客也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今且衰已力豈能當有宋大儒即據有宋大儒道統之說則如我　聖祖之再造函夏蕩數百年之腥風而以禮樂陶之此於道統與耶不與耶如曰與於道統此續諸堯舜湯文耶續諸濂洛

關閩耶語至於此則又當闡孔子之幽而稽孟子之敝也子思但言仲尼祖述堯舜而孟子則以生民未有尊之似斷文王之前無孔子將無難爲古之開天立極如羲皇以上者尼父但謂繼周百世可知而孟子則以無有乎爾傷之似逆孔子之後無文王將無難爲後之振古重光如我　聖祖者此孟子之不逮孔子處也何怪乎昌黎之截道統於孟氏伊川之續道統於明道先生哉且道統亦難言矣朱子雖原道統之傳來自上古神聖而逓及洙泗濂洛之間義多跡畧以一貫之心宗爲道統耶則六祖五宗之直指单傳豈離一貫而奚以獨歸於儒聖以五常之世教爲道統耶則漢祖唐宗之因時立政豈外五常而奚以獨隷於儒師以六經之刪述爲道統耶則書契未興道統何在刪述後亦有漢儒之傳經隋儒之續經孰非述作胡爲乎軻死後寥寥千有餘年曰君曰相曰師無一與於道統者直待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續其

傳此立論之不無遺義者而意則在於闢邪崇正舉性命而綱常之舉綱常而性道之良亦非過然道緒不從天子統而從匹夫統矣當知天下有出世之道非法王不統天下有治世之道非人王不統統不法王不人王而以綱常中之匹夫當之德則無首而有首位則有上而無上無乃上帝之篤生爲不綱而天子亦何所持以重於天下以此爲訓即從君子之時中起祖未有不一再傳而結局於小人之無忌憚者也蓋

至於泰州之衰而其敝大起泰州兼善萬世之
説實本於邵子仲尼萬世爲土之説豈知仲尼
不但不以萬世師自擬亦不以天下師自居如
以天下師自居則作而不述矣故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奈何以
千古絶學帛中庸之道借孔子爲桓文而擡之
爲堯舜湯文之盟主也堯舜湯文之聖主尚不
有而何有於當代之君乎哉此卽無父無君之
隱機何可不察吾特以學宮之正額訂書院之

旁額亦不以正額廢旁額而何以追究及此則
有感於昔之創書院者原起於名儒據道統之
雄心而今之建書院者多出於豪儒立道幟之
霸心也蓋幾微恍惚之間而王霸之端於斯焉
起世儒但知闡道淑人之爲王道豈知言過其
量願侈於力總屬霸心霸心卽伏於任道之中
亦但知孟子之距楊墨卑管晏爲尊王賤霸之
權衡豈知孔子之不自聖而尊周正齊桓而仁
管仲實開後學以尊王之純心而孟子之不道

桓文却從竊國諸侯之子孫陳王道又賢孔子
於堯舜以地步與後來臨深加少之狂儒此則
不知不覺而醞不善學孔子者之霸心也蓋自
子思而後毫無爽於孔脉之正針者周元公一
人而已程伯子猶有纖毫之失準焉而何責於
南渡以後之諸賢浙東淮南之脉一再傳而霸
徒蠭起亦固其所第江陵之毁書院則激於講
良知者之督其過而故以威福示人非爲國之
純心也弗道可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亦遇

霸學之一機焉然則書院必不可建乎曰建書
院在宋元則可在我　朝則不可何者宋元之
道統分於下而法網且疎我　朝之道統握於
上而法紀且密也蓋一切府部院寺司監等衙
門皆從　國初額設在外惟有撫按兩臺稱院
然亦不得直標都察院與察院而以出巡名色
冠之別於京額也書院之建額何據哉私剏僧
道庵院尚有禁而況講道之院講堂而以院名
此宋元之所不嫌而我　朝之所嫌者也何嫌

乎。嫌其侵兩院之額。而近私剏之條也。然則書院果可毀乎。曰。存先賢之舊額則可。剏今日之新額則不可。　國制固有不禁人之新建者。品官家之祠堂講舍。士庶間之社學塾館。是也。苟有志於聯容切之。次接遠方之朋。隨地可以營搆。亦隨義可以起名。而不必濫書院之額。在當道則於學宮相近之墟。曷不脩復射圃原額。搆一講堂於其中。以待諸生之向道者。因以延四方之有道者。此亦盛事。但不必借先賢之額。以

濫兩臺之額。而在今似亦可緩。蓋今天下拾良知之唾餘。掇禪玄之影響。借書院爲郵亭。爲淵藪。遨遊傳食於江湖朝市之間。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不少矣。何必又爲之添一傳舍。且洙泗濂洛之講堂。不以泛集聚談爲貴。而以慎交寡薰爲貴。今之千百成群。龍蛇混雜。面則相諛相獎。背則相譏相嘲。聚則談虛談玄。散則奔名奔利。此以戰國遊士之餘風。染禪講二家之敝習。何足羨也。儒者不鑒其轍。爭聚擅而效之。謂之

何哉。昔耿恭簡督學南畿。曾爲諸生建崇正書院於白下。既竣。即悔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舉之爲聲色也大矣。噫。此恭簡之所以爲恭簡哉。而盱江羅子每以書院多集朋徒爲快。是或一道。而吾以爲有漏之因焉。或曰。書院不設則教事全屬於學宮矣。學政久荒。士不復於其中求聖賢之學。則如之何。曰。是則然矣。士不求聖賢之學。在彼猶在此。如欲以聖賢之學迪多士。此又不可專責之提調教官也。其本在廟堂

之上。而以善良之德熏後學。則吾儕其何責之辭。但今天下之最難調御者。莫如庠序中之可畏後生。而在吳越間。則尤難之難也。昔嘗不揣上言。謂不間行薦舉之條。則德行必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清。蓋轉移士習。非破俗調必不可。雖然。亦既迂遠而濶於事情矣。議則或可以俟後焉。今且毋論及此。即國學中原有監規。令諸生在學。務要明體適用。以須仕進。而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本。各學中原有卧

碑。令諸生勿干外事。爲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撫善懲惡。爲提調正官者。當常加考較。撫其敦厚勤敏者。斥其愚頑狡猾者。頗有能踐其實者否。蠱極當振。此其時也。振之以文藝。何益。振之以德行。亦必稍破拘攣而後可。或者書院之風聲。未必無少助焉。吾豈篤學宮而遺書院哉。特病書院之名目不正。嫌於額設之衙門也。又病邇來書院。頗類遊俠山人之館。非復洙泗杏壇陶鑄之場也。吳中有子游學道書院。

又有鶴山書院。正當存之。以愛禮之餼羊。何以毀爲。乃士大夫之謝事居鄉者。問田舍。葺園亭。驕樂宴樂。何所不至。有能立講舍以聯朋徒者乎。亦空谷之足音也。爲道統稽流。做則不得不研王霸之幾焉。此亦但爲嚮道者說耳。今日之吳中。尚不知時文古文之外。有所謂學。而橫議且盛。有孔子。則東家必丘之。有孟子。則外人必辨士之。有周邵。則俗儒必楊墨之。有程朱。則宦流必僞學之。奚暇究及於此。唯有闇然自脩。求不愧於屋漏。爲第一義耳。書院設諸。已乎。

教蒙士攻習經書性史外兼讀孝經小學及

御製大誥大明律議

國朝取士之制。盡去前代之排比律詩。綺麗詞賦。而專重五經四書。輔以性理史鑑。節用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作三場試法。其法最正。其流之弊。乃在于先文藝而後器識。又以太重科舉一途。而廢薦舉之途耳。就今科舉途中。士習日趨簡便而不循古人蒙養之方。亦不究國家防民

之典。此一大缺也。愚幼就鄉塾。塾師猶于蒙童未讀經書之先。令讀孝經小學二編。以開其始。而今縉紳家俱已束之高閣。又考洪武中所頒國子監規。令監生每次背書。須讀　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而民間社學之師。以教習　大誥爲第一義。有司朔望詣學行香。及教民讀法。令兼講大誥與大明律諸章。斷笞杖徒流等獄。則令民間有大誥者。減罪一等。無大誥者。加罪一等。今誥律並在。而課之者誰。此

不獨士庶之過亦提調諸司之過也夫壯行必本于幼學成人又本于蒙養蒙養而不以孝經小學先之何由知古人事親守身之要幼學而不以　聖諭律法諭之何由知當朝勸善懲惡之權故愚以爲塾師之舊課不可廢而聖祖之舊章尤不可以不申也第孝經之本不一民間所傳者殆非的本當以朱子所校定者爲正愚嘗有志裒之而猶未暇及也大學小學之訓朱子之取義似未確而其所輯小學諸篇

最中蒙士之肯綮世間必不可無此書朱子以洒掃應對爲小學之事窮理正心爲大學之事故遞戴記中太學之原稱而名之曰大學因作小學以配之愚謂道有大小人有大小學宮亦有大小而學則上達不離下學下學卽是上達何大小之有殆當還太學之原稱而以小學作下學也太學之名義愚已于石經訓釋中及之而小學一書則闕疑而從其舊蓋書既訂于朱子名亦裁于朱子不敢以臆見易其名也但取其義亦不必泥其名矣大明律民間尚有而大誥則士庶已不知爲何書此則須行在當道而讀書知禮之家不妨闡其幽以導後學也

剖座主舉主國學鄉學督學提調諸師真似議

古之所謂師者人師經師而已今世仕途之稱師凡六中有真似之辨而市道之業師不與焉市道之業師疑於經師者也且置已六師謂何鄉會榜之座主久稱師府佐及州縣正佐之舉

主近稱師國學之大小司成鄉學之掌教分教則天子原畀以課士之責夙稱師督學使者兼校鄉學師生稱宗師府州縣提調正官民之父母也以其兼養士課士之責近亦變祖父大人之稱而稱師之六者或有師之任而溺其職或無師之實而襲其名疑於人師亦疑於經師者也而其中不無可當真師者不剖疑師則真師之道不顯試言之座主之重於世久矣其制自有唐設科取士起然不聞以師稱稱師自我朝

始。卽座主之稱。昔唯以主考當之。而近乃加於房考。房考多入仕之未久者。唯會場主考二員。必以館閣中資深望高者充之。其中委有人師之品在焉。而天子則未嘗畀之以師道也。畀以校藝之役已耳。　二祖時原無稱師之例。例起於　宣英二廟間。士亦以其位望隆重而權稱之曰老師云爾。然以主考而當此稱。似亦非過。若分房座主之稱師。則嘉靖末年事也。吾婁王元美先生登嘉靖丁未榜進士。自述榜中

年生於本房座主。但以老先生稱而不稱師。越三榜。爲吾師耿恭簡公丙辰榜。則以老師稱房座瞿文懿公矣。然對人尚無敝座師之稱。又越五榜。爲我隆慶辛未。其例猶未改也。入萬曆。乃有以座師相稱者。驟聞尚以爲駭。今則習而安之矣。先朝座主送門生。唯主考不視上馬。分考俱視。隆慶中分考。唯史館諸公不視上馬。餘但不視於觀政之時。一受官職。卽視。此愚之親承於房座東民部平洲先生者也。今聞分房視上馬之例亦絕矣。蓋門生之體日下。座主之體日尊。屈指僅五十年。而變態之速如此。此皆公死黨之端。非國家之福也。夫古人不忘一飯之報。而士爲知己者不愛死。恩如座主。奚止一飯。亦安可不謂之知己。報德何惡於厚。執禮何惡於恭。然而命座主者其誰也。君也。奉君命以取士。而居之以爲功。又樹之以爲黨。上既嫌於攘君恩。下又嫌於侵師道。是以嘉靖中霍宗伯文敏公。勸令會榜中式諸士。通刺但書晚生。不書門

生。而近科有楊都諫諱東明者。接見本房之士。執禮但許僉坐。不許隅坐。同事者或病其矯。而從先之士有取焉。以愚膚見。則謂門生之稱不必易。隅坐之禮不必易。唯座主不當以師道自居。門生不當以座師之稱稱諸人耳。何者。門生之稱。非古也。稽諸孔門。唯有門人與弟子兩稱而已。語載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記載子夏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此明徵也。自漢以前。未聞有以門生對師稱者。後世有公門桃李

之誇。而門生之刺乃起門生云者。其義雖從宮墻之門取。其例實從桃李之門取也。對師則稱弟子。對座主則稱門生。義亦不濫。唐之衰也。致令閹竪目天子爲門生。而座主則不敢目門生爲弟子。蓋門生乃門下士之別稱。而門人則弟子之通稱也。昔人不稱門人而稱門生。亦隱然別座主於師尊之外矣。乃時論混座主以爲師故亦混門生以爲弟子。不復裁諸古道。即好古之君子。亦但知稱門生於座主之非古。豈知不

稱門人而稱門生於業師之非古也。故門生之稱。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今欲別業師於座主。莫若以門人易門生之稱。稱弟子則尤古。但嫌於僧道家之稱。而儒門或不必襲焉。隅坐弟子之體也。乃以房座之年輕資淺者。承之誠嫌於亢。而其義亦猶可解。叅諸交道。不有冲年介叔以父事之者乎。叅諸宗法。不有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者乎。房座先吾登榜。兼有甄録之恩。亦可以當一日之長。如其年先乎我。則禮有十年

兄事之文。兄事之坐恒隅也。既在桃李公門之列。則肩隨亦可以當兄事。況有年在兄事以上者乎。故隅坐之禮。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唯隅於師者不分庭。隅於年相近之座主。或不嫌於分庭耳。至於老師二字。則面稱猶當覥顏。乃對人而稱敝座師。言果順乎。事果成乎。是故貴座師敝座師之稱。不但當革於分試者。兼亦當革於主試者。而避輿避馬。或行於座主。而不行於業師。則真文身駃舌之陋俗也。已舉主之稱老

師。又在房考稱師之後。其例起於嘉隆間。二例亦相表裏。蓋皆以所舉者爲公門之桃李。座主拔後進於糊名易書之中。既以師稱。則舉主拔下僚於循名責實之後。豈不可以師稱也。然士所舉之主考二。房考一。而郡推縣尹等之舉主。有踰十數位者。師稱無乃濫乎。房座之資縱淺。尚有一兩科之隔。可分前後輩。而各臺之薦所屬。則有同科及先達在焉。同科而稱門生。已非義之所安矣。況先達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與文子同升諸公安得有同升之公臣復攬爲私門之桃李者自古破格特擧之主孰有過於鮑叔之擧管仲季桓子之擧尼父乎仲豈不德鮑子而於桓公之問托國必不以鮑子先隰朋尼父亦豈不德桓子而於墮都出甲之擧亦不以季氏後二氏非薄也義不黨臣而負君也鮑雖薦仲豈易執友之倫桓子雖薦尼父尼父豈以門下士自處而桓子欲挽去魯之轍對使猶稱夫子是擧主却以師友之閒待尼父也則今

日稱師之例可裁巳擧主中果其言可法行可則而重之以培植提奬之恩則師事亦豈爲過乃定師稱於一剡之中師道一何卑也是故稱人者不嫌以惜縶纓之重惜之稱於人者不嫌以撤皐比之勇撤之唯其知遇之隆亦不下於座主則執禮雖嫌於過恭而報德何嫌於從厚苟非欺君誤國不爲名教所容者亦當效脫驂解佩之誼焉又以趙文子擧庫士七十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子之案參之則擧主亦當有以

自重也巳鄕國學中之師皆師乎曰師也從君所假之師道仍挈而還之君者也於古之人師經師奚屬曰屬經師何以不屬人師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三王亦憲亦乞憲老乞言之師是謂人師在士流則依之以謀道迪德而服勤至死者是也是以配君父之嚴而稱百拜死則爲心喪三年孔子其選巳世豈遂無若人而未必在天子命官中命官之師如周制大司徒以鄕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豈不負有人師之表而

師道巳統於天子特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若樂正脩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正經師之事也雖其中亦有有道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卽經師中之人師而天子之憲乞不屬也然則士由鄕學入國學所遇莫非經師安得人師而事之曰此義見於學記中士從入學鼓篋之後五年視博習親師夫太學旣有師矣何以又言親師人師固不局於太學中求也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虞庠。此皆求人師之地。樂正蓋不以經師自據。而繼之博習以親仁也。至於九年出學之後。年未強仕。天子復爲寬其出疆之限。而聽之尋師於四方。此游夏之所以不遠千里而趨孔壇也。蓋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有以道得民之師。有以賢得民之儒。以道得民之中。達而爲帝王師。窮而爲萬世師。皆在焉。故天子隆之以憲老乞言之典。而司徒典樂等官。則多取之以賢得民中矣。今之國子祭酒。正古樂正之職。

司業即小樂正之職。以下六舘之師及各庠師。即古大胥小胥。及黨庠術序諸師之遺制也。故曰屬經師。然則人師何屬。　聖祖意在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中也。觀其定官長相見之禮以二拜。定民間生徒見師範以四拜。可想已。然而建學立師之意亦不薄。蓋以祭酒樹人師之儀刑。以司業作經師之領袖。以下雖分職於經師。而亦皆寄以人師之責。迨今似已皆溺其職矣。此亦未必爲人師者之過。端爲名場鬧而

道徑荒。縱有人師經師之望。士不以謀道迪德之念求。亦不以執經問難之實求也。或者正已率人之道。師亦與有愧焉。自吾出學三十餘年。目擊學中江河二變。　國初士稱庠師曰先生。自稱曰學生。予在學時。自稱如舊。稱庠師。亦但曰老先生而已。今忽易老先生之稱爲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此一變也。又從出學後見同榜生通刺於舊庠師。並無跂於在學之例。今聞士有一入於賢書。即易門生之刺而書侍教生者。此

又一變也。初變嫌於不情。再變嫌於太驟。雖緣士心不古。而亦江河之勢使然。蓋　聖祖原不與人以久假之師道。尊師自隨乎人。而近例又許鄰郡舉貢行補教職。姻相聯。友相執。不無親故尊長在弟子行中。貌狎而情暱。詎能以一時暫合之名分。束縛其終身哉。愚以古禮參憲章。竊謂國學大小司成。皆天子所簡爲國子尊貴之師。縱其德未足以當古之人師。而體亦自重。但使官箴不玷。橫逆不加。而又兼有經歲經

月之相敘者自當爲天子存人師之餼羊以下諸師俱稱一日之長縱其學不足以當古之經師而義亦難忘或從久侍側而離經辨志或緣新入泮而分齋唱名苟非貪鄙茸闒之甚者亦當爲世教存經師之餼羊沿門生之稱遵隅坐之禮終身不改可也此外當以舊治舊屬之例衆之蓋仕途於舊守令必書舊治生於舊監司必書舊屬生後輩則加晚字今學師之與齋長多有年相若道相似而偶爲名分所縛者過後

或書舊教生或書舊教下生又或書舊教下晚生既以別於幼所受業之師又以別於君所特簡之國師於義似當而坐之或隅或僉則視齒之高下與恩之淺深起權衡焉乃如今之舉子門生之墨未乾而侍教之刺已易則薄道也銓曹欲養士子之厚道則教職中請毋以逼近之鄰邑注選而量於三五百里外姻婭之所不及者授職焉似於彼此俱便耳督學使者之稱師則立乎學師座主之間以其勤條教而布諸庠序則近乎學師以其拔俊秀而進諸鄉闈則近乎座主亦從君所假之師道而卒以還君者也然而當其任者則非兼有人師經師之德學弗稱蓋不有人師之德必不公不有經師之學必不明公明兩合則真可以稱師矣然而君之所寄於我者不過考文稽行之役而非傳道授業之事也其於師道局矣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當事則行師之實以代君謝事則避師之名以還君在督學之自處當如是而士由獎拔以進於

上則安可無水木本源之思稱門生而執隅坐之禮不爲過矣若乃老師之稱則亦如國學二司成與鄉會二座主之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其有不膺獎拔而但與風簷之一試者情既疎於學師而恩復下於座主日後仕途相值欲如受知者之例書門生似違於情欲如待撫按監司之例書舊治生似傷於義愚以爲可倣舊屬官之例或書舊教下生或書舊門下晚生庶於彼此相安中有破格作人之學憲既以古人之

道律其身復以古人之學訓諸士恩雖未及而
德實可宗又不嫌於格外叅承也已府州縣提
調官之稱老師 國初原無此例稱師於離任
之後似亦弘正以後事也愚從隆慶初出學尚
無現任稱師之例而今乃有之其端在爲人牧
者喜收桃李門生以爲日後相援之地而弟子
員則出於一時希寵干澤之俗腸耳久而習俗
已成則賢者亦難乎立異矣昔人稱守令者民
之父母師帥也豈謂不兼師道然天子實統君

師之道臣亦但稱君不稱師是天子猶自居於
五大中之一大而以師大與天下也乃獨於守
令而師稱之何居守令果有仁心仁政之實德
行可師政事可師而兼荷其知遇之恩者其何
嫌於師事但稱諸現任則不能無諂上之嫌且
師帥本父母之常體而今第以季考録考兩案
起師稱是輕平日之仁心仁政而重一時之校
文也不已陋乎稱公祖稱父母並尊之曰老大
人不謂不重矣何必又借師稱以爲重竊謂提

調官未離任時還從舊稱爲當而事後則當叅
諸恩義之間但有受特知而遇以國士者及經
録送而新入泮官者不嫌執門生之體而襲老
師之稱葢守令雖借一考以稱師而平日原有
師帥之責與舉主之以一刻定師生者不同也
其有不必以門生書者或書舊治教生或書舊
治教下生位相懸而年相遠者則加晚字於其
下皆無不可相見固以隅坐爲主而齋長中或
有髦士昔人之以貴下賤者未必不行父事兄

事於士民中則離任之後權分賓主之席庸何
傷大槩人師經師師之正格其餘皆屬偏格而
人師尤爲正中之正葢其成我之恩與生我者
等古人所以不遠千里而求也是稱五大中之
一大天地間有父子即有君臣有君臣即有師
弟六經未出而師道已在天壤間矣安得而不
頓首百拜安得而不心喪三年經師不皆出於
已求而或出於父兄之求下人師一等矣而授
業解惑則賴之固未必可當心喪而或可當百

拜。此正中之偏也。學師與督學師。又不出於父兄之所求。而出於君上之所命。下經師又一等矣。而名義有在。知遇或獨隆焉。固未必可當百拜。而或可當師稱。此偏中之正也。提調官。正屬師之偏格。而座主。則偏中之偏也。猶可以當門生之稱。乃舉主。則不師而師。不門生而門生矣。然而猶有推轂之恩焉。蓋有市道之業師。薄於德而荒於教。反出於偏格諸師之下矣。總而覈之。則座主舉主無師之實。而襲其名者也。國學

鄉學督學提調諸師。有師之任而溺其職者也。逼刺緊書門生。靦面緊稱老師。可謂名不正言不順。世有人師經師。却降而夷於座主等列。不心喪。不百拜。則舉世遂無君親並重之師。皆非義之所安也。如上所起權稱。亦謂極重者不可反。故調停於不古不今之間。苟欲名當其實。則唯德學兼優之人師。受恩深重之經師。仕後可稱老師。刺中可書門生。或易門生爲門人。則尤古。凡所謂門人者。謂負墻鼓篋而遊於其門也

今世訓句讀訓舉業之師。多延諸家塾。而鄉學國學之師。則事諸天子之學宮。督學提調。亦但奉天子之教命。而非自以門墻開後學。然則事後門生之稱。皆可以酌恩義而裁損者也。恩義兩重而稱門生。孰曰不宜。有不然者。則於句讀舉業之師。可書舊塾生。舊受業生。從厚而書門生則必加一舊字。於鄉學國學之師。可書舊庠生舊門下生。從厚而書門生。亦可加一舊字。若督學提調等師。苟不受其破格之知遇者。不以舊

門下書。則以舊教下書耳。不書門生。則不當稱老師。市道之業師。有名而無實者。例此。今天下以市道之師。掩人師經師之重。反將仕路諸師而濫之。此師道之所以日晦也。愚故就六師以研真似之幾。爲學人之撙習親師者考衷焉。

前議初草數行。忽作一念曰。此非居鄉之急務也。撤去。有一門人從語次論及。而請曰。師道之濫也久矣。剖疑師而表真師。務孰急焉。乃卒稿。則又以疑心吞吐於談論間。若曰。君

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可言而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師言果一一從先行中得否則愚亦自審於言行相顧之際矣予初仕郎叨京秩但有座主而無舉主主考若廣右呂相國豫所晉中馬相國乾菴浙東陶宗伯念齋三先生皆温恭下士之君子也未嘗以過情之禮督門下士唯江陵張相國太岳之柄國也太專有門下士督其不服父憂之過露章彈之江陵疑予左袒而中傷焉予實未嘗爲謀府

也義不坐視朋友之難而微爲之調護云爾乃吳子道之作彈章若以師尊座主而引事師無隱之文張座主之出辨疏則儼然以師自命而以攻師詆吳趙二子愚以爲俱未審於憲章之義焉房考則新會袁京兆平洲晉江蔡令尹崇巖二先生亦皆長厚之士原未嘗以師體自居予雖從衆稱師不能自異而對人則但以敝座主稱不以座師稱也禮則不敢不至焉乃如校官與提調官之稱老師

則未仕時耳且未聞而况身習其事乎當予之以恩貢赴南雍也值京口姜宗伯鳳阿先生爲祭酒吾婁王相國荆石先生爲司業姜公乃鄞封有望之先達而王公則以梓里相識於未第之先齒在肩隨以内者也于時姜公受言官之齮齕閉門待命而王公則以轉北之命先期辭文廟而戒行矣姜公邀之權攝幾日以待接任者席不煖而報至接任者亦至矣乃於其拜辭文廟之日一識面於監

前講院中遂辭故事留都攝事者事後不敘堂屬師生而師實以傳道授業爲事殆未有以一日之相攝而終身執弟子禮者此希世取寵之士所能愚不能也故於辛未釋褐後初謁荆石先生於都下但以門下眷晚之刺相通請就北面之坐而讓左先生猶以爲非人情也辭者再三乃黎後從前右交左之矩而處之於肩隨凡事之閒革去門下二字而書晩眷侍教生尚不敢以梓里親故之交而

盡忘一日之權敘也後以同見扼於江陵解
組歸里乃盡撤宦套而以肩隨訂久要復華
晚字而書眷教焉揆以君子行過乎恭之道
誠未足乃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或近之當余
官南部時亦曾以初謁荊石先生之刺通劄
姜公徵聞公以不恭見嫌爲不書門生故公
蓋執邇年之事例而愚實忝　國初之憲章
聖祖最惡臣下之憑籍威靈挾爲己有以成
久假而不可歸之勢故於進退頓挫間多用

防微杜漸之法蓋有朝而部郎暮而卿貳朝
而各道慕而僉堂不與其以舊堂翁之體自
狃也國學中之師生朝生暮師者亦豈少哉
愚自幼至老不敢泛以老師之稱加人亦不
敢輕以門生之帖投人豈以凶德自處憲章
自有在耳然亦不敢以姜公之執爲過或者
公之所愛在禮而愚之所愛在年則愚之不
逮姜公遠矣繼姜者爲江右萬宗伯大疇先
生繼王者爲雲川范太史屏麓先生其望殊

在姜王二先生下而在監必事以師禮出監
亦事以座主之禮則又何擇於二公焉世有
非師認師懷媚竈之心以飾謙道者吾無取
也已矣今士流之德舊督學師常在座主舉
主之下而愚所受麻城兩督學之知愛最隆
耿司農天臺先生有陶鑄之洪恩周太常少
魯先生有國士之殊遇寧得不隆之以父事
兄事之禮而耿有人師之望故父事之意多
周有經師之望故兄事之意多顧猶愧未能

盡掃俗套以惇古道也耿受野史之誣尚能
於筆舌間稍白之周受中貴之誣則末如之
何也已矣蓋二先生之知我也過其量而愚
之報二先生也但有不及而無過第學使本
立於國師座主之間而愚實推二先生於國
師座主之上則出於毋自欺之一念也愚弱
冠即隸郡庠故提調官不在州縣而二千石
獨當之二千石中唯廣平蔡憲副春臺先生
有額外之知亦有額外之待蓋嘗羅九學之

新進生徒。歛之書院。而以師席屬我。且不以公祖之體統相臨。而以友道待我。其何德以堪之。安得不報之以父事兄事之心也。故自出貢以至登朝。不以老公祖稱。而以老師稱。此不為校藝中曾受優錄。而為論學中特承優遇也。跡其作郡之德政。與居鄉之苦節。亦不愧於師稱。特緣飭兵吾土。奉 旨督過徐文貞公子姓臧獲不法事。心實無他。而迹則若有倚焉者。以致名敗身喪。迄今猶未大諒

於天下。其受誣尤難剖於耿恭簡之野史。愚雖綿薄。頗為之立俎豆地焉。此又不從一已感恩上發。而為朝野公道上發也。然提調官原屬民之父母。而以一考稱師。畢竟非體。愚之於春臺先生。亦但從報德尚賢兩義上起師稱。而不可以為訓。對同志多稱蔡春翁。對當道或稱蔡公祖。或稱蔡老先生。而不槩以流俗之濫稱稱諸人也。以此為坊。而今猶有納交要譽。資勢謀利之徒。起偽稱於守令間

者。言不顧行之愆。愚或庶乎其可逭夫。第恐習俗移人。則賢者亦難乎免耳。

從先維俗議卷之二終

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古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上交下交一切當宗孔矩議

嘗疑子貢自道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而夫子故抑之以爲非爾所及何苛也味及易傳知幾之義而始豁然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蓋上交以恭敬爲道稍加則諂下交以和易爲道稍加則瀆究至於不諂不瀆之極非圓平等性智者不能也子貢其猶病諸然諂與瀆猶發源於天理而少差焉今却有附不諂不瀆之說以行其狂僞者處士橫則瀆於上此狂也宦機深則諂於下此僞也其流皆有莫大之釁不可不察是故嚴光加足於帝腹節非不高猶釀後來黨錮之慘而況傲睨殺身如禰衡等即挽率悅之以禪鋒挫張運使亦導狂魔之前茅也不足羨也泰昭跪請於范雎節非不下猶醞後來焚坑之毒而況謙恭盜國如王莽等即元主之以法王尊西番僧

亦鼓僞風之擅習也不足法也上交不與其諂而又不與其瀆上下交不與其瀆而又不與其諂下二者之矩宜何宗皆宗孔子而已矣禪門重叅案吾今畧舉孔子上下交之案與同志叅焉魯哀公問大禮何如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又問人道誰爲大則愀然作色而對又言寡人蠢愚冥煩則蹴然避席而對其尊上也如此而今有豪宕不羈之夫自負笑傲王侯以爲禮法不足拘也何居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

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子曰非敢謂佞也其遜長也如此而今有少年英銳之士敢於凌侮先達以爲死灰無足憚也何居孔子荅曾子問喪祭自述昔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孔子疑不敢問及葬畢而後請其故焉孔子年三十四而適周道既明德既立矣而猶降心於耆德如此乃今俊秀一入賢科毅然與踰等之父輩分庭也何居子問公叔文子

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坐蘧伯玉之使人曰夫子何爲責冉有季路之問伐顓臾曰今由與求也相夫子古者夫子之稱卽今大人先生之稱也文子伯玉不覿面而用此稱固以齒德相符之故而季孫則直以其爵耳孔子非康子之父行敟而猶不以齒德輕爵如此乃今狂客有何年德而對人輒呼達尊之姓號也何居四者皆孔子上交之矩而今反以瀆上失之者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

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子曰居吾語女此先覺待後覺之體也賈益天王之臣而夫子以齒德臨之如此今以告老之大夫遇新進之朝貴能以待賓牟賈者待之否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非求益者也此父兄裁子弟之道也童子殆挾才之徒而夫子愛之以德如此今以鄉閭之先達遇豪氣之後生能以命闕黨者命之否子路訝正名之迂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冉有爲季氏聚斂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求之事夫子亦勤矣時又爲孔悝季孫之家臣而夫子以義相成不少假借如此今有栖栖不遇之師長能以責由求者責從遊之貴士否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又問然則從之者與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季氏之勢熾矣子然亦貴介公子而夫子辭嚴義正不憚傷心如此今有舉舉失時之髦士能以訶子然者訶權貴之黨人

否此四者皆夫子下交之矩而今反以諂下失之者也更有出乎上交下交之外而立爲左右交之定矩者焉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夫子若弗聞也者而過之夷俟則以杖叩其脛原壤正孔子肩隨之幼交而受其切磋之益者也含登木之歌以全交督夷俟之過以責善待執友當如是矣今安得有念窮交如孔子者卽念窮交豈能抑揚中節得無忍於其所不當忍而絕於其所不必

絕者乎孔子不舍車於顏路遇舊館人之喪命脫驂以賻之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子高伯子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則又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亦舊館人也二館人皆有德於夫子者故一臨其喪而哭之一就賜氏而哭之不以其齒德之下於我而忽之也命子貢脫驂以導厚病冉有攝帛以導誠其教亦已至矣今安得有報舊德如夫子者卽報舊德豈皆厚薄稱情將無有施於其所不必施而吝於

其所不當吝者乎陽貨饋孔子烝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爲之解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病陽貨之妄以大夫自處而以士臨孔子也然貨爲已仕之士而夫子爲未仕之士亦稍有退讓之誼焉故貨以豚餽而子以身往葢處之先從左右之間也至於康子饋藥則拜而受之矣夫以魯國之大聖待權門之陪臣而猶於平交中寓遜道也當今負氣節之賢豪與不同德者處亦肯致曲若此乎別志載孔子遇

程本於途傾葢而成友道豈逸民朱張之儔歟說者謂逸民中唯朱張行同孔子故無品評之語是也於魯亦以友道待子桑伯子魯論載仲弓問其可使南面則曰可也簡家語載伯子不衣冠而處則譏其同人道於牛馬豈亦故人原壤之儔歟原壤之交深伯子之交淺故但使子貢弔之而不往哭焉於陳亦以友道待司敗司敗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此粗論也其訐昭公之不知禮也亦核故直任爲已

過而不辭於宋亦以友道待宋太宰與之論及三王五帝三皇及西方之聖人此深論也其疑聖不在於多能亦高故擬其爲知我夫以千古之一人待四方之泛交而猶於應接間無一忽也當今倡理學之君子與不若已者處亦肯降心若此乎此四者又孔子不上不下之交立不諂不瀆之矩而今亦以諂瀆互失之者也葢士風之壞久矣而吳越間尤甚不爲權門之幕客誨諂則爲詩酒之俠客誨瀆不爲養交盜名之

僞夫釀諂則爲談空說玄之狂子釀潰其初皆若有以自挾而其後則技窮而無以自藏又將反而求附於孔子之中庸至於附中庸而不得則天地間之棄人而已矣吾故表孔子上交下交之矩使學者審所以自處焉此道徹上徹下知幾之學實不外此。

總核中外變體以遡先進禮法議

論禮必宗孔子論法必憲　高皇此所謂從先進也風會所流禮或變而從俗法或變而從

權僉曰時義當然而君子則不可不遡其本吾前有疏浪謂今日之時勢多以末流事例爲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爲中庸而不虞弊之所底止此不獨朝著爲然鄉閭亦然也其關於綱常之重者莫如子侍父坐而不異父之几父受子拜而猶荅子之揖舉世莫知其非則愚已於家庭正之又莫如妻乘其夫夫不能納側室亂唱隨之體妾乘其妻妻不得宰內政亂嫡庶之倫夫以封典濫再醮之妻子以封典濫婢妾之母而亂名器之重舉世多蹈其弊則愚亦將於家訓嚴之又莫如弟之事兄但知有肩隨之體而不知有父事兄事之體弟子之事師但知與座主同體而不知與君父之重同體交道中在韋布非窮交而認平交非父執而認父輩大亂古道齒鄉齒族之誼在章縫本先達而足恭於後達本後達而抗衡於先達盡廢古人父事兄事之規則非一夫之力所能挽也且鄉閭之變體必自朝端倡之語曰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尤非山林之所敢議抑尼父又有言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尼父亦告老之下大夫也定禮樂修春秋不以爲僭吾儕德非尼父或可以平日之與聞者相參訂焉其大綱亦不敢舉已姑摘大綱中之煩瑣條件出於見聞之最核者紀其變以俟後云（以下共四十九款）

愚起自農籍每疑俗禮之多悖於古也暨登朝始閱史館中有四科異帖七科隅坐之例爲之躍然曰此先進之遺風哉而庶吉士之事館師

閣師亦最有體閣師尊矣不易　國初官長二拜之式較座主若少殺焉館師親矣僅倣遜年座主侍門生之體視民間四拜之師範有間焉雖同稱曰老師而通刺於座主曰門生呈課於閣師曰學生皆禮之所安也此所以爲道揆之地哉今館選豈無流敝而此體則不可易也乃各衙門之變體紛紛矣據余登籍後歷南北曹耳目之所睹記除三孤九列自有定格及銓司視諸曹出一格外其他一切部寺屬僚凡通刺

於政府及部院正堂並用官銜晚學生帖通刺於院部亞卿及通大二正卿並用官銜晚生帖留坐必隅而送出或有不視上馬者此外則並不用官銜帖而或以晚或以晚侍侍教平交則或以侍或以年侍寅侍其坐或僉或正而輿馬則彼此相視以爲常中有名分干礙者別論焉六科與庶吉士之體同但有晚生帖而無官銜帖少宰之外不書晚矣十三道與銓司之體同但有官銜晚生帖而無晚學生帖亞卿除少宰

外則書晚侍矣其稍別者惟閣臣不視庶吉士及銓司上馬而獨視科道上馬耳科道從當國閣臣考選特書門下晚生此又各司之所無而兩衙門之所有也以上從先朝幾變至此今經三十餘年未必無小變焉暨予之補臬僚而趨嶺表也先既有所傷於内尋復有所齮於外身入九曲場中有不得不去之勢而又不欲爲苟去也故托於申復憲綱一議以微罪行輕發取困非吾志矣却因履歷外僚一番而知兩院三

司與所屬府州縣之變例又省前所派陳九事之有欠審處也其時政府以臺諫爲羽翼臺諫以政府爲泰山九卿俱失其職而况外僚哉經今二十餘年而事體大變言路塞已忽通通已復塞蓋自衆言喧豗之後而堂陛宮府閣部之間血脉多不聯絡臺省之持論則正矣臺臣上厄於綸音之不降下困於璫使之難調操心更危倚藩臬如左右手也前議其猶芻狗歟而中外一切變態則可以總核其槩矣試述之

吾聞之先達郎署之書晚學於閣部非古也此緣翰吉晚生學生之兩稱而牽合之者也選翰吉在都燕之後　國初部署列於臺省之上恒以子部大夫補本堂左右卿之缺朝而在子部稱屬暮而晉卿貳即不稱屬與今之臺察同寧得以晚學書於客部之堂卿書晚學於部堂此中見官之體也故曰非古然如主事評事以及中書行人等官多係新進之士稱晚學猶不爲過乃如藩臬大夫亦以此刺通閣部則不古甚

矣何者　國初以藩臬肩部院非晚學於閣部衙門者也然則藩臬不當用官銜刺乎曰書官銜則可書晚學則不可官銜之可書以辨職司也晚學二字之書何當焉此必成弘以後有資深眷重之孤卿在閣部間而新遷之守巡道起此例耳竊以爲部司之新進而書晚學猶可無革而二司之濫書晚學則必不可以不革者也豈但守巡之晚學當革即藩臬長之官銜晚生帖苟非對閣部之七科以上者亦似可革第以

官銜通姓名其可矣然則孰能革之曰大臣之之不吐不茹者能革之其在道揆之府歟○吾又聞之先達科道之書門下晚生於政府非古也此緣舉主門生之新例而引伸之者也尊舉主在嘉靖之季宣正間三楊在內閣薛文清公瑄爲御史楊公求識一面而不可得寧得以門下之刺入政府宋臣有云安有拜官公朝謝恩於私室者故曰非古然科道之選類取諸博士中書行人推官知縣中稱晚生則亦允宜乃如

省直巡撫亦以此刺通閣學則不古益甚矣　國初以都察院頡六卿非晚於大學士衙門者也然則撫臺必不可稱晚乎曰後輩而稱晚則可先輩同輩而稱晚則不可後輩之稱晚以示遜長也先輩同輩之稱晚何當焉此緣嘉隆以來有特進柱國之勳階在殿閣間而淺資之副僉御起斯諂耳竊以爲科道之受援而書門下猶可無革而撫臺之槪稱晚則必不可以不革者也亦不但同輩後輩之晚生可革即一切卿

貳之晚生帖苟非對閣學之四科以上者亦似當革或書侍教及教下則可矣然則孰能革之曰君子之不諂不瀆者能革之其亦在道揆之府歟

吾又聞之先達閣老天卿之送郎吏上馬視臺諫不視部屬非古也此例殆從三楊後起也國初一品公孤不視子部大夫上馬二品堂卿不視六品以下郎官上馬而吏部與都察院持之尤嚴然以此待部屬亦以此待臺諫也大學

士衙門在部院之下而天寵常在部院之上是以上賓二三品堂官下亦賓六七品郎吏視輿且視馬而閣學自三楊後多以三孤兼六部之銜論官階則於部司臺諫俱可不視上馬而成弘間言路日巳重矣于時復有閣臣如萬安劉吉者以失德畏彈倡爲超遷言官之說安得不破格以禮之故於臺諫仍用大學士衙門視上馬之體而於部屬獨用六部堂卿不視上馬之體蓋不無遷就於其間然吾猶聞虞山嚴文靖

公述正德之季吾婁毛文簡公爲大宗伯尚不視臺諫之馬則冢宰可知也迨嘉靖初夏貴溪在諫垣最得　上意部院大臣曲狥之因以臺察爲公孫滑而起此例無何貴溪入內閣則尤過裁部寺而偏縱言官此例遂通用於閣部間矣顧吏部四司本與臺察同體閣臣既視臺察之馬而獨不視銓司者何殆以閣下兼官但兼冢卿不兼都御史也然孤卿原無視七品郎上馬之舊例而何以獨假借於臺省此非尤類

之難盡歟五部亞卿亦與少宰同體各堂不視司官之馬而銓司獨視於少宰者何殆以選部大夫於正卿尚遠於左右卿巳近也然少宰原無不視各部郎上馬之舊章而何以獨假借於本部此又非尤類之難盡歟雖然朝士既習而安之矣何以更張爲獨秉鈞者不可無孔子從拜下之思耳夫禮樂進反之際唯識微之君子能閑之而鄙夫則以身潰之吾頗有懷於徐文貞公之當國也以賓京堂之體格賓方面亦以

温臺諫之辭色温諸司從俗中尚存古額焉而今考文之府且不復言成弘以前之憲章矣後進將誰稽乎○吾又聞之先達縉紳先生之覿面相稱卿大夫互稱老郎官亦互稱老非古也此例皆從弘正後起也　國初唯閣老及九列大堂諸老彼此以老先生互稱臺省部司以下但稱先生而不稱老以別嫌也今唯銓曹互稱長官六科互稱長科十三道互稱道長其他未有不濫堂上官之稱者豈緣當時有踰等之父

行與謫遷之先達參錯僚友間而權借此稱乎不然則必諸司嫌三衙門之自尊其體而故以隆重之稱別之也如此則與堂翁奚擇焉卽此便輸三衙門一着矣然而猶有解也謂平交互尊亦不失爲謙道也今頗聞閣部大老亦有以老先生之稱假借於不相屬之郎官者則時套重矣而諸司之於閣下則多不用老先生之舊稱而易爲老師老太師之新稱尤爲不情此虞書之所謂巧言令色孔壬也然而亦可解也謂

特敬有在亦不失爲厚道也乃今有高年歸老之先達亦以老先生之稱濫施於士之初釋褐者則時套益重矣而新進之於耆英卻執仕途泛交之體統以分庭抗禮爲當然尤傷古道此孔子之所謂幼而不遜弟也雖然聖人不能違時何以較量爲但經世者不可無孟子正人心之思耳夫風俗頹敗之端唯憂時之君子照之而俗士則隨波逐之愚深有感於太原王宮傅先生之歸晝也稱幼交之寒士曰兄稱後進之

科甲亦曰兄謙退中亦存平等焉而今科甲之英且不知有嘉靖以前之禮讓矣頹風誰與拯乎

吾昔從南駕部郎補北比部郎見科官之遇部院正卿也北避南不避在南豈曰無因而憲章則當以北爲正考　國制迴避之式越一等者趨右讓道越二等者引馬側立越三等者引馬迴避唯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如有親戚尊卑之分聽從迴避則六科苟非有分於部院其當

迴避何疑已。然而傳有不避之例。何也　聖
祖不時召見群臣。令卑官凡承宣召者。遇尊官。
不必避馬。恐稽應對也。今陪京已無宣召之事。
而科官猶執此例。過矣。然而尚有說也。謂言路
之氣。欲振不欲挫。雖借此一事以存餼羊。亦可
也。乃有不必避而避者。其北都部院之避閣輿
乎。　國初但有越等避馬之例。並無同等避轎
之例。蓋　聖祖原以中書省之權。分入六部。
而統百官之冢宰為尤尊。今以冢宰而避閣輿。
則是革中書後復有中書矣。而可乎。然而非閣
下之過也。部院諸公畏權之過也。例起於先朝
之閣老。多有深資上壽顧命之臣。如嘉靖初之
新都楊文正公廷和京口楊文襄公一清等。當
時部院大僚。非故吏即門生。原入聽從迴避之
欵。即新建伯王文成公入朝。遇一年伯尚書於
隘路。汲汲下輿拱立。年伯不下輿而手拱之曰。
伯安。吾失禮矣。此誠先輩之風。而安可執以為
避輿例也。繼楊柄用者。為張永嘉孚敬夏貴溪

言。二公倚天寵而輕百司。能以喜怒榮枯人。於
尊聆問。其視六卿也如草菅。又以議大禮。起大
獄。曾攝三法司事。訊及九列堂卿。於是部院之
體面大損。而冢宰以下。明知避輿之非是而不
敢爭矣。嚴分宜嵩。亦以資深眷重。狃於此例。微
聞徐華亭欲易之。而以有所瞻顧。不果發。迨平
湖陸莊簡公光祖位冢宰。與揆府蘭溪趙公志
皐夙有舊寅之雅。而始復之。僅亦反到嘉靖初
年事例。而未能反到弘正以前事例。各部院猶
未合也。竊以為閣部分路而行之體。猝難復已。
趨右讓道則　國初二品之遇一品猶然。其可
議於三台八座之間歟。此議從部院出。則不雅。
從揆府出。則亦論道經邦之一事。但今堂陛之
交。且隔矣。奚暇變調及此。〇吾又經閱察於南
部。經考績於北部。見臺察部司之過大堂也。北
跪南不跪。在北豈曰非體。而憲章似應以南為
徵　國初六部各設子部。後乃革子部之名。而
分四司十二司。綜名之曰清吏司。清吏云者。內

別於京朝之散局。外別於有司之煩局也。凡外吏之叅上司。借用君臣之體。故用跪而司屬之見堂翁。借用師生之體。故用揖。此南部院之諸屬過堂。但有揖而無跪也。北唯翰院六科之過堂如南禮。而部司與臺察。俱改爲一跪兩揖之儀。何也。考禮儀定式。凡百官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對立。稍卑者居西。高者居東。其品秩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

內唯提出近侍官員。雖拘品級行跪拜禮。六科正屬近侍官員。故過堂不議跪禮。而各部主事。與各道御史。對部院正堂。已越四等。故緣此義以起過堂考察之一跪歟。然正副郎已從大夫之後。似不當與越四等者同科。而史官及中舍。則與六科同在近侍之例。亦同於部院正卿越四五等。而過堂時。史官獨進科官一揩。中舍仍與博士行人同揩。則又不專以近侍論也。似不若南規之無隙可議。然而亦有說也。謂新進之士。當獎亦當裁。則借此一跪以示頓挫。亦可也。尚有不可跪而跪者。其藩臬大僚之過部院乎。國初但令二司聽考察於部院。不聞令其屈膝部院堂上。蓋　聖祖原改元行中書省爲布政司。配內之中書省。改元肅政臺爲按察司。配內之都察院。京外微有重輕。而體格無甚高下。今以咨呈衙門之岳伯。而屈膝於照會衙門之堂卿。則部院亦可屈膝於宗人都督之府。通大太常等卿。亦可以屈膝於部院之堂矣。而可乎。

然而非部院之過也。藩臬諸僚激成之過也。例起於宣正景順間。二司尚不受撫按之約束。而恣行威福於外。其時掌部院之大臣。有若蹇忠定公義。王文端公直。顧公佐等。皆以　累朝耆碩。敭歷著聲。有激於此。故起重內輕外之制。借計典以稍抑之。其議過堂之跪。則本周制諸侯述職於天子。以冕服朝君。以因服歸命於司寇之遺意也。然因服歸命之後。公侯。原視王朝之公卿。伯子男。原視王朝之大夫。不聞以王朝之

元士列五等諸侯之上今之部院郎官周之元士也以一跪兩揖待元士以兩跪一揖待諸侯周家之冢宰必不然微聞先朝有一選郎議革此禮格於冢宰不得行而勢亦有所難革者御史出巡又踞藩臬大夫之上復命與考績俱不廢跪而獨廢二司之跪不唯臺察尼之而各部亦必尼之竊以爲獨伸二司過堂之體誠難行已上見官之不用跪禮則南部院原有　國初成規或可反北例以從南例歟此議出於六曹二司覺多事出於部院大堂則亦願從先進之一端但令科道之選且壅矣奚暇講求及此吾又從留曹見禮部傳公帖之式而省中外官僚稱翁稱老之太濫也據公帖於大九卿正佐並書半號而稱翁於小九卿正佐並書全號而不稱翁其姓下則俱稱老先生於六科不稱翁不稱老但書全號而稱之曰某掌科先生十三道則與部司同體不與也此非先朝之典刑乎若撫府之位冠百僚而稱翁稱老則起於

仁宣二廟之間而南都尚在小九卿中也據此傳帖之式而外京方面以下可推已藩司當從六部之後與通大之稱等臬司當從都察院之後與太常京兆之稱等運使知府當從小京堂大方面之後與京朝上見官之稱等府佐縣正當從科道部屬之後與京朝中見官之稱等在國初必有差等而今則當稱號者必兼翁當稱先生者必兼老矣然以其同居民上則雖有過情之稱亦但嫌其逼於上而猶無碍於下也更有稱呼之可怪者方士術士於四民一無所着詞人酒人於三達尊一無所有徒以三寸雌黃之舌相影相煽以要貴者之隆稱貴者或入其小術或畏其橫議則非師稱師非翁稱翁索一絨以分邊將之庭則未老稱老此眞戰國之餘風也○吾又於比部讀弘治中進問刑條例之表而省中外章疏叙銜叙銜門之多舛也據條例列閣部院寺孤卿之名銜門同者必以官階之崇卑爲先後官階同者必以銜門之大小爲

先後故以宅百揆之大學士亦序於同階部卿之後以肅百僚之都御史必序於工部尚書之後通大以下准此此非對君之正體乎若言路之類薦人材先京郎後方面亦沿於成弘以後之規而　國初不聞以京郎先方面也據此條例之式而在鄉文軸之叙銜可裁已文非對君何必叙爵唯三孤六卿之銜尊不可以　齒奪爵外降此則爵必叅科科必叅齒大方面當叙於大小京堂之間小方面當叙於科道部屬之間府佐而下當叙於京郎之後異途出身當叙於正流之後而其中尚有通融處則當以官員廻避之式叅之制載官員相遇中有親戚尊卑之分聽從廻避京銜尚以避尊爲義書銜豈不以讓長爲義哉今吳中凡有慶吊送行文軸輒倣撫按官類舉人材之疏不問年分科分而專以京外序銜大方面必列於科道部屬之後小方面且列於評博中行之後矣然使名義不犯則雖亂鄉黨之齒亦但嫌其違於長長而猶不

違於尊尊親親也更有傷義之太甚者弟子不在君前而以爵序師長之上弟姪亦不在君前而以爵叙兄叔之上乃至新進甲科一授京秩輒亦列銜於達尊先輩之上而皆恬然安之此眞蠻方之陋習也

吾又稽堂屬之制於翰林院而知講讀等員之於掌院學士亦屬也第詞館重科不重爵而起四科七科之辨體此意更古銜入五品以上方叙爵於朝班中此則緣堂屬之義而起者也詞臣之不傷義類如此亦有傷於義而久假不歸者其逾年之奉差編檢輒濫鼎元之京兆儀章乎　聖祖初開廷試鼎元爲吳伯宗尚未起有京兆儀仗傘蓋撤送歸第之例嗣後停科舉十四年而復開開後偶一行之永樂間遂著爲令此如出使朝鮮琉球賜一品服還朝固自有本等服也然則詞臣出差亦自有本等儀導而所過驛遞輒以金瓜月斧及黃羅傘蓋迎之於制違矣然以鼎甲三人承之猶有辭也後乃漸

務於二三甲之編檢而浸淫於未散館之吉士。何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奈何以儲養相材之地而起此冒濫之端也。竊謂欲標天選之額。則鼎甲或不嫌於仍舊。而此外還從本品爲安。葢有崇雅黜浮之教意存焉。必欲正之。又似當從鼎元起。鼎元之黄葢撤。餘無不撤矣。

○吾又參輿馬之例於南北曹。而知僉都以下之例不乘輿。正體也。獨陪京去君門已遠。而有兩人四人之煖輿。此權制耳。京都則非三品以

上不用轎。雖威重如僉都。清高如祭酒。亦僅以二棍導馬前行而已。日與月近則光微。其義如是。乃今有傷於義而恬不爲怪者。其各衙門之散郎。俱倣南郎之用肩輿乎。 國制文官衙門除宗人府正一品外。則二品衙門爲極尊。而三品次之。其正卿多年高望重之老臣也。故以肩輿優之。而四品以下。則猶責以奔走禦侮之勞。故不用輿而用馬。匪但辨其等威。亦以勞其筋骨也。余在朝時。官自僉都祭酒而下。非疾不輿。

非喪不輿。而今職及新科。則僅顧一皂御一瘠馬。猶苦俸薪之不給也。迨今則闈肩輿偏輦轂之下矣。内如僉都之體統已重。科道之攝事孔多。則權以輿代馬。猶可解也。乃有初釋褐之貧士。而多行稱貸以顧輿皂。何居。舜贊禹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奈何以新進妙年之士。而即養此侈汰之習也。竊謂當此臺省缺乏之時。則京堂科道亦可放過。而其餘還以用馬爲安。葢有養廉去惰之微機寓焉。必欲正之。又似當從僉

都始。僉都之煖轎革。餘無不革矣。

吾見言路之自重者曰。六科無屬。十三道有統無屬。唯部寺之諸郎有屬。是以外補之道長。不書舊屬於院堂。而外補之司屬。俱書舊屬於部堂也。例則然矣。考之官制殊不然。六科原屬中書省。省革。嘗以屬通政司。 聖祖旋念其掌封駁之事。不必受約束於通使也。復革之。是故六科之無屬。自洪武之世已然矣。若臺察之與部司。一體也。按官制。於戶刑二部正官之下。書

曰屬官浙江等十二部郎中員外郎各一員後改浙江等十三清吏司添設主事等員亦於都院正官之下書曰屬官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六十員後增爲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一百十員惡見其非屬也唯　國朝以風紀屬内外臺許堂屬互相糾舉與部寺堂屬之親比稍殊其舊屬之書與不書此係各屬之自以義起而非出於憲章也乃臺選之重於部選其來有自矣　國初蓋以科轉道道轉主事正統四年猶令御史員鈌從吏部於進士監生教官儒士中選成化十六年方令於行人博士推官知縣等項揀選至弘治十五年復令科道並於博士行人推知教官内考選歷練老成者除補而新進士科道之選絕其主事與評博中行則依然新進士之選也臺諫安得不重於部屬哉然而嘉靖年間臺臣通刺於閣部與部屬猶無甚別通於閣學冢宰亦以官銜晚學生帖通於部院正堂及兩少宰亦以官銜晚生帖通於各部侍郎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及通大二正卿亦以晚生帖分宜當國任子世蕃官至侍郎有疎山吳公悌者爲御史以官銜鄉晚生謁分宜或勸其從衆加一學字公不可嗣後耿恭簡公定向爲御史不屑書晚生於世蕃破例自裁一式或危之公亦不可二公固臺中之表表者而當時部院之均體可考已御史不書官銜於五部之正卿而書晚侍於五部之亞卿此余入仕後所起之例也夫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是時柄臣挾大阿之重以鈐科道科道又狹與主之重以壓各衙門我能制人則抗而又抗我制於人則詘而又詘體漸尊而志節漸卑於是諸司之我慢起矣間有讜直之論却從冷局中出而喧豗又乘其後今乃言士輕而臺省與之俱輕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灾也天實窮之而由君乎哉愚昔嘗以除言官之　廷杖勸　上而今復爲此說則傷夫有言責者之知進而不知退也○吾又見士之艷臺省者曰六科賓於正卿十三道賓於貳卿部司除銓曹

外一槩不賓。是以御史得與帶部銜之撫臺抗禮。而部曹不得與帶院銜之部堂抗禮也。體則然矣。考之憲章亦不然。宣德三年。尚令御史給事中。照品級坐。景泰三年。方令六科序坐書銜。俱列御史之左。唯六科係近侍官員。 聖祖原假借以體面。不照外官品級行跪拜禮。是科官之優待。自革中書之後。已然矣。若部司之壓於臺察。未久也。按宣德中。分遣巡撫。以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等。與御史于謙同擢各部侍郎。

猶次御史於部郎之後。成化八年。奏准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奉 敕同差者。俱照新差職名。先後序坐。若郎中等官奉 敕會同御史。或御史奉 敕會同郎中等官行事。當以奉 敕之人坐左。次者居右。則部郎與御史之相爲左右可知。復云。各衙門一應公差有關御史者。俱讓御史居左。若不係同差別處政務相關。止依品級序坐。則不共差之御史。其讓部郎之坐次可知。惡見其獨賔於亞卿也。唯 先朝常以御史

巡視京倉京營。暨光祿太僕等寺。奉差必踞賔位。而小九卿與子部大夫。俱以主道讓賔焉。若亞卿之賔御史而不賔部郎。此特後來江河之變體。而非起於 國初也。乃臺體之跨於部體。其來亦有自矣。景泰中。即以御史監兩廣軍。弘治中。又令會同撫院考察藩臬官吏。其權既與撫臺無二。而撫臺兼綜軍旅粮儲之務。其事實。按臺專操激揚舉劾之柄。其事虛。虛能糾實。實不可以糾虛。撫若有所壓於按也者。而部司之受

差。則不過監兌榷關審録恤刑等務耳。並不得侵撫臺之事。而比部郎理刑淮上。頗類總漕都御史之屬官。按體安得不尊於部司哉。然而嘉靖初年。按臺與部司相處。非同差不據左席。故於審録之主事。雖居左。而於監兌恤刑之正副郎。俱讓左也。當余起錮楚臬時。有京山王民部堦者。實監吾蘇粮兌。爲余面述乃祖九十二翁少泉公格。於嘉靖中。亦奉差於斯署。署與察院相隣。凡有河下謁客。餽客之公事。按臺必挈以

俱行。序坐則讓左。聯名則讓右。而公禮爲之代備。若恒以主道自居也者。孫繼祖役。曾不再世。而衙門事體大變矣。此君是以有傷於往事云。而邇來部司之失職。又可知已。部司恒肩隨於按院。而按臺則肩隨於撫院。此嘉靖末年流來之例也。夫造物忌盈。盈則未有不反者。嗣後臺省諱權臣之所不可諱。而諸司發之。諸司又言朝事之所不必言。而臺省含之。發者。或含釣名之心。而含者。或發偏激之論。意相左而機若相

關。於是　主上之厭心生矣。復有與竈之府。互相媒孽於中。而章疏遂多壅隔。今乃臺省錮而諸司與之俱錮。道經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者矣。人自傷之。而由天乎哉。愚嘗以闕諸司之言路。規江陵而今復爲此說。則慮夫有官守者之知彰而不知微也。

吾又考嘉靖以前。大臣並無身在政府。而任子卽以卿侍同朝者。任子以卿侍同朝。自嚴分宜始也。於是部院中。不無秉正觸邪之郎署。而郤有脅肩諂笑之堂卿矣。亦無位進首揆。而以身攝冢宰事者。以首揆攝冢宰事。自高新鄭始也。於是閣部間。並無不上馬之清要郎官。而間有不上馬之方面大夫矣。此皆不可以爲訓。而今乃庶幾反之。亦有反而未盡之處。豈非習俗之移人歟。○吾又考隆慶以前。六部行事。有當取裁於閣下者。部堂但令該司轉白。不聞以身僕僕入朝房探意旨者。部院之不問大事小事。而輕身自白。自張江陵時始也。於是九卿類政府

之屬僚矣。科道論事。有與閣部相關者。或有先議後奏之時。不聞論劾人物。而先探閣臣意旨者。兩衙門之不拘論事論人。而輒先關白。亦自張江陵時始也。於是臺諫成權門之桃李矣。此亦不可以爲訓。而今乃次第反之。却有壅而不通之處。得無矯枉之太過歟。

吾又稽秦以後。天子必有相臣。而我　朝獨無大拜之相。以相望固歸於內閣。而相權已分於六卿也。故邇年雖以宰相私稱輔臣。而疏中尚

不敢明言曰相疏中明以輔臣對　主上而
稱君相輔臣遂隱然以師相之重自居此唯江
陵爲然此風漸長必有生前拜太師者出矣太
師拜則丞相不設而設雖欲遏文臣公侯之封
不可得也嚴諸○吾又考周以前天子尚有師
臣而我　朝獨無仕版之師以二拜之官長在
朝著而四拜之師範在民間也故邇年雖以老
師私稱座主而疏中尚不敢顯言曰師疏中顯
以座主對門生而稱師座主亦遂傲然以師範

之尊自據亦唯江陵爲然此義轉迷必有朝士
半門生者出矣門生半則姦黨不樹而樹雖欲
申上言德政之律不可得也杜諸
吾嘗以京察例問陸莊簡公公曰六年正察之
外復有閏察非制也　國制京官考察卽行黜
陟於考滿之時故六年之總察成化以前尚無
之弘治中始起十年一察之例入正德方議大
年一行而無閏察閏察起於正嘉間也此例舉
於嘉靖初年實更化之善政而其流也遂爲權

臣陷忠讜之深坑夫言官至於觸雷霆而謫戍
危矣猶有回天之日也一入此坑雖名世其誰
拔之蓋莫有如新鄭江陵之敢者新鄭借風霾
以行閏察盡將臺諫之觸其忌諱者而錮之雖
以名督學如吾先師耿恭簡公及周臚卿少魯
公等幾不免江陵借星變以行閏察盡將朝士
之督其奔喪者而錮之雖以清局如吳趙二太
史如艾沈二比部未授職如鄒進士等俱不免
自是京察之大典不見信於天下而　皇上

以特旨破斯例焉竊謂六年之京察不可廢而
閏察則可裁苟非激於大奸大佞之盈朝塞之
可也不塞不可以杜權奸而必塞又恐沮明主
革故鼎新之一路柄國者其審諸愚實目擊於
廷杖五賢之錮例而有重傷也是以折肱於此
○吾又以外察例問莊簡公公曰大計削籍之
吏錮不復用非制也　國制外僚考察原本唐
虞三載考績之典故三年之大計自洪武之初
已然累朝相守以課吏治而不聞永錮永錮亦

起於嘉靖初也此旨裁於　肅皇宸斷實杜漸之訏謨而其流也遂成朝貴羅讐隙之穽綱夫外僚至於受斧鉞而華職嚴矣猶有薦起之條也一罹此網雖極枉其誰白之亦莫有如新鄭江陵之酷者新鄭惡左祖華亭之士如憲副顏公鯨即劣遷行卿而旋錮之江陵惡直言朝政之士如今戶侍趙公世卿即劣轉王官而旋錮之自是外察之大典不復信於天下而　皇上以輿論開斯例焉竊謂三年之大察不可廢

而錮例亦可裁苟非出於極公極明之宰執開之可也不開不可以扳讜士必開又恐啓憸人夤緣鑽進之倖途典銓者其慎諸愚實身陷此例而感噓枯者之難爲力也是以低垂於此

吾又聞之莊簡公部司白事於朝房不坐講而立講非體也嘉靖中絕無立講之例例起於新鄭柄國時也莊簡自述官郎署時元輔爲分宜次輔爲華亭白事者以元輔幾煩請立講元輔必命之坐次輔則不待其命而自請坐講矣新鄭之性傲又以首揆攝冢宰幾務日煩乃開朝房以待白事者縱有大議立講數言即別自是坐講之體廢論事情似乎彼此兩便然拜上豈不稱便而孔子以爲泰耶以立講待部郎亦近於泰矣泰非孔子所從而人情既安可放過也然莊簡之言核矣故存之○吾又聞之王司寇弇州先生藩臬長述職於京師不用轎而用馬非體也弘治中尚存用轎之例例變於正德以後也故事三品以上用轎四品以下用馬京外

僚同之故藩司之左右方伯臬司之憲長唯於大計過部院時不無屈節而出外仍用九列堂卿之體以兩棍導輿前自洪武以至弘治初年未之有改也後緣奏准按臣會同巡撫兼察藩臬諸僚賢否揭報部院堂上於是二司之權日損既損於外則不能獨振於內當朝京時撫院之僉堂尚用馬按院之遇大堂必避馬不無嫌於藩臬長之坐轎而藩臬亦隱然以受察之故甘自退也相率舍輿而從馬自是用轎之體遂

廢論人情。亦覺彼此兩安。然大夫徒行有何害。而孔子義不舍車耶。藩臬長之去轎。亦近於舍車矣。舍車非孔子所與。而事例既成。猝難變也。然弇州之感深矣。故紀之

吾又有所聞於徐文貞公。而知藩臬二司之謁撫院。撫院恒踞上坐。二司偕都司分左右之坐。非體也。文貞嘗面對焉。學憲元成述　先朝撫院三司坐法。蓋以南北相向爲體云。按巡撫起於永樂末年。多以部寺貳卿充其選。于時有事

方。遣事畢還朝。故二司恒以主道自居。而尊撫臺以賓禮。賓必南向。主必北向。北向之席不足。則捱次而列於旁。以二司員衆故也。直隷有府衛而無藩臬。故無北面之位。宣德中周文襄公恍撫吳最久。若以巡撫代承宣之責者。而各省則乍遣乍還如舊。坐法亦如舊。今十三省之久設巡撫如兩畿。而藩臬與都司同叅。輙易北面之席。而入左右之席。失其體矣。文貞曰。此非撫臺之過。二司諂事內臺之過也。文貞嘗從閔甲

謫郡推而遷學憲。故稽覈及此。然亦得其一。未得其二者。此中尚有二因焉。先因景泰中。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於行事移文多窒碍。故改都御史巡撫。初改時撫臺尚以屬官之體待御史。而以賓主之禮待藩臬。在藩臬則並尊撫按以賓禮。二司義不先賓。而撫臺亦無樂乎二司之先按院也。是以隅坐之議起焉。蓋抑二司以從按院也。其因一。繼因成化中。續設總督提督兩軍門。總督係特設。而提督則多以

巡撫兼之。領有專敕。會同總兵行事。以旗牌節制都司。而總督又兼制總兵巡撫。都司日在調遣叅搴中。不復得與二司班聯晉謁。然而三司頡頏之體出自　聖祖親裁。又有難於盡廢者。議謂總督權重不可假。提督則與總兵體同。猶可假。然二司可賓督撫。而都司但可賓巡撫。不可賓提督也。乃兩相遷就於行坐之間。使都司有隨二司之後。二司亦侍督撫之側。二司殆爲都司而屈坐於巡撫。都司實爲督撫而遜坐

於二司也是以隅坐之例成焉蓋又抑二司以從都司也其因二以此二因故有今體而文貞公猶未之及然公以告老之元臣而追論及此非有從先進之思者哉夫　國初相持之額誠難復已而人情有鬱結不通之處亦當稍有以通之按禮位非君臣分非堂屬則有南面之賓位必有北面之主位有賓位而無主位此古禮之所不載也且按臺昔本隅而今已敵體則藩臬昔本不隅而今稍降體有何不可竊謂撫臺

不變南面之體則二司當量移隅列之體或者下坐設三正席左列二方伯右列一憲長凡三位不動而正中可稍帶僉肩方伯者爲大叅可以一位從僉而次即入隅在少叅則不嫌從隅以領都司之席肩憲長者爲憲副亦以一位從僉而次即入隅在憲僉亦不嫌從隅以配少叅之席方伯憲長缺則以大叅憲副進其位大叅憲副缺則以少叅憲僉進其位唯都司之位不可移以其聽軍令於督撫也若按院自應以憲

綱中之坐法爲正耳或曰二司欲存舊額都司獨可廢舊額乎是又不然今天下正右文之日也文臣之欣内厭外而隱忍以需内擢端爲藩臬大僚之體統太損耳體正則心平所關於士氣不淺故文貞之論當表也若武階則自用文臣提督以來其不可以舊額持也乆矣此如齊魯本稱敵國而夾谷之會魯不得不共命於齊勢使然也孔子其如之何○吾又有所聞於故侍御年伯馮公恩而知鄉紳之謁撫按固賓

敵體之京郎撫亦槩賓不敵體之京郎非體也馮公當嘉靖初蓋以建言落職之御史謁巡撫猶隅坐云按故事撫按巡歷地方唯於懐才抱德之逸士科深望重之退僚有破格而尊禮者此外亦不盡廢　朝廷論爵之體按權雖重而爵未尊可賓京堂藩臬諸大夫亦可賓評博中行諸郎官相見則俱分庭抗禮撫則資深而爵尊矣除九列京卿及宦交之有舊者相與平禮外在京銜非翰院六科及子部之奉差大夫弗

賔也在外銜非方面大僚及死僕之行卿弗賔
也入嘉靖中年馮公歸未數載而林居御史始
偕方面大夫並受撫臺之賔禮部司以下如故
也當余初授南郎歸謁撫臺陳公道基於吳中
猶執隅坐之禮此隆慶末年事曁余備兵南詔
道沿有相接士夫舊式鄉紳自府佐以至縣正
不由科甲出身者其來謁猶於後堂行一跪禮
而後留茶賔其席於不正不隅之間此萬曆初
年事吾婁亦有飭兵使者一道以道孫故此體

難持邇年又緣二輔迭出卑紳有影射以取重
者漸致撫臺之體亦移葢以昔之賔内外兩臺
使者賔及評博中行而按道則以昔之賔評博
中行者賔及二府以下之鄉科未授京職之甲
科矣長者槩曰此非鄉紳之過當道曲狥人情
之過也假有剛方如海忠介公瑞在今日或不
至此斯亦見其然不見其所以然者其來亦有
二因焉一自　二祖開天定鼎之後勵精莫
過
敬皇敬皇敬大臣體群臣而又加意於

言路也一時大臣兢兢奉法而臺諫之氣則驕
毅皇欲抑之而不果抑惟　肅皇英明絕世
能以不測之雨露榮之亦能以不測之雷霆辱
之其不測於内乃其所以日重於外也當時巡
撫兼督軍之務南倭北虜失事孔多按臣之責
封一進而扭解之命下矣督臣内有所虞於寄
揭外有所虞於露章勢不得不降體以交共事
之按院既降體於共事者則必絜矩於不共事
者而林居之御史亦重矣其因一二一自分宜背

公植黨之後救時莫如徐文貞文貞自矢以威
福還朝廷以政事還六部而亦以公論還兩衙
門也一時節士蒸蒸扳茅而臺諫之勢愈盛新
鄭欲遏之而不能遏唯江陵威福自操能以樂
聞之明旨開之又能以諱聞之秘旨塞之其塞
於一時乃其所以通於後日也厥後輔臣鑒江
陵之轍百司庶府建白紛然遊客之流言一布
而風聞之章上矣撫臣内無强援可恃外有横
議可虞勢不得不折節以禮敢言之京郎既折

節於敢言者。則必假借於不敢言者。而權門之親故亦重矣。其因二。以此二因。故成今習。而馮公尚未之見。然公以名御史而甘心侍於撫院之側。豈非先進之遺風哉。夫嘉靖初年之例。誠難復已。而風紀有陵夷不振之處。亦當漸有以振之。按 令甲。致仕官居鄉。非親故尚論爵。爵均。則論齒。今以釋褐初仕之京郎。而一旦與先達之九卿抗禮。此令甲之所不載也。且資深年耆之鄉尊。亦不可使驟貴幼行。與之儼然並列。

竊謂院道巡劄之地。延接士夫。嘗先令有司。於憲綱冊上。分別三途資格。及科分之先後。一切致仕。晉階。謫遷。削籍名色。明白分註其下。以便上司之查考。而鄉紳之自處。亦有道。在致仕者。不以攀援爲道。而以養高自重爲道。中有不必謁者。自當待上司之干旌。已但屬甲榜同袍。則不嫌於旅謁。旅謁時。當道自當主於尚齒。而兼叅其德爵。如其齒德之可以父兄事者。古人尚有憲老之典。安得以其官卑而隅之。在現任者。

不以養驕爲道。而以叅叩先達爲道。中有不必見者。自當守恬靜之大閑。已但屬京郎清秩。亦不嫌於叩見。叩見時。當道自當愛之以德。而無取於姑息。果其年資之在子弟行者。古人原有侍坐之式。安得以其氣高而不隅之。於此復有權焉。撫臺遇資深之京郎。不無可以破格者。如其初仕。則據陳公昔日之所以待余。非過也。按道遇甲科之仕官。誠有難於分別者。如其異資。則據余昔日南部道之所以待郡佐。非亢也。推

此則郡縣長之待正流雜流。亦必有體矣。或曰。科道既與撫院抗禮。京郎獨不可從科道例乎。是又有說。今天下又幼不遜弟之日也。君子雖欲革薄還淳。而勢難行於津要。不得不從初進之京郎存餼羊耳。羊存。則禮猶可復。所關於國體不小。故馮公之故事。當表也。若按臺則自與撫臣會同舉刺以來。其不可以舊體繩也又久矣。此如祖禰原有定名。而衛輒之時。名不可以遽正於衛。亦勢使然也。孔子又如之何。

當吾初轉臬僚，過都察院，見司務廳之報堂稱屬而起大疑焉。何疑乎。疑憲綱之日斁也。夫屬者。上統下之稱也。約有三體。具載大明官制中。有對本衙門之堂官而稱屬者。在京部院之各司各道。在外方面有司之首領官是也。此如子之統於父。有對相隸衙門之上司而稱屬者。兩畿府縣之直隸六部。十三省府縣之各隸布政司。是也。此如小宗之統於大宗。又有衙門不甚低昂。徒以事體相關。考成有在而借稱屬者。太

常寺國子監之屬禮部。太僕寺之屬兵部是也。此如介弟之統於伯兄。此三者。前二亦統亦屬。後一統而不屬。按察司之屬都察院。正與太常太僕之屬禮兵二部同。亦所謂統而不屬者也。故當年以兄道賓堂上官。亦以友道賓十三道。過堂之忍勝已挫矣。乃又以中外起低昂。而司廳濫以屬報。此與憲綱所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互相糾舉之條合否。此例必起於弘治年間。部院有得君之大臣。如馬端肅公文昇。王端

毅公恕。戴恭簡公珊等。意在抑藩臬以重朝綱。故蔑此體。而於先朝之憲綱。遂滅裂不顧也。試思宣德中。尚以六部侍郎轉布政使。以通政使調按察使。有此報堂之體乎哉。斯亦未必果出堂官之意。意者首領官故欲尊內臺之體。以壓外臺。而堂官重違其意。以沿此例也。然猶一時之暫稱。不必深計也。其最不可解者。莫如總督之回顧。守巡諸道。道官不從甬道送迎。而從屬吏出入之階送迎。此近於臣子尊君之體矣。禮。

唯君適臣。臣不敢有其堂。故不用阼階迎賓之體。而堂屬。則猶帶賓主之交。故按謁撫。雖由撫臺之偏階。而撫答按。按臺仍從甬道迎送。賓主之體然也。且上下司之交。不答拜。凡答拜者。必用主迎賓之體。不用臣迎君之體。督院既以賓道回顧守巡矣。守巡奈何以尊君之體尊軍門哉。此亦非當年督撫之過。過在作俑之守巡。徇督撫以非禮之恭。所謂悅之不以道亦悅也。而先年廷臣之擬敕書。儘有大舛錯處。往往徇此

遺彼。裂當代之憲章。他無論已。即余親領備兵南韶道敕書中。載文官五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叅奏拏問。而總督兩廣軍門敕書中。又載拏問司府等衙門五品以下不職官。其所謂五品司官。何指哉。若指藩臬二司。則僉事正五品之官也。既以專敕叅拏五品文官。而身復入督臣拏問中。謂之何哉。督權雖重。必無徑拿風憲官之理。然則所謂司官之不職者。必指鹽運提舉宣慰宣撫等司而言也。開

載不明。豈非舛錯。有此舛錯簡書。外臺安所據而行敕中事理哉。昔嘗與總督劉公堯誨議及憲體之際。而劉公以敕書之嚴重格之。在今日亦非釐正之時。姑存以俟後之稽古額者。○當吾既入臬司。移文兩院鑒守巡道之通書呈詳而有大傷焉。何傷乎。傷 祖制之日紊也。呈者。下禀上之稱也。亦有三體。且載行移體式中。葢有屬官具案呈堂者。如郎署臺察之於部院是已。據官階。本當用申。而但書呈者。以堂屬之

情親也。是爲事上使下之矩。有衙門相隔一二等而以呈答劄者。如太常寺詹事府按察司之於宗人府及部院是已。論禮文亦互賓主。而類書呈者。以衙門之體尊也。是爲先後從前之矩。又有體統原無低昂。徒以階級稍下。照會相通而遜書呈者。如通大之咨呈部院。臬司之牒呈藩司是已。論事權本屬相兼相制。而亦書呈者。以肩隨之義在也。是爲左右相交之矩。此三者。前二可劄可仰。後一類關類牒。守巡道之呈都

察院從劄仰。亦類關牒者也。故守道有咨呈部院之原式。巡道亦有平闗通大之原式。書呈詳於撫臺。已遜矣。乃又以權勢奪紀綱。而詳按亦出自呈。此與舊額十三道故牒各按察經歷司。及按院仰府衛經歷司呈堂之例合否。此例亦必起於弘治中。廷臣議令守巡行事。當請詳於兩院而然。其時亦議詳撫。從本道自呈。詳按。從經歷司轉呈也。轉呈必由經歷司。而外道無經歷司封遞。遂以本道自呈。夫府官尚以經歷司

轉呈守巡乃不轉而自呈將無貶其體於府衛有司之下哉此亦未必獨出臺察之意或者廷臣共欲貶外僚之體以崇京僚而二司曲降其志以入此例也然猶易稽之流敝一點可明也更有習而不察者莫如撫按之移文各道撫臺以照會劄付之行移而書該道按臺以經歷轉呈之行移亦書該道此近於監司劄有司之體矣制惟　綸音下部院有該部該院該衙門知道之旨而奏疏中亦以該部院該司道爲言則以對君故也此外則惟監司帖牒有司必書該府該縣而面呼亦曰該府該縣以既統且屬故督撫照劄二司可書該司該道而面稱則曰貴司貴道以統而不屬故然則按院之於守巡道面稱必曰貴道移文殆當書本道也如之何亦用該府該縣之例哉此亦未必當年按臺之過過在曲意之守巡陷按臺於違制之律所謂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也而　先朝史臣之輯會典亦有大疎脫處往往除舊添新去害已之典

籍他無論已即藩臬二司存有　聖祖親裁敕諭俱不錄憲綱內開有鎮守總兵官有過許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奏聞等條亦不備錄錄弘治中奏准守巡道轉詳兩院事例却又截去本末但撮呈詳撫按一語以致影響相沿至今莫有覺其謬者夫二司之以行事請詳於按院大似六部之以題奏請裁於首揆守巡既以二三品衙門之堂上官具呈於七品衙門之道長則部院將亦以三品衙門之堂上官具呈於五品衙門之大學士哉然則所謂呈詳撫按者其中必有委曲豈其以會同考察之故而盡紊國初之行移體式也混載失傳豈非疎脫有此疎脫典章司道何所稽而守　先朝紀綱哉昔嘗與直指龔君懋賢議及行移之際而龔院以陷穽之容機中之在今日亦無轉移之會姑存以俟後之整頹風者

吾昔疑外吏朝君不易本等服色而守令之叅監司監司之謁撫按尋常必用素服何以哉後

見留都部堂。赴京考滿不得命。不敢易服。即都中之閣部孤卿亦然。乃知外僚之以素服過部院。以待罪。亦以候命也。巡按及分巡之歷郡縣。必以考察官吏而行。守若令之叅撫院二司。亦必以給由重事而往。其以素服待罪也固宜。若布按二司堂上官。雖受撫按舉劾。而大計必歸部院堂上。與守令之先受計於考功司河南道者迥殊。且日與兩臺共事。俱有表率百僚之責。而居常以素服相叅。憲體何在。隆慶初。有若海

忠介公撫南畿。檄令有司以命服供事。萬曆初。耿恭簡公撫八閩。第令二司俱用命服。而有司仍用素服。二公俱從先進者。而恭簡之權衡尤審。何者。命服雖尊卑同之。而督撫與兵備道。則奉專敕以行事。敕中文官五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俱受叅拏之官也。直指與分巡道。亦握方印以行事。憲綱中。文官六品以下。可責可拏。武官自指揮以下。得以下操巡城施撻責也。有此典章。故不嫌以待罪之服共命。若運府之長。則

非叅提不可拏。雖受轄於院道。而體亦尊矣。除初叅末辭。給由考察等諸大事外。似亦可使從藩臬諸大夫例。並以本等章服叅上司。而府同以下則仍舊。愚嘗以此體行於南部一道。而不久且罷。今誠難於更端。然人情久抱斯乘。後必有起而裁之者。○吾昔疑知府跪叅直指。嘉靖初。嘗申此禁。以　肅廟之英君主於上。以永嘉之柄臣操於下。而卒不能以嚴旨一海內之趨。何以哉。後考部院大計群吏之日。郡守赴考功

司。赴河南道考察。亦行屬官叅上司之禮。而知按院之以跪禮臨運府。即照考功司郎。河南道長之儀式也。按憲綱。亦但言問答之間。不許行跪禮。不言全無跪禮。則其儀注可考已。蓋運使知府之見按院巡道。初叅必不廢跪。跪而起則有左右分拜之儀。左必揖上。右必揖下。以考察給由過堂。亦不廢跪。跪起而問答。則有坐講立講之體。坐必在留茶之時。立必在廷叅之次。畧如察院之於都察院。以侍立爲常。而以屈膝爲

暫也。永嘉但執憲綱之問答不跪。而欲并廢其參辭考察之跪。何以服内外臺臣之心。是以勢不能久。今又明知憲綱之問答不跪而故違之。國紀又何在。當嘉隆間。恭簡公以御史督南畿學政。愚嘗見其破格二事。一因寧國守羅公汝芳。以述職來辭。留讌於書院中。于時高賢滿座。公實以齒德敘陪京諸大夫之上。一因常州守李公幼滋。以投劾來辭。留欵於舟楫中。于時弟子侍側。公亦以賓席權坐恭簡之上。二公固有

舊於恭簡者。而恭簡之超俗亦僅見。然而跪與不跪之間。亦不可以不定其綱也。考洪武中。原有官員拜跪等式。除近侍官員外。品官但越四等者。白事則跪。屬官品級亞於上司者。禀事則跪。今撫按藩臬之於運府州縣官。不取義於越四等之跪白。而取義於亞品級之跪禀者也。以此推之。運使郡守之秩。視撫臺及藩臬之長。隔一二等。其禀事之當跪何疑。視按臺及守巡諸道。或相等。或反踰之。則禀事已不必跪。而於始

謁終辭出。巡考察諸大節。當倣大計時見考功郎及河南道長之例。亦何可以廢跪。此外但守問答不跪之舊綱。可矣。愚嘗以此議白之兩廣軍門。而見以為迂。今亦何庸遽議。然仕途久蓄此疑。後亦必有取而裁之者

吾昔疑運使知府。品秩已儕方面。而每參上司。必以脚色手本。嫌於太屈。已復從諸司職掌中。有省於直隷二字。而悟　國初之設郡縣。唯以應天諸府隷京師。其十三省。則以轉隷布按二

司。實假監司以堂陛之體統也。堂陛之體統尚嚴。不隔絶其交際。則無以行督察參提之威。故以手本代簡帖。而以脚色備稽查也。撫臺即用藩司之體。按臺即用臬司之體。其以屬官臨運府。有自矣。藩臬則肩部院而稱監司者也。今亦倣運府手本之式。而通名兩院。兩院以簡帖來。而二司仍以手本答。於禮當乎。曰。此當以　國初之原額。合歷年之事例而損益之者也。　國初官司相謁。在京。唯堂屬不通刺。在外。唯隷屬

之有司不通刺。其餘或以官階懸絕之甚。則以手本代刺。乃如咨呈照會劄牒等表裏衙門。雖屬統攝。屬考成。而體多頡頏。禮分賓主。並無以手本代刺之例。卽大小九列中之五品京堂。可見已。五品京堂。亦屬部院考察。而居常相謁。必以刺也。　聖祖實以外之監司。當內之部院。故定藩司以從二品。介乎部院與通大之間。定臬司以正三品。立乎通大與常卿府尹之間。行移體式固在憲綱。亦在也。高其品秩。而卑其體

統。　聖祖之意必不然。卽以述職受大計於部院。其降體亦當不下於五品京堂。乃抑而從運府手本之例。此弘正間變禮者之過也。又就撫按之體而論之。撫臺正如周之三監。監於諸侯之國。按臺正如周之元士。其出使序於諸侯之上。以三監元士之重。而太貶侯伯子男之重。周制亦不然。今以舉刺考察之二典相關。誠難過執。　國初之式。而過裁亦屬非體。竊謂撫院之禮二司。當照冢卿待四五品京堂之體。而按院則有憲綱之舊規在。二司之謁兩院也。於撫院可用脚色手本一次。於按院。可用官銜帖一次。此後。凡以公務相見。不必用刺。而以迎送慶餞相通。則不嫌用刺。通撫以官銜帖。通按以侍教生帖。事後則否。而撫按則並以侍生帖應之。於義似妥。或曰。督撫以專　敕節制三司。故無通刺之禮。非也。提督亦受總督之節制耳。或又曰。按院會撫院考察三司。故有脚色之呈。亦非也。閣學亦受考績於吏部耳。勢之所趨。權不張

而自大。權之所攝。體不倨而自尊。何必盡變　聖祖之憲章哉。斯議也。亦不謂今日遽行。吾恐日後有激而矯枉過正者。則以此爲折衷之地也。○吾又疑殿廷傳旨。大臣應聲如響。而院道當府正之跪參。但有舉手而無應聲。似乎非體。後有觸於時諺啞太府之謔。而想憲綱中問答不跪之義。乃知上司之命。起與下司之應而後起。皆本堂陛間之答應。以臨屬官中品級之亞於已者也。品級亞於上司。故以跪稟爲體。而府

正之體不亞於直指分巡則問答之間已無跪
跪乃暫而非常故院道但以手拱之而府正亦
以默承之葢別於問答必跪之有司也運使運
同及指揮之舊額亦然今揮使不得與運府之
長同參命之起必高聲而應乃邇年府佐及州
縣正之跪參其承命亦浸淫於啞太守也者孰
爲得乎曰此當以古人之正禮合 國朝之憲
章而參核之者也古禮父召唯而不諾師則多
應以唯友則多應以諾今殿廷承旨之音本諾

體也而聲音之洪亮悠長則尤肅於父師前之
唯體焉臣下之承君旨當然矣外官上下司之
相歸畧倣堂陛之體何可以無唯諾之聲故衛
官之高聲嚮應不爲過而有司之廢唯諾則以
問答當跪之官而上侵運府長之體矣此亦吳
越閭之變風也撫按實風紀之長於此恒放過
焉則以所重又有在耳而於武弁則又督之獨
過似非絜矩之道然而指揮之遜運府則勢之
不得不然先因兵道之有專敕以三品之武官

等五品之文官同入量責參拏中府正非奏請
不提而指揮則量情可責也自是指揮不得與
府正同參矣繼因巡撫之兼提督會同鎮守總
兵行事其敕視餉兵使者又過之都司實軍門
之部將而藩臬則非督撫之屬官也自是都司
退而從藩臬之後矣繼又因總督之握兵符兼
制總兵巡撫及兵巡諸道其敕視鎮巡又過之
總兵不廢戎裝之參而藩臬依然方面之體也
自是二司進而分總兵之揖矣都司之體既降

各衛安得而不降哉所以然者武臣以折衝禦
侮爲道所重在將令勢不得執憲綱以礙 敕
諭中之事理文臣以承流宣化爲道所重在
令甲義不得狃近例以蔑憲綱中之章程此問
答不跪之體所以不可復於指揮而跪參唯諾
之規所以不可廢於府佐縣正也廢唯諾乃下
司之過而濫留坐則上司之過吾鄉先宦保尚
書楊公成自叙於嘉靖間從部郎出爲憲副序
遷而至左方伯除運府之長外未嘗泛留府佐

縣正一茶。唯於同年舊識。有假借者。今按院尚存此體。而撫臺則留及於州縣有司之長矣。大體尚易。則於纖小唯諾之儀何計焉。凡事必始於微而成於著。自昔下陵上替。皆從微處起耳。竊謂督撫於有司。苟非軍務糧儲大事。有所詳請咨諮。則還以先年之憲體爲正。斯議也。卽今反掌可行。吾懼後有習而認爲故事者。則以此爲反本之端也。

吾幼。卽疑按院出巡郡縣。事畢。以餽儀及縉紳。情則厚矣。似非憲體。已乃究其所自起。特爲存恤林下之耆英。非爲結納當途之貴客也。今至以京外官階之尊卑爲厚薄。以現任致政之榮枯爲隆殺。失其初重老尊賢之本意矣。破此例者。吾得諸耿恭簡公焉。其巡甘肅也。僅以枸杞四斤。侑緘於分宜。其督吳學也。但以廩給餘米。分餽於故舊。俗士哂爲不情。而袁安節公獨擊賞之。以爲卽此一節。便是中流之砥柱云。此舉在今日已難行。而在嘉靖中。則猶行古之道也噫。恭簡公之可以爲簡。眞猶公叔文子之可以爲文也已。○吾長。復疑兩臺舉薦諸司。事後。例以兼金伸謝。旣報則隆矣。近於不義。已復諗其所從來。特出於府縣家之偶行。非藩臬大夫之通例也。今至以司道之謝不謝爲恩仇。以謝儀之腆不腆爲醲淡。失其初薦賢爲國之公心矣。破此例者。近得之總督兩廣郭公應聘焉。其抵任也。盡却三司厚贄之常例。其離任也。亦無監司各屬餽送之多儀。廣中訝爲曠舉。而海忠介

公在留都。數稱之。以余出京六事疏中。有裁革贄餽一節。抄案於劉軍門結案於郭軍門云。此舉在先朝不足異。而在今日。亦猶行古之道也。噫。總兩廣若而人。眞可追吾鄉韓襄毅公之芳躅也已。

吾又稽憲綱內外臺糾舉之條。而知正統間守巡二道。並無陪巡直指之例。陪巡殆起於弘治中之議。呈詳也。今以事體相關。陪巡斷不容已。唯憲綱之坐法當正。大槩守巡之於按院。當用

三法司比肩會審之式。不當用左右堂卿待坐之式。今唯謁廟行香。並列南面之坐。而坐猶帶僉。此外審錄下操等役。一切用左右堂卿之體。雖藩臬長之監試於至公堂上亦然。此皆憲章之所不載也。人情既戾。客氣從此生焉。今且相毆於棘闈中。幾悮盛典矣。其源在彼此各持一說。而相遜之意微也。似應以行香列坐之體。絜矩於會審諸大事間。唯尋常敘會。則按臺恒居賓位。藩臬恒居主位。是爲兩得。而按道頡頏正

坐之體。則邇年亦有復之於謁廟者。於吾友錢侍御一本之巡廣右見之。一時僉稱其得大體云。○吾又稽憲綱出郭迎接之禁。而知正統中府縣正官。尚無郊外跪迎之例。跪迎亦出於成弘以後之媚憲使也。今以巡節特臨。郊迎似不可已。唯道傍之跪禮當裁。大槩府縣正官之郊迎院道。當用京郎接堂翁之體。不當用將士接主帥之體。今唯運使知府郊迎。院道猶下輿答禮。而禮不廢跪。以下府佐縣正等官。一切跪於道旁。而舉手起之。雖清冷如教官。亦與衆官蹲踼於車塵馬足間。此亦憲章之所不載也。體統太褻。士氣從此挫焉。甚至羅跪於學宮之前。而不避先聖矣。其源在尊卑相狃成風。而別嫌之意微也。似應以問答不跪之禮。推類於出郊迎送間。自運府以及縣正。但以揖。而府首領州縣佐貳以下。方以跪。至於教官。則出郊之迎亦可廢。唯不可廢於兩院兩道。及督學使者。而學宮禁止排班之跪。則邇年亦有行之於謁廟者。於

重慶趙公可懷之撫吳見之。輿論僉服其破俗套云。

吾又考成弘以前。致仕之大臣能自重。當道亦以達尊重之。官以三孤六卿歸晝者。府縣正官。朔望問候。縣正且以屈膝爲恭。其通刺。唯於藩司府州縣官書治生。餘俱不書。其入門。唯不由藩司之甬道。而於撫按按察衙門。悉馳甬道以進。首揆與冢宰。則於藩司亦馳。其與地方官相值。唯避撫按藩臬之輿。而府正則以相避爲體

府正以下。則無不避閣部之輿者。分庭之際。唯於撫院二司。用賓主之體。此外按院尚隅。府正以下皆隅也。卿貳則府正僉坐。而佐貳以下亦隅焉。蓋尊禮大臣之體宜爾也。後因廷臣過裁朝京藩臬之體。本平衡而故下之。本非屬而故屈之。故外僚亦節居鄉大臣之體。當以甬道迎者不迎。當以朔望候者不候矣。然而隅坐隨行之矩猶在也。迨嚴分宜以賄敗。高新鄭以橫逐。徐文貞雖賢。亦以刑家欠戢。爲海軍門蔡兵憲

所持。按府日失其重。而部堂則有如新安之汪冢宰某。就李之吳冢宰某等。並以絓議敗官。而夷陵之王侍郎篆等。並以權黨削籍。而少宰等天官失其重。卿貳則有如南昌之鄢侍郎懋卿。卿失其重矣。越間。復有執牙籌之八座。日事居間。不得不貶體以媚有司。有司亦不復以先朝之所以禮大臣者禮之矣。自是前輩之典刑杳然。愚謂國不以匪人廢紀綱。人亦不以一邪掩衆正也。今天下豈無可重之大臣哉。亦在以禮

相先而已。閣部元臣。自有先朝之舊格。在舊格原以撫臺同大方面官爲一體。以按院同小方面官爲一體也。資有淺深。亦宜參論。故接撫院及二司之資深者。必以主席對賓席。接按院及二司之資淺者。恒以台席作主席。邇年大老多從近例。混院道而一之。非體也。還以舊體爲正。在府正。昔本隅於閣部者。今雖首揆太宰。或不嫌以賓按院之台席賓之。路遇。仍以相避爲義。而古稀以上之二品堂卿。亦可借用此格。在府

佐縣長。昔本隅於部院之貳卿者。今雖左右少宰。殆不嫌借冢宰賓府正之式賓之。路遇。亦以相避爲義。而年躋耄期之四品京堂。三品方面。或可借用此格。府正義不可對閣老天卿之席。而可以僉坐對卿貳之席。輿則還以卿貳避公祖官之前導。府佐以下則不然。縣正似不可對部院貳卿之席。而可以僉坐對小京堂大方面之席。輿則還以小京堂大方面避父母官之前導。府幕縣佐以下則不然。其在相避[illegible]

寧詘鄉紳之體。不可以詘府縣之體。益迴避式
中原有一款。凡官員出入應合開道而自不開
道。致令應避官員不曾迴避者。不問。仕路尚然。
而況林居之大臣乎。萬一閣部不用顯輿。又無
前導。此與現任之不開導者正等。雖不避亦無
害也。特不可沿以爲例耳。嘉靖以來。此禮之混
淆已久矣。吾欲爲賢守令存敬大臣之體也。故
表之。○吾又考正嘉以前。居鄉之庶官類自戢。
有司亦以道義成之。其時唯以理致仕。及予告

在籍者。與現任官不廢酧應。此外逐客罷僚。即
以直聲震天下。而偶削仕籍。不受干旌之訪。於
撫按。弗出也。即以隱德重鄉閭。而誤掛吏議。不
暴膚受之愬於有司。弗出也。詰敕苟奪。必不張
冠蓋於閭閻。官謗未銷。必不承大賓於鄉飲。苟
行已有耻之道宜爾也。後緣京朝有不公之考
察。鄉評不以爲據。而有司之旌別難施。又緣鄉
黨有不根之毀譽。物望無以爲憑。而冠裳之廉
隅漸掃矣。然而越境居間之士猶寡也。迨嘉隆

間。理學之士好遊。詞章之士亦好遊。中有以氣
節見者。或從大計去官。或從言事落職。鬱鬱無
以自遣。則寄興於山水之間。而傳食之風遂起。
復有無所表見於世。而性實豪縱不羈。則又常
操上人之心。而弁髦國法。冠帶可以革去而自
復。勳階可以非例而自進。有司既念先達之體
面而包含之。臺使亦以爲紀綱之末務而姑縱
之也。自是先朝之紀法蕩然。愚謂爲政者。固以
不得罪於巨室爲道。居鄉者亦以不得罪於名

教爲道也。今天下將無名教外之士夫乎哉。亦
在節之以禮而已。州縣長官之體。上賓告老之
卿大夫。下賓未達之貢舉士。資未深。望未起。欲
執古道以裁縉紳。勢誠有所難格。郡長之體尊。
可以禮裁科目中之庶僚。院道之體又尊。可以
禮裁科甲中之後進矣。燕會可省。則省之。請謁
可杜。則杜之。鄉紳有從　特旨罷歸者。雖其氣
節可欽。而以野服溷公門。殊不雅。即上司不無
嚮慕之懷。而苟非年誼。非舊交。則皆可以無謁

設干旌特叩。則不必為叚干木之避也。有從大計褫服者。縱其寃抑可原。而以冠盖入公門。尨非法。即有司不無親近之意。而苟非謝賜。非訴誣。亦皆可以無謁。倘公事有在。則不嫌追溍臺臧明之轍也。大槩院道之憲體尚肅。然不可以肅而廢憲老乞言之古道。府縣之牧體尚親。然不可以親而長狥情滅禮之媮風。俱不嫌於延禮訪求之中。寓微顯闡幽之意。唯末俗多奸民。或有侮及鄉紳之歛戢者。則又以懲一警百為

道也。隆萬以來。此風之褻濫已甚矣。吾欲為鄉紳存重廉恥之節也。故及之。

吾又追憶在學時事。郡守非送捷匾。未嘗入鄉貢之廡。庠生非與賓興。不得侍府縣官之燕。舉貢庠生之外。有隱士焉。則非特訪不相𠚑也。是以體務嚴重。而約束易施也。今至舉監合詞客而欵府主。庠生歛公分而欵縣主矣。佐貳官雖欲以囑托拒山人。各庠師雖欲以教條繩弟子。得乎。此兢風之當速遏者。機在郡縣一轉移間。

而按臺學憲。亦不無激勸振刷之術焉○吾又追憶初仕時事。同里縉紳。非親戚故舊之至密者。不途接。不舟餞。鄰境年生。非姻親僚友之特厚者。罕餽遺。罕慶弔。聲應氣求之中。有莫逆焉則或以密劄相綢繆也。是以道交恒固。而世味猶輕也。今至以舟餞為官套。寧疎父母。而不敢疎要人。以結納為宦機。寧薄同胞之兄弟。而不敢薄同榜之兄弟矣。父兄雖欲教子弟以古人之道。師長雖欲滌後生以古人之心。得乎。此偽

風之當漸移者。源在廟堂一倡導間。而里中先達。亦當有崇雅黜浮之表焉。

吾未仕。猶及見循良吏之俎豆吾土者。修實政不求內援。如郡守蔡公國熙。縣令曹公自守等。凛然有楊震四知之畏。亦有阿大夫不賂左右之風也。自新鄭得志之日。偏狥行取之門生。邑長中有夤緣入臺省者。交風從此日長。然士論猶或鄙之。至江陵之世。則恬不知怪矣。大都以錢穀刑名為應迹。以交結近侍為要務。昔也由

近以乎遠而今也由遠以要近有所以結於撫按則道府不能過也有所以通於要津則撫按不能持也閣部分權之後復有内與焉其報應尤捷於當道之薦章科道明知之而不敢言兼以清濁混淆巧於鑽刺者能汚不鑽刺者之名節以自解也仕途之名實日淆矣不有辨孔壬之上官誰與核之最幸年來有卓然自樹者班班在守令中而此風已布於天下難遏也識者以爲絶利之源在上而獎恬遏兢之操則在宅

清要者之相砥焉○吾既仕猶及見鄉縉紳之淸白由衷者礪廉隅不事請托如憲副金公世龍南宗伯袁安節公洪愈耿然有伊尹一介不取之嚴亦有袁安僵卧之毅也當分宜秉政之季已成賄囑之風俗鄉貴中有以居間致驟富者士行從此日濁然笑罵猶或及之迨江陵之衰則相率效尤矣大都矯初仕之節以取名籍超擢之階以取利昔也家於外任之橐槖而今也家於内任之居間在朝則面囑有限而廣賫

於千里之筆囑也在家則近交有限而取盈於鄰封之遠交也苞苴盛行之日又復有山人焉其請托尤靈於縉紳之言語有司明織之而復爲之諱兼以是非倒置善通關節者能誣不關節者之淸操以自文也當道之耳目日搖矣不有察好惡之仁人誰能剖之頗幸年來亦有皭然不汚者皎皎在章逢中而此瀾已倒於海内難廻也識者以爲自立之操在士而激濁揚清之政亦在司風紀者之鼓舞焉

吾每過學宮而望尊經閣未嘗不三太息也閣以尊經爲名而内無一經何尊之有其弊又不在無經而在無窮經之士　聖祖選俊士而廩餼之實責以明體適用之學而今士之窮經者多不在學在學者或非窮經之士矣夫閣不藏經與無閣同士不窮經與無經同此不獨提調官之責亦督學與觀風者之責也今欲收遺經以貯閣殊不難而欲收渙散之士心以窮經爲最難士有稍知自愛者尚視六經爲貿易之

具其寡廉鮮耻之徒則終年不入學宫而連袂携巾日伺於府縣之門矣司教者且柰之何故愚以爲校官弟子不可不念及於　國初建經閣之來源而學憲之進庠生則取數亦嫌於太濫似當本　先朝廩增附之原額以裁之或曰江陵不以裁士額歛天下之怨乎曰江陵之失道正不在裁士額而在藏身之不恕也開國以來曾有一家三子並以關節掇巍科而獨塞貧士進取之路者乎此造物之所忌也使江陵如

張永嘉之輔　世廟與子以恩蔭而不與子以科目則此舉亦匡時之一事但人材之淵藪不齊而江陵必以一邑十五名限之亦非調停之準謹按　國初廩士府庠以四十員州庠以三十員縣庠以二十員此定額也後以增廣生倍廩生之數附學生倍增廣生之數儲材亦既寬矣今邊方僻小郡邑尚有不敷此數者唯浙直閩楚間之雄郡壯縣則不得不溢於數外殆不嫌立一折衷之規分天下府州縣人才之多寡爲上中下三等廩增二額不待言已其附學當從增廣數上起加倍法上府不得過四倍上縣不得過六倍中府不得過三倍中縣不得過四倍下府下縣並不得過二倍州則介乎府縣之間又當以儒童之進數與生員之退數相爲乘除進數毋得過浮退數而府庠之新進生員則必盡取諸下邑邑離郡庠有遠近近者便而遠者不便則盡取亦當有權衡焉夫唯進學不濫則士類之賢否易稽而有司之禮待亦便矣其

在學者自應以尊經之實求之尊六經又本於尊先聖今士流類讀孔聖之書而罕尊孔聖之矩矣何有於經乎姑就尊聖之文論之竊謂先師之稱誠正而木主之式似不如從舊設像之起敬也文宣之號可革而樂舞之數則不如仍舊八佾之導敬也此非張永嘉更張之闕漏歟今但使學憲不專校藝文而兼校行誼則聖道不期尊而自尊又使　朝廷不專重資格而兼重眞脩則聖經不期尊而自尊矣斯言不當起

於草野轉移全在容勿之中。愚嘗忝中庸祖述堯舜之義，而知今日之祖仲尼，即所以祖堯舜也，故演其說於此。○吾每見有司斷獄，必引大誥減等之條，亦未嘗不三太息也。獄以有大誥減一等，而民間並無此書，何減之有？其端則不在聽訟之際，而在使民無訟之先。　聖祖頒大誥而戶曉之，實開以遷善遠刑之道，而今不但民間不知大誥爲何書，即有司亦不知誥中所載爲何說矣。且家無大誥，而僞以爲有，是曰

罔上等不應減而誣以從減，是曰失出，此不獨府縣官之訛，亦撫按諸監司之訛也。今欲覓大誥以頒民殊不難，而欲轉玩法之民心以遵教爲最難。民有稍稱醇謹者，猶視六條爲不急之文，其久繫候決之囚，且以牢頭成巨猾，而勾逋祇禁壟斷於囹圄之中矣，折獄者且柰之何？故愚以爲郡縣有司不可不念及於　國初頒大誥之遺意，而主刑者於法所不赦之死比，則審決不嫌於稍嚴，似當本先王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之案以裁之。○或曰：江陵不以多殺囚受籍沒之報乎？曰：江陵之召殃，正不在多殺囚，而在怙權之太過也。從古以來，曾有臣奪君權，兼以邊帥爲外府，而猶能行綜覈名實之政者乎？此衆怒之所叢也。使江陵如三楊之輔　英廟，內掌經綸，而亦外畏公議，則此舉亦起敝之一事，但獄囚之頭數不齊，而江陵但以多決爲稱旨，亦非劑量之宜。當查一切罪犯，可矜者自從矜比，可疑者自從疑比，此虞書之所謂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者也。其入十惡五逆之條，常赦所不原，八議所不及者，既已求其生而不得，則不復以囹圄爲福堂矣。刑之於市，與衆棄之，既酧死者，又警生者，此亦以生道殺民，何傷於仁？第當以古之酷吏論囚，渭水盡赤爲殷鑒耳。殆不嫌起一酌中之例，令各省直總核獄囚之多寡，而定其差等焉。直指使者或會京差部郎，或會外臺風憲，秋後審錄，每歲量於千中去百，百中去十，十中去一，率以爲常。如遇　特旨停刑之年

則明秋不嫌量浮其數。蓋重辟得緩一年之死亦已幸矣。治世原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小慈實大慈之賊也。其不麗於死比者。自應以大誥減等之實按之。重　聖誥。又當先重　聖德。今士流但見　高皇之紹宋元正統。而罕測其紹堯文道統矣。何責於民乎。姑以趨時之義論之竊謂大誥外。尚有大明律令。集禮。會典。及御製文集等書。士子當與經書性鑑並習者也。諸集中。定有庶人相見禮儀。冠婚喪祭等式。以及孝

慈錄教民榜文等書。民庶當與大誥律令並讀者也。此非目前院道諸司之通責歟。但使學憲將　國書與古籍並課策論。則必有賢者識其大者。又使民牧將誥令與律法頒布鄉耆。亦必有不賢者識其小者矣。斯權大半握於憲臣。士一持則在廟堂之上。愚實忝中。庸憲章文武之義而知今日之憲　高皇。即所以憲文武也。故發其隱於此。

吾讀虞書。見大禹之贊臯陶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蓋聖臣之不蔽寅僚政績也。乃國律之禁上言大臣德政何嚴哉。防姦也。叔世姦黨易成。在漢尚有以上書頌德移炎祚如王莽者。而況德又下衰乎。故不得不遏其萌也。今邊臣報捷之既。敘功及於輔臣樞臣。猶有溢於德邁民懷之譽者。不湮於律之上言德政乎。於義則該科似當叅而不之叅。蓋亦入於褒敘之例而有戀心矣。更有可嫌者。臣子唯於　聖節聖旦。中宮東宮有四六之表箋。而今外僚之於

當軸元僚。屬吏之於統屬大吏。有所候問慶賀。亦用四六綺辭。而侑之以禮物。此所謂上交之諂也。言路迄無議及於此者。豈亦自爲已地耶。姑置已。即據邇年中外奏章。非無指事直陳。鑿鑿可采者。類多推敲筆法。隱括微辭。不問明主之理會與否。而專以動人爲尚。此不爲目前格心計。而爲日後刻集計。縱合有犯之義。而亦違於勿欺之忠矣。以此成風。乃致蔭行例行。圖僥倖於一擲。不辭苦肉以博名高。而文則多

倩於名筆迂士詭士賈聲價於弄奇故擊登[illegible]
以要宣達而行則尤溷於山人若而人者豈不
自附於直言無隱之條而要其末露則將來之
上言德政者卽斯輩也吾見隆萬間氣節之賊
於晚年者不少矣何以故能盜名者必能干寵
只在一轉念間耳及早辨之則可不者婾風且
日長而國步將有大艱焉○吾讀周詩見周人
之思召伯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蓋
盛世之不遺里巷口碑也乃國律之禁見任官

立碑何嚴哉防僞也叔世僞習滋多在漢尚有
以僞增戶口要上賞若王成者而況風又日降
乎故不得不杜其漸也今有司陞任之頃部民
卽爲之索記立祠有不待於追思甘棠之後者
不淫於律之見任立碑乎於法則監司當究而
不之究蓋亦狃於培植之久而有恕心矣尚有
可厭者古稱循吏貴在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
思見思亦在心口不在翰墨而今陞任正官在
縉紳例有送行之文軸在山人更多贈別之詩

謳不問循良貪酷一槩矯情讚歎而益之以別
侑此所謂以僞相感也正士亦無誅及於此者
將亦自爲身家計耶姑置己卽據邇來民牧實
政非無潔己愛民班班可數者亦有壓取賢聲
好行結納不辨士民之可獎與否而輕以旌額
相加此不爲百年風教計而爲一時功名計縱
不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亦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矣以此結民遂致矯情僞士濫受善人孝義
之旌匾額一標輒揚揚然號於衆曰吾己受知

當道而起脅制細民之心薄德狂流襲取高雅
隱逸之譽于旌一及輒囂囂然矜於人曰吾有
倒屣公卿而騰顛倒是非之舌若而人者亦欲
自附於負氣負節之流而察其踪跡凡倡爲見
任立碑者皆斯輩也吾見浙直間豪俠之巧於
逢迎己甚矣何以故能遂交者方能近攻總在
一起念間耳有以遏之則可不者僞風且日盛
而蒼生不無大憂焉
吾竊見今之有司言及考録儒童一事則閉目

揺首於鑽刺之多門也秉公者欲執法以拒之而卒不可拒愚以爲不必拒不必不拒曷不援古今取士之典以裁之古者天子建學立師原令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太學而不及中下士之適子則亦有節也

聖祖實采其意洪武初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能通文義者充國子學生此又不但適子而推及品官之弟矣然以通文義爲言則亦不許濫收也此制雖更而遺意則猶可想然則士流

一入甲科其子豈非元士之子子弟之通文義者 國初尚許徑送國學則府縣家於收考儒童時取其文義之畧通者量録一兩名以聽督學之去取似不爲過第吳越名邦貧寒之士既多士大夫之家亦衆則亦但可録及適子適弟而已矣或者名位之未尊者止録其子名位之已尊者兼録其弟如無適子適弟則可借一於適孫適姪中如無適孫適姪則可借一於適婿適甥中請托者非適派不可開受託者非通文義亦不可徇也若封君鄉舉等項則亦量摘嫡子一人視其文義之通否以行去取可矣在郡守之權衡當如是而州縣則尚可以從寬焉惟不可受私人之囑託以招物議即額數之寬取亦必先儘民間俊秀之果通文義者然後可及士夫子弟之畧通文義者至於督學使者則雖樞軸之關節一毫不可通也乃士大夫一乘考録之會輒認不宗盟之同姓以爲子姪亦認不姻親之異姓以爲甥婿良足羞已即誣猶子爲

適子誣族婿爲適婿亦不可與天知府縣家雖核其實而以大義拒之非過也或曰得無失權貴之意而肆中傷耶當信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情苟止於禮義之中一切利鈍亦聽之天而已矣○吾又竊見今之有司言及編審均徭一事則扼腕蹙額於詭寄之濫觴也奉公者欲設法以清之而卒不可清愚以爲可以清可以無清曷不綜古今限田之制以裁之古者造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則仕者原應免役。而祿田實有限制。卽大國君田不過三萬二千畝。卿田不過三千二百畝。大夫田不過八百畝。降及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百畝可見也。　聖祖亦采其意。洪武中。生員卽免二丁雜泛差徭。而隨朝官員則於本戶合納稅糧外。一應雜泛差役盡免。雖故官。亦免其家徭役三年。惟清查詭寄之法爲最嚴。二十年。嘗令監生往勘兩浙等處富民避役寄產之弊。畫圖編號以備查考。此魚鱗圖册之所自起。然則

士大夫之優免雜役固舊額。而富民之詭寄避差亦宿弊也。但　國初議俸已薄於古。而懲貪更嚴於古。雖有盡免差役之令。宦家寧有田連阡陌者。所獨幾何。沿至今日。吳越間。有世祿之官。亦有驟富之宦。籍且占數邑。田且踰千頃。浸浸乎類元末之巨室矣。不節。則小戶將盡併於豪家。節之則有司必得罪於巨室。卽今嘉湖間之官民相吼可驗也。往歲有劉中丞公應麒者。撫吾土。曾起限田之議。欲以萬畝限甲科之士。

千畝限鄉科之士。百畝限學校之士。踰限則編其徭役。與齊民等。余微以更張太驟諷之。乃止。今而後知其起念於嘉湖間之民瘼也。有識者。猶謂鄉科之限千畝。庠生之限百畝。允當。而科甲之限萬畝尚寬。意者吳越名邦。有三台八座。進而授一品勳階者。可從萬畝之限。未進。且以八千畝爲限。此下則難銖銖較量。當以品級叅權要而折衷之。京堂自三品至六品。及部寺臺省諸京郎之七品以上者。方面自二品至五品。

及苑僕運府諸大夫之四品以上者。可以四千畝爲限。京秩八品以下。有司五品以下。且以二千畝爲限。鄉科初仕爲府佐縣正。及教職等官。且無改於千畝之限。進而爲部院司務。及州郡正佐大夫可進五百之額。又進而爲臺察。郎署。運府之長以至京堂方面大僚。卽可叅用甲科二千四千之例。廩生既貢。不嫌量寬百畝之限仕至府佐縣正。卽從鄉科千畝之限。至於京郎府正以上則倍之。恩蔭可倣舉行。武階可倣貢

行身故槩遵三年免役之令但有田在限外者悉令另立子户以均民役然而士大應役於有司亦不甚便莫若倣先年役米役銀之例總裁貼役一法數則緑於古制之什一額則緑於國初官田起科之升斗按洪武初官田起科每畝以五升三合五勺爲額今且削合勺之零數而存五升之成數限外之田除正額本折色外每百畝再征五石千畝再征五十石萬畝再征五百石官爲催科分給區民之應役者有司不

嫌於常賦之外别立清由監司不嫌於考成之中帶稽出納庶編垠不艱於應役而宦家亦不艱於守産矣中有肯以子户受役者亦聽之在府縣家調停之法當如是而兩院亦不嫌於折衷題請焉惟不可剥貼役之餘銀以充公費即限内之優免亦但可免其粮里諸役及點解諸差而不可免其原定之徭銀及原派之役米若仕者爲傳家計則雖封祖蔭孫之官其拓産但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也乃貧士一登鄉會之

榜其田忽以千計浮於古之大夫倍上士又忽以數千計浮於古之卿禄四大夫良可訝已甚者昆弟行之拓田踰萬總收官户而全庇之奴僕行之置田踰千陽分子户而陰遮之亦惡可與君知州縣家雖核其弊而加重於花詭之家非刻也或曰將無形受寄之過而速官謗耶當知君子平其政焉得每人而悦之政苟裁於情法之安一切毁譽亦聽之人而已矣

吾又稽學校之制於前代其待士並未有如我

朝之厚者廪諸生不異品官之俸禄而教官則叙諸一切襍職之上重其爲教化之淵藪也今學政之漸弛無論已即宫墻殿廡日頹敗而不脩有司雖欲繕之而苦於鍰金之不足也漸致學舍鞠爲蔬圃則如之何不特此耳一切祠宇公廳橋梁道路孰非有司分内之事而財用則奚出耶然坐視其廢弛而不爲之所非法也愚以爲不必盡資罰鍰可借古者用民三日之法以理之試思文王之靈臺不日成之者何人而

聖祖之建金陵崇墉。分百里之雉而築之。彌堅者。沈萬三也。今吳越間誠無富侔沈萬三者。兩數十萬金之富戶亦有之。計其丁力。豈下萬指。約萬指而用其每歲三日之力。則百廢可以盡舉。然又不必果用其力。而姑令其以銀差代力差。計萬指一日之力。當費百金。三日之力。當費三百金。此可議於擁百萬之家貲者。從此漸降。至於拾萬金之家。可議三十金。五萬金之家。可議十五金。減及萬金之家而止。此知州縣事者

之責。而知府則總覈其數焉。每歲如舉此例。則州縣以報於府。府以報於道。而事大則兼報兩院。庶可以杜有司侵匿之端。而平日必毋科索富戶。養其全力以待用焉。或曰。此不近於法外之征乎。則愚竊有聞於　聖祖之遺言也。謂百姓不可使太逸。亦不可使太富。蓋有懲於元末之亂而云然也。況乎用民三日。原有所本。夫民勞則善心生。而太富多召籍沒之禍。與其籍沒於後。曷若從前稍抽其力之爲愈乎。且今之

貪官汚吏。未必不於暮夜括富民之金。今明以公家之役征之。正庶民之所當子來者也。第其家貲則不以田之多寡。及丁之饒乏爲較。而以積之厚薄爲較。此非至公至明之有司。難與覈耳。○吾又稽軍旅之制。於前代其養兵並未有如我　朝之厚者。蔭武官。不異公侯之世襲。而屯軍則許量免田差。於月糧之外。念其爲官民之保障也。今軍政之懈弛弗論已。卽禁城鬆賊。且四出而無忌。當道雖欲按之。而蔽於衛家之

彌縫也。設有大盜起於肘腋。則如之何。不特此耳。目今島夷海寇。萑葦潢池。實多燕雀處堂之憂。而干城誰與寄耶。然欲募兵以防患。而不先議口糧。非策也。愚以爲不可復加賦額。可倣近代訓練鄉兵之法以行之。試思項籍初起江東。所集八千子弟。其人豈在異方。而　聖祖龍飛之始。尚無千里之幅幀。其東征西伐。卽取給於應天數郡也。今吳越間之財力誠竭已。而官大戶之擁厚貲者尚有之。拔石超距之夫亦不

少摘其尤者豈下八千但得每縣精選百名而訓練之則一皆可以當百鏹金不足以支兵餉亦當權派於多藏厚積之家每選精兵一名歲以十二兩爲餉額伍人之長加什之三十人之長加什之五百人之長則倍之在大戶則百萬金之家可出二十兵之歲餉以漸而降至於十萬金之家出二兵之歲餉五萬金之家出一兵之歲餉三萬金以至一萬金之家則半之大戶之不足則議及於官戶之有典鋪者大典可給

二兵中典可給一兵小典可給半兵典鋪又不足則亦於優免限外之役銀足之兵則不分近城近郭濱江濱海但有猿臂熊力之驍士飛簷没水之別材俱收入伍而以其將材之頭目統之以精武藝之教師訓之卽可權名州縣官之子弟兵而有急則道府隨宜調用焉歲餉雖取諸官大戶家而有司亦須畧加時賚以作其氣當院道出巡之日卽令隨現在官兵同操以試其技春秋亦間令出洋習戰以鍊其膽而平時

則但以備本府本州縣之緩急焉或曰此不近於生事擾民乎則愚實有感於嘉靖中之倭變也蕭謹以五十餘殘倭敗留都四十八衛軍兵於郭外皆以無素練之精兵故也而邇年朝鮮之事亦一殷鑒今不早爲衣袽之防一旦有警兵食兩乏官固倉忙無措富豪獨能保其有乎且富豪家子孫多以荒淫賭博一朝而費千金乃令止以公家之急少損之必好義者之所樂助者也但其等第則亦不以官之崇卑及田之

多寡爲較而以積之厚薄爲較亦非任勞任怨之當道不能持耳

吾見士之稽舉頒貢額者曰今天下有久曠不張之令典莫如薦舉孝廉隱逸一途而貢額則有先朝三等之簿在簿中以德行優文藝聽治事長者列上等或有德行而劣於經義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非上等不許科貢今不但不察其德行治事且并文義而包荒之矣如

制書何曷不申明訪擧之條。而嚴課廩生之等也。斯議也。豈謂不達國體。而勢或有所難行。則以末世之鑽刺多門故耳。然必欲使學者脩實德務實用。則亦何可以無激勸之道。今之司風紀而釐士習者。非直指與督學憲臣乎。直指出巡方域。固於擧劾諸司之外。別有佐貳教官之類薦。又於類擧地方人材之外。間有邊材之特薦也。曷不於中添一薦額。以地方人材爲一刻。當方面有司之常薦。以孝廉隱逸合邊材爲一

刻。當佐貳教職之別薦。孝廉隱逸。當以山林之負才德者爲主。而擧貢亦參之。通省不得過三人。邊材。當以大計中之削籍者爲主。而謫逐亦參之。通省不得過五人。銓部亦不嫌於諸薦刻中。每歲量摘三五人。與類薦之人材參用。此所以存薦擧之餼羊也。乃貢額則三等之例誠難拘。拘則正貢俱當絶望。而傾陷之弊且生。中有衰頽之極。不可充貢者。似應以冠帶榮身之例待之。而於補廩補貢之時。則當分爲二例。廩生

或從文理停降。及他生之以擧貢出缺者。仍以考案之優等補之。或從劣行革黜。及他生之以死亡出缺者。可以德行之超群者補之。不使相濫。貢生有以給冠帶不赴京而頂其缺者。仍取諸陪貢中。或以給文病故不赴京而頂其缺者。卽拔諸德行中。亦不使相濫。嘉靖中有行之者。天臺耿先生之拔應天府學廩生楊希淳及蘇州府學附生王敬臣是也。楊以狷德越次起貢王以孝行特拔補廩。旋復補貢。時論或以好異

訾之。此未察於　先朝之事例也。卽碑中有一欵。生員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提調官奏聞面試。如果眞才實學。不待選擧。卽時錄用。是特用猶可。而何有於拔貢。又宣德中。令廩膳十年之上。學無成效者。發附近充吏。六年以上。幷鄙猥殘疾者。悉黜爲民。是徑黜猶可。而何止於奪貢。乃今督學使者。類以念老憐貧之心。行姑息之愛。此殆不思　國初設立學校時。原以爲儲材之院。不以爲養濟之院也。

舉此姑息㢘行一事。而一切政額之以小惠傷
大德者。皆此類已。○吾又見士之評舉行監行
者曰。今天下有極肆難檢之士類。莫如會試下
第舉人一行。而監行。則有　國初之舊額在。舊
額。止有舉貢恩蔭送監之例。而無納粟納馬入
監之例。納粟馬。起於宣正之後。端爲邊需缺乏
故也。成化中嘗革之。令生員雖遇邊事緊急艱
難之處。亦不許納粟納馬等項出身。則其例已
止矣。迨弘治復開。以至於今不廢。兼起加納援

選之例。而舉貢正途之選。且扼於其下矣。士論
頗爲不平。曷不稍束鄉科之士而嚴杜援例之
端也。斯議也。豈謂不切事情。而勢亦有所難行。
則以積習之相沿已久故耳。然必欲風仕者尚
廉恥。遏僥倖。則亦何可以無節制之方。今舉貢
之選額頗同。而舉行獨肆者。非以上無法綱之
拘。而下無鄉評之畏乎。查照洪武十八年。令會
試下第舉人寄監卒業。三十年。令再試下第舉
人。中式者除教職。不中式者爲州吏目。成化十

四年。令坐監舉人。撥歷未及願依親者。聽於學
并分巡官。及各該有司正官。照例提督考校。先
是已有令。放回監生。不許輒入公門囑托。或往
他處遨求。其　令甲一一在也。今下第舉人。
豈無守義安貧以古人自期待者。而犯姦犯盜
亦有之。遨遊傳食。且不遠數千里。而以仕路中
之年家通家爲壟斷矣。竊以爲再試除官之例
固難復。而囑托遨求之禁則可嚴。有司考校之
例似難行。而憲司提督之例則當飭。觀風使者。

旣有薦舉山林隱逸之權。又有訪拿無賴頑民
之權。似應於久不第舉行中。核其年在五十以
上者。果有懷材抱德之實。可借訪舉之例以援
之。抑有方命圮族之狀。卽用訪拿之例以懲之。
兼檄府縣。家有入公門請托者。類籍其名。有往
他處遨求者。晴稽其迹。此所以正鄉士之簿書
也。若監行。則納粟之例已難革。革則宦家之子
孫無路。而司農之告匱亦起。唯粟行中有老疾
鄙陋。不堪作養者。自當以成化間給冠帶閑住

之例處之而白丁援例一條委屬可革蓋監生即不肖將來當授府州首領州縣佐貳等官殊非白丁之所可濫而富豪既能援例入監亦能加納授官遂當班次清要京郎而立舉貢行初授之上亦非所以惜名器也故莫如遂停此例令一切富民子弟凡不從督學考入泮宮及經歲考一次者並不許起文援例濫入太學唯品官出身於正途者其子孫不在此限蓋 國初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人以世其

祿後乃漸爲限制一品至五品其子俱從四等以下流品中敘六品至九品其子俱從未入流品上中下職事內敘敘蔭必從監中出身至成化中方乃奏准三品以上子孫聽令一人送監然則品官子孫 國初原許送監敘錄不與富民援例者同流今雖不得徑以蔭敘而例則何嫌於徑援哉近例許廪生之年深者從監納貢又許監生之隨任者從例加納蓋未嘗不合此意而士論尚以濫觴爲虞則恐例一成而難返

也 國初於富民亦有賜爵里士社士便與縣官平禮者然無以納銀授京官之例其有大役亦未嘗不派及巨富之家甚有籍沒其產以充公用者然無賣官鬻爵以濟邊需之例今至公私告竭大司農無以爲計不得已而鬻爵於粟監中此殆不思日後國家有事時科罰鏹於無名位之富民尚易求義助於有名位之富宦甚難也舉此假借名器一事而一切政事之以近憂傷遠慮者皆此類已

以上諸條大槩從身所親歷及見聞之有據者述之亦禮法中之枝末耳 國家尚有極重之典章及機密之政務未之敢及匪但疑殆當闕義亦不當代庖也志雖竊比於孔子之從先進然亦何敢謂生今之世遂可反野人之禮樂第遡 高皇開國之憲章以爲先進而猶有難於盡執者焉不敢言禮樂而言禮法中但及禮而不及樂也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蓋追及於野人之初今亦但

於君子中從先進而已矣。

仰稽 大明集禮合儀禮及朱子之家禮以

訂四大禮議

冠婚喪祭人間世之四大禮也載在儀禮十七篇中從違不一而朱子參合古今事宜裁有家禮一書胡元亂華士猶知有古道者朱子之功居多我 太祖稽古定制頒大明集禮於天下其定品官庶人之四大禮大槩以儀禮爲主而取節於朱子之家禮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

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爲春秋之僭禮者發今世富貴家之奢僭固多而唯此四禮則固陋亦復不少請以憲章之義訂之 下分四段

國制之品官冠禮卽古之士冠禮也見於儀禮首篇古何以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冠禮按古者二十而冠唯天子諸侯有以幼冲踐祚者或十二而冠故亦有其冠禮而後世失傳焉大夫非五十不服官政寧有冠禮故曰無大夫冠禮而有[illegible]婚禮又曰公侯之有冠禮

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子皆稱士其冠皆以士禮此士冠禮之所以獨傳而 國制本之以定品官冠禮也其制筮日筮賓宿大賓宿贊冠者布席設帨等儀無一不宗古規而節目亦多從殺則取其近於人情也古者三加三醮既畢方取脯見於母母拜而受之今則以再加時奠脯於母再拜趨出然後進三加之冠亦不令母荅子之拜此不以品官家之母混士庶

母也其冠制初加必以緇布之冠古今同之古者再加之冠曰皮弁今以進賢冠當之三加之冠曰爵弁今以幞頭當之弁制未必盡肖於古而體裁必倣之蓋一洗腥羶之陋制而追周道者也周以前三加冠禮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元士之適子皆用之 國朝何以另有東宮親王冠禮而以士之冠禮獨行於品官之家也蓋四海爲家之天子頗類釋典中之四輪王較分封時之共主爲尤尊東宮亦視輪王之灌頂世

子。親王亦高於三恪之公侯。分與品官之子弟隔絶。不得不別其禮。而品官家苟非承恩蔭之適子。則不足以當古之士也。何哉。古之所謂士者。非公卿大夫元士之世祿胤子。即鄉學所升齒於國子之俊秀。皮弁爵弁。乃其本等服色。國初蔭子及於郎官。依然仕者世祿之遺法。世祿必以嫡長承之。時雖未仕。而有恩蔭之望。三醮時。借用皮爵二冠。亦不爲過。故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國制。良有取焉。庶子但冠於房外。而不得用三加之醮法。豈徒以其不著代哉。亦爲皮弁爵弁之不可以濫加也。況乎農工商賈之子。而敢借用士之冠禮哉。庶人冠禮之不見於儀禮。其從庶子加冠之例可知也。以此義揆之。則今品官家之胤子。未入恩蔭列者。除初加之緇布冠外。再加第以角巾代皮弁。三加第以儒巾代爵弁。其可矣。庶人雖有適子。但用緇布冠之一加。而再加三加。不必

備也。蓋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三加三醮。君子之禮樂也。野人何必僭君子之禮樂。但近世品官之家。多於冠禮闊畧。則此禮不可以不講焉。以上冠禮

國家所定婚禮。自 天子納后。 東宮納妃。及親王公主婚禮外。有品官納婦之禮。有庶人納婦之禮。品官全祖士婚禮之式。六禮次第擧行。而庶人則以文公之家禮節之。六禮者。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五請期。六親迎是也。夫

禮義由賢者出。亦由貴者出。旣貴旣賢。何可曠禮。然古者亦取成禮。不取備物。納采壹在一鴈。當其奠鴈之頃。儐者與主人再拜行禮。訖。卽執鴈以問名。原以二禮合爲一禮。納吉之禮頗重。重亦在鴈。納徵尤重。故有玄纁束帛儷皮之幣。而所重亦在鴈。請期與問名相彷彿。不過以一鴈致虔而已。唯親迎之禮爲最重。重在男子以身迎女。而不在物。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

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而集禮於親迎一節獨詳一節中分出同牢儀與廟見與見舅姑與盥饋與舅饗丈夫送者姑饗婦人送者爲七欵凡以重人道之始也亦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與品官家之苟簡而庶人則不求備焉但云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婚娶先遣媒氏通言女氏許之次命媒氏納采納幣至期婿盛服親迎主婚者禮賓明日婦見祖禰畢次見舅姑婿往見婦父母盖并問名納吉之

禮於納采中又并請期之禮於納幣中納幣即納徵之別名也損六禮爲三禮以從簡便而親迎之期婿有故亦聽媒氏往迎則禮中之權也合卺之次似削品官家同牢廟見二儀而止存見舅姑見祖禰及婿見婦之父母與饗從者之四欵此係禮之必不可缺者而可省則省大都從朱子之所裁也古者婦至三月而廟見朱子以其太遠改用三日而　國制即於婦至之明日有宗廟者拜廟無宗廟者設祖禰神位於廳

事中而拜焉更爲簡便唯夫婦同牢合卺在本日婦見舅姑舅姑饗送者在次日古今之制皆然而今士庶家益趨簡便往往先見舅姑而後合卺縮兩日之禮數於一日間此變體也則亦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竊謂世祿名家還以從舊爲正位未尊祿未厚則去煩以從約亦不必以棄禮違制誅之其有極鄙極陋而不可爲訓者殆在新進科目以子女殉錢神甘蹈婚娶論財之戒也而豪貴之以侈汰僭踰相

高亦傷雅道考職掌親王定親禮物除幣儀外金不過五十兩花銀不過四百兩納徵禮物除服飾外金不過四百兩花銀不過一千六百兩珍珠不過二十四兩寶鈔不過五十貫則品官雖入台鼎之位祿享千鍾當減親王幾倍而從鎮國將軍以下之體何疑也且大臣當以素絲之節風天下乃或以寵賂肥家媾姻於遠方之門閥相當者借六禮之名色誨侈誨墨吾亦無取焉唯以苟且鄙吝之習荒大禮則亦非所以

範俗也 以上婚禮

禮莫重於喪祭。而三年之喪禮尤重。故儀禮十七篇。於喪獨詳。而禮記諸篇。論喪獨密。盖人子情文兼致之時也。孔子一言以蔽之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戚在人子心中。禮不能載。可載。卽屬易不屬戚。如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却是言戚。孔門學者無飾語。以身體驗小祥之日。哀思已衰。而猶以衰絰倚杖。何用此矯情爲。故起此問。使但如今人之衰冠麻絰。仍赴縉紳讌會場中。則雖終身之喪何難焉。宰我之緣情而問期喪。賢於今人之違情而飾終喪遠矣。其言則何可以爲訓。是以孔子病其不仁。而發三年免懷之至情焉。

國制所裁品官庶人喪禮。雖本儀禮。然多撮其簡便而根心者存之。則宛然孔子寧戚毋易之旨也。其目。曰初終。曰小歛。曰大歛。曰成服。曰弔奠賻。曰擇地。祭后土。曰葬。曰虞。曰卒哭。曰祔。曰小祥。曰大祥。曰禫。凡十三欵。以經喪禮之常。又開聞喪奔喪及改葬兩欵。以盡喪禮之變。情至而文亦不忽焉。冠婚祭三禮。品官與庶人別。獨喪禮諸條無別。而儀文微有詳簡。盖殺其易而不殺其戚也。此中深至之情。奚但庶人不著不察。卽品官之究心者有幾。試畧演之。初終之項。法莫嚴於正寢。義莫深於三呼。古人最重考終命。故遷父母於正寢。令侍者坐持手足。書遺言。於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以正終也。氣旣絕。古人復升屋三號。曰。皐某復。而集禮第令左執領。右執腰。招曰。某人復。男子呼字及伯仲。婦人呼姓。三呼而止。不於屋上而於室中。以從宜也。古人通神明之德。知魂離於魄必有所遊。故猶庶幾其一返。而後儒乃言人死卽歸斷滅。無魂而有理。豈知升號之義哉。今人以三呼爲迂闊絕不用之。而亟延浮屠擊磬招魂。亦不違於三呼之義。盖內典謂鐘磬俱足以招亡靈也。敝在絕久而始招之。則何益矣。古者三日而歛。小歛於戶外。卽今之殮衣衾。大歛於阼階。卽今

之入棺櫬。而集禮以喪之明日小歛。又明日大歛。俱以盡哀爲度。一一皆古道也。大歛之明日成服。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自此以至於虞。朝夕如之。遇朔望。則具殷奠。有時物則薦。凡百日而卒哭。此正孝子蔬食水飲之時也。親戚僚友之弔奠賻。於是行焉。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出謝賓之弔慰。方有辭。此祖古之稽顙而後拜者也。制稱弔者與喪主相持哭。盡哀。則今吳越間幕內答拜。似乎非體。古者天子九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非獨辨其等威。亦量其財力也。今不問品官庶人。俱以三月爲葬期。最適情理之安。蓋三月之內。無地者。當擇地。有地者。亦筮日也。近世形家日家之說行。士多拘忌。乃有越十數年。而不葬者。此豈孝子之道。而陰陽禍福之說。委不可以盡廢。則亦當度德量力以求之。斷不可圖非分之禁地。以儌異福。圖禁地。卽是無君。福未必應。而心田已喪矣。大地多以無心而得。何可以薄德求也。集禮但本古人卜其

宅兆之意。爲擇地者告。而實之以五不葬之說曰。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廓。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卽所謂美地也。旨哉擇地下。揭祭后土爲一重事。則亦從古之通神明德者起斯禮也。俗儒將曰。木石無知。寧有耳目口鼻之神。人[illegible]生人之祭。則先王何以祭地於方丘。孔子何以祭神如神在。卽此。亦可以辨宋儒鬼神屈伸之義之踈也。葬禮中不廢刻誌石。造明器。備大轝。作神主。諸事皆本古人之法。但古人誌石。唯誌姓氏年月。使知爲其人之墓而已。今士大夫好侈其親。動以千百金求碑銘於顯者。非古也。古人題主。亦但令子弟善書者書之而已。今輒先濡墨以書亡者位號虛主字之一點。以待顯者濡朱足之。亦非古也。事雖不古。而意在顯親榮親。亦可於有過中求無過。唯神主旣題之後。喪主卽當奉置靈車上。執事者爲徹靈座。內外從哭以出墓門。而今或不然。靈車至宅。祝奉神主置於靈座。喪主以下。哭畢。卽

還次沐浴以俟虞而今亦不盡然盖苟簡隨俗者多矣禮有三虞虞之爲言安也謂既葬而安父母之神於殯宮也始虞卽在葬日古人類用柔日近世有術家之時日或難拘泥再虞則必以柔日三虞則必以剛日所以者何柔日取其靜初安欲其神之靜而常在剛日取其動既安欲其神之動而如生也三虞後復遇剛日乃行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乃祔廟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然則古人葬親殆無經宿

於墓所者經宿禮之變也夫何故古人葬畢卽取寃帛埋之屏處因罷朝夕之哭此正初虞時事故非亟歸不可墓次倘有未完之緖則令子弟任之觀孔子合葬於防先反雨甚門人後至而有崩墓之悲可見也今世士大夫或有葬親於三五十里外者入壙稍晏則非次日不歸或有葬親於二三百里之外者掩壙必親則非數日不歸不無妨於虞祭則如之何此於古禮無徵而集禮則已及之云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

虞於所館行之墓遠途中遇柔日則再虞亦於所館行之若三虞則必須至家方可行禮此言初虞可行於墓次再虞可行於途次三虞必行於殯宮也盖三虞後主當祔廟安得不於至家之日行之又按古者葬禮左傳雖言大夫三月士踰月而戴記則以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爲大夫士通行之禮唯卒哭則士云三月大夫云五月註者以爲士通死日死月數大夫以上則除死日死月而以殯斂後之來月數是以士必葬於三月

之內卒哭不出三月大夫實葬於三月之外卒哭在五月士唯三虞而大夫有五虞諸侯以上又益之亢斯義也顯貴有力家之葬親遠地者於途行再虞於家足五虞殆無不可古禮主既祔廟殆不復出後有薦事一槩皆於廟中行之蓋古者大夫三廟祖考各自爲室而今也同室異龕難以小祥大祥之祭混祖宗之吉祭故令以卒哭之明旦但以新主告祔於祖考之廟三獻既畢仍匣之以反於靈座次第行薦事待祥

祭畢然後徹座斷杖埋當遷之主於墓側以爲新主入祔地焉然猶未遽入廟也間一月乃禫禫者澹然平安之意謂哀思漸以平矣將禫先以环珓卜上中二旬吉日吉則從卜不吉則直以下旬薦禫事三獻畢辭神盡哀乃迭神主至祠堂而永安之此所謂禮以義起者歟愚昔嘗疑祧主當藏於廟今而後知埋墓之爲安也士庶家多無祖廟亦多不立神主第從葬後以魂帛入靈座并三虞爲一虞而朝夕仍薦褻瀆之

蕆此所謂委巷之禮也揆以先進之禮樂似亦無大害焉近世士大夫亦沿此例虞祭雖畢魂帛未埋或隨神主全入靈座葬亦未必在卒哭之期葬畢亦未必以三虞之薦告祔祖廟服終以主祔廟多不從卜而聽命於奉瑜珈之教者此亦所謂委巷之禮也使有少連朞悲哀三年憂之至情則亦不必深求焉唯古人居喪非小祥不食菜果非大祥不食肉而今似有難於律人者蓋古人不但禮教素閑而稟氣亦厚曾子

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毀生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而人不以爲異今人一日不入水漿必困三日不見齒亦難而可繩之以古禮哉居憂之士苟非氣稟旺而年力强者或於百日卒哭之後權食菜果期歲小祥之後間用酒肉其亦可乎喪大紀原云有疾食肉飲酒可也又云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此言衰老者以氣血之衰殺禮也又云旣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言卑幼者以尊

長之命節哀也復又云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解者曰酒醴謂見顏色也此又不與其同吉讌之合歡盡量也果如孔子責宰我之言則祥禫之內斷不與其食稻衣錦而况越閩楚之潤則以食稻爲常事盖淮北多黍少稻江南有稻無黍南之食稻猶北之食黍也此不足責唯衣錦果非孝子所安然五十非帛不煖七十唯衰麻在身則內帛外麻似亦不違於禮盖有大違於禮而又不可過責於人者男女之合是也按

禮大祥後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曰
哀未忘也檀弓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
聲聲猶不成而況如鼓瑟琴之好合然末世鮮
克己復禮之士安可以聖人望人服婦中欲求
敬姜共姬尤不可得蓋有琴瑟久睽而生他虞
者曷若順人情而稍通之且衰老既可以寬酒
肉之禁則壯强亦可以通男女之禁也是以
聖祖特去前朝服內生子之律豈以狥人情慾
哉有天理之極致存焉蓋見世有孤危不祿之

孝子執終喪或遂至於無後復有中年蒙嗣之
孝子幸有後亦可以慰亡人在五日不成聲之
聖與三年不見齒之賢誠不以情奪理而設處
今日未必不以　國法而通人情之窮也竊謂
喪既卒哭卽可通情於中年之艱嗣者喪及小
祥亦可通情於少年之孤危者　聖祖之爲
生民立命也大矣乃今豪貴家有不檢之子姓
臨喪不哀蕩然畢禮法而弁髦之蓋有哭未終
七而窠婦及家服未及祥而娼優滿座則眞夷

狄之道也宦家猶爾於浪子乎何誅更有一微
幾之當察者在今理學之家吾見先輩中有譚
理學者雖遭大喪亦以聯朋聚徒義重聚樂爲
美事考之孔門子夏子張俱以除喪見孔子與
之琴一成聲一不成聲然則弟子雖遇聖師如
夫子亦非除喪不見也今之居憂聚樂不幾於
以吉事濫凶禮乎似非孔門之遺矩也何以爲
解或者借義於旣葬後之君食大夫食父友食
不辟粱肉而辭酒醴之例乎蓋君可食則何擇

於師大夫可食則何擇於先達父友可食則何
擇於畏友偶從吉會節哀良亦有辭然非出自
尊長之命則不可若身自爲長者殆無起大會
以集朋徒之禮或者弟子有從葬後請見就慰
問中求教益者則不嫌於衔哀應酧而咏歌莞
笑則非體宰我所謂禮壞樂崩正有感於此也
居常讀禮或於寢廟或於墓廬皆無不可而問
水尋山亦非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莊周之鼓
盆而歌此遊於方之外者也而理學家多忽於

此矣聞喪奔喪之禮古亦有之而於儀禮無徵徵諸戴記曾子問中集禮所栽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正與孔子述老聃奔喪見星之言同以是知古人原有奔喪之禮而儀禮失其傳也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朝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此則皆出古人之矩亦天性之自然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月成服此遠遊不遠遊之別也父母在不遠遊寧有不急奔至家成服者不奔喪而四月

成服此爲品官之驅馳王事及庶人之行貨四方者言耳而二者亦有別品官以王事聞喪於外猶可以國爾忘家爲解庶人以行貨聞喪於外其如不遠遊之戒何或者奉君命以從征領父命而宦學則有不可以遠遊辭者 國制議品官之奔喪亦不遺於庶人此 聖祖之盡人性處也葬凶禮也改葬則介乎凶吉之間故用吉帷不用凶帷服僅用緦麻祭僅用一虞以別於初葬也至墓則哭開壙則哭柩車詣帷墓

所則內外俱哭易棺則仍設床斂尸如大斂之儀不易棺則不設床但設靈座於吉帷內竢事而徹之此又畧倣初葬之儀而從殺焉者也此制多爲卿大夫之旣貴而顯親者設而亦不遺於庶人考律令且許品官以改葬給假還鄉體恤尤至當念 聖祖設身處地之深仁焉讀皇陵碑隱然有改葬 淳祖之意以地藏卜協故止因知士庶中有同此念者也此又聖祖之盡人性處也中庸言有之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品官庶人之所以無二制歟 以上喪禮

祭有二統有吉祭有凶祭禫以前之祭祭於靈座凶祭也統於喪禮禫以後之祭祭於祠堂吉祭也統於祭禮凶中之吉則虞祭禫祭是已吉中之凶則忌日之祭是巳 國初未定大明集禮原以朱子家禮爲主後乃祖儀禮中特牲饋食之禮與少牢饋食之禮栽爲品官家廟享儀品官得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四仲月卜日以

祭而庶人未有家廟但奉祖父母父母二代之
祀其時享於寢之禮但曰大槩略同於品官而
已矣按祭法曲禮云大夫以羣牛士以羊豕解
者曰此天子之大夫士也儀禮則以特牲饋食
屬士少牢饋食屬卿大夫解者曰此諸侯之卿
大夫也蓋侯國之大夫僅當王朝之元士故其
等殺如此少牢饋食必筮日特牲饋食不諏日
筮則禮煩不諏則禮簡此侯國大夫士之辨也
國制所定品官享家廟儀祭必筮日實本少牢

饋食之禮而文多從簡又參特牲饋食之禮其
合大夫郎官而一之者歟大槩體統從少牢而
節省又從特牲也然其儀亦不謂不備矣中分
一十六款一曰時日四時必用仲月月必擇或
丁或亥二日並於孟月下旬預卜之古人用筮
而今但以环珓之一俯一仰爲憑從便也將祭
先期齋戒三日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
正古人之齋法也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
皆不得預正古人之戒法也第古人七日戒三

日齋而今並以三日爲限亦約矣齋戒之次日
乃陳設則主祭者帥子弟及執事者酒掃洗拭
設四親及祔食者之位而陳祭具焉陳設之次
日乃省饌則主祭率衆丈夫省牲涖殺主婦率
衆婦女滌濯祭器以待行事焉省饌之明日乃
行事則主祭偕主婦設酒炊饌於正寢之東堦
率與祭者詣祠堂序立堦下請神主出就正寢
然後降階復位行參神之禮則主祭以下敘立
如祠堂之儀立定俱拜乃行降神之禮則主祭

升詣香案前斟酒灌茅俯伏而興再拜乃降復
位行進饌之禮則主婦從主祭進羹飯於四親
位前諸子弟婦女分進祔位乃降復位行酌獻
之禮則主祭奉盤盞跪進高祖妣前祭茅畢俯
伏興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以進祝者取板跪讀
祝辭主祭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是爲初獻
之禮亞獻則以主婦終獻則以兄弟之長或長
男或親賓行之並如初獻而不讀祝兄弟衆男
則分獻各位之祔享者三獻畢又有侑食之禮

則主祭執注斟酒。主婦扱匙正筯。再拜復位。然
後主祭以下。皆出。序立廟門之外。祝者有門掩
門。無門降簾。是曰闔門。卽古之所謂厭也。然後
祝聲三噫歆。乃啓門。主祭以下皆入。奉茶分進
於正位之前。是曰啓門。奉茶既畢。乃受胙。祝者
以神命錫主祭者酒饌。主祭俯伏而與再拜跪
受。先嘗之。旁及諸與祭者。方乃對祝告成。降復
位。與在位者皆再拜。是爲受胙之禮。胙既受。然
後再拜辭神。神既辭。然後納主於櫝。奉歸祠堂。

主既納。然後主婦監徹酒饌。是之謂徹。酒饌既
徹。然後設席以讌宗人。徧及微賤。是之謂餕。此
品官享家廟之始終條理也。至於神主位次。則
先用朱子家禮儀式。以西爲上。後乃更制。奉高
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而下。則以次而列於西。
神主櫝韜籍式。則采伊川及温公之遺制。以嘉
定中臨海潘氏所得會稽司馬侍郎家之圖爲
徵。尺寸並本周尺。蓋雖　聖祖之敦尚古禮
而一時儒臣佐下風之功。亦不可没也已。然而

寃此禮儀。殆非公侯世祿之家。及故家之存有
大宗法者。不能一一遵行也。蓋儀禮中。少牢特
牲二禮。俱屬大宗適子事。古者唯宗子承祧。得
祀繼別之祖禰於家廟。餘皆祔食。四時之祭。徧
召諸宗人助葬而享胙焉。集禮中所指主祭主
婦。卽本古之宗子宗婦。所指祔食於四親之諸
位神主。卽本古之支子不祭而祭於宗子之家
也。今宗法久湮。而品官之恩蔭有節。世祿之家
甚寡。蓋有位登台座而無家廟者。奚暇考求古

人祭禮。卽有家廟而無宗法。亦不能聯族人之
心。攝召未必如期而集。乃民間一葬父母。則諸
子分靈座而家設之。終七之後。不復會哭於一
堂。而況禫後之吉祭乎。卽品官家。亦鮮克舉四
仲月之祭。大槩從民間歲時俗節之薦享。或加
臘日忌日之祭而已。　聖制所定品官享廟
之禮。亦謂卿大夫中。豈無孝子順孫。志大道之
行。與三代之英者。故存古額以俟之。而亦不槩
律諸貧官。是以祠堂制度中。又慮品官有家貧

地狹者不能為三間則止為一間亦可不能為
一間則于廳事之東亦可祠堂既可以家貧地
狹而從宜則享祀豈不可以家貧族渙而從省
也或者黃曆之祀日有徵則隔月之三旬可毋
卜家廟之籩豆素饈則陳設省饌行事之三日
可合并古有祝史今無祝史則取板讀祝及闔
門之禮似可裁古有公尸今無公尸則飲福受
胙及對祝告成之禮似可省古有旁祔之主今
無旁祔之主則眾丈夫眾婦女之召集似可節

古有助祭支婦今無助祭支婦則主婦率眾婦
之分獻似可已唯齋戒之誠不可無而進饌酌
獻之儀不可廢然世俗亦多以丈夫行獨自主
祭而主婦或不入廟矣斯誠違禮之大者而亦
有難於膠執蓋宗法既不明家廟又未立則粢
盛不從廟廚中出而從家廚中出非主婦其誰
司之權於俗禮中審其便宜或者於侑食辭神
之際主婦出而拈香補拜因脩扱匙正筯之儀
即隨主祭者辭神而徹饌焉其可也此亦從仲

月之祭請主出廟者論耳倘廟制寬敞可奠高
祖居中及諸祖考昭穆之位而又無祔位者則
神主可無出廟請主納主之儀皆可畧而四仲
月之祫祭亦唯貴而且富者可行貧宦力不能
舉則從民間俗節亦無大害蓋民間原有夏至
之祭可當古之夏祀冬至之祭可當古之冬烝
唯春秋之仲月無祭而清明之墓祭亦可以當
春禴中元之俗祭亦可以當秋嘗也禮不欲疏
亦不欲數加以臘日忌日元旦上元下元之祭

及朔望茶餅與時新之薦亦不謂之疏矣唯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則孝子順孫之大致
又不可以禮數求也更有一大幾焉古人最重
血祭故有省牲涖殺瘞毛血之禮自西竺瑜珈
之教來士乃有知戒殺之義者祭先雖用犧牲
類不呈殺即有殺亦殺小牲不殺大牲大牲多
取之於市又自梁武帝起麪為犧牲之例後世
效之有祀先全不用牲殺者似於古人血食之
制有乖儒者往往非之愚以為此義當求之於

先進禮樂也。太上民風淳厚。與物相友而無嫉害之心。其時必無宰牲祭先之事。不得已而以犧牲祭先。此中古之聖人緣人情而起禮者也。記不云乎。禮之近乎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殺生物以祭亡人。其非禮之至可知矣。然則聖人何以起斯禮。曰。斯禮豈起於聖人。聖人特因人情之所趨而爲之節也。如天子以太牢祀郊廟。正戒有位者之不得濫殺太牢。卿大夫以羊豕祀祖先。正戒無位者之不得濫殺羊豕。而古俗亦

與今俗不同。古者雖有市脯而無屠牛屠羊屠豕割肉分市之垣。有大典。必用牲殺。而今既有屠垣。則不宰牲而市牲。亦足以供祭饗之事。唯小牲不得不殺。而殺機亦少損矣。損殺機而益生機。未必不爲祖先培德。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設有祖父生平雖不戒殺。而臨終悔殺。或有遺言戒殺。則義在順志。不在備物。雖違少牢特牲饋食之禮。何害焉。饋食之不用牲。正先進之禮樂。孔子之所願從者也。記云。

祭之日。思其所嗜。祖考之所嗜不齊。或嗜牲。或嗜素。亦從其遺志而已矣。據釋教以殺生爲太戒。殺生奉先。非孝也。而今以世教兩存之。蓋處於先後進之間。此中又復有說。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故先王所制葬祭之禮。不致死。亦不致生。而孝子思其所嗜之心。則致生之心也。佛氏洞明十方三世之故。謂人死受生六道。然則子孫雖有祭饗。詎能返六道受生之神使之

仍入家廟。乃之死而致生之。何居。竊意斯義。非儒先之所能徹也。自昔議禮之聖人。豈不知遊魂爲變。六道無所不之。而乃導人子以無益之悲。又累人子以無益之費哉。深知此心此神。出幽入明。無所不至。父母縱在六道中。子孫以一念之精神攝之。宛似磁山之吸鐵。然潛感潛通感者神亦不往。通者神亦不來。而一點來往。真機。肇自先天。祖烝者。冥然混合於無去無來之中。結成合而離。離而復合之天親眷屬。多生會

入乾元果海則孝感之植因最深也況其中實有䰟入宁陰未及受生者業墜鬼途欲受濟度者二氏家且能以呪力符力攝之乃感之以孝子順孫之真精神而不來格來饗者哉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禘嘗之義之所以深也今庶人中尚有因二氏之說信七祖九玄之非誣者乃儒者輒謬慫之以鬼神爲烏有之物祭典特先王假神道以設教耳豈非人死神滅之說誤之哉讀集禮享廟諸條可以憬然

省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存乎德行焉（以上祭禮）

右四大禮議特就會典中所載大明集禮諸條畧爲之演其大義而觀其會通耳生平雖嘗涉獵五經獨於禮經最踈畧豈敢自謂無漏姑以備明哲者之采擇焉又緣起家農籍習染重而聞見孤躬行多所不逮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愚亦曰士庶之大禮四愚未能一焉孔子之未能四道蓋自歉生平未得君父兄而事之又不能以有餘施朋友而先之劣於遇也愚則劣於德矣故不敢以己所不能者求諸人而緣情隨俗之議居多唯論及損殺生處則先進中之先進也

喪祭補遺或問十二條

或問卿大夫既有家廟卽當有四仲月之正祭祭用吉服禮也設遇三年大喪將廢祭乎將易服而祭乎曰此義已著戴記曾子問中古者三年之喪吉禮俱廢四仲之正祭吉祭也吉祭必行旅酬之事喪服至於小祥主人練冠以祭而

不旅酬旅酬必待大祥之祭方舉其廢四仲之正祭可知然祖廟何可三年停祀練冠可以祭考則亦可以祭祖意者三虞卒哭之後不舉四仲之祭而舉俗節之祭不嫌以墨衰從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孔子嘗述老聃之言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夫所謂卒哭成事正指三虞之後而言主既各反其廟則虞祭後之有事於祖廟無疑矣故曰喪三年不言唯祭天地宗廟

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卿大夫之墨衰而祭家廟。猶天子之越紼而祭宗廟也。載考朱子荅曾光祖書云。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葢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以是而推先正居喪。未有以凶服舉吉祭者。又古禮重父輕母。父在僅爲母服齊衰朞年。毋喪既不敢以朞年外之凶服侍父。則父喪安敢以三年内之凶服享祖。朱子以墨衰行

俗祭。可謂酌古今而用其中矣。在我 朝又似有當通之變焉。葢 太祖既均父母之服。則人子於母喪小祥之後。父雖易吉。而子之凶服無改也。居母喪者。既許其以凶服侍未亡之父。則居父喪者。豈不許其以凶服享已亡之祖。或者祖朱子俗節之獻。而不泥其墨衰之服。亦於憲章不悖也。唯祭主之子。毋或先歿。當父杖朞畢日。誼不可以凶服助吉祭。如父命助祭。則以墨衰相從。可也。此亦論於居嫡母之喪者耳。若庶子居生母之喪。又別。葢妾婢皆不可以祔廟。父且不爲生子之婢服朞。子安敢以三年内之凶服助父四仲之吉祭哉。卽墨衰亦不爲例矣。主祭者。自有朞功之喪。其祭當用何服。曰。據禮。緦不祭。而喪服自朞以下。大夫降。諸侯絶。其所以降且絶。正爲凶服之有礙於朝祭大事。而故爲之節也。今按大功以下。非屬幼喪。則屬外喪服降而情已殺。卿大夫殆不必泥緦不祭之文。而廢四時正祭。或者易錦繡之服。而以素服角

帶從事。其可也。朞喪當分二例。居尊長之喪。可以素服襲齊衰。此卽墨衰遺制。居卑幼之喪。可去衰而易緇素袍服。此降墨衰一等。喪正室。從墨衰例。喪庶叔。從素服例。葢事亡如事存。使考妣未亡。而遇二等之喪。在尊長。卽與喪主同服。在卑幼。則多降一等而爲服者也。此亦叅古禮與憲章而用其中者。設生朱子之時。又當別論。或問墨衰而獻俗節。則少牢饋食之享。其不舉於憂制之中無疑矣。然則卿大夫祠堂之祭。與

士庶寢祭之苟簡何別。曰。古人祭品。原不過豐。
按禮。諸侯不過七牢。大夫不過五牢。士不過三
牢。正祭猶然。而况俗節之享。又按朱子家規云。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月之
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
止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
又謂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自虞
以後。方謂之祭。以此而推古人之祭。不但俗節
從簡。卽正祭亦不過豐也。末世風俗漸侈。豪貴

家。至以百品饗客者。義不得獨儉於祭享。酌古
今而權其宜。竊謂卿大夫雖以墨衰行俗節之
享。五品之殺。三獻之酒。亦不可少。必泥朱子二
味一斟之儉。則膠矣。唯讀祝受胙之大禮。委非
居喪所可行。而今卿大夫家雖四仲正祭。舉此
禮者絕少。愚亦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或問古者葬後三虞卒哭。乃行俗節之享。今世
有三年除服而猶未葬者。則虞祭已失其節。享
又起於何時。曰。此所謂拂經者也。就拂經之中。
而牽禮以從俗。則不得不以百日爲卒哭之期。
朱子益深非之。以爲必三虞而後卒哭爲得。乃
近世又似不以百日卒哭。而以七七之期當之。
其不爲朱子所取可知也。乃習俗則已成矣。聖
人獨能違時乎。竊疑三虞卒哭之後。遽以墨衰
行廟享。似非孝子所安。而朱子却云。卒哭葬後
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朱子益深於稽古者。
而裁有此議。孰曰不然。今奉 聖朝均父母
服之制而推衍之。卽卒哭後可毋遽用墨衰。雖

以衰絰行三年俗節之享。殆無不可。或者小祥
之後。用墨衰以存古意。亦非於憲章有乖。唯俗
士諱言死。而不早營塋地。子孫亦諱言祖父死
塋之事。而不爲預擇吉地。致使塋祭皆失其期。
厥過不小。噫。倣也久矣。

或問古者三年之喪。不許弔外喪。而許於卒哭
後。與喪家饋奠之事。蓋爲居大喪者。荒迷失次。
卽獻斝上食。亦須以人代之。代則必用有服者。
故天子諸侯之喪。非服斬衰者不奠。大夫之喪。

非服齊衰者不奠。士則取於朋友之大功以下
者。蓋以養人子初喪之至哀而亦同哀相恤之
誼也。今世此禮已廢。則虞祭以前之奠孝子當
舉盃自奠乎。曰。既無與奠之人。安得而不自奠
然與奠未必果無人也。凡昆弟子姪在朞功之
數者。皆是矣。以之行獻斝上食之事。而喪主自
舉哀跪伏於下。其猶行古之道歟。至於卒哭虞
祭之後。則身尚可以與天子諸侯之奠。而況自
舉祭乎。然孔子但許居重喪者與天子諸侯之

奠。而不許其與大夫士之奠。故曾子問相識有
喪服。可以與於祭乎。荅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又問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荅曰。脫衰
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以是知居重喪者。但
可相親識虞祭以前之奠事耳。脫衰行奠。不脫
衰而行乎。皆非也。乃吳俗之講此禮者甚寡。蓋
有祥禫之內。以重喪乎重喪。獻斝上食以爲常
者矣。不古孰甚焉。愚以孔子荅曾子之問揆之
親故有喪。啣衰清乎。尚可托於擯相之說若以

牲醴獻饗。則淫於脫衰與奠矣。更有不可爲訓
者。居重喪而以慶賀居間入公門也。此風不革
文獻之邦云乎哉。

或問家廟既立。便當倣古宗法而行。倣宗法。則
支子必祭於宗子之家。倘兄弟有分居遠者。則
如之何。曰。拙議中。曾有招魂分座拜廟請衣二
說。正慮及此。然猶就分居之不甚遠者言也。若
甚遠則分座可行。而請衣不可行矣。乃朱子亦
已先有定裁。謂兄弟相去遠者。兄家設主。弟不

立主。只於祭時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
之。又云。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
也。愚謂標位之說良是。一獻似嫌太簡。萬一兄
賤弟貴。此議尤不可執。但當知標位分獻。畢竟
是權。唯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爲正也。苟不祭
於宗子之家。貴者雖以上牲祭標位。不失爲厚

或問卿大夫於三年喪中。復遭適妻適子之朞
喪。親友往乎。亦可暫釋斬衰而易齊衰否。曰。此
義已著禮經雜記中。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

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則妻子不待言已昔曾擇之嘗問朱子三年喪復有朞喪者當復朞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輕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朱子所荅正以雜記之文爲據也然則豈但當易服以待弔者凡臨喪之際皆然耳蓋孔子以之死而致死之爲不仁若臨朞喪而不易重服是致生於三年之親而致死於朞年之親亦非天

理人情之極致唯卒事則反初服則重者無失其爲重輕者無失其爲輕矣然朞喪不等則所以待弔者亦不等諸父昆弟之喪自有喪主受弔弔未必及朞親之門唯妻子二喪則身自爲喪主或難執重喪以辭弔客然既在大喪之中所重有在弔子必辭弔妻則卑幼不必辭而尊長可辭如平交不可固辭則臨喪易服卒事反服之議當矣

或問古者子從父服亦從父祭喪母至於小祥父服既釋母座必徹矣今　聖制許於父在之日服母斬衰三年是父已釋服而母之靈座猶在也然則小祥以後之祭夫主之乎子主之乎主自夫無乃以吉服行凶祭主自子無乃以凶祭侵父權如之何則可曰此當以朱子之說爲正有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卽釋服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以祭如弔喪忌日之服可也

又云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以子爲喪主未安愚按几筵三年而除之說亦宋制非周制也周制小祥之後夫釋服子亦釋服何必論及小祥大祥之主祭者朱子之說正可行於今日

或問神主之位必註奉祀者於旁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此亦當以朱子之說爲正謂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蓋夫在妻亡雖以神主祔於考妣之祠然猶未正廟位必待夫亡合祔而後自成一廟之主于時乃得旁註孝

男某奉祀。夫在安得遽書。或有父在而子先亡者。可註孫男奉祀否。曰。亦如夫在妻亡之例。必待祖歿而後可書。書祖位。可註父諱奉祀否。曰。不然。但當書孫男某奉祀。

或問 國朝封典。分妾與婢妾爲二例。在服制則妾有服。婢妾無服。而所生之子則三年之服同之。婢妾所生之子旣貴。父旣無服。不成喪主子又不敢自爲喪主。弔者或臨其門。則如之何。曰。世無婢死而受弔者。父必辭弔。子則立几筵

於私室。辭尊長及貴客之弔。而受三黨中卑幼之弔。可也。得無嫌於自爲喪主乎。曰。孔子尚不禁伯魚之喪出母。而況生母之未經父出者乎。其喪也旣可立几筵於私室。豈不可於私室受弔。但不居喪主之名耳。父歿則子爲喪主。亦可以受貴者之弔。銘旌宜何如書。曰。不得書父之側室。以混妾。但書某官生母某氏之柩可矣。亦可於私室立神主乎。曰。此義在朱子答竇文卿問中。竇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所。朱子曰。妣者。媲也。避嫡母。止稱亡母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愚按朱子所謂題主。蓋就喪几中之神位說也。其稱別於嫡母。正與銘旌之例相通。然此主不可以祔廟。喪畢則同魂帛之例。瘞之墓所耳。但言祭於私室而不言所祔。何也。妾婢原無祔妣之禮。不待言也。或疑禮有妾附妾祖姑之文。今卽無祔獨不可立主私室乎。曰。此亦情之近乎禮者。但不無貳家廟。匹嫡母之嫌。則以禮奪情。可也。祭亦用

紙榜標位之例。品饌則不得與考妣同豐。

或問身爲人後。而所生之父母死。近例已許引告治喪。從心喪三年例。亦可以受弔否。曰。古禮有難復於今時者。此類是也。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爲生而不爲死。豈必俱向死者之位行拜奠也。觀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可見已。師生尚爾。況於所生父母之喪哉。近世非喪主不受弔。非向死者之靈位不行弔。於是所生父母之喪。亦以不弔爲常矣。此

雖委巷之禮而人子身既不爲人後豈以予不予爲重輕從俗可也唯仕者既以引告求歸而未仕者乃於服中應舉於心安乎程叔子云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當如此然則所生父母之喪可推已但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以此自嚴則可以此責人或不可蓋末俗躁進成風尚有匿父母之喪以應舉者而可以法令外之禮教繩人哉近世居父母之喪者七七後居常荅人以制生帖荅予

客以孤子哀子帖而朞喪或書杖期或書期服今於所生父母宜何書曰近見錫山有名紳曰高雲從者於予客書降服子居常書降服生最當

或問考妣生則同牢而食死亦同牢而饗有一考而繼室之妣至數位者亦止享以一牢乎曰犧牲之牢一而杯與節則隨妣數而增焉可也設妣中有用素者可分牢否曰不嫌特設一牢但不得如同牢之大如但一考一妣而葷素異饗則牢器之大小須同又問近世頗重淸明及十月朔墓祭倘如朱子之考妣分葬或一考與一妣合葬而餘妣分葬亦可執同牢之享乎曰墓祭與廟祭不同廟祭中有四仲之正祭而墓祭僅當俗節之祭古者正祭豐而俗祭儉祭墓不必豐也既分葬何嫌分祭然朱子分葬考妣於數千里外世儒亦不必慕而效之還祖孔子合葬於防之例爲正人子繼妣或多勢必與考分葬其墓亦須相近爲妥葢取其便於祭掃也

考有妾婢多而嗣息廣者葬埋之法宜如何曰婢妾之無出者隨地可埋即用釋門荼毘之法亦無大害有出則所生當爲厝於考妣壠墓之傍卿大夫家未必無得力之妾婢不忍委諸火化而又無子息可依者又如之何此不妨於身在時預爲之地可從壽穴近處預立二墟一厝諸妾一厝諸婢如郡縣之厲壇然戒令子孫掃墓之次既祭后土亦以紙錢酹酒妥之仁也

或問禮有子放婦出之條設有冢子已衍孫枝

而罪不得不放。其承祧還立放者之子乎。抑立放者之弟乎。曰。此有徃牒可據。帝乙舍庶長啓而立少子紂。則長子不承祧矣。微子舍其孫腯而立次子衍。則嫡孫不承祧矣。卿大夫家之祭統亦然。冢子放則以次子承祧。冢孫放則以次孫承祧爾。或疑罪在放者。於其嗣子何尤。曰。罪至於放。則生不得助廟祭。死不得補禰位矣。父不補禰。子又安得承祧。亦許其入祠堂以祀祖乎。曰。此如介子之例。不主祭而助祭。可也。於祖

則助祭矣。於其被放之父之歿也。則祭於何所。曰。畧如別子之例。其長子繼禰而不繼祖。別於寢室祀禰。或又問禰雖見絶於祖。設祖歿後。或以遷善改過起令名。或以邁迹得躋居高位。亦可為之創立一廟。起五世則遷之宗法否。曰。可也。但不得援繼別例。起大宗法。蓋大宗起於別子。別子云者。別於世及之諸侯。而自以大夫起祖也。固有身自起為大夫者。亦可稱別子而為祖。但不可以見逐於祖之父。當之。父不得正別

子之祖位。子安得起繼別之大宗。起大宗。是有父而無祖矣。設荷君寵而至於封祖蔭孫。亦執祖命而不許禰祔廟乎。曰。唯君命能奪祖命。父果以被放始。而以顯親揚名終。祖亦必收之矣。雖祔祖廟庸何傷。父雖祔廟。其適子亦難遽襲宗子之位。蓋承祧已先有人矣。承祧非介叔。即介弟。誼當讓於祔廟者之適子。三讓。則可從宗人之年高有德者。以祝文告祖而復之。倘父未祔時。已先有祔廟之主。如庶長兄嫡介弟之類。

則如之何。曰。宗子之位可正。則祔廟之主亦可正也。祔補過顯親之適子於祖廟。而遷權祔廟者就介子之原位。亦改權承祧者。就繼禰之宗法。孰曰不然。萬一介孫承祧。出自祖之治命。則雖祔位可正。而宗子之位不可正矣。待夫受祖命者之歿也。然後以所應奉祀者告於廟而正之。又或父雖放子。而子能以封典及其父。受乎。不受乎。曰。當觀其行。子有處仁遷義之實。受之可也。仁不處。義不遷。而徼榮顯於一旦。則焉知

日後之倚伏若何而受之不受。得無嫌於輕君寵乎。曰否。子無令德。而父却其倘來之封。義也。若孫爲祖放。放後成名。能以恩封及父。父當受否。曰此亦當勘其有處仁遷義之實。先爲之投誠懺過於祖。而後可受子封。不然。亦寧却其封以崇父命耳。唯顯親而至於贈祖。又或以奇功膺世襲。則所謂以君命奪祖命也。

右十二條。皆喪祭中之疑義也。在禮經多有明徵。唯異世或不相襲。故士大夫每懷兩可

之見。而前議尚未之及。故補之。

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從先維俗議卷之四

古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總觀世教民彝會通以宗孔矩議凡一百三十八欵

身心成法

士君子立身立心。俱有成法。立身之成法蔽於子思四言。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立心之成法蔽於孟子二言。曰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其要只在愼獨。志道平日言多尤。行多悔。然自有

聞於耿先生之後。無一日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焉。

耻躬不逮

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古人不但自述行誼爲然。凡與人論學。落筆爲文。皆然。今人不逮古人。正在此處。其心多欲。而言必妝點依於無欲。其身多過。而言必推敲立於無過。其習染尚在功名富貴場中。而言妙道。則駕在六經語孟之上。其行境尚在生死輪迴海中。而

言妙悟。即跳出三乘賢聖之上。皆古人之所耻也。愚也不敢不日以此三省吾身。

謙忍思誠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士君子脩身踐言。而不能遜乎衆志。無乃於謙忍二字上未足歟。多言亦坐不能忍。愚生平正坐此二病。雖緣宿習流來。亦緣少年未受師友大鉗錘故也。垂老痛省及此。故作謙嘿二箴而噬臍已無及矣。猶未及於忍箴。忍之一字

該謙該嘿。實聖賢立大德濟大事之根基也。特惡夫學謙學忍而不以誠。遂流於鄉原耳。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

立身謹始

士君子居鄉。縱不能移風俗。決不可壞風俗。凡身負氣節之標。而以虛驕長後生之狂根。身博寬厚之譽。而以婾阿長後生之僞根。皆壞風俗之尤者。大丈夫欲立身於天下。不可不謹其始。

忠厚正直

士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此先正之格言也。居鄉亦何獨不然。然而幾微之間亦有辨。凡以忠厚領正直者。猶如冬日之日。人必親。凡以正直領忠厚者。猶如夏日之日。人必憚。與其令人憚也。寧令人親。義在周易大小過之象傳。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忠厚勝也。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正直勝也。於卦義俱謂之過。唯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而大過亦聖人事也。中人以下。可小

過不可大過。小過近乾三之惕。大過近乾上之亢。惕无咎而亢有悔。聖人不避亢龍之悔。而賢者必以寡悔爲道。

中庸遯世

達則行道濟人。窮則明道淑人。大丈夫之事也。然淑人最不易言。不但以德。亦以時與地相協焉。釋氏是以有知時知處之說也。釋氏演出世法。當不爲名利中人所忌。猶懷四顧如此。而況操素王之木鐸者乎。士胥知王天下有三重。豈

知師天下亦有三重。王天下之三重。曰德位時。師天下之三重。曰德地時。孔子。得師天下之三重者也。卽有孔子之德。而無孔子之地與時。不乘潛龍。則乘惕龍。不以見龍之榜揭於世。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之爲言。非避世避地避人之謂也。易曰。天山遯。天運於上。山止於下。兩相見而兩不相通。故謂之遯。龍德之君子。日以庸言庸行近人而人以氣味不相蒙。自遠之。遠則疑。疑則忌。忌則謗。是以有遯

世不見知之中庸也。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遯世。聖人不素隱行怪。又不闇然媚世。則羶氣薄而聚羶者不附焉。亦若天山之相遯耳。然而聖人卒無所悔。非以不愧不怍故無悔。蓋照千生之因地者。緣不必結於一生。培萬世之道基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默贊化育

大丈夫必不虛生於世。終其身遯世不見知。其變也。德不孤。必有鄰。舉世豈無一人知之。老聃見知於孔子一人。達磨見知於神光一人。周元公見知於程淳公一人。而此生之功行畢矣。亦有當世莫宗。而以遺風興起百世者。如伯夷之廉頑激懦。柳下惠之寬鄙惇薄。其尤也。皆於化育有默贊焉。究竟則皆入於乾元果海。

爲孔子闡幽十事

志道生平才薄。德薄。學問亦薄。不揣爲孔子闡幽者凡十事。其案俱取諸孔籍中。世咸謂孔子以刪述接千古帝王之道統。愚獨闡其終身任

文統。不任道統。道統必握於有三重之王者。此於文不喪天。述而不作之案叅之。其事一。世咸謂孔子以講學樹天下萬世之師道。愚獨闡其終身居臣道。不居師道。師道必遜於作禮樂之天子。此於夢見周公。竊比老彭之案叅之。其事二。世咸謂聖人不生則已。生則必有刪述之六經。有從遊之七十二子。愚獨闡孔子設乘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寧有六經。設乘不在天不在田之惕龍。寧有七十二子。故曰。君子而時中。學

聖人者。必毋若步邯鄲然。趨孔子而反失孔子。此於天何言哉。及中庸遯世之案叅之。其事三世咸謂大成之聖不見於世則已。見則必不聖於伯夷之淸。不聖於栁下惠之和。愚獨闡孔子設有遜國之事在先。有養老之遇在後。必不從鷹揚而從叩馬。如伯夷設有叔梁紇顏氏在堂有盜蹠之弟在外。必不從周流而從三黜。如栁下惠故曰。無可無不可。論聖人者。必毋若界華夷然。尊孔子而反局孔子。此於天下有道不與易。及父母在不遠遊之案叅之。其事四。世亦知

聖人之學。莫深於知天命。而孔子於五十進之然但指爲於穆之理。愚獨闡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是以能知文之在玆。能知百代之損益。斯乃大而化之之終。聖而不可知之之始也。此於易傳論何思何慮之聖學。言及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案叅之。其事五。世亦知聖學之傳莫要於聞一貫。而孔子於曾子子貢及之。然但謂曾氏獨得其宗。愚獨闡聞一貫尚屬悟門。實

之必以行門。是以二子之聞道雖同。而不得與顏子同稱好學。子貢黙銷多學於一貫。而不以言唯。其悟境亦在曾子之上。此於孔子問子貢汝與回也孰愈。合諸家語得賜門人益進。得回門人益親之案叅之。其事六。世咸疑孔子與西方聖人不同道。愚獨闡其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方見孔子之道之大。此於乾元傳中。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案叅之。其事七。世咸疑孔子問禮老聃之事爲謬衍。

愚獨闡其猶龍之贊。與受盛德若愚之贈。俱是實事。名曰問禮實叅道德。方見孔子之心之虛此於曾子問中。助葬巷黨。聃呼丘名之案叅之其事八。世咸忖孔子之從先進。在周初之禮樂。愚獨闡其以野人爲先進。必遡黃帝堯舜以上。而及於衣裳文字未立之先。蓋聖人懷古之思之遠也。此於志大道之行。與追太一之禮兩案叅之。其事九。世咸忖孔子得位。必不圖桓文之伯功。愚獨闡春秋之事。必用齊桓晉文。桓尨正

而不譎使孔子得遇齊桓必由管仲九合一匡之轍但不由其三歸反坫以奢僭分君過蓋聖人匡時之權之審也此於志在春秋與義取魯史兩案參之其事十通此十義然後知所以宗孔子知所以宗孔子然後能與中人以上者語上中人以下者語下以範子孫以刑後學不然非導僞卽導狂耳愼諸

誅鄉原實誅亂賊

孔子自言志在春秋蓋在誅亂臣賊子以定萬

世之綱常也歷聘七十二君所遇率多亂賊然亦不敢顯言誅之獨於鄉原有顯誅曰德之賊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夫何故誅鄉原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原之標則必有爲鄉原者輔之田常不以厚施得民豈能簒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人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鄉原竊仁義之尤者也其流不至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原始至於亂賊既成則無所容其誅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鄉原又有本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而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愿之人不足以動國君大夫此修鄉原者之所以盛也今日之流風又異是山林訪舉之途既塞學校三等之簿復荒士不以鄉原進而以雕蟲之技進亦以鑽刺之門進殊不以行誼之優劣爲重輕何事學鄉原爲設有知所自愛而學爲原人者孔子未必便以爲德之賊而拒諸門外

也故未進身之士多狂躁而鮮原人至於一入仕途則非閹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令名而取高位又或詿議居鄉則又欲以月旦掩官謗是故宦流中之賊德者鄉原猶居半焉天下縱有大聖大賢必不能奪鄉原之譽而鄉原一出卻能奪大聖大賢之譽此非俗目所能辨也所不可欺者唯有如電之神目所不能逃者唯有冥府之業鏡而宋儒又掃因果之說頗似爲鄉原開一宥罪法門誰肯自錐自劄至於穿窬克類

盡處儘有身入鄉原場中而猶口排鄉原者正是鄉原之魁傑吾有一言作斷案曰凡言鄉原亂德而不信因果之理者皆未斬鄉原之根者也姚江倡學以來講學家之鄉原更不少充類至義之盡一切濫於收徒躁於張幟以巧言令色爲善誘者其去竊國侯門之仁義一間耳省夫

鄉原難迷道眼

鄉原能迷俗目不能迷有道者之目究竟則俗

目亦難終迷昔嘗與劉中丞芝陽孫右都悅峯同郎署時論及於此劉曰孟子狀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則仕途果有若人遂能塞言官之口乎孫曰天下之耳目廣矣豈盡瞞得愚曰然哉古但聞有鄉原不聞有國原天下原也以鄉黨中闇然媚世之夫投之以天下之大任手足必露矣然世情類喜軟滑而嫌端方卽受齮齕亦必有從中回護之者而鄉原亦無大過可摘唯不能於國是中作砥柱耳故涉世亦利然

而釀成上言德政之風者必此曹也俗目豈能遽識至於蓋棺而公評亦出矣先正雖言誠能動物而世教衰微之季却是僞之入物也易而誠之動物也難但僞之入物不可久而誠之動物可久耳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亦至於蓋棺而後定究竟鄉原縱能動人不能動天至誠則天人交動誠至於動天則亦何論乎人之動與不動哉是故鄉原非不利於名利之途君子斷不以彼易此

拒楊墨與誅鄉原同意

幼嘗疑孟子之闢楊墨爲無謂今天下曷嘗受楊墨之害哉何勞孟子之過爲世慮也邇乃省及其所以闢之之原孟子不顯闢當時富國强兵從衡遊說之士而搜其根於楊墨亦猶孔子不顯誅當時亂臣賊子之徒而搜其根於鄉原也何以見之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得孟子勝齊不可之規而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按莊書有所謂愼到者卽愼子之名有所謂禽滑釐者卽

愼到之師。而滑釐則墨翟之徒也。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申子卑卑。施於名實。正楊朱之流派。而楊朱則從老子道德教中出也。舉此二子源流。而一切權謀功利之士可推已。蓋當時策士顯於諸侯。雖以權謀功利爲實。亦以仁義爲名。仁義必有所祖。楊墨戰國仁義之祖也。孟子遊齊梁。所遇富强縱横之士。鮮有不從楊墨中出者。是以力辨其爲邪說暴行而欲杜之。其隱意自有所在。嘗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

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乃其闢之之所在也。不然則孟子之闢楊墨迂矣。今世固多處士橫議。近於戰國之充塞仁義者。却不從楊墨教中出。而從孔孟教中出。又畏途中倚勢作威傷風敗俗之豪類。皆言孔孟之言而行實背之者也。此有二種。非同流合汚之鄉原。則肆無忌憚之小人耳。其弊端與楊墨絶不相關。乃不自反其所以塞仁義處。而以楊墨之徒當之。此謂無稽之談。不但迂而已矣。審諸。

鄉原合小人反中庸

人品唯中行爲上格。次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之以闇然媚世之潤色。則所謂鄉原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鄉原孰賢。曰鄉原似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盡掩。却不似小人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原之闇然媚世者。倶非三五以前人物。當春秋時。則已多此二項

人矣。鄉原但曰德之賊。似猶不以中庸之名歸之。無忌憚之小人。乃被之以中庸之名。其曰反中庸云者。謂其亦自成一中庸。但與君子之中庸相反也。則亦賊德之別稱也。鄉原有忠信廉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而篤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原。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以吾觀於今日之天下。似乎學鄉原之無舉刺者。什之三。學

小人之無忌憚者。什之七。究厥源流。又似鄉原之來已久。而反中庸之來未久。其端則誰倡之。曰。倡於講良知之儒學者。什之三。倡於講罪福性空之禪宗者。什之七。罪福性空之宗。從狂禪牽引儒流者。什之三。從狂儒牽合禪流者。什之七。而宦流倚勢作威。誣上行私之黨。又在外焉。欲挽此風。其機在上。而吾儕求所以爲潛移默奪之方。則非深入君子時中之竅。不可也。

唐虞二凶

鄉原與反中庸之小人。亦不起於春秋。唐虞之世已有之。皐陶之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別傳以爲孔壬。卽共工之名也。巧言令色。非鄉原而何。四嶽舉鯀治水。堯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能方命。能圮族。非反中庸之小人。不充鯀非鄉原中人。而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却似合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爲一人。在唐虞已有此等凶人矣。而況春秋以後哉。學者當思孔子與楊墨同時。豈不能稽其無父無君之敝。而無一言及之。獨惡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益照見百世後道中之賊。唯此二凶耳。絶此二凶種子。雖有百陽墨並興於世。皆吾道之羽翼也。近世二凶俱出孔孟教中。則如之何。愚亦曰。君子反經而已矣。

理學家方命圮族

毋考四凶之誅。鯀殆不以治水無功殛。而以方命圮族殛。書但曰。九載。績用弗成而已。不謂其無績也。績用弗成。而方命圮族之罪狀已成。安

得不誅。柰以八議之律。鯀得其四。曰議故。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而不能贖羽山之一殛。以是知聖世之操方命圮族嚴矣。曷謂方命。謂能以一己之識見議論。聳人耳目。格天子之命令。使不行也。能方命者。必能圮族。益有凶黨相爲應和焉。豈可容於堯舜之世。太公之誅華士亦然。華士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正方命之雄也。戰國處士橫議之後。遂激而爲始皇之坑儒。其端皆起於方命。今世有跌宕不羈臧否朝

政之山人。無乃近之。山人特其粗者。其精者。實在理學家。　聖祖頒楬文教。四民各安生理。而士有抱泰州之木鐸者。且曰。吾將以匹夫明明德於天下也。何以生理爲。此方命也。　聖祖頒監規。教國子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本。而士有淫於二氏之學者。且曰。吾能以無上菩提。先天秘訣。超生死也。何拘世法爲。此方命也。　聖祖又謂佛仙之幽靈暗助皇綱。註道德經。作心經序。隱然導士君子以出世心。行經世事。而

士有執宋儒之成説者。以爲二氏之書可焚。其居可廬也。則必腹誹於　聖祖之並存三教。此亦方命也。三者。方命雖同。而圯族則別。執宋學者。特不能通族姓家性命之根元耳。尚不至於圯族。圯族必在今之霸儒霸禪中。霸學不出前二種。此風不熄。將有亂賊乘其後。故不可不嚴其防也。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亦非比方人物之謂。方人之方。猶方命之方。謂以一格囿一人。而不圓之於別格也。方得妙時。便是曲成萬物而不遺。故孔子以遜辭規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凡下聖人一等者。自格不厭方。格人不厭圓。以吾觀於近世賢豪。有不蹈方人之轍者鮮矣。

言有大而非誇

昔人云。言有大而非誇。如孟子狀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言儘軒昂。義則平實。宋儒乃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便近於誇。儒者果能不階一命。爲三才立心立命乎。天何必復作之君。果能以紙上空言。爲萬世開太平乎。天何必復作之師。此等話頭。大槩染着禪宗氣息。子思以前未有。

孟子未透易

孟子亦有言大而近於誇處。如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天下縱無人。亦不宜自占地步如此。其贊孔子曰。生民以來未有。亦非所以安孔子

之地步。果若所言。將置羲皇以上諸聖於何地哉。宋儒贊孟子善用易。愚不敢以爲然。孟子似未嘗透及乾龍无首道理。透得此理。寧有此言。學者但當學孟子之知言養氣。不可執其高擡聖學之言詮。

師道

周元公說師道最穩。曰。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匹夫之所以陰贊化育者

也。泰州王氏高其標。曰。達則爲帝王師。窮則爲萬世師。便屬誇張。吾儕一措大耳。安知帝王中無吾師。又安可謂萬世唯吾一人是師。如此說鈐。可配禪流黃檗止啼之案。不可爲訓。

明道四語

愚最愛程伯子四語。曰。有恁你管得我。有恁我管得你。但願有致太平者。我只願爲太平民。噫此仁人之言也。正與子貢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通。人已間一毫無加。則亦一毫無損。無加無損之極。便是平等性智。子貢平日之志願在焉。孔子又照見其力量有未滿處。故曰。非爾所及。蓋安心平等之難也。叔子之敘明道。乃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果若斯言。則千四百年之間。遂無贊化育於其中者。必待明道先生之出而化機始續耶。似非平等性量中流出語。此伊川之不及明道處也。大槩宋儒之張皇絕學。酷似五

花開後禪流之張皇宗學。雖能動學者向上之思。不能遏學者虛驕之氣。

伊川未知孔顏至處

伊川敘明道之盛而結之曰。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是也。若就伊川身上說。則亦但可許其知向孔子。而不敢許其知孔顏之所至。知孔顏之所至者。子思也。孟子似猶未達一間。孟子之尊孔子已極。然不如子思之透聖宗。聖宗何在。

在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川流。極於至聖之配天。敦化。極於至誠之浩浩其天。此一貫之宗也。孟子未得親受業於子思。故於此不無恍惚。然亦見得大而化之之上。尚有聖而不可知之之神。而程朱所見於孔子之道。但至於從心不踰矩而止矣。尚未究到孔子之所謂過此以往處。而於顏子之所至。亦似恍惚然者。顏子三月不違仁。其不違仁之初。正是天下歸仁。一得永得之頃。與孔子之四十不惑同符。此聖境

也。而乃疑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似未透及不違仁之消息。其曰。欲從末由。正是入聖後望道未見之胸襟。亦向過此以往處說也。程門槩以大可爲。化不可爲判之。豈知三月不違。亦既大而入於化矣。化後尚有窮神知化之道岸。此莊書所謂七聖皆迷者也。以此推之。明道於顏子之卓爾。猶在恍惚間耳。既恍惚於顏子。獨能不恍惚於孔子哉。然程子見得到此地位。工夫猶難。又大段着力不得。却是中竅之言。殊不類

近儒綽掠宗門話頭。以非有非無。亦有亦無見解。釋卓爾末由之義。此等見解。乃是顏子請四勿時心境耳。近儒以爲奇特而拈之。不亦陋乎。學者須知達磨安心了不可得之宗。孔門七十二賢。靡有不見此大意者。遵此實際。則唯顏子一人。而曾子啟手足時亦及之。餘雖未必皆徹而宗門百尺竿頭之見地不乏也。不然。則孔子之所謂日月至焉者。至何地。冉有子夏所悅於夫子之道者。悅何物。豈果如晉人所謂名教中

自有樂地而已耶。兩程得周元公點出孔顏樂處。而証之以六經。便以此爲至矣。即出之以起斯文闢異學。所以未達孔顏之至處也。

充無穿窬之心

孟子歿後。師道移入二氏門中。至伊川而復振。伊川儘有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但不無走作孟子心宗處。孟子於充無穿窬之心一句最得力。而伊川之充未盡處多也。伊川實隨明道同事元公。半年後。得聆太極圖說。明道猶對人言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又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則傳受自不可揜。而伊川故揜之。以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明道先生也。大抵欲以程氏之經學揜元公之太極易通。不然則所作叙傳中何無一言及於二書宋儒中。唯伊川所遇父兄師友淵源爲最盛。其著述中有微言。多從太極通書及禪書中翻出。除明道外並不見其推尊一人。如孔子之所謂吾聞諸老聃曾子之所謂吾聞諸夫子者。却

又不怨周茂叔而科之曰窮禪客。亦不怨邵堯夫而評之曰於儒術未見有得。將非陰取而陽蔽之之類。至義之盡。不謂之曰穿窬之類吾不信也。朱子則無此病。而學脉實從伊川來。不敢搜根及此。沿至今日。學者渾身入於穿窬類中。竊人之見以爲已見。旋復伸已之言以遏人言。心既不信於天。言安得信於世。愚於此有深懼焉。所以力矯其敝。思與同志共挽之。拔本塞源。不得不以戈入伊洛之室。此關不破。而欲求孔子之至處。是猶緣木而求魚也。

群龍无首

先儒解易之大謬處。在於以四時之春訓乾元。揜生天生地之根因。以剛變爲柔訓乾元用九。揜無可不可之天則。而其進退古今。表裏人物之有失衡處。則皆爲群龍无首之義不明也。朱子亦言六龍皆聖人。有隱顯而無淺深。豈無所受。獨未悟到无首處耳。學者當知群龍无一可以爲首。而隨時隨地。則群龍无一不可以爲首。

論到乘龍之聖人。則必以九五之飛龍爲首。而九二次之。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雖統言乾道。而實歸重九五一爻。其孰足以當之。操三重之聖王。出三界之法王。其選也。孔子正當見龍之位。龍見於田。亦不尊。又見於春秋亂賊之世。則必以見兼惕。究其願力所乘。又似不以生知安行之榜見。而以學知利行之榜見。故其自道之語。每於聖王法王兩遜焉。思及大道之行。

與三代之英則曰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論及三皇五帝及西方之聖人則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聞强識人也不知者以爲孔子委是凡中之聖非聖中之聖其知者以爲孔子尊三重之聖王此以臣道遜君道尊西方之法王此以人道遜天道苟求其實直是時乘之道當然耳乘飛龍者其道近亢故武王自負作君作師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不謂之驕釋迦自負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而不謂之誕時乘也乘見龍者

其道近惕不近亢故孔子行述而不作之事出聖不自聖之言亦時乘也世儒不破此機輒以我相黨伐於其間不但權衡失準難與尚論古人兼以邊見劣解造大妄語積萬刼之迷因悲夫愚是以惓惓於群龍无首之提挈也

見龍禪惕龍

往歲有所往復於李中丞見羅公論及古今道脉妄謂飛龍禪於見龍見龍禪於惕龍此微詞也爲姚江泰州之流敝而發也公不疑而旁聽者多疑之知言良不易哉蓋上古君師道合操三重之王者卽君卽師王迹旣熄君不能統師道天乃以斯文之統屬仲尼而濂洛關閩繩其武故曰飛龍禪於見龍至於姚江泰州之衰而見龍之道窮矣於斯際也當有龍德君子起於不尊不信之中孜孜唯進德脩業是務不掛道標而道脉隱然歸之此今日之天命所屬也故曰見龍禪於惕龍愚實以此言破泰州家當見龍之執義本淺近而辭涉幽玄是以動豪傑之疑也雖然見龍在潛惕之間惕可禪則潛亦可

禪何以禪惕而不禪潛曰潛龍不易世不成名若無預於世教也者故禪不及惕在人位雖不爲人所利見而人亦耳目之德進業修他日夫必不利見於天下卽終其身不爲人所利見而天或授以萬世之斯文亦不可知是以能受見龍之禪也凡乘見龍之運者其功用在作人亦在立言不乘見而乘惕則作人立言之二用可遂掃而空之乎又不然也人不必不作戒於濫

言不必不立。戒於輕。必於不作不立。則潛龍之事也。潛亦有時當乘。而吾儕既立身於冠裳中矣。安得潛。以潛龍之心。行惕龍之事。庶爲不負此生。而惕亦不粘一格。如夷惠之以流風興起百世。亦時乘者之所不廢也。必於作人立言則膠。

人龍時位

五代時有衛元嵩者。作元包。名乾之九三曰人龍。最當。蓋九三。人位也。諸爻潛見飛亢直稱龍

躍亦隱然是龍。獨三以君子稱。不以龍稱。爲其不天不田。混迹於衆人之中。莫有諒其爲龍者。龍而人也。然以忠信修辭之學。達於至之終之之地。是謂下學而上達。人而龍也。元包之取名確矣。今借惕義以名龍。特取爻辭中本色字眼耳。其實群龍皆含惕意。何獨九三爲然。吾謂見龍禪於惕龍。亦不專謂日乾夕惕之心。可行龍德正中之事。實就重剛不中之時位言也。謂不在天而在田之德業。今當以不在田而在人之

德業承之也。蓋三已現身九二之上。而又有九四壓之於下。似君子之頭角出群。而受制於上之有權力者。不相軋而相戕則相疑而相忌。故多危。日乾夕惕。持危之道也。今日之道脉。何以獨當屬於人龍哉。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又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危地。正君子疢疾苦心之地也。世有德尚未龍而處見龍之地。蚤已爲人所利見。其稽敝也。必踈姚江泰州之所以一再傳而狂

僞並起。正坐此也。使其久困人龍之位。不信不從。多憂多懼。豈遂能以未圓之規。未方之矩。立極於世。蓋以孔子知命耳順之年。尚需徐而不驟發者。二子已發透於不惑年之前後矣。師以偏圓偏方之極。立弟子以作狂作僞之根。應亦固其所。見龍之脉。安得不窮。欲正此脉。非磨百鍊之精金。發千鈞之重弩。不可。而以百鍊發千鈞。則必人龍中之疢疾多而心志苦者也。故今日之持道脉者。多不屬於似見非見之田龍。而

屬於不天不田之人龍。時所乘也。更有一獘。非人龍不挽。古者尋師取友。不憚千里裹糧。端爲道。不爲利名。如遊夏之趨孔壇。是已。而師友間陶鍛。亦不憚錐心刺骨。有大過。則鳴鼓之攻。取瑟之歌。不廢也。今見先輩之開講堂者。太槩假名位以招之。儲粮糗以待之。煦嘔以辭色。獎借以名譽。纔發一知半解。卽縱之遊大人以成名。非分之求。無故之獲。若以爲分所當然。而無忌憚之中庸。乃盛矣。資勢力以立道標。其獘必至

於此。在危地之人龍則不然。非君非師。勢力猶在人下。而以德業熏人。則純是天真本色。又發於自乾夕惕之後。解行必符。齒德必合。寧肯以狂僞之端示人。而狂僞之徒。亦不肯近闇然進修之士。此見龍之所以禪於人龍也。禪不由人。由天也。設有生知安行之聖人。應飛龍以出世者。又當別論。

孔子在惕見之間

易諸卦各有一主。昔人有判乾九三爲成卦之主者。非也。乾卦主自在九五。與坤之六二。屯之初九例通。唯三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正屬求志尚志之士。而曰乾夕惕。正士人進修之心法。雖標之爲萬世士流之卦主可也。乾卦下三爻皆屬士。初爲人所遺逸之士。二爲人所信從之士。三爲人所疑忌之士。而龍德則無優劣。故士之出潛者。幸則見。不幸則惕。孔子猶在見惕之間。由萬世視之。全屬見。由春秋視之。半屬惕。必如舜之耕稼陶漁。成聚成邑。以至升聞於帝。方

應見龍在田之象。衰世之龍。不但難飛於天。亦難見於田。龍不見於田。則唯闇然進修而已矣。愚德不龍而所處正在九三之地。故於惕義獨詳焉

六龍各有典常

易不可爲典要。而率辭揆方。原有典常。近儒好以圓辭混之。不曰。一人之身而六龍備。則曰。一日之間而六龍備。往往圖六龍之義。以合於一龍。伸飛見而遏潛惕。聞者以爲妙譚。不知皆屬

禪門中合頭語。孔子之訓乾龍却不然。於初。則曰龍德而隱者也。於二。則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於三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於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於五。則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於上。則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一一各有典常。豈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一案收之耳。豈若世儒訢預之語。蓋世儒動以巳見訓易。而孔子則以文王之文訓易也。噫。自良知煽入禪宗之後。士

大夫見圓語圓。而行亦圓矣。見圓語圓。不過虛狂氣習。而行亦從圓。遂成無忌憚之中庸。可歎哉。

曾孟程朱有首

見群龍无首之學。此孔子一生大欛柄也。顏子子貢步趨焉。顏子蓋智及而仁守之矣。子貢似於仁守之力未充。故孔子之鍛鍊獨密。晚年定入顏子地位無疑。曾子不無有首意在。而志亦向於无首。何以知其然也。以弘毅任重道遠。卽是首意。以忠恕貫夫子之道。卽是向於无首意。其不肯以夫子事有若。正從有首意中來。其不忘若亡若虛之故友。又從向於无首意中來。較諸顏子子貢之委身默贊夫子。寧首人而不首巳者。則有間矣。子思敏達不下子貢。弘毅不下曾子。豈無纖毫首意在。而中庸一篇。則宛然群龍无首之家學也。不然。何以宛及至聖之時出。至誠之無倚。至孟子而龍首全見矣。旣以孔子爲千古群龍之首。亦以自巳爲戰國人龍之首。

想其私淑諸人。未及淑易第從誠明學脉中。覷破時中妙用。遂舍私淑之人而遡孔澤。亦舍象賢之孫而崇乃祖。雖速肖如顏子。亦曰姑舍是。却不沒曾子之守約。則其淵源可知也。意者當時子思筆傳之易。已入壁中。商瞿子夏等口傳之易。又遺於私淑中。故於乾元用九之義有遺聞耶。至周元公得陳圖南之傳。而易學復興。亦以私淑諸人得之。太極一圖。雖標聖人主靜立極。而以無極爲究竟。无首之旨躍然。二程得其

傳而未竟從樂處認得本體遂脫卸於六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伊川且欲自出聖宗駕元公之上渾身是首而明道亦欲繼孟子而出首其言曰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無乃道統為儒家之私物哉匹夫任道顯是天子無道矣孔子又何以有中庸遯世之說程學走作孔門一線正在於此孔子但以學之不講為憂而未嘗以道自任也與人為善取友輔仁乃儒者家常茶飯耳

如曰有道可任卻是於庸德庸言上多添一分意思此子貢之所謂我加諸人也紫陽夫子益申道統之說而以上古聖神繼天立極之統盡屬諸三代後之匹夫君相無一與焉晚年雖悟前非以盲廢未遑釐正而我 朝學者則悉執其中年未定之見以為案姚江翻其格物而不翻其道統其徒泰州王氏且以一竈丁舉身於堯舜伊尹之上自任帝王師萬世師於是潛龍之迹削飛龍之格卑而群龍之首全屬於見龍矣孟子後唯禪家有蓋天蓋地無君無師之話頭而今乃浮於儒家則泰州倡之也是故一失則狂再失則偽又再失則狂偽兩合而成無忌憚之小人皆從有首之端起有首之端一起正耶真耶猶為子莫之執中無權狂耶偽耶未有不流於小人之反中庸者伊洛之興斯文闢邪說其子莫執中之前導歟泰州之首見龍薄堯舜其小人反中庸之前導歟遡流窮源孟子亦與有責焉此幾至微君子不可不察愚於三十

歲時即有省於无首之義刮磨三十餘年而灰烟猶未滅也學者其毋以快口便舌輕言用九義哉

孔門諸賢不可輕議

宋儒知尊孔子矣而於孔門諸賢則唯放過顏曾二子餘並吹毛求疵幾無完品釀起後生浮薄之根往往不揣分量而妄議古人長短又不察其容意隱德之所存而以皮相格之損德不小豈知論語書中所載師友箴規薰切之案多

從悟後下鉗錘。但言工夫。不言本體。又多含其所長而攻其所短。不類近儒之以暖言軟語媚同志也。其有矯枉過正之訓。則多因時因事而發。不類今人組織格言莊語。以求不朽於世。而後人乃以凡心折衷之。陋矣。試思今人一入姚江泰州門墻。便欣然若獲拱璧。一聆壇經合論意旨。便囂然若喪故吾。豈以天縱之聖師如夫子。雲龍會合之高弟如七十二子。而見地遂落今人後耶。甚矣宋儒眼孔之窄也。明儒自姚江流滓後湔腔皆是狂氣。而豪禪復以五宗之塗羹嚅之。遂認孔門上足弟子。不及宗門末足弟子。而土梗之。其妄評復過於宋儒。此無忌憚小人之所以日盛也。餘且置巳。即如孔子歿後。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一段公案。類見孟子所述。朱子所註。並以曾子裁三子。便隨聲附和其間。豈知孔子皜皜性體。奚必曾子知之。三子皆知之。其欲以夫子事有若。頗與古人尸祀祖禰之

意同。蓋事亡如事存之真念也。曾子之所執誠正。而三子羹墻之思更切矣。柰何主此奴彼。孟學正從曾脉中來也。其守定大成繩墨。不肯放鬆一步。大槩類此。苟虛其心而圓其見。則於心喪畢後。借有若爲祥禫後之道尸。有何害焉。三子未必便是无首之龍。而此舉却從无首脉來。曾孟未必果是有首之龍。而此執却從有首意來。是難與俗儒道也。學者又當知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語中不載孔子推敲二子之語。而記中亦載有曾子以裼襲詘於子游以水漿折於子思之言。此或游夏之門人所記也。孔子存日。即有賢子貢於仲尼者。而語中子貢之受錘於夫子獨多。孔子敘四友之門人。以由師與回賜並稱。其取重於聖門可知。而語中所載師友鉗錘二子之案更多。當是三子中有不受門人者。或雖有門人。而記載不入於孔壁耳。家語史記中。又多好事者之僞案。如有若月離於畢。子貢貨殖之類。儒者柰何捕風捉影。輕

出雌黃之口哉。總之孔門諸賢。無一非古心古道希聖希天之君子。不可以凡心忖量也。程朱語錄傳註中。大有我慢之根在。吾今敢為二先生一懺之。奉勸後賢。必毋以影響之見。造此滔天口業。

志道據德依仁遊藝

今之以孔學闢二氏者。大槩為孔子爭門面耳。曷嘗深究孔子之學。孔子之學。發脉於乾元。起足於坤元者也。義在乾坤二傳中。而論語以四

言蔽之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也者。乾元也。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之祖也。非大明終始之聖人。不足以滿其量。則志之而已。志雖在於乾元之道。而行遠則必自邇。一舉足便入坤道。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正坤元承天之道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不據之必失之。故所據在德。據德即稱有道之士。德不能外師友而自成也。故所依在仁。依仁。即是就有道而正焉。日用之間。又不可無所事事。如今之閉目觀心。淸

談娛志已也。故所游在藝。藝即道中之節目。緣所志之道。以據德。是謂以乾元入坤元。緣據德依仁游藝之功。以造道。是謂以坤道行乾道。此孔子之所以下學而上達也。學人試思程朱而下。非不以庸德庸言。學孔子之學。而卒不能知命從心。達孔子之達。過在恁處。此不在游藝上。而在據德依仁上。亦不直在據德依仁上。而在志於道上。

孔子志學

孔子十五志學。已向道中行矣。三十而立。正是據德之時。適周問禮。在三十後。則猶不廢依仁也。自任博聞强識。則游藝自不待言。然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道果猶未結也。葢聖人之學。不以精義入神利用安身為極。則而以窮神知化為極則。窮神知化。即是大明終始。大明終始。方稱人中之乾元。此孔子之志之所在也。學人雖無孔子之才。然不可不志孔子之志。雖志於道而德非天縱。豈能三十而立。則據德良

未易言唯依仁遊藝爲最要而依仁尤要依仁非吾之說出於註疏

儒者去偷心

志於道四句註疏儘說得好蓋謂道無體故志之德有體故據之依仁是依仁人此本孔子泛愛親仁之說也朱子殆嫌其道德之訓近於老子之失道後德失德後仁而依仁之訓與據德之例不合故易其註果如朱子所註則據德高於志道而依仁濫於據德矣殆不如舊註之說

之長也漢儒去古未遠如孔安國如馬融如趙岐儘有窺着道德之大意者獨以重訓詁而輕體驗似乎有游藝而無據德依仁程朱則於據德依仁上得力言德儘親切而言道多涉影響唯恐入於二氏之虛寂而以平實爲本道體豈不平實而悟亦有門悟後卽事卽理而悟前亦不嫌於事迹之外叅理叅理不在見聞上亦不在思索上而伊川考亭二夫子中年尚涉影響焉其所謂志但可謂之志於德志於仁不可謂之志於道也程學本於濂溪其據德之功亦從禪宗之鍛鍊性體轉脉過來旋卽操戈而攻之因掩周子之太極此是偷心未盡處儒者果欲志孔子之道據孔子之德必自去偷心始

乾元果海

儒者類曰學莫先於立志言志必本程子二言曰言人當以聖爲至言學便以道爲歸此亦孔子之所謂志於道也然孔子之所謂志似别試思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二語今人覩

之有何奇特而孔子乃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何也此其微意可知已所志之道必根極於乾元所求之志必求入於乾元果海當行義時卽以上達乾元之學達諸政事間使群生各正其性命耳此豈易言哉勘破此機又當想及轍環天下曷嘗一日不以立人達人爲事何獨於匡圍危迫之際忽發天之未喪斯文一語此豈若韓歐輩諸文豪以立言爲不朽哉亦豈若程朱輩諸鉅儒以繼往聖之絶學爲大業哉蓋念平

夕不可死。程朱之於世教勤矣。獨於此處提人不醒。其言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却不錯。但亦可貫未聞之先。既聞之後。而難以論朝聞夕可之消息。朝聞夕可之消息。在論語。亦微露於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案。唯顏子得之。而曾子之唯一貫。子貢之默喻一貫。猶在可死不可死之間。何者。三月不違仁之初際。即可死。而日月至焉之際。猶未可死也。世儒未見此消息。漫曰。吾能言性。吾言一貫。吾能居仁由義。拒楊

墨而闢佛老。生順而死安矣。此其異於日用不知之百姓能幾。何欲參朝聞之案。不嫌印諸西來之宗。但毋學禪士之張皇叫號耳。而老莊亦儘有警策人處。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莊子曰。使道而可進。則人孰不進之於君。使道而可獻。則人孰不獻之於親。使道而可傳。則人孰不傳之於子孫。如使但聞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則下士胡以大笑。而子孫胡以不可

日木鐸所至。不過隨世機緣。拯人溺於生死海中。尚有天地未分前。聖賢未生前。無去無來無修無證一大源頭。未經點出。則乾元一脉是也。此願未畢。天必不終奪之。豈其死於匡人之手。却又難於顯言。且不敢破述而不作之戒。幸有周易可贊。將借此點出人物不生不滅根因。以待後人之參出世教者。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言文亦權辭耳。其實意在乾坤二元。先天後天之密旨也。其言未喪。則從知天命中出。噫。

微矣。會得此意。便知群龍无首之天則。或潛或見。或惕或躍。各有時義存焉。後天而奉天時。乃吾儕事。愼毋若禪玄二家狂徒。浪以先天性命之宗播弄豪傑也。

朝聞道

志於道一句。當與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案相參。此道何道也。豈在三綱五常之外乎。除却綱常。即無天地。寧得有道。抑即指三綱五常而言乎。世人亦有明此綱常之道。行誼且無虧者。胡爲

傳也。是可以叅朝聞道之案矣。而猶未可以叅志於道之案。志也者。通乎未聞之先。既聞之後。而一以貫之者也。必至於登乾元之道岸。而後無所事志。其與皆含於大明終始。及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義中。知至知終去處。宋儒罕有破斯的者。吾以西來之宗。老莊之語印之。則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

孔子二案

昔晏子言孔子於齊景公曰。當年不能究其禮

累世不能殫其學。愚亦謂孔子之學。鉅儒不能入其淵。高禪不能窮其際。五宗豈不見性。槩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擬議思維。便是鬼家活計。提人亦既緊矣。亦窺着孔子志學時。豈不破揀擇思維之關乎。何以復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是思何物。無乃墮入鬼家活計中也又謂百尺竿頭進步之後。絕學無爲。拈來皆是縱非七十從心之境界。亦是四十不惑之境界矣。頗有窺着孔子知天命後學已具通何以復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憤因何而發。無乃尚在百尺竿頭上也。此二案最是難叅。今亦未敢提破。待好學者自求之。厥旨亦含在志於道一句中。

述而不作

孔子不但贊周易。修春秋。刪詩書。定禮樂。是述而不作。平日言道言學。無一非述而不作。其所述則皆周禮三物之教也。三物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上言志於道。則既本於文王之乾元矣。據德匪他。即智仁聖義中和之實也。依仁匪他。即孝友睦姻任恤之士也。游藝匪他。即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六德中。尤重聖仁。六行中。尤重孝友。六藝中。尤重禮樂。則又揭其要而述之。學不厭以此教。不倦以此。而心則恒空空然。蓋孔子心透先天不違之宗。身行後天奉時之事。所以立萬世爲人臣者之極。孟子似已微走一針。明道亦然。伊川考亭更移之。何者。

孔子但言志於道。而不自有其道。孟子則若自有其道。孔子但述文王之文。而程朱直以道統屬匹夫。擁帝王之文也。唯其作傳而不作經。集註而不續經。此亦合於述而不作之法。然其訓述作。則又曰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似謂德至聖人。則不必在天子之位。皆可以作。而不知孔子之家法不然也。孔子能作而不敢作。正爲不在天子之位。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

文。吾深病儒先判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爲斟酌四代禮樂。立萬世常行之道。又謂春王正月之筆。爲孔子行夏時之實事。以日月爲義例。以一字爲褒貶。謂孔子自起義於其間。六似以無君誣孔子。何者。不操三重之權而酌四代。是非天子而可以議禮也。不稟史官之筆。而易一字。是非天子而可以考文也。必不然矣。蓋周監二代。備三恪。凡夏時殷輅韶舞。成周俱參用之而不純用。故孔子以從先進之意貫其中。

以爲不如時純用夏。輅純用殷。舞純用韶之爲愈也。非改周之正朔法度也。其筆魯史之文。則自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謂取其文之合大義者。筆而存之也。若自出一筆。則義自我起矣。豈曰竊取其義。孟子雖已照及於此。而七篇中又有作春秋一句。似謂匹夫可以行考文之事。卽此便是走孔子一針處也。或者七篇出於門人所記。則作字係門人之謬筆。亦不可知。而意亦必本於孟子。七篇之中。有精粹。有粃糠。讀者

可以意會。而程朱有自振師道。立言傳世之心。孟學正挍其所嚮。故振之於諸子之中。亦抽大學中庸二篇於戴記中。配論語爲四書。流行於世。學脉爲之一正。其功大矣。然學庸出子思之親筆。毫無走作。而七篇出孟子之門人所筆。儘有走作孔矩處。程朱似未之深察也。其發端甚微。而流散最大者。乃在走作孔子述而不作之矩。後人復益之以遮人露己之偷心。此實小人反中庸之本。去孔子志道據德依仁之脉絡。遠

矣。吾故研其幾以俟後焉。

名根起偷心

偷心之說。起於禪門。卽孟子所謂穿窬之心也。此心槩從名根中起。名根。從欲上人之心起。欲上人之心。卽含在以道自任中。以道自任之勇。又起在志於道中。甚矣性體對鍼之難也。從志於學中上那一鍼。便起出不度德而任道之心。從任道上那一鍼。便起出不下人而上人之心。從上人之心一充。便入名根。從名根上一充。便起偷心。故君子必愼其獨也。但使透得乾元路頭。便知十方三界中。有一物之不正性命。不合太和。卽是性量未滿。道果未圓。汲汲皇皇以趨道岸。唯恐不及。何暇與眼前豪傑較長短。名根自粘不上。偷心從何處來。

楊墨名根未斷

名根最傷仁體。正爲偷心從此而出。偷心能盜天工。而況於奪人乎。却又最細最難察。然而綮出偷心。亦粗矣。其細者。在中庸末章。曰。德輶如

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明德君子。不從乾元知至知終上起進修。但有纖毫向世人出頭意在。便屬名根。便有聲臭。聲臭卽是如毛之輶。德入於無聲無臭。則道岸登矣。道岸豈能遽登。須先有箇眞正願王出頭。始得。眞正願王。卽是天下歸仁之體。一日克己復禮。則願王之頭出矣。然使但從世敎上起念。仁體終不現前。頭出頭沒。縱斬生前名根。猶伏死後名根。此釋氏所謂隔日之瘧也。嘗以楊墨照之。墨氏斬自私自利之根。委其身於天下。蓋幾於無我矣。以仁根浮而不實。終有生前近名意在。楊氏斬功名富貴之根。謂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自治。則幾於不顯惟德矣。以學苗從坤元發。不歸根到乾元上。終有死後近名意在。使墨氏能斬斷生前名根。便是仁者以天下萬物爲一體。楊氏能斬斷死後名根。便是依乎中庸遯世不悔之聖人也。能辨楊墨根原。然後能稽楊墨流敝。竊恐今世之能言拒楊墨者。猶在楊墨

坑塹中也。

名根著書入罪案

數年前嘗與屠儀部長卿言。名根未盡慎毋著書。爲其觸造物之忌也。盖自老氏有三不朽之説。士欲不朽於立德立功。俱不易。唯立言爲稍易。是以文豪爭奔走焉。豈知人間之墨未乾。天上之案已定。仁體未圓。德行未實。縱有高世之見。驚世之文。前無作者。後無述者。總從穿窬之心出來。入罪案。不入功案。何事災紙災木爲。況

文不關於世教。從長後生狂僞根苗。出未必傳。傳未必久。久傳。則罪業滋大。何如不留一字於世間。而文豪不禁技癢。則宿習驅之也。念及於此。愚亦隱然内愧。長卿一得此言。遂秘所撰之鴻苞弗出。其虚懷良足尚已。

器小

道理出自古人之書。從中偶發新知。便自以爲妙悟。議論起自今人之口。從中徵加裁剪。輒自以爲獨得。此孔子所謂器小也。器小者。名根必

重。此不但是穿窬之類而已。以此上没古人。下掩時人。便是欲害人之類。其誰識而克之。在詩文家無足怪已。今乃染及譚道家。謂之何哉。皆由未知翰墨流傳。有造物者尸之耳。易傳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此義最當玩味

執射執御義

耿先生嘗以執射執御之義示予。其義精甚。曰。距詖放淫。恢張孔子之道。古今能執射者。莫如

孟子。盖其的之審而發之力也。乃若裁成輔相。以人治人。循循然志其彀以持載天下萬世。使天下萬世。自範我馳驅。趨於大道之程而不自知者。微夫子不足與此。是則夫子自任執御意也。余捧而繹之。夫子承黨人大哉博學之譽。發出執射執御義來。其不局在藝上説明矣。耿先生之論。實從身所體認中來也。因復緣此義而綜孔門諸賢之所執。曾子子夏執射之學也。爲其持孔子之理學經學立的於世。故顔子子貢

執御之學也。爲其含一生之身。左右夫子。使門人日進日親。故人但知曾子之傳之遠。不知夾持熏切。養其立的之地步者。大半皆顏子子貢之功也。孔子任文王之文。筆春秋之義。亦是射者之事。而以執御自居。其意良遠。蓋執射。師道而執御。友道也。射者一不中的。便是虛發之矢。御者範我馳驅。雖終日不獲一禽。過在人而不在我。易傳於大明終始之聖人。猶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執御非細事也。聖御天。賢御聖。上有在天之龍。則見可以御飛。下有在田之龍。則惕可以御見。孟子既歿。周程未生。中經千有餘年。而人心不死。綱常不移。孰維持是。其的或不在儒。而中間自有御天御聖之人在也。程朱必以儒術囿之。而謂道統絕於孟子。續於明道先生。亦屬偏詖之說。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上古無書契。而天地位。萬物育。豈以大學中庸之有無爲絕續哉。此皆未透孔子執御之義者也。然程朱之標孔的。亦是贊化育之君子。

曾孟未盡孔子子思

自唐以前。儒者多以孟荀並稱。混七篇於諸子中。而程朱方以孟配孔。自宋以前。大學中庸二篇。久混於戴記中。而程朱方表之。以配語孟。名曰四書。且不獨講究之。實體驗之。此其所以高出漢唐諸儒也。第謂孟子盡傳子思之學。子思僅傳曾子之學。殆未必然。孟子似不足以盡子思。而曾子亦似不足以盡孔子也。此不必稽諸周易。但細玩魯論中庸二書自見。若大學一篇之規模旨趣。則曾孟委得其宗矣。以大學爲曾子之書。以中庸爲子思之書。此緣未覩曹魏石經所表賈逵學經庸緯之說。而臆判之。無足怪者。第古本久圈大讀。太指爲天子之國學。今去其圈。徑作大學。而起小學之名以配之。殆不無師心自用之過。嘗不揣而訂正之。已見石經大學章句別敘中。

孔子名狀

狀孔子者多矣。莫辯於中庸篇祖述一章。譬諸

天地四時日月。而根極於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也。此孔子之實際也。在論語。則唯與子貢告武叔之旨相通。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言敦化也。百官之富。言川流也。若但以江漢秋陽皜皜性體爲言。猶未足以盡聖人神化之盛。孔子平日。亦多自道之語。而描寫眞容。則莫著於中庸篇素隱一章。寧無述於後世。不素隱行怪以求述。寧依乎中庸以遯世。不遵道而廢於半途以求見知也。此孔子

之眞容也。在魯論。亦唯與告子貢之言相符。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而天知。果在何處。若但以行道當時。垂憲萬世爲言。猶未足以窺聖人素位之心。吾謂曾子未足以盡孔子。孟子未足以盡子思。大意在此。然敦化之宗難究。且從川流上理會。上達之境難躋。且就下學中切磋。曾孟其繩墨歟。

素隱一章義

素隱二字難解。素。漢書作索。非也。探賾索隱。聖人之事也。孔子何以弗爲。孔子所不爲者。素隱行怪之學也。當卽以中庸別章印之。素。卽素其位之素。本色之稱也。隱。卽費而隱之隱。幽微之意也。素隱。謂不素其費而素其隱。蓋不以庸德庸言爲本色。而以入幽入微。絶塵邁俗爲本色。如莊列家之逍遙物外。御風而行。是也。其道亦高。後世安得無述。孔子以中庸之道範天下。居常合性道而顯文章。寧無述耳。豈蹈素隱行怪之迹。遵道而行之君子。何以廢於半塗。蓋中庸

之道。平淡無奇。不能猝然動衆。名根未絶。必舍之而脩動衆之行也。孔子亦寧終其身遯世不見知而已矣。必不以彼易此。然何以又不自居而歸諸聖人。蓋孔子亦以龍德見於世矣。故不以見龍自有。而遯德於潛龍。若以聖人之受人知爲倘來之遇。而以遯世不見知。爲聖人之本分也。孔子志在乾元果海。故不以一世之知不知爲重輕。宋儒中。猶有疑此意如周元公者。明儒於此若嚼蠟然。心齋以下。則皆淫於素隱行

怪之習。

學庸二篇義

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慎獨爲本。大學專爲用世者說。故其止至善也。止於没世不忘。中庸兼爲遯世者說。故其達天德也。達於無聲無臭。大學但述帝王經世之道。中庸旁通釋老出世之宗。卽經世而出世者。孔子也。子思親承聖脉。故達斯旨。孟子便隔一塵。

費隱上下察

戴記中一切篇名。不緣古額。卽緣時額。或緣人物之名。如曲禮内則等篇。古額也。大學明堂位等篇。時額也。檀弓曾子問等篇。人名也。玉藻郊特牲等篇。物名也。唯中庸篇名爲最奇。一無所緣。而緣於精微之理。中庸篇中。則唯君子之道費而隱一句爲尤奇。將道體者之難狀者而强狀之。費卽夫婦之所與知與能。隱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也。人至聖人。而猶謂有不知不能。斯言亦近怪。匪子思亦安敢爲此言。此其得諸乃

祖歸眷後之微言。可知已。蓋後儒但知幽明隱怪之談。出於二氏。豈知三代以上。原有性與天道之秘傳。故莊生敍道術。有神何由降。明何由出之語。孔子以爲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故恒言費而不言隱。子思又恐人不察費中之隱。遂與日用不知之百姓同流。故揭費隱二字。隱字特從費中研出。而語意皆向費上。蓋以爲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卽在愚夫愚婦知能中耳。此所以取中庸之名也。盱江羅氏有云。凡讀中庸全書。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最得其旨。且以首章證之。古者原有性命道教四名。不知含着許多精義。領着許多條目。周禮六德中。原有中和二名。蓋智仁聖義之極致也。子思一切從人身中之性情發之。以爲性非雕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是道也。教非强世之物。修道便是教也。中和非聖人之絶德。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中。發而皆中節便是和也。皆言費中之隱。不言隱中之隱。

如言隱中之隱則天命之上豈無先天眞一之
性率性之上豈無爲物不貳之道修道之上豈
無出離生死之教中體豈是專屬未發天向一
中分造化是中也和體豈是專屬已發太和所
謂道是和也然則子思無乃遷就其義理支離
其名目以誘人之入道哉非也察乎天地之道
卽造端夫婦之道道體本如斯君子以人治人
必就人心之所易曉者點之教體亦如斯也智
者覷破此幾然後終日下學終日上達雖入塵
凡生死羣中而隱然不逐凡流漂泊生死故曰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雖然民鮮能久矣其
幾全在察上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
下察也此察非昭著之謂亦非思惟卜度之謂
乃精義入神之事窮神知化之基也不過朝聞
夕可之關亦不能察學者亦毋輕言上下察之
義哉

中庸全篇大旨

羅氏以中庸二字貫全篇當矣然持論亦多滲

漏如以有不知有不能之聖人屬夷惠等聖而
以篇末至聖至誠屬孔子一人是也愚玩中庸
一篇開口說道約其大指有五首言率性之謂
道繼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天下之達道五繼言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繼言至誠之道可以
前知繼言大哉聖人之道雖曰一以貫之而指
歸亦各有在至於仲尼祖述章後又有至聖至
誠二章似謂大哉聖人之上復有至聖至誠無
息之上復有至誠其義尤奥大要不出費隱二
字亦不出天道人道二綱而中庸之名則緣君
子而立蓋天子諸侯曰君公卿大夫士曰子此
皆以綱常之身行道者也故篇中凡言君子之
道必從庸德庸言上說此卽所謂率性之道亦
所謂五達道費而隱者也以爲物不貳言天地
之道以前知如神言至誠之道則隱矣然亦拈
諸費中聖人之道則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上
說此禮發育萬物便是費此禮峻極於天便是
隱道則大矣至矣猶屬人道究到至聖之淵泉

時出尊親配天則出乎人道之上矣猶屬人道中之天道與上章高明配天之至誠同必至於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之至誠而後為天道之極致豈非釋氏所謂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歟故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語費極於此語隱亦極於此矣此孔子上達乾元之道脉也儒者不忝孔子乾元道脉而曰願學孔子但是學孟子不是學孔子謂學孔先從學孟始亦不錯

唯天下至誠

今儒者參性宗於禪案類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即本來無一物之宗也見此性宗凡夫立躋聖地更無事矣豈知性體雖見習氣猶存透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乎立大本乎知化育乎此但是乾元之因地非乾元之果地也然經綸大經贊化育之聖人能之矣立大本則慎獨之君子能養未發之中者亦庶幾焉至於知天地之化育則非登乾元果位之聖人斷不能臻其際也子思合經綸立本與知化育並提此以果該因之說

經綸大經

朱子訓經綸二字核矣以五品訓大經則義猶未盡如但以敬敷五教為經綸耶大司徒之不溺其職者能之矣何必天下之至誠所謂大經蓋指旋乾轉坤之大綱領說也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頡制律呂造六書神堯之命羲和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

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自古所無而今創之或自古所沿而今革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此非知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觀孔子自謂能知繼周百世損益便知其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但述而不作者何經綸大經之權不在也即至誠之經綸亦是後天而奉天時之事不足以盡其統天之德故曰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蓋所性不存焉

立天下之大本

至誠所性在立天下之大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立卽立此未發之中乎曰大本豈離未發之中而聖凡之心量則別此中固是乾元亦是坤元在至誠渾然無我便是乾元之中誠未至則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微微含有意根在此坤元之朕兆耳至誠之立大本立乾元也無分已發未發純乎三極大中之矩太極圖說中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已然而但言主靜立極則贊化育之至誠亦足以

當之茲所指者乃知化育之至誠直是以乾元統天之極立於宇宙間耳其端微露於孔子之自道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朱子惡釋門之空字乃以空空屬鄙夫豈知空空如正是孔子之立大本處

知天地之化育

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卽易傳大明終始之說釋氏謂之正徧知儒家頗疑釋氏之徧知十方三際爲幻說以爲中國不見有此聖人胡以獨生於西竺也此不知乾元之義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亦釋氏之言乎乾元旣資萬物之始豈有德合乾元而不能知化育之終始者特此聖人不世出卽出而身入綱常中亦必隱全智而顯半智不似法王之以一大事因緣現耳謂天下必無洞徹十方三世之聖人是無乾元也儒者須開此眼然後知道岈之所在知道岈之所在則必不以一生局聖人之事業

至誠有不能無不知

至誠旣知天地之化育亦復有所不知不能乎曰贊化育之至誠卽有不知有不能之聖人也知化育之至誠但有不能而無不知此義見於繫辭上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屬乾乾知太始何所不知能屬坤坤作成物則不能違時節因緣而有作至誠乾坤合德蓋以乾元統天之知行坤元承天之事經綸大經卽承天之事也經綸不先天以開人卽是不能不能不足爲至誠病故釋氏有三不能之說謂不能盡有情

界不能度無緣衆生不能逃定業也此卽不先天以開人之義旣不先天以開人焉得先天以發智曰聖人當無感時亦未嘗有知一有感則窮刼無不知者此所以爲大明終始也孟子亦云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知化育合天命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可謂知天地之化育乎曰化育固是天命之流行而但言知命則釋氏家有得宿命通者亦足以當之未盡知化育之量

也而知命亦未易言天命中有理有象有數遺象數而言理則世儒所譚於穆不已之命是也儒者自負學貫天人而實未能眞知幽明之故則以會得於穆之命爲精義矣畢竟不離顢頇語首夫子之所謂知天命哉有能以理合於數而知元會運世則幾矣然或倚於數學而知不謂眞知有能以理合於象而知消息盈虛尤深矣然或倚於象占而知不謂眞知一有所倚尚不能眞知天命而況化育耶至誠知化育夫焉

有所倚者也化育亦只在於目前特非至誠不能知耳卽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腑何以六肢何以四骸何以百物類中松何以直枳何以曲鵠何以白烏何以玄皆有先天之根元在焉學雖至於志氣如神有開必先之聖人而此幾猶難徹也故知化育之至誠又在贊化育之上合理與象與數而一一洞徹其根元孔子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正是指着此境而言乃乾元之道脉所在也究竟及此

然後知顔子之欲從末由處亦知孔子之不厭不倦處蓋雖知命耳順之後而精進自不廢焉能無忘食之憤乎然則孔子於知化育猶未達一間歟曰究孔子之來因安知不從知化育中隱迹而來然此生願力則但以知天命之因地現不以知化育之果地現也在學者則當知知天命之上尚有一等知化育之聖人方是登乾元道脉者子思闡及於此眞是將乃祖心宗滿盤托出矣儒者必欲局孔子之造詣而以知化

育一着讓釋氏也。謂之何哉

夫焉有所倚

子思既敘至誠三德。仍束之曰。夫焉有所倚。此義最精。世儒輙以目前見解求之。或曰。不倚名位權勢而贊化育。此素王之業。賢於堯舜者也。斯則泰州派中豪儒之見耳。或曰。不倚見聞覺知而徹性體。此圓頓之宗。不歷階級者也。斯則五花開後豪禪之見耳。子思所謂無倚。乃就登道岍之聖人說也。義亦在乾坤二傳中。坤元承

天。故有倚。乾元統天。則何倚。無所倚而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無所倚而立天下之大本。故曰。首出庶物。無所倚而知天地之化育。故曰。大明終始。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不可以未見性之賢人當之。亦不可以未登道岍之聖人當之。於此可驗聖人知至知終之學。孔子自言好古敏求。似倚於古。自言吾學周禮。似倚於時。然而不可謂之倚也。以先天之心。行後天之事。似倚而實無所倚也。蓋學至於

知天命。則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無倚之天道現矣。亦必至於立本知化之極。而無倚之分量乃滿。故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乾元統天之全德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達天德

聰明聖智。欲其固。固者。堅凝之意。不固。不足以達天德。天德。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聰明聖智。總是入德。一不固而聲臭現矣。何以達無

聲無臭之天德。至於達天德而後能知至誠之德。然則肫肫淵淵浩浩之心體。豈易測哉。然而但曰知之。則猶未與其合也。蓋達天德之聖人。亦未必皆登乾元之道岍。必至於御天之功用既滿。能資萬物之始。能統六合內外之天。而後謂之登道岍耳。然則無乃絕德歟。又不然也。下章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便是入德之要。入德者。入中庸之德也。淡簡溫。卽中庸之德。中庸之德。入於無聲無臭。便是天德。

大道至道

易以大哉稱乾元以至哉稱坤元聖賢論道稱大者或不兼至稱至者亦不兼大而中庸獨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既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亦大亦至何居此智崇禮卑之說也從制禮之聖人說則智崇如天禮之高妙亦通極於天故曰大哉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乾道也從由禮之君子說則禮卑如地不敦厚亦不足以崇禮故曰至德凝至道至德所

凝之道坤道也乾坤合德是以亦大亦至蓋孔門之教全重禮禮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禮也程朱愼守此矩故後學有所準繩而今之譚道者三千三百且掃地矣乃欲以寡空無上之大道籠人其誰信之

明哲敦厚

愚昔受學於耿先生督學書院中得先生一錄讀之見其自述悟境以爲先有疑於子思言聖人之道曷爲以發育峻極起首乃以明哲保身收尾似乎頭大尾小忽一夕從衾枕上覺得此身一無所有只此一點明哲之體惺然不自知其手舞足蹈於枕席間也余觸及此不覺身心蕩然頓空諸有若另換一乾坤也者踰旬月則習氣重來頻復之厲生矣如是三五年自省解勝行劣有何實際乃掃除見解專修行門如是又二十年而深有愧於敦厚崇禮之學蓋禮不崇則悟必不實厚不敦則禮必不崇敦厚者敦

博厚載物之體也吾何有焉此其所以愧也省察既久偶得盱江羅先生講義爲之躍然大略云聖人發育萬物之道盡在三千三百禮教中禮以敦厚而崇此卽忠信學禮之意凡溫故知新以上工夫俱爲崇禮而言末引明哲保身之詩卽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三復斯言不但印我心曲中事亦若鍼我夙昔病根而今尚有打對同不過處也則敦厚崇禮之難也因慨世之道問學者類皆出頭於高明覆物而不肯

立腳於博厚載物。欲以至德凝至道。遠矣哉。

仲尼道果

生民未有之説倡於前。兼善萬世之説和於後。儒者好以虛標尊孔子。謂中庸仲尼祖述章後。所標至聖至誠。皆是推尊夫子。此見亦不始於羅氏也。泰州之徒實倡之。耿先生亦以爲然。在道理儘説得去。終非所以道孔子之實道。孔子之實者。子思也。子思分別天道人道之後。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即以仲尼之川流敦

化收之顯是表仲尼以至誠無息之德。行聖人三百三千之道者也。人而天者也。然不敢謂天下。遂無純乎天道不待學而知之之聖人。亦不敢謂仲尼從心不踰之上。遂無進處。進則進於何處而極。至聖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業之極也。至誠之經綸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德之極也。故又以此二章要仲尼之終。綵以乾坤二傳。則至聖。正坤元承天之極功。至誠。正乾元統天之極果。川流敦化。斯其至矣。而仲尼之道果實在焉。第未知仲尼從果地逆流而來耶。抑從因地順流而入耶。此則非凡智可測。而子思亦難筆諸書也。儒者必謂至聖之徧尊親。至誠之知化育。仲尼已臻其盛。固誣仲尼。必謂仲尼之從心不踰。已證極果。過此以往。別無至聖至誠地位。亦誣仲尼。孟子尚有誣仲尼處。唯顔子子貢畢照之。而未嘗筆諸書。子思中庸一篇。乃是發顔子子貢之所未發。

微言大義

漢儒儘有覈核之言。如云。孔子歿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此言非宋儒所能道也。獨怪何以不及子思。蓋孔子之微言。盡寄於子思之筆。不待言也。又何以不及孟子。蓋漢儒夷孟子於諸子。不與其承子思之學也。然孟子儘不乖於大義矣。吾今爲翻一案曰。子思歿而微言絶。孟子喪而大義乖。續子思之微言者。周元公一人也。通孟氏之大義者程朱三夫子也。姚江之衰也。[illegible]乎以微言乖大義。

子思矩方見圓

子思持孔子之矩最方。此有所資於曾子。見孔子之道最圓。此有所資於顔子。故其作太學也以十目十手三語足愼獨之意。其作中庸也。以擇乎中庸而服膺之折衷行道明道過不及之弊。熟玩學庸二篇。不但子思之造詣可窺。而其淵源亦可想已。子思以方矩守孔子圓宗。正是後學榜様。宋儒似能測子思之矩之方。而未測子思之見之圓。故雖表章學庸二篇。而於解中

庸大有滲漏在。若子思誠明之學。則宋儒已得其大義矣。近儒大走子思之方矩。其弊更難救拾。

知命論世

儒者不知天命。又不論世。而欲以道術見於世。皆罔也。如春秋之世。義在以桓文之事尊周室使孟子亦以尊周說齊梁之君。便迂。戰國之世義在以純王之道黜伯功。使孔子先以王道進七十二君。則倍何得執孟子之拒楊墨程朱之闢佛老。爲可通諸萬世也。楊墨不待程朱之闢佛老雖過當。然亦瘖合時乘之道焉。何者程子正當五宗猖熾之後。學者未得其悟。而先染其狂。朱子兼當林靈素濫觴之後。玄門之蹊徑日駁。當時孔孟之徒。不足以勝二氏之徒。雖矯枉過正。庸何傷。今天下已不受楊墨之害。而聖祖又已總三教而經綸之。則天命可知已。故今日之所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僞儒之亂眞儒。今日之所當闢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

狂禪。通此義以匡世教。亦孔子之所謂繼周百世可知也。

評孔

孟子尊孔子爲生民未有。子貢有若。已先發其端。然子貢有若之語圓。而孟子之語滯。孟子鑿定孔子爲開闢後之一人。便乖大易羣龍无首之旨。子貢第以千古之道眼表孔子。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者。唯孔子一人而已。此挑出太上未有禮樂之聖人說

也亦不鑒定素王德業爲百王之所未有故圓有若就凡民類中表聖人謂聖人出凡民之類拔凡民之萃然未有盛於孔子者此挑出飛龍聖人之不入凡民伍者說也亦不鑒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特無盛於夫子者耳故亦圓二子眞是智足以知聖人者若宰我賢於堯舜之評則近於生民未有之評然謂孔子賢於堯舜猶可謂孔子賢於生民以來一切大聖人則不可自子思之中庸出而孔子之眞容乃見宋儒高其標而局其學大似子路使門人爲臣

評思孟

明道先生之評孟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不敢以爲然也此評却可加於子思程先生深知孟子而不能深知子思蓋以至聖之莫不尊親至誠之知化育爲形容贊美之辭而近儒之染禪狂者則謂子思雖言化育亦若今之言於穆不已者耳豈必洞知十方三世之故如釋氏之六通不知儒聖之言性命只宜引而不發如此蓋混沌嫌於大鑿也唯今日既有釋氏正徧知之案故不嫌會而通之以表聖學之至處

性善養氣

程子曰孟子大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論亦核矣而猶未盡也以性善破諸說非見未發之中者不及此然但以情驗性以孩提之良知良能驗性善猶非究竟之語究竟在周易之乾元不歸

根於乾元則性善得非無頭之論耶且不可謂性善爲前聖所未發元者善之長也孔子已發之易傳矣程子蓋不以乾元爲天性而以乾元爲天命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人生而靜以上是命不是性也大槩宋儒於天命之謂性一句不無糢糊之見在養氣之說委不起於儒門尼父亦不以此爲教蓋聖人委其身於天下萬世重持志不重養氣也然唯聖人以志御氣無事於養下聖人一等則氣壹亦能動志養

氣之功何可無。孟子出此二字亦妙。但亦不可謂爲前聖所未發。谷神不死。發於軒轅。專氣致柔。發於老子。此卽養氣之學之所自來也。程子闢佛兼闢老。故忽畧於黃老之傳。安知孟子當時不叅及此。宋儒欲掃禪門性學。故伸性善之宗以遏之。欲掃玄門命學。故伸養氣之功以遏之。其論亦不甚公。第性善之案近於偏。養氣之學近於襍。得程子之一表而孟子之道光矣。此則大有功於孟子者也。

道性善

近世談道家。若以性善一宗爲衣鉢。然愚竊以爲不透性善之根元。而隨聲附和。此亦孟子之妾婦耳。仁義性也。食色亦性也。孩提之童。失乳則啼。仁義豈能勝其食之性。知好色則慕少艾。仁義豈能勝悅色之性。安見荀子性惡之言之盡非也。性介善惡之閒。殆似確論。何以必歸宗於性善之一案哉。義在周子之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及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然而一成人性。流浪多生。善必不能勝惡矣善雖不能勝惡。而惡人流浪已極。則未有不轉於善者。以本來太極之根在也。但就一生而論。則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而餘皆可移。故論性有三案。論諸天地同根之始。但有善而無惡。論諸

流浪多生之後。殆少善而多惡。論諸物極必反之日。又靡不轉惡而爲善。然則孟子性善之論。乃原始要終之論也。不原始。不要終。而但以情之可以爲善者驗之。是以不能奪告子之說。而荀子遂以性惡易性善之案也。孟子之後。善言性者。莫精於周子之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原始而言性善之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要終而言性善之果。

性善三緣

性善固是真詮。儒家必謂，明此一宗，便可以接道統。吾亦不取其說。孟子雖道性善，後人亦豈因聞性善之說，而一一興起於善者哉。所以使人興起於善者，有三緣。一緣先哲裁有易惡至中維世之教。二緣世主操有遏惡揚善礪世之權。三緣別教家助有勸善止惡出世之宗也。前二緣，士皆知之。但欲以道統爲儒家之物，而張性善之案以承之。似隱然有弁髦世主而自立人極之心。却於率性上增出一層意思，至於後

一緣，則士之悟及此者甚寡。而　聖祖有獨鑑焉。其御製之文有曰：釋迦道成，善被兩間，靈通上下。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程子專闢佛老，以孟子言性善爲大功。而　聖祖却以減刑法而天下治，歸於佛化之博被。其言孰圓孰偏耶。愚竊取御製之義，出一斷案曰：孟子之言性善也粗而畧，釋氏之言性善也精而詳。四書中，鈌孟子七篇不得；六經外，鈌釋氏三藏十二部不得。學者但會得釋氏闡提皆有佛性之說，亦自無疑於孟子性善之說。

語孟中庸論性

古今論性之案，最精而最奇者，莫過於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既含着洪濛未判先天之性，亦含着流浪多生後天之性。劈頭點出太極初落人身眞境，即可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體印之。所以爲精。然何以爲之奇。太極一分兩儀，性命即成二物。子思乃合之而爲一也。蓋性是含靈

之物，非無知；命是含氣之物，非有知。太極初落人身，性命猶是渾淪一物。命尚不濟於氣數，性尚不墜於情緣。可以曰天命之謂性，亦可以曰天性之謂命。所以爲奇。其平易無奇而義則最精者，在孔子性相近三字。此就後天雜揉性中，根着先天眞一之體說來。大意則向上智之下，下愚之上，善惡可移者說。其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指習，不指性也。性則不但智愚賢不肖相近，上智與下愚亦相近，習自遠之耳。且性

體同根太極。相近亦屬權詞。其亦精亦奇而貴分疏者。則孟子性善之說是也。發先天之真性。豈不謂精。破後天之諸說。豈不謂奇。然以四端徵性善。亦似以後天蔽先天。天下豈無豺狼成性。四端全不發見之人哉。故貴分疏。而其旨則與中庸之所謂天命。孔子之所謂相近。俱不違也。告子與或人三說。雖不純指性善。而亦有善者在。猶是半與孟子相違。其全與孟子違者。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意在闢孟子之學。故以性

惡掃性善之案。孟子謂爲不善非才之罪。荀子故曰桀紂性也。孟子謂堯舜性之。荀子故曰。堯舜僞也。此言出自成心。而其意亦是諷人反桀紂之惡。以入堯舜之善。然而戕賊人以爲仁義矣。今儒生槩陋其說。而戰國之時信從荀子者。似反出於孟子之上。則亦豈可一筆勾銷。蓋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爲染污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真性也。孟子之性善。但

可以論上智。而難以齊下愚。荀子之性惡。但可以論下愚。而難以齊上智。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難以齊已發。或人之有善有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已發。而難以齊未發。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但可以論中人上下之性。而難以齊上智下愚之性。總屬偏詞。偏而不失爲正者。性善之論也。謂有始可原。有終可要也。不原始。不要終。而曰性善性善。直是盤旋宋儒脚根下。附和雷同耳。

犬牛人性

孟子戕賊杞柳之喻。過顙在山之喻。不謂不警醒矣。何以不能遂服告子之心。只爲性善源頭上分別欠淸故也。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而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語與天命之謂性。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詩。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孔子性相近之旨。但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

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推敲耳然而仁內義外告子亦非浪說蓋性必與生俱生不由外鑠仁愛根心而出正與甘食悅色之性一揆故謂之內如節飲食戒漁色則義也義必從先王之禮法及師友之薰陶得之故謂之外此杞柳桮棬之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性矣故違於有物有則之義孟子直從物則上論性此則隱然通極於天命之初故其說不可

易而其詰辭却難執據其詰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其意固自有在而辭則頗近於拙何可以破生之謂性之案內典不云乎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胡得謂犬牛之性非人之性也告子正見得犬牛與人同有本來之生性故以爲無善無不善孟子似以仁義之性專屬人以食色之性偏屬物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然則宇宙間唯人性爲善而禽獸則有善有不善也豈知人物同根太極並無不善之性降本流末人可爲獸獸可爲人其性特爲一生之形骸所囿耳毒虺亦當爲人闡提亦當作佛豈可執一生之幾希而岐人物之性體哉莊列家書亦有程生馬馬生人之說孟子似未究及於此故但論及性善之發端而未及性善之究竟也究到蠢動皆有佛性闡提亦當成佛而後告子荀楊諸說不攻自破惡人雖欲不反於善亦不可得矣

孟子能裁告子不能服告子

告子岐仁義之性而二之孟子合仁義之性而一之此是孟子之能裁告子處告子合犬牛與人之生性而一之孟子分犬牛與人之生性而二之此是孟子之不能服告子處

率性盡性

耿先生嘗講天命率性之義曰率性之率猶將領統率之率性若無統則聲色臭味之慾如潰卒四出而不可制矣有命焉所以率之也此義亦精但與朱子所訓率義不同朱子以天命之

性無不善。但在順而循之。此所謂不戕人性而爲仁義者也。然亦須點到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得。蓋太極初落人身。渾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卽爲道。至於流浪多生。轉出許多不善氣習出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有盡性致曲之說也。中庸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性之中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和處盡之也。孟子全向率性上說。告子以人性爲仁義。却亦含有致曲意在。但其認義爲外。此見性不

眞處也。見性不眞。而從事於致曲。鮮有不戕賊人以爲仁義者。然不善致曲。固有戕賊人性之病。不善率性。亦有認賊作子之病。

性善卽乾元

性超形氣之上。是曰乾元。性入形氣之中。是曰坤元。天命之謂性。指乾元而言也。乾元卽是太極。太極旣流於天命。則乾元已卸於坤元矣。坤元不離形氣。然則子思之所謂天命。亦兼氣質而言也。兼氣質卽是相近之性。但孔子之所謂相近。就性之不離乎氣質者說。子思之所謂天命。就性之不離乎氣質者說。其致亦一而已。率性。率乾元乎。率坤元乎。曰。率性之謂道。旣曰道。則坤元統於乾元矣。然坤元之外。實無乾元。故率性亦豈率於身心之外。率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已。率未發之中。正是率乾元之性也。一發便屬坤元。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便是卽坤元爲乾元。故中庸不曰性不可離。而曰道不可離。隱然謂人有不中和之性。而無不中和之道。道

則以乾統坤者也。

孟子分說性命

子思卽以天命爲性。而孟子分說之。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爲正。但其提點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以及四

肢之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攙越。即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爲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食色既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人能奪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一毫不待安排。即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內也。正是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何以不謂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智於心。天道尚不謂命。則壽夭窮通之命。君子亦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

浩然之氣

浩然之氣。天地間之正氣也。非養此氣。不足以當天下之大任。然纔說着氣。便有一分英雄意在。孟子之擔當世教。固在此。其不及孔顏處。亦在此。孔子但曰志於道而已。既志於道。其氣自然至大至剛。然但養志不養氣也。孟子全是曾子之學。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此亦隱然有浩然氣在。其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便是當大任而不動心之意也。蓋孟學得於子思者淺。得於曾子者深。但曾子浩然之氣潛。而孟子浩然之氣著。似又當讓曾子一着。程朱全學孟子養浩然之氣。所以未窮無極老翁之學也。

至大至剛以直

至大至剛以直。孟子之所謂浩然也。直即人之生也直。謂率其至大至剛之本色。本色上纔加一毫氣燄。便不直。不直便是客氣。客氣不可養也。孟子養氣之訣。全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句。勿忘勿助。則玄家所謂火候也。耿先生每提

後學且毋遂言勿忘勿助。當先求孟子之所謂事是何事。有味乎其言之也。孟子既曰有事。何以又言勿正心。此中冷煖。最難調貼。豈卽中庸之所謂戒愼不覩。恐懼不聞耶。果爾則持志之功也。然而離却戒懼謹獨工夫。別尋抱玄守一之訣。又是玄門之養氣。非孟子之養氣。當知孟子養氣之功。卽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精神之意而已。孔子則渾身是道。亦渾身是志。全不資於養氣之功。周流所至。氣血

却有欠調時候。是以亦涉危疾。子路使門人爲臣。治喪事。而不自知至於病間。方知此養志不養氣之驗也。孟子則終身無大患矣。程門教人靜坐。亦是持志之中帶養氣

集義義襲

養氣而至於塞天地。則能配義與道。此朱子之訓也。昔與天臺先生之仲弟子庸論及此。子庸曰。善養至大至剛之氣。塞天地間。此集義所生也。配義與道。無是則餒。此義襲而取之也。余爲之躍然。蓋氣塞天地。則道義從心而出。奚用配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也。只緣平日無集義之功。氣自氣。道義自道義。偶觸道義。而以氣配之。如今朝士之激於義氣。而冒死陳言是也。一時理直氣壯。亦似剛大塞天地間。久而受挫受誣。無聊之態百出。欲助之長而苗已枯。遂多不慊心之行。道義不在。則氣亦不在。而索然餒矣。以若人而當大任。詎能不動心乎。是故當大任而不動心者。縱非不惑知命之聖人。亦必是知

言養氣之君子。

持志養氣

人身中有視不見聽不聞之物。而養之則有端倪者。氣是也。故就養氣者說。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人身中有操則存舍則亡之物。而執之又無方體者。心是也。故就持志者說。當曰必正心焉而非有事。其致則一而已。道德經曰。虛其心。實其腹。此養氣之案也。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持志之案也。

兼論孔孟志氣

孟子之志於學。全宗孔子。而性體似不逮孔子之空空然。爲持志上帶着一毫養氣意思。孟子養氣之功。頗類玄學。而不爲玄門所囿。爲養氣上。自有一段持志工夫。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孟子必戒於助長而不爲。然發憤忘食。何以不流於助長憤發於志。不發於氣。所謂德性用事者也。孔子有甚矣吾衰之歎。則氣血亦以不養漸虧。而孟子之遊齊梁。可謂老而益壯。

此得諸養氣之功居多也。玄門復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之法。亦以勿忘勿助成之。及其至也形神俱妙。則冲舉。形與神離。則脫胎。而孟子不爲焉。其志自有所在也。志何在。在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也。此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也。孟子何以不爲。凡從事於煉精煉氣之術者。志在超生上界耳。陽明先生有言。得鳶之性者。可以戾於天矣得魚之性者。可以躍於淵矣。然則孟子之超入上界久矣。何以煉精煉氣爲。

夜氣

孟子於養氣上得力。其論仁義之心。亦帶氣上提人。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牿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蓋仁義之良心雖日夜生息無間。然恒梏於晝氣。而復於夜氣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使晝夜永無間斷耳其以仁義之心爲主。則所謂持志也。平旦之氣卽是浩然之氣。孟子曰。未易言也。此當與陽明所

論未發之中參看。陽明先生曰。未發之中。不可謂常人俱有。則浩然之氣。亦豈可謂常人俱有。蓋平日不從愼獨上得力。則安得有未發之中。不從集義上得力。則安得有浩然之氣。但言夜氣亦可謂浩然之端倪耳。

知言養氣之原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言當大任而不動心之原。而非孟子學問之原也。其原在存心養性。存養之原。又在知性知天。孔子五

十而知天命。孟子遂能知天乎。曰。知性知天有二執。有解悟之知。有徹悟之知。徹悟中。又分二執。有頓悟之徹。有證悟之徹。頓悟者。徹及性善本體。是知天之發端。證悟者。徹及天地萬物根元。是知天之究竟。孟子已徹性善之體矣。故亦可謂之知天。唯知天尚在頓悟場中。是以不廢存養之功。至於證悟。則何所庸於存養。知天命者。頓悟之終。證悟之始也。孟子雖未至於證悟。亦既知天而事天矣。是以能知言。又能養氣也。學者亦毋輕言知言養氣之學。知言養氣尚難輕言。而可妄譚孔子之知天命哉。

建白

甚矣集義養氣之難也。耿先生嘗就言事者演陽明先生格致誠正四義。曰。卽今建白者。雖是正言讜論。淵謀閎議。第有纖毫名節意在。是固毫傑之作用。視聖人作用猶遜也。如當時目及民瘼之孔棘。國是之大淆。不得已而憤發一舉不為一己利害。賛毀所撓。便是從無善無惡之

性體發出也。一舉而上契宸衷。下對輿情。斯則物格知致已。先生斯言。不但貫大學格致誠正之旨。亦貫孟子集義義襲之旨。愚在朝亦微有所建白。反此良有愧焉。

孟子悟門

道必由悟而入。嘗疑孟子七篇中言仁義蓋詳。獨未得其入頭處。今乃知其見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中也。其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此是孟子之悟入處也。當其私淑諸人之時。必從四端中有所感觸。恍然悟到性體之一毫無滓處。信得性無不善。而日充之。有火燃泉達之意。知言養氣。皆從此出。然其所觸何端。亦不可得而考矣。觀其狀牽牛入井之情。况最親切。得非從不忍之端入耶。然學者之悟門多端。又不可粘定四端說。或從見色聞聲而入。或從澄心靜慮而入。皆不可知。蓋有不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上觸發。而於渾然全體中發出端倪。其悟或有

大焉。此亦在擴而充之也。既從全體上發悟，後復觸着一端。則無一而非火燃泉達之勢矣。此端最難名狀。必欲於難狀之中狀之。舍四端殆無可言者。孟子所以點出牽牛入井之景也。然牽牛入井二端。孟子亦特借此指出良心眞切處。令其識取。如不識取。亦便混過。即暫識取而不充之。旋即埋沒。何火燃泉達之有。如謝上蔡得伊川玩物喪志一針。即面赤發汗浹背。楊慈湖得象山剖扇訟一撥。即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方是眞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悟本性。且能擴而充之者。而禪門之悟境多不然。愚亦薄有悟頭。却不在四端上發。亦不在禪案中發。

四十不惑合四十不動心

學唯悟境不可言。一言便落光景。亦不可執。一執便落窠臼。孟子眞有大悟者也。觀其從四端中撥出性善。必是發悟之時。洞見先天眞一之體一毫汚染不得。方敢道出此語。因而知言養氣。四十遂不動心。非逼神光雪際安心。慧能燈前見性之悟境。不能也。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然則孟子之不動心。遂同孔子之不惑乎。愚又不敢輕許。孔子之不惑。隣於知天命矣。孟子似有微惑在焉。爲其於孔子之知至知終處。猶有一塵之隔也。然則與顏子之一日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仁之消息合否。曰。近之矣。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克己未盡處也。非謂養氣碍於克己。謂養氣中難盡己心也。孟子全與曾學相符。曾子啓

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必泯。吾知其達於顏子之不違矣。

仁聖二學

孔子之道。雖曰一以貫之。而學則有仁聖二脉。孔子。仁聖合一者也。天下亦有近於聖而仁未至者。優於仁而聖未入者。則一貫之分量亦不同。在顏曾思孟四大賢。則奚若。曰。顏子。聖人之一貫也。子思近之。曾子。仁人之一貫也。孟子近之。此中消息最微。而往哲復多圓語。實非粗心

者之所能測。如克己復禮。本聖學也。而孔子以荅顏子之問仁。則圓聖學於仁學。忠以行恕。本仁學也。而曾子以發孔子之一貫。則圓仁學於聖學。子思之中庸。豈不極重脩道之仁。而究竟則在聖學上。故以至聖至誠。無聲無臭之天載終之。孟子之七篇。豈不極重時中之聖。而究竟則在仁義之學上。故以君子反經。堯舜文孔之道統終之。蓋仁必含聖。聖必含仁。道本無二體而作聖必以仁學。識仁亦以聖學。學亦無二功

也。然仁學必從立人達人上發端。充其量于博施濟衆。聖學必從何思何慮上發端。極其量於知化窮神。其脉亦自有在。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何思何慮之脉。發立人達人之心。以立人達人之功。盡何思何慮之量。是爲仁聖兼該。非孔顏不足以與於此。而中庸能發其蘊焉。其次則必由仁以入聖。觀孔子荅子貢之問博施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顯是聖在仁之上也。孔子自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言仁不如回。

則謂仁量難滿。而聖量更難滿耳。其實孔子聖而顏子亦聖矣。曾子可謂仁人。子思得家傳之聖學。孟子希聖之志尤銳。其等猶在仁人之科歟。聖不可以懸思。而仁則可以力勉。吾故謂志學必宗孔顏。闡道當稽子思。而造端必由曾孟之程途入也。

聖學一爲要

聖學始於悟。終於證。悟證之間則有脩。脩即仁者之事也。佛氏言悟言脩。亦言證。而孔門恒言

脩。罕言悟證。此隱聖學而顯仁學。投後學之機也。亦微有發露聖悟聖證處。聖悟露於朝聞夕死一訣中。聖證露於窮神知化一詮中。平日則皆言爲仁之方。不言所以作聖之要。周子却爲補此一案。曰。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此與克己復禮之義正相通。學者不能生而無欲。則必克己復禮。而後可以無欲。克己云者。無我之謂也。既無我。更何欲。仁

學以無我爲要。聖學以無欲爲要。其義正同。但無我可以盡仁。而無欲尚不足以盡聖學者。須知入聖必以仁學。然不可謂仁學之外無聖學。周子之言聖學。即孔子告顏子之仁學也。聖學之至。在乎窮神知化。則周子含在太極圖說中矣。周子尚以聖學提人。程張諸子。唯恐聖學溢於佛學。其於窮神知化四字。往往淺其地步。深其義理。以解之。而謂佛氏之四智六通皆妄語。此殆以仁學局夫子。而以聖學一宗。拱手而讓出世之宗徒也。學者於此。不嫌另具一隻眼。行則須蹈實地始得。

克己字義

克己二字。是聖學仁學第一義。而近儒巧爲之解。以能訓克。以自訓己。謂克己復禮。乃能自復禮也。然則復禮之上。克己二字可削矣。按左傳。載有孔子傷悼楚靈之言。則克己復禮爲仁。原係古語。而孔子即引之以告顏子耳。其對楚靈王說。實重克己二字。而別傳於此二字。且有不

書克。而書尅者。尅己亦可以訓能自乎。蓋儒聖提人多危詞。不類禪門之尚輕巧。而後儒動多輕巧之訓。則亦從禪案中染來也。朱子絶不用巧。此是善解經書處。獨以貧窶訓屢空。以生財訓貨殖。則亦嫌於太陋。且失子貢之實。此則當從註疏原解者也。較之近儒以大學誠意章之自慊。作自謙。以論語首章不亦說乎之悅作說則陋而且倍矣。

太極圖西銘宗祖

程子推尊張子厚西銘。以爲韓子原道宗祖。愚謂太極圖說。又西銘之宗祖也。西銘言及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委是仁者渾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然使不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作此解。猶屬意想。且人與天地萬物。許多障隔。豈是塵勞暫息時一點油油煦煦襟懷。便能合爲一體。必也轉識成智之聖人乎。不能轉識成智。合根塵於無極太極生天生地之初。而曰萬物一體。其去禪門之合頭語一間耳。故太極

圖是西銘宗祖。而太極圖之爲宗祖。亦非以其說之能窮造化根因已也。無欲之學。周子實身有之。故與其能圖太極。能說無極。程子親受業於元公。乃捲元公之太極。而尊張子之西銘。吾不能爲之解。

周子圓宗方矩

周子說道至於太極通書。子思之後無兩矣。而持身又最謹嚴。爲政又甚嚴容。當道有不合。寧委告身而去。不肯殺人以媚人。所至洗寃澤物

寧以身觸瘴癘。不憚深入窮鄉。既得二程。即以興起斯文屬之。退處潛龍之地。王介甫之贄亦郤焉。此所謂以圓宗出方矩者也。其稱中與之道祖也。允宜。近儒言道。頗有追及元公之圓宗者。究到方矩便乖。

周子合程朱學脉

周子以無欲爲聖學之要。正是一以貫之嫡派。與孔子發咸九四憧憧往來義通。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一致而百慮。此聖學之發脉處。天道人道皆統焉。正所謂一爲要也。從此脉進於精義入神。利用安身。爲人道之極。又進於窮神知化。爲天道之極。此意亦唯周子見之。故於無欲下。言到明通公溥。此非孔子不惑顏子不違之境乎。僅結之曰。庶矣乎。謂明通公溥。猶是精義利用境界。非窮神知化之境界也。窮神知化。孔子猶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周子敢輕道之哉。則但以庶矣乎三字。結在明通公溥之下。而已甚矣周子之言似孔子也。其點出孔顏樂處

以誘程淳公入道。尤高蓋孔顏之樂處。從無欲中出。即使淳公尋無欲端倪也。淳公會得此意。遂能轉樂體爲仁體。義見識仁一篇。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淳公之深造自得處也。識得渾然同體之仁。而不防檢。不窮索。本是仁聖合一之學脉。而稽其所造。但合仁者忠恕之一貫。未達聖人精義入神之一貫。何者。仁學貫於經世。而聖學貫於出世。淳公猶

未能以孔子之一貫。貫釋氏之一大事因緣也。然其心境之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亦可謂升一貫之堂矣。正公則尚有防檢窮索。意在其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涵養進學爲兩事。則用敬必須防檢。致知必須窮索。與一貫之脉。尚差一針。故未達乃兄一間。而師道却振於乃兄。葢其繩墨可守也。考亭夫子實宗之。翻其案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卽正公主敬致知交相養互相發之學脉。而語意較圓。葢

致知而反躬以實之。則知行猶非判然爲二也。但其註大學。則以格致屬知。誠正屬行。註中庸則以學問思辨屬知。篤行屬行。畢竟知自知。行自行。欲窮理則必讀書。而反躬又是一事。欲反躬。則必主敬行恕。而窮理又是一事。雖曰交養互發。而心機必有不貫處。若大學之所謂格致誠正。中庸之所謂擇善固執。卽是一以貫之之工夫。但有安勉生熟。而無知行界限者也。其集諸儒之大成。以師百世。則以涵養省察之實學。

扶忠孝節義之大綱。有宏施焉。而於孔門一貫脉絡。畢竟湊泊不上。葢後世心竅已粗。不必道臻一貫而後可以輔世也。朱子晚年亦大徹。而訓註已不及改矣。儒者但欲匡扶世教。立衰世之砥柱乎。程朱之教自足。如欲反到性命源頭。以求夫子之所謂一貫也。不嫌於傳註外。探周子無欲作聖之脉焉。

尋孔顏樂處

尋仲尼顏子樂處。果是入德之門乎。未盡也。元

公葢投大程夫子之機而云然也。孔子十五志學。顏子仰鑽瞻忽。以求道。豈其以尋樂入門哉。孔顏之樂。生於見道後耳。人心無欲自樂。孔子空空如也。顏子屢空。焉得不樂。樂中亦自有憤。亦自有憂。與樂體全不相碍。唯教人不見意趣。必不樂學。故孔子亦提時習之悅。朋來之樂。而記者筆諸魯論首章。良有深意。則元公尋樂處之說。亦不獨投大程之機而已。但當辨孔顏之樂處。與曾點童冠偕遊之樂處。其體微有不同

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禮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爲狂此毫釐千里之幾也昔嘗以此義質諸耿先生矣亦緣先生於督學時曾令一生尋樂之問曰世儒輒言尋孔顏樂處孔顏亦有憂處何不於憂處亦一尋也此言最妙蓋樂處即是憂處樂從見道中出憂從見道中出但知孔顏樂處不知孔顏憂處其樂必浮鮮有不入于狂者豈但入狂亦將入於無忌憚之中庸令有一種豪夫稍見大意即便猖狂

自恣說到克己復禮處不以爲第二義而掃之則以輕巧之見解文之此病㬥從泰州流來而狂禪復爲之助其瀾學者不可不戒

先憂後樂

先正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終其身無一日而可樂也此不可以顏子簞瓢之樂格之亦不可以曾點舞雩之樂格之而孔子必有取焉何者顏子之樂乃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悔之器量也而范公則廟堂憂民曾點之樂乃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得之胸襟也而范公則江湖憂君是安可以一格取裁蓋顏曾久受孔子薰陶胸中並無障礙不於世上起平地風波故隨處皆樂而范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亦是大乘根器非規規於事功者孔子賢顏子亦賢禹稷與曾點亦不薄三子則於范公可知試觀歸曾之後猶請討陳恒且以不喪之文爲己任亦隱然是先憂後樂之衷也近時譚學家往往高擡曾點之樂而薄視范公爲不聞道此不知應化聖賢之矩者

名節道之藩籬

名節者道之藩籬格言哉即如伊川考亭二夫子豈謂其見地能齊孔子而學者景其行若山斗奉其言若蓍龜則以藩籬之固也蓋至於姚江之衰而藩籬乃盡撤矣辭受進退之間多踰大閑而於辭盈又尤濫然非姚江之過也當時及門高賢作俑者誰乎吾最惜盱江羅先生足稱

姚江元宗之孫而於此多放過處也。

行已有恥

孔子論士品首曰行已有恥。論成人則曰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蓋行已而不知恥即非士品得不思義危不授命久要忘其平生即不成人乃猶談仁談義談性命之學吾誰欺欺天乎。

取予得失二關

先儒謂伊尹格天事業從一介不取一介不予

中來有味乎其言之也世未有多欲鮮恥之徒而可以樹蓋世之功名者至於功名之際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古人尚不屑爲今有口談仁義者爲一官得失之故甘於行一不義擠一不辜而得之豈非孔子之所謂鄙夫哉愚恒以此三省自幼至老雖於一介不取予處猶不能與格天之聖一一打得對同而得失關頭頗能自樹纔有纖毫枉尺直尋之萌即便掃去非欲矯情立名實不敢斲孟子之浩然也生平但以一刺干人一言媚人而希援引浩然之氣餒矣老而自反能無愧乎每見世有同舟風波之士事後多相負遂過責而成仇負者固大不義而仇者亦欠寬洪皆由未照千生之因果故也愚頗有省於此身處高危之地必不敢負翟黑子處介之推地必不以歲寒之松栢誅人。

毀譽關難過

士於得失關猶易過唯毀譽關最難過蓋得失

之風波在一時而毀譽之風波終吾世也人情聞譽則欣聞毀則慼亦只爲不通因果之理果通因果之理則毀之出於有因者却是爲我懺未盡之過毀之出於無因者更是爲我銷多劫之愆何芥蔕爲若譽出於不虞則反是增罪消福之囮也達人亦有明知此義而不能遣諸胸中者何或者自反猶有不縮處耳近遇一友言及孔子嘆人莫我知知我者其天乎以爲孔子與天相知則於人之知不知曷計焉爲之擊節

嘆賞

毀者士之常

昔人有言。貧者士之常。當知居今之世。毀者。士之常也。馮太史開之嘗云。盜憎主人。盜豈與主人有仇。所利在此。所害在彼也。故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賢士之見嫉於不肖。正與美女之見妬於醜婦同。姸媸相形。勢有不得不然者。今當四海爲家之日。朝士猶或隱忍相容。而居鄉之嫉妬更甚。儘有同身時

名而相詆相厄者。此真衰世之風也。若乃道不相謀。不信心而信迹。如仲尼之見毀於叔孫武叔。又不足怪已。仲尼雖有武叔之毀。而曾多君子。歸向者亦多。是以猶應見龍在田之象。假令生於處士橫議之鄉。又乘重剛不中之位。竊意毀者豈獨武叔哉。西桓魋漁父盜蹠之徒。將交發而並至。在田之德施亦隱矣。然而孔子之爲孔子自如也。孔子乃萬劫之孔子。非一生之孔子也。孔子亦不以萬世廟祀之報爲歸宿。故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愚也德非孔子。而所遭似更蹇焉。受此風波最多。嘗此滋味最熟。何敢自負知我者唯天。唯念到孟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於此中受益不淺矣。

家邦必達

孔子荅子張之問達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又極惡夫觀察下人之不以誠者。

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中消息穩當。便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不流不倚。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達自已達。謂家邦皆無障礙。非能必家邦之有令譽也。

聖人心平如水

聖人心平如水。於恩仇了無芥蔕。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歸魯之後。以君命請討陳恒。而康子竟拒其請。

其於孔子薄矣。而孔子處之坦然。問弟子孰爲好學。仍以告哀公者告之。問殺無道以就有道。則告之曰。子爲政焉用殺。開心見誠。待相知不過如此。此等氣象。豈淺丈夫所能忖量。蓋置其身於天地萬物之外。忘其沮我遏我也。不怨不尤。即此可見。喭云若無天度量。怎得聖胚胎。是可爲處權貴者之法。

孔子是非不假借

孔子不以一己之稱譏用舍爲恩仇。而於天下

之公是公非。却又分毫不假借。季氏舞八佾。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旅泰山。則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伐顓臾則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蓋事關紀綱風化之重。持論不得不嚴。雖然。不有孔子之素望。而輕發此激烈之言。未必不召殺身之禍。故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

事君二局

吾嘗謂大臣事君。止有二局。非周公之迂身事君。不避流言之謗。則孔子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管仲正祖周公之局。不以匹夫之小諒自經。而三歸反坫。以分君過。其結局。在於取威定霸。樹九合之勳。名於天下。其敝也。必枉尋而直尺。孟子正祖孔子之局。寧所如不合。必不肯以詭遇獲禽。其結局。在於明王道。正人心。立天民之榜樣於天下。其敝也。必迂遠而濶於事情。然孔子之以道事君。儘寬儘恕。內嬖六人如桓公。尚以爲正而不譎。而管仲之一匡天下。不復以

召忽之死誅之。使處周公輔成王之地。其迂身何難。縱不遇成王而遇桓公。但不若管仲之三歸反坫。而致曲亦自有道。只緣未遇周公管仲委任之主。則迂身之道何施。惟有擇其君之正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而已。孟子原非迂身事君之格。其守定不枉道而狥人之繩墨。蓋固當然。必以己格物。過卑管晏之功名。則猶有末俗苛於責人之病在也。孔子終身不以己之所能者愧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病人。吾儕當奉斯矩。

武未盡善

非程朱不能張孔子之學。然亦有埋沒孔子頭面處。不但乾元統天群龍无首妙義而已。亦將其尊王之意而埋沒之。即如孔子評韶武之樂謂武盡美未盡善。特謂武樂失傳。不如傳韶樂之令人忘味耳。此見於賓牟賈之問荅。問武坐致右憲左何也。曰非武坐也。問武音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既失其傳。安得如韶樂之作。季札一聞之而嘆其如天地之

無不覆載哉。據朱註所訓。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則孔子無乃以庶人議天子。以此爲訓。安得無妄議朝政之山人。

下流訕上

孔子賤今之從政者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孟子賤公孫衍張儀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哉。此皆上流裁下流之語。今有盜名盜利之偽夫。雌黃士大夫之立德立功立言者。總謂之下流訕上流。蓋有立言於詩文中。而雌黃有德有言之士。猶然是下流訕上也。不挽此風。鄉評亂。國是亦亂。

士不往召

士往役不往召。古未之前聞也。此義殆起於戰國而孟子以重道之義發之。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天下豈有既名曰臣而猶不可召者。此亦權辭耳。古者天子但有不召之師。而無不召之臣。諸侯上壓於天子。下夷於友邦。乃有不召之士。然而凡言不召者。苟非幼

所嚴事之畏友。則必月告存日有秩之耆英耳。非是分不可召。乃是義不可召也。若曰分不可召。則匹夫以抗君爲義矣。惡乎可。戰國時。何以獨倡此義。殆從竊國之諸侯起也。戰國七雄。竊國者居四。齊魏韓趙是也。田和魏斯之流。不折節於賢士。不足以得國人之心。而士有薄其竊國者。或不屑受其禮遇。而故拒之傲之。即段干木之踰垣而避文侯。田子方之途遇子擊而不爲禮。其徵也。當時段干木必心鄙文侯之竊國。

而不屑於見。予方則與卜子夏同爲文矦之師。故偃然自挾父師之重。以臨子擊也。不然則二子當受華士之誅矣。孟子折衷不見諸侯之義並以段干木之踰垣泄栁之閉門爲過。吾竊以爲段干木之踰垣。未必是過。而孟子之以王道說齊梁。亦未必便是中庸之道也。何者。齊宣梁惠。去竊國之祖。僅再世耳。竊國甫再世。而子孫遂以王道王天下。奸雄何事守行不義殺不辜之禁。而不以王業開子孫也。一王天下。不但朝

秦楚。亦當朝周。周鼎將入齊梁之境矣。是時周室誠不可扶。然何至以齊之時勢較文王。謂齊王猶反手事半文王而功倍之。竊恐孔子生戰國之世。未必如此。孔子生於戰國。不爲栁下惠之不卑小官。則爲伯夷之隱於北海。柱下可潛亦潛。帝秦可止亦止。大槩依中庸以遯世而已矣。子思眞得乃祖之家法者。故當三晉田齊竊國之際。仕魯。亦仕衛。而足迹不入齊梁之庭。此其微意可知也。至於居衛有齊寇。則曰如伋去

君誰與守。殊不以不召之節自高。其於繆公友士之問。有所不悅。則爲繆公旣以師道事我。而復以友道問我。非稱情當機之問也。得無穆生醴酒之感乎。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其幾或在於此。而吾猶疑七篇中。不無訛傳。卽子思與繆公一段公案。未必是實錄也。蓋子思確然守孔子爲下不倍之矩。而孟子之放鬆處多矣。孟子之不愆孔矩者。在不枉道而從人之大節。不在陳王道於齊梁。宋儒於此有欠察處。而後世山林狂客。遂以笑傲王矦爲高致。則效顰於藐大人之義。而失之者也。故爲之論其世焉。

孔子挽回天命三事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舉動必合氣機。而有三事。不類知天命之所爲者。孟氏之成不受墮。而故墮之。衛輙之名不可正而欲正之。哀公三子。必不能討田恒。而請討之。豈其輕發淺謀。姑示人以名義而已也。成雖不墮。而費郈墮矣。當時自無因成之難墮。而幷留費郈之理。成不墮。則何

辭於叔季二氏故不得不圍圍之不克是子產之所謂國無政非孔子之失謀也衛君待子為政而夫子乃曰必也正名乎此隱然示不仕輒之意也以拒父為尊祖名義不正孔子亦知其不終有衛矣討恒有二意一在警三子之不臣一在實春秋之虛筆也春秋嚴誅亂賊而當機乃放過陳恒麟經無乃買名之虛筆乎故雖絕筆獲麟之後猶有此請蓋聖人之言必顧行也然使魯國之力不能討恒夫子亦必不請故傳

又述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又聖人之舉必量力也伊川乃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則迂甚矣愚嘗謂孟子論王齊全憑勢力勢力可跨文王之上遂謂事半功倍曾不思天下不當定於竊國之子孫陳王道何為此亦策士之餘謀耳伊川論討恒全憑名義名義可與問罪之師遂欲徧告王侯曾不思當時天王已不能行河陽之狩伯主已不能舉召陵城濮之師

徧告何為此亦腐儒之疎見耳以言乎經綸天下之大經吾皆未之敢許蓋孟學於孔子之知命尚遠而程學則於孔子之不惑亦遠也若孔子三事則從知天命中出而知命中尚有挽回天命之意在至於天命有必不可挽回處而成不果墮名不果正恒不果討則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儒者必曰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化之人亦屬迂說

孔子不仕周

嘗疑孔子以三十五歲適周但問禮於老聃而不求仕越一載魯亂適齊却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不仕天子而仕諸侯何也曰夫子意在尊周不仕周乃可以尊周也凡仕於天子者義不復臣諸侯仕於諸侯者義不復臣大夫周室東遷之後天子不能以王道令諸侯而諸侯却能以伯圖尊天子孔子不得不舍天子而之列國也至於歷聘七十二君無一可與張王室者乃復反魯而筆春秋以見志焉故孟子曰春

秋。天子之事也。王燭曰。忠臣不事二君。此君亦當從天子說。若以諸侯當之。則孔子所事。且不止於二君矣

聖人不輕就

聖人不擇官而仕。至於德尊望重之後。亦有難於輕就者。故未宰中都之先。委吏乘田可仕。高昭子之家亦可仕。及以女樂去魯之後。亦有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至於自衛反魯之日。哀公待以賓禮。三子皆在子弟行中。非委國而授之以

政。自無輕就之理。不但委吏乘田不可爲。雖中都亦不可宰矣。易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夫子以攝相事抑强臣去魯。亦蹈亢龍之迹。亢則高而無位。能不以未喪之斯文終乎

伊尹五就湯桀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不嫌於事二君乎。曰。湯事桀。故尹事桀。事桀卽事湯也。豈謂二君。旣事之何以伐之。曰。此天吏之萬不得已也。如言奉天伐暴則奸雄孰不可以天吏自居。此正來世口

實。湯之自負慙德者也。仲虺之誥。道及湯之苦心。曰。肆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葢湯桀之不兩立明矣。使湯死而天下之人不欲與桀俱亡。湯亦何愛一身之死。唯天下咸懼湯之死於非辜。湯乃不得執匹夫匹婦之諒矣。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當知易言革命。故以湯武並稱。若論君臣之際。則湯與文王正爲一例。而武非湯

例也。湯嘗事桀而入夏臺之囚。武王繼文稱王。未嘗一日事紂也。故湯有慙德。武無慙德。孟子答齊宣之問。亦但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不言誅一夫桀。正爲湯雖無弑君之心。而亦有弑君之迹也。故曰。天吏之萬不得已也。善處無道之君。必也文王乎。

文王至德

湯雖以臣放君。而稱王却在桀旣放之後。然不免有慙德。文王雖以三分有二之天下事殷。而稱王似在紂未伐之先。孔子乃以爲至德。何也。

此當叅孟子論世之案殷周並屬唐虞世之分封矦國而子孫世守之第以德轉相君臣非若秦漢以後分定之君臣也即使文王朝出羑里夕率諸矦以伐紂亦似越王句踐之初臣夫差而卒滅之天下不得以伐君罪句踐而文王乃率有二之諸矦以服事殷此人之所難也末年殆以有二諸矦之請稱王九年時雖與紂爲敵國不朝不聘而猶隱然以共主存之此與湯之慙德有間矣其時亦緣紂雖極暴尚憚文王之

得衆而不敢先發故文王得而全之觀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可見也設使處湯之地與桀勢不兩立則亦未必不負湯德之慙而集大統即集大統亦何損於文王之聖而至德則隱矣文王之所以爲至德在乎力能勝殷而不用其力不在乎名當稱王而猶以伯稱也春秋以前之世德盛則諸矦可推而爲天子德衰則天子可夷而爲諸矦此常事耳安得以春秋後之事例裁之或疑民無

二王文王安得稱王於紂在之日則牧野未陳之先武王亦既以周王發商王受並稱而曰唯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矣武王葢以西王伐東王非以西伯伐天子也戴記中庸篇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而不言追王文王則末年之易稱伯而稱王何疑叅之周詩雅頌皆然獨與記中大傳之文不合大傳謂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此漢儒附會之說攙入戴記中不類中庸篇係子思之的筆出自孔壁者也大槩論君臣於三代之上與春秋之後不同三代之上有百世之諸矦而無百世之天子以諸矦在封建中天子在推戴中也封建革而郡縣興天下定於一矣中原雖有分據之時而天子必無比肩之國假其權而攘之則不義世其恩而倍之則不仁是安可與湯武之世例論也是故文王稱王九年而不克紂孔子猶以爲至德曹操一議九錫而

不稱帝君子即以爲不臣論世之道存焉耳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之筆二千餘年不決之大疑也胡氏謂孔子以夏正朔改周正朔固是以無王之筆坐孔子諸儒必謂魯史以夏時之春冠周之子月亦似以不經之制坐周王愚蓄此疑良久而於公羊傳有省焉則恍然如涉文武周公之世而想見其心事也傳曰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

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此可以判春王正月之案矣春果借夏時之春而正月實周王之子月也曷爲係春於周之子月武周雖集大統制禮樂不敢易文王之正朔也文王曷爲春其時而冬其月稱王之意不起於文王而起於三分有二之諸侯也文王豈欲自改正朔哉諸侯欲王文王請以冬十一月爲朝賀之期以別於商王之十二月文王不得已而從其請也亦如孟津之會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然何不直以冬十一月爲正朔而繫之以春曰三正之來久矣改元必以三正正月必從歲首春歲首也諸侯以歲首行朝賀事史即以此紀年爾然則武王既革殷命何以不正夏時之統曰武王雖革命不敢以創業自任也一一歸功於文考觀其誓師之辭曰予克受非予武唯朕文考無罪則安敢易文王九年改元之正朔哉魯秉周禮其史又安得不以春王正月書也公羊與穀

梁實傳子夏之春秋故能知春正月之所自不以王屬武而以王屬文此即可以辯九年稱王之實錄矣假令文王自欲稱王而改正朔未必便以冬十一月爲春正月使春正月不起於文王則周公作禮樂時亦未必不以寅月之正正之此見文武周公並無利天下之心特時至而事起耳要之三正雖互用而夏時則正中之正也周時唯正朔不用寅月而所頒時政用夏正之法居多故孔子有行夏時之說夏時非指正

朔指授時之政耳朱子援言夏小正之屬得之

尊王賤霸

儒者動以孟子尊王賤霸爲口實亦捕風捉影之談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三王之所以爲王五霸之所以爲霸也王霸命名之初義則不然改正朔以朝諸侯諸侯以父事之之謂王奉正朔以合諸侯諸侯以兄事之之謂霸皆行仁非假仁也是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周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分周公左召

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並以伯王行純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但可以論桓文之伯不可以論文周召畢之伯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可全謂之假仁而管仲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受下卿之饗於周王不但有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鉤就檻之嫌而汙身以分君過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極口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以其功而已哉蓋使孔子得位於春秋之世豈得行湯武之放伐唯有九合諸侯以尊周室之事爲可行而已有所征討勢亦不能一一請命於天王即文王之伐密伐崇曷嘗先請王命也軍機貴速貴密捷則告成於王先發後聞無不可者蓋管仲之一匡天下已先得孔子之同然矣苐檻車之囚孔子必不就三歸反坫之事孔子必不爲其幾又在於始進之愼不愼而不在得君之後也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又不在三歸

反坫上而在恥功名之不顯詭遇以成一匡之功與堯舜浮雲事業之度量較遠故不得謂之至仁而以假仁槩之則孟子之苛論也孟子研王霸之幾誠有功於萬世但觀其引曾西之話似以管仲合諸侯尊天子之功烈爲卑而以王齊反手邁文王而競追湯武之功烈爲高卑竟兼弱攻昧之意多興滅繼絶之意少豈無一毫霸幾伏焉夫苟以德行仁則如西伯之存殷桓文之存周有何不可而必以湯武之革命爲快

也。故以孔子之仁。管仲。纔孟子之卑管晏。煞有商量在。而宋儒於此。衡鑑大欠公平。不研其幾。至於充類至義之盡。必有認王作霸。認霸作王之獘。乃功名富貴之徒。蒲腔子是假仁假義之根。猶以尊王賤霸爲口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吾恥之矣。

吳楚不可稱王

湯可以放桀。楚何不可以問鼎。文王可稱王於殷之末世。吳楚何不可稱王於周之末世。而春秋不假借焉。何居。聖人但許以仁易暴。不許以强凌弱也。以强臣凌弱君。亂賊無時而息矣。是故齊桓晉文。猶不得罪於湯武。而操懿莽溫之屬。則大得罪於桓文。孟子許田和魏斯之子孫。繼周而王天下。吾亦謂其不可以訓也。陳王道於齊梁。殆不如陳王道於秦楚。

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孟子謂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此論仲尼於禪受

之世也。如論春秋以後之世。當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君必若桀紂。而又未嘗受君一命之恩者。故漢高可有天下。我　聖祖又軼而上之。若唐宋則俱有慙德也。隋煬之暴。非不浮於桀紂。而唐王已受隋爵矣。似無資其勢而禪其統之理。宋祖之黃袍加身。此晉王匡義之陰謀。非宋祖意也。心雖可質諸天。然無樂毅之拜書。終難見柴世宗於地下。裁之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案。皆有愧焉。操懿莽溫。又不足道也。獨怪石勒一羯胡耳。乃曰。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此不可以人廢言。

箕子爲之奴

箕子寧爲殷奴。不爲周僕。仁人哉。武王封微子於殷之故墟。賓之也。封箕子於朝鮮。賓以其罔爲臣僕。而邦之荒服之外。示不敢賓也。可謂兩得其道矣。然亦唯殷周之世爲然。秦漢以後。鮮有繼絕世舉逸民。如武王者。亡國之大夫。不死

原缺第一百二十六葉

節則高蹈而已矣文文山之從容就義謝疊山之自甘餓死豈不毅然大丈夫哉趙孟頫有慙德矣

殷有三仁

殷有三仁之案非聖人不能斷也使以宋儒之見評之不置是非亦置優劣矣然其斷王諸呂之案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當以狄仁傑爲法則亦有仁三仁之遺意焉至於陽節潘氏之斷乃謂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則三仁

必有入何參平勃之科者矣今世儒生之見多類潘氏之見國有大故大疑吾懼忠賢之難措手也

至德仁人

論語中稱至德者二曰文王曰泰伯稱仁者四曰微箕比干曰夷齊曰管仲曰顏子文王之至德易見泰伯之至德難見顏子之仁易評微箕比干夷齊管仲之仁難評智者於孔子之仁顏子便知其江漢秋陽皜皜之性體於孔子論泰伯文王微箕夷齊管仲之仁便知其所以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矣

聖人人倫之至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自聖人而至人倫之變亦自聖人而至自堯舜以至孔子並未有不遭人倫之變者堯舜有朱均之子舜禹有瞽鯀之父湯文有桀紂之君周公有管叔之兄蔡叔霍叔之弟孔門有三世出之妻此釋氏所謂缺陷世界也非但天降大任於是人以此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亦爲未至聖人者立榜大其心胸寬其眼界使知遇變之不足爲君子病焉

天王明聖

韓退之以幽操發文王羑里心事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違情之論也先儒以其言足勵臣節故表之在聖人之直道豈如此至德如文王亦但安義安命不動一毫怨君讐君之念而已何至遂奪是非之心自謂有當誅之罪而以聖明目紂哉甚矣文人之論之不情也周詩痛厲王之不君借文王以寓刺曰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此乃忠臣憂君實語孔子亦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聖人必無違情之言

孔子身任綱常之重

孔子雖獵較而簿書必正雖微服過宋而歸曾亦不徒行雖不能止三桓之拜上而自拜則必從下雖不能追討季孫意如逐君之罪而陳恒則必請討此以一身任綱常之重而不輕放過目前者也使在今日其所以匡朝範俗之大槩可知也已

孔子事父兄

孔子三歲而孤其先兄則歿於孔子未生之日故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不曰不得父兄而事之乃曰事父事兄未能蓋聖人宅心之虚反已之厚如此乃今有父不能以孝事有兄不能以悌事而猶口談聖人君子之道若將跳身於人倫外者行已有耻之義何在哉

五常以重奪輕

天下惟三綱之重不可奪五常中則有以重而奪輕者故臣無叛君之理子無叛父之理妻無叛夫之理其重不可奪也君有必誅之臣則寅僚之誼爲君奪孔子之所以誅少正卯也父有必誅之子則兄弟之誼爲父奪周公之所以誅管蔡也此謂以重奪輕以此義推之諸侯欲危天子大夫必以死諫不可諫則逃之父欲危其祖子必以死諫不可諫亦逃之妻欲危其夫妾不必以死諫當爲夫白妻謀不可白則死之此

中皆有天則存焉。

朱均伯魚

孟子謂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孔子則才顏子而不才伯魚。今考其世。朱均特對堯舜而稱不肖耳。書曰。虞賓在位。丹朱其作虞賓。無一毫忮舜受天下之心。後世有此不肖子乎。伯魚亦對顏子而稱不才耳。兒父獨立。則趨而過庭。聞詩聞禮。則退而就學。後世亦有此不才子乎。堯之不以天下與丹朱也。爲其嚚訟也。口不道

忠信之言爲嚚。好是已而非人曰訟。今天下人子之不嚚訟者蓋鮮矣。居今思古。果有趨庭之伯魚乎。何必更羡顏子。雖慢遊傲虐如丹朱。但旨殄厥世。而害不及於生靈。何可盡掩其啓明之質。恐亦未必不賢於今之所謂肖子也。

舜禹事父母

嘗疑玄德如舜。何以不能早得瞽瞍之心。此非但以瞍之嬖後妻。溺少子已也。亦以父子格局相反焉。瞍蓋一鄉善士之格。而舜則天下萬世善士之格也。瞍但斤斤保守爵土而已。舜乃善與人同。自得七友之後。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瞍殆嫌其務外而不情也。是以逐之歷山。逐之河濵。雷澤。使其自作生理以困之。又不爲之納室。則甚矣。然則安得謂爲一鄉善士。曰自幕至於瞽瞍。無失德。此亦史氏之言也。既無失德。非善士而何。善士何以稱頑。曰。此亦四岳以舜照之。而目其爲頑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心則德義非聖卽賢。然則古今之頑父豈

少哉。子非聖。則不形父之頑耳。瞽瞍之爲頑父正鄉黨自好之流也。惟其爲鄉黨自好之流。是以終格於舜。使如鯀之方命圮族。則雖堯舜之君。亦不能格矣。而況於子乎。是故鯀之難爲禹也。不如瞍。而鯀之不可格也。尤甚於瞍。舜但號泣於一時。而禹則遂成終天之恨。卑宮惡服以終其身。有以也。噫。吾儕觀二聖人之所以事父毋。措身寧有地哉。

烝烝乂不格姦

吳有隱逸君子曰王博士敬臣嘗與予論虞舜烝烝乂不格姦之義曰人子最忌傷父母之心格其姦則傷矣舜但烝烝自進於義不敢格父母之姦也惟其不格所以久而自格知言哉博士事繼母最孝此正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不告而娶

人子幸而遇聖明之父惟有武周之繼志述事伯魚之趨庭習禮而已遇頑嚚方命之父母則

有致曲之法是故不告而娶惟三十而鰥之聖人可以權行亦爲堯以君道臨瞽瞍無事於告也如論事親之常道定是出必告反必面家有不告不面之子逆子也聖人制禮教之不可必怒怒之不可必放不怒不放僨犢之愛耳堯舜之爲父必不然堯不但以二女女舜亦以九男事舜豈非欲舜之并刑其子歟抑亦九男中有不可教不可怒者即此便是不教之教不怒之怒不放之放也

曾子耘瓜受杖

曾子耘瓜誤去其根受曾點一擊而斃甦即趨而慰父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可謂孝矣夫子乃戒門人曰參來勿納也叩其故則以小杖受大杖走之義爲言此夫子故迂其詞以薄其父子之過也當其擊時何暇慮及大杖而走哉蓋耘瓜去根此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也曾點杖之豈惜一瓜之根哉怒其心不在耳然何至一擊而斃曾點之心亦粗矣夫子義不責點

而但責參姑以勿納示意雖警參之放心亦愧點之粗心也聖門之學之切實如此今世亦有悟一貫之高賢而耘瓜受杖者乎亦有斃於杖下起即趨前故示無恙以慰父心者乎爲師而聞此變也亦有含幾示警不以失杖咎其父而反以受杖咎其子者乎省及於此有不竦然內汗也者便是麻木漢

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

古人不諱出妻然孔門三世出妻亦異事也伯

魚喪出毋。子思亦喪出毋。而獨禁子上之喪。何居。此必其出同。而其所以出之之由異也。子思難言出妻之由。而又不敢以父之喪毋爲非道故但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伋則安能而已。蓋有隱諱存焉。獨怪當時門人。何不徑問子思之喪庶氏毋。而問及先君子之喪出毋也。蓋伯魚之毋。從孔子出。正猶子上之毋。從子思出若子思之毋。則必伯魚請於父命而出。不從伯魚自出。故不援以例子上也。此處俱有天理人

情之極致。不可不察。

親睦九族

書頌放勳之盛。首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族何以言九耶。族有二義。按宗法。期功之親稱家人。緦麻以下方稱族。此別同堂之子姓而稱族者也。三命不齒之義取諸此。又按左傳。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別氏於姓而稱族者也。八元八凱之稱十六族取諸此。堯之惇睦九族。蓋氏族之族。而非緦麻之族。然亦該於其中矣。蓋從軒轅分派以來。有此九氏。與元凱等。而堯之明德先被焉。所謂邇可遠在茲也。王文恪公辨姓氏甚核。謂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繹

文恪此言。卽可以旁通帝典親睦九族之義矣。自秦而後。天子罕賜姓。徹侯又不得賜氏。則唯守三代以來之所素沿者而已。中有冒姓之變。亦不可知。故展親之君子。不可不序昭穆於族譜之尚明者。亦不得贋起昭穆於族譜之已湮者。愚是以有同宗迷譜禮主燕毛之議也。古者三命之大夫。尚不齒於緦麻之族。則迷譜者不待言已。唯服絶譜存之宗。繩之以三命不齒之義。則子行將序於族父之上。孫行將序於族祖

之上亦非義之所安是以 國制中有筵宴別席之例蓋出其席而不易其序也途中相遇則如之何此以行止遲速相遜避可矣

服親不婚

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蓋殷以前五世親盡則相與通婚故堯舜同出軒轅而流派既久族姓已別堯遂以女妻舜不以爲異也至周而姓氏之辨嚴矣故以同姓不婚別之此天則也是

以傳至於今不改而中表兄弟之不相通婚則自我 聖祖之制律始其別嫌明微之意尤密焉此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

兄稱弟婦

兄稱弟之妻於外姓曰弟婦其來已久而大傳不以爲然故發其義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蓋不與伯兄之呼弟婦也今按古人之稱弟婦亦非無謂古以事父事兄竝稱兄之屬宗子者亦有父道嫂之屬宗子婦者亦有母道故兄雖不面呼弟名而對尊客亦不嫌於稱弟名雖不以婦面呼弟之妻而對外姓亦可以稱弟婦於義未嘗不協也記中大傳一篇儘有妙義而其中之欠核者有二一謂武王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在牧野克殷後於詩書俱不合一謂兄不可稱弟婦是也兄不稱弟之妻爲婦則對人當用何稱此其出自漢儒而非孔壁之眞傳無疑已雖然兄

亦有不可槩稱弟婦者其身不負父道而弟却在三命不齒中乃混以弟婦稱諸外姓亦嫌於亢大傳之文或有取爾也

無服有服

古者叔嫂無服姑姨姊三夫無服 國初定律三夫之無服如故而叔嫂則爲之大功此亦變前代之制矣俗士不無以古非今者試虛心以叅之昔人不制叔嫂之服爲遠嫌耳論義則婦從夫服昆弟之服皆朞年曾不推及於昆弟之

配於義似濾論情則幼叔儘有受嫂氏之撫育者伯兄亦有受弟婦之侍養者而臨喪則漠然不服一經於情亦凉　國制殺朞喪而定大功之服可謂酌情義而用其中矣

爲師心喪

古不爲師制服而心喪三年則見於禮經先儒以爲師不制服爲其服難制故也此義巳畧剖於人師經師議中稽我　聖祖最重師範而亦不爲之議服何歟蓋亦有感於末世之師難

以例於洙泗杏壇之師也觀其定仕途四拜之禮不以官長當之而以民間業師當之則禮亦可以義起蓋有舉業外之人師能陶人之德性者亦有舉業中之經師能迪人之志節者此亦古者心喪之師也當此教衰之日縱不能如孔門之治任三年而以祥禫餘哀之服從受恩之深淺隱然爲朞爲功爲緦其猶行古之道也歟畏友亦可殺師一等而權爲之服

古人重得師

論語書中曰親仁曰依仁曰就有道而正焉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俱向尋師上說也蓋古人最重得師師之所以爲重者全在景行憲德而乞言次之今自舉業之途盛而天下幾於無師矣士由釋褐以至歸田閒有折節於禪玄二門之狂豪者矣未有親仁事賢追古人憲老乞言之風者也欲世教之不衰得乎　聖祖設科取士之意必不如此其誰識其重而反之耶

當仁不讓於師

語曰當仁不讓於師朱子爲之註曰雖師亦無所讓言當勇往而必爲也此意甚當蓋與告顏淵爲人由巳而由人乎哉意通近時立爲巧說曰當仁者不以師道讓人則好爲人師之端起矣姚江之流人人欲爲先覺此非以仁爲巳任乃以師爲巳任也然朱子以任仁訓當仁亦近於鑿究夫子之本意直謂當其爲仁之時雖師亦無所讓而巳爲仁者不至於克巳復禮天下歸仁則無休心處可因師之不力於仁而退遜

以就之耶。一遜。則半塗而廢矣。此當仁不讓之訓所由發也。昔者江陵不奔喪時。館中沈修撰君典。走趙檢討汝師處。議出朋名疏糾之。而吳編修子道隨至。子道止君典曰。此舉當讓我兩人爲先茅。子姑愛其死以有待也。君典曰。論科當讓二先生。吾其草救疏以代臺諫之庖耳。已而吳趙杖闕下。君典疏草爲座主所奪。不果上。余勸君典引疾長往以謝兩君。不三年而病卒。於時綱常之疏。不發於臺省。而發於史局。固未

知其果合於仁與否。而三子會議之頃。亦是當仁之時。吳趙可謂不讓。而君典則有讓先輩之嫌矣。愚嘗題君典累蹟。言及桃源三結義而傷之。如劉先主念生死之盟。不以漢室之讐易關張之讐。亦有當仁不讓之槩也。夫然而其粗也論到細處。必如顏子之請事四勿。而後可稱不讓之勇。

朋友之交

三綱中無師。五達道中。亦有朋友而無師。夫何故師道不囿於綱常內也。太古尚有出世之師。即論世間之師。亦有定名而無定位。君有道。即君是師。父有道。即父是師。兄有道。即兄是師。而古者天子有師臣。則臣亦可以爲師。此師之所以不列於綱常也。周官九兩中。有以道得民之師。此則攝在朋友一倫中。例諸三綱。師即友之綱矣。然師以嚴憚爲義。而友以切磋爲義。友道尤爲親密。故孔子無顏子。則門人不日親。無子貢。門人不日進。七十子雖得聖師爲依歸。而同

列薰磨之助不少也。今日之吳中。不但師道絕。友道亦絕。未遇之先。非舉業弗友。既遇之後。非詩酒弗友。以仁義爲桎梏。以經史爲敝帚。而宵人乃巢穴於其間。無論洙泗薰陶氣味。求如看山洛社之遺風。亦邈乎不可再得矣。何怪乎後輩之侮先輩。下流之訕上流哉。言及於此。眞可痛哭流涕。

毋友不如已者

孔子雖教弟子泛愛衆而親仁。而於忠信之君

子。必戒以毋友不如巳者。其別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界限又甚嚴也。自近世姚江泰州之脈流。講道家類以濫交爲當然。以擇交爲狹隘。盖借口於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之説。不知當時子張之對子夏門人。盖應機之藥石也。孔門以道相成。大率類此。今玩其言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則德非大賢。豈不戒乎匪人之比。又曰。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則以不賢見拒者。豈無内省之心。使人人能以不

賢内省。則友道亦振矣。故論交還以子夏之言爲正。今亦毋論士之進德修業者。當近直諒多聞之友。遠便辟便佞善柔之友。卽舉子業中。樂群一濫。相誘相牽。終日言不及義。業荒於嬉。行毀於隨。日後顯晦殊途。晦者自負窮交。將以不仁不義之久要責顯者。不復顧其官箴。而以非道干之。一拂其欲。怨謗四起。或遂至於敗官。卽不敗而所損亦不淺矣。然後知子夏之可者與。不可者拒。正今舉子擇交之龜鑑也。況其進於文藝而稱道交者乎。

見危授命

士無見危授命之志操。不可與論綱常也。古之人。不但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而弟子亦爲師死。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執友亦許相死。故曰。父毋在。不許友以死。古人之重道義而輕死生也如此。故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邵堯夫謂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遂判聖人無死地。然則

比干之死非耶。此言殊不可執

守死善道明哲保身

雖有六聖大賢。當不得不死之時。亦死耳。盖不特時義當然。抑或顧力有在也。然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亦有立於不死之地者。其道在於素位。其用藏於幾先。此於論語篤信好學。及中庸至德凝道兩章見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其義在善道二字。曷謂善道。卽中庸之道也。篤信者信此。好學者好此。守死者守此。謂篤信好學

於此道守之至死而不變也下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即守死善道之作用皆有炳幾之智寓其間以此爲道必無亢龍之悔矣然但可以論異姓之卿不可以論貴戚之卿中庸謂至德凝至道其要歸於敦厚以崇禮一句敦厚者敦博厚配地之德崇禮者崇峻極於天之禮也禮以敦厚而崇故常立於不驕不倍可與可容之地是謂君子而時中明哲保身之用藏矣雖謂之無死地亦可此雖龍

德聖人之事然但可以論潛見惕躍飛之五龍而不可以論亢龍亢龍有悔身不必保不必不保也故曰其惟聖人乎下聖人一等求所以安身而動之法則守死善道與明哲保身二義其矩歟但非殉名殉利之徒可以語此孔子而後其孰能與於此哉守善道以俟死而危不入亂不居曾子子思以之兼明哲以保身而上不驕下不倍諸葛武侯郭汾陽以之如文文山如于忠肅則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者也不可以優劣論

綱常絶不絶

天下從三綱論則上可絶下下不可絶上故君可以義絶其臣臣何可以自絶於君父可以義絶其子子何可以自絶於父夫可以義絶其妻妻何可以自絶於夫師不隸於三綱而有君父之重其義亦然故吳起不奔毋喪曾子絶之而冉有受鳴鼓之攻惟有改過遷善以求容於師門而已從五常論則惟天合之倫不可絶而人

合皆可以義絶天合中亦惟子不可以絶父而弟亦可以絶兄蓋兄弟從父毋分體兄苟不父其父則弟可不兄其兄此周公之所以誅管叔也兄非無父無君則弟亦無絶兄之理臣之於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亦有不合而不可去者貴戚之卿也故箕子奴而比干死湯文之臣桀紂不但非貴戚之卿亦非異姓之卿也徒以一統之義戴爲共主而已故夏臺羑里之囚既出湯文亦可以絶桀紂春秋以後之君臣則不然

夫有弑父與君之惡。妻雖以大義請自離焉。亦可也。弟子亦有絶師之理乎。曰。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蓋爲成我之恩與生我等也。師無成我之恩。而有無父無君之大慝。不成師矣。何嫌於絶。亦有德雖不能成我。而恩或有以生我。則亦絶以義而不絶以恩。收其骨而存其後。孰曰不然。朋友但以責善爲道。不與其以非道合也。忠告不可入。則疎。大故不可原則絶。交絶不出惡聲。則善矣。末世拍肩執袂之徒。先不成交。後奚言絶。雖然。五倫而至於絶。皆非有大故不可。

右一百二十八條。類揭經書中之關於世教民彝者。核而裁之。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吾未之能行焉。所願有在耳。中或以孔顏之矩裁孟子。即以孔孟之矩裁程朱。亦以程朱之矩裁時學。非敢輕議先賢也。考趙岐謂七篇係孟子門人所記。其中豈無失孟子之眞容處。如出眞容。亦不嫌以孔子之眞容正之程朱而後。則雖名世鉅儒。走漏孔子之矩不少矣。故不揣推敲於其間。蓋究到孔子從先進之根原。不得不及於此。知我罪我。聽之後賢。

從先維俗議卷之四終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

吳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深追先進遺風以垂家訓議 内分二十六款

積陰德於子孫

昔人有云積金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此萬世傳家之寶訓也其義本於孔聖賛易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而曰積不尚陽德而尚陰德也慶而曰餘不在一身而在子孫也必舉家咸務陰隲而后可稱積善之家亦必此身先得本然之慶而後子孫受其餘慶是故餘慶易曉而本然之慶難曉也書曰考終命又曰祈天永命此可以言本慶乎未盡也葢有比干之仁而以諫死顏子之仁而以短命死者矣豈積善之慶延於後而反遺其身乎此當以二氏因果之說參合易傳之說道家謂積功行者天曹除其冥籍昇諸仙籍以至於入無極大道佛家謂修淨業者臨終往生上界及十方

佛界以至於成無上正覺皆言此身之本慶也其義隱然含於餘慶二字中而儒者未之察耳有宋鉅儒興起斯文以忠孝節義之綱維末造真有罔極之功於萬世而於此不無遺照焉乃廓然盡掃天堂地獄之說以及三世修因證果之說此大謬也程朱葢曰君子有所爲而爲善則其爲善也不真何事談及因果爲以吾觀於君子小人之心槩未有無所爲者也君子之作善也多爲名苟不徹於十方三世之因必不足以滌其名根小人之作惡也多爲利苟不惕於罪福報應之果必不足以奪其利根程朱勉君子無所爲而爲善無乃驅小人無所忌而爲惡耶然後知孔子道及餘慶餘殃之際乃徹上徹下之言也愚講修身齊家之道一一以孔子之庸德庸言爲矩而所以行庸德謹庸言亦必歸重於程朱之繩墨獨於三世因果及三祗脩證之實際則不得不破程朱之關正欲斷君子之名根拔小人之利根而使之同脩陰隲也修陰

隲亦豈易言哉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則陰隲可修矣其大要不出老氏之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而以忠信出之報人之德不報人之怨分人之過不分人之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人之惡不隱人之善我不負人而聽人之負我我不謗人而任人之謗我以深心提人於生死之海而人以淺心鈍置之毋棄毋亟以熱心共人於風波之舟而人以冷心遐遺之毋忮毋求銷大釁於曲突徙薪而勳名有所不必取蒙極誣於受金盜嫂而心迹有所不必明爲國家扶欲墜未墜之紀綱則衆嫌不必恤而又不以氣節自有也爲世教發難明當明之道術則衆咻不必虞而又不以門戶自標也流俗之所爭趨者吾避之流俗之所共惡者吾察之幽則必闡而過則必原其道必不詭於中庸而其心則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患人之不已知而求爲可知求可知之中不求可爲鄉愿知而求可爲狂狷知不求可爲狂狷

知而求可爲中行知不求可爲一鄉一國之善士知而求可爲天下之善士知不求可爲天下之善士知而求可爲萬世之善士知亦不必求爲萬世之善士知而求可爲依中庸之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默相知於天眼遙觀天耳遙聞之中又不求生前之遐福而求可質諸三界之鬼神不求死後之榮名而求可俟千百年之后聖則陰隲之至也陰隲之至人不知而天知之可以轉凡身而爲聖身離人道而登天道上帝命之治世諸佛提之出世矣此非從身所感本然之慶歟一身不足以盡積善之慶故其餘又及於子孫如正考父之三命益恭而產大成之聖孫其上也不然亦如竇氏之五桂王氏之三槐歷歷有據而 聖祖導人爲善亦曰十世積德必有王者此皆感應自然之理也其間亦有仁者無後後亦未必昌者儒者槩曰未定之天豈知來因自有所在或緣報父母一生之德而來身盡則父母之福亦盡其眷屬自在

他生。或緣了自已多生之願而來。願畢。則身後之緣亦畢。其果報自在別界。更有道果既圓。不以一家之子孫爲眷屬。而以十方之法子爲眷屬者。如來是也。餘慶又不足道已。拘儒未究此理。乃執鄧伯道之無兒。房杜之有蕩業兒。疑天道之無知。不已陋乎。語及於此。豈但積金未必能守。即能守。亦造罪之因也。亦豈但積書未必能讀。即能讀非種德之本也。守財之能造罪一恒人能辨之矣。何以言讀書非種德之本。蓋今

之忽休宇內。敗祖宗之世德者。大半從讀書中出也。中有博學能文之子孫。竊述作以成名。於世尚屬罪業。何者。文無關於世教。又不本於躬行。而徒以狂僞之風導後學。此天曹之所不收。而陰府之所紀過者也。蠹木災紙。造罪滋深。祖宗縱有陰德。且爲子孫之浮名蕩盡矣。吾謂文人不知天命。不可以有作。正爲此也。況乎以靡詞艷曲。道人慾而增人悲者耶。故辭章家之子孫多不肖。陰隲之源窒焉耳。傳家者審諸。

折衷術家禍福之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聖人探本之論也。而術家之言發福。則曰。一相。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此爲士人之讀書求進者說。蓋謂福源在前四者。讀書特其媒耳。此言亦足以遏人狂。而輕重則失其倫矣。稽諸至理。當以積陰功爲第一。讀書次之。風水又次之。相與命。勿道可也。何者。相法非無。而許負麻衣之輩不恒有。何事問真術於假人。命則誠

有主者。而不在年月支干之八字。以年月支干言命。則世之八字同而遭際異者。不少矣。況相隨心變。命亦隨心變。李廣以殺降之譴削侯封。裴中立以還帶之隲削餓籍。則二者亦可以陰功轉移者也。真希元以命詢日者。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君子亦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唯風水之說。則儒者不可盡廢。以守義安命如晦翁。而於此猶究心焉。則不忍委父母於匪人之手也。然吾猶以爲有晦翁之德之功。而爲父

毋求吉地天必以吉應之無晦翁之德之功而希分外之大地亦妄也晦翁亦嘗斷斯案矣當其提刑江右時嘗爲巧奪人之吉地者所中事後覺之而書其墓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雷神隨轟烈而裂其柩焉此可以知吉地之不以凶人承矣吉人雖可以承吉地而亦戒乎越分之求是故禁地非忠臣之所謀也謀禁地即是亂賊令將之心險地非孝子之所營也營險地即是小人僥倖之習二者有

一焉即有陰功亦斬矣是以有德之君子且毋爲子孫圖驟發富貴之地而專爲祖宗卜永培福德之地種德之子孫多則祖宗之氣脉厚矣先風水而後陰功此術士之不善言風水者也唯讀書爲士子本分事不問相與命及風水之相應與否而窮理正心以之顯親揚名亦以之祖宗雖有裕後之德匪此則發身無由也其當次於積陰功之下何疑以陰功啓後之祖宗召讀書邁迹之子姓此天理也而地理亦未必無

助焉故風水當次於讀書之下陰功與風水合其發福也必速風水不與陰功合其發福也或緩即使不合而祖宗之樹德果深天必默以吉地畀之即使兩合而子孫之植惡漸長天亦默以凶地待之又至於積善積惡之極則吉地將不能爲福凶地將不能爲禍蓋地理又制於天理矣然此亦但論餘慶餘殃之流而未及其本也本不在子孫而在已身蓋此身乃六道輪廻之身亦三賢十聖脩證之身也欲究餘慶餘殃

之本當參釋氏華報果報之說釋氏分別十善業與十惡業俱有上中下三品下中品之善業詎能勝多生之惡業故現猶不受勝報唯上善微有現報如延齡錫徵等慶皆華報也果在所登聖界及人天二界下中品之惡業詎能勝多生之善業故現猶不受劣報唯上惡微有現報如橫死絶嗣等殃亦華報也果在所墜火塗及刀血二途今使子孫以祖先之餘蔭在高位而已身已落三途又使此身以宦迹之浮名騰海

內而身後漫無一路斯際也讀書之效窮風水之蔭亦窮矣夫然後知陰功之果不朽也道經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蓋亦隱含此意但不似佛氏之滿盤托出耳或曰佛言華報之果信乎曰此即大易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苟無三世因果則不但郊社禘嘗之禮為虛文而顏之夭蹠之壽鄧伯道之無後張湯之有後皆不可得而解而餘慶餘殃之說亦窮矣宋儒本以積善導後學而不窮慶與殃之深

因又不究善因之歸宿處何異引人升堂而既閉其門又錮其室也愚故不避知我罪我之嫌而為程朱補此欠焉或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今以華果之報證餘慶餘殃不近怪乎是不然因果之理神也非怪也曰神亦夫子之所不語又不然夫子以怪之力足以亂神故不語而神則未嘗不語也易不云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夫子且進上士以窮神之學而豈諱之哉第神化非中人以下之所可語而輕以語人是余之口過也有鬻於街士之妄言禍福而推原及此則以堅脩陰隲者之志焉

教子孫敦實行

無問縉紳韋布家教子弟須以　聖祖所揭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為根本以　聖制所頒六經語孟鑑史性理為課程飲食宴樂間或不嫌提及罪福因果以與其修福遠罪之心至於禪玄二家之實際勿道可也何者禪門之無

生法忍玄門之先天秘訣俱上達事上達不可以言傳言傳即是導狂之資且末世子弟具中行之根器者有幾哉不具中行根器而獵教外別傳鮮有不馳騖虛玄弁髦禮法蔑君父而輕先達者使有長者詰以躬行則必逃之無上之道不曰大悟不拘於小節則曰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內雖有賢父兄外雖有嚴師友且柰之何今世有一種宦家子弟此風方起吾不知其所終矣愚為此懼所以雖參儒釋異同而對子

姓眷屬絕不談及出世客旨惟以庸言庸行率之而已然猶有背而馳焉者豈身教不足以符言教歟或曰子以因果誘人獨不使子姓與聞出世之旨乎曰出世非子弟之急務也人道不修而躐等以希天道徒造孽耳欲出世者必以菩提心行普賢行一切普賢行海大要在三千三百禮教中矣舍下學而求上達卽屬魔說且吾儕身在綱常中刑家自有矩矱家人之傳不云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不正天下不治而曰吾將從無上導師於三界外也此身果能一旦高飛遠舉不衣食於人間乎其鹵莽亦甚矣故出世一宗相研當在師友間不在父子兄弟夫婦間蓋行門不可亂也亦有就父子兄弟夫婦間而團欒共說無生話者其前代之傳大士龐居士乎此亦世外之英不可爲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法二士既不可以爲法則曷不并佛門因果之理而闕之曰易說餘慶餘殃因果瞭然特不明

言三世之報應耳無奈被宋家諸儒撰一說以掃之大類撥無因果之外道故不嫌借佛經以証孔宗而孔門之矩又在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如之何其可濫也溺因果而淵略於民義狂僞之端又起矣故戒之雖然究因果之實際則必入於無生之理矣今使子弟信因果而獨使之不信無生法忍可乎曰學者果信無生法忍則必圓修普賢行門果修普賢行門則必知當務之爲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務孰急焉斷

不壞世相以求出世法矣惟今之後生小子多有不悟正因妄求上果者佛智未入而儒行先虧淨土未生而泥犂已就是以無生之理慎此生也故不得不爲子孫防焉周雅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前言禪玄實際之不必譚雖曰傳家之道亦爲小子有造說耳進而入於成人有德又當別論孔子論弟子之道蓋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爲急務而足之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言造小子之法也在今世則學文亦不

可謂之餘事。當與孝弟謹信並修。如在成人有
德之列。則學文又不足以囿之。當曰學文修行
有餘力。則以讀出世之書可矣。但非行有餘力。
亦不可。

孝爲道本

孔子自言行在孝經。而有子亦以孝弟爲人之
本。然必有父而後有兄弟。又本於孝也。故道本
唯在一孝。其典要具在曲禮中。古以三物之教
造士。必於父在觀志。父沒觀行。一切溫凊定省。

出告反面之節。正士行之所在也。造士以之。選
士亦以之。故春秋戰國之世。雖曰亂賊交作。其
變多在上而不在下。里閭尚以孝弟爲行門匡
章責善於父。則通國稱其不孝矣。今世子姓。殊
無講於溫凊定省出告反面之節者。匪獨以古
禮湮沒之故。其因尚有二端。一則以父兄之教
子弟。專重舉業。不復繩以朝夕侍奉之儀。一則
以子弟樂放肆而憚拘檢。其負才智者。則借禪
玄二窟以藏身也。蓋以父母之生色身爲輕。以

法王之生法身爲重。且曰。吾將遠父母以證法
身。還復以法身度父母。何事用力用勞之小孝
爲。自有佛教以來。此見之在人心已久矣。而玄
門亦影其說以誑世。使 聖祖目擊今日士
風之敝。必有術以轉移之。將不徒以經義取士
而乃容其影二氏以長悖逆乎。彼子弟之藏身
二窟者。亦是滅裂扳緣。誣陷二氏之祖耳。祖道
豈然旌陽令許遜。非得太上之真傳者乎。其教
純以淨明忠孝爲主。曰四美備具。不鍊而仙。蓋

謂世有大忠大孝之士。上帝自以神霄大丹錫
之。毋以九還七返爲也。服食鍊形特中下之仙
品耳。故仙家之先天秘訣。非曰無之。大要已蕆
在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中矣。若
佛氏大乘戒經。則明以孝順父母爲首綱。而其
初來四十二章。較量飯僧功德。却曰。凡人事天
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儒者身不
出家。柰何影射緇流之得道度親。而廞現在之
實行哉。大槩入佛未深。而逐其迹。未有不種地

獄業者也。傳家之道。不可不嚴於此。

戒子孫作浮薄口業

儒者有尼父無毀無譽之心。又有尼父差等百王之眼。則啓口發聲。闡幽訣隱。皆陰隲也。不然論古論今。總屬舌業。是以馬伏波戒子姪書曰。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伏波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即有浮薄之子。尚不敢挾三界導師之重。甲古聖賢。亦不敢托蓮臺九品之胎。甲已父母

不過議及時流時事而已。而伏波之督過兒曹。其嚴如此。使見今世宦家子弟。一獵出世之宗。便薄四恩而侮千聖。痛恨當何如哉。予最恨吳中有孤樹裒談一編。出自徐武功之黨。將我朝聖主忠臣而誣衊之。罪不在謗佛弑君之下。若而人者。端爲欲遮武功奪門之醜。則誣于忠肅以反謀。揑出　景皇疑辭曰。于謙這廝作天子耶。又恐此狀不信於天下。復援齊東野語。誣及高皇帝中山武寧君臣之際。以爲公孫澂馬謂高皇入開平之譖。有疑於武寧。武寧從平胡歸龍江關。擁兵不入。　上不得已出關慰勞乃入。當是時。開平殁於柳中久矣。譖何自來。其不根孰甚焉。更有甚焉者。如殊字之疑爲歹朱。作則之疑爲作賊。此桀紂莽溫之所不爲。而謂聖祖爲之耶。汚衊皆如此類。顧今學士大夫猶有喜聞而樂道之者。即此便是無君之心。使佛氏地獄之說而誣也則已矣。如其不誣。能逃濯口拔舌之罰乎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此在

横議中。當服善戰之刑者也。連諸侯者次之。其近代之詞宗。自負旗鼓中原。剽二氏以助斑馬之波瀾者乎。彼其方古人也。唯尊一佛。餘無恕者。而褒記獨蒲槐棘之堂。其方今人也。唯庇同黨。餘亦無恕者。而奬借偏在三遊之客。其是非好惡之公何在焉。後生既資其筆法。則亦必染其氣焰。合狂與僞交發焉。罪亦不在謗法謗僧之下。而今學步邯鄲者。正未已也。傷哉。乃如伏波所刺議人長短。是非政法。恰中遇來不得志

山人之病較前二種其猶在闢草萊任土地之科歟凡事必起於微而成於著欲端子孫氣習先從伏波之戒始

同居擇里

古唯大宗百世不遷小宗則五世親盡亦遷矣既以親盡而遷必無同居之理而唐有張公藝九世同居亦異事也然則親盡之宗殆不嫌於同居乎曰同居及於九世此眞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末世何可多得考諸序卦傳乾坤後

受之以屯屯受之以蒙蒙受之以需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然則同宗共爨久而不分亦聚訟之囮也與其聚而成訟孰若分而各寧其居世無張公藝之忍德而效張公藝之同居必不克矣然古人稱兄弟之子爲猶子又稱同祖之兄弟爲同堂則祖父在堂子孫之不分居可知今吳越間唯貧家有二三代同居者而富室諸子既長父毋已先爲之各構一宅矣雖非淳古之道而風會已流至此聖人且柰之何若究情理之中當是同堂之兄弟主於合而小功以降之兄弟主於分也又叅魯論里仁爲美之說則仁人亦不嫌於擇里既擇里豈能合族人而胥遷之周元公從道州徙江州朱晦翁從新安從延平不聞以族人遷也元公意在近東林總而晦翁意在親李愿中豈以擇仁奪合族耶而我吳范文正父子之卜居洛陽似不但擇仁里而亦兼遠橫議之里焉智矣哉夫范公自郡遷洛而愚乃自婁遷郡此其得失何啻天壤

而今亦頗有以自慰焉者先正有言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愚於此受鍛錬不淺矣竊亦妄擬濂洛關閩諸大儒涉世風波儘大猶欠涉及此邪曲盡毀譽不根之變態也吾今復衍里仁之訓爲後昆法曰仁者無用擇里智者不嫌擇里擇里可與同居之義相叅

養不中不才

中才之父兄養不中不才之子弟擇師友其第一義歟一南容也初年載寶而朝孔子病之已

而隨孔子適周問禮目擊聃尼授受之際有悟焉遂三復白圭成言修行道之君子至於鄙羿奡尊禹稷益薄三家之所爲而儼然起先進之思矣師友之功大矣哉如南容者眞以不中才入中才矣而孟僖子臨終一命實啓之僖子亦善養子弟之不中不才者哉顧古之所謂中才似與今異今世所稱中才子弟未必非古之所目不中不才子弟也有以忠信廉潔之似投世好者乎父兄必中之矣有以巧文辯慧之技諛

世聞者乎父兄必才之矣此豈古之中才哉而尤有異焉者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之徒此中才之父兄所不能養者也而或聯外交以爲與出小施以買名俗士雖有窺見至隱者猶齒之於中不中才不才之間而不知者且以不善處之咎歸諸父兄也近有感於年家一逆子而重爲風教悲焉因亦自悲養不中養不才之難也噫安得造南容之尼父而托之以易子之教哉

子孫當擇仁術

孟子論函矢巫匠之仁不仁而曰故術不可不愼也此爲當時富强縱横之徒發也蓋士當擇仁義之術不當擇功利之術愚謂斯言可作傳家之範傳家之範習儒上矣其次莫如習農農家服田力穡以供上稅克勤克儉仁者之術也習儒而不仁不如習農而仁又其次則習醫亦可醫而精最便於行仁然輕試必傷人故質鈍

者不可習又其次則習賈亦可賈而節不至於傷仁然多藏必厚亡故性貪者不可習醫與卜同流而卜則入於賤業非有嚴君平之高雅志操弗習可也賈與商同流而商則入於壟斷非有計然子之倜儻必胷弗習可也此外尚有堪輿占候風鑑子平讖緯術數百工技藝等術非謂道皆不載而習其術者多入於不仁世家子孫之擇術不在是焉

三途當守正額

國家雖以三途取士然士爲薦舉而修德卽僞德也今世薦途已塞士惟謹庸行信庸言以求天知而已愼毋染山人餘習樹黨相嘘陽樹德而陰釣名僥倖薦舉於萬一也吏員乃仕途之必不可廢者第刀筆壞人心術最易苟非至誠至仁出自天性疇能行陰隲於刀筆之中三吳澆僞成風尤不可令子孫習此業唯讀書不讀律昔人所譏而　國朝大明一曆又精義入神之書也儒者不可不以學文餘力習之孔子之

論孝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今世之士所以顯親揚名立身行道惟有科貢兩途而已不科不貢則行法以俟命可也科貢之外尚有援例納粟一途雖非　國初正額而旣有此例則亦觀光用賓之階梯也志大者或不屑就而亦無害於心術其異途之不失爲正者歟武科與儒士之額亦然掾史胥徒正古之所謂出鄉不與士齒者去倡優隷卒一間耳衣冠家之子弟毋入焉

子孫勿習閑泛詩文

葢有往昔名賢之所甚重而末流遂成長物當今達士之所通厭而異途猶復聚羶者應世詩文是也而詩之流弊尤甚葢今世青紫中人多借嘘生諛死之文納款於館閣名流爲日後贊緣地而淹滯之流欲求終南捷徑此亦其一階焉故今之以左國班馬闘竒者皆僞賓也然文壇之牛耳亦難執葢山林之士多不能爲廊廟之文雖欲效嚬左國班馬以入文壇亦東施耳

至於五言七言則習儒不就之山人皆可以厠足其中而攘臂四出以要當道不但僞賓亦狂賓也詩本先王理性情采民風之具而濫觴一至於此豈非世間長物豈不爲達士所厭而世猶相率聚羶者何勢固有所不能革也　國家之選庶吉士不廢詩館閣名公之應外交不廢詩詩或於山人有資焉而郡邑有司則有委身詩社以獵政聲者爲此曹能與譽亦能與謗也故邇來騷人墨客之請託尤靈於失時之縉紳

親之者如芝蘭而畏之者亦如蛇蠍流敝且不知所底止兆憂深慮遠之君子孰能照之我聖祖革去前代詩賦取士之制可謂洞燭弊源矣而豈虞後世之以館選發斯焰哉今亦末如之何也已然名本造物所忌假詩文高士之名以然利鬼神尤嫉之是以詞家之後嗣多不振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在今日當不言史而言詞客矣然性固不長於詩而以詩爲戒實有鑒於此初釋褐時猶但戒詩不戒文耶酧嘘生謏死之請者兩三年後乃以先志永絶斯業頗自幸受毒尚淺不至以毀譽枉曲之餘殃累子孫亦遂以爲後昆戒焉除史館以詩文爲業別論外子孫官非史氏何必與詞士爭衡如近世七才子之樹旗鼓於詞場弗效可也退而居鄉亦寧索居以自全毋慕魏晋風流濫入詩酒豪狂之社蓋君子之所以爲不朽者其實自有在焉政恐以此爲坊日後猶不無交僞夫桀狂習以犯三風十愆之戒者

戒子孫濫聯詩社

古人資游藝以治心藝外無學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六藝中詩禮樂最重而詩之興又在禮立樂成之先誦詩三百卽能達於政事專對四方孰謂詩可輕視哉第今之詩非古之所謂詩耳考亭夫子嘗評之曰古今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晋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音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自唐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又曰作詩須從陶栁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蓋考亭夫子雖不以詩名而實長於詩者其爲論蓋以三百篇之風雅裁漢魏以後名家之詩也今詩家最重李杜由考亭評之亦在沈宋以後律詩一等中較陶栁當輸一着而況其下乎愚幼卽想古人之學何以獨興於詩

爲其得性情之正也。李杜滿腔豪氣，發爲詩歌，儘有引人入狂處。性情何由可理。李詩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夫千金之輕散以何緣，其復來又以何術也。杜詩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夫文章驚世何足誇，而車馬江干何足耀也。此等狂詞，不但不能正人性情，抑且可以銷人陰騭。而豪門浮薄子弟，將有歌此音而嗡嗡神旺者矣。傳家者何可不以爲防。然李杜猶有性情之眞在，乃近代之習

詩者，又異於是。大槩舉業不足以取青紫，而卒業於此，資之以走高門而干有司者也。子孫一入其中，祖宗之元氣必斲矣。雖然，宦家有負才氣之子孫，艱於仕，疎於農，舍詩文一路，殆無可以收其心者。但令遏狂遏僞，親正士而遠濫朋，其亦可以無害矣。倘具近道之資，尚有向上一着，與其研晉唐後之選律，不若研魯語前之竺墳。研選律者，縱入李杜之室，猶種多生罔念作狂之因。研竺墳者，縱落聲聞之坑，亦植萬劫克念作聖之本。何不以此奪彼，此亦爲後生狂心難歇，不得不開此方便法門耳。果入孔子下學上達門庭，亦何用此方便爲。蓋國朝自何李揚旌，七才子奪幟以來，詩社之濫觴已甚矣。懲噎廢食固不可，矯枉而不過正亦不可。愚竊有感於劉文靖公之言也。嘗有譚李杜於公前者，公曰：此唐朝兩箇醉風漢耳，何足羨耶。斯言殆爲何李而發。大逆詩人之耳，然非盛世卿相不能爲此言。

家晏勿張戲樂

馮祭酒開之有言：和尚家作詩，正如秀才家唱曲，謂其雖非過惡，而皆失其本分也。吾竊以爲儒流之學曲，尤醜於緇流之學詩矣。詩本儒家分內事，所以戒子孫濫入詩社者，特爲詩社中多不檢之士，詩亦無復古風，往往雕色相而迷本眞，用之以罟名罟利，故可厭耳。使以陶梛風韻，敲李杜音律，不失幽人本色，則何惡於詩哉。唯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戲文，不問貴遊子弟，庠

序名流。并與俳優下賤爲伍。群飲酣歌。俾晝作夜。此吳越間極澆極陋之俗也。而士大夫恬不爲怪。以爲此魏晉之遺風耳。豈知遊風煽於外。淫風煽於內。閨門慚德。必從此起。始作俑者。其有帷簿之變乎。愚深有慮於此。則并尊賓之侑觴戲樂而絕之。因戒後昆毋從別墅宴賓。不得用梨園子弟。端爲戲樂誨淫故也。或者譚府深沈。內外懸絕。不必慮及於此。而防範子孫。當以清白節儉爲本。則有不得不以身先之者。是以

寧自違衆之嫌而不辭。每見吳越間縉紳燕會。即不張樂。幕賓亦以曲聲唱和爲常。愚謂雅歌投壺。古人之盛事也。與其以淫曲導慾增悲。曷若復古詩歌。更唱迭和之爲雅哉。而今鹿鳴舊譜。且爲戲樂所奪矣。即曾點童冠咏歸之趣。杳不可追。誰與復先進之禮樂耶。

借旁藝以收子弟放心

記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詩書禮樂。猶藝也。藝入博奕。則下而又下矣。然孔子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却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朱子爲之訓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旨哉言乎。蓋今富貴家豪放子弟。讀書不成。豈肯復安生理。嬖頑童。挾娼妓。日與燕朋燕辟之侶。賽賭淫樂。趨入下流。端爲心無所用故。則用之博奕。亦稍可以收其放心。昔人傳奕爲堯所創。以教丹朱者。理或有之。蓋丹朱啓明絕世。而性喜慢遊。能爲罔水行舟之事。此不可以禮法繩也。惟有精絕技藝。或可以繫

其雄心耳。奕雖未必果自堯作。使堯作奕以節丹朱慢遊之習。亦是盡性致曲之一事。至於逸民高士。亦有借此藝以遣興陶情者。故陸子靜曰。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琴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然琴瑟奕是古人所操。而博奕亦喪志荒業之具也。此外復有象局。相傳起於武王大公伐紂之時。其繫心與博奕同。總之子弟之知所用心者。戒之可。子弟之無所用心者。習之可。夫子曰。爲之猶賢乎已。此爲醉生夢死者開方

便門也。乃如今之流蕩子姓。心無所着。而又不能終日無事。則以賽骰抹牌爲樂。此乃破家蕩産之本。又不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矣。

戒子孫好古玩

周太保作旅獒用訓於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今世家子姓。多作無益多賤用物。不惜以重貲市古玩。生則以之娛目。死亦以示喬木家藏云。愚竊以爲此非崇德象賢之事。乃損德敗業之事也。君子之好古自有道。

天下惟不生不滅之心爲最古。士胡不此之好。而好今人染汚生滅之心。心之所以爲古者。不出三物。智仁聖義中和。古德也。孝友睦婣任恤。古行也。禮樂射御書數。古藝也。好此三物。其心乃古。士之所好。皆不在。而獨於古之物玩役心焉。下矣。成周以稼穡開國。選士必起於農。農桑正屬古物。今子姓或賴祖父遺澤。一切耕夫織婦之所汗血艱辛而成者。吾皆坐而享之。視古人已越分矣。乃不推有餘以濟不足。而耳積無益之物。何爲哉。雖有商彝周鼎。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而鄉士之家。又不可以陳於祖廟。亦長物也。况吳越間奇技淫巧。可供兒戲者。眞不祥之器耳。歴考古今好積古玩之家。鮮有不燬於火者。故有道之君子弗屑也。唯古籍古字。屬六藝中物。不嫌蓄之。以動後昆好古之思。而其本亦不在此。本何在。曰。在六德六行。

父爲子待諸母地

聖朝之制。待繼母庶母俱重。人子一不盡道。輒

冒不孝之名。此在爲人父者。當有以豫爲子地。也。按古禮。唯宗子七十喪偶。亦必再納宗婦以領支婦。苟非宗子。則有中年喪偶而不再娶者。但不可以槩有家之鄉大夫。鄉大夫有鼓盆之變。不但中饋不可無主。即主婦亦不可無輔。於此有權衡焉。從四十外喪偶。而家有冢婦。但納妾勿納妻。蓋妻後冢婦而進。非極孝極順之子婦。難諧也。從六十外喪偶。而旁無侍妾。但納媵勿納妾。蓋妾以少艾而入。非極貞極烈之天性

難馴也。適子於庶母。俱當服朞。父多妾。子亦多服。故側室中有年盛未出者。父在日。但妾其體而不妾其名。可矣。庶子於所生妾婢。俱稱生母。妾可封。婢不可封。故支子中有從父婢出者。父歿後。但母其服而不母其封。可矣。此皆防微杜漸之道。父當預爲子地者也。至於人子所以事諸母之道。大略具在前議中。

嫡庶授産有別

家人唯妻妾之間難調。嫡庶昆弟叔姪之間亦難調。其禮儀隆殺之等。前議已略備矣。唯授産一事未及議。或曰。子無嫡庶。 國典也。授宜均。或曰庶子不得與嫡子同冠禮。古規也。授宜殺。愚竊有取於嚴文靖之授法也。嫡出者自爲一例。而冢子仍有分外之祭田。庶出者自爲一例。視嫡出之男減半焉。其得情禮之中也夫。唯爲子搆婣行禮。或從婣家爲重輕。難拘此例。而授産之時。或庶長賢而早立。嫡子又後庶長而生。則從四六之例。亦可。

處嫁出之女

家有未孝未敬之子婦。不可教而後怒。不可怒而後放逐。內則之言盡矣。度德量力。因時制宜。則存乎人。女適外姓。有不孝敬舅姑。不順夫子者。則如之何。曰。反諸家而教之。教之不可。亦怒之。怒之不可。仍反諸夫家。聽其自生自死而已。爲夫所出。寧收諸家。使昆弟問終養之。勿再醮以累人。舅姑有必不可事者。夫有必不可順者。離則生。不離則死。又如之何。曰。當勉其委曲以盡婦道。至於橫逆之極。身不能一朝居。夫婦願離者。聽國法也。夫可以明出其妻。妻亦可以陰違其夫。或者借歸寧之名。寓分離之意。而父母昆弟則以不得已之故。告其宗戚。聽舅姑另擇婦。聽夫壻另納室。兩不傷生。此禮之可以義起者哉。

重烈女體孤孀

不事二君曰忠臣。不更二夫曰烈女。忠臣。國之寶。烈女。家之寶也。維忠維烈。使其出自天性。一

無所爲皆非大乘根器不能而烈女尤爲難得吾婁近有一人曰王曇陽未適夫而夫亡遂守志而以仙化毀之者以爲邪妖之祟譽之者以爲五陵之師皆非中論也愚則不重其立化於白日中重其以貞姑入仙道耳爲人婦者發失夫而守志已難矣况乎未成婦而守死不變者哉家有是寶父母安得不成其志然聖賢却不以此難行之事責婦人孔門三世出婦皆聽其改醮心更惻矣世衰道微丈夫因多欺世盗名

女子亦有然者與其陽守節陰喪節以益家門之醜不如聽其改節耳故傳家之道還以孔門三世出婦之法爲正

宗族尊不師卑

古者宗廟之禮亦序爵亦辯賢亦序齒今有世家大族支派蕃衍尊於分者或卑於年卑於分者或尊於德亦可以三達尊之重使五服外之祖行叔行師賢且貴之孫行姪行乎曰否師也者父兄也聞有子師父弟師兄者矣不聞有祖行師孫行父行師子行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縱有人師經師在子孫行中亦但以心師不以身師以身師則濫空門之法矣然則三命何以不齒於族曰不齒者國法不師者家法也

以義米代義田

范文正以義田贍三族古今頌之當余從嶺表投劾而歸有一友以此相勸余曰是舉也有文正之德之業則可無文正之德之業則倍也中

庸不曰爲下不倍乎凡義舉出於一時而難爲後之爲人上者皆倍也使自孔孟而後凡有名世之望者皆立義田以贍族天下無尺土不義田矣有司何以定編垻之徭役哉愚以爲士大夫如有欽賜之產方可立爲義田不然雖立義田亦難世守與其慕義田之名而貽子孫以難守之業莫若量出義米以贍三族中之貧乏者子孫能繼則繼之不能繼則終吾身而已矣愚實以此小試婁中則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文正

公之可者也。

仕者家居戒素餐

君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士大夫以義米周貧族。特親親之一法耳。仁愛之普施何在。公孫丑嘗問於孟子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二氏家猶念四恩。當報吾儕身受皇家之蔭弘矣。可僅僅爲恤族計乎。即致政居家。亦必有所及於物而後可。言爲世法。行爲世則。陰贊天子之功化其上也。然君子能爲可法

可則。不能使人之必我法。必我則。依中庸者多至於遯世。則素餐之恥猶在。其何以釋之。在力厚者。當自廣布陰功。力難廣布。則亦隨分隨力而已。愚於先慈存日。頗從救荒濟飢飯僧護法上行薄施焉。雖承毋志以從事。亦自愧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所補於造化。以爲愆也。却不敢於衆所趨名處施恩。則深戒乎近名之損陰隲耳。名不近而謗橫生。未必不消生前罪垢。而省身更有賴焉。倘後昆力量懸薄。亦不可不知遠

嫌弭謗之道

子孫拓產節限

每見唐宋名賢。進而食公餗。則饒。退而家食。則匱。盖其謀國密而治生疎也。　國朝弘正間。士夫尚有此風。而今則治生密於謀國矣。兼以交際日煩。浮費日起。不肖者遂衣食於居間。而賢者爲養廉計。亦有不得不留意於生產者。倘念天道虧盈之理。亦如公子荆之苟合苟完而可止矣。獨今吳越間賦重役重。士夫雖不苦於役。

亦苦於賦。千畝之產。僅足以食千指。猶稱貧宦。一遇婚喪大故水旱異災。便有不給之憂。性或好交好遊。更非千畝之所能給。不取之於居間而誰取也。在謹身節用之君子。則寧不納世交而已矣。安肯以不義自汚。治生以養廉。則義也。亦無取於多殖。廉足養矣。而猶殖貨不已。此孔子所謂斗筲之人。何足筭也。不但士論卑之。造物亦忌之。何可不爲子孫戒。欲戒子孫。則以身先之耳。曩嘗與曹撫臺嗣山公言及傳家之道。

當戒子姓縱入九棘三槐拓產不得過三千畝曹公曰數滿三千亦盈矣余卽轉一念曰善哉然則戒子孫毋得滿三千畝也公首肯之要之吳中田甲利薄在台座田及三千畝猶是勉强支吾在官之清白則可知已與其不淸白而富則寧清白而貧也或者奕葉之後葬地日增此又不當束在三千數內焉葢吳越間山塲湖蕩原不與田畝同論

仕者勿庇族以厲民

仕者父母在則兄弟無分戶之理葢父在子不許花分國律也然昆弟借仕者之庇以拓產亦當有節拓至千畝萬畝亦不得不分戶以應役矣古之賢大夫拔園葵去織婦此何心哉而今科第之家昆弟受蔭逃役積田以千萬計獨累小戶當差義乎不義乎此其欲何可諉諸父兄也父兄實仗我以聚斂而我又以聚斂委父兄其何辭於天下君子可無克已之勇哉父在則請命於父出昆弟以聽役不得請亦當委曲調停其間或捐米或捐銀以助役父不在則昆弟自當分戶分戶而不當差猶不分也卽以貼役代當差亦有虧於絜矩之道或者本宦原無厚產而昆弟之產但以百計不以千計則仕者以父母同胞之義庇之而有司以優免餘丁之例寛之庶不至於厲民矣然士固有發迹寒門不數年而昆弟之產業其數反浮於出仕者雖曰不以非義得之吾不信也乃今賢士大夫類知同胞之爲一體而不知齊民之爲一體目擊里

中艱難而不忍捨昆弟以應役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也是里中出一官戶乃衆戶之蠹耳明使有司不得均百姓之公徭不可謂仁陰使祖宗不得留身後之陰隲不可謂孝而世俗且以爲厚道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其斯之謂歟昔劉中丞銑淸三吳官戶詭寄愚衷中尚守父籍不無期親之寄產在焉而不敢吐也則以先慈尚在堂而昆弟中亦無拓及千畝者故不得以詭寄之例爲誅也竊謂士從初世出身不嫌於祖

父源頭上存此二厚道。再世而後便當以義奪情。除同父兄弟外。即不受片畝之寄。可矣。

仕者勿狥親屬私情以虧祖宗餘慶

記云。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充斯義也。君子當顯親揚名之日。可爲三族中人代鳴不平乎。曰此不但較情。亦當較理。不但較理。亦當較分。父兄果有意外不平。子弟寧得坐視。然使父兄之所不平。而與論之平在焉。則又當以三自反之義勸父兄

矣。至於子弟之抱不平。義在裁之以理。而不當狥之以情。非抱大不得已之枉。不必爲之代鳴也。若子弟以不欲施諸人而外人反之。則寧爲外人白冤。不爲子弟護短。何者父兄吾所事奉。子弟吾所教督。教督不先。而至於加人橫逆。咎實在我方自責之不暇。而暇於責人乎哉。此亦論於同堂以內者。而再從以外之宗則更緩毋妻二黨亦然。苟非極冤極枉。通國之所爲抱不平者。弗預可也。蓋不但情分漸疎。而有司之設

亦戒於越位而謀矣。凡祖宗有發福子孫。必以陰隲啓之。陰隲之至。莫如不報無道。今肩肩與族人理是非。而不思祖宗不報無道之脉。必使百年之積德。消盡無餘而後已。亦大悖也。愚德雖薄。亦頗致嚴於此。宗族中一有以橫逆加人者。聞之若刺心然。蓋念祖宗既以積善之餘慶發子孫。子孫豈不以積不善之餘殃斬祖宗之德。祖宗之德既爲同宗者所斬則餘慶能獨厚於仕者之子孫哉。是以不得不惕也。又念先王

之世所以使三命不齒於族者。豈徒以尊爵故哉。實以旌別防檢之權。屬諸族人之有位者。使不受制於尊行以行其民胞物與之政耳。柰何狥同宗以戕異姓哉。仕者如欲厚祖宗之陰隲乎。刑家要矣。匡族急焉

抑僕從奢僭

孟子歷數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豪貴之態。皆曰。我得志弗爲也。以其非古之制也。此爲當時大人之驟得志者發。今吳

越間大人。尚少是態。而世家之豪僕郤駿驕有此態矣。假令孟子生於今日。其抱賈生之慟可知。賈生傷風俗之薄惡曰。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此所謂舛也。夫庶人但制於國君。不制於家長。有此豪奢。賈生猶以爲舛。使其入於吳越大人之羣。目擊僕隸舛狀。又如之何。按古者大國卿田不過三千二百畝。大夫田不過八百畝。今吳越間。公卿大夫家。相越在大國卿大夫之上者。多矣。雖曰。一統之世。不可以分封之侯邦論。而風化得無傷乎。官非世爵世祿。日後能無尾大不掉之虞乎。竊謂有道之君子。亦當識其重而反之也。愚欲戒子孫。拓產必無滿三十頃。蓋亦兼防此弊云。

支子出家當愼

唐宋士大夫。蓋有送子弟入空門者。自程朱之教行。而名家始以爲諱。今有家貧子衆。父母不能爲子婚配者。亦與其通斯例乎。曰。此自有國朝之律令在也。律令民間長子及第二第三

子。俱不許出家。第四子乃許出家。此可仰見聖祖推情逮下之周。而藏身之恕。亦即於此可見。蓋　聖祖於昆弟行中。實居四。嘗以荒亂故。從兄命送入　皇覺寺。權事文彬爲師。故亦以此例起諸民間。是可爲萬世捨子出家者法矣。究竟。則與釋律原不相悖。釋氏亦不與長子辭親出家。雖許次子出家。而亦不許其違父之命擅出也。蓋佛雖世外聖人。其經綸世法。亦未嘗不密。而　聖祖僅許民間第四子出家。其意更密。蓋度僧雖出世之因。而僧多。則遊食者衆。農之家一。而食焉者之家六。亦耗民之因也。故律中又嚴於私自披剃私刱菴院二條。此又不但以僧多傷農之故。如來原有遺讖。末法中魔子盛行。是以聖制節之。其所以不廢二教者何。佛仙之幽靈暗助皇綱。何可廢也。然邇來道教大衰。玄門中幾於無師矣。民間如捨支子出家。夫亦擇空門中之有梵行者。而巾瓶之庶無失身之悔歟。

以上二十六款。大槩以陰騭爲本。以防微杜漸爲用。此不言君子之禮樂。而主於追野人之禮樂者也。蓋孔子以先進禮樂爲野人。以後進禮樂爲君子。非朱子所訓先輩後輩之謂。謂宇宙間天然眞率之禮樂。先起於無位之野人。燦然明備之禮樂。繼起於有位之君子。此先後進之說也。吾儕身入冠裳中。一切事上使下。愛衆親仁。豈能廢君子之禮樂哉。不過於後進中存先進之意耳。至於家庭父

子兄弟夫婦主僕之際。則純是野人之本來禮樂用事也。孔子用世。尚從先進。則不用於世而專用於齊家。其主於先進奚疑哉。愚昔有感於顏氏家訓。卽欲自筆幾條。以示子姓。而以德行荒落。家規草創未遑也。今畧引其端於此云

仰稽　聖祖經綸三教憲章。以表大成聖脉。以正儒流偏見議。凡三十五款

聖祖主賓三教大意

儒者執韓歐程朱壯年未定之論。則二氏之書可焚。二氏之徒可絕。而　聖祖之經綸大經殊不然。理則融三爲一。不與其相非。教則別一爲三。不與其相濫。而主賓自有在焉。大意見於御製三教序釋二論中。三教論獨表老子。謂其密三皇五帝之仁。實與仲尼之志齊。而以赤松子之仙術。配孔釋爲三教。末云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唯常是吉。夫論以三教

爲名。而以萬世永賴稱仲尼。以暗助王綱稱佛仙。固主儒宗而賓仙佛者也。序釋論獨表釋迦。謂其以因果幽玄之教。翊帝王綱常之教。而不言孔。不言老。蓋攝其道於帝王中。首言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漸

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可以云異者在别陰陽虛實之道耳夫論以宦釋爲名而以佛道爲陰爲虛以聖賢之教爲陽爲實亦主儒教而賓釋教者也蓋聖祖之經綸大經容矣豈若韓子之作原道論歐陽子之作本論程朱之祖孟子闢楊墨未得二氏之髓輒攻其皮毛者哉然其須經制於天下則於五經四書之外羽翼必以程朱傳註何也古今訓釋聖經未有如程朱之平正通達者

也而朱子尤爲註中之傑蓋身負忠孝節義之標而其文之平正通達又足以挽索隱行怪之敝於世教豈曰小補　聖祖謂不以其見地之未盡合而沒其翼經之功也此見　聖祖宅心之虛取善之寬也假令傳註中尚有深達一貫源流善别三家旨趣訓義在程朱之上者聖祖未必不捨此而從彼試觀　御製集中有自訓魯論攻乎異端及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二章實以朱訓爲未妥而更釋之餘可推已然猶其小也至發策問及於天地鬼神及佛仙則迥出程朱見地之外矣然猶其畧也至作心經序道德經序則及於釋氏色空妙理道家鏡月端倪不但程朱見地不及而持論亦大與之相反然則　聖祖雖以程朱羽翼仲尼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意耳豈與程朱能盡仲尼如以程朱能盡仲尼則三教與宦釋之論皆誣矣雖然程朱未可輕議也就集註中亦是大醇什之七小疵什之三疵處不嫌本　聖祖

之意而推敲之醇處自應以　聖朝之制而遵守之而今談道家喜立巧說動以禪宗之餘吻掃傳註此倍也舉子家專尚新說至以西竺之方音入經義亦倍也却又難以爲下不倍之律懸繩之端爲　御製聖集原有所異同於程朱故耳一道德以同風俗於此必有道焉如以尼父删述六經之案叅之則今之經書傳註亦或不嫌於删訂也夫

儒流叅二氏法度

聖祖嘗自製僧律二十六條頒皇覺等寺內一款云凡有明經儒士及雲水高僧能文道士若欲留寺聽從其便諸僧得以詢問道理曉解文辭夫緇流出世人也尚許其兼叩儒道二家豈以儒流應世中人有綱紀二氏之責者而廣參乃在緇流下哉參二氏之徒以何體曰此即以參儒之矩絜之也夫行童之初入寺觀也頗似蒙童之入鄉塾然進此受牒受衣與緇黃伍可當農民之待農民不得與科目齒又進此習經

習律恥作庸流可當儒童之待儒童亦不得與科目齒又進此參禪覽教兼以戒德有聞則可以當庠生之待矣庠生可與鄉科齒而難與甲科齒又進此解行相濟能於宗教兩門中出一頭則可以當舉貢之待矣舉貢可與甲科齒而難與甲科中之耆宿齒如其宗教兩通戒行具篤為倫輩所皈依者斯可以配科甲之英矣即責士何嫌以畏友待之而法臘亦當參論此張天覺之所以降心於兜率悅亦以小友待大慧

杲而錐剳之也復有道行備而法臘高眞能出離生死與古德相上下斯則可以稱方外之達尊矣以方內之達尊遇方外之達尊何嫌折節而盛年學道之士更不嫌降體而參叩焉此周元公之所以友佛印友東林總而坡公遂兄事此二禪也唐宋間如禪門之五宗玄門之七眞皆其人歟然則可以師事乎曰在散人則可在士大夫則不可在唐宋之士大夫猶可在今日之士大夫斷不可何者自有程朱教後儒者之

清議重矣而佛氏亦有息世譏嫌之戒胡得濫師方外之流令儒者亦不甚艷玄學而艷禪學咸知濯溥之宗為出世之捷徑若恨不得面覲達磨而師事之者然達磨豈必賢於仲尼後世罕聞達磨之徒師仲尼之徒者而獨以仲尼之徒師達磨之徒此世教中之一大譏嫌也況五宗七眞之因地豈必在程朱之上乃不師程朱之徒而師五宗七眞之徒乎哉假有眞達磨者出則五宗七眞又在下風矣移其所以師孔孟

程朱者而師之。可乎。曰。以心師之。則可。以身師之。則不可。蓋心師猶在師友之間。身師。則遂與傳衣執巾之侍者伍矣。譏嫌孰大焉。亦不獨以息世譏嫌之故。佛氏原云。不壞世相而證菩提也。士習詩書禮樂之教。衣食於孔子道中。自應以儒門之先正爲矜式耳。不師達磨以心。而師達磨以迹。世相壞矣。壞世相。亦非達磨所與。何者。達磨。觀自在之化身也。觀自在能以三十二應度有情。豈不能以機宜俯順後學。乃與儒者

之不師心而師迹哉。或曰。韋刺史不師盧能。裴平章不師黃蘖乎。曰。此正所謂在唐則可。在今則不可者也。韓退之荅孟簡書曰。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但言下及公卿輔相。而不言上自天子后妃諱之也。蓋唐宗偏重老釋。且導儒流以師釋。其不師釋而力排之者。唯退之一人耳。　聖祖之教則不然。固重釋。尤重孔。其作宦釋論。且欲簡緇流之堪用者以歸孔。即此便是憲章也。吾儕其可違諸。或曰。

尊周莫如孔子。何以師老聃乎。曰。老聃。周之柱下史也。非方外士也。後儒錯認爲金丹黃冠之祖。而名之曰異端。豈知孔子之所從而問者。周禮也。是以　聖祖極賛其道之玄妙。而爲之註道德經焉。仲尼焉不學。非老聃之師而誰師。然老聃豈必賢於達磨。安知孔子生梁陳之間。不以師老聃者師達磨乎。曰。單傳之宗。即以一貫之之心法耳。孔子已先得達磨之同然矣。何必師。意者志學以後。不惑以前。學未至於知命。

而有先知如達磨者出世。其何憚於請車之行。然使生今之世。則亦但以心師。不以身師也。爲有　聖祖之憲章在也。　聖祖之尊釋迦則至矣。假令出於今世。亦以心師。不以身師乎。曰。如來者。世所尊爲無上法王者也。此師出世。與諸師別。經謂如優曇鉢花。曠刼乃一見耳。是以大千界內。一切天主人主。俱北面而皈依焉。獨儒流也乎哉。然使如來不出世。而治世之聖王出世。則道權統於天子矣。儒者又當以君師

二統竝歸天子。而以師範歸輔世長民之賢。故如來遺囑。特以佛法付國王大臣。而大弟子如迦葉等。第令之護持正法而已。仲尼正應如來隱囑。而爲天子維世教者也。是以師萬世之帝王。亦師萬世之臣子焉。使其生與釋迦同時。亦移其所以師老聃者師釋迦否。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文武之所師。仲尼亦師之矣。苟論其世。則仲尼亦有不必師釋者。考內典。釋氏生於周昭王之世。歿於周穆王之世。據永平

年間博士王遵奏有周書異記。載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日有五色祥光。入貫太微。太史蘇由筮之。得乾之九五。曰。此西方聖人降誕之祥也。王命鐫石置之南郊。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日午。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召太史扈多筮之。曰。此西方聖人示滅異感也。此與列子記孔子對太宰嚭之言相應。蓋周書異記。漢臣猶及見之。孔子知西方之有聖人。其源必本於此。然以佛身未入震旦。周王未之師也。越千年

而漢明乃師之。孔子始生。亦現素王之奇徵。稍長。即負達者之重望。天實以震旦之師道畀之。特不以一大事因緣顯耳。佛法亦不能逃時節因緣。其遲入中國。天正欲使孔教先流。釋教繼至也。孔子與老聃值。不與釋迦值。後先離合之間。三教鼎立之微機在焉。孔子何必身師釋迦哉。其贊周易乾元統天。亦既得釋迦之同然矣。釋迦應乾之九五。孔子應乾之九二。易曰。見群龍無首吉。世人亦不必賢釋迦於孔子也。然而

孔子之心最下。果遇萬劫難遭之法王。義不爲主而爲伴。即不以文殊師利法王子之身現。亦必以維摩詰居士之身現無疑也。據其對哀公之言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推是義也。果現身於宰官居士中。未必不師釋迦。然亦必從時王之服。不從法王之服矣。豈獨孔子哉。文殊普賢。助佛揚化之大士也。摩訶迦葉。傳衣付法之上足也。不聞祝髮隨聲聞衆。而況身膺世教之責者乎。故今之學士大夫。

敢於裂冠毀冕濫迹空門。皆聲聞小乘之矩。非普賢大行之矩也。或曰無孔子之因地而亟求出离生死。則以吾之不可。學孔子之可。庸何傷。此有二喻。可以定儒釋之綱紀也。論行門之分派。當以父執之交爲喻。孔子以經世之家法師儒流。吾道中之父也。釋氏以出世之家法師緇流。吾道中之父執也。孝子雖以事父之禮事父執。然未有不承父祧而承父執之祧者。繼別之宗有在也。論性海之同源。當以祖父之脈爲喻。

孔子以三綱五常之教含一大事。儒門中之父脈也。釋氏以一大事之教含綱常。儒門中之祖脈也。仁人雖以嚴父之心嚴祖。然未有不禰其父。而上禰其祖者。世及之統有在也。執此以定紀綱。而心師身師之義較然矣。然則儒者必不可師二氏之徒乎。又不然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耕稼陶漁。至聖猶取。而況出世之宗徒乎。愚所以嚴師友之防者。蓋不專爲濂洛關閩諸儒出後儒家之譏嫌。日多一日。亦爲五宗七眞諸

雄出後。二氏家之龍象。日寡一日也。果有出世龍象。在二氏中。儒者能破拘攣而師之。吾且以爲奇士。然而欲師出世中人。亦必還朱紱於魏闕。還青衿於學宮。入山之深。入林之密。不干有司一政而後可。何者。陽既竄迹於法門。以奪儒門之重。陰復借光於君楊。以取法門之重。非穿窬之類。亦二本之囮也。而二氏家之覇徒。且乘此而自擡聲價矣。即使當下眞能跳出生死關外。猶種他生退墮之因。而況桀狂桀僞者哉。是

以君子不由也。雖然。俗儒爲拒楊墨之案所惧。溺名利而迷出世之因者多矣。有能知二氏之有別傳。而不恥求師也。不猶賢於撥無因果師心自用者哉。

儒者護持正法

程朱乘氣運以遏狂禪。亦不違於天命。學者當知其所闢之法。非佛之正法也。不屬外道。則屬小乘。佛已先自闢之矣。近世儒流中。頗有知護持正法之義者。亦未必果察於法之孰爲正。孰

爲邪也佛識末法中魔子披緇壞佛正法豈緊異人即今談宗談教之流也可槩護持乎哉摧邪扶正乃所以護正法也考涅槃經釋迦深讚護法功德高出六度之上而其自述往因則言嘗作國王爲護一善知識故至與惡知識戰傷身歿以此因緣遂生阿閦佛國永離三惡道以至於成等正覺則所以護持正法之義可知已葢不摧邪法不足以扶正法正法非魔子所能持也而末法中魔徒偏能竊佛正法以聳衆聽

不具法眼誰能辨之且所謂正法亦不局於三藏十二部法華經不云乎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以此推之即吾聖人所定三綱五常之教一一皆普賢行門亦一一皆正法也不護經世正法而專護出世正法亦屬偏辭但經世非究竟之法究竟必歸於出世而出世妙法又非經世者不能護持故釋迦以佛法付國王大臣此非遏世法以存出世法實乃遏魔法以存正法也若究護持正法之原其義更與葢本於釋迦之瞬迦葉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交付於汝汝善護持毋令斷絶此所謂正法眼藏又不以魔法對正法而以像法末法對正法也何謂正法有教有理有行有證四者咸備是謂正法像法中缺證末法中行證兩缺釋迦所囑迦葉護持正法葢護教理行證完備之法也目今儒釋兩家涉教涉理者尚多悖行證果者絶少豈不應佛之讖釋門縱有豪夫亦皆空談般若㓕裂行門而儒流中有負時名者

不辭爲之招羣立幟鼓舞倡率於其間可謂之護持正法乎哉竊謂佛法未入之先震旦聖賢所持未必非佛正法佛法既入之後末世王臣所護未必是佛正法也儒生不具擇法眼其毋輕言護持正法噫自達磨入震旦以來孰不以單傳之宗爲正法而今亦漸流爲魔法矣

金湯外護名義

釋門於儒家之護教者名曰佛法金湯狀其以外護內若金城湯池之不可破也葢佛法有內

外二護拈花之頃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屬大迦葉入滅之期以結集三藏十二部屬阿難又於刀兵刼後減盡還增起而轟揚三乘教法屬十六應供羅漢二者總名內護而有所謂金湯外護者則屬之國王大臣其重有加於內護此以折攝二門寄之也蓋王臣護佛法於增刼初減之時易護佛法於減刼將終之季難護增刼初減時之佛法但有攝而無折護減刼將終季之佛法則折攝必須並行而末法中則折法更

嚴於攝法是以金輪王化被四洲之界壽彌八萬之齡而遇佛出世輒捨王位入比丘群而聽法此用攝不用折之驗也而釋迦當人壽百歲時出世遂不聞王臣中有辭位削髮者正為末刼多魔如來不但寄之以攝法亦寄之以折法也法何以必兼折攝哉邪法不折則正法不可得而攝也法無邪正邪正由人盧行者不云乎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歸邪今有宗研五派仍以華嚴之合論掃五派

教析三乘仍以法華之一實廢三乘而出之以狂心飾之以僞行總屬魔法儒者不察而護持之總屬護魔於此能辨邪正審去取則庶幾乎可以言護法矣然而涅槃心未徹正法眼未開猶恐所護者未必是正法中之正法乃像末法中之正法也曷為護正法中之正法正法既以教理行證全備為義則護法者必有以鼓末法中人通五時之教明一乘之理修無漏之行入涅槃之證而後可當金湯外護之名吾觀唐宋

名賢作禪講二家之金湯者護教護宗則有之罕有達於護行護證之旨者也愚嘗謂儒者不透孔子一貫之心宗不見乾元用九之天則斷不可與護持如來正法何者言不能慮其所終行不能稽其所敝也近有一越僧欲續　國初岱宗佛法金湯編諮余覓侶嘗為之言其大畧今筆之以轉諮護法者曰夫所貴於金湯者為其護持正法也未有身不行正法而能護持佛之正法者金湯編中誼辟盡臣委有應佛囑之

摩訶菩薩在焉。而影響疑似之間。亦當有辨。如梁武帝當塔廟堅固之會。造寺寫經。不可勝紀。而達磨却訶之曰。並無功德。此但像法之金湯。非正法之金湯也。武則天以篡唐女主。而大演華嚴。亦斯侶已。又如張天覺當闘諍堅固之會。衆宗護教。不遺餘力。而杲禪師以彈論司馬君實詰之。則自供曰。後生性燥急。欲取大官耳。無乃能護過去正法。而不能護現在正人。此亦末法之金湯。非正法之金湯也。呂惠卿蔣之奇等。

以誤國憸人而偏向三寶。又其下已。無怪乎今之守程朱案者。槩謂末世信佛信法信僧之侶。多在不正王臣中也。其無愧於金湯者。則考亭夫子所舉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五君子是已。頃陸宗伯平泉先生。撰有金湯編題辭。復推文寬夫司馬君實趙閱道張無盡蘇子瞻諸公。謂爲佛門樹赤幟者。今按其實。唯文趙二公。勳德名世。晚歸佛乘。與考亭所舉者同流。君實雖人倫師表。於佛道尚在疑信之間。難言金湯。子瞻帶有風流氣習。節行不足以勝詩文。其以蜀黨侵洛黨。亦與無盡之論君實相彷。槩以金湯歸之。亦似名浮於實。然者。上下二千年間。孰爲佛法中真正金湯哉。我

聖祖總理三教。方其矩而圓其規。真百王中之傑出者也。而名世見知之士。則宋景濂。沈士榮。其選歟。乃今日之所謂金湯。又與唐宋之際別。唐宋之際。有真禪。亦有真儒。儒禪合於心而不合於迹。故不以行勝解劣之方儒爲金湯。而以

禪解之足爲儒門導者。爲金湯。當今之時。多僞儒。亦多僞禪。禪儒合於迹而不合於心。故不以解勝行劣之圓儒爲金湯。而以儒行之足爲禪門重者爲金湯。故今日欲續金湯。當知三重。一曰德行。二曰願力。三曰知見。德行欲密。大而忠孝。全德細而辭受。纖行無敗缺也。願力欲堅。八風不能搖其願。百鍊不能移其力。有餘忍也。知見欲正。佛子必攝之以慈。魔子必折之以威。勿以小仁賊大仁也。三重闕一。則金湯之量不完。

雖便宗徹五綱教通三藏兼以捨宅爲寺傾産飯僧之功行而如來之正法不屬焉雖不以續金湯可矣況乎敗類宰官虛聲居士徒以壓飯塗羨之餘讚揚佛事其偈贊留在人閒若有功於大法也者此佛門之少正卯也金湯云乎哉越僧法名如惺其師象先大有戒德臨終現奇徵夫法中之麟角也如惺能守其戒而濟之以文可與言如來正法者故爲之述此大意名曰結侶續佛法金湯編引云

尚論　聖祖護持正法之實

聖祖護持正法之實大端見於遊新菴一記中儒者有志於維教乎斷不可不知斯理其記蓋爲靈谷寺僧求施崇建者發而折攝之機具在焉謹述其畧記謂僧曰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眞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冀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三武因此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祐乃君愚昧非仁連謗於佛老爾尚弗識何愚之篤復云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元君順帝問道於斯人斯人荅云如來之教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苟能悟我誠道則君之修甚有大焉所以修者宵衣

肝食修明政刑彝倫攸敘無有紊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豈不永爲人王者歟以此觀之貧僧百劫未達於斯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出貧僧之右又丞相搠思監至齋盛素羞亦問於指空意在增福指空曰修行多道遂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於君孝於親調和鼎鼐燮理陰陽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矣吾

將數劫不達斯地苟不依此欺君罔下用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欲以菴爲朕增福可乎又諭僧曰財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復諭之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謗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繹斯記也不但仰見
聖祖之深於佛法卽指空之告元君元相言若甚粗義則甚與非宗教兩通不及此亦唯

聖祖獨觀其深也於此衆之護持正法之義瞭然矣蓋如來等衆生爲一子則帝王亦當等衆生爲一子何厚於緇流何薄於黎庶何欣於出世法何厭於治世法而況現在功德必先有以安世間之黔黎而後可以庇出世間之釋子此天則之自然也不者卽是邪道故梁武陳武之捨身事佛以及秦皇漢武等之偏信方士匪落魔法亦落小乘之法而 聖祖之不以民膏濫作佛事但護其教而流行之眞大乘菩薩之

道也獨怪指空一言國之僧耳乃不效前代宗師談無生於世主時官之前而專言祈天永命知人安民之道此與陳希夷告宋宗之大旨同其對元帝則及於生生世世永爲人王之說對元相亦及於立人間天上王臣之說此匪但破其妄求增福亦含三祇出沒深因而其自述地位若謂世有明聖之君永可爲大千界内人皇者望之猶懸百劫此可以想三皇五帝之果位矣因警元君墮落彌深雖千劫難出已右則隱

然自謂福德之可受王報而不受也又有賢明之臣永可爲天主人王輔佐者望之猶隔數劫此可以想稷契伊周之因地矣因警元相不義行施雖萬劫莫與已齊則隱然自謂階級已出宰官之上而不爲也語意間或廣言三千大千或畧言人間天上或量言百劫千劫或較言數劫萬劫大有權衡在焉絕不類合頭狂宗輕施棒喝於宰官居士者若而人者得非從根本智入差別智兼得他心宿命二通者歟第不知斯

案何由達於　聖祖之天聽而記中描寫之
眞至此唯聖知聖唯賢知賢非異僧不能出此
案亦非　聖祖不能撰此記也蓋不但爲王
臣立現在護法之準亦爲王臣示過去未來作
受之因矣儒流可以程朱之案格之耶要之過
去不必論而現在護持正法之行實將來究竟
正法之因也現在之護法孰先曰出世法不離
世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
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此治世之正法也仁敬孝

慈之圓修便是普賢行海仁敬孝慈之實際便
是毘盧性海出世法貫其中矣王臣護法必毋
使二氏狂徒以宗揜教以術揜道鼓弄詖詞奪
人仁敬孝慈之心務孰急焉究到佛事門中不
捨一法則出世法何可不護其要亦只在去我
人衆生壽者四相而已五倫不敘四相不除而
專倚造寺飯僧持經禮懺爲功德此達磨所謂
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者也唯儒家之
言仁敬孝慈也局於現在之身其因淺而佛門

之言性海行海也通於過去未來之世其因深
故儒者不嫌於經世法中兼護出世之法焉特
惡夫舍現在之躬行而懸思過去未來之因果
反有傷於正法耳愚故揭　聖祖之遊菴一
記以爲不善護法者作戒焉

尚論　聖祖頒行經教隱意

聖祖以禮記中之學庸二篇及孟子七篇配曾
論頒行天下全據程朱之案至於推尊釋迦老
子配尼父而並頒其書又全反程朱之案眞所

謂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豈
等夷智慮所及第其頒布群經之時尚有四顧
躊躇之隱意學者未必能察今當以意逆之論
語二十篇不但人間重之天宮亦重之眞萬世
脩巳治人之龜鑑也是以　聖祖之精神獨
注焉學庸二篇孔學之淵源具在然不無缺文
錯簡而當時無從考訂　聖祖亦闕疑以存
之耳七篇中則有門人緣飾附會之言如舜避
河南禹避陽城益避箕山伊尹之不起於媵臣

割烹百里奚之不起於五羊食牛論則高矣俱非實録而冦讐可以視君貴戚可以易主則聖祖初亦疑之欲撤其四配之座而以天象示異乃止竊謂學庸之缺文不可補而錯簡亦可釐七篇之精義不可磨而訛傳亦可削夫善繼父之志者爲孝子則善繼君之志者爲忠臣世有周公何憚續文王之爻辭世有孔子何嫌演周易之十翼士君子當此超三邁五之盛朝而無善繼　高皇之志如周孔者謂之何哉唐伯

元之進石經大學亦信而好古之遺也君子取節焉可也佛老二藏最浩且襍　聖祖雖廣收而並儲之其精擇自有所在於道藏獨尊道德一經而爲之序復爲之註於佛藏獨須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而於心經亦爲之序按道家以玉清元始上清靈寶二天尊合太清道德天尊爲三清其來已久而　聖祖不然其説以爲此時人妄並名色使人慕而隱其機耳夫聖祖既以道德信老聃則何疑於上玉二清哉

此其隱意可窺也盖欲使子孫臣庶殫精於道德欽若於上帝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平矣道藏尊三清於玉皇之上列老君於三清之末將使愚狂易敬天重道之心以慕空界故立論以防之而卒不令道家毀三清之象盖其愼也又按佛藏五時教中以華嚴法華二經爲圓宗爲滿教並稱經中之王而　聖祖所頒三經雖屬大乘宗教而義猶非圓滿也　聖祖曷爲不頒經王令僧專習而偏以三經爲日

課哉其隱意亦可窺也華嚴四無礙法界非大心衆生不入法華一乘實相非久修菩薩不入中下根器承之鮮有不增虛見而損實行者聖祖未稽其利先稽其敝故姑舍是而以般若破相之宗去人執以楞伽印心之旨發人悟俾之出小乘以入大乘至於圓滿實教則以待上根利器之高僧與內閟外現之大士焉盖又愼乎其愼也其不以道釋二典頒學校中亦是此意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　聖祖之盡人性。贊化育。類如此。
然考其諭沈士榮之書。提及閩中有一士。兼涉
儒釋道三宗者。其言本不甚當於聖意。却奬之
曰。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如是。亦可
謂學之足矣。然則世有英材間氣。　聖祖豈
以出世之因自秘。而不與之研窮哉。愚頗嫌永
樂間儒臣奉　詔輯性理大全。收及邵子元會
運世蔡氏律呂新書洪範皇極。而於　聖祖
所揭心經。暨金剛楞伽道德等經。無一及焉此

四典者。使入諸五經四子之中。等與士子作經
義命題。固不可。或附諸性理大全之後。聞與士
子作策論摘題。亦何不可。蓋宋儒錯認佛老爲
異端。故界諸藩籬之外。　聖祖明言三教難
缺一。何不收諸性理之中。如曰。學戒多岐。當防
其漸。則宋儒之防。曷嘗不密。而今之豪傑。偏染
指於二家也。爲人心不死。而　聖祖統一聖
眞之精神。鬱極不能不通也。今學者不知杜執
一二本之漸。而欲杜統一聖眞之漸。亦已過矣。

唯二教既流。儒者爭趨向上一路。行門未必不
爲解門所奪。其漸委有當防者。則亦嚴以孔子
之矩裁之耳。

尚論　聖祖實學

昔人尚友千古。而吾儕尚不能窺　聖祖之
學。非夫也　聖祖之學。深於老子之道德。亦
深於達磨之性宗。因以老裁仙。以宗裁教。而兼
稽學仙學佛者之救。自謂不深於儒。而於孔子
之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却有符節相通處。且行

所知而闕所疑。悠然有望道未見之懷。不執一。
不二本。遠非有宋鉅儒所及。何以驗之。嘗讀其
諭沈士榮脩身之旨曰。古智人有爲身而修身
吾不知修者誰也。或曰。身爲神而修。或云。神爲
身而修。果身修神歟。抑神修身歟。夫神天命也。
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焉。所
以修者爲神。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斯
旨甚深蓋從老子道德經中載營魄抱一悟來
也。一切上仙性命雙修之學。攝是矣。又讀其諭

僧印心之旨曰。朕嘗聞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使佛見前。安不爲諸徒之所辯。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朕不知法。特以儒書之所云。予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倍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誦。還契不立文字者。斯旨尤深。此從達磨單傳訣中貫心了不

可得悟來也。一切宗家明心見性之學。攝是矣然　聖祖雖深於性命之學。而於儒言地獄鑊湯。玄門所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以爲非實象。謂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又謂天堂地獄。昭昭於目前。時人自不知耳。此皆以人道該天道。近於司馬君實禪偈六首之說。二氏家寧不以膚淺影畧見疑。不知明君警世之言。理合如此。所謂隱實顯權者是也。試思　聖製集中。道及釋迦靈通上下。津津不

啻口出。亦採及指空三千大千人間天上之語。豈謂眞無天堂。既有天堂。豈無地獄。天堂地獄既有。則一切幻化之境。皆有。仙家之洞裏乾坤。壺中日月。是或一道也。必以爲皆非實象。則佛家之毛端現刹。塵裏轉輪。亦近於幻矣。吾是以知其爲警世之言。是權非實也。　聖祖嘗作修教論矣。謂釋佛六載道成。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故演小乘之法。吾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謂教乎　聖祖此論。本爲天界住持之懶修招報者發。末及性道教三義。則自達達人之權實皆在焉。蓋其諭沈士榮及諭僧身心性命等義。自達之實也。率性之謂道也。其以現在之禍福論佛天之地。及天堂地獄。達人之權也。脩道之謂教也。通乎此旨。則闘諍之風熄。而曲成之義行矣。

尚論　聖祖闡幽至德

愚嘗細繹曾論中孔子微言闡古今賢聖之幽
居半焉蓋士君子不遇於時唯闡幽功德爲最
大闡幽與王者興滅繼絕之仁同乃如三大聖
人之幽非　聖祖不能闡也世儒槩以賢堯
舜冠百王推尊孔子此門面之談耳　聖祖
獨闡其脩道陰隲之幽於襲封衍聖公孔訥誥
文及勞孔希學勑諭見之誥云三皇五帝之道
協天地陰隲定民居至周文繫於三墳道迷於
五典兼以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獨

先師孔子定真析僞以成詩書其脩道之謂教
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勑云卿家昭
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天地間乃由陰隲之重
云何以其明彝倫攸敘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
不泯也夫語孔子之師萬世而歸諸陰隲語孔
子之陰隲而歸諸定眞析僞攸叙彝倫眞所謂
微其顯而闡其幽即可以定儒學之紀綱矣世
儒之於老釋槩執其長生久視之說出離生死
之說疑其有自私自利之心洛閩姚江之見皆

然也而　聖祖獨表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
之術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夫
仲尼之志何志也老安少懷之志也於是老子
自私自利之誣白矣又表釋迦之心以爲世人
罪重危山愆深曠海佛因是而起大悲願心立
忍辱苦行之法意在消愆而息禍利濟群生夫
利濟群生何心也亦仲尼立人達人之心也於
是釋氏自私自利之誣亦白矣　聖祖能闡
三大聖人之幽而吾儕獨不能闡　聖祖之

幽亦足醜也但闡　聖祖之幽則三聖人之
幽俱闡矣

儒者兼脩六度

釋氏有六度圓脩之說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
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智慧謂之六
波羅密梵語波羅密華言彼岸到即大學止至
善之義也儒家以爲異端之教而排之禪宗亦
以爲漸脩之階而掃之然六度如之何其可掃
理須頓悟事以漸除漸除非六度不可五常百

行三百三千之儀無一而非六度也近儒頗有見及於此者然六度中亦有似是而非之幾在焉且入塵之行亦與出塵之行有別不有正知見以裁之縱不流於外道亦必入於小乘當爲之畧剖其義

釋門有二諦曰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人天路上作福爲先儒者當知此諦非誑語作福莫先於檀度釋門之論檀度最精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究極於法施無畏施此孔子之所

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者也但論財施亦以三輪體空爲極謂不見有施者不見有受者亦不見有所施之物是亦何可易言今且緩言空三輪之體先言正三輪之體貧者賤者但以分文顆粒施於其所當施豈但人天福田亦是菩提德本乃不正之施多在富貴場中益有爲人臣者高官納寵賂卑官剥民脂而以奇贏要福於空門又或行不義之居間捐少分以作佛事是謂不忠不義之施又有爲人子者受父母之劬勞毫不知德分昆弟之財產較及錙銖一切宗黨之休戚小民之痛癢漠如也偏認供佛飯僧爲無漏功德破慳貪以應之此不孝不弟之施也復有上不急公家之賦下不償親友之逋而專以希福心行媚佛事總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福報尚賒而罪報必先至矣愚於忠孝實德乎誠不足語及檀施亦畧知緩急先後之序焉從長途歸先了生事死葬人倫中事然後敢及人天福田事福亦頗

從護法飯僧中脩絕不敢要人天之福亦不敢以一毫不義之取爲作福之資貴遊中有褱世相以作佛事斂民怨以市僧德者不吝規焉竊念諸佛等衆生爲一子何擇於緇素也但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則緇流正在孤獨中施恩於不報之地此其人矣在當道之行仁尚有先於此者而俗士欲植出世之因則三皈其在茲乎乃豪富家擁貲巨萬曾不肯捐分毫之財施以佐法施亦可醜也已 以上言布施度

釋門之論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絶儒者不可不信此理葢自程朱之教行儒家論生身之本槩曰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又曰父精母血相感而成也豈知人之所受於天地父母者精氣耳一點靈知之性天地不能與諸人父母不能與諸子也不從界外四聖分身而來則從界內六凡輪轉而來六凡惟人天二道爲善道非夙生脩持五戒斷不入五戒之中有性戒有遮戒婬殺盜妄謂之性戒飲酒謂

之遮戒儒家不但遮戒難持卽性戒亦難盡持爲男女乃生育之源而特殺亦祭饗大烹之所不廢也是以儒生多疑釋律爲不經豈知世界有成壞劫數有增減增劫中原無殺生之事亦無醞酒旁淫盜財妄語之事惟夫婦一倫不絶耳至於茹毛飲血則皆起於減劫減劫中婬殺盜妄之風已成聖人只得俯順人情去其太甚而已觀其所制祭祀之禮七日戒三日齋所制婚姻之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

交不親則豈以殺生邪婬道天下哉釋氏謂婬殺盜妄之根不斷必不能證菩提五戒不持必不能生人天二道此則拔本塞源之教也然五戒但該身口二業其戒猶粗五戒歸於十善則兼身三口四意三之惡業而俱斷之戒斯精矣精而又精有所謂定共戒者則性戒合於禪波羅密有所謂道共戒者則性戒合於般若波羅密此則正合孔子空空皜皜之性體也今緇流但持得不殺生不飲酒不邪婬之戒則眼空塵

俗自以爲出世高流矣考其偷心妄語何異族姓中人而意根之貪嗔癡視族姓或更有甚焉者惡在其爲持戒也姑置已唯吾儒亦自有戒門不持何以範俗持儒之戒又不在區區戒酒戒殺間也儒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分內事卽不飲不殺曾何以當普賢行之萬一而一言足以僨事一念足以殺人雖有小因詎贖重垢卽使言寡尤行寡悔而出謀發慮不爲天下萬世起念僅爲一身一家起念如大乘之戒何儒者

之戒經。備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而大要則蔽於易傳見龍一爻中。曰庸言之信。口戒也。庸行之謹。身戒也。閑邪存其誠。意戒也。斯之謂大乘菩薩戒歟。噫。自維摩詰經有婬殺性空之案。而狂儒倚之爲口實。今又牽扯華嚴發心便成正覺。八難卽超十地以文之。謂持戒盡屬人天聲聞小果。蓋小人之中庸日盛矣。柳宗元作一律師碑文最佳。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

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唐文蓋以韓柳並稱。柳入伾文之黨。品在韓下。而此論過韓子原道遠矣。以上言持戒度

釋氏最重忍辱。行門以爲是超刧證果之因也。儒門則以綱維世敎爲重。雖言忍以濟事。亦言士可殺不可辱。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然則忍辱非儒道歟。曰。此亦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蓋聖賢所乘願力不同。乘絜矩平天下之願力耶。道在稱物平施。以直報怨。以[illegible][illegible]其施乃平。當其情理兩迫。父母兄弟之仇。亦報。四凶之罪亦誅。唯藏身則必以恕而已。此儒家之所以克己復禮也。乘慈悲脩出世之願力耶。道在難忍能忍。觀彼寃仇。如己父母。其忍乃真。當其機緣所至。雖歌利王割截身體。亦誓道成首度。雖調達累刧作仇。亦與授記作佛。然亦度之於報盡罪滅之日而已。此釋家之所以克己復禮也。在聖人易地則皆然。學者胡得執此議彼。唯吾儕旣立身於冠裳中。則亦守孔子之矩

而已矣。孔子亦聖人中之忍辱者也。見逐於季孫。見沮於子西晏嬰而不尤。絕糧於陳蔡之間而不愠。受匡人之圍。遇桓魋之難。蒙叔孫武叔之毀而不懟。非夙生證過無生法忍者。殆不能。吾儕不能安而行之。亦可以勉强而行之。其幾不出於孟子之三自反。以上言忍辱

釋門諸度皆實。惟精進一度近於虛。介在忍辱禪定之間。蓋所謂合外內之道也。在儒門。則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其精進之

大端歟要其至則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精進於思者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精進於學者也思即悟門學即行門但當體驗孔子之所思者思何事其所學者學何事不食不寢之思必在四十不惑之先忘食忘憂之學兼在五十知命之後其上達之實際雖難窺而下學之工夫亦可想也學者應知儒釋兩門之精進俱合內外之道而釋道多從外合於內說儒道多從內合於外說蓋釋氏之內

心解脫不待言患其不合於外精進則外必合於內如釋迦因中不吝捐頭目髓腦以求道而佛子入定有歷百千萬劫不起於坐之時此皆出世聖人精進之實非幻語也儒家之外行嚴密不待言患其不合於內精進則外必合於內不特孔子之不食不寢忘食忘憂爲然成湯之昧爽丕顯周公之坐以待旦皆是也此則在世聖人精進之實也今緇流多務外而不務內儒流有染於禪狂者不但心不精進且并其外行

而掃之口又能責緇流之不精進也學不日進則日退退則何所不至矣悲夫 以上言精進度

禪觀之學難言也梵語禪觀華言靜慮蓋在思與不思之間正所謂寂寂惺惺者也人之心體不思既入於昏沉有思又入於妄想調停爲最難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此謂惺寂雙流一心三觀之法然非識得本體則禪觀亦何所施是以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此即禪門止觀之義

也蓋聖門自有止觀正宗因聖學失傳而止觀乃入於禪門耳惟釋門揀別禪定爲最細除外道禪外從四禪入四空八界爲凡夫禪從此入滅盡定爲聲聞禪通前四禪四空名曰九次第定猶未入於大乘大乘禪復有二名一名攀緣如禪謂已透悟性宗得百千三昧而出定入定之間境猶未能合一非受佛力加持則不能弘無上正真之道故曰緣如宗門張爲祖師禪在佛則謂之攀緣如禪耳一名如來禪禪曰如來

是爲楞嚴大定大定者無動無靜無出無入不動道場徧周沙界即易傳乾元統天之境界也羲皇以前未必無此聖人據耳目之所睹記則不得不以釋迦當之矣然乾道攝盡六度非禪度可得而名也禪度攝在艮卦大小乘禪之義亦畧露於艮之彖傳中夫子先發伏羲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大乘禪定之宗也過則爲如來禪及則爲祖師禪其孔子之自道歟次乃釋文王之

辭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此二乘禪定之宗也九次第定皆攝其中矣定性書似尊艮止爲乾道之學義非不精而非孔子訓艮辭之旨艮者一陽止於二陰之上乃乾之偏位也故文王以艮背取義而孔子以上下敵應釋之敵應云者固非拒而不應亦非順應兩忘之謂也正類二乘坐禪入定之學蓋不見其身便有身在不見其人便有人在與時行時止了無

方所者不同而境界亦已高矣夫何咎但言無咎亦與復初之元吉有間焉孔門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全不用艮背之學蓋緣七十二子中大乘根器居多但以知止入門即從事物場中鍛鍊純熟將心體打成一片不期定而自定矣顏子之心齋坐忘以此至孟子而後開養氣之門至程子而後開靜坐之門養氣則近於玄靜坐則近於禪雖曰持志養心之捷徑而習此二法多入上下敵應心所中與孔矩似差一

線也雖然上乘兼修中下則艮背眞寡過之道歟學人有孔顏上乘之資則直從乾元上發脈時行時止而已矣下聖人一等則艮背之義胡可忽然而亦未易言也以上言禪定度

佛稱兩足尊謂其福足慧足也檀度及禪度俱屬福度獨般若一度爲慧度修及慧波羅密則世間之功行圓而出世間之功行亦圓矣依華嚴則慧度之上尚有四度曰方便曰願曰力曰智此亦不出慧度特滿慧度之分量耳智有權

智有實智分般若與智為二度則前九度俱屬權而後一度方屬實印諸易傳總含在咸九四一爻義中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所謂一以貫之也透此根原是為入般若度之始幾在何思何慮率天機之自然下言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正言天機不假思慮復提尺蠖之屈龍蛇之蟄何居寒不透骨則梅不吐香以屈以蟄即是固聰明聖智以達天德之意固聰明聖智以達天德則精義入神可以致用而安身

矣是為般若波羅密之境界權智該其中矣過此以往則有窮神知化之事此則一以貫之之極致也是為智波羅密之境界實智該其中矣姚江單提良知之體盱江兼提赤子不學不慮知能之體俱不悖於孔子一致百慮之宗然特智度之端倪也已矣學人得少為足便以輕口快舌薮精義入神窮神知化之義是以狂禪入之多流於小人無忌憚之中庸然欲由精義以窮神既非思慮之所可及亦非不思慮之可坐

致也其幾含於孔子提子貢多學一貫義中今且未敢道破姑舉禪家之影略多識一貫義者為學人作參求題目曰多聞無智慧是不知實相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多聞即多學而識之之謂智慧即一以貫之之謂也今之以講究義理求聖學者離着五經四書便無話柄豈非有多聞而無慧歟今之稍見本來無一物而不禁吽號者言及三世因果及三祇修證便謂落第二門頭豈非有慧而無多聞歟越此二坑然

後可與窮孔子之智度也已 以上言智慧度

易道具足三皈

釋門最重三皈一曰皈依佛佛者兩足之尊也二曰皈依法法者離欲之尊也三曰皈依僧僧者衆中之尊也今不問緇若素槃以披袈裟證果者為佛從闍崛結集者為法受三衣祝髮者為僧矣綜其實則不然佛以覺滿為義即儒家至聖至誠之稱也十方佛儘有不以旋螺髻現相者釋迦特比丘中之一尊耳豈足以盡佛法

以軏則爲義即儒家規矩繩墨之稱也十方法
儘有不以語言作佛事者釋典特音聲中之一
教耳豈足以盡法僧以賢聖衆爲義即儒家列
聖群賢之稱也十方僧儘有不髡不緇純現菩
薩莊嚴相者比丘特四衆中之一類耳豈足以
盡僧既不足以盡佛盡法盡僧則三皈之義亦
將不盡於此而易書中乾卦六爻則已具足此
義焉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皈依佛之
義也蓋飛龍之至非福慧兩足之大人不能當

利見此人不曰皈依兩足尊而何此尊卻不必
見釋迦丈六比丘相也而釋尊亦未嘗不應飛
龍之象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此皈依僧
之義也蓋見龍之至非衆中推聖之大人不能
當利見此人不曰皈依衆中尊而何此尊亦不
必見迦葉阿難輩比丘相也而迦葉輩亦未嘗
不應見龍之象先天後天之法自飛龍出庸言
庸行之法自見龍出而潛亢惕躍亦無一非乘
龍御天之法如是妙法攝於九三傳知至知終

二義中究竟歸於無欲此皈依法之義也從此
玅法進修不已不曰皈依離欲尊而何此尊亦
不局於三藏十二部也而三藏十二部亦未嘗
不該時乘六龍之法舉一乾卦而餘卦之皆具
三皈義可知也已又以群龍無首之義推之不
問世間出世間之玅法非乾元果地之龍不能
作非乾元因地之龍不能述龍德雖無優劣而
玩孔子傳易語意似以九五當果地之龍而以
諸爻當因地之龍也既分因地果地則亦微有

優劣矣何以曰見群龍無首吉蓋從用九二字
取義九者老陽之數以用爲言此向聖人乘龍
御天上說也乘龍御天之用不但證乾元之果
地者能之但入乾元之因地者皆能之于稽其
實卻是因中聖人乃行乘龍御天之實事在果
上則屬權乘何者果上聖人即是統天之乾元
耳證統天之果而行御天之事此所謂帶果行
因逆流而來者也中國應運之聖人多有之不
具文王孔子乾元眼界何以知龍德聖人之無

首哉儒者亦曰六龍有隱顯而無淺深不知六龍雖無淺深而有權實總而核之出世飛龍之位名曰法王必以十方三界爲報土故非福慧兩足之尊弗居若在世飛龍之位名曰人王但主人界不主天界則兩足尊固居之衆中尊亦居之矣夫子以見龍之德爲君德正謂信庸言謹庸行閑邪存誠之聖人卽可以居飛龍之位也見龍既可以居飛龍之位則潛惕躍亢之四龍可以例推蓋亢曰龍德卽使福慧不皆兩足

亦必衆中尊之稱聖者也然聖衆固稱僧而賢衆亦稱僧唯乾龍屬聖不屬賢耳故今有疑亢龍之非聖者錯解也兩足尊之當皈依不待言矣衆中尊之皈依則不但皈聖亦當皈賢蓋天下亦有閑邪存誠進德修業之君子尚未優入聖域者不謂之衆中尊不可也潛亢二龍人最難識其身雖立於聖地而俗目猶未必信其爲賢也何者潛龍之用藏而亢龍之道窮也此唯具擇法眼者能皈之以皈依之人難識故皈依

之法亦難辯釋尊臨涅槃時弟子有以外道亂正法爲憂者釋尊特以八正道揀之謂天魔能盜佛法而不能盜八正道也所謂八正道寧有出於乾元用九一語者乎然六龍之變態孔多疑狀亦多則正道亦復難揀文孔所以別爲六格而又收之以無首之天則也究竟及此而三皈之奧義乃盡然而難言之矣卽以此天則二字起義於家國間其三皈更有切近也者人莫不有天然尊佛在家曰父在國曰君雖德非調

御丈夫其重亦與兩足尊等不此之皈而皈丈六之佛皈佛卽是謗佛亦莫不有天然尊法家曰義方國曰令甲雖道非出離生死其重亦與離欲尊等不此之皈而皈西來之法皈法卽是謗法亦莫不有天然眞僧家曰諸父昆弟國曰官長寅僚雖品非教授同修諸善知識其重亦與衆中尊等不此之皈而皈祝髮之僧皈僧卽是謗僧何者不務本而務末天則已亂雖皈三寶無益也通乎此義然後知三寶隨身具足三

皈易地皆然。易道不獨爲經世人用。釋道不獨爲出世人用。孟氏以來。執一與二本之障。可以一齊掃却。

儒書含攝八識四智三身義理

釋氏之學。至於轉八識成四智。束四智爲三身。而佛道成矣。　聖製每言天下無異道。聖人無兩心。則儒籍中。何以不及此理。曰此理具於易而名義亦攝於大學八條目中。八識云何。以眼耳鼻舌身之五根。攬色聲香味觸之五塵。識生其中。名曰五識。以意根攬法塵。識生其中。名曰

六識。意根緣心王而起我相。名曰七識。心王合眞如無明而起業識。名曰八識。佛謂二乘聲聞但知六識而不知有八識。蓋七八二識最細。非見性者弗燭也。第八識雖以眞妄和合。名阿賴耶識。然見分相分猶合。人與天地萬物無二體離此識體。而求眞如性體。更不可得。然使卽認此爲眞性。則妄又襍於其中矣。疑眞疑妄。執之卽成七識。此釋尊之所以常不開演也。七識無體。卽以六八二識。合而成體。乃八識之我執相。而六識之帶質境也。此識未起。全是八識。此識一起。便入六識。是以謂之傳送識。此二識者。二乘猶迷其相。而況未發意之凡夫乎。學者不入朝聞夕死悟門。未有能見七八識之面目者也。然則於八條目中奚屬。曰心。八識也。意兼六七二識。意根卽七識。意識則六識也。然則意根屬靜。而意識屬動乎。不然也。六七識俱有動靜。靜則合而爲一。動則七識細而六識麄。人心中有

微茫我相。似有似無之端倪。含在方寸中。一觸則微微而起。不復能合天地萬物爲一。此是七識動處。至於由微入著。百慮紛然。則入於六識而七識之頭面隱矣。眼耳鼻舌身之五識。似亦統於六識中。何以分而爲五。曰此識體之分司也。目司視。耳司聽。鼻司嗅。舌司嘗。身司覺觸。雖統於意。而亦各自有識神在焉。其所以別於意識者。幾在了別分別之介。不動念而觸境卽覺謂之了別識。此五識之識也。旣動念而着境籌

量謂之分別識此六識之識也然六識亦有了
別之境與五識同緣此卽七識之帶質境耳五
根既攬五塵亦必入於分別分別卽屬六識用
事而五識不用事矣然則五識屬心乎屬意乎
曰識則竝屬心意而五根與五塵則屬格物之
物以本末論則根本而塵末識又根塵之本也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格致原非二事則
五識亦屬致知之知然根塵屬物心意獨非物
乎五識屬知六七八識獨非知乎曰知必貫於

八識而物不出乎根塵格及根塵則識體之粗
細判矣七八識緣根而不緣塵其爲物也細而
難格五六識緣根而亦緣塵其爲物也粗而易
格其中復有辯焉六識但緣法塵猶屬粗中之
細五識分緣色聲香味觸之塵則屬粗中之粗
矣故格物之物亦該心境意境而敘在誠正之
先則必先從粗處格起耳大學一篇正是孔子
下學上達之成案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
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固是由粗以入精然曰物

有本末則格物者必先本而後末知本豈粗事
哉卽此便是上達之始矣至於意誠心正學已
上達天德而物亦未嘗不格知亦未嘗不致也
是以平天下猶用絜矩之道絜矩非格物而何
是故格物致知四字雖敘於誠意正心之初亦
通於齊家治國之後而一以貫之者也精之又
精格及爲物不貳之物本來無一物之物則五
識合於八識之體而六七識亦貫於其中矣弟
儒家之論性學也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八

字其義約而該釋氏之研性識也開爲五蘊六
入十二處十八界其義詳以容如欲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則釋典何可不研而謂釋氏所研八
識出於心意知物之外則不可四智之義云何
識者含眞含妄之名智者去妄還眞之名也轉
識成智卽格致誠正之究竟處五識轉而爲成
所作智物格知至之極也六識轉而爲妙觀察
智知至意誠之極也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意
誠心正之極也八識轉而爲大圓鏡智心正身

修之極也第釋家所品轉識成智之境界甚高
六七識從因中轉乃七地入八地之事五八識
從果上轉乃十地入等正覺之事初入聖地者
尚不能與於此而況三賢乎若儒家格致誠正
之學則通賢聖而爲言者而向賢希聖分上說
居多唯於格致義中提出知本知止此是聖學
悟門中事而於誠正義中却從好惡忿懥之發
於作用者說未及返流全一六用不行處似非
究竟語葢釋門重出世多從未發之中上提人

見性儒門重經世多從已發之和上導人制情
不可執一論也然曰愼獨曰非禮勿視聽言動
非見未發之中者不能而首章卽以明德止至
善爲綱亦非大聖不能滿其量要之學不逹於
大圓鏡智則正心修身之案未結也故大學所
第格致誠正雖未必果究到轉識成智處而義
則含於其中矣三身之義云何大圓鏡智爲清
淨法身法身卽心體之盡無明而還真如者也
平等性智合於妙觀察智爲圓滿報身報身卽

意業之盡塵垢而成莊嚴者也成所作智分於
大圓鏡智爲百千億化身化身卽知體之離罣
礙而入圓通者也此則儒門聖人所秘而不言
者大學雖言修身爲本亦未必究及三身之義
然使明德果止於至善格物者至於無物可格
致知者至於無知可致誠意者至於無意可誠
正心者至於無心可正如中庸所謂肫肫其仁
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三身自然齊現特儒書
但含其理而釋教則顯其證耳或曰釋流毋言

佛教之淺淺猶勝儒道二教之深深今以大學
八目救四智三身之義將無誣深作淺擡淺作
深歟則吾固有徵於釋尊明星悟道之案亦有
取於六祖壇經之說也釋尊於悟道之日歎曰
奇哉衆生具有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爲
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則四智三身豈出於衆生
身心意知之外而六祖之荅僧偈曰大圓鏡智
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
所作智同圓鏡此言四智之不假外求也又曰

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百千億化身。汝之行也。此言三身之不由外鑠也。聖凡豈有二心哉。迷卽凡。悟卽聖。修證雖有三祇佛眼照之。猶旦暮耳。如必以深淺爲較。則釋尊亦誣深作淺。六祖亦撞淺作深耶。唯末學狂徒不窮身心意知實際。不用格致誠正實功。而好襲禪門之合頭語。則害道委是不淺。亦當有以防之。如欲防之。則大學之八條目亦嚴矣。此猶就大學一篇論也。究及易道。則三身四智。分明

見在乾元一傳中。更不得與竺墳較深淺。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性海也。非清淨法身而何。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智證也。非圓滿報身而何。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神用也。非百千億化身而何。四智則何所屬。曰大明終始。爲乾元統天之證。大圓鏡智也。六位時成。了無我相。平等性智見矣。時乘六龍。唯變所適。妙觀察智見矣。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曲成萬物而不遺。不曰成所

作智。謂之何哉。然則亦該八識之義否。曰。乾元卽八識心王也。流形性命之中。諸識之心王心所俱在焉。但傳文所謂大哉乾元。大明終始。實從證過三身四智之聖人說。不必復言轉識成智矣。轉識成智。以坤道入乾道者也。其義亦含在九二九三傳中。所謂閑邪存誠。進德修業。是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正是轉識成智之案。蓋孔子之傳乾彖。專言乾元之果。其傳乾爻。則兼言乾元之因也。或又有疑易道之未盡佛

道者。不知大哉乾元。卽諸佛敦化之海。塵沙諸佛。卽乾元川流之淵也。謂孔傳不盡佛法之纖悉則可。謂乾元不該諸佛之因果則不可。蓋周易一書。正與釋藏中之華嚴相表裏。是大學中庸之鼻祖。亦三藏十二部之經王也。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言大謬。但可云不如看一乾卦耳。然亦不可以作是說。如作是說。便長學者虛驕鹵莽狂根。罪過不小。而俗目不無珍視華嚴。藐視周易者。則此言亦中其膏

盲矣。作聖之要又如何。曰。在知至至之一句。

儒釋家賢位聖位淺深權實之辨

魯論中。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四稱。七篇中有善信美大聖神之六號。大學篇。有格致誠正脩之五階。中庸篇。有誠形著明動變化之七級皆有賢聖次第。寓於其間。然未有如佛經之行布森嚴者。其大義見於華嚴楞嚴瓔珞三經中。賢分十住十行十迴向。聖分十地。開爲四十心。三賢之前。復有十信初心。而發端於三漸次。十

聖之後。復有十一地等覺。而究竟於如來。此非儒書中所有也。果儒教之跡淺耶。抑釋教之支离耶。葢有說矣。儒聖闕多生之因果。而從一生論進脩。其判位自畧。釋聖畧一生之事業。而從三祇論脩證。其判位自詳。各有攸當也。如欲窮乾元之道岸乎。畢竟儒之所判。是權。釋之所判是實。而其理亦不出於易傳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中。昔嘗於六龍解徵及之。而不敢竟其說。恐滋末學之疑也。葢曰至之。曰終之。兩之字必有所指。指則必指乾元。至者。至乎乾天統天之因海。終者。終乎乾元統天之果海也。知至至之。攝三賢以上初地聖人境界。華嚴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楞嚴所謂不歷僧祇而獲法身。是也。知終終之。攝十地以上成等正覺境界。華嚴所謂十方同成正覺。楞嚴所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是也。然則知終不攝如來。知至不攝十信初心。二乘小聖乎。曰。如來逆流。已過知終終之之境界矣。此攝於統天用九二義中。不攝於

九三進脩義中。十信未入賢位。難稱知至至之。此所謂先迷後得主坤道也。然大乘圓信位中菩薩。亦可謂之知至。但未登至之之岸耳。亦當攝於乾道中。而中下二乘菩薩。人識猶迷。豈知乾元至處。此其攝於坤道。不攝於乾道。無疑也。乾道中之聖人。葢有知至至之而不能卽至者乎。曰。有。地前三賢菩薩是也。必入於初地。而至之之岸乃登耳。亦有知終終之而不能卽終者乎。曰。有。自初地以至十地諸聖是也。必至於成

等正覺而終之之岸乃登耳然則禪門何以有一超直入之說也曰凡言一超直入者皆非過量之言不及量之言也蓋謂大心凡夫頓獲根本性智卽與佛心無二無別從此進脩永無退墮三祇只是刹那何用稽其次第故謂之一超直入佛地其實佛性雖見細惑難除賢地不知聖地事十地不知十一地事而可以凌節助長哉苟過三賢十聖之量而成無上正等正覺則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六十聖位森然

如掌中觀果亦蕩然如空中鳥跡矣唯初機不及此量易爲法塵所縛故禪師以斬絕心路之案掃之而曰三賢那得明斯旨十聖焉能達此機此黃蘗止啼法也移在易傳中亦可助發知至二字之義而於至之終之之岸尚遠故曰此非過量之言不及量之言也或疑孔子傳易未必及於出世之旨所謂知至知終不過從忠信脩辭上說耳安得牽引入於佛學則曷不以乾元彖傳及九五文言味之也彖傳曰大明終始

此非正偏知漏盡通之謂耶文言曰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無上士人天師之謂耶九三亦群龍無首中之乾龍非先迷後得主之坤馬也則至之終之之義可推已或又疑乾以易知何用此三賢十聖之階級爲則繫辭傳有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知險之中三祇之次第存矣蓋悅心研慮定天下之吉凶正三祇中脩道事也此亦但言乾元之因中事不言乾元之果上

事玩孔子發進脩之義於三爻顯是從因中說不從果上說也唯乾元一彖與大人先天一爻是說果上事而亦未必指着西方之三界導師說乃就刼初首出御世帶果行因之如來說耳何以知其然也如但言乾元統天豈不是無上法王而下文却承之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又以大人作乾元御也固帶果行因之義也如但言先天而天不違豈不是人天導師而下文復綴之曰後天而奉天時是又以大人兼行坤元

承天事也。亦帶果行因之義也。蓋封初原有此等大聖。從如來逆流而出。一時人類。聲應氣求。未必不在釋迦之上。然非專爲一大事因緣而出。則演法又未必如釋迦之徧昇天宮。此亦嘗以群龍無首之義攝之也。若三賢十聖之該於知至知終二句也。更何疑焉。以此二義。配四書中所判賢聖之等。則何若。曰。孔子嘆聖人善人之不得見。爲當時之君相發也。聖人原有二等。有知至至之之聖人。有知終終之之聖人。夫子

安得以知終終之之聖望君相。或指知至至之之聖人說耳。君子。則知至至之。而尚未登至之之岸者也。善人近於聖人。而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室何室也。正至之終之之室也。不入室。焉得謂之至。有恒質美而不闚道。其不在知至至之之品可知。大學所謂格物致知。從止於至善說來。正是入知至之初門者。亦必至於意誠心正而後可稱知至至之之聖人。然則知終終之之聖。又出於誠意正心之外乎。曰。意未誠而

誠之。心未正而正之。此知至至之之聖人也。蓋從多封誠過。而今猶閑邪以存誠。心從多封正過。而今則從心所欲不踰矩。此知終終之之聖人也。作大學者。必從士希賢。賢希聖說。雖以八條目顯聖學之全局。亦只蔽於知至至之一句中耳。中庸從盡性說到其次致曲。朱子所謂通大賢以下而言。是也。曲能有誠。即是物格知至。亦至於動則變。變則化。而後可當知至至之之聖人。至於化。則知至至之之終。知終終之之始

也。然則知終終之之聖人。又在至誠之上乎。曰。中庸原分至誠爲二格。贊化育之至誠。與天地參。此知至至之之聖也。知化育之至誠。浩浩其天。此知終終之之聖也。子思論聖學。究到至誠知化育處。此其淵源於乾元一傳可知。凡擇善固執等義。皆知至知終之義蹟也。孟子道性善。則其言可欲之謂善。必從見性中來。善有諸己之謂信。此亦可入知至之列。至於大而化之。則登至之之岸矣。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則知終

終之之境界也然聖不等神亦不等照中庸末章有至聖至誠二格至聖之功化至於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固神也至誠之妙德至於立本知化非達天德者孰能知尤神之神也配天之至聖猶可以八地以上菩薩當之浩浩其天之至誠則非等正覺不能當矣未審孟子所指之神何居焉吾觀孟子謂孔子爲生民之未有而孔子則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天下有不生知之聖人而無不生知之神人然則

孟子之所謂神其孔子之所謂聖歟參諸華嚴經中所敘十地神通變化匪夷所思而三賢願力亦有非二乘小聖之所能窺者然則十地皆可謂之神而三賢皆可謂之聖也孟子未嘗親受業於子思則亦未敢謂其必精通於易傳不通易傳則於乾元大頭腦豈無影響糢糊所定善信美大聖神六案豈必合於三賢十聖之案然而見得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則出於宋儒之見亦遠矣要之儒釋家所分賢聖之等其淺深實有不同而唯易道必與華嚴之旨相合故可會而通之易傳畧而釋經詳儒者何嫌以釋經參易傳然而日用工夫則亦自足於易道中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至之終之則存乎人之造詣焉

剖儒釋現悟脩證境界

朝聞道夕死可矣可當知至至之之案歟曰聞道亦有二等有往劫尚未聞道從今生驟聞者刹那間亦可以了生死然而習氣濃厚隔蘊還迷

倘遇退緣卽有墮落之患釋尊所謂雖悟無生之理其力未充而爲生死所留者是也此是七信後心十住初心之位教科六住以前俱名退位菩薩則初住七信可知已单傳門中多有此人或可謂之知至而於至之之岸未登也有多劫已過朝聞夕死之關今生暫爲隔蘊所惛旋卽大徹精進而入金剛悟門者斯乃釋尊之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也自是永離分段生死而入變易生死中矣是爲十地初心之位十

地初心。名歡喜地。何以名爲歡喜也。人心唯有法喜一味最甘。入此地中。自信當下卽是佛心亦信多刼必證佛果。豈無大喜。而喜中則含大悲。葢十大願王出頭矣。達磨西來。正顯此門。是乃知至至之之終。知終終之之始也。愚謂達磨本係等覺大士。而現初住法門。以此。考釋典中。多指十地爲十住。而華嚴拶嚴瓔珞等經則開之。達磨之現初住。乃初地也。馬祖以後。似落十行前之住位。五宗以後。又似落十住前之信位。

蓋禪士之根器漸薄矣。而馬祖五宗。或亦十聖位中菩薩也。其教體則總攝於知至至之一案中。乃朝聞夕死之關鍵。却是儒門塞之。而禪門開之矣。試以此案較量儒門聖賢。曾子唯一貫之傳。可謂知至至之乎。可與其夕死乎。曰知至則幾矣。而夕死猶未可也。爲其智雖及之。而仁猶在日月至中也。至於啟手啟足。免戰兢之慮。而夕乃可死。斯則可與其知至至之也已。葢曾子。正現儒門之初住相者也。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此可信其知至至之。夕可以死乎。曰。顏子。知至至之之聖也。仁至於三月不違。永不違矣。豈非不退位中菩薩。葢顏子。正現儒門之初地相者也。如論顏曾之多生因地。豈初地初住之所能局哉。而現相止於如此。亦猶達磨之以觀音應化。而現初地法門也。觀於顏曾。而孔子可知已。觀於孔顏。而釋迦又可知已。孔子十五志學。亦從朝聞夕死之門入否。曰。孔子之因地遠矣。然當志學時。亦必現入此門以範

後學。至於三十而立之後。正釋門所謂行起解絕。唯如如正智獨存。葢孔子已透知至至之一關。而以知終終之之行門現者也。釋尊入雪山。苦行六年。覩明星而悟道。得非亦示人以朝聞夕死之相乎。曰。釋迦之成佛。已在塵點刼前矣。此生特以菩薩最後身。示永離生死之相。奚但朝聞夕死而已。葢釋迦兼透知至知終兩關。而但以終之之果證現者也。然則孔釋之地位殊矣。曰。愚不敢判其地位之高下。但謂其現相有

勝劣也。現相必隨願力。願力又從因緣。釋迦以一大事因緣而出。孔子以整三五之頹綱因緣而出。安得同。然而龍德不可爲首也。雖曰無首。畢竟釋迦乘統天之龍。孔子乘御天之龍。釋迦應飛龍在天之象。孔子應見龍在田之象。見龍安得不遜於飛龍。不但見遜於飛而已。卽人王與法王。同在飛龍象中。而人王亦必遜於法王。爲其統三界以爲家。合人天而普度也。獨繼天立極之至聖。多從古佛逆流而來。又不必首釋

迦於群聖之上矣。經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則亦胡可以三十二相之不完具見諸聖。但論學人脩證次第。必無有不從普賢行門而躋證佛果者。亦無有不從達磨悟門而徑脩普賢行者。朝聞夕可。達磨之悟門也。學不厭。教不倦。普賢之行門也。儒者不皈孔子而誑皈哉。如欲深究孔子知至知終之學。則釋藏其海印歟。然愚亦不敢勸儒流之浪參佛道也。爲佛道能發君子之正智。亦能發小人之狂心也。儒者果負

顏子聞一知十之資乎。聞易道。卽知佛道。聞佛道。亦知易道。參固有助於博文。不參。亦無損於約禮。若聞一知二。如子貢。及聞一知一。如柴愚參魯。師辟由喭諸賢。則以一貫爲正因。亦以多學而識爲助因。生今之世。苟不得言性與天道之夫子而師之。釋典其不厭參也已矣。其下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此則聞一不能知一者也。多聞適足亂心。不若專守下學一路。而以往生西方之因助之。又其劣者。啓明嚚訟。如丹朱。智

足拒諫。言足飾非。如殷紂。其資未必不在聞一知一之上。而根頑性拗。一入佛教之圓通。適足以滋其僞而長其狂耳。何如不參之爲愈哉。吾見今世儒流。從佛法發正智者。什不一二。從佛法發狂僞者。什常八九。僞必發於小人。而狂亦發於君子。竊意子貢子輿。初聞一貫之時。豈無微狂。唯其一發卽斂。入於克念作聖之學。所以爲聖門之徒也。狂久發而不收。必成無忌憚之小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文殊所以匡普賢偏

地是藥之案。以爲此藥能生人亦能殺人者也。曹洞臨濟之狂徒。不足論已。吾黨中亦有中此毒藥者。影竊佛法。大煽狂風。輕出焚書藏書以召殺身之禍。豈不應文殊之遺讖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愼之哉。愼之哉。

叅釋門行起解絶之義以定儒家論世權衡

尚論古人。當論其世。孟子之言當矣。然論世不通三世。論猶未精。欲論三世聖賢出沒。當叅釋

典中行起解絶之案。案謂菩薩入脩道位中。行起解絶。唯如如正智獨存。不明此義而輕論世。此五宗家所以擡祖師禪於三賢十聖之上。有宋鉅儒所以私道統於旁居講道之匹夫也。智者以爲詖辭。蓋世出世間不越五法。一曰名。二曰相。三曰妄想。四曰正智。五曰如如。名相妄想。屬世間法。正智如如。屬出世間法。辨世法之孰正孰邪。及出世法之孰小孰大。孰漸孰頓。孰圓孰偏。固解也。厭世法。欣出世法。於其大者頓者圓者。眞叅實悟。至於離四句。絶百非。不歷僧祇而成正覺。亦解也。是以初地菩薩。尚在見道位中。解猶未絶。至二地入脩道位。則行門起而解門絶矣。解門既絶。誰爲之宰。則唯如如正智獨存耳。曷謂正智。卽八識所轉之四智。曷謂如如。卽三身中之法身也。菩薩自初地達於十地。四智猶難頓轉。而根本智俱已獲矣。故正智之種子常在。三身猶未圓成。而眞如俱已得分證矣。故如如之種子常在。帶此如智種子。出沒於三

祇刼中。隨分隨力。行菩薩道。作君作師。以此爲將爲相。以此建大功。享大名。以此蒙大難。冒大嫌。以此更有不辭異類中行者。而亦間入空門。脩本等六度之法。大槩從世法中現身者。什之九。從出世法中現身者。什之一。從出世法中現猶樹解行相應之標。從世法中現。則唯隱解顯行而已。此義含在華嚴十地品中。淺中者莫察試觀徐陵爲陳僕射時。不過偏安之名相耳。至唐眞觀間。以五願再來爲智威禪師。從章安咨

受心要。遂証法華三昧。郭子儀爲唐汾陽王時。亦不過勘亂之名將耳。至金元間。以夙根再來爲道悟禪師。一聞馬嘶。頓悟無始。遂獲他心宿命二通。當其爲徐僕射。郭汾陽時。名位非不尊高。而聖解何在。禪士豈不以爲未發意之凡夫。儒流豈不以爲未聞道之貴客。乃其再來之獲三昧神通。此豈一生脩持之力所致也。其因地遠矣。郭汾陽之屬行起解絶何疑哉。而徐僕射甫三歲。寶誌公即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亦胡可以輕視。况進乎此而稱名世之英。若五臣若十亂者乎。愚每病洪覺大慧諸禪。不能辨當朝名士之因地。而下掌下錐。終有我慢之根在。亦病伊洛閩閣諸鉅儒。不能照先代仁賢之苦心。而加斧加鉞。終有刻薄之根在。如以孔子差等百王之道眼。合如來笠窮三際之佛眼而參照之。則一切訶佛罵祖之徒。顛倒豪傑。稱單傳之龍象者。未必不是行未起解未絶新發意之衆生。而宰官居士中。或有忠孝性生。寛仁天植。德慧術智。迥出凡流者。即不參禪。不脩玄。不講聖學。未必不是行起解絶之大士也。論世者不開此眼。而以一生建立。判百代天挺人豪。可乎哉。即宰我之賢孔子於堯舜。孟子之劣夷尹惠於孔子。周元公之科伊尹顔淵於大賢。吾猶以爲皆一世之論耳。未必中的。蓋至於孔子之首大帝堯。兼巍舜禹。至德泰伯文王。並仁微箕比干夷齊管仲。而後可信其爲論世之的。則以徹於如如正智之源。而隱然照見行起解絶之

境界也。然則如如正智之端何在。曰。此不出於孟子四端之說。惻隱之心。如如之端也。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正智之端也。孟子第以爲性善之發現不知乃是宿因之發現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便是開迷起解之因。亦是絶解起行之因。又究如如正智之所自來。則如如之因。即乾元。正智之因。即乾元中之天則

往歲誤聞六祖爲徐陵後身。已筆諸牘。今得別志而知其爲智威禪師也。故改正之。因懺前過

聖學印合頓漸圓宗兼稽重解輕行之弊

釋門頓漸二宗。桓相𥿍也。皆以未透華嚴圓宗故。華嚴雖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及序十地脩證。行布亦復森然。吾嘗謂千聖千賢。並無一人不於刹那見佛性者。並無一人不於三祇證佛果者。佛字亦屬假名。其實只是天然覺性耳。在儒籍中。孔顏自有成案焉。魯論記孔子之言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仁仁至。正從朝聞夕可中來。其告顏淵之問仁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歸仁。正是不歷三祇而成正覺。此非

刹那見性之旨而何。易傳述孔子之論聖學。至於利用安身以上。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言非一生之所能取辦也。顏子之自道亦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知道果之不結於一生也。此非三祇脩證之旨而何。蓋悟證二境。俱現於刹那間。惟脩程爲最遠。非三大阿僧祇劫。則塵沙之惑。必不盡。世間出世間之功行必不圓。孔顏正以悟後圓脩。脩中企證之候。見於世者也。悟境與證境何別。曰。悟但透自性體。

亦照衆生本來是佛。如神光之安心於了不可得。是已。孔顏已從無量劫中透過此關矣。證則通十方三世爲性體。即見衆生同時成佛。如釋迦之懸授諸大弟子其劫其界成道之記。是已。其孔顏望而趨之之岸歟。何以驗其然也。釋迦預讖孔子以儒童菩薩降生。顏子以光淨菩薩降生。亦自叙在七地時。曾爲儒童菩薩。然則儒童乃七地菩薩之位也。光淨似屬六地。蓋楞嚴表六地菩薩。性淨明露。名現前地。而華嚴謂菩

薩住現前地。得十百千空三昧。顏子生而屢空。其宿因之微露歟。達磨六祖之地位縱高。而其教則初地之教也。故知單傳法門。孔顏之透過已久矣。然孔子既現七地聖境。猶曰。聖則吾不能。其所指聖境又何在。顏子仁不違於三月。亦既入於純一不已之地矣。乃猶有欲從末由之路。其所欲從又何在。此非望乾元之果海而云然耶。故知無上正等正覺之證。孔顏猶在企望中也。然則孔顏畢竟劣於釋迦乎。曰其迹則然。

而其實未必然。孔顏或從帶果行因中來也。帶果行因。而猶望果海以爲歸。則示人以知終終之之榜也。亦如釋迦之成佛於塵點刼前。猶以六年苦行示後學云。然而孔顏之屬權屬實。則非吾儕思議之所能及矣。唯吾儕悟境不逮孔顏。而身已入於脩道場中。行門實爲至緊。今談道家槩曰。先悟毘盧法界。後脩普賢行海。不知毘盧法界。亦非積功累行之君子不入。故行門不但是悟後之實地。亦悟前之根基也。自六祖

之壇經。李長者之合論出。其中不無掃六度及三祇之微辭。而狂夫執以爲案。便謂八難卽超十地。放刀立可成佛。一悟罪福性空。婬房酒肆莫非遊三摩地也。曾不思八難屠兒兩案特三祇中之權現頓挫耳。其實因自有在焉。而狂心方熾。莫之察矣。其端先發於禪門之豪。而儒豪之喜矜高侈肆者。機正與之相合。於是以單傳之頓教拂漸教。還復以合論之圓宗拂頓宗。宕其言。則三賢十聖皆兒曹。宕其行。則十惡五逆

如兒戲。儒豪猶僅以狂吻動外紳。而禪豪遂能以巧術要內施。昔唯有棒喝流徒。鍊降敵之舌鋒。而今乃移於儒家。近亦有良知餘派。習鑽王之徑竇。而今乃移於禪家。相牽相倚。使天下嚣然易其守義安命之思。而入於浪遊奔兢之習。不曰魔家眷屬。吾不信也。試思達磨盧能。雖以立地成佛之宗導天下。而榜樣亦嚴。面壁至於九載。隱獵至於十六年。梁武帝邀之不還。武則天召之不至。此是何等行門。而孔顏從綱常中

立教。則不但閟證境。亦閟悟境。而兢兢以作聖求仁之的示人。此何意也。果如今之毁行門以譚性學。毫無忌憚。性學大爲天下蠧矣。愚爲此懼。頗以空言挽之。而今乃見於言官之疏。噫。此風不熄。吾恐大創尚在後耳。

儒釋兩家詖辭

儒釋兩家俱有極詖之論。而古今相傳以爲格言者。不通大易乾元用九之旨。及佛道權實隱顯之宗。莫之能破也。試擧其畧。如韓退之叙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統以爲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叔子徑以明道先生一人續之。宋元晦綴諸七篇之末。孰不以爲格言哉。釋門之論又不然。王介甫嘗問張安道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安道曰。豈謂無人。亦有過孔孟者。介甫曰。何人。安道曰。馬祖一。汾陽無業。雪峰存。巖頭奯。丹霞然。雲門偃。介甫意猶不解。安道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介甫乃欣然嘆服。後以語張天覺。天

覺撫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又孰不以爲格言哉。苟以易道佛道裁之。俱屬詖辭。蓋皆以一生之見解論人。而未察於群龍無首。及行起解絕之義者也。程朱論道統之滲漏處。前已畧及之矣。果如張安道所評。擡馬祖汾陽諸師於孔孟之上。則孟子之來因。固不可知。而孔子。則釋尊所識爲儒童菩薩應現者也。亦可判馬祖諸師在儒童之上否。即以一生之解地論優劣。則孔子知天命之性境。亦自難窺。不得其門而入。焉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況聖賢出沒三祇劫中。亦何定相之有。安知孔子再來之不現祖師相。馬祖再來之不現儒宗相乎。據迹而論。却是孔孟在行起解絕。脩道位中。馬祖以下。猶在行未起解未絕見道位中也。吾儕不具佛眼。則姑以群龍無首一案收之可矣。故二案皆屬詖詞。然亦有不詖者在。蓋道統誠不以講學之儒爲絕續。而孔子下學上達一脉。委是孟子以後。至周程而復振之。躋馬祖諸禪於孔孟之上。誠過

而末世儒門淡薄。不能收拾大聖大賢。則亦不易之斷案也。雖然。今禪門亦收人不住矣。

別孔門下學上達之義

孔門下學上達之義。未易言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即禪門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耳。形而下者謂之器。即禪門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耳。禪士雖言不離有爲而證無爲。畢竟跳出三綱五常之外。離喜怒哀樂酒色財氣以爲學。即透實際理地。亦是向上而學。向上而達。非下學而

上達也。儒者置身於綱常中，學問工夫，即用於喜怒哀樂酒色財氣之中，每爲情境所奪，是以入聖爲難，即使立功立言，而無關於實際理地，亦是下達而非上達。唯孔子即下學即上達，不離庸德庸言，而徹性與天道，此其所以匪夷所思而知我者唯天也。周子發此蘊於太極說中，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蓋即善惡萬事之中而主靜立極者自在，此言深得下學上達之

旨。而程伯子之言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指示更爲明切。於是學者知無上之道，即在三綱五常間，見性之學，即在應事接物間，而不必問道於禪宗玄伯矣。或疑禪家之上學上達，不賢於儒家之下學下達乎。曰不然也。離下學而上達，此小乘菩薩之事，亦初發意菩薩之事也。即下學而上達，此逆流如來之事，亦久發意菩薩之事也。胡可欣彼厭此。唯儒生但下學而不能上達，則輸悟道禪師一着矣。

儒釋重天重佛之辨

儒家以天該佛，釋家以佛統天。儒家似不知有三界導師之位，而推上帝爲至尊。釋家乃推天上天下，唯佛爲尊，而以六欲四禪天主爲十地菩薩之分位，其中之最尊者莫如色頂天主。而如來出世，亦隨四衆請轉法輪，乃今郊壇所祀昊天玉皇上帝，則三地之位也。然則儒家所尊上帝，下佛地位遠矣。噫，其然，豈其然乎。道德經云名可名非常名。十方諸佛，稱名最爲不等，亦

有稱佛爲天尊爲天仙者，佛豈尊於此而卑於彼。唯曰天中天聖中聖，則名之稱其情者也。儒書絕不言佛，但言天，則該佛於其中。如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及天命之謂性，則該佛理。如曰誠者天之道，及至誠浩浩其天，則該佛證。唯所謂禋祀昊天上帝，必是釋典中之忉利天王。而周公制禮，又分天帝爲二，祀郊祀后稷以配天，尊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親之也。后稷文王既分二神，則天與上帝，豈無二位。此非

通神明之德者。不能議斯禮也。文王之配忉利天主。無疑矣。后稷所配之天。何居。得非初禪之大梵天及四禪之摩醯首羅尊天乎。愚以乾元之義推之。周公之意。必以毘盧法界之位當天位也。不究竟於毘盧法界。則天爲有外之天。帝爲有上之帝。非周公以始祖配天之意矣。然毘盧法界。佛之理也。非帝也。毘盧遮那如來。佛之證也。卽帝也。周公制禮之時。曷嘗聞有毘盧遮那之名。而揆之以理。其意必有所屬矣。若以乾

元統天之義約之。則毘羅遮那如來。亦攝在乾元二字中。乾元既統天。豈不統佛。是乾元足以該毘盧。毘盧不足以該乾元也。但聖人祀天。則天神格。格則非格乾元之理。格其證乾元之果位者耳。毘盧如來。固證乾元之果位者。然未必享人間大牢之祀。亦或非因地聖人之所能格。意者仍是六欲界中之天主臨之。亦未可知。而天主中。多有如來應現者。亦不可以定相求也。緇流不知此義。故以人天劣乘。卑視世間郊祀之上帝。卽有知諸天之主。爲菩薩遊三摩地者。亦未必知有如來權位在其中。卽有知別界天主。不無如來權位者。而未必信今所祀之上帝。卽權位中之一尊。此金剛藏之所謂劣解衆生也。而儒門豪傑。又泥天尊無對。胡乃又有尊於天帝之神。果有此神。先王何以不列祀典。曾不思周公以后稷文王分配天帝之祀。后稷既尊於文王。則天尊豈無尊於上帝者。惡知其非證乾元果位之佛。此又不必援佛經以爲證也。宋

儒解天帝二字之義曰。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信斯言也。周公制祀典。將非以后稷配天之形體。以文王配天之主宰乎。必不然矣。此亦千古大疑。不嫌一剖。

易道六龍无首合華嚴十地爲首徵旨

易言見群龍无首吉。而華嚴十地品中。却云。我當於一切衆生中。爲首。爲勝。爲殊勝。爲妙。爲微妙。爲上。爲無上。爲導。爲帥。乃至爲一切智依止者。何也。無乃欲以天德首群龍耶。曰。此卽孔子

之所謂志於道也。道。乾元也。乾元原是首出庶物之主。志於道而不思首出庶物。便是當仁而讓於師。鮮不廢於半塗矣。孔子不志於爲首爲勝。則發憤忘食何爲哉。蓋必有爲首爲勝之志而後無首之龍德乃成。龍德既成。則先天而天不違。爲首固可。後天而奉天時。不爲首亦可。乃有見道未真。體道不實。輒起好爲人師之念。而曰。我當於衆生中爲首爲勝也。彼哉彼哉。

聖學參同楞伽法華佛案

孔案之最難參者。莫如天何言哉及依乎中庸遯世二案。前雖屢發其義。而猶未盡也。儒者不透此宗。斷不能勘孔子上達之學。世頗有參宗教大意者。能以聖學之不言而信。合於禪家之離四句絕百非。以爲禽鳥樹林俱宣妙法。此天何言哉之義也。義亦深矣。猶屬半義。又能以聖道之大莫能容。合於禪祖之九年面壁。絕類離群。以爲獅象遊行。豈求伴侶。此中庸遯世之義也。義亦高矣。猶屬淺機。然則未盡之義何在。曰

此當以楞伽法華一案參之也。味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意不在言天道。而在言聖道也。如言聖道。當曰。太上何言哉。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化育曷嘗以言不言爲興替也。其推重西方聖人。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亦是此意。厥義見於楞伽經中。釋尊自言。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夫

其所謂自得法者。謂本來之法。原離言說相也。其所謂本住法者。謂法本古聖之法。我但因之。非創說也。孔子心境空空。隨扣隨竭。非所謂緣自得法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所謂緣本住法歟。茲但舉時行物生之天道。則二義俱含於其中矣。蓋孔子心徹乾元。隱然見得統天法界中。時行物生。是常住法。而音聲爲教。非常住法也。圓通品不云乎。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則言教之不足以盡十方界可知也。苟證乾元果

海乎音聲之教何有焉此義乃一以貫之之深源非忘言絶慮之禪悟可盡也亦唯子貢可與道此耳噫淵矣其言依乎中庸遯世則從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説來道非欲速見小之器所能承也如欲不廢於半途則三祇劫中未有不歷遯世不見知之一關者此所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者也非八地以上聖人眞得無生法忍者不足以與於此故曰唯聖者能之厥義見於法華經中釋迦自言因中作常不輕菩薩對四衆

言汝等皆當作佛作是語時衆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如此經歷多年不生瞋恚此與孔子之伐木削迹何異焉然猶因地聖人事也又有大通智勝佛者其佛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乃至十劫結加趺坐猶不現前至劫滿而佛法乃現夫常不輕之甘受衆侮者何聖人不獨於人知處布種子亦於人不知處下種子也倡而不和豈非遯世而怨親普度之深因則已植於木石打擲

中矣其奚悔大通智勝之趺坐十劫者何聖人不以自證菩提爲佛法而以有情之同證菩提爲佛法也法不現前是亦遯世而成熟衆生之密教則已敷於十劫冷坐中矣又奚悔孔子之在春秋既不忍舍人群而同群鳥獸又不能頓化人群而起居夷浮海之思蓋兼常不輕菩薩與大通智勝佛之襟況而其棲棲之迹却近於常不輕之受侮而遠於大通智勝之結趺猶自以爲不無欲速見小之態是以又思遯世之聖

人也此義通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奚但不患人之莫已知求爲可知而已哉亦唯子思能述此家學耳噫又淵矣或又疑孔子以庸德庸言教人豈其深論及此愚玩孔子援天仰聖語意非淺也不推及此則二案近於不情且與平日誨人不倦無道與易之志行相反故非印諸二經則孔子之深心未盡也而察諸言外又隱然有望道未見之思焉但曰予欲無言而不曰吾從志學以至從心中間不説一字亦但曰唯聖

者能之。而不曰。我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又遯果地聖人一步而不自聖也。德愈盛而心愈下也。今自姚江泰州之木鐸出。學者不復知有無言之教。而遯世中庸之案輒以圓辭混之矣。吾是以惓惓於此。奈躬行之未得何。儒者欲究孔子上達之深心。則請於此着眼

發明坤道以破無師自悟之說

儒先以聖賢生稟。歸諸氣化。謂春秋氣化已薄豈能容兩聖人。是以顏子遂夭。孔顏亦無前身

特一時之氣稟使然耳。此眞所謂邊見也。世道有升降。則聖人之現相有優劣。委是氣運使然而聖賢豈無宿因哉。凡從乾元因地中來者未必皆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然必具有無師之智。無師之智。即如如智之獨存於解絕者也。既曰解絕。亦不必皆悟禪門之最上一乘。而氣稟自別。或抱汪汪千頃之量。或含肫肫同體之悲或蘊沉幾先物之哲。或負壁立萬仞之標。赤子一離母腹。而大人體段已具矣。之人也悟固上達不悟亦非下達。有師固悟無師亦時至自悟。悟則孔子之所謂聖人。不悟則孔子之所謂善人也。善人雖不於此生悟上乘。而上乘之根性自在。或臨終或隔世。一還本來面目。依然在初發意菩薩之上。即郭汾陽之再來可驗已。汾陽其具無師之智者歟。然而悟亦必從師証。此道悟禪師之所以仍師白雲海也。古德云。威音王以後。凡言無師自悟者。盡屬天魔外道。是以仲尼學無常師。而顏子必以孔子爲師。孔顏皆從

乾元位中再來而猶不廢師承如此。況下乾道一等。而入坤道者乎。乃今青雲之客。湖海之豪起念不出功名富貴。天賦器度才猷。又未必在中人以上。其爲坤道中人無疑矣。一旦研儒禪二家之遺籍而發一知半解也。便曰。我得無師之智矣。我能不由師傳而自悟矣。不知能逃天然外道之斷否。是故乾道猶可以無師。而坤道必不可以無師。不易之理也。斯義即於坤之卦辭見之。辭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夫天地間只

有一箇乾元而巳乾元之外何以又有坤元坤之元即乾元之落於氣質者也初落時元體未漓故始則必亨與乾元同而貞則利於牝馬不同乾始之不言所利矣此朱子所謂減於乾之半者也所以減於乾之半者何乾得無師之智而坤即以師乾爲智也義在先迷後得主二句乾得無師之智可先人亦可後人坤鈌無師之智利於後不利於先也先者不師人而師心[illegible]乾元之首於世自負先覺覺後覺而至之終之

之岸茫然見其迷而巳矣後者不師心而師先覺所主在於乾元得乾元之主以爲主則用六永貞以大終矣其利可知即此二句含有從迷入悟從悟起脩之法始雖別於乾道終復合於乾道如來之所以廣收三乘通教菩薩用是道也在孔門則顏子之下子貢曾子等諸賢皆由之不然便落天然外道矣然則坤道得主之後遂與乾道同流乎曰坤之得主即乾之知至也後得主而有常知至至之矣工夫之緊要何在

曰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句敬義立而德不孤克巳復禮之乾道攝於其中矣但當味直方二字之義直與曲反直其內不曲其內則敬非作而致其情者也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者歟方與圓反方其外不圓其外則義非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所謂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者歟執此以裁今之猖狂學者輒以權巧詭合之心曲其內以跌宕豪縱之行圓其外而曰我得無師之智先本無迷後本無得也

此正佛氏所謂迷中倍人耳愚不敢自謂得無師智而半生實在先迷中是以三復斯義而重有省焉

敬義合楞嚴圓通之義

古聖賢未有無頭學問如乾九二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必從乾元頭腦說來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必從後得主綱領說來不推原到得主處而直提敬義便是無頭學問也敬義從得主中來是謂合外內之道此道即是寬居

仁行亦即通於出世之學楞嚴經中諸大菩薩證二十五圓通即敬以直內之極觀世音現三十二應即義以方外之極或疑敬義坤道也觀音圓通合佛坤道豈足以圍之曰固也觀音旣以聞思脩入圓通豈脫得坤道賢勝如來以後凡言不從坤道入乾道者亦落天然外道觀音之自叙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旣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即坤道之後得主也得主便入乾道矣然後言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

住覺所覺空漸增不住之中豈脫得敬義二字敬義即坤道即乾道也至於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旣滅寂滅現前此不習無不利之極即乾道之先後天而不違者也楞嚴此義甚精會解第以信位菩薩當之大謬或又疑觀音從耳根入圓通儒者恐不可用此學不知此方教體在音聞出乎口必入乎耳獨不能反聞聞自性耳斯正日用於耳根圓通中而不自知者也智者果得反聞自性之竅其於得主不難矣或又疑觀音之聞思脩旣屬坤道孔顏何以獨從乾元位中來曰從今生聞思脩得乾元者是爲坤中之乾從往刼得乾元再來增進者是爲乾中之坤亦有不從坤入乾者乎曰有賢勝如來是也賢勝即塵點刼前之佛塵點刼前之佛即是統天之乾元

儒者當守敬義繩墨

內必直外必方方以行其直固儒鵠亦二氏之鵠也乃梁代有傅大士翕者披衲頂冠靸履以

見武帝帝問是僧耶則以手指冠是道耶則以手指履是俗耶則以手指衲衣是亦可繩以敬義直方之矩否曰此從彌勒逆流而來者也一時之願力必有在而不可以爲訓陳尊宿不從定光佛現乎永明壽不從彌陀佛現乎僧律原自截然傅大士殆豲教之象非立教之象也學者有大士之因地則可無大士之因地即魔耳亦有居士濫迹於禪而不失爲在塵出塵之一範者其陶弘景李通玄孫思邈龎蘊諸賢乎吾

猶以爲道行誠高，儒者亦難踐其迹也。至於陸法和之統軍討賊，自梁歸齊。馮道之喪節救民。歷事五季，在佛法未必不收諸方便門中。而儒者守身之矩不存焉，則亦姑舍是而已矣。今乃有高其風而慕之者，影圓宗以掃方矩，髡首角巾。不儒不釋以遊於世，此正不善學傳大士而入素隱行怪之科者也。其末竟流於自刎，傷哉。吾猶以爲此華報耳。誤已誤人之報，尚在他刧。愚嘗咨其生前一書，有以一悲結案之讖，亦所

謂不幸言而中者也。借此以諗叅禪之士，必毋走敬義直方之繩墨。

儒釋禁戒異同

不問三教中人，未有不以成等正覺爲究竟者，此定理也。然釋門之教，謂不斷盡淫殺盜妄四根，而冀無上菩提，辟如蒸沙不能成飯。儒門唯偷盜妄語之戒與釋教無二無別，婬則唯戒旁婬，殺則唯戒濫殺而已，不許衆生以絕婬斷生育之源，以止殺廢血食之祭也。然則率儒家聖人之教，必不可證菩提乎。曰，二道雖並行不悖，而幾亦已微矣。從凡夫入聖位，必無不斷婬殺盜妄之根，而可證無上菩提者。此如來真實語也。天下亦有二等異人，不可以此例論。一則逆流之如來，顯權隱實，故於無婬現婬，無殺現殺，示衆生以婬殺之過，漸引入於不婬不殺。此則不爲己身，而全爲衆生示過者也，不必問其菩提之證與不證矣。一則久脩之菩薩，留惑潤生，卽於婬中了婬，殺中了殺，導衆生以婬殺之節。

同究竟於不婬不殺。此則雖爲衆生，而亦兼爲自性除垢者也，亦不必詰其菩提之證在何刧矣。彼未發意之凡夫，自應以斷淫斷殺爲菩提正路，而可援以爲例乎哉。然則儒聖何以不爲凡夫入聖計也。曰，聖人非不爲凡夫入聖計，勢實有所不能也。豈但儒聖而已，卽如來亦不能使初機衆生頓熟道果。大通智勝佛之十刧坐道場，而佛法不現，以此也。蓋人各具一佛性，亦各具一佛力。使佛能以神力斷人婬殺之性，則

凡夫乃無自性。而一一聽命於佛。豈復能以自脩自證之力入佛地哉。唯佛力不能頓斷衆生婬殺盜妄之性。而儒聖之禮樂刑政乃起矣。禮樂刑政。亦爲凡夫入聖計也。然則希賢希聖之徒。如欲自爲出生死計。遂斷婬殺之事。可乎。曰。何不可也。處世苟無無後之憂。又不在鼎食之列。而戒婬戒殺。正是善學柳下惠者。但不敢以此立儒門之榜。何者。儒以逆流之如來爲世師。以順流之等覺爲世外師。亦以留惑潤生之菩

薩爲執友。而以斷惑入滅之菩薩爲方外友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因以摧邪扶正之意。行於護持佛法之中。則可謂云爾已矣。如曰。專持禁戒以教出世。則有十力弟子在。

留惑潤生之義

或問留惑潤生之義。曰。凡從三界受生者。不從見思二惑中來。則從根本無明惑中來也。惑盡則生不潤。不復來三界受生矣。故留之。留惑潤生何爲。曰。以四弘願未滿故也。四弘願云何。曰。

度無邊之衆生。斷無盡之煩惱。學無量之法門。成無上之佛道。是也。欲滿四願。何必留惑。曰。非留惑。固不潤生。而惑亦難乎永斷也。見思二惑。二乘能斷之矣。根本無明之惑。非得等覺最後心不斷。但斷見思二惑。卽棄三界而耽寂滅之樂。此二乘之所以爲二乘也。在小乘。亦謂之無餘涅槃。在大乘。只謂之有餘涅槃耳。所以謂之有餘者。正謂四願未弘。雖出三界而非真出也。至於大乘八地。則真得無生法忍。可入無餘涅

槃矣。然菩薩作是想時。十方諸佛。恐其墮二乘地。勸令說法利生。則以四願未滿故也。欲說法以利生。亦必留惑以潤生。必至於無明斷盡。成無上正等正覺。則雖普賢之行願不減。而惑亦不必留。生亦不必潤矣。是則所謂最上無餘涅槃也。釋迦雙林樹下。正現此象。而以其現於比丘相中。則猶疑於小乘之涅槃。云舍曰涅槃。而言留惑潤生。其惑發在何處。曰。惑雖起於根本無明。而見於潤生之後。端必發於五欲。葢五欲

皆從三惑中起。三惑即前所謂見思無明。五欲則財色名食睡是也。在醫書。則畧名食睡。而專以酒色財氣四者爲病本。酒即攝於食中。氣亦攝於名中矣。是五欲者。不但地界中人染之。即六天界中之衆亦染之。而凡聖之染情則別。六聖不染而染。染而無染。此八地以上菩薩之事。難以凡情測已。就凡聖之間而較其輕重。財者小人之所殉也。其欲最濁。天下必無殉財之君子。名者。君子之所殉也。其欲稍清。天下亦無殉名之聖人。食與睡。則對禪天稱欲。而人間以爲

庸行者也。不著不察。即小人。著且察。即君子。而聖人則天機於此矣。唯酒色二欲。聖人留惑之迹多寄焉。何以驗之。睿聖如衛武公。而有酒戒之作。大成至聖如孔子。而有不爲酒困之言。可見二聖之不斷根於酒也。帝嚳之德之淵也。得四妃而兼舉堯摯稷契。文王之德之純也。得關雎進賢之太姒而百斯男。可見二聖之不斷根於色也。得非四聖亦留此惑以潤生歟。不然。則從逆流中來。染於迹而不染於心者也。蓋聖人等醇醪於明水。等行媱於嚼蠟。特應衆生之緣耳。學者既非逆流之如來。又非留惑之菩薩。殊不可借此案以文染污之過。

宪孔子上達道岸

孔子上達之道岸。宛然見於乾元一傳。而中庸末後至誠章亦及之。儒先槩莫之省也。唯周元公默會此意。發其端於圖說易通中。而後儒頗有以別學疑之者。蓋其語意渾融。已含佛道。而未敢顯言易道之該佛道也。愚不揣。遵　高皇

帝之遺教。爲千古破此疑團。即拈周易中庸文句。宪孔子上達心宗。學者庶於是乎知儒釋之同一道岸矣。則智者必後起一大疑曰。果若斯言。釋迦之誕登道岸。不待言矣。孔子果逆流入凡之如來乎。抑順流入佛之大士乎。如曰逆流何以遜於生知之聖。如曰順流。則地位詘於釋迦之下。而祖孔不如祖釋矣。吁。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儒教自達磨西來後。一貫之脉。盡爲禪門

收去。頓元公轉還儒門。而學者猶未知孔子從
多刼透過見性一關。爲當世立行起解絕之榜
也。愚爲點破此機。孔道良不薄矣。曷不從此尋
知至知終脉胳。而乃與孔釋較長較短。豈非所
謂他家活計哉。雖然尚論古人。此亦第一義矣
果見此中端的。何嫌爲之一剖柰非凡智之所
能及也。如以迹而已矣。釋迦能於華嚴會上。身
不離菩提之樹。而九會已徧天宮。又能於法華
會上。境不越尾礫之場。而三變卽成淨土。孔子

焉能現此神通哉。此或內閟佛果。外現儒因。未
可知也。第釋迦預讖孔子姓名。亦只是儒童菩
薩。從淨土中來。爲佛法作前導而已。果爾。則七
地順流之位也。而楞伽經中。復有偈曰。十地則
爲初。初則爲八地。第九則爲七。七亦復爲八。則
菩薩地位。原不可執。固亦不知儒童之果在何
地也。姑以此讖作順流之案驗。理或有之。然欲
執此案而斷釋迦爲塵點刼前已成之佛。孔子
爲塵點刼後當成之佛。則愚實不敢作是說。何

者。釋迦既成佛於塵點刼前。則當其七地作儒
童時。必在塵點刼後無疑矣。及金河顧命。時輙
對大衆唱言。我成佛實在大通智勝之前。久遠
若斯。則惡知孔子現最後身時。不言我在塵點
刼前成佛也。如言我從塵點刼前成佛。則成佛
亦在釋迦前矣。吾何敢執儒童之案。而謂孔子
非逆流如來也。又就乾元因果之理而細推之。
衆生必從乾元因海中流出。實無一人不分身
於塵點刼前之佛者。衆生必歸乾元果海中示

寂。亦無一人不合體於塵點刼前之佛者。殆不
獨孔釋爲然也。唯不能知至至之。則乾元之因
地不現。不能知終終之。則乾元之果地不現耳。
是故孔子之在因在果。吾不能知。而其上達之
道岸。必究竟於乾元果位。無疑也。釋迦果地上
之所達。吾亦不能知。而儒者欲望如來果位。必
不能逃孔子下學上達之矩。又無疑也。學者亦
必先破朝聞夕可之關。然後可入下學上達之
室。而朝聞亦不易言。積因原在下學。至於卽下

學即上達便是行起解絶之事是證果之因不啻聞道之因矣果是行起解絶中人亦不汲汲於悟境孔子所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不如學也吾與瞿元立言禪門之超捷不必欣儒門之拙遲不必厭總在毘盧性海與普賢行海中學者當以深心持之葢本諸此然而信及此者寡矣儒者或疑華嚴徧昇天宮法華三變淨土之說爲幻語不幻則儒道無乃太庸此又無足疑者人心原是出有入無不可方所之物特

爲無明生相未破故神爲形囿而形亦爲神囿耳無明破則形神俱妙自爾交攝互入所謂唑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疑乎釋氏之昇天宮變淨土哉然則孔子何以無此妙用曰孔子如在因地則四智猶未圓成如在果地則以願力閟之也學者但慕神通便失正智則亦循下學上達之矩以俟之而已矣

儒者當究一大事因緣之義

釋門中人唯不知行起解絶大士多在國王宰官中而一一栽以見性之案是以多向命世人豪作口業若儒門之口業却在不知一大事因緣之義而以無父無君詆人天師其邊見正相等而口業之垢儒尤甚於釋矣何則非聖者無法古人等之於要君無上不孝無親之科也一大事之義云何天下之事惟有提衆生同出苦海一節爲最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是生死苦海中因緣非究竟之地二乘聲聞自出苦海不能與衆生同出苦海亦非究竟之地也故如

來不以世間法囿人而以一大事提衆生共出苦海欲提衆生共出苦海而乃先棄現在綱常其謂之何葢無始以來原無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倫倫皆起於物染之後也且無論宇宙最初劫已即混沌重闢之始種民必從禪天中來尚無男女二相頗似五種不男之相此梵相也是時既無夫婦寧有父子昆弟既無父子昆弟寧有君臣雖入生死之海而猶未深也已而久濡地味所感天地絪緼二氣與夙生男女媾精

之染因相合。而牝牡之相乃見。牝牡一分。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天敘悉起矣。天敘既起。善惡二業亦起。於是展轉輪迴。苦海日深。一日雖有出生死之聖賢。於中顯現。亦只就綱常上調停宣爕而已。非不教人存心養性。而不遽提出世之因。豈其有所吝惜。爲羣生之機緣未至也。機緣未至而强提之。反有揠苗助長之患。則寧含之而已。亦有微露其端而不顯露者。則如黃老之拈玄牝。文孔之拈乾元是也。必至於如來

出世。而後一大事之教。傾囊揪出。則爲因緣有在此機不可終秘耳。所以必置身於綱常之外者。何也。正表無始以來無有君臣父子夫婦之象也。旣表無始以來之象。何不并廢師友一倫。葢刼初生人。原有師友一倫而無四倫也。不獨刼初爲然。刼運之終。亦然。刼運終時。大三災起。人類不入佛界。亦入色頂及無色天界。而梵相仍現矣。是時但有先覺後覺。而綱常之教何有哉。故古佛凡以一大事因緣顯者。身必立於綱

常之外。而應世聖人則不然。聖人方以身爲三綱五常立極。而亦以一大事之教顯。便是言與行違。天下其誰宗之。易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苟反厥終。天下實無一人一物。不以出生死海爲歸宿者。亦無一聖一賢。不以度盡衆生出生死海爲道岸者。遵經是以云。止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眞也。當其整頓綱常時。雖絕口不提一大事。亦無不可。而當下所値忠孝因緣。則不可一毫躱過。纔起一毫躱過之心。則今生之

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業債旣重。而欲斂佛力以求出離。佛豈度不忠不孝之衆生哉。故儒聖但以庸德庸言提人。令其踏着實地。其以庸德庸言爲實地。正所以爲一大事地也。儒者欲究一大事因緣之故乎。可借官迹爲喻。聖凡之性。同一不生不滅。猶赤子之本來頭面。其脫去凡心。初入聖解。猶士人之釋褐登科。其入三祇刼中。行三綱五常之事。猶官迹之經營四方。其三祇功滿。而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正猶

致政者之功成名遂。退身還於初服。蓋達人之視萬劫一息耳。儒者固不可謂吾聖人綱常之教。帶着世相。而疑其非赤子本色。亦不可謂如來一大事之教。離着世相。而疑其爲無父無君。試觀宦流中。未有不以致政終者。則世教中。寧有不以一大事終者。然則一大事之教。實以世教爲之基也。孔矩詎可違諸。

爲儒者慕上乘希捷徑剖疑

近世儒家。亦多知有宗門向上事。其根性稍利

者。則以高心求道。妄意三乘教外。別有最上一乘。可以躐取佛證者。而欲從之。此狂見也。却亦影響佛說。蓋疑於達摩之單傳。亦疑於李長者之合論。其根性稍鈍者。則謂性宗難透。莫若專念彌陀淨土。可以橫出三界而入蓮臺。或專持准提真言。可以躐蹐入地而獲法忍。此正見也。却難於一生取驗。蓋身口意業不淨。未必不以成佛之因。入魔因。當爲畧剖其義。佛言出世之法。盡於上中下三乘矣。三乘之外。更無別乘。凡

言最上一乘者。非對小乘而贊上乘。則對菩薩智而贊佛智之詞也。蓮經蓋以羊鹿牛三車出火宅。起三乘之名。豈謂牛車之上。又有一車。他經復以兎馬象渡河。別三乘之品。不聞象王之上。又有一獸。故謂如來禪外。別有最上一乘。祖師禪者。魔說也。然而大乘經中。言及實際理地。亦有等三乘而劣視之之言。至於宗門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及合論之闡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則似明言有個最上一乘在教外矣。夫何故

達摩病義學之縛於教相。特以頓宗掃漸宗。李長者又患初機之困於階級。復以圓宗合頓宗。總之是黃葉止兒啼。未盡如來真實義諦。真實義諦。自在蓮經方便品。藥草喻品中。方便品謂諸法實相。非聲聞辟支佛之所能知。而喻品分爲三草。其上藥草。則指辟支之住最後身。將入大乘者說也。故曰。求世尊處。我當作佛。台宗以通教收之。此在凡眼。豈不認爲大乘中人。而世尊則未之許也。故可標最上一乘以別之。方便

品謂新發意菩薩。不能知佛智。不退諸菩薩。亦
復不能知。而喻品分爲二樹。其小樹。正指菩薩
之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說也。故曰。自知作佛。
決定無疑。賢首宗以始教判之。此在凡眼。亦將
混諸辟支佛中。而世尊以爲了達三界。求最上
乘者也。然不與其能盡最上一乘之法。故謂之
不知佛智。佛智雖不知。而品則入於最上一乘
中矣。蓋佛法止有一乘是實。二乘尚屬權乘。其
究必廢而歸於一實。寧得又於一乘上支生一

最上乘。岐三乘而爲四哉。唯菩薩之入上乘有
深淺。釋尊不但策二乘中人棄小歸大。亦策大
乘中人。從淺入深。故以最上第一妙法。獨歸於
窮盡諸法之如來。別三乘人之未窮佛智者。此
乃特尊佛證之稱。而狂夫不觧。以爲佛法中。果
有不階三賢十聖而入等覺之事。浮其心以企
之。然則釋迦之累刧苦行是鈍佛。而禪宗之一
超直入是利佛矣。傳燈初祖。殆不應出於釋尊
會下。又錯認合論中意。以爲八難衆生。三生卽

證佛果。善財童子。一生能圓佛果。而不察其深
因實證之所在也。漫以劣識薄行之身。攀善財
之近叅。徼佛光之遐攝。馳情界外。自謂我心已
安。曾不思華嚴十地品中。原以一地望一地。至
八不動地則謂一切二乘。乃至第七地菩薩。所
有善根。無能及者。至十法雲地。又謂一切聲聞
辟支佛。乃至第九地菩薩。智慧光明。悉不能及
而合論乃以初發心菩薩超之。無乃合論中教
體。反出華嚴本經之上。而李長者。則不但鈍置

三千諸佛。亦可跳出傳燈諸祖之上。另起最上
上一乘之宗。如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並受莂記
於無量刧後。一一皆是鈍根羅漢矣。有是理乎。
學者當信楞嚴經中理須頓悟。事以漸除兩言。
是不易之案。毋學狂禪。掲心妄語。反將最上一
乘入魔說也。年來此見溺人已甚。故不可不爲
之剖。乃若念佛持呪二門。則委是菩提正因。儒
者未必信。信亦未必能行也。二案並出佛口。豈
以誑語賺衆生。而其中則尚有隱幾焉。脩西方。

固是橫出三界之路。然不可以少善根因緣而生彼國。持準提。固可疾證無生。亦未有不從多刼信心成就而得之者。人但知十惡五逆之徒。臨終十念即生九品。不知此因實從無量刼前種來。亦但知一生持過準提一千萬遍。博地凡夫不歷三賢而登八地。不知但是八地之因。而非八地之果也。亦若一稱南無佛之成佛道然。今之脩西方者儘多。而往生者少。持準提者亦多。而取證者少。何也。匪獨此生念不純一。亦夙

生之根行薄也。乃又放過目前功行。爲臣不忠。爲子不孝。而曰吾有捷徑能超生死。即此便是偷心。偷心何足以感聖果。轉一皮囊。即失正念。增長惡業。便入三途。待報盡而眞因復露。則實心實行之君子。已先受佛力之加被矣。及以正因趨正果。則三祇仍在。而十地增進之勳階。一毫不可越也。儒者果入孔子下學上達之法門。于念佛持呪二門。可以無問。或自反根器淺劣。而欲於釋迦法中。種出世之因也。不妨以脩行之餘力從事焉。唯恃此二法。而忽畧於儒行。則與不務民義而敬鬼神者。其弊正同。此又不可不戒也

儒門微妙親切公案

今儒者多艷禪門公案。而魯論中自有極微妙極親切二案。莫之參也。二案云何。孔子之天何言哉。曾子之啓手啓足是已。孔子何以重歎天之何言也。若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此宗門之所謂山河并

大地全露法王身者歟。張子厚云。風雨露雷。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近之晦翁之訓義亦微。然落擬議窠臼中矣。曾子何以召門弟啓手足也。若曰。小子欲問道乎。啓予手予足。宛然在也。向者雖聞一以貫之。猶未喪我。有如臨深履薄。然今喪我矣。無罣礙故。無有恐怖。戰兢吾知免夫。蓋是時曾子自信永離生死。與顏子不違仁之心境合矣。晦翁僅以身體髮膚爲言。其猶未盡歟。今儒者爲利祿攻書。不爲性命攻書。誰肯參求及

此即有從別典參及此意者又將貴禪賤儒且有未得謂得之病間有省及生死根之難斷不敢得少為足則必恍惚於神光之雪際安心慧能之燈下見性以為儒門性境匙鑰豈能遂與禪門打過對同則請從顔子一日歸仁上討消息也葢顔子於三月不違之初刹那間生死命根斷矣斷後又當若何曰法門無量誓願學此其時也即多學即一貫矣子貢晚年亦入斯室此又何以驗之曰於獨居三年之心事驗之世

傳孔陵之檜植自子貢但有聖主應運枯枝必發新芽此雖素王道力所感而子貢之性境相通亦可覘已故子貢之悟地立乎顔子曾子之間即其忽疑多學默喻一貫之案其深於曾子之唯無疑也夫子自處於一貫不處於多識然則多學與一貫二轍歟又非也多學而不貫於一是謂背覺合塵即釋尊訶弟子汝但舉心塵勞先起多學而一以貫之是謂背塵合覺即釋尊自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其幾只在毫厘間耳然毫厘有差天地懸隔學者不透此中消息便是孔子宮墻外人省夫

學戒得少為足

學者大患在乎得少為足得少為足必以未了之義發不當之機功行日薄而其輕心慢心復加於內閟外現之大士則意業合口業而交作矣吾深以此自省前非因亦為儒釋兩門高賢動念焉葢孔子之學自顔曾達於子思意俱容傳至孟子毅然獨負命世亞聖之才而得少為

足之端已萌矣達磨之學自神光流於馬祖意儘容分入五宗彬然俱抱超佛越祖之見而得少為足之端亦現矣何以故古德云智過於師與師平等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孔子與達磨之智豈易齊哉孔子兼脩仁聖二學孟子得其仁學之頭腦而已殆不知上古有中庸遯世之聖人當世有內閟時中外現獨行之君子而槩以孔子之規格繩之則於其尊老聃下顔子處必有遺照矣是以棘老聃而力攻楊墨舍顔子而

并異夷尹。此見孔子於經世。而不見孔子於出世者也。假令孔子遇達磨。必以聖諦第一義相印證。而孟子則藩籬之矣。以此垂訓後儒安得不浮。兩程夫子。遂祖孟子之拒楊墨以闢佛老。固其所也。然猶可解也。葢至於今日之儒。以良知之影響。合单傳之影響。而淺陋乃極。其流毒且入彈章矣。達磨兼該權實二智。五宗得其實智之大槩而已。殆不知上古有不以一大事出現之如來。當世有内閟菩薩外現凡身之臣宰。

而槩以達磨之性宗禦之。則於其憐雙馬開五葉處。亦有遺照矣。是以雖與郭汾陽同時。並未有鏡其徃因之通他心宿命者。此得達磨之涅槃妙心。而不得達磨之正法眼藏者也。假令達磨遇孔顏。必洞見其心之不踰矩。不違仁。而五宗則土梗之矣。以此立榜。後禪安得不狂。兆率悅洪覺範輩。遂襲五宗之駕馭禪流者。以窺達士。匪其所也。而猶有本也。葢至於今日之禪。以少林曹洞支之狂談。合牛山臨濟支之狂焰。而

鹵莽已極。餘羶且染儒紳矣。究其病根。皆坐於得少為足耳。則其根之所自起又何在。葢為儒禪家有二錯見。大槩以久迷忽醒之影悟為真悟。又以初發心之解悟為證悟也。今有不著不察之徒。忽於斷言語。絶思慮處。露出本來性善面目者。其時不禁自得。便以為達磨六祖之性宗在是矣。不知此乃影悟。非真悟也。揆諸子貢子輿初聞一貫之消息。尚未必打過對同。而可輕望神光之雪際安心。慧能之燈前了性乎。若

顏子之一日歸仁。則逼真是安心了性之境界也。子貢子輿於夫子歿後。亦及之。而兩家門徒之入此室者有幾哉。安得不以影悟為真悟也。然顏子達磨。亦從多刼證過此門。而今生復現者耳。禪師中實有多生在影悟塲中。而今生始徹者。此正華嚴之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也。西天東土諸祖。正現此門。禪者侈為最上一乘祖師禪。若謂釋家明星悟道之旦。亦若是。而已矣。不知此乃解悟非證悟也。葢釋尊一從明

星悟後便見大地衆生一時成佛亦一一能授其記孰於其刼證道孰於某界作佛而初發意之禪師有是乎哉雲門五葉中之一葉也以三世為王遂失神通殆不如佛光道悟禪師從郭汾陽再來為僧神通猶在而謂禪宗之悟境遂可同於釋尊之悟境乎若孔子之言過此以往顏子之言欲從末由則逼真是望着證境而說孔子之傳乾元又分明說出證境其惜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所謂止亦向證境說也此則不

但儒門罕知此義而禪門中能別解證二境消息者亦寡矣何怪乎其得少為足哉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愚不敢言知困而不足則頗能自知矣志諸此以待謀道之仁賢云

儒流叅酌命學

學有性命二宗命學亦儒者所當叅否曰易言至命孟言立命此命學卽性學也老子豈非命學之宗然而所重在道其曰道生一一卽太極太極卽性也老子曷嘗於性外脩命哉自仙家

分精氣神為三寶神屬性精氣屬命乃有性命雙脩之說又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之說此命學之別傳也術非不正而非事君事親之君子所能行又有所謂外丹服食者服之可以沖舉君子豈以玄門之術外之然不有魏伯陽之引內養性許旌陽之忠孝淨明吾知上真之不加護也上真不護而強為之其不奏功明矣何用僥倖於萬一為黃白男女之術旁術也縱得真傳亦造物之所嗔厭而況實此二術

者多玄門無賴之流乎或者却病延年之術無害於天理者不嫌祖孟子養氣之功以為持志之助然而苟無真訣則求却病而反增病求延年而反促年者有之吾竊有味於文中子之荅長生問也曰仁義不脩孝弟不立奚為長生

折衷脩性脩命二宗

禪玄二門之相貶駁久矣禪門據楞嚴十種仙案以為並是人中鍊心不了三界者故曰鏡經八萬刼總是落空亡而玄門又以性命雙脩之

法。判禪流爲脩性不脩命。有詩曰。饒君縱悟真如理。未免抛身却入身。何似更兼脩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二說孰是。曰。脩性不脩命。禪門委多若人。然特下乘禪之未悟真如者也。果悟真如之性。則已成無漏真人。而大藥不必脩矣。蓋玄門之所謂真如。乃禪門之所謂識神也。識神乃抛身入身之本。而張平叔認爲真如。誤矣。若玄家所開天地神人鬼五仙。委不出於楞嚴所科十種仙中。中有性命雙脩者。入天仙品。有脩

命不脩性者。入地仙以下諸品。要之。仙雖以命脩性。而性宗終未徹也。一徹性宗。卽超凡夫地生如來家。證初地菩薩之位。而天仙不足以囿之矣。然而天宮聖賢。則不但初地權位於此。亦有入地以上菩薩權位於此。如紫微係藥師化身。雷尊係普賢化身。斗母係文殊化身。太乙及碧落教主。俱係觀自在化身。此豈可以天仙目之。卽梓潼大茅等真君。張葛許等諸真人。俱屬行起解絶菩薩流品。亦豈十種仙之所能囿也。

蓋大經如華嚴。法華。楞嚴等章。俱導人以出世正因。故不但伸大乘。亦伸中下二乘。而於人天小果。並以爲世法而抑之。他經則有言及菩薩升沈變態者。雖天魔外道中。亦有大乘果位菩薩在焉。何獨於天仙而疑之。故亦不可執楞嚴十種之說。而薄視天界聖賢也。總而核之。學者當辨悟脩二執。從初發心者說。必以悟上乘爲第一義。雖二乘猶當棄之。而况人天之果。從已發心者說。則菩薩脩道於三祇刼中。六道何所

不入。天文地理醫卜詩文博奕局戲等技。一有不精。便不能過五地。人間天上二十五有之中。一切方便助道品。一有不透。便不能過七地。况於命學。亦脩性中一大因緣。而多刼獨漏此果乎。但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慮。所先或不在是耳。時節因緣既至。聖人亦必後天而奉天時。爲主爲伴。皆無所擇。乃禪流草芥玄學。至有以北帝爲龜蛇。而欲毀其象者。則真半邊漢也。病亦起於得少爲足。儒林當以爲戒焉。

釋道判天界菩薩低昂辨義

蓮經判人天道轉輪聖王釋梵諸王俱屬小藥草一欵尚在緣覺之下而道經則尊三清四皇為七寶並屬古佛分身孰為定論曰皆是也蓮經從聖凡之界判其等則天主皆在凡位不異人世間之帝王道經從化現之果究其因則天尊多屬古佛遠過出世間之小聖不有蓮經藥草之喻何以發人超凡入聖之大心不有道經七寶之徵何以動人格天響帝之真念儒者必毋舉一廢一

儒先論三教得失

天下尊信程朱攻異端之說久矣近乃有疑其為謗佛者此又非所以論程朱也凡謗佛者必與佛心相違或口談佛理而身毀清規或語牽佛經而意入魔見此謂謗佛程朱特認佛不真耳非謗佛也或者卽奉佛敎而來亦未可知昔調達永世與佛為仇而釋迦猶稱之曰善知識況程朱儘有中狂禪之膏肓處其為禪門之善知識何疑哉獨惜其硬遏出世一宗盡掃天堂地獄因果之理謂人物但有現在而無過去未來小人既無所虞於報應而君子亦無所究其指歸生死苦海何由得出後生出離之門既閉則教主證果之岸亦迂矣雖不受謗佛之報亦必群盲脩衆生乂滯於生死苦海中如其受逆流之佛敕也又當別論程朱未出之先惟文中子之持論最公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

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斯言真千古不易之斷案周元公實洞照之意在轉禪學為聖學是以隱釋顯孔而兩程遂操戈以入二氏之室其時亦有劉忠定公元城者持論最方最圓其言曰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又曰古今大儒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為儒佛弟子者各主其教猶鼎足也令一足失可

乎。則鼎必覆矣。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教，亦從而詆之，以爲佛法皆無足取。非也。士大夫多以禪爲戲。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而爲一笑之資乎。此論真是先得我心之同。及考元城立朝大節，表俗高風，靡不亭亭物表。實與趙閱道不相上下。程朱雖闢佛，絕不敢議其非。蓋使信佛皆如元城閱道等，則孔子之道益光矣。今自浙學倡後，程朱之教漸衰，禪宗之焰復起。人但知爲風會所趨，而不知　聖

祖之精神不泯也。當此之時，不患三教之不合，而患合之不以其矩。合之不以其矩，則儒不儒，禪不禪，玄不玄，而世教且斁，不如各執本宗之爲愈也。愚故以一貫通單傳之宗，而以孔矩別聲聞之行。或者可贊　聖謨之萬一歟。

學者當於三教闕疑慎言

孔子贊老子爲猶龍，出於莊子之書。其與太宰蕩論及西方聖人，出於列子之書。儒者多以謬悠荒唐之說疑之。然禮記載有曾子問一篇，孔子自述吾聞諸老聃者凡四。老聃殆精義入神之聖也。惡可疑猶龍之讚爲虛。魯論載有太宰問一章。太宰聖孔子而頗嫌其多能。然則太宰亦知道在一貫，不在博聞強識，可與尚論古之聖人者也。惡可疑西聖之言爲誕。學者信得及，則信之。信不及，則姑闕此疑，而慎言其餘可也。乃或置卜度於其間，必造滔天口業。況吾儕無程朱之德學，自當以揣己分量，求安身立命之方。於太宰章，最宜細玩。應知太宰以多能病夫

子，誠跡而疑聖，不屬於多能。見却正也。子貢表夫子以天縱兼多能，誠確。而後學或因之以習多能，敝亦當稽也。是以夫子鄙多能爲少賤之事，而以君子不多，賞太宰之知。此謙己誨人之深意也。以此推之，吾儕亦安身立命於一貫之宗可矣。何事學孔子之博聞強識爲。雖束二氏之書於高閣，豈謂少也。愚頗爲之分經串絡，無乃違君子不多之訓耶。曰，此又不可以執一論也。聖賢之願力，常與氣運相通，天命孔子以未

喪之文故縱之以博學之長才又貫之以空空之性境有主則必有輔顔子子貢孔子之二輔也顔子則速肖矣子貢亦具博聞强識之胎肧而空體不逮顔子是以獨受夫子猛火之鍛焉先以不受命而貨殖裁其博繼以多學而識之啓其約然後一貫之衣鉢乃授無言之秘藏旋抽子貢於是不貨殖而屢空矣是故顔子卽孔門之長子普賢子貢卽孔子之少子文殊也皆以大乘根器合孔子之願力以乘氣運者也不

然胡爲得回則門人益親得賜則門人益進耶曾子不具博聞强識之才則以守約爲道而已一貫之傳最確其孔門之傳燈迦葉歟阿難又以迦葉单傳之宗貫釋迦五時之教則子思子足以當之矣學者有子貢子思之才品乎何嫌學孔子之多能以滿一貫之量苟無二子才品而求多於見聞則多能正足以窒空體人心能有幾多智慧而欲攬天下之長以爲已長乎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之守約正是善學

孔子之多能者也雖然使曾子上無大成之至聖爲之師中無知十知二之上賢爲之友下無青出於藍而深於藍之聖孫爲之徒而光以守約之宗見於世則何以收博學强識之通材及一超直入之敏士其去釋門之聲聞小乘無幾矣故多能亦聖學之功而不可廢也或多或不多亦顧學者之力量何如耳審已分量擇而處之便是安身立命之準若孔子之讚猶龍懷西聖程朱猶信不及而可責諸時賢乎闕疑愼言

則君子寡尤之學也愚也一貫之宗既未徹博聞强識之具亦無有守約乃吾分耳不揣而爲三大聖人分疏過也夫過也夫然於孔子下學上達法門則守之頗確矣所守原在曾子之約而以已方人則不敢

評唐宋豢禪豪傑

唐宋見性禪師善能指點儒門豪傑有以黑風吹之喻點于頔者有以心頭火之譴點白居易者有以狗子佛性話頭點趙閱道者有以德山

托鉢末句點張天覺者。有以四大本空轉語點蘇子瞻者。有以相公入來富弼在外語點富鄭公者。有以子韶格物曇晦物格語點張無垢者。有以童子趨吟萬象之中獨露身點馮濟川者。諸公皆於言下有省。禪林侈爲盛事。邇年有一豪僧好施棒喝。常恨當今不得遇此等朝士而鉗錘之。而朝士之知有向上一着者。亦若恨目前不得遇此禪師受其鉗鎚。愚按前者諸師。信乎能攻他山之玉矣。然以釋尊靈山榜樣。似有

不帖帖處。釋尊惟於市瓶弟子。直下鉗鎚如阿難徵心不契則咄之曰此非汝心。善星問義太乖則訶之曰。痴人。猶吾夫子之野子路而小樊遲也。至於對波斯阿闍二王則口口稱爲大王。對領徒八百之外道仙亦口口稱爲大仙。指點最明。辭意却婉。殊不以無上法王之尊嚴而没貴貴老老之世法。豈其機鋒落禪師後耶。以是知諸師見地雖確。終帶有英雄降人餘習在也。惟大顛面折韓子之原道論。祖印面折歐陽子

之本論。此乃對症之針砭耳。愚亦竊歎當時明公。但信得禪流中有一生了道之耆宿。尊之太過。不信得儒流中有夙生絕解之大士。求之太苛。如蘇子肯下佛印東林總而不肯下程正叔。正叔豈必不從夙生禪悟中來。富公肯下投子圓照。而不肯下韓魏公。魏公實紫府真人之應化也。以佛眼照之。並是顛倒見耳。今世儒豪之見大率類此。或先達。或同袍。豈無可入寃老乞言之選者。槩以地醜德齊。難於相下。而禪玄二

門有豪夫焉。聳之以棒喝之粗機。輒驚。投之以立竿見影之小術。輒動。有不難於五體投地者。然多以虛影相吊。未必如唐宋名公之果有所得於諸師也。風尤下矣。雖然其猶賢於挾貴師心之流也夫。

尚論大儒晚年悔悟以警狂學

韓子作原道論以闢二氏。而卒乃降心於大顛。歐陽子作本論以攻佛。而卒乃降心於祖印。近儒有姍笑之者。不知此乃二公之不昧本因處

也韓歐之因地必遠矣此來其以先迷後得主之影象示人歟然韓子與孟簡書尚有門面話頭在歐公則倒身入於禪窟臨歿猶借華嚴經誦至八卷乃逝亦深悔從前作本論之非則何如蚤不作之爲愈也孔子重戒不知而作有以哉程朱先已見性端倪而後闢佛其論尚爲有本故立於韓歐之上而晚年悔悟之狀亦頗類於韓歐則以落葉歸根天機有所必至耳淳公爲監察御史裏行時嘗曰佛説光明變現初莫測其旨近看華嚴恰説得分曉盡是約喻應機破惑名之爲光心垢解脱名之爲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教化得人光照無盡世界只在聖人心上光明所以諸經之先皆説放光一事此言亦只道得法身邊事未盡三身之義而悔心則已切矣正公爲崇政殿説書時嘗致書於靈源淸禪師叩問禪要師荅書中有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歷叩殆遍之語則正叔曷嘗不叅禪學而對徒輙諱之殆不如淳公之開

心見誠不事遮葢歸涪之後尚言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則其所叩於靈源禪要者謂何豈從夷狄叩心要耶亦猶韓子之降心大顚而猶存門面於孟簡之意也吾謂叔子穿窬之心未盡以此若晦翁晚年眞有大悔亦有大悟嘗作開善道謙禪師祭文其略曰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絶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説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留朝夕咨叅師亦喜我爲説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叅惟我師具正徧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此見晦菴之痛悔闢佛略無包藏也或問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晦翁荅云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到這裡都

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生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此孔孟所不及。又云。金剛經所謂降伏其心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伏世間一切衆生之心。入無餘涅槃。只是一無字。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此謂離相卽名爲佛。此見晦翁之有深悟於禪也。然味此等語意。亦但信及達磨六祖悟境。而未必信及如來證境。其見則已超過伊川。而合明道之解地矣。學者當於此驗濂溪緜脈

之幽之遠也。以愚臆斷。若淳公若晦翁。殆是修道位中之人。暫隱夙生見地。而末乃歸根於此耳。坤道先迷後得主之榜樣。微二先生。誰與立哉。世儒槩以尊孔闢佛窺晦翁。豈知其晚年心事。全向達磨之最上一乘。將一生之事業文章而芻狗之也。愚幼實傾心於宋學。自以德行不倫。不敢踐迹晦翁著述之年。正愚影窺宗門大意。而絕立言之年也。晦菴晚以盲廢。愚幸不盲。而以機緣所迫。頗從三教鬭諍場中出手眼焉。

後世必有以窮禪客目我者。不知吾今心事。實不敢妄想達磨之立地成佛。而純向孔顏下學路中行也。僭謂孔顏所達於達磨之悟境。在往刼。不在今生。今生所現。是權非實。孔顏所達於如來之證境。亦不在今生。但難判其在往刼。在來刼。往則必在塵點刼前。來則必在星宿刼後。今生但以普賢行門現耳。悟證二境。是孔顏之實際。而示人但以影略普賢行門。是孔顏之影現。而垂後則成楷模。葢有乘龍御天之願力存

焉。學者無孔顏之因地。則其上達之學亦難入。必也學曾子乎。曾子從影悟起眞修。從眞修發眞悟。其萬世儒學之的歟。晦翁當悔悟之年。纔能與曾子打過對同匙鑰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晦翁有焉。乃儒釋兩家雄夫。類欲以偷心望聖果。夫名利猶可以偷心取。而道德可以偷心取哉。誼當闡晦菴之幽。以爲作狂作僞者戒。

總究儒禪大小孔釋權實容義

儒有小儒大儒，禪亦有小禪大禪。小儒何足以當大禪，故達磨出而語言文字之儒如爝火。小禪亦何足以當大儒，故元公出而繩床學語之禪皆野狐。然初發心之大禪，終不能奪絕解圓修之大士，故以孔子之從心不踰矩，視棒喝之機鋒兒戲耳。遇九年面壁之祖，則必以遜世之中庸聖之。絕解圓修之大士，又當遜德於如來之以一大事出現者。使孔顏與釋迦同時，不作內護，亦作外護。此不但因地遜於果地，即帶果行因之如來，亦權遜於從因證果之等覺也。學者通乎此義，其於三聖人之應迹釋然矣。則又將有疑於佛氏三不能之說，當剖之。佛能納大千世界於一毛孔中，復能手擎大千世界擲虛空界外，何以不能逃定業也？隨因感果，歷歷分明，此所謂八正道也。逃定業即逃正道矣，正道可逃乎？然佛性已空諸所有，有何定業？從凡夫見之，以為有耳。但學佛者，切不可起逃定業之想，纔起此想，便屬偷心，偷心之業轉重矣。佛於

發真歸元之頃，十方虛空皆悉消殞，何以不能盡有情界也？有情界從八識建立，識情可滅，識性不可滅。有情界盡，則識性亦滅矣，佛能滅識性乎？然有情界生本無生，滅亦無滅，亦何盡與不盡之有？謂有情界不能盡，亦順凡情說耳。但學佛者，切不可起盡情界之想，纔起此想，即落斷見，斷見非大乘之路也。佛於四生六道，皆能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何以不能度無緣也？衆生八識田中，真如與無明和合，無明之緣日親，則真如之緣日疎，無明之生相最難盡也。諸佛非三祇不盡無明，而獨能令衆生頓盡哉？無明未盡，即是成佛之緣未至也。佛能度諸，然無明受真如薰，必復還於真如，畢竟無緣皆入有緣，但非一生之所能究竟耳。釋尊從明星悟道之旦，盡未來際之因緣，悉知悉見，實無一人不受度者。言佛不度無緣，亦從凡夫之情見而云然也。在學佛者，不可一日無度盡衆生之心，亦不可一日起強度無緣之念，纔起此念，便入狂

因國齋施設將與衆生同墮惡道吾嘗嘆今之狂師僞師輕談般若入已之等兩蹴皆先陷衆生於地獄而以天界佛界待如來之援濟者律以入正道即是無緣衆生而彼且以爲當下即佛也迷孰甚焉學者窮理及此而後可與論文孔乾元坤元之易也已

儒者當治禪玄二門闡提

人有恒言唯佛大慈大悲儒者不可不求其實佛言殺一蟻子有罪殺一闡提無罪梵語一闡

提華言信不具謂一切世出世法無一足以動其信心者乃四端全滅之人也王法非士師不殺人而佛法似許人人殺之此豈以賊賊爲仁者哉成闡提未有不入阿鼻獄者其人果作何狀在俗則有獄父與君之賊入此款中而出家則撥無因果之魔僧其尤也蓋以犯義犯刑之身談罪福性空之旨撥三賢亦撥十聖何況人天之小因小果而不撥耶佛以爲殺之無罪而族姓家且有爲之揚旗插標者矣經言天人[illegible]

人說法弟子與師當受王難明以折伏魔僧之權付之主持世教者而勝國以前君有捨身布髮稱弟子於法師者有勅僧尼犯國法不與民同科者又有詔法師坐受群臣禮拜入殿廷亦不隨班拜跪者臣下亦從而附和之致使狂魔肆志激成三武滅僧之慘而勝國則不久遂亡此不講於佛之大慈大悲而以姑息開闡提路者也然後知我　聖祖之束二氏於禮部嚴禁師巫邪術真得如來心印矣玄門亦有闡提

在黃白男女二術中術固卑卑而剽掠參同悟真之墜餘引人入於財色妄言金丹入腹我命不制於天其撥因果固未必如盜法魔僧之甚而廉恥則掃地盡矣律雖以左道科之而未詳竊以爲問刑條例中當附此二款凡以黃白僞術坑人財物者事發同强竊盜論凡以男女穢術污人閨門者事發同僧道犯姦及平民强姦論儒者慎毋墮其術中

右議以從先維俗爲名而究及三教聖人根

因何居。不究及三教根因。則先進之源頭不徹也。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愚敢爲申其義曰。孝弟不從盡性至命中出。孝弟猶爲無本。禮樂不從窮神知化中出。禮樂猶爲無根。此不可與中人以下者道。道中人以上而不及此。則從先之義粗矣。故以此義終焉。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終

從先維俗議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管志道撰是書多論往來交接之禮其四五卷皆講學之語理雜二氏且明立三教主賓之說並謂敦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是孔子與佛同道又云達摩安心了不可得之宗孔門七十二賢靡不得其大意至遵此實際則惟顏子一人而曾子啟手足時曾及之其附會尤甚蓋心學盛行而儒墨混而爲一是亦明季之通病矣

無甚高論七卷（原缺卷四至卷七）

〔明〕趙鴻賜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無甚高論七卷》提要

無甚高論題詞

子思之作中庸揭言性道教矣已而不言性不言教直系之以道有旨哉莊周不云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禪宗亦曰我不會佛法只會道道何如其會之哉庖犧氏之初一畫已耳嗣後紛紛強名曰道徐之枝繁岐漫無所統一

而道且為天下裂迨至今茲儒佛道之名鼎足而列所入父之所出奴之黨枯護朽各相彈射而迄不可解予友樅江趙承玄丈桐子國大中丞柱野先生之胤也蚤而穎異長乃邃深慱綜百家貫通三教所著為書滚滚數千言命之曰無甚高論不遠千里走一价索序於予

予惟承玄丈之所稱述允矣大方予何能賛之聊以予之偶有所聞者揚推陳之玄家且置時之膚學罔不曰聖曰佛已第不知聖是孔乙已佛是老比丘我是大丈夫我自聖修我自玅用我自有大光明智照耀天地輝絶古今赤灑灑露裸裸自在自由古人云尼父不識字

能仁不解禪彼尼父氏能仁氏與予同參却是參何誰還會麼儻若信孔祇是說孔行孔信釋祗是說釋行釋謂之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見孽亦名見魔古所云聖魔佛魔總謂之炙脂帽子鶻臭布衫大丈夫意氣冲天一恁驀直去孔釋俱捨人法兩忘是名信孔信釋何

故如此予之大光明智從本已來未嘗變動所以三教決定不是我我祇從三教中行履得若三教中但着一教是我矜其血氣攖其心胷而賓賓以學子為嗟嗟根椽片瓦無非是釘是楔且見外來者為主而我即受變矣一切都揹纖塵不立此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始

有少分相應翔古人每每言智不是道心不是聖此智此心是恁麼尚不得作見聞覺知會故曰人心無住處踪跡不可尋尤有異焉即今稱衛儒之嚴者宜莫如程朱第伯淳嘗曰我於天壤間真自孤立仲晦亦曰顧眄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有無超矣一真自孤此豈佛境焉

得儒名世之褒衣往往無大人作畧被書冊子上一落索套着便轉身不得透不去說恁麽儒釋玄遥憶予與承玄丈促膝留都時隔別三十年於茲矣一旦奉雲翰展琅函急讀一過真所謂獨鏡千古坐斷三聖唐宋以降未有是論予方兀兀菰蒲無隣不聊忽有舊交高相印可予其庶乎恍若御長風而翩然遊太清已乎爰書數語弁其端歸馬桐有觀我吴太史先生一代英賢頃與予有所徵對試以予言質之不知謂予何

萬曆戊申孟夏之吉

吴郡魯川曹徹儒汝為甫敬書

題無甚高論

夫道有高下乎中庸言辟如登高必自卑又言極高明而道中庸夫不自卑非所以為高也不道中庸非所以極高明也蓋率性謂道證者視以為常自夫未易證者名之為高云爾余讀無甚高論書固所以為高也乎吾中國自三五而下迨于尼父握道樞以立極于宇宙至矣而隱其高者以待人自證二氏家時時喫緊提掇其為揮闡摘發大有裨于中國之教者不細我

高皇謂其暗助王綱此

大聖人之所以一聖真扶人極也柰何束于教者互為詆斥未證謂證者流為

猖狂苟有證者于其間固無已於同人之懐而為之一饒舌也然而尸之者固難其人哉海内以是鳴者不少而不能無間然者何多也鄉先正桐城桂野趙中丞公余未及奉其杖屨而仰其懿範久矣嘗讀其遺書數種上達乎性命之微而克敦乎倫常之素旁通乎緇黄之

旨而下不廢游覽嘯歌之事大都率性真而屏拘攣殆無有一話一言與私心有間然者今讀其嗣公承玄氏無甚高論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余所頌承玄者亦如頌夫子已爾至是承玄氏書来徵序昔人云使同乎已者正之既同乎已矣惡乎而正之余也耄凡承玄氏所著無有乎弗同者又胡從而正之乃其博稽精擇不為臆說往往取證于名談俾學人有所據以信入用心亦良苦哉說者謂承玄隠淪著此以見于世此淺之乎視承玄者也吾將以此書為承玄氏之木鐸

萬曆戊申重午後二日上元如真老生

李登拜書

題無甚高論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信斯言也道若甚高然胡弗論也不知有高即有及有及即非高乃不可及之高則未嘗有高在也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豈謂道有已甚而人不可為乎謂天下原無

已甚之道耳原無已甚之道而天下咸不知之故索隱以為之故行怪以為之而唯仲尼獨知之故曰吾弗為之蓋非淂為而不為第以為之而不得也天下豈有為之不淂者猶可階而升耶是故佛說直下便是我謂無有是處又說動念即乖我謂無有乖

處何也唯無是處故當下不離唯無乖處故着念不淂也以此知方所不立而意象霎泯擬議無門而口耳俱喪矣夫何容着一論乎而況論其甚高者乎故謂不可及者正謂當下之不可及謂不可階而升者正謂當下之不可階而升也皖桐趙承玄氏潛

心聖學嗜味道真蓋有日矣無亦見及此乎故為一編而命之以名則曰無甚高論余未讀其編先玩其名則思過半矣乃編中所採徧及三家無非是義且其二則中所嗟及者有云浮生易盡聖宗難明毋論是儒是禪且保自性自命旨哉言乎切中學者

不自反求之弊果能因言猛省向内
尋求真解一開妄見自息乃知直下
便是乃知動念即乖乃不可及而及
及無所及乃不可升而升升無所升
至是則豈但甚高者無論即無甚高
者亦無論已

萬曆戊申重午日秣陵瞿文炳譔

無甚高論叙

夫太音不入里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
心豈衆人之心視聖迥絶情見封之自
信不逮爾爾羅近溪先生曰仁者人也
分明我即是仁却不自信為仁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即是
知却不自信為知抑何迷妄顛倒直契

本心之難是以一入信門便獲家寶粗
言玅義皆可證知本地風光正惟賢聖
祇為此一事皇皇逢時指點借路宣揚
原非有分毫增添本心之上信此終身
不愚疑此終身不靈何以故從心分路
品位頓殊譬如貧兒衣珠晃耀信有則
富疑無則貧貧富之分信與不信間耳

此吾師樅江先生指人信門而有是編也先生幼承其先中丞公家訓即具丈夫智一切却掃精研茲事當時名碩若羅近溪史惺堂張甑山王北陵焦弱侯諸先生長老悉共訂正冷然獨暘尋與諸同志有宜秋洞會有陋巷會會有十二戒約单提本心直以無聲無臭之旨

為準的云居恒名義禮法稟令周孔於書無不讀尤愛闢切性命者嘗曰桔梗鷄壅以時為帝牆壁瓦礫俱可明宗矧徃聖遂哲語語心為訣者乎以故洞究三教微旨嘗列先儒格論以次及兩家篇中皆掇其直指心體者一切似語不録以見悠謬遠真之譚竄獨儒者所不

道則又在兩家門庭外者嗟嘑聖人應時立教期于明心歧路一分謬立封畛識見不定者妄希學仙學佛俗執不除者未得我之宗派而專摘彼之支流燕石異同不顧家寶又烏知彼先我而覺者疲于津梁乎總之皆緣境起念信心不真其于無音之音無言之言對面千

里矣夫學者性命為悉性命之功以聲臭雙絶為至苟遠性命雖吾黨之言可略苟不遠性命誰非至寶而執相生疑迷之迷矣善乎王文正之言曰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一歲者終不聞道矣先生合編三教意盖如此至讀篇終有曰孝弟其龍德乎能剛能柔能屈

能伸能大能小而為物之至神者龍也貫古今通遠邇兼萬善而為德之至神者孝弟也吁嗟至矣請返顧自心將無能孝弟乎不孝弟本心有聲臭乎不參此信此是為正信吾以知是編三教之功臣也

萬曆癸卯春正月望日門人范一謨頓首譔

無甚高論自叙

嘗謂九土一土四生一生沸宿與理星並躔洙泗與殑伽共派圩頂與曼耳無異龍蹲與獅踞何殊帝編貝典冥逗機緣浮海度關潛消朕跡茲昌故截蓋性無封畛見有盾矛岐談輿寧免朱歎染語吐即動墨悲矧闇如

旁魄咸疑裹加疑而辯似鴃音率執上增執以多自證彼此相攻以同自安世道交喪嗟乎起佛法之想者擯鐵圍而弗容存淨智之習者見普賢而莫覲良有以也僕棗昏眇識鈊堅寡聞遜林宗隱括之評睎元亮遥集之侶瑟居剖帙泚筆隨書欲息百氏

之舛馳竊拈群喆之了義俾知心外
無法水外無波世出世間手覆手仰
象體畢露誰摸尾牙乳色横陳奚較
鵠雪三既不立一亦何歸總是天游
寧墮潮陷豈不悟平常之為道而厭
奇詭之滋害哉昔文始經謂善聖者
不留一言鬼谷子謂口可以食不可

以言其寄慨抑何深也大哉孝文帝
之言乎曰畢之無甚高論請以斯語
名編

萬曆壬寅歲中和節日皖桐趙鴻賜
承玄譔

無甚高論或問二則

或問此編諸論首標儒宗次擧二氏不幾於
援墨入儒乎愚曰此亦仲尼從周之義云鴻
賜山澤迂叟炳燭晚研日以含經味道為課
伏讀
聖祖之言曰仲尼之道萬世來賴佛仙之靈暗
助王綱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於斯三教
有不可缺者誦斯言也仰睹我
聖祖至仁如天大智若神開諸儒不敢開之口

合三教不能合之談輒慓然自盟于心謂士
逢昭代有不誠服而欽從者是自用自專者
也眎仲尼從周之義不大悖乎且編中所載
皆二氏悟後語足以闡發性靈有補於聖宗
不少矧誕漫謬悠之弊彼家具眼者業已嚴
擯之矣儻肯虛襟而實究焉自有灑然會心
處柰何被儒字壓頭遂終身閉目而不敢一
窺也哉

或問禪愚曰儒者諱言禪以禪字為釋氏拈

出其名甚鍾其適甚謬詎知唐虞許大事業
孔子只以一禪字括之盖唐虞之學洞見此
靈體發而未發即從微處入手虛豁豁脫灑
灑時時透露色色本來以與而不與之心成
為而無為之治云爾如曰傳賢為不與則傳
子可為不與乎所以稱夏后殷周繼者謂能
善繼其道而亦不害為禪也夫禪為聖帝寶
藏獨仲尼具千古眼一口道破今廼舉而畀
之釋氏亦何見而然哉且吾人此個靈體居

倫物湊泊者恒難外倫物湊泊者恒易瞿曇
氏應機立教開方便門接引鈍根世或以此
而悟亦多以此而迷仲尼八字打開就平常
處循循善誘毫無奇特毫無滲漏弟曰不可
使知又曰未可與權其慮深矣今儒者惡虛
寂而喜實踐不知虛寂與實踐是一不是二
彼百姓日用者何物行不著習不察者又何
說也豈有靈體現前之夫而至于倡狂無忌
者哉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始及篤行

則知行之緩急見矣仲尼發憤忘食忘憂忘
老只為攜得此靈體到手則憤幾自不能息
顏子欲罷不能亦自憤如是也柰何學者多
從名義上發願承虛接響手忙脚亂隱隱墮
在對筭窠臼無自由分若從靈體上發願則
一切不與渾然未發境界天地自天地萬物
自萬物子孫自子孫而無為之大業成矣不
然內捉念外脩容茅纏紙裹不識靈體作何
狀究竟奚益耶嗟夫浮生易盡聖宗難明勿

論是儒是禪且保自性自命所當發憤猛省
哉

無甚高論卷之一

桐城趙鴻賜承玄輯

富鄭公謂伊川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閒人曰某做不得天下閒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為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有人問甘泉湛先生曰程子云禪客最忙恐亦是不識心體不免矜持助長否曰聖人之學勿

忘勿助何等無事禪客只是要拂此塵又拂不得終日無柰此身何不知心體自然何用忙也愚謂學者能識得心體則君子自強不息夫子終夜不寢正是真閒

或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上蔡謝先生曰此是乍見孺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作心他便喚做前塵妄想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裡有進步地位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為自已發此心願且看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愚謂儒者果能放得下則佛亦無柰他何竺經當束之高閣

朱晦翁早從學於延平李先生久之恨不發明徧謁禪老與呂東萊張南軒同問道於大慧禪師晦翁十八歲從劉屏山游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遂搜其篋惟有大慧禪師語録一帙次年登科致書於開善謙禪師曰熹向蒙大慧禪師

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謙荅書曰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晦翁覽之有省於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有書啓國清禪師曰寒山子詩刻成日幸早見寄寄山居僧詩曰方丈脩然屋數椽檻前流水自清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麈客

室空那許散花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禪有問今士大夫都入禪家去者何也暾翁荅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麽人也都去入他禪學佛法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孔子所不及也四大即是魂魄十二緣生出華嚴

合論佛說本欲盡去世間萬事後卻說出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磨盡翻窠臼倡為禪學尤為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禪宗有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麽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又曰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

西山真氏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旨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愓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

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宋李樂庵先生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是之謂踐如不及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及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吾不過其味鼻欲嗅吾不過其嗅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

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辭此所以未達一間也○一日召對選德殿奏事畢上因論禪學乃奏云所謂禪之說儒家亦有之但今人只於釋氏留意殊可惟昔周公亦坐禪惟孟子能知之上愕然又徐奏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豈非坐禪乎天下只有一理周公平日坐而思之者無非愛

人利物之事只此便是佛心何須更問禪乎上領之○釋氏稱無量壽佛佛在甚處自家一念不動在太極之先不為高在太極之下不為深先天地生不為久長於上古不為老此外更有甚佛○人之為善不可出於有心有心於為善則與為不善同昔人有嫁女者曰爾行矣慎毋有心為善女曰将為不善耶曰善且不為況不善乎處心到這裏方可○或問釋氏地獄之說果有否先生曰不可謂有亦不可謂無皆由心

之所生一念善處便是天堂一念惡時便是地獄且如人問崑山有獄否告之曰無你若殺了人便是獄了地獄之說只是這箇道理○先生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遊戲生死之道因言曰此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長年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冝行而顛損於生死之途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

數老氏獨缺其一此何意也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地得之而清寧老氏缺之者聖人之得一也聖人得此則翁張造化遊戲生死○陳了翁一日往其處或言此間有一得道者可就見之了翁曰他自得道干我甚事此便是了翁過人一著處這段事須是自家自去理會如何倚靠得人○太祖一日居殿中小黃門塗糊其壁即欲殺之且曰此天之物也汝焉得損之正合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又嘗露坐或諫以星月在
上帝曰爾以為茅屋之下星月所不及耶正合
不欺暗室之意○司馬温公清修寡慾家無曳
綺之妾而婢僕之禁甚嚴一日有客自輪盤隙
中見一婢蓬首垢面疙瘦如鬼不覺警嘆乃知
前輩治家嚴內外之分如此愚謂近日縉紳之
家婢僕皆曳綺蘭入亦足羞矣
王心齋曰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此隱字
對見字説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
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隱
則如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群
者是已乾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德而隱九二
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觀徘溺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非隱而何孔子曰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非見而何○舜自耕稼陶漁
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孔子則自不暇耕稼
陶漁無非與諸人者故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

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
於弑父與君○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
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
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殷時訓宗伯曰天命之謂性謂天命者何曰中
庸已自釋之矣其自釋云何曰下章不云乎詩
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命也
於穆不已何以謂之性曰中庸已自釋之矣其
自釋云何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
已知不顯不已為文王之德則知於穆不已之
為性矣不特此也至其末章中庸又自釋之矣
其自釋云何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故無
聲無臭是天命也夫言德而至於不大聲色至
於如毛可謂精矣而猶不足以言性也必至於
無聲無臭而後至焉是天命也是所謂人之性
也中庸恐人不知天命之旨錯認性體故於中
引於穆不已為天之命而又以文王之德之純
表之末復推言不顯之妙而終之以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之言始終發明首尾照應其彰明較著如此後之論學者或不求之本傳而自為一説豈中庸之本旨哉下文修道之功乃其戒慎恐懼則惟在於不覩不聞之間莫見莫顯即其隱微者是也噫此其為盡性之學也歟○自夫子沒而微言絶諸儒論性者多矣或以生或以氣或兼理與氣或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謂性惡者有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有謂性有三品者是皆不免

乎扣槃捫燭之説億中之言也惟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言如撥雲霧而指青天直示本體明白易簡非諸子之所能及也學者於此一言而真有默契焉是謂知性知天之學自然念念歸根無復他岐之惑矣○問孟子道性善此千古折中之定論也於中庸何如曰聖賢立言因時垂則各有攸宜乃其宗則未始不一也夫既曰天命自渾然至善矣故謂善即命可也謂命即善亦可也孟子欲覺天下之迷故其言確而顯子

思欲著道體之精故其言微而深其歸同也雖然孟子言性善善矣究言之人性上不可加一物若猶有善可言則豈直如毛而已乎夫惟示之以於穆不顯無聲無臭之真體則善與不善泯然無迹之可寄不尤為親切而精微乎此中庸直指人心見性成道之旨夫子之所罕言而門人所不可得而聞者子思子於此發之○孟子言盡心知性知天以見心也性也天也一而已矣惟中庸首章雖心字亦不説只単提性之

一言不尤為至妙者歟不言心何言乎妙也今人聞舉心字未能覿體呈露而又以先入之聞見主之便易作内外有無之想便易粘軀殻易落形器或認赤肉團或執腔子裏及分疏滑出已不勝其煩矣惟単提性之一言聞者自然虗靈活脱自不粘軀殻自不落形器自不作内外有無之見至簡至易至精至微是謂還丹一粒可以點鐵成金知性之學其要緊如此而天命二字莫究其原宜乎後學者説之愈長而愈晦

求之愈遠而愈離也○盡性而必曰至於命者何蓋無聲無臭不可覩聞而於穆不已者吾性之真體必至於是而後為湊其性之本然命非有加于性亦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命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又曰纔盡性便至命○或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中庸意或本諸此曰非也自太虛於穆而言謂之天自主宰神靈而言謂之帝湯之造邦也用爽厥師故舉主宰之神靈以表其性之所自出

使民知有上帝之尊則莫敢不欽承也知有君師之重則莫敢不敬應也於中庸豈相蒙乎蓋書以神道而設教故必曰上帝降衷而綏猷者后也中庸以明道而開來故惟曰天命而即謂之性矣夫謂理降于天是猶與天為二今只曰天命則天人渾然一理矣或曰天命自天命豈可以謂人性哉曰此非默而成之焉能不言而信乎雖然非予一人之言也子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又曰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又曰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噫何其切至也由此數言而觀之子思子之精義可以思過半矣若謂天命自天命不可以謂人之性是不能無泥於文字言詮之末而求天人於形似色象之間竊敢謂之非具眼者○盡性必曰至命者蓋不至於命猶為不知性也不至於知性猶為行不著習不察焉耳故夫子於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

曰未知焉得仁惟聖人之盡性至命則順帝之則不識不知故寂然不動感之遂通而從容以時出之雖不告而娶非違也以天下與子非私也四凶之放非以為威也管蔡之誅非以為薄也周流列國轍環天下非以為佞也拜下踧踖非諂也不脫冕而行非速也諱昭公為知禮非黨也獵較非同也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非急也南子之見公山氏之往非汚也如四時之錯行百物之露生莫知其然而然矣是

之謂天下之至和也非立天下之大中者其孰能與於此○子思子憂天下後世知人之有性而不知性為何物則無以安身立命故特揭以示人曰天命之謂性其言確然如金石之不可移炳然如日星之不可掩使中人以上者可悟其微言中人以下者亦識其大意昔公孫丑問孟子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性體之難言尤不止於浩然之氣而形容親切精微如是此是子思子苦心喫緊為人處真孔門傳授心

法也今學者終年卒業徒白首而茫然猶不知性體為何似既不明性體為何似則亦不知率之為何物矣不知率之為何物則亦不知修之為何事矣夫形骸修短窮通貴賤孰不可謂天所賦予乎何必性也則非確然不易之言使人終身習之而不知性體為何似則非炳然不可掩之說此子之所惑也或曰由子之所訓說不幾於幽深玄遠乎非顯明平實之義也曰性與天道固夫子之所罕言子貢之徒不可得而聞

者本自幽玄不可測度今畏其玄遠而必遷之使近恐其幽深而必矯之使平是棄咸英韶濩為非樂而拊盆扣缻名之大雅舍陽春白雪為非調而巴歌里謠謂之正聲於理其何如也不知文王不顯之純本自於穆不已君子篤恭之妙本自無聲無臭未嘗不顯明平實也但此理非情解之所可及非思議之所能緣乃見謂幽深玄遠耳而實非幽玄也蓋此理可以默識不可以言傳者也子思子不得已而以衣帶明珠

和盤托出反啓後人杳茫幽遠之疑則夫子之所罕言而門人不可得聞者不其深哉○天命之性懸於兀然宴坐中偶有此悟難以語人比因有感授之簡書遂涉辯議離真遠矣學者或有見於天命本旨而着於意見落於言詮非真知也昔有僧誦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不得於心沉潛叅究專精數年一日聞柳上鶯啼遽發明自性乃述偈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觀此僧既稱寂

滅却向花發鶯啼處有省得何云機一聞鶯聲口耳俱喪透過聲色叢中直見本來寂滅天命之性却被伊窺破一班愚謂契理當如此僧可謂冷灰中豆爆其庶乎自得者矣○道不可離非不當離也雖欲離之而不可得也道率乎性者也性可須臾離乎試以耳目譬之目之能視也性也視離性則視而不見矣非不見也視之不明猶不見也耳之能聽也性也聽離性則聽而不聞矣非不聞也聽之不聰猶不聞也即視

聽而言動百為可例觀矣故可離者外物耳若率性之道何嘗離乎離之則狂率之則聖聖狂之分惟在乎一念之間而已矣○一念之頃謂之須臾須臾之際人所甚忽容易放過殊不知此處不得力處處不得力此處不現前處處不現前矣不知上窮乎天下際乎地橫極乎四方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將来只是此須臾之性更非他物別無絲毫間隔亦無絲毫虧欠萬古非久須臾非近天地非大須臾非

小學者悟此須臾之性乃見純真世界盡大地是個中和妙境色色呈祥時時露體求一毫異相了不可得也○陽明先生云戒慎恐懼不曾在不覩不聞上加得些子認得真時亦可說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旨哉言也蓋本體而非戒慎恐懼則恣睢縱逸之根未盡其所存者必不神功夫而非不覩不聞則正助矯強之病未忘其所過者必不化愚嘗謂禎祥妖孽鸞凰鬼魅之分看来只在意念萌動影響恍

惚間分天分人造生造死豈必發露橫流而後乃為害哉於此乃知中庸云慎獨是頂門一針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千古聖賢只是識破此竅更無別學曰隱曰微恍惚萌動夫人皆易而忽之惟聖人知其為至見至顯除此更無顯見即此戒慎恐懼外更無工夫學者能參透此語誠知隱微為至見至顯則絲毫欲念無所覆藏妄想根原不得萌櫱反觀是中不容他物終日洞然無非緝熙光明之真體矣○釋典有云一比

丘臨池宴坐偶嗅荷香有神責之比丘曰罪我何甚曰毫釐之念夫神見之如泰山之大此亦可以觀顯見之幾矣或謂隱微雖非顯見由隱微而長之斯顯見矣竊恐不然○君子之學将以動天地格鬼神入火不焚入水不溺若絲毫夾帶攙搭如何動格得今在塵勞世欲中用功正是入水入火的境界若不於隱微處鍊修至淨盡廓清之地焉有不焚不溺之理○羅豫章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李延平從之游

終日相對静坐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至延平先生教人亦如之嘗曰為學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愚謂默澄體認即是静中看未發功夫静中看未發即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功夫初無毫釐差別此乃作聖之真正血脉入道之直截路頭如登匡廬必泛彭蠡浮沅湘必涉江淮若舍此而他之焉則為多岐之别逕矣○中庸示人盡性功夫只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慎獨而止耳學純而德成則

中和自見喜怒哀樂一節只是賛語未發處不可著功夫中節處亦無功夫若在中節處著功夫即離未發之中已乖大本豈復有達道之和哉欲求中節轉不中節矣且工夫欲到發處方用是未嘗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也若未嘗有戒懼工夫而但於發處求中節其弊有流於襲取用智而不自覺者或依傍格式憑凌意氣而自以為得當者有之矣否則狥俗為人此鄉愿之徒所以心勞而日拙也狂者惟志慕古人而行

不掩言有所不顧故聖人猶有取焉未有有中而無和者亦未有無中而有中節者也陽明先生謂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雙江先生謂致虛守寂以養乎未發之中而於感應之變化聽其自然人力無所與也竊謂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或曰情至於怒何有於和曰聖人無動氣之怒故通謂之和如舜誅四凶可怒在彼我何與焉王者以生道殺人雖嚴威肅殺無非慈愛之流通也若未發之中少為所遷即

喜與樂亦不得謂之和而況哀怒乎○有客過
予論學謂處事停停當當要到恰好處方是中
節予曰噫天下事無常形而中無定在孰為恰
好乎孰為停當乎及汝分辨得出劍去久矣而
刻舟何為也曰然則何以曰中節曰非予之謂
也人情之發不患其不及而恒患其過之節之
云者所以制其過中節云者不過其則適得乎
未發之中也其來也而無將也無迎也如閒雲
度巘岫至輕而不能為之礙也如玄酒太羹至

淡而不能使之著也其去也而無固也無我也
如紅爐點雪所過即化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
此之謂中節也如是則冲氣常存而先天太和
盎然保合之休離矣雖萬變紛然而常應常靜
常感常寂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自然
時措咸宜而妙用顯於無竆此豈外求而可得
者哉若惟規規於停當恰好之是圖則固必之
私掩覆之念皆將由是而潛萌矣曰其來也豈
不用情乎曰吾惧其鑿智以狥俗矣若夫過宗
廟而生欽見孺子而怵惕非納交要譽惡聲而
然雖用而無用也曰其過也豈不留情乎曰吾
惧其牽欲而攣於愛矣若夫畎畝不忘者無所
逃於天地者也終身而慕者不可解於心者也
雖留而無留也曰然則孰制其過乎曰性自不
過非人力可得而與也若無未發之中豈復有
中節之和哉是故規矩設而方圓不可勝用矣
舍規矩而求方圓於梗梓祇見其勞而無功也
已今予之停當將求之梗梓乎將求之規矩乎

客以為然而退○聖學至盡性至命無以加矣
中庸首章說盡性至命之功至精且備亦無以
加矣學者苟能實有自為性命真心只消一句
上便可得力豈必全章也蓋此章之言字字歸
真言言徹底如天命之謂性只此一句理會得
透至神解默成即一生受用不盡便可繼往聖
之絕學便可開萬世之太平更不消得第二句
來幫補以至下文如曰率性曰修道曰不可須
臾離曰戒慎恐惧曰不覩不聞曰莫見莫顯曰

未發之中曰中節之和隨證一言皆可轉凡成
聖所謂一通二切通一處了一切處了也蓋聖
門至教如獅子搏物搏象用全力搏兎亦用全
力大言小言莫非妙道多說少說俱無剩語善
學者得一善一言當下便會取不別貪求如艨
艟巨艦可以渡江蘆葦一葉亦可以渡江此方
是處處省力處處得力底真工夫方是斬斷葛
藤踏翻窠臼跳出黑山鬼窟底真手段若一句
不了更須第二句湊貼此條未盡必待彼條發

明此乃章句之業非反躬神明之學也若論此
事一滯言詮即淪意見吾恐天然生機終無披
露煥發之期矣有希聖之志者安可以不悟真
知乎哉〇吾人於穆不顯之性原與天地同根
與萬物同體本無絲毫間隔乃以性通而非以
情合者也以天遇而不以人為者也是故渾然
與之同體而非畔援也油然欲立之欲達之而
無意必也故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
已又曰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

當得天下萬物是以中和既致而位育自臻其
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未立己而徒想像牽
合必求其同竊恐性滅於情天以人隱而已化
為物所謂澄然無事之體吾見其存焉者寡矣
是豈中庸不可覩聞戒懼之功哉〇程子曰學
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後人讀此或
不察其誠敬存之之旨而徒泥於與物之言則
往往以與物之愛為仁體自今觀之伯夷叔齊
讓國而逃採薇而餓此何預與物之愛乎而夫

子以為求仁得仁令尹子文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可謂有與物之愛矣而夫子曰未知
焉得仁三千之徒三月不違者顏氏一人而已
初顏子問仁而夫子告之克己復禮為仁夫克
已者無我之功復禮者順其天則之謂也而與
物之愛無聞焉及讀上蔡書亦云呂晉伯甚好
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
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
甚事何故卻近乎仁程子他日又云仁是性愛

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愛為仁則不可於是乃
知孔門求仁不必言與物程子前說蓋取諸訂
頑而渾然之體果以性通而非徒以情合者也
或難之曰然則君子不與物乎曰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君子之與物蓋如
此而未嘗有物以為之礙也詩稱文王先登於
岸者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而已詩人其善言
文王者歟吾懼學者真性未有超脫之兆方憧

憧然日講求於與物之情則程子指示仁體之
意不既荒乎是不可以不辨也○或曰中和致
而位育臻言有是理耳豈必實有是事耶曰天
地萬物本吾一體感通之理焉可誣也故聖王
在上而日月順度雨暘時若民無凶饑妖孽之
疾年無水旱昆虫之災地出醴泉山出器車鳳
皇麒麟游於郊藪則不特有是理亦實有是事
矣曰其在下也宜何如曰聖人立中和之極達
而在上則其道行窮而在下則其道明明與行

雖殊而位且育焉其功一也曰自生民以來不
得位之聖人未有盛於夫子者也今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
二六鷁退飛五石隕墜水旱饑饉螽螟螽午並
起烏在其位且育耶曰人有聖狂而災祥感召
因之以異此貞勝之机理之自然者也中和致
矣固足以臻位育之效而反中庸者亦足以傷
天地之和戕生化之原致者寡而反者衆則雖
聖人不能以寡聖而奪衆狂春秋之時中心安

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而諸侯僭大夫強陪臣
執國命乱臣賊子接迹於天下反中庸而無忌
憚者滔滔皆是也其戾氣傷和甚矣吾夫子以
一人之中和不勝其反中庸者之衆故凡春秋
之災異妖氛紛然成象則反中庸而無忌憚者
實感召之而位育之在吾夫子固自有不可掩
者夫子固自知之有非衆人可得而測識者矣
南華稱藐姑射之神人乘雲御龍而遊乎四海
之外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彼專氣致柔者尚

能若是而況至誠盡性者哉抑春秋嘗書西狩獲麟矣夫麟之生也必待聖人是麟為夫子出也麟之出為夫子則春秋之反中庸者亦不得以其衆而奪夫子之祥矣若曰有是理不必有是事則是理自理事自事天下容有理外之事矣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謂有理外之事乎哉

殷時訓宗伯曰晁文元公有云百骸之動動而去病道家之法用資保命此言導引之事蓋户樞不朽之義也予詳其理猶是不了義之說陰

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玉清金笥籙云元氣之在人至靜乃見是先天之氣也屈子遠遊賦云姏滑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豈非保命之了義乎○廬山紹慈初叅照覺問世尊付金襴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慈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慈擬開口覺又打慈於是有省予因閱公案至此稍見吾本來無念之體本自亡言亢非造作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故禪門要訣惟以無念為宗向上古宿直是不許人起念念起妄增是謂捫空追響徒役心神如磨蟻旋環豈復有休息時耶故德山示衆曰諸子莫狂休歇去無事去你暫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求明云以暫有一毫起處悉落見聞從分別生俱非真實雪竇云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況言句乎古人舉揚如此真可謂悲心懇到矣或有曰惡念不可起善念亦不可起乎此非知道之言也昔洞山

訪隱山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隱山曰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直至如今絕消息是他親證之人自知有此境界豈口談臆想者可得而窺測其萬一哉○予索居寡侶切於尋師求友數年不可得遇然而世趣殊途時情叵測未能請益反足招尤一日忽有省乃自信曰無位真人是我師也我師在此何煩別求予於四威儀中有時深緣起念無位真人則顧我而笑我曰汝又逐妄也我則赧然而妄離有時著境起念

無位真人則顧我而哭我曰汝又迷幻也我則釋然而幻破幻破妄離復歸本際則無位真人亦泯然無迹自今以往乃可超然獨處𢪸爾自娛矣況琅函寶書良朋滿几明牕宴坐得益有餘乃至花發鶯啼水流風動雲行鳥飛星羅月轉心外無法觸目菩提亦何莫非師友哉○六祖之後禪分五宗五宗之後傳者惟臨濟為盛昔臨濟接人機緣多用一喝蓋其宗旨本欲超脫於言語文字意識影響之外直截斷人命根

若作一喝會失其旨矣柰何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後世學徒執其規矩遺其巧習其孤峻之蹤而無得於正法眼藏往往流為麤獷不遜方且貢高矜大皆自以為宗風而如來柔和詳雅威儀細行不復問矣正謂獅子咬人韓盧逐塊以此稱為臨濟的派豈不負哉○谷神不死此道經精妙微言嘗粗述其槩云夫曰谷神者何此形容性體也夫至虛而空者谷也何物之有焉然而呼之即響應大聲則大應小

聲則小應有不疾而速者矣非神乎雖不見其端倪而靈響寂然常存此谷神也吾性之真體亦若是而已矣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谷神至虛能應而又隨應即隨止無少遺餘有過化之妙焉方其應也莫測其從來及其止也莫究其所往至無而至有者存焉至感而至寂者根焉而有無寂感不足以及之此非吾性之真體乎而谷神如是非老氏其孰能形容之若此哉谷神

何以為不死也世間萬物凡有形者必歸盡有生者必有滅谷神本不生也故亦不滅本非形也故亦無盡萬古此虛谷萬古此靈響也知谷神之不死則知吾無生之性亦不死矣性無生故無滅無起故無終無聲無臭故無老死盡由是觀之長生莫過於真性故君子盡性則足以立命而形骸氣數不足以拘之矣雖或出入生死亦得自由譬之以水入水以火入火其孰能溺之而孰能焚之耶此者何言為天下毋也以

其不生而能生生無不為而無為故賛之曰玄
陰符云自然之道静故天地萬物生吾以是知
玄牝之為天地根也綿綿者無間之喻存而無
存不以人力與焉存不足以言之故曰若存若
存之功無少間斷是謂綿綿若存用之云者乃
無用之用用而不用者也孔門戒欲速孟子謂
勿助與老氏之云不勤其義一也嘗觀白玉蟾
註於綿綿若存白云只是如此用之不勤白云
無為而已豈不謂淂其骨者邪古賦有云惟天
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噫此道之所以鮮
能於天下也歟○白樂天詩云惟吟一句偈無
念是無生朱灣詩云問我别来何所淂解将無
事當無為夫無為無生至道之凖而語其要訣
乃無念而止耳無事而止耳不用一毫外来甓
補不用一毫人力撐持何其輕省又何其簡易
也世人皆欲讀書破萬卷抗志凌青雲顧予安
能為惟頓於無生之理一念相應永無退轉如
象駕峥嵘從容進途以漸入於如来妙湛圓明

性覺之海即一生大事畢矣○世人日用夏葛
而冬裘飢飡而渴飲道非不存也而行矣不著
習矣不察自至人觀之悉名虛度人生一日十
二時以一月計之三百六十時以一年計之四
千三百二十時若有人於四千三百二十時内
但能於一時中息於塵勞淂無念心體現前予
謂此人此生不為虛度更若繼續其光明其入
法流而躋聖域如水之東注沛然誰能禦之○
古宿偈云人身苟無業生死何足疑吾以是知
人之生死莫不由於緣業有此業故有此生也
又李長者十明論中偈云常於諸行中植心之
種子生諸有漏業成於後有身生死恒流轉吾
以是知人之有業莫不起於生心有此心即有
此業也學道之人誠知萬緣虛假委順而過諸
念不起一真自如如是則其生也如寄逆旅其
死也如歸帝鄉去住淂以自由出没無非自在
矣吾聞梁劉歊有異人謂其必破生死者毋乃
亦以是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無業真如其能

破而出之也哉○晁文元公舉圭峰密公云外事內身了不相關而自云氣質心識亦不相關自覺氣質年年減心識年年增以氣質屬外非由已善能保守心識屬內則由已善能觀練也言則美矣未盡也不若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又曰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見理精真微言可詠觀其信道從容如獅子象王遊行自在死生不入於念矣造物其能為之礙乎○孟子浩然之氣從不愧不怍中來今人見

謂浩然便於軀殼上認取纔涉軀殼便是血氣血氣麤浮非浩然也須知浩然是無聲無臭之氣非風恬浪靜時不足以見之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嵇康論養生云思慮銷其精神鄭敬謂郅惲亦云勉正性命毋勞神以害生葢劳神莫過於思慮故中庸云慎思之言思之不可以妄動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由是觀之聖學之思乃睿照也而非計度營慮之思也思必曰睿猶視必曰明聽必曰聰云爾若營慮計索是憧

憧往來也豈作聖之功乎易大傳釋憧憧之義乃再言天下何思何慮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何思慮之有乎或疑何思何慮非學者事也夫學者不希聖乎不欲希聖則已如欲希聖舍何思何慮又何之焉昔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山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山曰非思量又洞山名雲居而示之云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噫安得若斯人者而啓我以無思之體乎○謂之反

息者其老氏若存之意乎曰無出入息者其近於胎息乎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口鼻噓吸如在胎中也其習閉氣之法常令入多出少皆不欲令自耳聞其氣出入之聲葛仙翁每盛暑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正以其能胎息故也但抱朴子之說主於閉氣山人之學主於定性各有所歸焉耳此可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也○崔公入藥鏡云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

有精其精甚真白沙先生夜坐詩云半屬虛空半屬身氤氳一氣似初春末云玄子中間渇最真其二云不著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末云誰會求之未發前此皆真功夫中所渇真景象也而性與命皆在其中矣然須從虛極静篤中来而方技之士誘人者乃謂於紛華閙熱中可成妙道此何異登木採芙蓉乎吾恐其渇亦非真也○洞山价禪師偈云吾家本住在何方鳥道無人到處卿君欲出家為佛子能行此

路萬相當僧問如何是行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此宗門要訣也吾觀世之論學必曰無我無人乃洞山宗不爾第曰無人不及無我豈語有偏全哉此中心法竅妙惟親證方知非言議可渇而顯也○遊於名場者不可告以出世之微言束於教相者不可語以無生之大事非吝法而棄人也語之祇滋其尤而益其不信故不若忘言為省事也此蓋有所試矣吾觀古今有大豪杰其聰明氣魄福緣慧性卓然加於予輩之上

不啻倍蓰已也而性命一事莫究其宗其文章開望非不赫然震耀當世垂名方来惟至死生之際始知平生所作所為一毫無可用處惟與茫茫業識同趋於汨亂苦惱之鄉亦有老死而不悟者矣徐推其受病之因盖好名與拘教之心誤之也由是觀之所謂一塵飛而足以翳天豈不信然乎哉學之不可以不大也如此○或曰如予所言事有定數人惟順緣而過不亦善乎其或操行不執動無忌憚而曰我生有命在

天人事其如予何將不為大亂之道歟曰否不然也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故易以道義配禍福使人從善去惡乃所以趋吉避凶也豈有從逆而不凶者哉楊子云人定亦能勝天此則有非數所能拘者矣惡勝有數不能拘亦有善勝而數所不能拘者吾觀大雄氏之學了鬼神覰不破之機出生死不相關之路如唐汾洲無業禪師不欲赴積宗之名乃澡身數塵為弟子惠悟等中夜說法言訖跏趺而逝此時未至

而先行者也洞山良价禪師將順寂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哀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誡衆令辦愚癡齋乃湲延七日端坐長往此時已去而能留者也豈不謂去住得以自由出沒無非自在者乎如此聖流蓋已超乎陰陽造化之外矣又況乎區區利衰得失之間哉然非常情所得而測度之也○人皆曰疾惡以為美談予初不悟亦以為善念蓋更練既久而後知其非也於作聖之功此其為鴆毒乎若以之從

政或循此一念發之不覺而過當則損德招尤胥此焉出矣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故君子之於不肖容之而已矣矜之而已矣未始疾之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言嫉也曾是君子而可嫉以存心乎或曰然則君子有惡惡稱人之惡云云又何謂焉曰稱人之惡猶然惡之況疾人之不善乎疾人不善則人之不善已先有其一矣胷中無疾惡之心自覺溫然祥風盎然和氣廓然太公而

無礙粹然至冲而不漓豈不謂有道之仁人哉故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有味哉其言也惟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與四海長厚之風養國家和平之福即惇厚悠遠之治由此其選也偶憶予昔處友一事於茲深有愧焉姑識之永以為戒○宋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為遜謝狂生隨後肆言公但於馬上踧踖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張天祺請罷條

例司詣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王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天祺怒曰叅政笑戩戩亦笑叅政豈惟戩笑天下無不笑之者夫貴莫貴於天子之宰相人猶或犯之其事雖殊而皆能容之不校如此況出世學道之人忍受惡言乃其常分也若不自寬含執名相而生分別增長嗔癡此亦何以為高賢名慈忍三昧乎○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即其所謂夜氣也學者或因剛大之言而鼓作血氣以當之誤矣夫可作者血氣也浩然

之氣不可作也作則揠苗者也茍斯稿矣然理氣一也血氣亦豈可作乎老子曰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作氣之害如此哉予每愛道樞西升篇有云天下莫柔弱於氣此妙語也非學道不足以知之註云浩然感大流行之貌惟上蔡不然第曰浩然是無虧欠時此語却有歸宿○或問楞嚴有云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後乃復云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衆生皆是無始見病所

成夫同一山河大地既是妙明心中物又何得為見病耶曰此正生佛之別不可以例推者也楞嚴自明言之矣前章不云乎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已為物失于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偏能含受十方國土此時阿難未悟真心故其目觀山河國土不脫於見未免妄情偏計揩心分別則所見境皆是前塵所謂失于本心為物所轉者也是屬無明寧非見病

若十方如来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了見萬法惟一圓融清凈寶覺見與見緣咸是菩提妙凈明體亦無是與非是之相如華嚴論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何形量之有可立豈分別之所能及哉此非能轉物者耶復何見病之有○嘗觀北溪陳氏有云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即這一箇靈活知覺底常在面前便謂之性北溪此說不知何從得之此必為當時

野狐禪所誤耳豈足以知如来圓明凈妙不動真常耶楞嚴云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則陳氏所指乃正能所妄明覺明為咎者耳文殊云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又云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而陳氏乃欲以衆生知覺為佛之玄妙認賊為子豈不誤哉傳燈云修行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始刼来生死本癡人喚作本来身彼所謂靈活知覺常在面前者正識神耳○世之論人者每欲循迹

責備執一説以盡天下之變愚竊惑焉不知人生所遭自有幸不幸雖聖智不能使穆直而猶芳獨柰何以常理盡天下也是故以尧舜周孔之聖而猶病於齊家之化此豈關於至德哉大學既叙齊治平矣而括之則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豈不以係于人者不可必成為於巳者所當自盡若規規然取必於齊治之間其不流而為功利之私乎甚則矯情飾偽焉耳矣蓋聖人一体之心無不欲人入於

善而性有不移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聖人於此亦曰我将自盡焉爾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雖然此世間法也吾觀古来出世了道之人悟性圓明則三界情盡體露真常則靈光獨耀皆如孤雲野鶴浩然自適於天地間彼於瑣瑣世境不啻飛埃之過乎目耳其緣之遇與不遇又豈足以少動其空中哉○先儒有云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予嘗以意逆之夫人未聞道而居山者聲色貨利是非利害一切不交乎前則自以為超然能勝之矣然而根塵未盡激驗無從觸境遇縁安知其不萌芽乎故真修之士必於人情事變中脩心養性物来順應行所無事過矣即化無迹可留而太公之體廓然常存於此不染是真不染於此無礙是真無礙矣如李宜春云認得底却要人中磨鍊待烟消火滅鑛盡金純自然現出無位真人自在受用夫謂人情事變上用功意或如此若謂須於人情事變上計度營慮調停相應以是久習吾恐神

理與世情混為一途将終身同於流俗之學而不可與入尧舜之道豈立教者之初心哉嘗觀大慧荅徐提刑書亦云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底因縁若是有智慧者只就這裏許做功夫浄名所謂塵勞之儔為如来種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汚泥乃生此華若就裏許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又云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在富貴叢中恭得禪只這三大老便是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旻

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劳志然後入枯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道来不見龐居士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學者厭喧趍寂不能忘情於動静之分説静説動説真説俗以慧眼觀之正謂小知間間小言詹詹者也何為大言大知其惟華嚴法界乎華嚴經云如此華藏世界海中

無問若山若河乃至樹林塵毛等處一一無不皆是稱真如法界以智體無依無方不徧普觀真俗総不思議森羅衆像無邊境界総為一真性海無縁不寂無事不真即此娑婆世界即是蓮華藏世界一一世界互相含入又一塵之内含容十方一切佛刹衆生刹世界不小微塵不大十方世界所有微塵一一塵中捴皆如是非強為也為華嚴中純真境界捴為智故無虚妄界故由是觀之則盡大地求一毫異相了不可得何喧之可避何寂之可趨何静之可欣何動之可厭乎是故道人立處必超然脱於動静喧寂之外到純真法界之場始是本来清淨覺地平等不動之際至佛果勤禪師對張無盡之言則又指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悉遮為法界量未滅與祖師西来意且没交渉直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説禪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佛乾屎橛又舉真淨偈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未

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故無盡歎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是則開發華嚴妙義若勤公之談乃可謂無理可伸絶意路而亡言詮矣

無甚高論卷之一終　男廷登梓藏淡菊盘中

無甚高論卷之二

桐城趙鴻賜承玄輯

羅念庵先生冬遊記王鯉湖問慎獨之旨龍溪曰獨知甚微雖至微却是大命脉縱是口說得是事幹得好誠與不誠終逃此間微處不得畢竟分分曉曉皆能自覺費力與不費力一毫瞞他不得聖學舍此別無下手處矣鯉湖曰但令善意必行悪意必改接續去如何龍溪曰如此却是大不慎矣古人所言慎者正指微處不放

過說正是汚染不上正是常彀得不欺皆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若善惡二念交起此是做主不得縱去得已非全勝之道矣◎問善與人同之旨龍溪曰善與人同是聖凡皆是平等如今纔說作聖便覺與人異看看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太聖之學矣○問如何是真為性命龍溪曰拚得性命是為性命余曰如何龍溪曰如今為性命不真總是拚世界不下如今說着為善不是真善却是要好心腸皆是隨人口胳總是打毀譽得失一關不破若是真打破的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便是真為性命真為性命時時刻刻只有這裡着到何暇陪奉他人如此方是造化把柄在我横斜曲直好醜高低無往不可如今只是依阿世界非是自由自在因歎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為得失所謂毀譽不知毀譽箇甚便說打破已是可歎矣○問心齋王先生正已物正處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悪只是

已未盡善已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已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天下善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以此脩已安百姓而天下平得此道者孔子而已余於此言頗有深省見得精神更不須向外時時刻刻只有自了一着於吾人最緊切因論仁之於父子一段曰瞽瞍未化舜是一樣命瞽瞍既化舜是一樣命可見性能易命極為闡發

東廓鄒先生曰學者喜較異同却錯過自家工

夫就使較勘甚明於我何益譬如總算手人户百萬盡在腹中依舊是個窮漢無夕合米受用念庵羅先生曰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與吾身何干吾身若既了時縱不開口誰不取證若以此作大事件恐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其則以為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春陵

楚侗子關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何如〇龍溪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于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于無上加得一毫有老氏從養生上來佛氏從出離生死上來却在本體上加了此子意思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辯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本宗明白二氏毫釐始可得而辯耳聖人微言見于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

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神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機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于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生云者氣之攝神也

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為非是不思不為念慮酬酢變化云為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為而未嘗有所為也無思無為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宗即性即命即寂即

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三曉然自無所遯也不務究明本宗而徒言詮意見之測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秪益紛紛射覆耳〇楚侗子曰陽明先師拈出良知二字固是千古學脉亦是時節因緣至此不得不然春秋之時五伯功利之習熾天下四分五裂人心大壞不復知有一體之義故孔子提出箇仁字喚

醒天下人心求仁便是孔氏學脉到孟子時楊墨之道塞天下至于無父無君人心戕賊比之洪水猛獸為害尤甚不得不嚴為之防故孟子復提出箇義字非義則仁之道無由而達集義便是孟氏學脉梁晉而下老佛之教淫于中國人心陷溺禮法蕩然故濂溪欲追復古禮橫渠汲汲以禮為教明道見禪家行禮嘆以為三代威儀盡禮失而求之野之意執禮便是宋儒學脉禮非外飾人心之條理也流傳既久漸入支離至分心理為兩事心學晦而不顯欝而不暢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以覺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學脉皆是因時立法隨緣設教言若人殊其主持世界扶植人心未嘗異也〇龍溪生曰仁統四端知亦統四端良知是人身靈氣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故知之充滿處即是仁知之斷制處即是義知之節文處即是禮說箇仁字循習既久求之尚覺含糊說箇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着喚醒人心尤為簡易所謂時節因

緣也

愚謂今日學者通病總是信不及蓋吾人這點靈明處即是良知即是明德氣稟物欲不能拘蔽無時而昏人人具足時時未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苟能曉了這箇明德色色信他本來則位育叅賛皆此德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未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正描寫此箇明德出來若一落聲臭便與物相對便非獨體便有遺

滿不滿之處便視聖神過高自生退屈永墮沉
淪苟能時時體認未發氣象即聖神之名何處
安著論語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說箇民
字極有深意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中往往重
信之一字人皆草草看過了然則致良知者當
信此明德現成包坤括乾則目前無一法當情
又何患聖神之難及哉孟子論聖神必先自有
諸己之謂信說起真是千古學脉則信明德無
時而昏者又今之時節因緣也○李樂菴先生

云有諸己之謂信此一句孟子說得分曉須是
自家省得我所固有者如此然後信得及若無
知之人謂聖是別箇孰肯自信我與聖人同此
下士聞之所以大笑也○愚謂帝堯咨舜止允
執厥中一語帝舜命禹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唐虞先天學脉只在
未發處着到中之云者即子思子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是也舜益以人心十二字特就發
而未發處示人見得人心只一危字足以盡之

而道心只一微字恐人不悟復益以惟精惟一
即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末復歸於允執厥
中則渾然一中未發而明德之光自被四表格
上下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巍巍蕩蕩
莫能名者此也後儒以精一為工夫則意見用
事漸流於功利豈先天之學脉哉允執亦是時
時信他未發之中大段着力不得、
太史鄧定宇云顏子三月不違仁一生事業已
了不待問為邦而後知也陳仲醇云顏子王佐

才也孔子栖栖皇皇急于救世顏子只是端居
不動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
環亦覺得陋巷的無此勞攘厄于絕糧亦覺得
簞瓢的無此困頓且欲居夷浮海畢竟歸宿於
疏水曲肱地位始知顏子早年道眼清徹而三
歎其賢也故終日不違不見他如愚惟在簞瓢
陋巷時絕不露王佐伎倆亦不露少年圭角方
見如愚氣象愚謂認得未發的學脉透徹則天
下歸仁而唐虞事業如浮雲過太虛他何足道

哉

耿子庸言曰蔡學博述心齋王先生一日在白下聯衆同志遊某寺中初心齋同衆友覔塞前往維時諸友忘分忘年熙然類聚心齋指示之曰此箇景象便是羲皇世界有頃東廓先生偕涇野諸縉紳長者悉至時諸友以齒以分秩然列坐心齋先生復指示之曰此箇景象便是三代世界日暮將歸與夫僕隸紛然搶攘心齋先生又指示之曰此箇景象便是戰國景象叔子曰羲皇時便有箇羲皇出來提掇三代時便有箇禹湯文武出来提掇就是戰國時也有箇孟子出来提掇不然不成世界余顧學博曰叔子此語良是子能理會否心齋先生此語是指點人令默識當下本體未可就眼前口耳上接應看做一番閒議論也○孔氏之仁與堯舜之仁同其兼濟天下之心無弗同也顧所以為仁之方則異耳盖堯舜之濟衆也必待于施施則有及有不及難乎其博矣濟衆之病勢則然也孔子之為仁也立已而已而立人焉達已而已而達人焉此蒙莊所謂火傳也火傳則何盡之有濟天下及萬世到今蒙濟焉所謂賢于堯舜遠者如此盖其為仁之方近取諸已而不勞施也○嘉靖癸亥歲遇冢宰介川毛先生于淮上介川舉孟子口之于味也一章義相質渠因述龍溪解已余曰性命元非二件即中庸解甚明中庸首章曰天命之謂性明解性即命也後章引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四字形容天命又更分明矣盖自性之根蒂而言原無聲臭者曰命自命之流行而言原自不已者曰性即性字義從心从生可知矣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等是人之生機使口不知味目不辨色耳不聽聲便是死人安得不謂之性然直窮到根蒂上此等俱从無生若一縱其性而不知節可成世界否是以達人於此尋向上根原立命處既見得親切色聲臭味自不能染着即異教家所謂攝情歸性初亦此意也當時告子輩一種

學術只認得聲色臭味都是生生之性而未肯更透一步是不謂命也故孟子云然仁義禮智天道更何聲臭可言故謂之曰命然既落着到父子君臣身上來便已降在衷了故忠孝之念自不容已君子於此竭力致身務盡其心合下見得性如此也當時莊列家毋死而歌等類只因他止見得無聲無臭處是他立命所在此處都要逆而銷之是不謂性也若使人人如他家宗旨也不成世界矣故孟子復云然先儒云養

則付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己固亦是常非如此反身研窮一步未免猶以道理交持于性命更隔耳介川深有省云◯東廓先生曰曾子三省首曰為人謀謀所以為人也盖孔門之學學為人耳仁者人也實心為人則必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矣不能仁為己任則一善自足為弗弘不能死而後已則半途而廢為弗毅是無實心為人之心非忠於自謀者此曾子所為首省也然人之所以為人者全賴師友實心為人則取

友親師自不容已故次之信友次之傳習總之三省咸省所以為人也愚按曾子自治誠切者若日之三省吾即為人謀而省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不得為守約之功矣◯楊太宰孟山曰汎愛衆是正經大同道理説到親仁處便入細微形迹不著矣此是斷比朋亡意思深于易者乃可與此此老涉世久有為而發兼衡當軸者所當深味也◯漸庵李太宰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當作去聲即侯明撻記第欲並生讒説

殄行猶不憤疾可見自古聖賢原無惡云◯舉直錯諸枉玩錯字非舍棄之謂蓋錯置之錯也即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不忍終棄云◯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云夫學謂之大能以萬物為一體也惟明便能親惟親便是明只此一親字便是孔孟學脉能親便是生機此子意思人人俱有但不知體取而保任之擴充之耳◯至善即本來無物處也知此乃能親民人之不親皆由中有物耳故先知止◯其心

休休焉休字即休罷之休也余領之大為賞快
漸菴曰此實是予近受用處弟向他人言不省
承兄賞音得印可矣余曰昔人云千休千處得
亦是此意趙大洲曾寓廬山書云所云休者非
休官休事也休其不了之心也當下休當下了
當下了當下徹矣休字甚可味當下字又甚可
味也以語舒司寇司寇曰然曰休休休而又休
也顧孰能休得下余曰人人有休時顧不能體
取而受用之便錯過矣○楊太史曰仁者通天

下為一身若只管分別人已是非卻是自家心
中先已不平如何到得天下平真修人方一念
分別時便與修去不容此念更生此便是從根
本上修譬之種樹者修去橫枝傍蘖獨存正榦
令之敷榮故曰以修身為本到此地位便自隱
惡揚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
之能禦也○達夫胡子問夫子云所求乎子臣
弟友未能如何卓吾亦漫爾答曰惟是求故不
能此雖未是夫子語意卓吾意指蓋謂庸德之

行原自不學不慮過求焉則失之耳此見亦是
顧余自省實是于此等處多不盡分不敢不勉
也○卓吾解易之群龍無首云原無首無尾又何有
首卓吾無生無滅之見即此解可識矣張子曰
推之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後而不見其終
之離亦是此意顧易象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又何謂也可深玩矣○周柳塘嘗云養心莫
善于求友余深味之竊謂較孟子養心寡欲訣
更直截矣又因論佛氏三乘柳塘云友一鄉是

下乘友一國是二乘必尚友四方與千古方為
上乘云余亦深味其言也或聞柳塘論學單提
求友為宗間相與譏曰藉令一友來問天命之
謂性但曰求友一友來問率性之謂道亦曰求
友可乎仲子曰使柳塘逼真信得天命之謂性
只是求友率性之謂道只是求友豈非覿道至
論耶余側聆之大為喟然顧述以語人人鮮有
契者頃述為內翰楊復所道復所喟然嘆賞曰
吾師此指乃了手訣也○昔有朝紳日趨闕下

公務者不勝疲舌問節勞之術于一方士方士語之曰第時時默識己身如天大則自不勞矣朝紳未達以語余余曰此至言也須自靈識近日魏中丞與余聯珮入朝余謂中丞曰往入朝獨趨則覺勞但與友聯珮入則勞頓減若與同志友聯珮入則勞益減何以故中丞憮然曰人己原是相通的故也識此而柳塘求友之指豈淺淺哉○友述內典云衆生汨於情想諸罪業者則墮地獄輪廻為禽為獸旋或為人綜之六

道惟不信道法者則永墮無間阿鼻重獄終無輪轉期云余曰此語亦自警策可省顧彼所云地獄輪廻云者即吾人當下見在所受非直待死去後有之也夫人當下忽緣違迕憤怒暴發裂眦焦中時便墮火坑湯鑊獄矣忽緣聲色嗜慾萌起波蕩橫流時便墮沉淵幽穽獄矣失榮割愛蒙毀被讒喪氣銷蒐時便墮劍樹刀山獄矣即牽絆世情拘攣俗禮恭韝鞠跽時亦便墮枷杻桎梏獄矣獄而不省則為禽為獸不遠也

如使天良不泯倏然易慮改行是故復登天堂輪廻為人矣夫倏而地獄倏而天堂倏而人天倏而禽獸一日之間衆生不知輪廻幾道而不自覺者著念故也念無常故輪廻亦無常耳惟知道者通極於性不倚於念故雖物感紛交情境異態而自有真常者在是以時駐天堂不墮地獄而得免於輪廻也若衆生雖時墮地獄不免輪廻然人雖下愚不無幾希之間見間見時即天人也惟彼一種偏執傲戾之儔憑其意見

任其習氣悍然不顧冥然自信以道為虛談而且敏辯飾過堅行遂非終身貿貿不可與議矣此真永墮深獄更無輪轉期也吁可哀也哉○梁生談佛氏有六通曰天眼通曰天耳通曰宅心通曰宿命通曰如意通曰漏盡通云余曰惟求自心一通耳自心一通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天眼天耳通矣己所不欲勿施諸人絜吾此矩於上下四旁宅心通矣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古今

一息宿命通矣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源如意通矣聲色臭味咸無所染而視聽言動一秉於禮漏盡通矣蓋自心一通將萬化可通豈獨六通哉○友有脩佛氏淨土教者謂佛氏有無量壽佛者產西方弘化於是宗其教者以彼為極樂國淨土也若東方則穢濁土矣釋迦著經令人發大願心脩十善持三歸則得轉生西方受享安樂云余曰此化人誘引凡愚之權術也蓋吾人自有識以來凡心習氣種種流染膠膠擾

擾靡所寧止化人哀之令人觀想彼方庶心有所繫因嚮往為善耳為善未有不樂者玄家教人凝神於淡亦此意也雖然人苦未識本心耳苟實識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則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即謂東方為淨土可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即謂南方北方為淨土可也即彼氏云有人識得心大地無斥土孰為淨孰為穢哉嗟夫吾儒之學在止至善至善吾仲尼萬世之淨土也傳者取象於邦

畿丘隅明且切矣顧世學貿貿竟未有參斯理者可慨也夫○胡正甫氏曰以天地萬物出乎吾心惟求吾心不昧而不致力於天地萬物者此禪學所以為出世也以天地萬物莫非吾心即以吾心天則而順應乎天地萬物者此聖學所以為經世也止於出世故釋氏所以未盡雖經世而未嘗不出世故聖人所以為全余曰否稽古至聖上賢未有不出世而能經世者徒志經世而未知出世皆隨世以就功名者耳其下

混世又其下希世不足算也試言之彼有天下而不與禹舜之出世也乃能猶飢猶溺平成唐虞之世千駟萬鍾弗顧弗視伊尹之出世也乃能若撻若溝允殖有商之世若吾尼父能經萬世至今不衰者由其知天地之化育立天地之大本直從無聲臭中經綸而無所倚故也它若孔明子房長源諸人亦皆具眼覷破世俗垢氛超然蟬蛻於埃滓外以此能斡辦得一時匡濟事功耳蓋古來卓識人止藉名位以行己志若

將此身汩溺在世界欲境中世何賴焉譬之抱
甕者須身在甕外方能舉甕若身在甕中即勇
齊賁育焉能舉甕哉所謂經世須出世者蓋如
此雖然真能出世者亦自有經世用在即釋氏
廣大慈悲之教我　國家存之不滅謂其亦足
導俗善世尔也乃若惟求了已生死而迯倫棄
物視世若無干涉者此則禪那之下下者耳何
以稱焉〇昔有衲子持鉢來盱江吾友羅近溪
遇之甚謹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

慈悲令別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
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
等待在嗜出家人只這等近溪子聆已大會於
心長跪數十頓首以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
吾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多
是錯過即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撐下者惟在書
冊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著風動搖而所謂不
加不損者成虛談已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
下理會識取譬之典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

中原一片田土反為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
子可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〇衲子云有
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此天地間自然
必然之理程伯子云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
對每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足蹈云云亦是此意
自今觀之大之治亂興衰生死成敗小之稱譏
讃毀升沉得喪與夫天地晝夜山川晦明高下
大小語默動靜有此必有彼有彼必有此此造
化化造循環無端至妙至妙萬古不易者顧所

謂無獨有對者蓋在造化中言也有對之中故
有無對者以主宰其上當下只這等是已吾人
若混在有對中未免為造化輪轉汩沒苦海而
悲喜欣戚隨景變遷聖人從根原上覷破此着
故不獨能出入造化而造化在我以此景態萬
狀而真常自如所謂分定故也〇靜宇游大夫
問於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
否內典謂吾人自咽喉以下是為鬼窟天與吾
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塞兩間彌六合

矣柰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脩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余聞之蹵然嘆賞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皈心釋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首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迷於玄脩者○楊太宰謂我曰孔孟之學不離事物故曰在格物曰費而隱宋儒亟言心性則不免隱而隱矣見

雖入徹稽其行業不逮漢人有以也即今禪那家蘆渡後直指人心從尋之了不可得處覔宗與釋迦教旨亦有間也故曰教外別傳云往余見亦如是聆之卺然○老氏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蓋為世人愈滯形器而不能默契無之妙理云尓如離形器而惟溺虛無之見可乎夫輪轅蓋軫一不具不可以為車車不具即有重寶奇珍將何以載之吾人受形宇內只此七尺之軀神靈之所都也綱常之所統也

天地之化所資以贊而民物之命所資以立也彼離倫厭事蔑棄禮教猥云別有出世法不生不滅殆猶致遠者舍車而坐書空誕矣文仲子曰心迹之判久矣蓋嘆茲也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離字可深玩

太史焦弱侯曰孔子與老釋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群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為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絀老子老子亦絀儒學絀儒學者非

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絀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為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

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
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
三老截疑網之寶劒抉盲眼之金鎞故釋氏之
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
學佛然後知儒誠為篤論○人之未知性命強
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
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氏不自
攻而令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
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為同德異乎百姓日用

者為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姑
無論異端也○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
不知肅慎之矢氐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
玉目中國之人世寶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擯耳
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
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
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
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裔夏寶無裔
夏也況裔夏原無定名繇人自相指指射我指彼

為裔安知彼不指我為裔耶違者可為一噱○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
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
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
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
之不障道也況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
無此理其敎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
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
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

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
為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
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
之妻子皆戲論也○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
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
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非人有想無想等凡
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善知識文殊普賢
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仙人外道國王
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不在耳邵堯

夫詩云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由
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為斷也○孔孟之學盡
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
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其能明此理為吾性
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即孔孟之義疏也又何
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
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
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孔老釋迦之出為
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

出現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
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
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
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
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為甚偉矣不知道無三
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
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
之可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耿子庸言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

子也但可為孟子之自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為曾子之自道或
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淨則
遺垢聖人之道無淨○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
路禪家非也豈唯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
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吾儒之路數語甚
當香嚴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自我的不
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溈山
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

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
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
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學
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
乾坤方成真受用何望甘心死人腳下○羅先
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即是仁卻不肯自信為
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即
是知卻不肯自信為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
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

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别
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
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
涎淚皆水○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刧子
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
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
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
祇刧勤若修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
切法從本以来自涅槃故雖然三僧祇刧蓋實

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刧一中也知
有佛當學阿僧祇刧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
阿僧祇刧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實所何
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佛者覺也言
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為法縛也三昧者
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真
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秖屬情塵悉非真際故華
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
一法不可得○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

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
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
世人或祛妄懐真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别耳毗
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田之為人也擇乎中
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
曰此决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胸中耶余
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余論真
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
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嚴頌云

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
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
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真性以如是
業而廻向○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為自然凡
夫見為生死聲聞見為四諦緣覺見為因緣小
菩薩見為但空大菩薩見為中道諸佛見為實
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别見雖差别空性不殊王
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
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為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

而之賊賊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眞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文始經曰知道无時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无方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現念既无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即

現三世事物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无量刼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刼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刼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為遮具種種功德為表其實遮中即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眞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

有清凉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无二故無明不起即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心性離見即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能不動即是真識無有自性即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即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即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即此一心更無所念即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即如來藏即如來法身○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

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益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返照本地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首楞嚴曰逆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

一情冥為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无方便波羅密者為方便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為礙畏愛自為礙若是大智量人一切舉動施為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為善或變善為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攝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

名經○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呪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佛與衆生本无差別了之則境即成空執之則法亦為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達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為不了空有二心致茲得失○智嚴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晁太傅曰仕宦之間暗觸

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痛切可為深省○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求明曰目前無物是真見佛○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實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即乖真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為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

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即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即禮汝為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无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為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即无作處無作法即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

作法即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死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宗鏡所言自有真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即塵勞而成正覺剎那而華凡為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

氣何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為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耶○曰學道之難為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為無捉摸無捉摸則無處著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著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曰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既未嚌其胾傍佛者又第啜其醨執著名相

遠戾真宗為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為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穩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怯生惡

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死生終不能不為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即今現在何處故經云知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子絕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即八識也楞伽於八識約為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為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心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即於比處有無我離取著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即得離苦乃至誦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界破乃至十法界

一時破以入真空一法際故

先中丞愚卿云有人見群僧浴水中問之曰此玄陰池也於是大聲噪之即化為群蛙唐李淳風奏北斗當化為人明日至西京飲酒候之乃七僧共飲二石太宗召之忽不見夫僧為人所愛北斗亦喜變為僧何況儒者乃蛙亦變而為僧蛙真得輪廻之理者乎○黃山谷勸濂溪先生致敬真淨文禪師朱文公守南康日與應庵華禪師遊蓋於道既有得不以形迹為累濂溪

與真淨禪師結青松社以擬白蓮社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此亦達人高蹈○淵明醉酒石上有耳痕并吐酒痕石之靈勝吾滕枕遠矣一笑愚謂千古相率為僞者都向此笑中消盡○先君宜秘洞會中見學者率侈然自尊因作幾希圖說以箴之曰昔舜之居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也者幾希夫幾希者何即惟微之義也舜之自聖以此故後之命禹亦以此夫舜大聖人也其在歷山時

耕者流也在河濱時治者流也在雷澤時漁者流也當時耕者治者漁者不知舜之為聖曰瞽子吾友也舜亦不自知其為聖曰耕者治者漁者吾友也此舜之所以善與人同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此則幾希之發用而耕者治者漁者當此之時與舜對面千里矣此舜之所以大異於人也今之學者不知務此或挾富或挾貴或挾閥閱或挾才學很很然使耕者負耒而避治者抱器而避漁者揭罟而避曰我豈凡民流哉噫使其中有如舜者頓可目之為凡民乎夫凡民者非布衣之謂也待文王而後興者也如學者不知存此幾希勇於為善徒自挾以高人反在凡民下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去凡民則遠禽獸不遠矣可慨也夫○先君最愛者麒麟山山去城四十里風氣淳朴中有石鼓山甚秀拔公営壽藏其上題曰俟丘取脩身以俟之義隆慶改元二年戊辰五月公自作文祭之畧曰人之生也

皆資于土其終也皆返于土是土皆可生則是土皆可藏自堪輿之說一行而尋龍之法滋起謂可拱手救貧謂可立地取貴天若無道地獨擅權遂致多門鮮有一驗惟茲一丸之土寔在萬山之中本無奇形亦非異穴但歲時耕於斯雲霞自足料他日老於此魂魄亦安吾知山川有待造化無私山靈必不拒吾吾亦不負山靈吾有古書一腹仁義一腔山水眼一雙扶天口一張詩酒腸一丈觀化之日一副將來與山靈

出入于清泉白石徙倚于脩竹茂林無古無今任来任去不亦樂耶清酷芳品盟心告虔神其鑒之○先君云胡鈍庵常謂人曰鳥至五皷則群噪而分飛意各有適也今人至天明睡而不起莫知所事反鳥之不如矣其言有足覺人者

無甚高論卷之二終　男延登梓藏淡菊盦中

無甚高論卷之三

桐城趙鴻賜承玄輯

華嚴論云第一小乘戒經為情有為宗者為如來創為凡夫造業處說是應作是不應作捨者善不捨者不善如此立教未為實有如此有教且約凡情虛妄之處橫計諸惡以教制之令生人天是故戒序云若欲生天上及生人中者常當護戒足勿令有毀損衆生有為作業虛妄非實得故生人天無常虛妄非實未得法身智身非為實有宗且為情有宗於小乘中為執持教

也如華嚴經持戒即不然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為清淨梵行如梵行品說如是清淨行者名持佛性戒得佛法身故乃至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以持佛性戒故與佛體齊理事平等混真法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

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當如是觀如是性戒即法身也法身者即如來智慧也如來智慧者即正覺也是故不同小乘有取捨故○第三般若教爲說空彰實爲宗者爲如來初爲人天凡夫說二乘教繫着理事俱實不能離障爲說空教破所繫着故般若經中說十八種空法世間三寶四諦三世等一切皆空空亦空廣如經說此乃空却無明諸障等業無明總盡隨業皆

無自性涅槃自然顯著此爲真有不名空宗雖然爲真有所說教門多有成壞故未可爲圓如華嚴經具報相好莊嚴能處能實當部之內當品之中十十菩薩等上下自相輪貫空有之法不獨孤行又以普賢文殊上下交參理事相徹乎相交映一部之典品品相徹句句相參一品之中四十品經同入一言之內十萬之頌齊麗一成即一切成一壞即一切壞總以性齊時齊行齊故如上等齊說法亦齊如是齊故如今成

佛與三世佛齊成佛故爲無三世故爲無時故不同彼教成壞別時故因果前後故○第四解深密經爲不空不有宗者如來說於有教空教之後說此一部之教和會有無二見爲不空不有即說九識爲純淨無染識如瀑水流生多波浪諸波浪等以水爲依五六七八等識皆以阿陁那識爲依故如彼波浪以水爲依如深密經云如善鏡面若有一影生緣現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有多影起非此鏡面轉變

爲影亦無受用滅盡可得此明五六七八識所依第九淨識處也又云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爲依止爲建立故此經意欲令於識處便明識體本唯真智故如彼瀑流不離水體而生波浪又如明鏡依彼淨體無所分別含多影像不礙有而常無故如是自心所現識相不離本體無作淨智所現影相都無自他內外等執任用隨智無所分別以破空有二繫爲不空不有故深密經頌曰阿陁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阿陁那識甚深細者引彼凡流就識成智不同二乘及漸始學菩薩破相成空不同凡夫繫而實有不同彼故不空不有何法不空為智能隨緣照機利物故何法不有為智正隨緣時無性相故無生住滅故以是義故名不空不有此經雖復如是於心識之處令知空有無二華嚴經則不然但彰本身本法界一真之根本智佛體用故混真性相法報之海直為上上根人頓示佛果德一

真法界本智以為開示悟入之門不論隨妄而生識等○解深密經方便安立七八識外別說九識為純淨識云七八識以淨識為依止故未即直為說第八種子識為如來藏者為彼學徒畏苦習故若說業種恒真生怖難信故是故權且安立第九阿陁那識為淨識故欲令不滅識性長大菩提是故維摩經云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受既不滅想識亦然如楞伽經直為根熟者說第八識業種為如來藏下文更明

維摩經云塵勞之疇為如来種等夫修道之士品類異途解行差殊千端萬別除二乘之外菩薩之乘有四品不同一修空無我菩薩二漸見佛性菩薩三頓見佛性菩薩四以如來自性清淨智以五位加行起差別智滿普賢行成大慈悲菩薩究竟不出剎那際充滿十方佛果門此略示名目下文廣明如華嚴經說有一類菩薩經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不生佛家猶名假名菩薩廣會在下文以雖見佛性未彰智

業猶名假名菩薩○三不思議德神通別者如維摩經說菩薩神通以須彌之高廣納芥子中能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又小室之内能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各各高八萬四千由旬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維摩詰置其右手掌擎其大衆往諸菴園又以手斷取東方妙喜佛國來至此土示於大衆送還本處如是神變且為權學三乘聲聞菩薩等衆現如斯事何以故為權教聲聞菩薩等見道未實自他未亡所現

神變依根所見皆有往來分劑限量又是一時之間聖意以神力變化起諸小根令漸增進故非是法尒力故如華嚴經中以本法力法如是故能以一塵之內含容十方一切佛剎衆生剎總在塵中世界不小微塵不大十方世界所有微塵一一塵中總皆如是如經所說菩薩於一小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廣度衆生其小衆生不知不覺當知佛以權教引小根故身外見佛現神通力而有來去實教之中以自本覺自覺本

心身心性相與佛無異無有內外往來諸見是故毗盧遮那佛不移本處而身遍坐一切道場十方來衆不移本處而隨化往都無來去亦無神力所致是故經言法如是故經中每言以佛神力及法如是力者以佛神力推佛為尊法如是故推其本德都無變化一一國剎身心性相以依本故不隨妄故大小諸境皆如光如影互相映徹周遍十方都無往來都無分限即一一衆生身諸毛孔之內周遍十方不同權教以其

神力分劑往來擊來送去致斯妄見遠本法身障真菩提本覺性智是故淨名菩薩現斯神變已方陳實教維摩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如阿閦佛品廣明是故權教小見樂欲希奇菩薩稱根粗施接引令生樂學方授實門不可以執化成真恒迷智眼識權就實遷入法界之門有作之法難成隨緣無作易辦作者勞而無功不作隨緣自就無功之功功不虛弃有功之功功皆無

常多劫積修終歸敗壞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說法華經時三變世界令成淨土移諸天人置於他土然後安置他方來衆變此穢境令成淨剎說華嚴經時即此娑婆世界即是蓮華藏世界一一世界互相含入經云一一世界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世界不增亦不減無比功德故如是又云諸佛成道在一小衆生身中化無量衆其彼小衆生不知不覺只為凡聖同體無移轉相纖塵之內自他同

體不同法華之會移轉人天方明淨剎○七龍
女轉身成佛別者如法華經龍女於剎那之際
即轉女身具菩薩行南方成佛如華嚴經即不
然但使自無情見大智逾明即萬法體真無轉
變相如維摩經中舍利弗謂天女曰何故不轉
女身天女謂舍利弗我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
不可得當何所轉如菴提遮女謂舍利弗自男
生我女當知萬法本自體如有何可轉如華嚴
經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善知識文殊普賢比

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童女仙人外道五
十三人各各自具菩薩行自具佛法隨諸衆生
見身不同不云有轉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
以世間肉眼觀無真不俗以法華經對權教三
根見未盡者令成信種且將女相速轉成佛令
生奇特方始發心趣真知見不堪本法而起善
根此明且引三權令歸一實又破彼時劫定執
三僧祇令於剎那證三世性本來一際無始無
終稱法平等裂三乘之見網撤菩薩之草庵令

歸法界之門入佛真實之宅故令龍女成佛明
非過去久修年始八歲又表今非舊學轉女時
分不逾剎那具行佛果無虧毫念法本如是自
體無時權學三根自將見隔自迷實法迺稱為
化不知躬已本事如斯全處宅中猶懷滯見云
何界外懸指僧祇此見不離定乖永劫迴心見
謝方始舊居何如今時滅諸見業徒煩多劫苦
困方迴如華嚴經法界緣起門明凡聖一真猶
存見隔見在即凡情亡即佛稱性緣起俯仰進

退屈伸謙敬皆菩薩行無有一法可轉變相有
生住滅是故不同龍女轉身成佛○五所來之
衆聞法別者此涅槃經為諸聲聞二乘權教菩
薩行諸觀行未離執障樂着諸行執持行相於
此行相迷無作法身無證無修本來自體也以
此根故於此涅槃經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
滅滅已寂滅為樂所行善行及能證菩提是生
滅法故所證涅槃是滅法故既心存能所生滅不

休以生滅不休便滯真理今此涅槃經中故說諸行及能證菩提所證涅槃二俱滅故方應真理故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故如來隱身不現及諸能所心盡名大涅槃二乘涅槃可有所能有修有證是故名為有為無漏是故如來涅槃無有能所是故涅槃經中純陀向文殊師利菩薩言莫謂如來同於諸行復次文殊師利為知而說不知而說而言如來同於諸行若言如來同於諸行則不得言於

三界中為人天中自在法王是故大般涅槃令彼三乘令知諸行菩提能證所證涅槃悉是無常生者本無不證諸滅無行無修名大涅槃是名圓寂是故涅槃經令諸三乘樂著行者離行離修有所證者令行無證無修如華嚴經所有他方來衆此土人天雲其會位從始發心即達理事自在理行無礙文殊理普賢行一時頓印如印印泥一時頓印無有先後中間等皆依本法法尒如然若存始終因果先後皆是凡情皆

是生滅有成有壞皆是隨根破繋不關成佛正宗諸教引生之門皆入華嚴理智果海方為契當教門明著龜鏡宛然宜可遍覽經文觀智隨照豁然開悟智日雲披頓陟妙峯俄登智海凡聖二見因定永而滌除悲智二門以法身而方現此華嚴經直為最上大心者說如將寶位直受凡庸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如涅槃經所說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純得醍醐無有青黄赤白黒色最上大心衆生亦復如是頓見

佛性便成正覺不從小位漸漸而來是故今言來衆聞法别以涅槃經攝末從體未論智慈真俗並用無礙○六報土淨穢所居别者涅槃經佛報土指在西方過三十二恒河沙佛土有釋迦報土為三乘權學垢淨未亡見此娑婆穢惡不淨如來於是權指報土在於西方華嚴實教法門即此娑婆世界清淨無垢十方世界清淨無瑕為實教菩薩垢淨盡故境界純淨權教菩薩無垢淨處自見穢故故指報土在於西方○

從初發心十住之始頓見如是如來法身佛性無作智果遍行普賢一切萬行隨緣不滯悉皆無作涅槃經云佛性非是作法但為客塵煩惱所覆故是故今從十住初位以無作三昧自體應真煩惱客塵全無體性唯真體用無貪瞋癡任運即佛故一念相應一念成佛一日相應一日成佛何須劫數漸漸而修多劫積修三祇至果心緣劫量見障何休諸佛法門本非時攝計時立劫非是佛乘○十從初為友軌範別者如

涅槃中說雪山童子遇羅剎而發心重半偈而輕命聞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言佛性涅槃不可以行修不可以心證為不可以行修行是有為是無常故不可以心證有能所故是故行不可以修其性心不可以證其理為心即性更無能所故是故純隨言莫謂如來同於諸行如華嚴經善財童子所立軌範從文殊師利發菩提心至末後普賢菩薩五十三善知識一一皆云我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云何教我學菩薩道行菩薩行不云諸行無常等事何以故為此華嚴經明緣起法界門理事無二無緣不寂無事不真十方世界一真性海大智圓周為國土境界總為性海為一真法界非有情無情隨業說故為華嚴中純真境界總為智故十住菩薩以慧為國十行菩薩以智為國十廻向十地以妙為國不說情與無情二見差別以華嚴經為彰本法異三乘權學教故是無情是有情有生有滅故是故涅槃中

以雪山童子說諸行無常者為三乘根種性行下劣故佛令以行調柔折伏麤惡方堪入道便於所說計行成實障無作性廢契真理以是義故說諸行無常能證所證亦是生滅法不同善財一念發心頓無能所了三世性性絕古今自覺自心本來是佛不成正覺不證菩提身心性相無證修者不成不壞本來如是隨緣動寂不壞有無所行諸行皆唯智起是故不說諸行無常○如涅槃中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

行處胎如是八相成道皆為曲見即如華嚴經
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
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
前億千劫佛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
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
以無時即無去來設使衆生不自見知自已身
心本來正覺自已身心正覺全德本無有滅設
有衆生若自見知自已身心本來正覺於自正
覺本來無生本如是故本無能覺所覺者故若

有覺者還如是覺本無能覺及以所覺者故如
是本覺佛之境界無凡無聖無定無亂不修不
證不智不愚不生不滅三乘權教為下劣者說
上根引來至此華嚴實教頓授佛門〇八此經
若有大心衆生於此法門深生信心不讀餘經
深明體用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初發心時十住
之首位齊佛果如來出現品中所說云設有菩
薩於無量百千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修習種
種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
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名為假名菩
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若得聞此如來無量不
可思議無障無礙智慧法門聞已信解後順悟
入當知此人生如來家隨順一切如來境界又
下文佛子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功德少作功
力得無師智自然智又普賢菩薩言見佛聞法
不生信者亦成解脫智種如食少金剛等喻廣
如經說此經有如是大威德不思議法門超諸
三乘廣大無比九此經有表法之首善財童子

不離一念而經一生不離一處遍至十方經歷
五十三善知識得一百一十城之法門一一菩
薩法門諸藝行相身色形貌攝生之軌皆齊法
界具足無盡廣大行門不離一生便成正覺更
無始終前後之際即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
如是廣大無比〇是故於此法中起信發大菩
提心十住初首便即見性起法身佛智慧便成
正覺然始即從性起智慧之位行諸行相教化
衆生即覺行圓滿佛不同權教先行菩薩行學

假真如等觀地前伏恐十地已來猶有十真如障故為觀當情真如成障所行之行並是有為所發菩提心並未離生滅所有能斷分別無明由觀折伏十地之位方能見性經三祇劫方始成佛○若上上根人信解此經明知不謬即當乘如來乘直至道場當所乘時即是道場更無可至○是故門前之駕是佛權施露地白牛方明法界法界性相本唯真智所有分別皆是智為是故法華經云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

能知是事聲聞及緣覺不退諸菩薩皆悉不能知此等即是門前三乘也為未明世間相常住是法住法位為三乘同有厭苦集樂修滅道之心未明苦集本唯智起不了滅道本自無修無造無作化諸群品如幻住世性絕無明即是佛故一念相應一念佛一日相應一日佛何須苦死要三僧祇但自了三界業能空業處任運接生即是佛也何須變易方言成佛龍天變易豈為佛耶三乘之人亦變易何故待三僧祇佛方

成故十地之上方能見性是故經云若以色性大神力而欲望見調御士彼即瞖目顛倒見彼為不識最勝法佛者覺也覺業性真業無生滅無得無證不出不沒性無變化本來如是即是佛故○淨名經云雖成正覺轉于法輪不捨菩薩之道是菩薩行故以此善財十住初心於妙峰山上德雲比丘所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即便成正覺然後始詣諸友求菩薩道行菩薩行當知正覺體用之時即心

無作處即是佛故不須修行設當行滿亦不移今故如化佛示成化相之時苦行麻麥剃髮持衣捨諸飾好藉草等事為化外道樂苦行者及三乘之根有放逸者經中佛已和會非佛自須如是等行無增上慢者豈須如是一念任無作性佛智慧現前無得無證即是佛也還如善財證覺之後方求菩薩道行菩薩行何以然者為覺道之後方堪入纏處纏無縛始能為衆生說法解縛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說時前

後法是一時是故當知若欲行菩薩行先成正覺○憶念者常無念也一切諸佛境界者無念即無內外中間無內外中間故即佛憶念境界也○第六時說法華經引權歸實教者為羅漢隨空會寂緣覺會十二緣生法皆無體性以明六根識及名色心境三事自性無生如是二人皆心識滅三界業滅智惑不生又為析法明空以空破惑樂生淨土及留惑潤生菩薩垂不了一切衆生無明諸惑皆從一切如來根本性清

淨普光明無中邊智之所生皆有淨土穢土自佛他佛忻厭等諸邪見不稱真理引此三根令歸本智故即以妙法蓮華令知無明生死性本唯智體性自無染但迷悟不同無有二性以蓮華像之引彼三根令歸本故是故法華經云明世間相常住○此經教門無始無終是佛實報果德性相圓周若聚其頭尾長短始終路絕該括諸教諸行世間境界一切行解依本總作一時一際法門本如是故該彼三世諸時為一際

一剎那時教猶如衆法皆歸海故出此法外別生情量總是權門非究竟說如此法門佛不出世亦無涅槃為依本法非情教故依本法者即無出入依權學者即說出世入般涅槃從初發心十住之首以三昧力頓印三界三世一際諸法一味解脫涅槃常寂滅味更無始終因果一際諸性一性諸智一智諸相一相諸行一行三世一念一念三世乃至十世如是等法自在無礙此經法門無始無終名為常轉法輪是故此

經教門依本安立以備大根依本一際不立始終為非虛妄見故入一總得餘為法界一際故不同權學見未盡故入餘總得一為法界體無礙故如圓珠無方如明鏡頓照如虛空無隅如響無依如影不礙如化人所生此法門者是該括始終一際圓滿無礙無成無壞無出無沒常轉法輪若人了得此法門者佛智自然智無師智之所現前為此法無出沒故還以自然無出沒智而自能得之非情計思量之所能得也○

又如化佛所施因果教行定經三僧祇中所有佛功德總是修生百劫修相好業燃燈得光明不殺得長壽布施得資財忍辱得端正一一因果屬對相似具足仍對治種種法門始得見性成佛如華嚴經即不然一念頓證法界法門身心性相本唯法體施為運用動寂任無作智即是佛也為一切佛法應如是無長無短始終畢竟法皆如是於一真法界任法施為悉皆具足恒沙德用即因即果以此普門法界理智諸障

自無無別對治別修別斷不見變化變與不變無異性相故普觀一切無非法門無非解脫但為自心強生繫着為多事故沉潛苦流故勞聖說種種差別於所說處復生繫着以此義故聖說不同或漸或圓應諸根器如此經教頻示圓乘上上乘人所應堪受設不堪受者當須樂修究竟歸流畢居此海是故餘教先因後果不同此教因果同時為法性智海中因果不可得故為不可得中因果同時無有障礙也可得因果

即有前後有所得者皆是無常非究竟說也若先因後果者因亦不成故果亦壞也緣生之法不相續故即斷滅故自他不成故○一念佛力修戒發願力生於淨土是化佛淨土非真淨土為非見性及不了無明是一切如來根本智故是有為故如阿彌陀經是也二作淨土觀行所生淨土是化淨土從心想生故是有為故不見佛性本智慧故即無量壽觀經是也三修空無我觀所乘門者為初說般若破凡夫實有二乘

生空我執故多修空法空有俱空為空增勝故雖行六波羅蜜修種種菩提分法得六神通行菩薩行福勝人天不生佛家不見佛性為析法明空不了無明是如來智慧故○如涅槃經云記屠兒廣額於賢劫中成佛闡提創發心尚有越劫之功何況具足信根復能少分見性者何有僧祇之哉世有諸德解屠兒廣額是化作介者此乃曲逐人情未詳佛意者也漸漸引權向實豈令見劫存情令遠本耶漸漸引至龍女善

財一念之中得成佛者始成實說三乘小見但念長時時體本無空嗟忻仰無繩自縛何有休期○問如涅槃經聞常住二字尚七劫不墮地獄如華嚴經云設聞如來名及所說法不生信解亦能成種必得解脫至成佛故何故今言第六住心及從凡夫信立猶言有退此意若為和會解云十信之中勝解未成未得謂得便生憍慢不近善友不敬賢良為慢怠故久處人天惡業便起能成就大地獄業若一信不慢常求勝

友即無此失若權教中第六住心可有退位實教中為稽滯者責令進修如舍利弗是示現聲聞非實聲聞所作方便皆度衆生使令進策如權教中第六住心可說實退何以故為權教中地前三賢總未見道所修作業皆是有為所有無明皆是折伏功不殄者便生退還若折伏有力亦不退失如蚫有毒為呪力故毒不能起但於佛法中種於信心謙下無慢敬順賢良於諸惡人心常慈愍於諸勝已者諮受未聞所聞勝

法奉行無忘所有虛妄依教蠲除於三菩提道常勤不息夫為人生之法法合如然但不長惡而生何須慮退㊟實教中十住初心便登聖性體齊諸佛十信之中若不信自身與佛身因果無二者不成信解是故如來出現品云菩薩摩訶薩應知自心之內念念中有十方諸佛成等正覺轉正法輪何以故佛心與自心無二故如是信心名信故何況十住之位不證此心若不證此心云何名住以是義故住於佛住名

之為住是故初發心住便成正覺○又賢首品中從凡夫位以信為首決定取佛大菩提果故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心不動智與自心無異智故只為無明所迷故無明與十方諸佛心本來無二故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身根本智與自身無異故何以故皆是一法性身一根本智猶如樹枝一根生多枝葉等以因緣故一樹枝上成壞不同故從凡夫地信如來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我悉盡能行之何以故自憶無始時

來波流普海無益之事尚以行之何況如今有益之事善薩萬行濟衆生事豈不能為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皆從三昧生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三昧皆從如來自性方便生我亦具有如來自體清淨之性與佛平等從凡夫地信十方佛一切神通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神通依真智而得我但依真性智中無有煩惱無明成智一切業亡唯有智慧通化自在從凡夫地信佛智慧我亦當得何以故一切諸佛悉從凡夫來

故從凡夫地信佛大悲普覆一切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大悲從大願起我亦如諸佛法大願故從凡夫地信佛自在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自在於性起法門智身法身入衆生界不染色塵諸根自在我亦不離性起如來智故從凡夫地信自發心經無盡劫修功德行滿位齊諸佛不移一念何以故為三世無時故如是從凡夫信解始終徹佛果位如上所發十種信者必能決定成就十信之門住於堅固之種永不退轉

○權教之內所說菩薩諸地位次但說假真如為因果仍地前三賢未能正證初地之中一地證一真如十地證十真如證十真如之後方能始見佛性前證真如復言有十真如障真如既能成障明知權教之中即施設假真如非本真也○十住初心之上便成正覺為從證果本智為因也是故此經下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不同權教菩提同有為故立能證所證也一念之間無有能所能所盡處名為正覺亦不同小乘

滅能所也了能所本無動故此乃住法性故動寂皆平為本智非動寂故妄謂為動息夫不了業動而求寂為大苦也故維摩經云五受陰洞達空為苦義為小乘有所厭故即苦生也○如人以指畫空作百千徹塵數分復以手除之令盡然彼空中無有增減以情量故見彼虛空數有增減此經亦介所有菩薩安立諸地法門增減亦復如是為成諸有情故便令進修者也一類皆平無心進也凡夫無有策修之心發心修

至不修方知萬法無修也而實教菩薩一得一切得為稱法體中無前後故猶如帝網光影互相參徹相入無前後際也亦如百千寶鏡同臨妙像一一鏡中影像相入色像齊平如佛果位中諸菩薩為從性起法身根本智為十住之中創證心故所有法門境界皆悉依本以體用通收皆悉徹故還以性齊即時齊故更有餘不齊之法為不可也不同權學情隔來亡見地已來未見佛性所立地位皆有分劑而實前轉為未

見佛性有假真如障故是故經云十地畫剩如空中鳥跡如是地位法門權教增減為還眾生情故體遣者真俗便為一真也一切真故都無假法不可於此圓教作增減見同其漸也○第八明所施法門理事別者如化佛權教中說有情有佛性無情無佛性一切草木不能成道釋法輪等如華嚴經即是越情實教即不如彼化佛權宗約凡化教如功德林菩薩等十林菩薩所從來國國亦名慧一切境界總名慧體何以

然者無有情無無情故所以然者無二見故為一真智境界無成佛者無不成者故夫有情無情者此是依業說夫論成佛者非屬業故若非屬業者即非有情非無情故何得於出情法上計言有成佛不成佛耶彼有情此無情者是業收非佛解脫故豈將自己情業之計作如是卜量情與非情成與不成如經所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世間相常住諸法住法位如是之道為有情法體為一佛智境界更無餘

事莫將凡夫情量妄作斟量悉存情計者見有情成佛見無情不成佛此為自身業執如是解者終不成佛夫言理性遍非情者而不同有情成佛者此由未見法空不依實慧未了得世間諸相本來常住但見隨情識變生滅之相而妄斟酌言非情但有其理遍故只如成佛豈可理外別有佛耶若理即是佛者於此理中情與非情本無異相豈從妄見立情非情耶如佛是非情應不得成佛若有成大菩提者不依此二見

是故法華經會權歸一實經云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聲聞辟支佛不退諸菩薩如是等三乘權學總皆不能了廣如彼經如華嚴經中無有情與非情俱為智智境界一切山河樹木皆能現佛菩薩身及說法與佛體同能同能別自在無礙佛於世界中住持安立自在莊嚴境界差殊莊嚴各異於其妙剎國土莊嚴一一境中纖塵之內佛身出現剎海重重佛身無盡佛身毛孔亦復如是境界重重佛身無

盡互相徹入能同能別全同全異淨穢國土無障無礙不論如是情與非情是故今言所施教門別又權教之中諸行為先佛果在十地之後此教之中佛果根本智為先證以差別智而互為資因果行相一時頓徹無中後際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不同餘教一地修一地以為性齊時齊行齊智齊故以修定慧用智觀之莫將情解○又餘經漸廻彼二乘分學及頓學等根成其悲智雖修十波羅蜜猶修假真如觀作諸

法從本已來自體凝然不遷不變觀破修空有二執成不生不滅法門猶觀當情九地已來未明佛性為修彼假智乃成障故如前已說如此經為上上根人頓示本智初心創發十住位上即與佛同智慧如善財妙峰山頂得憶念一切諸佛智慧光明是其義也以依本智法即無所修故本無障故任運悲智不作而成隨緣六道無非法界了緣生法自體恒真更無修作所有念慮皆從智生但知任運對現色身說法應機

如響相對恒處生死流法身常寂雖經多劫體不移時入死出生非沒生也任大悲智法隨緣故法應如是性無憂惱不住證修法如是故龍女善財總明如是此法難信三乘拱手遏推是化非是人修直說僧祇逐情立劫焉能信此無時智門是故經云能信此法為甚難者即其事也設經多劫勤苦作修有得有求作長作短作是作非作成作壞捨身壞命豈有成佛之期何如初心即須如是入佛智境修學皆一不省力不

枉功耶以此義故聲聞緣覺權教菩薩不真解四諦十二緣及真如法身實智境界皆是毗盧遮那方便引修向此華嚴真實之海令歸本法任智施為所修諸地隨智所作不起能心而皆成辦一切種智不似諸教地上別作對治但十信終心十住初位即自了知混然法界本智慧境凡聖不異脫體全真不見有情無情有性無性如是繫障任法不生如經所說如來成等正覺出興於世以其自身之智普見眾生成等正

覺善惡情絕性相無殊雖度眾生而無度者是則名為種如來相諸善根故如是之法付囑流通全與三乘淺深懸異如大乘權學二乘及人天不聞如此華嚴經典上上根流唯希佛因果位諸菩薩等而能聞之○一人中見佛但有三十二相二諸天見佛但有八十種好三諸龍見佛或同人所見或見但為大龍王也餘畜例然四諸仙人見佛但見仙人五諸餘外道還見佛與巳同類六八部神等見佛與巳為王七小乘人見佛為大聲聞人緣覺人見佛還為緣覺九權教中菩薩見佛但為三千大千世界之主福智充遍三千大千世界十一乘教中菩薩見佛為十佛剎塵蓮華藏世界海為法界主具云十佛剎塵蓮華藏世界為明無盡總攝一切剎故福智充滿一切諸剎無盡相海重重故如上十種見佛不同皆由發心之時信樂差別以信樂力故見佛不同○第九唯心淨土者自證自心當體無心性唯真智不念淨穢稱真任性心無

恚礙無貪瞋癡任大悲智安樂眾生是實淨土以自淨故教化眾生令他亦淨故是故維摩經云隨其心淨即佛土淨欲得淨土當淨其心等十毗盧遮那所居淨土者即居十佛剎塵蓮華佛國土淨穢總含無穢無淨無有上下彼此自他之相一一佛土皆充法界無相障礙言十佛剎塵國土為知無盡佛國不出一塵為無大小故不立限量故以法為界不限邊際相海純雜色像重重此為實報非是權收○如是法界

佛果法門諸有信解及初發心證入之者猶如
師子王之子初生之時雖則未能如其師子王
力勢自在然則師子相全體無異一切諸獸皆
當畏之如於此華嚴經佛果法門修信解及初
證入者亦復如是能信自已身心性相全體同
諸佛果自體恒真本大智故及證入者同諸如
來佛果之門本無修造自體全佛以此真門成
備進修差別萬行恒無始終一真果德雖未能
堪为用如佛是則名為種佛種子在於身田以

信為始以定慧力證入之者初發心時十住之
首已入佛智慧是則名為生在佛家為佛真子
已與佛智同故具足如來諸善根故便即起彼
三乘得神通菩薩九地等見一切三乘人天外
道智所不及〇明不動智佛是十方凡聖共有
根本之智明於此智能起信心故號之為來此
不動智佛一切衆生常自有之若取相隨迷即
塵障無盡若一念覺迷達相即淨若虛空但為
隨迷稱外悟處言來而實佛刹本無遠近內外

等障亦無去來〇此不動智是一切諸佛一切
衆生之地以此智故而作衆生以此智故而成
正覺以此智故隨迷作衆生時於六道中隨天
上人間及惡道中皆有隨衆生依正之果報也
隨業麤細不同以此智故隨覺悟時成就三乘
及法界圓滿一乘佛果依正妙報若無此智元
是虛空亦非衆生亦非諸佛故問曰一切衆生
本有不動智何故不自應真常淨何故隨染答
曰一切衆生以此智故而生三界者為智無性

不能自知是智非智善惡苦樂等法為智體無
性但隨緣現如空谷響應物成音無性之智但
應緣分別以分別故癡愛隨起因癡愛故即我
所病生有我所故自他報業便起因執取故號
曰末那以末那執取故名之為識因識種子生
死相續以生死故衆苦無量以苦無量方求不
苦之道迷不知苦者不能發心知苦求真者還
是本智會苦緣故方能知苦不會苦緣不能知
苦知苦緣故方能發心求無上道有種性菩薩

以宿世先已知苦發心信解種強者雖受人天樂果亦能發心求無上道是故因智隨迷因智隨悟是故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正隨迷時名之為識正隨悟時名之為智在纏名識在覺名智識之與智本無自名但隨迷悟而立其名故不可計常計斷名也此智之與識但隨迷悟立名若覺始終如空中求迹如影中求人如身中求我依住所在終不可得故新長短處所之相也如此無明及智無有始終若得菩提時無

明不滅何以故為本無故更無有滅若隨無明時不動智亦不滅為本無故亦更無有滅但為隨色聲香所取緣名為無明但為知苦發心緣名之為智但隨緣名之為有故體無本末也如空谷響患之可見㊁此明從凡入信心者難故為凡夫總自認是凡夫不肯認自心是不動智故〇六千比丘之衆亦皆是智慧猛利人類精奇一聞多曉悟讓恕仁慈專求大道以利含生皆是一生性滿發心入位人也若不信自心元

是不動智佛者即求劫飄淪何能利人濟物如經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〇一切處金色世界一切處文殊師利明無性淨慧遍故佛號不動智為無明本空無體可動名不動智故但有應境知法應器知根如響應聲無有處所形體可得名之為智無可取捨故名為不動三配當位因果者妙慧為因不動智為果亦可為因果若以妙慧善揀擇法顯智故即以妙慧為因不動智為果若以慧由智起即不動智

為因妙慧文殊以為果故或智之與慧總因總果明體用一真無二法故亦智之與慧總非因非果為體無本末依住所得故是性法界自在知見非如世間因果比對可得故此文殊師利不動智佛初起信心亦從此起乃至信終亦不離之故從至自行圓滿示成正覺亦不離之故此明以佛智慧示悟衆生欲令衆生入佛知見佛知見者文殊師利妙慧不動智佛是此是凡聖等共有之佛示凡夫使令悟入〇大意明此

經發十信心但以法界不思議乘一切智乘而
發其心不依佛不依佛法不依菩薩法不依聲
聞法獨覺法不依世間法不依出世間法而發
其心但無所依發菩提心但以一切智發菩提
心不如三乘依倚物故發菩提心不依三祇劫
後有佛果故發菩提心不依現在三世有佛果
故發菩提心以是義故入此信者皆無有退故
設習氣未淳熟者暫時念退信及住位一往不
退為正信自已身心總是法界佛無自他性故

以十方諸佛無依住智幻住莊嚴門等法界虛
空界法性恒遍十方如影對現色身同自身故
本不二故體無差別故十方諸佛智身如影所
言如響如是信解當得成佛我今信者亦如是
知如是信解云何有退全身全心一切境界總
是法界一真法身體用理智住在何所退至何
處若也身心有所依住故却依處即有退失自
了身心本無依住本無所得一切語言分別如
空中響應無作緣任物成聲本無依住了如斯

法而坐信解即無退轉有所依法而發心者放
却所得所依着處即有退轉是故起信論云證
發心者多住退位為有所得可證故是故乘此
不思議乘一切智無依住乘發菩提心一往不
退若有退者只為信心不成故於佛教法及如
來所乘有所得故有取捨故未成信故不入信
流入此經云設有菩薩經無量百千那由他劫
行六波羅蜜具六神通由未聞此大方廣佛華
嚴經猶名假名菩薩不真菩薩讒復聞時不信

不入具如經說○像此十住住佛所住法身妙
智慧海故是出世高勝義故妙峯山者不動義
諸天所居妙樂義莊嚴義像此位菩薩以方便
三昧寂然不動無思無心不收不攝任性而定
稱平等理與法身合忽然妙慧從此定生無始
無明總無所得住佛妙慧都無所依得法妙樂
智慧莊嚴出過情見諸佛所說解說微妙經典
無不解了為生在如來智慧家故三界無明一
時頓盡唯有習氣煩惱漸漸以法治之○為此

經法教門依一切諸佛根本不動智而發心故以乘如來一切智乘而發心故於此十住位中能與如來同智悲故不同三乘但将三空觀且折伏現行於此經中發心之者從佛不動智而發菩提心設有餘習還以無依住智治之還是根本智不伏不斷為本寂用自在故無體可斷故無可伏故設修三昧任性淨故亦無收攝亦不伏捺故任自淨故設行分别任性智悲隨事用為亦無取捨故如是任法調治習氣使稱理

智令慣習增明如佛願行勝進事世間成長大悲不出不沒故以心境一真無出沒故〇此品名初發心功徳品者創始發心見無古今名之為初無心智應名之為發身邊見盡名之為心不為而成夫果名之為功但化利一切不帰來報自獲無邊妙相莊嚴故名之為德又福智遍周名之為功事無不達名之為德〇或但說有衆生者有或但說無衆生著無如經星宿幢菩薩頌云衆生妄分别是佛是世界了達法性者

無佛無世界如下文法幢菩薩頌云寧可恒具受一切世間苦終不遠如來不覩自在力此二頌皆相成就有無恐隨邊見〇此四十心中位成佛果及普賢行非論人王梵王之位但論位位之中以如來智生身等法界衆生界對現一切衆生前身非論意生身隨意所往也但以根本無明成一切智海一切世界一切處現形隨類應現不論於三界外别受變易生死又於此一乘智用境界中無別論變易生死但以智用

善達心境智無礙性等法界性無去來性無造作性不見過去是凡夫未來是變易現在是分段有此心者皆是虛妄非正見故若斷惑中但以五蓋十纏十使達為智用不於三界外别受變易之生死於毛孔微塵之内刹海凡聖如影同居焉得别有三界之内外也不變尚自本無焉能有別忻變化但以大悲本願之力以法界普光明智性自等周任器而與同光無別方所往來者之性故純以世間一切境界人天魔梵

為一佛土而作佛事不於他方別有淨土也五蓋者一貪欲二瞋恚三睡眠四掉悔五疑十纏者一無慚二無愧三眠四悔五慳六嫉七掉舉八昏沉九忿十覆達智具悲此等用為智海為慈悲喜捨為諸佛知見故○如善財表法中見彌勒菩薩是其行也明同其善財一生成佛果故遂於樓閣之內現三生之行總在如今三生者一過去久遠見道修行生二現在得果圓滿生三當來示現成正覺出世生總在樓閣之內

如今現前無古今去來現在不可得故然亦不廢三生之相現在其中但以智知為隨俗利人故即三生也若約真論無發菩提心時無修行見道時無現生得果時無當來示成正覺時以三世及心量無性體故無安立故無處無依住故名為成佛時也若見自心有能發菩提心時當來成正覺時即為情識生滅不名發心時故○如經初所陳其地堅固金剛所成寶樹行列宮殿樓閣等是皆煥耀光明遍周法界此明智

體報居之宅遍一切處一切處總在纖毫之內不可拘其處所以智遍觀其宅亦復遍周十方總是無限境也於此普光明殿說十信法門明以舉果成信還將智果報得宅中說本不動智佛以為信位明信自心是不動智佛約此以為信體心外有法不成信心故即如來根本智宅還信自心所有分別是如來根本普光明大智本無動故只為迷本妄為動故第三會於須彌山頂上說十住表入理契智非生滅心所得至

故如須彌山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所及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於一切法無思無為即煩惱海枯竭塵勞山便成一切智山煩惱海便成性海若起心思慮有所攀緣塵勞山逾高煩惱海逾深不可至其智頂明以定為方便是故法慧菩薩入方便三昧方說此法門當知亡思即智現在想即迷存滯寂智潛情亡智發此乃見道之初生佛智慧家之始約表出凡超世同天自在得智慧山之頂

又以方便定止心不亂為山體故以艮為山為
止此為十住位也初生佛智慧家住佛所住明
依定發慧像須彌山故第四會夜摩天宮說十
行以此上天空居表約智慧法空而為行體即
處世無染又明此天名時分天明菩薩處行知
根生熟時非時也不妄利生○第九會又在普
光明殿說離世間法明以普光明智遍周十方
普利衆生不染衆法名離世間以普光明智具
普賢行恒在世間不出不入名離世間故以智
體性用而無依故名為離非厭離故如此三會
總在普光明殿者明行因與果并普賢行滿總
是一箇普光明無始終無依住自在大智故名
衆生發菩提心者不見此智不名發心見此智
者方名發心若心外見佛者及取相求真者皆
且作善未名發一切智心故經云乘一切智乘
直至道場以乘普光明大智之乘還不出普光
明大智道場名之為至此名發心究竟二不別
是故發心先心難明此智難信信得即能入故

失證發心易先起信發心雖信經即入位故但
須方便三昧現之即智境便現○此普光明智
十方諸佛及一切衆生同共有之諸佛已達衆
生迷之故欲體用是一迷悟不同望此教中發
心之者令悟即知見如佛如法華經以佛知見
示悟衆生欲令衆生入佛知見乃至乘一切智
乘直至道場又此經云乘如來乘不思議乘勝
乘無上乘等是如初卷中歎諸菩薩德中善知
一切佛平等法已踐如來普光明地此普光明
智衆生迷智為迷悟者悟迷成普光明智為悟
是故初會神天示現入法獲益入即同佛所入
同佛知見與衆生作入法之樣令後學倣之是
故此三會總在普光明殿者意明五位昇進信
亦不離此智悟入修行亦不離此智時劫無體
可轉智復不異此普光明智以十迴向法門和
融悲願即自在神通總在其內如一生修有漏
十善尚得生於天上得業報神通十念成就尚
得往生淨土何況依智發心又復更加悲願諸

波羅蜜之行豈此一生之後不得智體自在神
通望以智境會實而論設無盡劫元來不出一
念今言一生者特終不延智終不異生終無生
必然可逐情見生滅之生但以真智知即萬迷
不惑其如西方淨土十六觀門總是作想想成
向自報得神通倚況達理智無依明淨遍照了
身心無體內外見亡者但任理智廓然與大願
海會融悲智一刹那際對現色身供養諸佛教
化衆生後無作者性皆平等無心無主無性無

相凡聖一如如無所住以無住法隨無住智供
佛利生如是修行何處不獲大力神通○善知
此苦聖諦者不同三乘厭苦忻淨方求聖諦故
但達此世間諸苦體無故即苦無滅性道無生
性當知苦體即不生不滅即與聖道無二性故
故云善知苦聖諦○得入明淨隨順無生忍如
稱理契無生忍即七地以出世間智慧善能入
世間智慧能隨一切衆生塵勞之行不異世間
不壞無生○有無緣起皆無自性將用教化衆

生隨根開解令得解脫衆生及名字言音皆無
自性以此名字圓滿清淨音聲輪無所障礙以
一音聲說無量名皆以一音聲與無量名無量
字作體故即無量名無量字總是一字故以聲
性無體故無量名字與一切聲作體故即以名
字體自無能所分別性相故以衆生自無性故
以此無聲之聲無名之名無說之說教化一切
無性衆生令其破業至其本地○問何故十行
之初先見比丘答為明菩薩所行之行皆令一

切衆生無諍離染出世間故為行之首皆須無
染出世間以此先見比丘明心離世間方堪處
俗同光利物○十住中解脫長者即入三昧明
身含佛刹之門表創居定體此十行中定明行
體恒定表處生死市鄽攝化衆生無虧定體明
動用俱寂性自離故○烏洛迦虵名栴檀者香
樹也明此虵最毒常患毒熱以身遶此香樹其
毒氣便息表若有衆生聞說心境俱空本無體
相無有處所無一法可得之香言而悟入一切

煩惱毒熱自然清淨○表法而論一切總實是佛故若一法一物不是佛見者當知是人即是邪見非正見也即有能所是非諸見競生不得入此普賢文殊智眼境界○一切世界海微塵數劫所有諸佛出興于世親近供養者明無功之智遍周無法不佛佛即法也十方虛空無有間缺針鋒毛端不是一切法一切佛故但有微塵許是非染淨心皆不是見佛也以智眼印之

○此瞿波十地道終出世智滿欲令諸菩薩至十地道者入十一地普賢行門如蓮華處水不濕成處世大悲破其染淨二種習障方得八十一地普賢行如前十定品十地位中灌頂受如來職位出世智悲二行已滿猶於十一地位三度入百千三昧門畢竟覓普賢菩薩不得如來令生想念志求方見普賢菩薩為有出世淨智習在准此例知○經云一切衆生自厭離生死修第三禪者此厭離生死自是譯經者誤也應云一切衆生性自離生死故修第三禪悉能息

滅一切衆生衆苦熱惱

無甚高論卷之三終　男延登梓藏淡菊盦中

無甚高論七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趙鴻賜撰鴻賜字承元桐城人嘉靖中副都御史釴之子也此書雜引佛經及釋子語錄而以聖賢之經傳互相辨證大旨以援墨入儒爲主

何之子一卷

〔明〕周元孚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廣快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何之子一卷》提要

何之子序

鬻熊知道文王諮其餘文道事録爲鬻子子所自始遞至淮南以後子書絶響非無子也不知道也道失而求之騈藻新響無當也何之子知道矣溟峭沉醞管子也精微

奇變老子也抑塞支離關尹子也脩詞瑰異鶡冠子也摸擬變撰子華子也宗虚順適列子也淵博崇古墨子也鉤鉗揣摩鬼谷子也踰引玅發孫子也沈鷙峻刻商子也辯真廝應孔叢子也痛疾名實公

孫龍子也。吞吐出沒。韓非子也。蟺卷紋紛。淮南子也。詘義宏秘。楊子也。憤激遐舉。抱朴子也。微言渠論。文中子也。生死坐忘。天隱子也。恢譎跌宕。玄真子也。吉遠詞文。譚子也。洸潢自恣。莊子也。動合機宜。尉繚子也。大地盡徹。亢倉子也。一子能子。衆子何之子也。何之子知道矣。合子之初。繼子之絕者耶。

廣快書卷四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何之子　刪周元孚本

天外覆地中藏。語大而一天地者。恕地也。日洞達。月曲蔽。語明而齊日月者。護月也。水通險。山居方。語用而同山水者。完山也。玉完白。金易形。語寶而等金玉者。譽金也。蘭輕逸。芝重滯。語香而並芝蘭者。諛芝也。兩形並宜。千古入評。泥常襲故。孰衡孰權。誰謂史册而可盡信哉。

山居上。水居下。山其君子乎。山居爭。水居棄。水其君子乎。山居方。水居曲。山其君子乎。山居固。水居通。水其君子乎。山居易。水居險。山其君子乎。山居常。水居變。水其君子乎。處宜上不宜下。而上者衆爭。下者人棄。守宜方不宜曲。而方者固執。曲者流通。行宜易不宜險。而易者泥常。險

者適變故參之伍之其道不窮君子居焉

未見而慕既見而親去而懷所藏者厚矣未見而先聞及見而敬巳去而畏其機弗可測也遠而無聞就見而愛之去矣而若無所係其味淺矣千里而名聞促席而心亟少語而稍異積久而浹慎毋以貌棄也聞所聞臧不即見見所見且悔所聞我故幸無聞矣人實幸無所見矣

子羽持重璧渡河河伯欲得璧命二蛟夾船而奪之子羽怒擊殺蛟竟渡而後投璧于河河伯弗敢受子羽碎璧而去叔舍旅處養其獒館人乘其怒晉也而請獒叔舍弗予少間晉歸舍舍即烹獒而食館人夫子羽非愛璧也惡其挾我也叔舍非愛獒也惡其懼我也然則君子安可挾而可懼也

村家貨帛帛亞鶩爲希捧而適通都敵重褻而呈珍通都士人厭棄之矣都邑小子獲羽禽綠毛朱吻其老長謂非雛鳳亦異也籠以金絡食以梧桐鄙陋山叟閉不使見山叟跪請焚香而出禽則翡翠也山叟笑而退曰嘻吁何辱我跪我歸以十百遺汝夫重無常重重所罕有輕無常輕輕所彈見使世無都人則亞帛埒文錦矣世無山叟則翡翠齊鳳凰矣悲夫

蚊遇蠅匪曰蠅大蠅遇蝽匪曰蝽大蝽遇蟬匪曰蟬大蟬遇雀匪曰雀大雀遇鳩匪曰鳩大鳩

遇鶩匪曰鶩大鶩遇鴻匪曰鴻大鴻遇鵬匪曰鵬大鵬遇蚊匪自曰大何哉小不見大大不矜小故也

治世如居室時草昧則度址搆材其道爲創創宜大而固時承平則封戶掃砌其道爲守守宜謹而靜時中葉則完墻補漏其道爲緝緝宜審而動時末路則改棟易榱其道爲更更宜通而變

集毫爲穎，字書由之。集絲爲帛，衣服由之。集水爲池，魚鱉由之。集木爲材，宮室由之。集之功用大矣哉。是故治世者集人，治心者集義。

昭明梟鳥而似鳳，雛虞仁獸而類虎，貌之難以知人也。車狸哮咆而衛主，化僂桀語而攫婦，言之難以知人也。糞蛙負穢而脩清，木蝱飲流而飽朽，迹之難以知人也。卵可擊不可再，玉可碎不可污。一事之難以知人也。

眞儒殆能徹佛之巔，上佛亦能窺儒之際。認知識爲佛者，智慧也。佛之中乘也，鹵莽者驟得其說，更面貌而秘之爲實，乃徑寸之珙也。遇石祟當以鐵如意碎之。

鸚難言而解縛，黙之所寬也。鶴善鳴而完壽，語之所延也。鵲避歲而多育，巧之所奪也。鴿重搆而仍巢，拙之所便也。駝徐步而察水，遲之所詳也。驢疾驅而渡深，速之所超也。豹隱霧而文蔚，深之所藏也。喙起口而見心，淺之所露也。

鳩積歲易羽化鶴，其陳良乎。雀溺水染污化蚌，其陳相乎。鷄惜尾栖穗死餓，其石崇乎。鷄斷尾毀形免犧，其司馬懿乎。良昌正而變俗，相入邪而敗常，崇抱貨而速亾，懿僞疾而脫難，甚矣相崇之不如鳥也。

經年旱，忽雨，幸雨者如越國而見父兄。月旱且雨，如孤寥而遇故人，相得歡甚。若日一雨，則人

共疾惡之如寇仇矣。夏日集陽萬物銷鑠，冬分其餘暘者熙和。固知仁不可流，義不可勝。仁流則溺，義勝則決。決者賊物，其溺亦然。

列炬然膏，夜光如晝，何如晝也。千甕抱汲流水若雨，何如雨也。巧女剪彩林花若春，何如春也。三軍撾鼓聲聞若雷，何如雷也。是故任天者便，任人者勞。

魯以直稅廢井田，而適得聖人之權。秦以私意

廢封建而適得聖人之樂漢以姑息廢肉刑而適得聖人之仁

劒光曜晝投暗失彩珠光燭夜遇日遁色螢光照藏外觀弗顯水光鑑彔內照混然物之有所適蔽也物靈含光含光而普是爲神光神光含內外通晝夜而常明

兩小不能相容兩上不能相容兩實不能相容是故容也者以大容小以下容上以虛容實

事不如意安得以意料之人不循理安得以理料之

人有所短亦有所長修已者貴補其所短用人者貴取其所長

松栢挺立而不樛藤蘿朋從而好附則易同者莫如小人難同者莫如君子君子難同小人固皆疾之小人易同君子亦常喜之

蠅鳴戶蟬鳴林細人之名不出境也有以夫如鳳凰翔嘯龍虎哮吟捶若撞黃鍾而震雷霆也天下聞之非豪傑與聖人則又異是矣古之聖人無名者與無可名而非常名故謂之大名

登高故能見其遠容多故能成其大然則吾爲太山乎爲東海乎太山莫高于天東海莫深于地何可已也

先其機則天下莫爭秘其機則天下莫測機由于我而若不在我則天下莫趨機由于人而能

默運之使之在已則天下莫疑

持寸斧者必不伐十丈之木操百金者必不駕萬斛之舟小之無補于大用也飾金玉者必不爲戰陳之刃多雕彩者必不爲適遠之車文之無裨于實用也

亮也賢胡失之謏好奇也夫光也賢胡失之確好同也夫好奇則誕者闖中其求好同則諂者多投其虬

益莫益于自虛損莫損于自實然無定見者似
于自虛有執持者似于自實
樂遯而遺棄者高流也蹇途而聚藏者智士也
深潛而睥睨者曠俠也窮路而坐困者齊民也
僞退而鈎進者淺夫也孚合而師事者夭相也
抱異而籍試者世豪也感激而馳驅者良弼也
制伏而夰丞者徒奴也涵養而服役者獸畜也
斯數者出世處世之大較也若夫出而不出出

可以處處而不處處可以出無出而無不出無
處而無不處者聖時也
素信而卒離者疑我也漸離而急合者背我也
天下皆同我我其奈何曰舍其所同以避之天
下皆異我我其奈何曰取其所異以招之招異
而無乎不同舍同而無乎或異蓋異同同異同
之術也同同異異之根也
無爲人先無爲人後先後之間可以藏身無爲

人厚無爲人薄厚薄之間可以處世無爲人樂
無爲人毀毀譽之間可以完名
治大者宜簡愈大則愈簡故簡莫簡于君而相
次焉治小者宜密愈小則愈密故密莫密于令
而守次焉
錦以寸吾知其不如丈布也金以絲不如鈎鐵
也珠似粟不如巨石也璉以碎不如完缶也何
也物以能用者貴也夏以裘吾知其不如敝葛

也陸以舟不如蹇驢也薪以棟不如荆棘也弓
以玉不如竹角也何也物以適用者貴也
猗夫道雅介徒指墨其言正懼其不通也已談
宗彫天慧口風辨其言大懼其不經也已道流
志寓禪會使意其言玄懼其不典也已學士遠
引賈儒雜述其言博懼其不當也已俗子話今
村老數曲其言奴懼其不文也已甚矣哉言之
難也

上者出世次住世次處世處世之道任其冥隨其窾故能和其俗住世之道平其冥俑其窾故能守其獨出世之道窾其冥冥其窾故能物物而不物于物

巨貪者誘而激之其貪益甚貪甚而眛死可以先嘗喜詐者詭而激之其詐益巧詐巧而行險可以中疑持力者抑而激之其力益奮力奮而决往可以排難尙氣者就而激之其氣益鋭氣

鋭而思騁可以陵暴富智者度而激之其義益熟智熟而出奇可以料遠好義者奬而激之其義益堅義堅而傾心可以權變惟至人不可激庸人亦不可激不可激者隨所用之亦不可激者無所用之

人之心非我也安得以人而度之於我我之心非人也安得以我而度之於人故知我則可以自度知人則可以度人自度而度人行之終身可也

嵐氣不竭以其無也源泉不窮以其有也門樞不朽以其動也頑石不崩以其靜也谷神不死以其虛也喬木不折以其實也

士不幸而有才女不幸而有貌貌異便淫才異便傲

日月啟明明通日月不知雨露廻穡穡生矣雨露若無海濡渴渴厭溢而海晏然山普用用者

取足足用而山不色矜夫爲而不有宰而不持以論天地日月雨露山海亦如之是謂六大世人施顆粟粟寸土回步而施施何小也故仲尼聖同于兩宗子淵賢比于六大

累石爲山崚峋突兀鑿池引水曲折紆廻奇矣哉遇眞山眞水而失其趣矣古洞幽崖喬木環笑溫流清沫漱石鳴風奇矣哉遇華岱洞庭而失其觀矣吾于是知文章貴于自然又貴于大

也。

急名者思以得名始也必勉露其長幸名者思以完名終也必曲護其短

欲人同己異之隙也欲人信己疑之根也欲人尊己卑之漸也欲人服己陵之揩也矧己異人而緣異求同己疑人而隱疑示信己卑人而因卑挾尊己陵人而用陵強服惑殆甚矣

管仲才敏而功集晏嬰見遠而識超管晏未可

羞也而孟軻氏羞焉惟軻固可羞也然亦此軻之所以不及仲尼也後之人標說而輒羞管晏吾竊爲管晏羞之

琴音平聽者不煩故君子之交欲其平也谷味淡食者不厭故君子之交欲其淡也寒暑漸受者不病故君子之交欲其漸也狐審地而窟鵲審木而巢故君子之交又欲其審也如弗審則平也淡也漸也俱爲諂交矣

無食飢死無衣寒死死所不足善泅溺死善騎墜死死所有餘

括八城共三百萬里有奇而東震不過萬八千里計元會共一十二萬年有奇而滬生不過百年耳目所覩記者幾何而又何笑乎螢畜蜉增哉

爭名者以爭得名飾名者以飾得名讓名者以讓得名毀名者以毀得名爭名之名小讓名之

名大飾名之名遲毀名之名速大小遲速爲術不同好名之心一也

修盈傲分不如操約負重疲力不如舉輕綜繁馳神不如理要索奇駭俗不如安常違素移敎不如守一標利見頡不如含光約則要要約則一一則輕一輕乃常常乃光

持賤器者懼其忽忽則遺亾捧重寶者懼其慎過慎則墜棄是故輕生者死重生者亦死聖人

重以持輕輕以捧重輕重均則忘忘則無有無有則能常有

師道難矣哉猶瞖然通五運察六脈諳百草而後能覗疾泥𣁋古方者利害半之舉巳所服食而投之人人百不一應如謾無所深入勦浪説而稱岐黄人或誤寄死生無益又害之矣

蟬語喋蜥語䑛犬掉尾鶺鴒步搖君子覩此而可以謹言慎動

[illegible]卷下終

何之子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周宏禴撰宏禴字元孚麻城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事迹附見明史李沂傳是編乃其初謫代州州判時所作汝南吳同春序稱其語似關尹子然九流競起雖多以怪譎爲宗要無不可尋文索解宏禴此書乃以常詞故爲澁體其命名之義似取禮記偎偎何之之語已爲好異至如書中太虛奚無無以無無無無無則無無無無則虛虛虛則實實實則極極極則易易易則始諸語殆至不可句讀則尤爲無取矣

鴻苞四十八卷（一）

〔明〕屠隆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八年茅元儀刻本

鴻苞序

今夫虛空之中忽然而有天地天地之中有海嶽而海嶽中有丘陵原隰溝澮川瀆以及于一墩一塵一漚一沫自漚沫微塵浸絫而至天地不可以數計形模也而撼為虛空之所苞舉則是虛空者之為物孰與敵合耦對幷嘗試觀之惟人之靈通神明類萬物函虛蹠實參兩天地而稱

三才世人往往桎梏束之波流汩之於子輿氏有不能盡其才之嘆世有才子而後能敵列虛空籠絡宇宙堅壁之為功而精溢之則為言居長卿先生所著

鴻苞一編是也長卿少負不羈以文章自豪釋褐成進士為青浦令時與馮開之沈君典丁右武諸公相頡頏青雲睥睨當世入為儀曹郎仍以豪罷歸志

業不遂而益注其才情於著作之林幾與弇州新都輩爭流競爽晚乃棲心于禪玄二氏又欲綜三教之旨於一毫端時出而為竺乾為柱下為尼山

霏霏乎落筆為花流液為珠玄黃黼黻其辭以自愉快于是析天人研性命剖兩儀綜萬類漢纖諸子網羅百家以及齊諧虞初叢聚謔浪之譚凡書之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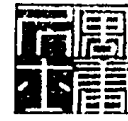
目之所淫喉舌之所吞吐盡舉而載之於筆蓋其心靈無所不映澈而其長才無所不游徙其塊磊歷落之氣不竟於名位而眺覽山川揮洒詞賦猶不足以

攄其清湛浩蕩之胷讀是編也不可謂長卿非才子亦不可謂長卿不能盡其才者巳雖然神明徂則靈焉託馳驟歇而才安歸六秕猶爲陳筌之釋不過

傳響此編即稱情雅功臣而謂爲長卿易簡理得之書不可也公選茅氏爲吾友水部薦卿之子情文嗜奇愛付剞劂屬予序之以資同好者流覽兼愛

全書未加詮釋然予聞之長卿辭世偈云生平一過多言多語鴻苞等書付之一炬嗚呼霜降木落則長卿之爲長卿靚矣

庚戌春二月寓庸居

士黄汝亨書於玉岑山下

鴻苞居士傳

友人張應文成叔甫撰

自古文章之士其才人人殊大小遲速奇正虛實各繇所得諸天者成名於世而其人亦人人殊上之大聖賢下至垢士悖夫判若霄壤而以文論並得列於藝苑要以才大而品超身共世涔神與天合則吾友鴻苞居士其庶乎居士姓屠氏諱隆初字長卿後易緯真別號赤水晚而著書曰鴻苞因稱鴻苞居士焉世居于鄞代有顯者至居士舉萬曆丁丑進士出為潁上青浦令治行第一遷禮部儀制司主事以讒去官林居二十載乙巳八月二十五日病卒享年六十四歲　明興作者之盛至弘正嘉隆間有推李獻吉何仲默唐應德王道思李于鱗王元美汪伯玉諸公萬曆中元美伯玉先後沒海內遂推居士為詞宗居士天才宏麗萬言立就未嘗屬草讀書不攻苦而學無所不窺吐詞

捉筆萬斛泉傾士相顧驚服晩留意釋典鴻苞所
繇著焉其書以參合三教爲本網羅宇宙古今精
入造化散及名物微言奧義率宇内所未有而能
暢其詞令讀者渙然氷釋所開示來學甚多世競
崇居士詩文尠識是書者居士亦頗秘之居士爲
人清韶性儻蕩無纖芥不疑人欺輕財好施出于
天性自其爲貧諸生贏一金輙與朋友共或詭爲
逋負居士心知之弗言也坐不可一日無客客無

雅俗咸禮接即生平背憎懷郤者詭自前無間也
頗樂豪華不問瓶粟罄而張聲伎娛客窮日夜世
因疑居士治生踈脫接物瞶瞶絕血味而日開尊
皆所不解張子曰余觀列仙傳神仙多混迹自穢
世莫測之乃其所以爲仙彼固自知卒之世亦知
爲仙此必有終見信于世者仙之足終信于世必
不在俶詭奇恠之奇亦明矣居士寓形人倫之内
游神八極之表其所爲徒者天所緣督者人人間

世重脩名故著善者稱焉夫孰斯術以賈名于世
甚易而居士有所不屑也以故居士之實其可爲
當世立名者畢其身而世卒莫之與有愛居士者
曰請子毋廣交毋悅音毋輕作薦書毋妄散金錢
杜門尊晦以需世用且完名居士不答世或詫其
文亦或異其爲人或曰赤水真人或曰溟涬子或
曰南宮仙史或曰文昌還客居士亦不荅寢疾數
日不火食命其子玉衡曰吾將歸矣其薄歛殺俗

禮勿溷我援筆作辭世詞其一曰六十年中常思
過咎頗有身瑕寔尠心垢其二曰生平一罪多言
多語鴻苞等扁盡付一炬其三曰一片熱腸天下
所信烈士不欺天下所印其四曰生平人欺我不
欺人矯詐不明且我之因其五曰譚何容易一絲
不掛古人臨行說句大話其六曰去亦何難只難
苦痛四大如此要他何用其七曰紅杏枝頭白雲
堆裏善爽清靈亦自可喜其八曰萬事瓦裂無一

足取只六十秋足矣足矣書畢脩然而逝此其爲鴻苞居士云其書有由拳集十卷白榆集十二卷栖真集十卷泠然草二卷横塘集二卷南游草二卷破迷論一卷娑羅館清言一卷佛法金湯二卷發朦編一卷荒政考一卷行于世絳雪樓文部十卷詩部十卷并鴻苞四十八卷未受梓子玉衡余壻也才奇雋能世其家

論曰孔門四科非十弟子有能有不能也各標所

長以列科耳緯眞孝友篤至談議清辨下蔡由拳之政號曰神君儻游洙泗可附諸游夏之科乎而靈心慧性直透悟門使獲與聞性道之旨必大有闡發也惜乎其不專以儒名也

賛曰緯真文士明習爲吏篤信玄解寄娛道秘混沌清虚逍遥游戲捐彼小慧洞廓大智

鴻苞集目錄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三十八

卷之四十三

高義

鴻苞目錄

鴻苞卷之一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二儀說

天地之所以成位者太極之理爲之主宰而陰陽五行斡旋造化也天地混沌至盤古氏開闢盤古以前其爲開闢而混沌混沌而開闢不知其幾矣

豈有盤古以前向無天地向在混沌至盤古而後開闢有天地耶天地之所以混而闢闢而混循環轆轤而無端者何也太極之理不能不墮於陰陽五行一墮於陰陽五行便有盈虛消息今夫四時之序寒暑推遷萬物之生生死代謝寒暑生死此混闢之小者也自無而倏有謂之造自有而倏無謂之化陰陽五行流行運用久而漸敝滅息之幾斯存陰陽五行醞釀伏藏久而漸開生息之理已

顯此天地之所以混沌開闢也天地之所以開闢而不免混沌者陰陽五行代謝必至之期天地之所以混沌而必有開闢者太極主宰眞常不滅之理也氣有盛而必衰故闢久必混理無時而滅息故混久必闢譬如人之形骸氣也人之心靈理也形骸有壞而心靈未嘗滅也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混沌矣而太極之理未嘗泯滅爲之主宰成造復開天地天地既立萬物漸生皆自然之妙不假安

排者也天地混沌息極而消消者自消而非有物以消之也天地開闢消極而息息者自息而非有物以息之也究極而言之太極至清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清有濁太極至善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善有惡太極至醇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醇有駁太極常眞而一落陰陽五行則有成有壞所以有混闢者陰陽五行之爲也所以混混闢闢而終於不滅息者太極眞常之爲也至人盡空萬物獨實靈明則超出於二五之外而渾全乎太極之眞天地有代謝而至人無死生古人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嗚呼至矣哉

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三家之說惟渾天爲得之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剛氣團合包絡凝固不散大地

孤懸虛空而無墜陷以此天上之星辰河漢懸空不墜亦以此但觀鷹鷂低飛兩翼搖動不止摩天而上兩翼平舒而不復動剛氣扶之也星辰時而有墜者大地時而有動陷者固結之氣或小有洩也人知大地之上有虛空不知大地之下亦有虛空日月初出其形巨至中天其形漸小天地之東西相去差近上下相去差遠也古人云天體左旋以日月星辰之行而驗之夏日晝長夜短以日晝

行度遠夜行度近冬日晝短夜長以日晝行度近夜行度遠惟春秋分晝夜均平者以日晝夜行度遠近均平自冬至起日晝行度漸遠故晝漸長自夏至起日晝行度漸近故晝漸短黃道赤道星厤家言之詳矣月之所以有圓缺者何也月無光映日而有光月體本常圓以映日有正側故月光有圓缺也趙緣督曰如懸黑漆丸於簷下映日必有光轉射暗壁其半邊因映日故有光而半邊元暗

也遇望與日度躔相對半邊之光全向于地普照人間半邊之暗全向于天人不可見也及漸相近而側相映則向地之邊光漸少矣至晦朔則與日同經日與天近月與日遠其半邊之光全向于天半邊之暗全向于地及相遠而側相映則向地之邊光漸多矣月體之光暗半輪旋轉人目所不及因謂其有圓缺耳其與日對望為月所隔猶能受日之光者陰陽精氣之潛通如吸鐵之石感霜之

鏇莫或間之也月明不全瑩而似瑕者如懸明鏡照水處則瑩照地處則瑕世以為山河所印之影是也緣督此論不可易矣又曰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會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月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衝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晦傍且側見謂之弦此數語更明矣又曰月行於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

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光也日月星辰天氣所凝結而有光者而與人事往往相感應天之氣與人物之氣同類也人事得則日月光華星辰順度人事失則日月食珥星辰彗孛應若桴鼓也日月之食既曰行度正交則是自然之度而以為災異者何也有道之世日月雖正交月應避日而不食也日食書災月食不書者陽貴陰賤也星之北極南極不動者天之樞紐猶

門之樞車之軸所以斡旋衆星者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謂之五緯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塡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并日月謂之七政二十八宿所以分九州分野者天氣與地氣通故也人事不修謫見于天或歲星食月或熒惑犯南斗北斗或太白經天晝見甚者變爲妖星歲星之精變爲欃槍熒惑之精變爲蚩尤旗塡星之精變爲天賊太白之精變爲天狗辰星之精變爲枉矢故爲政者不

可不謹也王者之德上格于天天爲之清不德則日食星隕天譴告之也王者之德下格于地地爲之寧不德則山崩川竭地譴告之也太極之理墮於陰陽五行而有天地天地生人物而有人事究極之則天地之所以混沌開闢而不已者人事爲之也此聖人之所以重人事也

太極者理也又云無極者卽太極之理之至徵至妙者也非太極之外又別有無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生水火木金土名爲五行五行不外乎陰陽也天地不外乎陰陽五行之所成也輕清爲天氣也重濁爲地形也形氣不外乎陰陽五行也氣者陰陽五行之所見也形者陰陽五行之所結也人物者陰陽五行之所生也人事之吉凶休咎善惡成敗陰陽五行之生尅刑德所召也天地者形氣也而所以天天地地者太極也人物者天地之形氣所分也而所以人人物物者太極

也太極具于旣有天地人物之後而立于未有天地人物之先宰於天地人物之中而超于天地人物之表天地之太極人物之性靈是也

天地間之鬼神此必有者也太極陰陽理氣妙合則靈具形氣而靈者爲人超形氣而最靈者爲鬼神人心本靈或礙于形氣鬼神旣超形氣故最靈也上帝者鬼神之至靈至尊者也先儒諱言鬼神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帝者天之主宰之稱不過

一理氣而已理氣主宰運行而成天地人物就運行而言謂之鬼神就主宰而言謂之帝就生出而言謂之人物烏有所謂端拱上清分列天曹職掌地府上帝百神哉胡其不經而恠誕也嗟乎人之生也固非冥然無知塊然一物也耳聽萬聲目視萬形心通萬變可謂靈矣夫天地間非能自有此人人非能自有此靈也太極陰陽理氣之所生也太極陰陽理氣生人人何以料必不生鬼神也天

地間有具形氣而靈者何以必無超形氣而故靈者也如以有鬼神爲怪誕則人生而耳能聽目能視口能言心能思慮亦怪矣先儒之諱言鬼神有二有學識不達眞以鬼神爲必無有知其爲有以爲近怪而當諱其意葢云爲垂世立教當如是也蓋恐啓天下後世諂瀆之端也乃愚則以爲此特之垂世立教宜言鬼神矣世人之爲善而不爲惡有得之性生者有得之學問者有不負本心者

有顧畏名義者乃若下愚窮凶之人善根旣不得之性生修持又不知學問内之不難於負本心外之不復知畏名義第告以上帝可畏鬼神難欺或庶幾恐懼而少戢耳申生之得請于帝呂雄之遇蒼狗撅掖也司馬懿之凌逵爲祟也桓温之遇先帝形見也當此之時雖强如賁育猛如狼虎未有不震慴而悔罪者先此之敢于炰烋荼毒而無忌則無鬼神之說誤之也幽厲桀紂秦始漢武天元

子業隋煬之爲帝王閹臣暨牛田翁梁冀董卓曹操之爲權臣張角盧循孫山朱泚之爲盜賊殺人無算罪惡滔天彼其必不知有鬼神故也使其知有鬼神豈不可懼哉故無鬼神之說爲害不淺也孔子不云乎敬鬼神而遠之何嘗言無鬼神哉言無鬼神者陋儒也晉阮瞻作無鬼論一日遇鬼驚怖而死旣言無鬼而遇鬼猶當勉自主持何至遂驚怛而死乎其始亦何所見而妄持論乎愚願世

之君子必云有天地有人物有上帝有鬼神有善惡有報應而恐懼修省日有孳孳則大幸也

世又言有天地鬼神而不甚顯愚觀古今正直善良者多蒙福祐回邪凶毒者必受誅夷間有修正得禍者旣享修名復有後報有奸回令終者旣遺臭穢更禍子孫鬼神何嘗不顯赫哉人自迷而不悟耳

上帝七廟名山大川制之聖王載爲祀典有其祀

必有其神聖人豈謂本無神靈而姑爲是虛文故事哉第人必以修德行善而饗祀潔豐然後肸蠁焄蒿神降之福苟悟慢媱邪而徒事諂瀆神必不祐何福之求季氏行僭竊而旅泰山始皇肆媱虐而禪梁父武帝好殺戮而祀汾陰孝桓寵閹人而祀老子觀其禱祠則如此按其行事則如彼德行有負神明祝史不告貞信神豈饗之乎是故知鬼神之必有又知鬼神之必不可徒諂則儒者之學也

皇天者天神之最尊者也日月星辰風雲雷雨諸神咸隸焉后土地祇之最尊者也山川嶽瀆城隍社令諸神咸隸焉尊神統其權出其令爲神分其職宜其教於是有糾察有考覈有賞罰有報應愚人以爲渺茫智者信其必有以爲渺茫而過日積信其必有而德日崇吾何爲而不信哉

儒者之不言鬼神謂言無鬼神則常也言有鬼神

則怪也此亦衆人之見而已矣衆人生而耳目之所常經則以爲常生而耳目之所未經則以爲怪今夫日月朗然雷霆轟然雲霞晶然霜雪皚然風飈飈然江海澎然山嶽突然卉木爛然孰造之而孰司之斯亦奇矣惟人生而習見之故不以爲怪若有一物向未嘗見而驟而遭之有不奔走而狂駭相告以爲怪事者乎明而有人物幽而有鬼神此理之常何足爲怪人物無識則以爲鬼神爲怪

若使鬼神無識則亦將以有人物爲怪耶人夜行畏鬼則或自咳嗽或自謳唫多作不道而畏言有神明於是取而荒唐謬悠之是咳嗽謳唫之意也天地之生物也人之耳目口鼻千萬人皆同而千萬人皆不混是孰爲埏埴乎鳥獸之毛羽蹄角千萬鳥獸各有種而千萬鳥獸各别是孰爲之主宰乎花木之枝葉形色千萬花木各有類而千萬花木各不亂是孰爲之剪裁乎人無羽毛則能製衣服鳥獸不能製衣服則生羽毛人好害鳥獸則善避而不與人習近燕與狸狌不善避而好習近人則使人自不生賊害鳥獸與人無害則處城郭而種類多虎狼蛇虺害人則處山林而種類少物性之不耐寒者則使之善伏藏物之不能恒得食者則使之善服氣物之蠢而最無知者使之知順時令逃寒暑遠害而全身天道亦大靈而巧矣豈徒一蒼蒼灝灝之氣哉

天地有壞虛空不壞虛空有乎無也虛空無乎有也虛空近乎遠也虛空遠乎近也虛空不可見乎可見也虛空可搏乎不可搏也天地生虛空乎天地不能也虛空生天地乎虛空不知也虛空幻乎虛空不滅也虛空不幻乎虛空何物也大雲蒙之大風吹之大雷震之虛空也雲盡而朗然風止而寂然雷收而闃然虛空也雖欲有壞烏得而壞之至人之心虛空也天地之刦運有所以主宰之者有所以感召之者主宰之者因感召之者而定主宰之者無心也治亂與衰循環反覆雖曰有定數然一視人事之得失如何人事常得則氣數常盛人事既失則氣數斯衰人事之得失有延促故氣數之盛衰有長短上古聖人治世遠至萬歲帝王盛時賢聖相繼而無有昏德不肖雜於其間氣數亦久盛而不衰叔季昏庸惡逆接踵而出若六朝南北五季奸雄擅命元惡流毒天下阽於水火豪

倏拯之甫臻小康轉盻之間尋復禍亂氣數盛衰如反掌迅速天地氣運何嘗有一定之數哉氣數盛衰本於陰陽五行消息盈虛之幾天地得而宰其權天地亦不得而逃其數政以生人之受刼逃由人事之乖錯自取之人事失於下而刼運定于上天地能降人以刼天地不能爲刼也雖曰人事亦囿於氣數氣數終是人事所爲也故君子不論氣數而論人事氣數久盛之後本有將衰之幾君

子知而力修人事天地豈曰人事雖善而氣數當衰求治而得亂求興而得亡無是理也譬人之死於水火雖由氣數若知而避之鬼神寧推而置之水火哉故愚嘗爲之說曰氣數有定乎曰有定定以人事也氣數不定乎曰不定不定以人事也

陰陽生人殺人者陰陽也草木生蟲蛀草木者蟲也至人雖生於陰陽而卒超出於陰陽已生而不生不生故不死

鼓一鳴而三軍進金一鳴而三軍退至人之心無金鼓陽一舒而萬物茁陰一慘而萬物彫至人之心寒暑事一快而人情喜物一逆而人情怒至人之心無喜怒境一來而人心擾境一去而人心寧至人之心無去來孔氏之所謂絕四也道家之所謂常淸靜也如來之所謂生滅滅已也

天文之說諸曆家往往言之然天道遠人道邇郎精其說者不能無或差錯晉張華淹博無不綜覽

太白晝見中台星坼禍在眉睫而猶然不知北魏崔浩洞曉天文推步占驗明若觀火至議漢史論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猶不免謬舛爲高允所駁浩不服考之歲餘始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以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世之上大夫無輕譚星曆矣

天解

天之氣爲太清天之理爲太極天之神爲帝玉清之上實有是帝摠萬物生萬物威命靈爽端拱無爲玄德默運眞宰鑪錘經云昭事上帝又云上帝臨汝聖人嘗顯言之後世俗儒乃云天者理而已帝者天理主宰之稱非實有上帝之神何其陋哉茫茫下土含靈爲人人之共主亦號爲帝乃謂玉清之上無上帝之神獨一理耿茫生人生物是天

能生聰明靈覺而不能自有其聰明靈覺厥理杳然厥氣漠然必如是而後謂之天乎其所謂無亦以其耳目之所不及世間耳目之所不及者多矣可盡謂之無乎又以其報應予奪生殺之權不大顯灼夫報應予奪生殺不大顯灼者帝之道大而體尊故宜爾似疎而密似隱而顯是帝之神道也今夫人中帝主高居九重尊嚴簡默非羣臣不得見非近侍不得親四海九州之人睹其丰神聆其

謦欬者寡矣可亦遂謂之無乎且世間神明鬼怪妖祟往往有之書傳所紀載耳目所見聞何可掩覆而謂上帝獨無陋矣推之而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山川社稷之神及諸天仙釋何所不有余友魏允中嘗與余論及仙釋曰古今所傳仙釋果有之乎余曰判剖以來有之至魏生而絕邪曰其道何如余曰始乎人道合乎虛無曰人道吾儒中自有之何必仙釋曰三教道一用處不同儒者修人道

而還造化其理實仙釋修人道而超造化其理玄魏子曰人生靈秀寓爲形骸爾我皆在所謂仙釋安在乎吾以爲盡幻妄耳即神鬼妖怪摠之茫如捉影捕風余曰宇宙大矣一切俱無而獨有其魏子何其不見大也子不見聞世有見聞之者柢垂生柢核羶羊生於土中彼將謂天地萬物俱何有千萬世聖賢傳信經典豈盡誣乎且問子玉清之上天帝居焉無邪有邪曰帝烏乎無曰子謂上帝

亦無則可帝誠有之則有天官萬靈行教宣化以佐上帝邪正之氣雜揉不齊故又有妖怪而悉無之天有孤帝爾非通論也物有麟鳳山有五岳人中獨無三教之聖乎嗟乎天神仙釋一切皆無此說若行愍愚怠棄而不修姦雄肆志而無忌爲害不淺是余之所以嘵嘵也

地解

柔順利貞坤之道也承天施行其爲德也隨吐納蒸出其爲機也活磅礴渾淪其爲體也厚藏疾納汙其爲量也弘理氣凝結名曰積塊天包地外地立天中天氣無窮地形有限人在地上見以爲天最高地最下不知地之下空處皆天也使地下無天則根盤結實日月西墜後豈從結實處行乎或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古聖人定論如此若地下有天則是地又在上天又在下陰陽高卑之理外矣曰不然天尊地卑陰陽定理天位乎地之上而氣包乎地之下何害其爲尊地之下有天而天終在于地之上何害其爲卑

天言

子曰天何言哉蓋就人不時聞天言而云也非謂天不能言也亦謂天不必言而時自行物自生也宋人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乎是謂天必不能言必無書徒冥冥漠漠之天也聖人又何必曰天高聽卑天命有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人亦何必顧忌哉庾黔婁為父病籲天空中顯與之語梁天監中雷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惟武王夫與黔婁

語者非天之言乎書太陽門者非天之書乎天道尊高時顯時晦其體宜爾若謂必無言必無書而冥冥漠漠人亦何所忌憚哉人能言天亦何為而必能言也

說天

隆嘗覽先儒之言天者曰天者理而已又曰帝者主宰之稱謂天不過一氣上浮一理主宰冥冥漠漠無天帝無天神又謂雷者一氣搏擊無神謂星斗日月風雲雨雷雪並是一氣無神漢楊震四知致堂氏胡寅曰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為二天地則一而已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亦不可以知論知者有血氣心思

之性也寅之敢為此言以誣天大類醉狂夢囈隆不勝笑且怒也孔子之繫易辭曰天高地卑乾坤定矣一天一地一乾一坤一高一卑判然二也古者帝王蒼璧燔柴以祀天黃琮瘞埋以祀地子思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宋儒註云不言后土者省文耳古人云皇天后土誰不知之胡寅乃忽曰天地不可以二言又曰亦不可以知論則是以天地為蒼然一氣塊然一形冥漠無知之物也

宋儒動輒自稱誦法孔子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寅謂震之云天知地知爲燭理未明然則孔子之燭理亦未明也想寅信筆立論時偶不及檢點孔子之言其孟浪如此不特誣天地又誣孔子宋人之疏狂大率類是嗚呼胡寅天地所生一人耳天地生寅能有血氣心知能言語文字而天地必冥然無知是何見也寅等之見謂天地間止有寅等一種名之爲人者有血氣心知能言

語文字此外必無天神無地祇無仙無佛無鬼嗚呼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夫天神地祇仙佛與鬼既俱無矣何爲而獨應有寅等之一種人也寅等之一種人盈滿世界彼此時時相見而絕不見天神地祇仙佛與鬼故謂之必無不知天地之與人尊卑隔絕也仙佛之與人清濁隔絕也鬼之與人幽明隔絕也今　上尊居九重自三公九卿朝臣而外四海九州之臣民誰得而見之是亦尊卑隔絕

也名山洞府中淄流羽士閟迹弢光潛修高隱世人誰得而見之是亦清濁隔絕也鵂鶹鬼車之爲鳥狐狸野干之爲獸其性幽陰深夜乃出人亦不得而時見之是亦幽明隔絕也且寅之所不得見者多矣九夷八蠻侏儒獰醜遐荒絕域曠遠阻深西隔弱水北絕胡沙東阻扶桑南窮瘴海寅之足跡不得到目睫不得睹者何限也皆以爲無之可乎寅以人有血氣心思故有知不知天地之所無

者或血耳氣之與心安得爲無也蒼蒼上浮茫茫下凝純是一氣一則曰天心二則曰天意易亦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豈曰無心然天有時乎雨血江海河漢之水則地之血脉也謂血氣心思寅有之而天地無之不幾于誣天地乎既謂天地無血氣心思而能生寅之有血氣心思者則亦安可度其必無知也胡寅有知靈然洞然天地無知蒼然塊然以蒼然塊然之物而生靈然洞然之人焉有

是理此輩非獨不廣覽佛道二藏亦不徧考儒書經傳不窺性命之微不達天人之際愚不得已而極陳之天人一理也人間有人上代天理物謂之天子天所命也自盤古開天以至五帝三王秦漢魏晉六朝隋唐五季宋元以至我　皇明中間君有聖賢統有正閏要皆受天明命君國子民天命所歸者雖百折千磨神靈助之終濟大業天命不屬者雖強梁雄霸事已垂成卒至敗亾使天而徒

冥冥漠漠無思無知誰爲主張也人間有人主則有三公九卿百官萬民致治分猷而成世道天上有上帝則有仙卿眞官千靈萬鬼宣教行令而成天道人道中有師保傅者人王之所賓師天道中有仙佛者上帝之所賓師乃至人道中禮曹翰林以掌禮樂文章法司理刑以掌法律刑獄天道中文昌斗府如人間之禮曹翰林地獄酆都如人間之法司理刑無一而不有者也而上帝之群靈聽

明英爽覗之人中之聖智賢喆奚啻什百千萬過之哉今撟摭二藏及儒書一二以明天道按楞嚴經云隣於日月居須彌山腰有四天王天東南西北四天王居之超日月明居須彌山頂有忉利天梵言忉利華言三十三帝釋主之即玉皇上帝此天有三十三皆帝釋所統也忉利而上有焰摩天梵言焰摩華言善時分日月所不能上照以蓮華開合知時分耳焰摩而上有兜率陁天梵言兜率

陁華言知足又云喜足又云妙足此天有兜率內院兜率外院內院乃彌勒菩薩居之以教天人成佛兜率陁而上有化樂天有所受用隨念而至化樂而上有他化自在天謂所須受用不思而至四天王天忉利天一在須彌腰一在須彌頂俱不離地謂之地居天焰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俱在空中謂之空居天已上謂之六慾天他化自在天而上有梵衆天謂愛染不生無畱慾界身爲梵侶梵

衆天而上有梵輔天謂是人應時能行梵德梵輔天而上有大梵天謂淸淨禁戒加以明悟能統梵衆大梵天王居之此三天名爲初禪天大梵天而上有少光天謂此梵天統攝梵人圓滿梵行澄心不動寂湛生光少光天而上有無量光天謂光光相然照耀無盡映十方界徧成琉璃無量光天而上有光音天謂吸持圓光成就教體發化淸淨應用無盡此三天名爲二禪天光音天而上有少淨

天謂圓光成音披音露妙發誠精行通寂滅樂少淨天而上有無量淨天謂淨空現前引發無際身心輕安成寂滅樂無量淨天而上有徧淨天謂淨德成就勝託現前歸寂滅樂此三天名爲三禪天徧淨天而上有福生天謂麤重相滅淨福性生福生天而上有福愛天謂福無遮中得妙隨順窮未來際福愛天而上有廣果天謂福德圓明修證而住廣果天而上有無想天謂身心俱滅心慮灰凝

此四天名爲四禪天無想天而上有無煩天謂苦樂兩滅鬭心不交無煩天而上有無熱天謂機括獨行研交無地無熱天而上有善見天謂十方世界妙見圓澄善見天而上有善現天謂精見現前陶鑄無礙善現天而上有色究竟天謂究竟群機窮色性性入無邊際此五天乃三果阿那含人居之永不退還故名阿含天又名五不還天自梵衆而下共十八天無有情慾但有色質名爲色界天

色究竟天而上有空處天謂消礙入空空處天而上有識處天謂諸漏既消無礙無滅其中惟留阿賴耶識於末那半分微細如是識處天而上有無所有處天謂識心既滅十方寂然無所有處天而上有非想非非想天謂識性不動以滅窮研于無盡中發宣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是四空天并色質亦無惟有意識名無色界天天共有二十八慾界六色界十八無色界四是爲二十八也佛家

謂少光無量光光音以至於色究竟天雖大梵王有所不知惟佛知之按道書有三清太清元始天尊玉清玉皇大帝上清道德天尊元始天尊即佛家所謂大梵天王也玉皇大帝即佛家所謂忉利帝釋天主也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也又云玉清聖境虛無自然洞眞元始天尊上清眞境玉宸道君洞玄靈寶天尊太清仙境眞元教主洞神道德天尊已上謂之三清無上大羅金闕玉尊玉皇上

帝勾陳內座紫微上宮南極天皇大帝瑤天星主紫微中天北極大帝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已上謂之七御高上神霄玉清眞王南極長生大帝統天元聖天尊高上清霄東極青華大帝太一救苦天尊高上碧霄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高上玉霄九天雷祖大帝除災濟物天尊高上琅霄上清紫微碧玉宮太一大天帝保制劫運天尊高上太霄六天洞淵大帝伏魔上上太一天尊

高上紫霄六波天主帝君博施法潤天尊高上丹霄九天益算好生司命可韓司丈人眞君朱陵度命天尊高上景霄九天採訪朱陵大帝保運妙化天尊已上九霄又名九宸九靈太妙白玉龜臺玉光金眞梵氣祖母元君即西王母東華木公道君五方五老上帝九天生神上帝三十二天帝君五福十神眞君福祿壽星眞君諸天帝后瓊闕高眞聖慧先天斗母紫金妙相皇君摩利支天大帝圓

明道母天尊萬法教主北極祐聖眞君玉虛師相玄天上帝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天師正一靜應顯祐眞君即張輔漢太極左宮仙翁冲應孚祐眞君即葛仙翁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太使至道玄應神功妙濟許眞君即許旌陽已上三眞通上北極祐聖四眞總屬紫微爲童初五府九天玄都御史神烈吳眞君諱猛大慈仁者高元宸照法王紫虛元君即南嶽魏夫人九天司命上卿三茅妙道眞君

玉清演教紫清明道金闕殿仙進士白眞人九天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九天司馬監生大神衞房聖母元君九天諸司眞宰天曹大皇萬福眞君定名玉曆眞君天曹諸司眞宰日宮太陽鬱儀帝君月府太陰結璘皇君以至各星君雷部各神將吏各天將及風雲雨霜雪各有神各有名號不能一一紀載又有上元一品九氣賜福天官洞靈元陽紫微大帝中元二品七氣赦罪地官洞清元虛大帝下元三品五氣解厄水府洞源元光大帝謂之三官大帝中界則五嶽聖帝十山儲司佐命眞君天下名山洞天福地治化仙官下界則水府扶桑大帝洞源暘谷神主三河伯四海龍王九江水帝四瀆源王五湖大神十二溪眞地司則土府高皇大帝土主坤廣皇帝坤廣夫人勾龍后土神君九壘地土皇君五方五土神君五土紫英夫人土司十二百神幽冥則北陰酆都大帝冥府十王眞

君三界諸神星羅雲布不能盡列此其大略而已在佛道二藏所載章明較著如此儒者以爲出於二氏不肯信也乃至六經者豈非孔子之所刪定而儒者之所誦法者乎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書云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禮記月令孟仲季春月其帝太皡其神句芒孟仲季夏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孟仲季秋月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孟仲季冬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又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又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

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帝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又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六經之言班班若是天地神明澟澟也寧亦不可信耶且記云報本反始天地生寅寅謂天地無知報本反始之爲何又左傳曰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祟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祟之內史過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

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又記稱趙簡子秦穆公皆神遊上帝之居帝饗以鈞天九奏之樂七日而始蘇也此皆非二氏家所載寧亦盡不可信耶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蓋分明謂泰山之神聰明正直必不不如林放也若云無神則泰山一塊然土堆而已孔子豈謂塊然一土堆必不不如林放哉若泰山有神天地諸神何爲盡無也今考名山記五嶽神名居然可睹東嶽天齊仁聖帝南嶽司天昭聖帝西嶽金天順聖帝北嶽安天元聖帝中嶽中天崇聖帝皆有上仙掌治不可謂盡誣也如寅之論天無血氣心思不可云知則是天果蒼然一氣也孔子所云知我者其天乎是求知於蒼然一氣而已而古聖帝之制爲祀天享帝之禮一不過祭蒼然一

氣而已亦可笑哉夫寅不足道也後世拘儒持論大率如此誣天道誤後人關係不淺故不可不力辯也嗚呼上帝臨汝赫然也百神布列森然也而操莽溫懿林甫盧杞秦檜似道張角黄巢元禮俊臣古今元惡大憝以至市井凶人尚恬不知畏若云天地無知三界無神蒼然塊然冥然漠然則彼凶人者亦何復顧憚不知此輩奚見焉而必持是論也若欲自便而濟其私則此輩號爲儒者若爲

世立法則又胡可以訓也我　朝劉基一代異人也亦狃於先儒之說曰雷者一氣無神愚按雷書眞君天帝雷城將吏紛然某何所見而敢云無神及其臨終則謂其子曰吾北斗第六此或臨終而妄語也如其眞也則北斗有神而雷乃獨無神乎此必不通之說也愚考白紫淸雷府奏事章云陰陽二氣結而成雷既有雷霆遂分部隸九天雷祖因之以部析五屬神霄眞王用之以宰御三界質

之於金笈玉籙玉樞有五雷大洞之雷書有五雷仙都之雷書有五雷北極之雷書有五雷太一之雷書有五雷紫府之雷書有五雷玉晨之雷書有五雷太霄之雷書有五雷太極之雷書有五雷一一皆有其名不能盡載皇天建雷城設雷獄立雷官分雷治布雷化示雷刑役雷神統雷兵施雷威運雷器用之陰界可以封山破洞斬妖滅毒用之陽界可以除兇誅逆伐奸戮虐章奏上太淸玄元

太上無極大道太上道君虛無丈人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百千萬億重道氣千二百官君太淸玉陛下景霄琅書所載太上三五邵陽雷公五雷大法中主法大帝有高上神霄玉淸眞皇長生大帝雷霆都司元命眞人許眞君吳眞君丁公至人傳宗師泒有六波天主帝君玉樞靑靈帝君陳尼尤眞人白海瓊眞人彭鶴林眞人葉天根眞人吳浦雲眞人主

法之帝又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五方雷霆大帝君邵陽雷公火車將軍五師九將十二神吏雷公電母風伯雨師五雷使者雷神之多一至於此基都不能知而漫曰雷一氣無神何其陋也夫殷傅說爲箕尾周張仲爲文昌周伯王蓬芮兩髙士爲瑞星蕭何爲昴宿東方朔爲歲星李白爲太白古人往往有之則基之爲北斗第六理所有信也但云雷無神妄耳夫雷未聞震帝王以帝王天

之子也殷王無道爲革囊射天獵於河渭暴雷震死罪惡太甚則不復顧其爲天之子雷無神而孰主張是周王相成王有大勳勞武王之病周公爲書告天願以身代精誠天心所鑒也管蔡流言周公居東風雷發金縢書以感悟成王雷無神而又孰主張是由此推之觀書肆類於上帝徧於群神則知天有神也觀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登首山睹河渚五老游河語帝曰河圖將來告帝大禹遇

男子衣赤衣曰蒼水使者授禹百川之理則知地有神也觀宋景公出善言三而熒惑退舍月犯少微而處士謝敷死三台中折而張華誅唐太白犯上相歷執法而李絳李吉甫武元衡三相皆不利嚴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荀叔陳仲弓會太史占德星聚則知星有神也赤松子神農時雨師天下欲雨則五日爲行雨旬爲谷雨旬五日爲始雨萬物咸利故謂之神雨武王伐紂將行

之日大雨散宜生占不利太公曰不然祖行之日輜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又風雨避灌壇令不敢過則知雨有神也觀宋廷試唱韓琦名而太史奏五色雲現則知雲有神也觀劉昆在江陵反風滅火則知風有神也明明上帝主治上淸何物而無神何神而無知哉北人魏允中與隆辯無鬼神而獨云有上帝隆以太淸之上兀然一孤帝折之允中語塞未幾死矣古聖人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又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威無敢馳驅而乃敢云天無知此大罪無赦也宋眞宗行封禪天降天書此宵人僞為之也上天有書豈輕降人間有孫奭者言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乎當時以為名言若謂天必不能言必無書亦誣也小子疑仲尼不言而何述仲尼曰天何言哉時行物生言天道不必有言而時行物生我不必有言而身教足述也豈謂天不能言哉上

帝尊居太清之上寶相金口必有宣言雲篆仙書必有詔敕寧謂冥漠無言無書第天語尊嚴不輕聞於凡耳天書秘密不輕傳於人間耳何則人王謦欬臣民難聞國書紫泥草茅叵睹何況巍巍上帝之尊高也隆讀道書上帝詔勅下及張道陵許旌陽諸眞者爛於日星特不到下土尸穢處而遂謂其冥漠是蚍蜉蟣蠓之見也晉庾黔婁孝感天神夜聞空中語曰非不繫孝子之誠奈徵君壽盡是天言之一端也宋王旦親見天文書王旦二字是天書之一節也此一見於正史一見於旦傳非齊諧小說也自開闢以來世界之事何者非上帝之主宰玄造無私觀臨有赫人將欽翼虔恭凜凜不暇而敢公然侈口而諱天道無知哉嗟夫世界混沌長夜漫漫忽生一人開闢建立必有主張於其間者而後無中倏有絕處逢生此天之有知也三皇德足以皇天命之以為皇五帝德足以帝天

命之以為帝三王德足以王天命之以為王此天之有知也周德下衰列國失道則生仲尼以刪六經王綱絕紐七雄淫奢則生孟氏以明仁義漢道興隆則漢高產于沛上炎祚再昌則光武生於白水神堯曆籙則文皇起於晉陽宋祚當陽則匡胤鍾於夾馬此天之有知也維德格天維天眷德何其不爽也軒皇時之蚩尤夏商之桀紂周之幽厲秦之二世漢之桓靈晉之懷愍周之天元齊之子

業陳之叔寶隋之煬帝唐之僖昭宋之徽欽或凶
暴淫虐流毒生靈或孱弱昏庸貽禍四海不堪負
荷神器則亟易之而歸于眞人明德此天之有知
也廢昏立明易姓授命又何其不爽也觀軒后一
夢六相響應顓頊一起九黎爛亂禋祀上帝后稷
誕生赤龍發祥丹陵孕育高禖玄祐飛燕孳契娀
訾秉靈帝儀挺摯虞姚遜野大麓不迷神禹理川
玄夷告順玄牝集命履乃凝圖良弼賚天丁以興

祚淸渭于畋非熊徵夢黃鉞斯舉白魚入舟大風
忽起彭城解圍層冰倏堅滹沱師濟樓桑大耳示
兆樹陰吳興異人呈祥朱簡神光異表老惕蕭公
虎步龍行蚤占天子若此者非天之明命集於厥
躬胡以致河嶽獻奇神靈助采天之有知抑何於
昭也又不獨帝王爲然棄捐中野神物護持文置
邪中於菟穀養靑齊傳國靈避灌壇東土避讒雷
明金札晉侯虎嘯黃石進書僧辨龍驟神人夾陣

長源仙骨天子燒梨天樂臨庭家人搗蒜稚圭定
策夢再捧天臚唱琦名雲占奏史孟子云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豈偶然也哉天之
有知又何顯灼也無論大者梁鴻海島賈誼長沙
風送滕王雷轟薦福古今人之富貴貧賤生死壽
天成敗禍福一衣一祿一飲一啄皆不出眞宰鑪
錘人之才力智算何能爲也如拘士曲儒之論則
是天無言而能制有言者之命天無知而能操有

知者之權亦大奇矣且九州四海震旦特一國耳
而十方三界何限也戴髮含齒人類特一種耳而
天地神靈何限也拘士曲儒悉取而掃蕩之而獨
有吾一種人類居此震旦一國中是猶核虫宛轉
果核中而心口自語曰斯亦吾世界之至大託處
之至安吾核而外必無復物也人之本無也造之
而有人之本有也化之而無噓之而榮華摧之而
枯槁漂泊之而無住推盪之而不停皆天也吾之

櫥柄悉握于天而乃曰天無言也天無知也是猶蟻之旋轉於磨中蟻不知而曰磨無能爲也道家云三清之天又云九霄又有清微大赤禹餘之號三清至元始天尊而極佛家乃廉之爲二十八慾界色界無色界其言鑿鑿如此無乃不可信耶嗚呼佛之成道與飛人拳拳以妄語爲禁豈禁人而躬自作此大妄語也梵天而上復有諸天惟佛知之若不可信則佛說華嚴藏世界淨土香水海愈

不可信而荒唐甚矣富貴家有大道有高門有華堂有密室有別業文石雕闌朱楹畫棟望見者以爲仙人之居也三家村貧子踐其大道叩其高門登其華堂目眩魂驚歎未曾有若再詫以密室之精別業之勝則非惟乍到貧子不能徧觀雖久客賓朋亦未必盡識也嘗試與茅菴土室之人談朱門華屋之景信不能及或以爲誑之耳村扉白板而外有侯門相第侯門相第而外有皇居帝宮理也中土蠻荒而外有仙都天界仙都天界而外有香臺淨土亦理也儒者必廓爾心胸寬爾眼界可矣

鴻苞集卷之一終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猷彥叔校

天道生物

濵滓子曰吾嘗靜觀細察而知天道生物之心無所不至也陰陽五行日月風雷雨露霜雪寒暑生殺無非以佐其生物之心物有怙惡不悛天怒之

譴之疑不欲生之而其究終不忍遂盡棄絕水旱疫癘刀兵夭札陽九百六皇天之示罰深矣似不復可挽回矣而苟見生靈之災禍已慘愚民之悔咎方新則必惻然而憐爲之洗滌掃除與之更始如慈父於不肖之子罵詈撻楚出不得已固非其心之所忍苟其子稍知懲艾則回嗔破涕拊愛卽隨之天心亦如是耳今舉其微而顯者言之天之愛物何周悉也婦人生子方其子未產則母乳不生子長則母乳絕子甫墮地而乳卽生不先不後胡其巧也初生之子茫然一無所知而獨知食乳胡其靈也及其長也慮其饑則生五穀以食之慮其寒則生桑麻絺葛以衣之慮其疾則生百草以療之慮虎狼虺蛇能害人則驅之深山陰穴以遠之慮其勞苦則生牛馬驢騾以代之耳使之能聰目使之能視手使之能持足使之能行心使之靈明能思度覆露保愛一何周且悉也其於物也饑

不能謀食則各生物以飼之寒不能謀衣則生毳毛以庇之鳥兩其足則生飛羽獸無飛羽則畀之四足蚑蚋蝨虱之屬至爲微細而趨利避害亦得與知其生物之心何所不至哉故人之四德以仁爲首仁卽上天生物之心也人而好殺悖天心逆人道常遇凶禍宜矣或曰天道有時乎殺物者何也其所以殺之者正所以生之也人殺物以生物則爲之

天形地氣

天之上盖有玉樓金闕天衣天饌天官天女廣樂九奏焉即道家所稱鬱蕭之宮寥陽之殿彌羅之館眞實不虛夫天豈徒蒼蒼無一物者耶或曰予無幻矣夫天積氣也氣何有形也樓閣宮殿形之屬也古人云天積氣地積塊又云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如子之論則是天乃積形地乃積氣天不必輕清地不必重濁古非定論矣曰天積氣也而有

形形亦氣也地積形也而有氣氣亦形也天雨毛粟星隕爲石氣凝爲形故曰亦氣輕清居多山川出雲人物呼吸形蒸爲氣故曰亦形重濁居多人與地近見其重濁承載萬物人與天遠見其輕清一無所有形氣從此分焉非寥廓之觀也地固有形有質安知大地之下不更有空處乎從地而觀天天氣輕清矣從地下空處而觀地地不亦輕清乎何以明之山積形之高鉅者自遠而觀山山亦輕清之天也天之輕清亦遠故也豈可以山之蒼蒼與天一色而遂謂其非形質哉太清之上既有帝矣即種種名相必有無疑第皆一氣所化不築而宮不縫而衣不炊而食不製而樂不胎而人斯其所以爲輕清也與○日月升而沉沉而升升而復沉沉而復升均此日月也海水潮而汐汐而潮潮而復汐汐而復潮均此海水也土合爲瓦瓦解爲土解而復合合而復解均此土也花木開而落

落而開開而復落落而復開均此花木也人物生而死死而生生而復死死而復生均此人物也是釋氏輪迴之說也俗儒不通方乃云人物偶然而合偶然而散魂升魄降入於渺茫已矣安得死於此復生於彼氣化玄宰新新不窮如釋氏之說人物初生自開闢以來千回萬轉只此人物氣化不既窮乎且言人物既死有冥府報應受諸刑罰形骸已化魂氣雖存將何受刑乎溟涬子曰萬化混

混前者推之後者疊之以來爲往以往爲來故而長新所以爲妙死於此而生於彼耳目覩記時時有之何可厚誣也人能修大道證仙則仙證佛則佛度世而超三界乃免輪廻其在衆生善惡禍業各爲因果作者爲因受者爲果修慧則得人中賢聖修福則得人中富貴慧多福少則聰明而貧賤福多慧少則富貴而頑愚福慧雙修則明君賢臣福慧雙絶則傭保貧販人業太重則化爲異類畜

業報盡則復還爲人此其大較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云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命稟於有生之初一定而不易正以其前生之福業有以招之因前世而昭報緣善惡以定命明若縣鏡平若持衡清濁厚薄貧富貴賤苦樂修短萬狀不齊帝命胡姘也是乃所以定於有生之初也以有前世之因在也不然人物未生善惡未著何親於帝而生而命厚何仇於帝而生

而命薄一成不改乎故應直待其有生之後作善則厚其命作不善則薄其命隨時轉移以章賞罰何爲而預定於有生之初非今之所能移也儒者又爲之說曰命稟於有生之初非有前世之善惡定之也一氣混淪紛紜錯出清濁厚薄萬有不齊人物初生感其清而清感其濁而濁感其厚而厚感其薄而薄命從此定遂不可移而必云宿世根因亦幻妄矣曰造化之氣運於無心上帝之神肅

乎靈爽混淪錯出惟物所感則是造化之生物一囊之倒屑也上帝之主宰如木偶之提戲也今夫聰明善良之夫坎壈夭折蠢愚狡狠之子榮華壽考當其命厚宜行妄作立可摧敗而累徼天幸終以堅完當其命薄力討苦求必得饒盎而神理撓破卒與禍會若此者正爲大命以初定初定以宿因故莫可改移也善惡之報應積於宿生而章於今世也若本無宿生之善惡直以一時氣化感遇

而然則生人之後胡不令得稍轉移以勸來者而必執之一成不改也是胡偶感之氣化而帝有成心也夫人死則神滅無復存理生則氣新非由宿世氣混混爾帝茫茫爾則是一氣蒸出如蚊蚋然偶蒸而爲人主偶蒸而爲公卿大夫偶蒸而爲衆庶乃有稱受命而爲帝王者爲受誰之命乎蓋受命於上帝也所受之命旣出自上帝則受命之時必先有一人生 果有宿因而非偶然蒸出矣且

人之善惡必有報應帝王在服公卿百執事盈朝人之賢良則有慶賞人之凶慝則有刑威陽報也上帝端居天官萬靈擁衛香花幢盖以章善人地獄刀火以懲惡逆陰報也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現世報也死而天堂地獄再生而人道異趣未來報也夫人間世之帝王公卿大夫衆庶皆上帝所生也賞善罰惡皆上帝所宰也上帝能生帝王公卿大夫衆庶以行陽報之事乃不能自有其天官萬靈以章陰報之權乎莊子有言夏虫不可以語氷世儒夏虫也堂堂上帝之事而世儒欲以曲局愚鄙之見一切取而摧破無之斯謗所謂蚍蜉撼大樹哉夫謂人死形骸巳化魂氣徒存誰爲受刑罰痛楚似矣殊不知人之受刑罰者形骸也而所以覺痛楚者魂氣也使受在形骸而魂氣無與則死人亦有形骸何故不知痛楚陽罰施於形骸陰罰施於魂氣生則以覺爲受死則以受爲覺也帝能

使魂氣聚爲形骸不能使魂氣覺受陰罰乎今夫人夢被撾而知疼是形受乎魂受乎知夢則知死矣

天不言

孔子曰天何言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天何言曰天不言非謂其不能言也蓋天之體宜然也人主臨朝尊嚴恭默亦自有人君之體太清巍巍照臨下土而呶呶發言諦於虛空中天之體褻矣天不言而時行物生無所事於言也豈以天之靈明而不能言如鳥獸木石哉物之不能言者非無聲則無知也天造化萬物賞善罰

惡非無知也雷霆砰訇風籟怒號非無聲也春秋之時石言於晉非石言也天也漢宣帝時虫食葉曰公孫病已生非虫書也天也雷書蚪斗非雷書也天也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今命汝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非手書也天也此猶有待於物者也宋王文正微時見天門裂大書王旦二字則天顯然有書矣天顯然有書而不常有者天之廣大深遠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也謂天無知天無言茫茫蕩蕩爾此姦人凶德之所以接踵於世也或曰古稱補天射日乘龍觸山玄夷赤雀戴勝虎齒登崑侖之帝所返顓陽掩北斗姮娥奔天孫嫁伯有厲彭生祟臺駘妖怪誕不經誣惑愚昧子不語怪爲慮深矣夫子不語耳非無怪也帝命靈爽豈怪也哉云有怪則愚衹誣惑故應以無救之云無上帝鬼神則奸雄恣肆故應以有救之若一切俱無則凶毒荒淫快意當前唯

日不足矣人亦何苦而爲善何憚而不爲惡哉

天地

天覆地載雨潤日暄雷動風散而後萬物生成然則天地雨日雷風專爲生萬物而有者耶曰不然有天地萬物蒙覆載矣有雨日萬物蒙潤暄矣有雷風萬物蒙動散矣譬之木茂而鳥棲木不爲鳥而有水漲而魚產水不爲魚而生又如麟鳳之見天下自覩禎祥焉王者之出生靈自被福澤焉云天地專爲生萬物而有亦淺之乎論天地矣然則

萬物不必德天地耶曰蒙其生奈何不感其德也漂母之飯原不爲淮陰亦無所望報然而千金之酬亦何可已也德之奈何曰履信思順無忝所生所以報也僕僕稽顙津津感激豈德天地之謂哉

天地道大

天地之所以爲大者覆載生成無所揀擇無所去取包荒容惡藏垢納汚生之不恩殺之不怒功大不顯其能施大不責其報吐納元氣而無盡雕刻萬形而不勞浮雲翳之而不加點長風滌之而不加潔斯其所以爲大也聖人與天地同量其氣象爲何如今人試自照度有少分與天地氣象相似否無論庸庸者卽所稱賢人君子擇地而蹈擇人

而與籌策利害分別賢否潔巳汚人是此非彼善則健羨惡則瞋恚有恩唯恐人不德有能唯恐人不知洗滌則滓穢暫去懈弛則塵垢日增此去天地氣象亦遠矣安能與天爲徒超出塵壒乎

大地山川

佛氏謂造化混沌既久自然開闢開闢刦終又復混沌如此循環輪轉所謂千萬億刦也方其混沌茫茫空水大風吹之波濤湧起漸次結沫平者結爲大地高者結爲山岳山岳峯巒往往作波浪痕以理度之想當實然佛氏固不妄語元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皆實理爲之也大地之形西北高東南甲故百川東之然亦就其通於東海者而言崑

崙天下之中山形絶頂最高處東南西北皆下崑崙東面江淮河濟諸水皆東流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南自吐蕃雨廣水皆南趨北即沙漠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大海之量百川歸之而不盈正以尾閭洩之從地下空處轉輪復從西而東有所轉輪故云如沃焦釜非謂水至此盡焦竭也山川出雲平地不見出雲者大地唯有山川處最凝結而厚薰蒸醞釀雲物故從此出也山多靈芝之瑶草奇花嘉木仙靈寶藏者亦以其氣厚於平地故也水多神龍鼓蜃魚鱉螺蚌明珠大貝珊瑚玳瑁波臣水怪者亦以其氣厚於平地故也

天地精華之氣

天地精華之氣凝結爲名山大嶽五嶽而外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其餘靈岳秀壤散在九州者不可勝紀俱有仙靈主之按五嶽記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玉女九萬人山周廻二千里在兖州奉符縣羅浮山括蒼山爲佐命蒙山東山爲佐理南嶽衡山嶽神司天王領仙官玉女三萬人山周廻二千里以霍山潛山爲儲副天台山句

曲山爲佐理中嶽嵩高山嶽神中天王領仙官玉女一十二萬人爲五土之主周廻一千里洛州告成縣少室山東京武當山爲佐命太和山陸渾山同佐理西嶽華山嶽神金天王領仙官玉女七萬人山周廻二千里在華州華陰縣地肺山女几山爲佐命西域山青城山峨眉山嶓冢戎山西玄吳山同佐理北嶽衡山嶽神安天王領仙官玉女五萬人山周廻二千里在鎭州河逢抱犢山爲佐命

玄隴山崆峒山洛陽山爲佐理五嶽雖摠嶽神眞人亦有分理雜考傳記洞天福地而外亦尚有仙靈散處洞壑今據所見聞廣成子栖崆峒紫府仙人領青丘中黃丈人領青城甯先生治雲臺龍威丈人領包山左神幽虛天赤松子領崑林方回領五祚浮丘公司馬眞人子微領天台王子晉眞人領桐柏金庭武夷君領武夷玉虛師相領恭嶺王瑋玄領林屋韓崇領大霍山羨門子居蒙山黃初

平領金華裴君理西玄洞三玄極眞天甯眞君理青城洞寶仙九室天西極西城眞人王方平理西城洞太玄摠眞天王逢栖馬跡山王喬入東巏山太極眞人杜冲領王屋山太清眞人彭宗領赤城宮太清眞人宋倫司中岳嵩高山神仙之籙黃庭眞人王探領大有宮玄洲眞人姚坦滋玄洲白水宮秦隴眞人周亮領秦隴宮匡阜先生續領盧山馬成子領鵠鳴山司馬季主理委羽洞大有虛明

天紫陽眞人周義山領洞庭潛宮清虛眞人王褒理王屋洞小有清虛天欒巴居鶴鳴赤石山張輔漢領龍虎山左元放慈居小括蒼山三茅眞人茅盈字叔申弟固字季偉衷字思和兄弟分治茅山華陽洞趙廣信領東華虞翁生居陽谷朱孺子居赤水積石臺韓偉遠居九疑山平仲節理括蒼洞成德隱眞天王道眞栖鬼谷劉偉道居中山孫公和登栖蘇門山陶通明弘景領都水許遠遊栖縣

雷山許長史穆子玉斧居雷平山葛仙公玄依皂閣葛稚川洪理羅浮洞朱明耀眞天楊眞人羲輔佐東華許眞君遜居玉隆諶母居黃堂趙子榮居抱犢山潛山眞君領潛山王奐佐小有洞天孫眞人思邈栖峨嵋山白騾先生張果隱中條顏魯公眞卿居羅浮山閭丘大方栖大滌洞西嶽眞人馮長西嶽仙卿李翼領西嶽韓西華栖嵩高軒轅先生集居羅浮鍾離雲房居鶴頂洞純陽先生呂洞賓領紫極沈廷瑞居玉笥施肩吾居西山霞眞人趙知微居九華王崇陽居全眞陳希夷居華山程太虛居南岷九華安妃領龜山中候王夫人領陸渾雲華夫人領陽明洞天魏夫人華存治南岳太眞王夫人碧霞元君領泰山紫霞王夫人領羽野右英王夫人領滄浪山南極元君領長離毛女栖西華明香元君領五龍崗許母陶科斗位易遷宮夫人樊夫人栖四明洞天皆地軸鈎連孔穴相通

仙眞往來徙居亦無常處盖洞天福地玄聖靈人氣適相應所以修眞學道者必居名山小岑土阜多為鬼妖所據易生撓亂撓亂則眞道難成矣

理數

天文地理人事及纖緯術數兵略醫卜皆不外乎陰陽五行陰陽五行不外乎生尅所以然者以天地世界人物陰陽五行所生故也有生則有尅此氣化消息盈虛成壞一定之數也陰變陽化而生水火木金土天一生水水最先生火木金土次第生　五行者陰陽所生出也然水又生木木又生火火又生土土又生金金又生水五行又自相生

惟其有生是以有尅能生物又能尅物受物生又受物尅生物又受物生尅物又為物所尅此往來循環一定之數也生者所勝尅者所不勝從所勝則勝從所不勝則不勝勝在我我不知而為彼乘則彼反勝我勝在彼彼不知而為我乘則我反勝彼不勝在彼彼知而避則不勝移我不勝在我我知而避則不勝移彼奪其勝而歸我謂之反生移其不勝而歸彼謂之反尅反生者物不能尅反尅者物不能生此陰陽家至妙至秘非上智者不能知也陰陽五行者氣也數也所以主宰之者有太極之理在焉陰陽五行各互相勝不能勝理也甲子亾日也紂以甲子亾武王乃以甲子興均一甲子能亾紂不能亾武王何也紂暴虐有亾之理也武王仁聖有興之理也理當興數不能勝理也陰陽有壞至人獨存亦數不能勝理也

世人恒言道術道與術二也術者囿于陰陽五行

之中者也道者超于陰陽五行之外者也郭璞知數而不能免刑戮管輅知數而不能免夭死術也囿于陰陽五行之中故也萬物老死而仙真獨存劫運既終而釋氏不壞道也超于陰陽五行之外故也仙人與天地同壽佛氏則萬劫長存又迥乎不同者何也仙性命雙修猶存形氣佛單悟般若不落陰陽故也

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剛陰柔陽明陰暗陽善陰

惡陽動陰靜陽暖陰寒陽盛陰衰此定數也天包地外地囲天中龍巨無量魚止尺寸此陽大陰小也日輪常圓月光盈虧此陽全陰半也男子強捍女子幽閑此陽剛陰柔也日照晝朗月照夕晦此陽明陰暗也麟鳳晝出蛇虺宵行此陽善陰惡也男性衢路女性閨闈此陽動陰靜也朱夏炎炎玄冬烈烈此陽暖陰寒也花木之向陽者必長向陰者多枯此陽盛陰衰也故陽常處其勝陰常處其

不勝此常也常則吉祥善事也陰勝其陽此變也變則災害凶敗也天高而上地卑而下日明而晝月遜而夕春夏主生秋冬主殺君子在朝小人在野男子制義女子順從陽勝而陰不勝也常也月反蝕日冬行春令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夫男不綱婦執家政陰勝而陽不勝也變也

陰陽有各居其所有互藏其宅天覆地載日晝月夜春生秋殺火溫水寒此陰陽各居其所也天高而氣下降地卑而氣上升火外明而內暗水外暗而內明男子純陽而終有離陰女子純陰而中有坎陽此陰陽互藏其宅也

道化

上帝旣淸虛一氣鄒得有宮殿樓閣之屬曰此大道靈光所化也世界人物俱從胎生獨金母木公輩乃從氣化仙人道士嘗化出宮室花木人物豈以天界淸虛而不能化宮殿樓閣乎然此宮殿樓閣在縹渺虛無間固非拘形滯迹物而不化者佛氏謂山河世界從衆生識神妄因而立夫惟山河世界從識神妄因而立故拘形滯迹天上宮殿從大道靈光而化故縹緲虛無

理氣

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氣也理以宰氣氣以運理氣如舟理如柁氣如車輪理如車軸原不相離種種萬物皆從此生出萬物局於形二五囿於氣非太極爲之主宰形氣有時而息槁木非無形而不能生長者氣不屬也土穴非無氣而不能變化者理不屬也

形氣

天氣也故無盡地形也故有盡或曰雖則無盡亦必應有盡曰必有盡者何言無盡也雖然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罡氣

日月星辰倒懸於天萬古不墜者何天有罡氣也罡氣固結故弗墜也星辰有時而隕者氣微洩也大鳥低飛雙翅鼓動而不已及其抉浮雲摩太清翅平舒而不動飛漸高氣漸罡也

造物微權

天於富貴不甚愛惜惟清虛之福靳焉猾軟臃腫之夫終身福澤苟夙植粗濁之根即以粗濁之福酬之肥羊美犺恣所厭飫體質日腴屠肆日近清虛好修者時加檢察時加摧抑名太高則毀收道精進則魔試惡人多與福會善人多與禍會以此卒之福盡業增遂致沉淪身困道亨終爾超越是造物之微權也顏回原憲以清德轗軻雲長武穆以忠義殞滅屈於一時伸於萬世其爲福利大矣天何嘗以辞辞砦刻之榮厚四子哉

陽九百六

陽九百六天之刦運也弇州引靈寶經陽九百六刦之大者也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即陰六也小則三千三百年次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八十一萬年爲刦終也俯仰歷代叔季亂亡國祚傾頹生靈塗炭皆當其刦運必有元凶大憝爲之煽虐稔禍此豈但人力不可挽回即造物亦有不得而自主者禍亂既極乃生一命世英雄廓清掃除然則凶憝首禍英雄撥亂並皆受命而出者也凶憝果無罪乎曰天地間惡人與惡氣相感遇長平之坑至四十萬四十萬人運皆當死而白起之惡自不可逃彼坑者與坑人者同罹刦運者也吾生而天性不好亂天其命我乎

陽九百六刦運所遭似非關人事亦以二氣雜揉人行凶德荒淫積穢殘虐吞噬醞釀感召適與惡氣會耳若清身有道之士雖生丁其運超然龍逝

趯然霞舉禍亂何由而及乎

寒暑

或問于𤼵光氏曰天道有大寒大暑何也曰皆人心之寒暑所結也一念忿怒不火而熾一念恐懼不寒而栗二六時中萬物竝然以此感召安得不結爲陰陽寒暑二氣乎不然仙都佛國何以不聞大寒大暑哉得道之人夏不扇冬不爐寒暑不入其胸中故也

天界

自四王天起至他化天謂之欲界天自梵衆天起至色究竟天謂之色界天自空處天起至非非想處天謂之無色界天自四王起至他化共六天謂之六欲天自梵衆起至色究竟共十八天謂之四禪天十八天中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故謂之四禪天自空處起至非非想處謂之四空天忉利天此云三十三東西南北各八天中間帝釋主之共成三十三天從此土修持往生西方淨土謂之横出三界從欲界天升至非非想天而出生死謂之竪出三界

雷神

天之有雷所以散重陰發陽氣蘇槁起蟄以生萬物也而有搏擊焉雷霆轟轟下擊萬物一氣奮洩有神實司之擊人物者罰惡也擊山林草木宮室者妖或馮之也非無神靈主宰一氣偶而漫擊也其所擊多治人宿生之業也擊多賤民庸隸而絕不及貴人者民隸之宿業必深貴人之宿業必淺也商武乙射天杖地則雷震及之其作過太重天道有時而顯也庸人無大顯過而雷及之者正以治其宿世也若謂人止有現在亦無過去亦無未來則飛廉惡來窮奇檮杌白起王莽曹操盧杞秦檜諸人當受天誅孰先焉而當其身皆不及之其爲漏網甚矣而世人之受誅者皆未聞有顯過若此者天道不太疎乎忠臣孝子世爲天神亂臣賊子世受天討明明上天奈何不敬且懼宋儒迂偏持論好平而不達大道乃曰雷者天之怒氣人之

惡氣適與之會嗟嗟雷自開闢常擊惡人不聞擊善人則誅惡之威章章矣乃必欲歸之適會是必欲目神靈之天爲冥頑之天也意何爲哉劉青田一代異人乃亦曰雷一氣無神青田猶云爾何況庸俗人哉夫上帝主宰世界者也帝王受天之命者也上帝在上萬靈布列爲臣子誰敢言太淸之上無上帝無萬靈乎有上帝有萬靈獨雷部無神乎我　高皇帝受天明命君臨六合青田以英喆

元勲佐之剏伐誅賞霆擊飈馳而倡言雷一氣無神是人主能秉其事權而天帝獨不能行其威令也青田之識如此難以語天人之際矣伯溫臨卒謂其子曰吾返吾故所居位居北斗第六夫雷無神而北斗獨有神乎身當北斗伯溫知之不宜矯誣雷獨無神若始時不知臨終而後知之則先之持論無乃太草草矣臆見妄語果何據而云乎○按白玉蟾充上清太洞寶籙弟子五雷三司判官知北極驅邪院事奏疏太清玄元太上無極大道太上道君虛無丈人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萬億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淸玉陛下云臣乃初霄典雷小吏粗諳雷霆所典之事忝佩雷霆所授之書飽識雷霆所行之法臣聞陰陽二氣結而成雷既有雷霆既分部隷九天雷祖因之以部析五屬神霄眞王用之以宰御三界如五雷者考玉樞之雷書曰

一乃天雷也二乃神霄雷也三乃水官雷也四乃龍雷也五乃社雷也神霄之雷書曰一乃風雷也二乃火雷也三乃山雷也四乃水雷也五乃土雷也以至大洞雷書仙都雷書北極雷書太乙雷書紫府雷書玉晨雷書大霄雷書太極雷書五雷神號種種不同又世傳三十六雷皇天所以建雷城設雷獄立雷官分雷治布雷化示雷刑役雷神統雷兵施雷威運雷器是皆斡賞罰之柄宰生殺之

權以之於陰界可以封山破洞斬妖馘毒以之於陽道可以除凶誅逆伐奸戮虐天地之内萬物峙立未有不稟陰陽而生生者也所以有形有想者爲人無形無想者爲鬼人處於陽鬼處於陰以是而出入四生循環六道苟非天有雷霆則何以示刑憲而訂頑愚者哉夫白紫清上章議勳賞功明明上帝照臨有赫瓊琯真仙丹書具陳寧有得道至人而矯誣謾語者邪劉文成何見不及此也燕人育於越則不知燕之土地吳人長於楚則不知吳之山川文成身爲斗皇而不知雷神又何望於蚩蚩惷惷者乎成湯憂旱六事自責願以身爲犧牲若天界無神爲牲將以何禱夫子疾病子路請禱於上下神祇夫子不言無神而曰禱久也使威靈顯赫如雷霆者尚屬茫茫一氣而無神然則天上何物復有神乎自宋老措大倡爲無神鬼之說于是云仙官亦無佛祖亦無山川社稷風雲雷雨

江河岳瀆之靈亦無天堂亦無地獄亦無報應亦無輪廻亦無愚人執以爲實然而順無明恣匈臆宣淫穢逞兇殘放禮法之外快耳目之前生而跟跟蹌蹌死而冥冥漠漠已矣嗟嗟一朝神靈在上業報現前衆惡並論萬苦交煎明鏡莫逃躲閃無所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先死者知之而無處郵報後死者不知而久滯迷途此所以罪過日積而醒悟亡繇也則無神鬼之說誤之也晉郄超與汰法師約先死者相報及汰師先行後報超冥司善惡報應悉如人間所傳勸超力修德行以昇濟神明古來幸有此公案而愚夫猶復不省也則無可如何也已

金陵

王者建都居重御輕奔走萬靈宰制六合卜世卜年必擇善地羲軒唐虞竝都西北時敦龐雄厚之氣維西北是鍾其後各乘便相機卜地定鼎而興衰綿促大都視人主之賢不肖矣漢高帝都關中曰西都光武都河洛曰東都劉先主都益州曰蜀都孫權都建業曰吳都曹操都鄴城曰魏都其後晉宋齊梁陳隋竝都建業曰南都至唐復都關中

宋都汴梁其後高宗南渡則都錢唐主東都者則曰河洛天下之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土地平衍四方道里適均玉帛朝宗寬夷洞達萬方輻湊周以久長卜年八百主西都者則曰洛邑雖天下之中土地平夷四面受敵無名山大川之限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關中天府百二之國左殽函右隴蜀被山帶川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

制諸侯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又謂漢唐威武強大享國長久率以西都六朝建都金陵徧安江左終不能混一區宇速取滅亡是則然矣然秦不都關中乎當始皇據關阻險鞭撻四海囊括六王則關中為便二世不守沛公以一旅叩關而入易於破竹安在其為四塞扼吭拊背哉而漢唐都長安最久亦以英雄帝業隆昌子孫善守固不全賴地利婁敬張良謂河洛易亡然周以八百不

為不長矣關中自昔稱英雄豪傑往往卜之至于今日未必仍如舊時山川地氣古今不同今土地物產財賦兵甲文武才略盛於東南矣而關中近則邑里蕭條財物瘠薄絕無復曩時長安之盛今帝王裹糧而西掩關塞土而局處於秦地吾未見可以號令天下控制寰宇也我　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定鼎金陵　成祖文皇帝驅逐胡元遷都燕薊夫坐控幽燕彈壓戎虜南面而制天下　成

祖神算長策勝矣然而容涵虜人只尺胡馬蕭墻牀第不可不虞當有道全盛虜則頫指氣使如駈犬羊一或不戒戎立生心矣此豈高枕肆志之地哉　太祖聖明神武乃都金陵未必便爲失算議者徒以六朝偏安謂金陵非建都之地不知六朝之不能混一良由君臣狃於晏安溺於荒淫而無大志遠圖豈江東之地不足以制勝天下哉善乎李舜臣曰江東之地背越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

犀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自吳以下國于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什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然終不能渡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

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　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定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騎萬乘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撻四夷坐制六合誰謂江東土綿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哉其論精矣爲今之計飭戎政愼邊防北都固不可不加意而修宮闕護陵寢南都亦不可不留心南北並重兩都控帶綏急有備計出萬全誠在事者所當講也然南北兩

都相距數千里一時有變猝難策應以北則順天有巡撫矣而威令不易南下以南則淮安有巡撫矣而威令不易北上故宜擇南北之中於徐州設建牙開府重臣以固國家保障以通南北咽喉此方今第一急務也世不乏深思遠慮之士柰何不聞一念及此乎今之設官往往重北輕南士大夫深薄南僚以爲閒局是豈知國家根本重計者哉南都本兵不可不愼選英偉忠篤之臣治兵講武

惡可緩矣

鴻苞卷之三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呉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珍聘之校

九州風土

以九州風土大較言之西北土厚風勁故其民敦樸而剛直椎魯而少文東南土秀風弱故其民文物而輕清軟猾而多智然地氣南北亦有轉移今東南呉越間顧有椎戇之氣西北秦晉間不少圜轉之風似與古昔差異豈所謂自南而北乎所貴賢者以學問勝之

輿圖要略上

九州廣矣圖志浩繁不能悉舉古今人往往因其繁而遺其要厭其小而忘其大神州赤縣疆域茫然見古郡國邑里山川之名不知爲即今之何地見今郡國邑里山川之域不知爲即古之何名人恒苦之及取圖志考之繁雜冗瑣又未免望洋之歎夫煩猥易忘泛漫非要不能舉之亦已矣要且大者而茫然焉稱博雅君子哉余考輿圖泛而不

要者無暇悉載惟取先王疆理郡國邑里形勝阨塞要害名山大川洞天福地古今聖賢名人誕育之鄉帝王霸主興廢之國英雄豪傑經營之地良將猛士戰爭之場忠臣遷客流播之土賢臣循吏過化之區至人仙釋修煉之都遁世隱逸幽棲之境莫不拈而出之經史之所稱某郡某國某郡某邑某山某川即今之某某今人之所稱某郡某國某郡某邑某山某川即經史之某某莫不拈而出之悉如指掌焉世之圖志多至千百卷余僅以一卷括之而要略皆在是余之所爲纂輯也散之千百卷中則難尋括之一卷則易舉即如一大都會某聖賢生于斯某帝王湯沐建都于斯某豪傑經營于斯某將帥戰陳于斯某忠賢遷播于斯某循良惠澤于斯某仙釋修煉于斯某高人棲隱于斯某山川最勝某都邑最鉅某形勝最重大某關津最險要某城市宮殿臺榭最古某沿革興廢存沒

最多如此足矣他山川地里之無大關要者雖遺而不舉何害或曰圖志惟其散漫是以山川地里易忘雖舉而貴博洽之士今輯略纂要人人舉之則博洽廢矣曰嗟乎余猶恐人之并此一卷置而不覽也覽而悉舉其要人人博洽也則余又何必獨擅而以詫人哉余之不取獨擅而以詫人蓋非獨此一端矣作輿圖要略

北京古幽薊之地天文尾箕分野遼金元雖皆建

都於此然皆以夷狄入中國不足以當王氣占形勝至我　太宗文皇帝建都始足稱萬世鴻基

順天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虞爲幽州夏殷省幽入冀又爲冀州地周復置幽州武王封堯後于薊封召公奭于燕即此秦爲上谷漁陽二郡歷晉後周唐開元間爲范陽幽州南百二十里有涿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陳勝武臣擊范陽即此邑有密

雲乃古檀州有白檀山故名遵化縣玉田縣爲古無終國項羽立燕王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即此廣都乃玉田縣涿州即古涿鹿居庸關在順天府北一百二十里北枕沙漠南拱京師古北口在密雲東北一百二十里關外即沙漠地大喜峯口在遵化北亦接沙漠皆要害口黃金臺在府東南一十六里燕昭王築以延賢士

保定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兼昴畢分野戰國時屬趙秦爲上谷鉅鹿二郡地慶都縣乃堯葬母地堯始受封于此後魏爲樂浪北平上谷郡地易水在安州城北燕太子送荆軻至易水即此易州亦以此水得名紫荆關在易州城西八十里倒馬關在唐縣西北

河間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秦爲鉅鹿上谷二郡地河間縣周爲唐叔封邑獻縣即漢景帝子河間獻王封國交河縣以滹沱高河二水交

流故名平津鄉在滄州鹽山縣界南漢公孫弘封平津侯于此南皮縣在滄州袁尚攻袁譚譚敗兵還南皮

真定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畢昴分野周爲幷州地漢初置恒山郡井陘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冀州屬真定秦漢爲信都國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居信都即此真定西臨滹水背倚恒山左接滄海右抵太行恒山在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爲

北岳眞定有高邑縣春秋時名鄗燕平王使栗腹將而攻鄗漢光武即位于鄗南改曰高邑屬趙郡
順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周時爲邢國地後屬晉戰國屬趙項羽改襄國按羽立張耳爲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即此秦名鉅鹿晉時爲石勒所據石虎改置襄國郡唐初爲邢州唐山縣春秋時晉栢人邑堯所都漢高祖過栢人不宿而去即此沙丘在平鄉縣秦始皇東巡囘崩于沙丘即

此處襄國以趙襄子得名
廣平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昴分野戰國屬趙即邯鄲地後周及唐初爲洺州漳河源出河南磁州西山流經廣平入洺河叢臺在邯鄲縣北趙武靈王所築呂翁以仙枕授盧生于邯鄲逆旅炊黃粱即此邯鄲故趙都
大名府禹貢冀兗二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本商舊都春秋爲晉地戰國爲魏衛二國之境漢置魏郡唐號天雄軍元城縣春秋時沙麓地春秋沙麓山崩即此滑縣本古豕韋氏之國晉爲濮陽國地古顓頊都故又謂之帝丘白馬津在縣治南關公斬顏良于白馬解袁紹圍即此又縣東二十里有延津袁紹軍次延津與操軍相持操破紹軍斬文醜于此濬縣西七十里商紂所都爲朝歌南有糟丘酒池澶淵城在開州城南五里春秋會盟于澶淵宋眞宗退契丹于澶淵即此馬陵道在府城東

南十里即孫臏伏弩殺龐涓處瓠子口在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即漢武帝築隄沉白馬玉璧作歌築宮其上名宣房宮處枋頭在濬縣西南八十五里晉桓溫攻慕容垂敗于枋頭即此
永平府東至山海關一百八十里與遼東接界出關即遼東路古恒稱遼西遼東入山海關以北幽州永平遼西也出山海關以東玄菟樂浪遼東也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初虞分冀州東北爲

營州即其地商爲孤竹國夷齊所讓國也周屬幽州春秋時爲山戎肥子二國地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魏改盧龍郡有盧龍塞田疇不賣盧龍塞以取富貴即此碣石山在其北昌黎即營州地營州東北有柳城田疇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營州柳城北有龍山龍山之西命曰龍城慕容燕號龍山新宮曰和龍後契丹改和龍城曰黃龍府榆關在

撫寧縣東二十里隋開皇間漢王諒將兵伐高麗出榆關即此山海關亦在撫寧縣東通遼東一帶其北爲山其南爲海故名府治舊有令支縣趙石虎按令支取其地即此

隆慶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屬上谷郡南阻居庸北距龍門

保安州禹貢冀州之域虞爲幽州北境天文尾分野城西北二十里有磨笄山趙襄子姊爲代王夫人襄子殺代王夫人磨笄自殺因以名山桑乾河在州城西南十五里唐人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即此也

萬全都司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分野亦上谷幽州地宣府重鎮在焉前望京都後控沙漠左挹居庸之險右擁雲中之固地按飛狐俗同雁門

山西冀州以西地也

太原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舜初以冀

州地廣分置并州後復省入冀周置并州成王封弟叔虞於此爲唐國春秋時爲晉國戰國時屬趙號晉陽又名太原又名河東曰山西者恒山以西也代州即雁門郡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雁門關以山得名關飛狐山在雁門外通沙漠五臺縣以五臺山得名山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忻州定襄縣漢衛青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即此岢嵐州爲樓煩胡所據趙滅樓煩以爲縣以岢嵐山

得名句注山在代州西二十五里爲太原之險
平陽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堯都平陽
即此其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襄陵縣以晉襄公
陵在此因名岳陽縣即漢上黨郡禹貢旣修太原
至于岳陽即此曲沃縣晉文侯弟成師封曲沃即
此蒲州即蒲坂舜都解州春秋爲晉之解良梁河
縣戰國時爲魏汾陰地漢置汾陰縣縣北十里有
后土廟漢武帝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身祠后土

脽音誰高土堆也 安邑縣即禹都中條山在蒲州
東南十五里跨平陸芮城安邑夏縣解州境首陽
山在蒲州東南三十里伯夷叔齊采薇之處歷山
在蒲州南一百里即舜畊處龍門山在河津縣西
北三十里即禹鑿通黃河處箕山在平陸縣東北
九十里許由隱處九原山在絳州西北二十里趙
文子與叔向觀于九原即此太行山在絳縣東二
十里山極高險而綿亘甚長西北諸山多其支脉

霍山在霍州東南三十里周爲冀州之鎮介山在
靈石縣東三十里介之推隱處壺口山在吉州西
七十里禹貢旣載壺口即此孟門山在吉州西七
十里呂不韋曰龍門未闢河出孟門之上即此砥
柱峰在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黃河中流其形如柱
禹鑿底柱以通河流王官谷在臨晉縣東南七十
里唐司空圖隱此乃中條山谷也汾河沁河平水
晉水絳水涑水皆在平陽以平水之陽得名

大同府禹貢冀州之域虞周屬并州天文昴畢分
野戰國屬趙秦爲雲中鴈門代郡地白登山在府
城東七里上有白登臺漢高帝爲匈奴冐頓所圍
即此紇真山亦名紇干山在府城東北五十里其
山冬夏積雪故諺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
生處樂北岳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鴈門關在
馬邑縣東南七十里馬邑城在朔州東廣武城在
馬邑縣南八十里漢高帝封韓王信太原治馬邑

後與匈奴屯廣武即此舊有五原縣今廢所謂雲中五原也飛狐道在廣昌縣漢酈食其說高祖塞飛狐之口即此

汾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分野晉爲西河又名汾陽介山在介休縣東南二十里地名綿上介之推與毋偕隱處東漢郭泰介休人蔡邕郭有道碑在

遼州與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接壤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屬上黨郡

沁州禹貢冀州之域以沁水得名亦晉地石勒武鄉人

潞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商時爲黎國書曰西伯戡黎即此秦名上黨羊腸坂在壺關縣東南一百六里坂長三里盤曲如羊腸長平關在長子縣南四十里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處

澤州禹貢冀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名高都又名長平太行山在州城南三十里自此東西一帶諸山雖各因地立名其實皆太行也

陝西

西安府東至山西蒲州黃河界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又爲鶉首之次周爲王畿地秦置内史漢武帝改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晉後爲劉石姚苻所據所謂四塞之國被山帶河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總名秦地名關中關中者以函谷關得名也長安縣附郭秦因古地名曰長安咸

陽縣在府城西其地在山南水北山水皆陽故名咸陽臨潼縣以潼水爲名涇陽縣以涇水爲名渭南縣以渭水得名韓使水工鄭國爲秦鑿涇水爲渠即此涇水藍田縣以山出玉名盩厔縣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得名商縣古商於地華州華陰縣並以華山得名武功縣以武功山得名邠州即古豳國公劉所居也龍首山在府城北十里首入渭

水尾達樊川逕詩龍首秋雲飛終南山在府城南
五十里太一山在終南山南二十里王維詩云太
一近天都鄠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酈戎所居
故名山之麓有温泉唐玄宗嘗幸此地甘泉山在
涇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甘泉所出漢甘泉宫在
其上單于侵漢烽火達甘泉卽此商洛山在商縣
東南九十里卽四皓隱處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十
里卽西岳也少華山在華州南東連太華潼關在

華陰縣東南與河南閿鄉縣界元名衝門言河自
龍門南流衝激華山而東後因潼水更名自長安
東一百八十里出華州華陰縣爲潼關自潼關東
二百里至陜州靈寶縣爲秦舊函谷關自靈寶三
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則漢新函谷關也倒獸
山晉王嘉子年隱處亦名玄象山在渭南縣東南
三十七里土門山在耀州城東南四里中斷如門
杜甫詩北上惟土門連天走窮谷奉天城在乾州

唐德宗從桑道茂之言築此城及朱泚亂果幸焉
梁山在乾州城西北五里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
至岐下卽此太白山在武功縣南九十里武功山
在武功縣南一百里杜甫詩遙瞻太白雪喜遇武
功天子午谷在府城南一百里秦嶺在藍田縣界
唐韓愈所謂雲横秦嶺家何在卽此王維輞川在
藍田縣西南有孟城坳華子岡茱萸沜辛夷塢木
蘭砦鹿柴等二十餘景樂遊原在府城南八里漢

宣帝起樂遊廟在曲江北唐詩樂遊原上望昭陵
細柳原在昆明池南卽漢周亞夫屯兵處始平原
在興平縣北漢富人袁廣漢於此築園後徙入上
林苑五丈原在武功縣西南七十里卽漢諸葛亮
屯兵處馬嵬坡在興平縣西二十五里唐楊貴妃
葬處鴻門坂在臨潼縣東七十里卽漢高帝會項
羽處有渭河涇河洛河漆河沮河灃水鎬水滻水
灞水樊川乃漢樊噲食邑地蘭池在咸陽秦始皇

引渭水為長池築為蓬萊山刻石為鯨魚漢太液池在建章宮北曲江池在府城東南一十里漢武帝所鑿唐為燕會臣僚遊賞勝處昆明池在漢上林苑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習水戰影娥池漢武帝所鑿以玩月使宮娥乘舟以弄月影故名皇子陂在府城西南渼陂在鄠縣西三輔黃圖漢諸宮殿盡在此地潼關在華陰縣東西十里為東北要地子午關在子午谷中漢平帝置藍田關在藍

田縣東南九十八里本秦嶢關沛公引兵繞嶢關擊秦軍即此駱谷關在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南通漢中漢將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穆陵關在永壽縣南四里漢有五陵高惠文景武帝陵五時祀五帝枌榆社在臨潼縣東北十五里漢高祖初起禱于社神韋曲在樊川杜曲在府城南

鳳翔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為岐周地漢武帝更名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為三輔地有隴山故名隴州有汧水故又名汧陽總名汧隴

隴州有關山多鸚武和尚原在寶鷄縣西南三十五里大散關東宋吳玠大破金人於此三時原在扶風縣南二十里東連武功縣界史記秦文公作鄜時宣公作密時靈公又作吳陽上時於此蟠溪在寶鷄縣東南八十里周太公所居橐泉宮在郿縣東南本名祈年宮秦惠公所居孝公更名橐泉穆公葬其地後人又於此建祈年觀九成宮在麟

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唐太宗修以避暑更名九成宮回中宮在隴州西北一百十里秦建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即此隴關在隴州西七十里大散關在寶鷄縣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谷之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即蜀漢諸葛亮出師處此地與蜀通

漢中府西至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南至保寧府巴縣界禹貢梁雍二州之域天文井鬼翼軫分野

東界與湖廣接壤秦置漢中郡漢高祖初為漢王都南鄭即此秦蜀咽喉之地舊隷蜀今更隷關陝褒谷在褒城縣東北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斜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餘里谷間褒水所經漢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曹操出斜谷諸葛亮由斜谷取郿皆此道也陽平關在褒中縣西北曹操伐張魯軍至陽平即此金牛峽在沔縣西一百七十里一名五丁峽秦惠王詐為五石牛糞金蜀王令

五丁開道取金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滅蜀即此定軍山沔縣東南十里兩峰對峙漢昭烈於此山下作營斬魏將夏侯淵山下諸葛亮作八陣圖

平京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為朝那故地地有涇水故名涇原又名安定涇原環慶之間外邊羌夏左控五原右帶蘭會黃流在其北崆峒在其南控制西番要地崆峒山在府城西三十里廣成子所居黃帝就而問道回中山在涇州西五里上有王母宮漢武帝幸雍道回中遂北出蕭關朝那湫在開城縣有神龍涇陽亦有龍湫蕭關在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唐人詩夫戍蕭關妾住吳即此古密國在靈臺縣周文王伐密史記周共王遊涇丘密康公從即此薛舉城在涇州東北十里唐破薛舉於此潛夫王符皇甫規俱安定人

鞏昌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屬隴西

漢名天水東漢名漢陽西傾朱圉鳥鼠諸山稱雄接壤羌戎通道隴蜀嶓冢山在秦州西南六十里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郡之上邽一在漢中之金牛在天水者西漢水之所出也渭水在府城北五里源出臨洮府渭源縣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是也天水湖在秦州南七里其水冬夏無增減故名天水紫水在階州境漢封璽書用武都紫泥即此水之泥也漢趙充國隴

西上邽人李廣隴西成紀人蜀姜維天水人唐李白隴西成紀人

臨洮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置隴西晉析狄道漢時匈奴寇狄道卽此漢置金城郡後爲蘭州今爲蘭縣趙充國云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卽此境接巴嶲臯蘭南峙黃河北繞鳥鼠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經其下共地鳥與鼠同處于穴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是也臯蘭

山在蘭縣南五里山下地勢平夷可屯百萬兵漢霍去病擊匈奴至此洮河在府城西南源出蕃地流入本境盤東山峽中千數百里始經府城南浩然奔放聲如萬雷唐詩前軍夜戰洮河北巳報生擒吐谷渾長城在府城北秦始皇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築長城起自臨洮卽此

慶陽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之先不窋所居號北豳春秋時爲義渠戎國秦號北地寧州後魏改邠州又曰邠寧花馬池在府城北五百里周圍四十三里與羗中馬槽孛羅等池相近

延安府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時白翟所居後魏爲統萬鎭又置金明鎭又改延州取延水爲名又有鄜州總謂之鄜延又有綏德州謂之延綏秦時總名上郡疏屬山在綏德州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漢宣帝使人

發上郡疏屬山於盤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問羣臣無知者劉向按此言以對無定河在靑澗縣東十里南入黃河潰沙急流淺深不定故名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又云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橋陵在中部縣北軒轅黃帝昇仙後葬衣冠於此

寧夏衛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爲上郡地漢置朔方郡卽詩城彼朔方是也晉亂赫連夏

據之夏王勃勃初姓劉改姓赫連于黑水之南命
將作大匠叱干阿利築都城名曰統萬城蒸土築
城錐入一寸卽殺匠作其城極堅唐末拓跋思恭
鎭夏州遂世據其地宋天禧間孫德明元昊相繼
據此賀蘭山東有元昊宮衛城北有靈武管城南
有靈州城唐肅宗卽位于靈武宋改翔慶軍元仍
爲靈州　本朝州廢置守禦千戶所賀蘭山在衛
城西六十里丹崖翠峯巍然峻大盤踞數百里寧

夏倚以爲固唐張仁愿爲朔方軍總管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又洮州衛岷州衛河州衛
靖虜衛並古西羌地山川險阻爲西邊要害又文
縣守禦千戶所爲陰平道秦蜀出入兵之偏僻門
戶魏鍾會伐蜀姜維請備陰平後主不從故及於
難陝西行都指揮使司爲甘州衛肅州衛山丹衛
永昌衛涼州衛鎭番衛莊浪衛西寧衛沙州衛漢
武帝時始置酒泉武威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

號河西四郡晉時張軌據河西爲前涼呂光繼之
爲後涼及李暠遷酒泉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
號北涼今甘州爲張掖肅州爲酒泉涼州爲武威
又爲姑臧西寧爲西平謂之湟中唐詩殺氣繞湟
中酒泉又爲燉煌祁連山在都司城西南一百里
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因名本在匈奴地界
後爲中國所奪匈奴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
不蕃息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山在

山丹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燉煌郡北大磧之外
有伊州唐詩一曲伊州淚萬行又名伊吾盧又名
胡盧磧崑崙山在肅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周
穆王於此訪西王母處磧石山在西寧衛南卽禹
貢導河之所黃河源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
闐一出葱嶺又河源志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
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登其旁嶺下視竇歷歷如列
星名星宿海星宿海合流而東滙爲二澤復合流

始名黄河九渡經崑崙西海在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俗呼青海又有蒲類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在火州之上又名婆悉海蔥嶺于闐之水皆注於此弱水在甘州衛城西環合黎山東北入東莎界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玉門關在故瓜州西北十八里漢霍去病破走月支開玉門關班超在西域願生入玉門關卽此陽關在廢壽昌縣西六里唐詩西出陽關無故人

謂此居延城在甘州衛城東本匈奴地以居延水得名居延水卽古流沙在玉門關外渥洼水在燉煌沙州漢元鼎四年得天馬于渥洼水中作天馬歌河西五郡塞外以北則爲韃虜以西則爲番羌番羌者卽漢趙充國所平先零罕开等羌也地在湟中以外流沙張掖居延沙州過無定河瓜州南過鳴沙山其沙履之百步皆動隨風流行謂之流沙漢張奐燉煌酒泉人段熲武威姑臧人

山東

濟南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尾分野古齊地濟南者濟水以南得名臨邑濟陽長淸諸邑爲濟北泰安州以泰山得名德州古平原郡邑華不注山在府城東北十五里下有華泉左傳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晉逐齊侯三周華不注長白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抱朴子曰長白山乃泰山之副泰山在泰安州北五里卽東岳岱宗也舜東巡狩至此

大明湖在府城內西北隅趵突泉在府城西突然趵起故名源出山西王屋山下濟南一名歷下以歷山得名陵縣舊名厭次漢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三國禰衡平原般人晉羊祜泰山平陽人

兖州府禹貢徐兖二州之域天文奎婁分野春秋時爲魯國滋陽縣古瑕丘地曲阜縣孔子後封邑神農少昊徙都之地武王以封周公旦是爲魯國鄒縣周時爲邾國魯繆公改爲鄒滕縣古小邾子

國嶧縣春秋時鄅國漢爲蘭陵戰國荀卿爲蘭陵令魚臺縣春秋時魯棠邑隱公觀魚于棠即此曹州古豫州之域周武王封弟振鐸于曹秦爲定陶縣秦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即此汜水在曹州西南三十里沛公即皇帝位汜水之陽然後西都洛陽又徙都關中濟寧州古徐州之域晉爲任城唐李太白客任城有太白酒樓鉅野縣禹貢太野既豬即此東平州春秋時爲須句國陽穀縣春秋特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即此鄒城縣古鄒子國尼山在曲阜縣即叔梁紇禱而生孔子處龜蒙鳧嶧共四山黃華山在東平州金翰林學士王庭筠卜居於此號黃華老人穀城山在東阿縣即張良遇黃石公處漢以魯公禮葬項羽于穀城今羽墓在故穀城縣西北三里碻磝山在東阿縣劉宋檀道濟與後魏交兵於此今城南三土堆即唱籌量沙之所會通河在濟寧州漕運河道也

東昌府禹貢兗州之域天文危室分野秦漢爲東郡地唐爲博平聊城縣即魯仲連射書邑濮州古顓頊之墟爲帝丘又名濮陽

青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土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于此爲齊國漢名北海臨淄縣齊國營丘蒙陰縣魯顓史國在蒙山之陰故名莒州古莒子國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東有瑯琊西有大河牛山在臨淄縣南十里景公登牛山而流涕琅琊山在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東枕大海景公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即此穆陵關左傳齊桓公曰賜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即此在臨朐縣大峴山上古有晝邑在臨淄縣西北薄姑城在博興縣即古薄姑氏爲侯國斟灌城在壽光縣東春秋澆用師滅斟灌姑幕城在莒州屬琅琊後入東莞魯仲連齊人邴原管寧俱齊朱虛人秦王猛齊之劇人

登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古爲嵎夷國唐虞時爲嵎夷地禹貢嵎夷既宅春秋時爲牟子國蓬萊縣漢武帝於此望海中蓬萊山因築城以爲名文登縣古不夜城後魏總名東牟又名東萊郡之罘山在福山縣東北三十五里連文登縣界三面瀕海秦始皇登之罘刻石紀功漢武帝亦嘗登登州四面皆海北去海五里春夏時遥見水面有城郭市肆人馬往來若交易狀土人謂之海市

大崑崙山在寧海州一名姑餘山以麻姑於此修道得名元王重陽眞人及弟子七眞亦于此修道文登山在文登縣東二里秦始皇東巡召集文士登此山論功頌德故名登州亦以此得名

萊州府禹貢青州之域天文尾分野古萊夷地禹貢萊夷作牧春秋爲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邸在國之東故名東萊平度州即東漢膠東膠東膠州並取境內膠水爲名高密以密水爲名即墨以墨水爲名不其山在即墨縣東南四十里鄭玄教授此山下有草大如薤葉長尺餘號康成書帶草勞山在即墨縣東南六十里有大小勞二山記云秦山雖言高不如東海勞言登陟爲勞也逢萌修道于此田橫島在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五百人同死於此遼東都指揮使司禹貢冀青二州之域天文箕尾分野秦以幽州爲遼西營州爲遼東冀州東北爲幽州青州東北爲

營州漢武帝拓朝鮮地并割遼東屬邑置樂浪玄菟眞番臨屯四郡一名遼陽一名東平華表山在都司城東六十里因丁令威化鶴而得名醫無閭山在廣寧衛西五里舜封十有二山以此山爲幽州之鎮與山東接壤世人多以屬山東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北流經五國城又北合松花江東注於海鴨綠江在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隔江即朝鮮國唐太宗征高麗耀兵于鴨綠水鴨綠江西北開

原城中爲三萬衞卽古黃龍府卽古肅愼國自三萬衞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名五國城世傳宋徽宗葬於此卽女直國逢萌管寧王烈俱避地遼東

河南古豫州地

開封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鄭衞陳三國之境戰國魏都於此號爲大梁秦爲三川漢爲陳留又爲汴梁五代梁都於此號爲東

京宋金爲汴京祥符縣漢爲浚儀縣杞縣夏之後封于杞尉氏縣春秋鄭大夫尉氏之邑鄢陵縣又名安陵卽春秋鄭伯克段于鄢處

歸德州古商丘湯所居亳邑陳州伏羲所都周封舜後於此號陳胡公許州周爲許國魏改爲許昌新鄭周封黃帝後於此本鄭武公國滎陽本鄭都城古虢國虎牢關在汜水縣六國時爲成臯後又名洛州春秋時名虎牢東漢廢縣爲關故名虎牢

關襄城黃帝所遊七聖皆迷之地首山在襄城縣南五里黃帝登焉具茨山在新鄭縣西南四十里又名大隗山黃帝登此山受神圖於黃蓋童子荊山在鈞州城西北五十里齊武帝於此采玉夷門大梁城東門曰夷門侯嬴隱處空桑城在陳留縣伊尹生於空桑卽此博浪城在府城北卽張良令力士擊秦始皇處葵丘在考城縣東春秋諸侯會盟於葵丘卽此梁園在府城東南一名梁苑漢梁

孝王遊賞之所固陵在陳州城西北項羽南走固陵卽此古官渡城在中牟縣北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口卽此高陽里在許州城内荀淑所居里關公故宅在許州一宅分爲兩院今有祠陳橋驛在府城北宋太祖爲衆兵擁立處壽山艮岳在府城東北隅宋徽宗築老子卽李耳苦縣人在鹿邑縣東今屬亳州列禦寇鄭人莊周蒙人韓非韓人張良韓人申屠蟠陳留外黃人阮籍陳留尉氏人

庚亮鄢陵人殷浩陳郡長平人謝安陽夏人陳摶亳州真源人

彰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戰國爲魏之鄴地魏曹操稱爲鄴都又名相州西通滏潞東接大名南界衛輝北隣洺磁漳河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府城西南七十五里有玄武池魏史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九華宮在臨漳西銅雀臺東

北後趙石虎建銅雀臺在臨漳縣西魏曹操築臺可望西陵西陵操葬處也西園曹操作子建詩清夜遊西園卽此韓琦安陽人岳飛湯陰人

衛輝府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室壁分野本殷紂所都朝歌地周武王克殷分其地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康叔封地左孟門右太行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晉孫登隱此上有嘯臺百泉在蘇門山泉通百道故名摘星樓在淇縣古朝歌城上相傳紂與妲已觀斮朝涉之脛處牧野在府城南陵西社朝歌之南周武王陳師處延津在府城南曹操使于禁渡河守延津淇園在淇縣西北衛武公園世恒言河南河北河西河東南宋與北魏爭河南河北漢武帝時置河西四郡戰國時卽有河東地名今考之以黃河分界開封南陽一帶在黃河以南爲河南彰德衛輝一帶在黃河以北爲河北山西一帶爲河東陝西甘肅一帶爲河西

懷慶府與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接界禹貢冀州覃懷之地天文室壁分野商爲畿內地周初爲三監及邶鄘衛地總爲河內東帶沁河西連沇水南據虎牢北倚太行太行山從山西至此連亘數千里王屋山在濟源縣西八十里禹貢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盤谷在濟源縣北二十里唐李愿歸隱於此司馬懿溫縣人山濤河內懷人裴休濟源人韓愈南陽人卽今修武縣北南陽城司馬承禎溫

縣入
河南府西與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接界禹貢豫州之域天文柳分野武王克商定鼎于郟鄏成王營洛爲王城下都至平王自鎬京東遷乃居王城一名周南一名洛陽一名三川洛陽有伊洛河三水故名春秋三川震即此泝洛背河左伊右瀍洛邑天地之中孟津縣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即此登封縣即古陽城地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即此封嵩

山自此而登故名轘轅關在登封縣西北九十二曲是爲險道沛公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轘轅即此嵩縣古伊闕地秦晉遷陸渾之戎於此漢置陸渾縣陝州周爲虢國地周召分治東西以陝爲界故名陝州二崤乃崤山在陝州西東崤西崤謂之二崤中有文王避雨陵靈寶縣本秦函谷關地與陝西分界舊函谷關在秦中去長安四百里漢楊僕請于武帝移秦函谷關立于河南靈寶東僕靈寶人不欲家在關外故移之是爲漢關去西舊關三百七十八里北邙山在府城北十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墳多在此緱氏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周靈王太子晉吹笙升仙之所嵩山在登封縣北十里五岳之中岳陸渾山在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所出砥柱山在陝州城東四十里黃河中禹貢導河東至於砥柱即此從陝至洛此爲界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又

宜陽縣亦有熊耳山光武破赤眉積甲與熊耳山齊是也鬼谷在登封縣北五里蘇秦事師鬼谷子於此新安縣西周地項籍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即此潼關在閿鄉縣西六十里與陝西華陰縣分界

南陽府南與湖廣襄陽府襄陽縣接界西與襄陽府鄖縣界禹貢豫州之域天文張分野本夏禹國戰國屬韓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名鄧州古漢

縣有冠軍城霍去病封冠軍侯府城東北七十里有博望城張騫封博望侯漢光武中興自春陵至新野由南陽討河朔昆陽城在葉縣南光武昆陽大戰破王尋於此葉縣沈諸梁封邑王喬為葉令飛舃化鳬朔旦朝京師即此唐改仙鳬縣崆峒山在汝州西南六十里廣成子隱此崆峒山有三一在安定一在臨洮此處為是臥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數百里至此截住諸葛孔明

隱此得名丹水源出陝西商縣竹山抱朴子云丹水有魚浮水赤光如火以其血涂足可步行水上汝寧府東與鳳陽府潁州接界南與湖廣黃州府黃陂縣界禹貢豫州之域天文角亢氐分野春秋沈蔡二國又名蔡州又名汝南古息國在息縣北三十里古黃國古蔡國在汝陽上蔡二縣界光州在府城東三百里本禹貢揚州之域春秋為弦黃蔣三國地唐有蔡州李愬裴度夜半入蔡州城擒

吳元濟今有平淮西碑在府城內與江淮接壤故名淮西長淮以西也天中山在府城北三里在天地之中故名自古考日景測分數莫正於此朗陵山在確山縣南四十里確山舊名朗陵

四川古梁州地

成都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入參一度古為蜀國漢為益州為成都又號錦城孔明云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楊雄云華陽西極黑水南

流左思云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緣以劍閣阻以石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至黃帝子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始稱王國曰蠶叢曰魚鳬武擔山在府治北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不習水土而死王遣五丁於武都山擔土為塚故名青城山在灌縣西南五十里乃蜀山第一峰前號青城山後名大面山道書以此山為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

之府雲臺山在彰明縣北二十里一名天柱山乃漢張道陵天師昇仙之所支機石在府城東海上人乘槎至天漢得一石歸問嚴君平云是織女支機石浣花溪在府城西南五里鹿頭關在德陽縣北三十里玉壘關在灌縣西萬里橋在府城中和門外望帝祠祠蜀望帝杜宇錦官城在萬里橋南司馬相如成都人楊雄成都人袁天綱成都人

保寧府西北至陝西漢中府沔縣界禹貢梁州之

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爲巴國地又爲巴西又爲閬州巴縣秦爲宕渠劍州即梓潼縣地又云劍南劍門在北境孔明所立劍閣在劍州北三十里兩岩峻拔鑿石架閣爲棧道秦司馬錯由此道伐蜀洛下閎閬中人

順慶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又名宕渠嘉陵江在府治東自大散關歷興州大安軍利閬州至此爲一郡形勝

敘州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古爲僰國漢犍爲郡東距瀘水西連大峨南通六詔北接三榮朱提山在府城西五十里山出銀黑水在府城東南十五里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南流入于海

重慶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時爲巴子國東至魚復西通僰道北接漢中南瀕夜郎涪江在府城西北來自嘉陵江經合州至城北入岷江巴江在府城東北閬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

如巴字因名黔江自思州上發源經五十八節與施州江合流經彭水等縣凡五百餘里與岷江會于涪江之東以其出于黔州故名

夔州府東南通湖廣北接陝西漢中府平利縣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初爲魚復國巫山縣以巫峽得名雲陽縣即雲安據荊楚上游白帝山在府城東五里公孫述名山述自稱白帝有白帝城赤甲山在府城東北七里不生草木土

石皆赤漢時取巴人為赤甲軍陽臺山在巫山縣北以巫山神女得名巫山十二峯首尾一百六十里巫峽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里無斷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瞿唐峽在府城東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江心突兀而起諺云灩澦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瀼水宜灌田又有瀼西丙穴在達縣東北出嘉魚長身細鱗肉白如玉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古楚宮在巫山縣楚襄王嘗遊其地夢與巫山神女遇永安宮在臥龍山下蜀先主崩于此宮杜詩崩年亦在永安宮瞿唐關在府城東八里城下舊有鎖水二鐵柱鬼門關在府城東北三十里朐䏰城在雲陽縣西六十里朐䏰屬巴東郡古地名

馬湖府禹貢梁州之東域天文鬼分野古僰侯國之境夷獠所居漢武帝通西南夷始置郡縣為犍為牂牁二郡昔有龍馬潛于馬湖江因名又名龍湖南距戎瀘北走普資夷夏雜居散處山箐信鬼不藥

潼川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蜀地蜀漢分置梓潼郡又曰梓州據涪水之上游劍外一都會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張道陵天師在遂寧縣鶴鳴山修道

眉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亦犍為郡地又曰眉山青神郡古城在青神縣三蘇眉山人

嘉定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亦犍為郡地

邛縣即漢臨邛縣地漢司馬相如訪臨邛令王吉得卓王孫女卽此峨眉山在峨眉縣南周成王時葛由嘗乘木羊上此山又名綏山乃普賢菩薩道場嚴君平臨邛人

瀘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亦巴國地以

瀘江得名源自岷山流入合江縣界路通雲南交阯

雅州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丙穴在州城南平羗江在州城北羗夷入冦諸葛於此平之李白詩影入平羗江水流

東川軍民府南界雲南禹貢梁州之域天文參分野地名東川甸烏蠻仲牟由之裔

烏蒙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漢為牂牁郡地

烏撒軍民府東至貴州界南至雲南界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烏蠻地其民刀畊火種荷氈被毳

芒部軍民府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烏蠻地

播州宣慰使司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夜郎地漢屬牂牁李白長流夜郎卽此

永寧宣撫司禹貢梁州之南境天文井鬼分野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龍州宣撫司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秦時為氐羗地漢為陰平道東界陝西漢中府沔縣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禹貢梁州之南境天文井鬼分野古獠蠻地

黎州安撫司禹貢梁州之西境天文井鬼分野古西南夷筰都地一名沉黎

平茶洞長官司西界貴州銅仁府禹貢荆梁二州之界天文軫分野戰國楚為黔中地藩離西陽路通荆楚

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西界吐蕃北界陝西洮州衛禹貢梁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古氐羗地

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禹貢梁州之域天文觜參分野古氐羗地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南界雲南武定府禹貢梁州

之境天文井鬼分野西南夷印都國地亦名越嶲郡東連烏蒙西距吐蕃諸葛亮征南蠻五月渡瀘卽此處

南京古金陵地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並於此建都然僅保一隅不能混一龍蟠虎踞金陵王氣千百年以來我　太祖當之矣京城去秦淮五里盡鍾山之麓城周圍九十六里

應天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

國屬越楚威王因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金陵秦始皇改秣陵吳改為建業又為建康鍾山在府東北因蔣子文死為神吳大帝為立廟改其山為蔣山石頭山在府西二里有石頭城吳築聚寶山在府南旁有雨花臺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感天雨花覆舟山在府北七里東連鍾山北臨玄武鷄鳴山在府西北七里齊竟陵王子良移居山下集四學之士抄五經百家之書牛首山在府

南二十里二峯東西相對晉元帝作宮殿王導指雙峯曰此天闕也故又名天闕山東山在府城東南三十里晉謝安懷會稽東山築土山擬之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山後因三茅君於此得道名茅山道書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艮常山在茅山小茅峯之北秦始皇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以往艮為常也乃改句容北垂為艮常玄武湖在太平門外周圍四

十里今稱後湖太子湖在府北六里梁昭明太子植蓮於此秦淮水在上元縣東南三里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乃使朱衣三千鑿方山為瀆以斷地脈以秦開故名秦淮八功德水在鍾山東梁有胡僧曇隱寓錫於此乏水有山龍為開一沼景陽井在臺城內一名胭脂井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後人名為辱井投金瀨在溧陽縣西北四十里伍子胥投金於瀨以

報擘絮女子處臨春閣結綺閣望仙閣俱陳主建在臺城內桃葉渡在秦淮口晉王獻之作詩送愛妾桃葉桃根處報恩寺在聚寶門外天界寺在聚寶門外靈谷寺在鍾山東南有寶誌公塔棲霞寺在攝山有隋文帝葬舍利塔吳大帝陵在鍾山南八里吳孫權葬處蝦蟆陵六朝葬宮人處冶城在今朝天宮後吳冶鑄之地晉謝安與王羲之同訪冶城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志石頭城在府西二里

臺城在上元縣東北五里鍾山之側其地據高以臨下白下城在府治西北十四里齊武帝建謝公墩在今朝天宮後謝安遊處華林園在臺城內晉簡文帝在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臨水便有濠濮間趣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烏衣巷在府南晉王導謝安居此子弟皆烏衣因名巷口有朱雀橋長干里金陵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甚長故名長干山隴之間謂之干晉葛洪許邁俱句容人

陶弘景秣陵人

中都鳳陽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古爲塗山氏國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我　高皇帝龍興之地戰國時屬楚淮南郡秦屬九江郡漢更屬淮南東漢爲鍾離侯國壽州春秋爲六蓼國地楚遷都於此秦爲壽春東晉改壽陽霍丘本周霍叔封邑蒙城本漢沛郡之山桑縣泗州禹貢徐州春秋時徐子國塗山在懷遠縣東南八里與荆山對峙

禹要塗山卽此荆山乃卞和采玉之所八公山在壽州東北五里淝水之北淮水之南漢淮南王安與其賓客八公俱登此山學仙晉謝玄禦苻堅堅兵大敗望見八公山草木皆兵都梁山在盱眙縣東南五十里產都梁香草淮水發源桐柏山入潁上界至壽州西北合淝水至懷遠縣合渦水東流歷府北境又東北入泗州至清河口會泗水東入于海濠水府舊城西南有石絕水名濠梁莊子觀

魚於此汜水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渦水自黃河東流經蒙城縣沿懷遠縣東北與淮水合流東入於海潁水自河南項城縣界流入太和潁上下達淮泗西湖在潁州西北二里長十里宋晏殊歐陽修蘇軾相繼爲守宴賞於此壽州有眞珠泉世傳淮南王煉丹所每聞人聲則珠泉湧出咄泉咄之則泉湧陰陵城在定遠縣西北六十里灌嬰追項羽失道卽此垓下在虹縣西五十

里漢兵圍項羽垓下卽此漆園在定遠縣三十里卽莊子爲吏處金棱堆在壽州東十里淮南王遺金於此人多於雨後得之亳州古有苦縣晉改穀陽縣隋改仙源縣老子生此史記老子傳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今有老子宅及廟苦音戶厲音賴管仲潁上人曹植譙人譙在亳縣

蘇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泰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雍曾孫於此爲吳國又名吳會謂地本吳會稽二郡也又曰姑蘇以山名又曰吳郡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九里吳王闔閭葬此山葬三日金銀之氣結爲白虎蹲踞其上因名天平山在府城西二十里支硎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有支硎寺乃晉支遁居處靈岩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乃吳王館娃宮故地下瞰太湖望洞庭有西施洞玩花池采香徑琴臺諸勝陽山在府城西北三十里越王葬吳王夫差於此姑蘇山在府

城西四十里亦名姑胥旁隆山在府城西南六十里洞庭山在府城西一百三十里太湖中一名包山下有洞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道書爲第九洞天三江在崑山縣南九里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松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流者爲東江併松爲三江其地名今名三江口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卽此石湖在府城西南十二里連越來溪太湖在府城西南五十里禹貢謂之震澤周

官爾雅謂之具區憨泉在虎丘僧憨憨卓錫所出
銷夏灣在洞庭西山吳王避暑處錦帆涇即府城
濠吳王錦帆經遊處白馬澗在府城南二十五里
支遁養馬處百花洲在姑蘇山姑蘇臺在姑蘇山
高見三百里楓橋在府城西七里近寒山寺響屧
廊在靈岩寺西施行處長洲苑在太湖北岸吳王
闔閭遊獵處要離塚在府城西四里梁鴻墓在要
離塚北皐伯通曰要離烈士梁鴻清高葬可相近

唐詩旅墳三尺近要離梁鴻平陵人適吳依皐伯
通居廡下爲人賃舂范仲淹蘇州人
松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地又爲婁
縣地又曰雲間以雲間陸士龍語而得名機山在
府城西北二十里以陸機得名山下有平原村以
機爲平原內史滬瀆江在府城西北六十里晉袁
山松築壘禦孫恩三泖湖在府城西南三十六里
天水晴徹時隱隱下見故城郭街衢

常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曰延陵以季
札名漢名毗陵晉名晉陵又名句吳武進縣梁爲
蘭陵無錫爲梁溪宜興爲義興又曰陽羨又曰荆
溪錫山慧山俱在無錫縣西七里慧山泉爲天下
第二泉張公洞在宜興縣南三十里善卷洞在宜
興國山東南蘇軾流寓陽羨還媪買宅券寓碩塘
橋孫氏逆旅而沒

鎮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地三國吳
名京口劉宋名南徐又曰潤州古名朱方以其爲
大江以南地京口晉名北府郗愔在北府桓溫嘗
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忌愔居之府城內又有
東堂晉劉毅與知識嘗射于此處今名射堂丹徒
秦始皇時望氣者言其地有王氣使赭衣三千徒
鑿京峴山爲長坑以破其勢故名丹徒丹陽秦名
雲陽金壇茅山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故名
北固山在府城北下臨長江金山在府城西北七

里兀立大江中焦山在府城東北九里大江中以高士焦先隱此得名焦山有瘞鶴銘陶隱居書金焦兩山相望蒜山在府城西五里大江岸上唐詩蒜山晴日照揚州渌水橋在府治西杜牧詩青苔寺裡無馬跡渌水橋邊多酒樓丁卯橋在府城南三里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水涸以丁卯日奏立埭建橋故名唐許渾嘗築別墅於其側甘露寺在北固山上吳甘露中建故名鐵甕城吳

孫權築呂城在丹陽縣東五十四里呂蒙所築

揚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地戰國時屬楚秦爲九江郡地漢初爲淮南國淮南王所都并壽州皆爲淮南興化寶應泰州通州總屬海陵地一名淮海一名維揚一名廣陵瓜步山在儀眞縣西四十七里魏大武嘗屯兵于此狼山在通州南十八里一名狼五山臨大江迷樓在府城西七里隋煬帝建帝曰卽使眞仙遊此亦自當迷遂名

二十四橋在府城隋置杜牧詩二十四橋明夜月玉人何處教吹簫高郵州城外九十二里有地名三阿一名北阿晉史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唐又名下阿

淮安府北界山東青州府莒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古名淮陰又名山陽海州古郯國秦時秦嘉起兵於郯（郯音談）羽山在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卽舜殛鯀處射陽湖在山陽縣東南七十里

一名射陂胯下橋在府城西四十里卽韓信爲少年辱處圯橋在邳州城東南隅卽黄石公授張良素書之所城北百里有黄石山上有黄石公廟孝婦廟在海州城北三十里巨平山北前漢東海有孝婦寃死郡中大旱三年守祭孝婦天乃大雨因立廟漂母墓在府城西四十里韓信立塚以報漂母卽此韓信母墓在舊淮陰縣北信母死貧無以葬然行營高敞地令傍可置萬家邑卽此下相城

在邳州城西南宿遷縣泰名下相相傳項羽所生處張良韓人募力士以鐵椎狙擊秦皇於愽浪沙中誤中副車亡匿下邳韓信淮陰人陳琳建安七子射陽人徐有功東海人武后時爲司刑卿多所全活起居舍人盧若虗曰當雷霆之震能全仁恕千載未見其儔宋陸秀夫楚州鹽城人

廬州府西界河南汝寧府固始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周以前爲廬子國春秋時屬舒戰國

時屬楚秦爲九江郡六安州古六國春秋爲六蓼國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布六人也浮槎山在府城東八十里相傳此山自海上浮來有梵僧過而指曰此乃耆闍一峯也梁武帝女爲尼于山建道林寺龍穴山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卽鄭祥遠與張路斯鬬不勝投合肥西山以死處張與鄭皆龍也龍眠山在舒城縣西南八十里宋李公麟以龍眠居士爲號亞父山在巢縣東八十里范增居此山

故名巢湖在巢縣西十五里昔有巫言居巢縣門石龜口出血當陷爲湖有人以猪血戲塗之巫見驚走果陷濡須水在巢縣南曹操與孫權相拒於濡須月餘權與操書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乃還濡須塢在無爲州東北五十里相傳禹所鑿地接巢湖湖東南有石渠鑿山通水周瑜廬江人、

安慶府西界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皖國戰國時屬楚秦屬九

江郡一名皖城一名古舒潛山天柱峯在潛山縣西北二十里魏左慈嘗居此煉丹漢武帝封禪嫌衡山江漢道遠祀此山以代南岳故稱南岳之副皖山與潛山連小孤山在宿松縣南一百二十里江北岸孤峯峭拔與南岸山對峙如門大江之水至此隘東上有神女廟對彭浪磯故俗有小姑嫁彭浪之語晉何充何點何胤並潛人點與梁武帝有舊不就官而隱

太平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一名姑孰漢屬丹陽縣南指龍山北臨牛渚采石之險甲於東南繁昌縣西南十二里赭圻城晉桓温爲哀帝詔入朝止之温遂城赭圻以居牛渚山在府城北二十里下有磯曰牛渚去采石磯僅一里晉温嶠燃犀照水怪之所又名燃犀浦采石山在府城北二十五里牛渚北昔人於此取石因名臨江有磯曰采石李白嘗與崔宗之乘月泛舟着宫錦袍自采

石至金陵即此青山在府城東南三十里齊宣城太守謝脁嘗築室于山南又名謝公山望夫山在府城北四十里昔有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此山望之乃化爲石唐王建有詩蟂磯在蕪湖縣西南七里大江中蟂老蛟也

寧國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漢爲丹陽郡陵陽山在府城内陵陽子明居此得名敬亭山在府城北十里謝靈運李白皆有詩文脊山在寧國縣西三十里晉瞿硎披鹿裘隱此山桓温嘗訪之宛溪在府城東句溪在府城東五里水形如句字故名赭圻城在南陵縣北一百三十里西臨大江吳所置赭圻屯晉桓温入朝有詔止之遂城赭圻鎮焉

池州府西界江西九江府彭澤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舊亦屬丹陽郡一名池陽一名秋浦九華山在青陽縣南舊名九子山李白改爲九華

山以山九峯如蓮華也秋浦在府城西南八十里李白杜牧皆有詩

徽州府東界浙江杭州府昌化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亦古丹陽郡地一名新都一名新安烏聊山在府城内東南隅城陽山在府城南二里唐仙人許宣平隱此黃山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黃帝嘗與容成公浮丘公合丹於此故名黃山白岳山在休寧縣西四十里一名齊雲山眞武修

仙之地大鄣山在績溪縣東六十里舊名三天子鄣山新安江源有四一出歙縣黃山一出休寧率山一出績溪大鄣山一出婺源浙水合流至新安爲灘三百六十黃墩湖在府城西南四十五里陳有程靈洗者射蛟于此

廣德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地名桐汭吳之西疆故鄣之墟

和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皆爲楚地屬九江郡舊名歷陽以歷陽山得名陰陵山在州城北八十里即項羽迷失道處橫江在州城東南二十五里隋將韓擒虎平陳自橫江濟師即此烏江浦在州城北故烏江縣項羽敗垓下走至烏江亭長艤舟不渡自刎即此

滁州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爲吳楚之交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地琅琊山在州城南十里晉瑯琊王嘗駐此因名兩峯間有釀泉山上有醉翁亭豐樂亭歐陽修有記又有庶子泉以唐庶子李幼卿得名兩澗在州城西韋應物有詩清流關在州城西南二十里即宋太祖破南唐將皇甫暉處

徐州西界河南歸德府北界山東兗州滕縣禹貢徐州之域天文房心分野本古大彭氏國春秋爲宋地戰國屬楚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於此按自淮北沛郡陳州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

東海吳郡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徐州一名彭城東近齊魯北屬趙魏南通江淮西接梁楚蕭縣古蕭子國彭城亦以彭祖所居得名彭祖顓頊玄孫爲殷賢臣壽八百一歲封于彭城有墓在留城在沛縣東南二十里張良受封留侯處豐沛乃漢高祖湯沐邑豐縣有故宅彭城山在州城東北三里雲龍山在州城東南二里宋時山人張天驥所居蘇軾有詩桓山在州

城東北二十七里桓魋爲石槨三年不成處呂梁山在州城東南六十里下有二洪莊子云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波流甚險碭山在碭山縣東南七十里漢高帝微時嘗隱於山上有雲氣呂后與人俱求得之即此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南流過沛縣至州城東北合沛水循城東南以達于淮周顯王時九鼎淪没于泗秦時鼎氣浮于水上始皇使數千人没水求之不獲汴水自河南開封府界

東流過蕭縣至州城東北與泗水通濉水在州城南六十里項羽敗漢兵濉水上濉水爲之不流即此大澤在豐縣北六里高祖母夢與神遇處漢高祖斬蛇溝在豐縣西二十里沛宮在沛縣東南高祖置酒宴沛父老處燕子樓在州城西北隅唐尚書張建封妾盼盼所居黃樓在州東北隅蘇軾爲守增築徐城以捍水因作樓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放鶴亭在雲龍山張天驥作歌風臺在沛縣東

南泗水西岸高祖征英布還沛宴父老作大風歌戲馬臺在州城南項羽嘗戲馬於此厭氣臺在豐縣城中秦始皇東遊以厭王氣因築此臺蕭何沛之豐人曹參王陵俱沛人

鴻苞集卷之三終

鴻苞　卷之四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輿圖要略下

浙江

杭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地一名虎林後改武林一名古杭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外帶江海內抱湖山吳山在府城東南吳人憐子胥以諫死立祠其上又名胥山南屏山在府城西三里孤山在府外西湖上有林逋墓祠秦望山在府城南十里秦始皇東遊登此大滌山在餘杭縣西南十八里名大滌極玄洞天居洞天第三十四許邁修真之所天柱山在餘杭縣西南十八里爲道家第五十七福地衣錦山在臨安縣吳越王錢鏐旣貴宴父老山林皆覆以錦繡號其幼時所戲木曰衣錦將軍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爲道家第三十四洞天山下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左屬臨安右屬於潛與湖州安吉州界南北二高峯在府城西飛來峯在府城西二十里西天僧慧理登此山嘆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號曰飛來峯呼猿洞在武林山慧理畜白猿于靈隱寺月明長嘯淸音滿室西湖在府城西周圍三十里湖形頗高于城郭參寥泉在西湖智果寺參寥子蘇軾方外友也錢塘江一名羅刹江江東南有羅刹石橫截江濤[illegible]如[illegible]也羅隱詩云羅刹江邊地欲浮總名浙江潮水出海曲折倒流故名富春江在富陽縣南卽浙江之上流虎跑泉在府城西南虎跑寺性空禪師居大慈山無水欲徙忽有神人告曰明日當有水是夜二虎跑地湧泉故名宋大內在鳳皇山之東本梁安國寺地故吳越王宮宋高宗南渡建以爲宮增築皇城宋宮殿甚多不及悉記紫陽菴在瑞石山上

仙人丁野鶴修道于此今遺蛻存焉褚遂良錢唐人許遠新城人與張巡同死祿山之難錢鏐臨安人有功封吳越王謚武肅傳子文穆王元瓘孫忠獻王仁佐至忠懿王俶納土于宋羅隱佐錢鏐新城人林逋錢唐人張九成錢唐人諡文忠

嘉興府東界直隸松江府華亭縣北界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地名長水又名檇李又名就李胥山在府城東三

十里伍子胥伐越經營于此故名秦駐山在海鹽縣南十八里秦始皇東遊嘗登此山因名鴛鴦湖在府城南三里一名南湖語溪在崇德縣東南一名語兒涇一名禦兒港陸贄嘉興人

湖州府東界蘇州府吳江縣西界廣德州北界蘇州府吳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古爲防風氏之國吳名吳興又名霅川峴山在府城南五里道場山在府城南十二里西塞山在府城西二十五里唐張志和有詩太湖在府城北二十八里烏程長興之間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周三萬六千頃跨湖宣蘇常四郡境罨畫溪在長興縣西八里古木夾岸叢篠翳其下朱藤蔽其上景如罨畫苕溪在府城西霅溪在府城南唐張志和號玄真子金華人寓吳興又號煙波釣徒沈麟士武康人號織簾居士沈約武康人陸龜蒙長興人孟郊武康人錢起長興人

嚴州府西界徽州府歙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女分野一名嚴陵以子陵得名據浙江上游當睦歙數道之衝桐君山在桐廬縣東二里昔有異人於此山采藥求道結廬於桐樹下人問其姓指桐以示之因號爲桐君富春山一名嚴陵山在桐廬縣西三十里乃漢嚴子陵隱釣處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唐方干桐廬人隱居釣臺施肩吾分水人遇旌陽授以丹方仙去

金華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時爲越西界泰屬會稽郡漢爲烏傷縣地金星與婺女爭華故曰金華又名婺州金華山在府城北二十里黃初平於此得道叱石爲羊東有卧羊山即其處仙華山在浦江縣北八里一名仙姑山世傳黃帝少女於此得道上昇金華洞在府城北三十里即道書第三十六金華洞元之天通四明天台諸山八詠樓在府治西南隅太守沈約建顏烏會稽烏傷人事親至孝父亡負土成墳羣烏[illegible]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駱賓王義烏人張志和金華人宗澤義烏人

衢州府西界江西廣信府玉山縣南界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越西鄙姑蔑之地泰立太末縣又名信安爛柯山在府城南二十里道書爲青霞第八洞天晉樵者王質入山看二童子對弈斧柯已爛龍丘山在龍游縣東四十里漢龍丘萇隱居於此與嚴子陵友善江郎山在江山縣南五十里俗傳兄弟三人登山而化爲石故名山頂有池產白蓮金鄉徐偃王廟在龍游縣西四十里徐山下殷浩北伐敗于姚襄爲桓溫貶爲庶人徙居信安今府城南六里有殷浩宅唐詩紅樹半藏殷浩宅綠蘿深覆偃王祠姑蔑城在龍游縣縠溪之南春秋時有姑蔑子

處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越地又名括蒼仙都山在縉雲縣東二十三里一名縉雲一道書爲玄都祈福洞天相傳黃帝嘗登此山山巔有鼎湖即黃帝騎龍上昇之處括蒼山在府城西突星瀨在府城東四十里地名箭溪晉王羲之書突星瀨于石後里人苦州縣摹打之擾推墮潭中處州爲古縉雲墟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黃帝煉丹昇眞於此仙靈之玄都神州之最勝也

本朝劉基青田人

紹興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禹會諸侯於此爵有德封有功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曰於越春秋戰國時爲越國餘姚者舜後支庶所封以舜姓姚故名上虞亦以虞舜之後封邑得名會稽山在府城東十二里揚州之鎮山也史記注禹到大越上茅山爵有德封有功更名會稽山中有孔穴號陽明洞一名極玄太元之天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也宛委山在

府城東南十五里遁甲開山圖禹開宛委山得赤琰如日碧珪如月又中得金簡玉字之書悟百川之理石匱山在府城東南十五里山有石匱壁立相傳禹治水畢藏書於此又云禹藏靈秘圖之所故又名秘圖山蕺山在府城東北六里吳越春秋越王嗜蕺嘗采食之因以名山晉王羲之居此有洗墨池土城山在府城東六里即越王得苧蘿山采薪之女西施教以歌舞進吳王處又名西施山

葛山在府城東十里即越王使人采葛治布以獻吳王處越女歌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采葛以作絲石帆山在府城東十五里遥望如張帆臨水射的山在府城南十五里山有牛石室乃仙人射堂東峯有射的遥望山壁有白點如射侯秦望山在府城東南四十里始皇登此山望海雲門山在府城南三十里晉王獻之居此有雲門寺越王山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越王棲兵於此上有丞

馬岡伏兵路洗馬池支更樓故址蕭山在蕭山縣治西晉許詢嘗登此山馮林築室蕭然自放故名蕭山五泄山在諸暨縣西五十里上有泉水飛沫如雪客星山在餘姚縣東北子陵嘗居此故名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謝安居此有薔薇洞白雲明月亭遺蹟桐柏山今名池山在嵊縣東七十二里上有金庭洞道書爲第二十七洞天下有丹池赤水宋宴殊云越有桐柏之金庭養眞之

福地南明山在新昌縣治晉支遁葬此沃洲山在新昌縣東三十五里與天姥山對峙道書爲第十五福地晉支遁居之有養馬坡放鶴亭天姥山在新昌縣東南五十里東接天台昔人登此山聞天姥歌謠之聲道書爲第十六福地錢清江在府城西五十五里以漢守劉寵一錢得名鏡湖在府城西南三十里王羲之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行曹娥江在府城東南七十里漢曹娥求父屍不

得投江而死故名其江縣長度尚葬娥于江南道旁屬邯鄲淳撰碑文甚美若耶溪在府城南二十五里與鏡湖合西施采蓮歐冶鑄劍於此了溪在餘糧山下產禹餘糧蘭渚在府城南二十五里即王羲之序所謂清流激湍暎帶左右處樵風涇在府城東南二十五里漢鄭弘采薪得一箭頃之有人覓箭弘與之問弘何所欲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世號樵風涇固陵

又名西陵越王句踐與大夫種范蠡入臣于吳羣臣送之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即此後錢鏐改爲西興蓬萊閣在臥龍山上錢鏐建舊志蓬萊山正屬會稽閣名蓬萊以此柯亭在山陰縣西北四十里即蔡邕取竹作笛處蘭亭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五里王羲之與諸賢會處越王臺在府城中句踐登眺之所南鎮廟在府城南十三里祀南鎮會稽山之神禹廟在會稽山禹陵[illegible]禹巡狩江

南崩而葬焉故此處有禹陵禹穴在會稽山龍瑞宮側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今不可考矣雷門即今府城五雲門會稽志雷門上有大鼓聲聞洛陽王尊傳母持布鼓過雷門謝安陽夏人王羲之瑯琊臨沂人戴逵晉譙國人俱流寓會稽嚴光餘姚人王充上虞人虞翻餘姚人謝靈運上虞人虞世南餘姚人

寧波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古董子國

夏商周皆爲越地隋爲句章縣後爲明州爲甬東爲四明赤堇山在府城東四十里山上有草名赤堇縣以此得名加邑越絕書歐冶子爲越王鑄劍赤堇山破而出錫若耶溪涸而出銅鄮山在府城東三十六里貿加邑亦以名縣乇山唐令王元緯築堰山下捍水至今有廟在堰旁天井山在府城西南五十里上有五井神龍所宅歲旱祈雨甚應阿育王山在府城東五十里舊名鄮山晉太康中

并州人劉薩訶得阿育王墖於此因名至今有舍利殿天童山在府城東六十里太白山在府城東六十里金峨山在府城南八十里四明山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周圍八百里跨紹興台州之境道書爲丹山赤水之天居三十六洞天之第九上有石窓四穴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劉綱及妻樊夫人於此得道大隱山在慈溪縣南三十七里晉虞喜嘗隱此山三召不起故名車廐山在慈溪

縣西南四十里越王句踐停車秣馬於此雪竇山在奉化縣西北六十四里中有雪竇寺千丈岩瀑布泉錦鏡池含珠林隱潭諸勝招寶山在定海縣東五里一名侯濤山峯名鰲柱峯補陀洛伽山在定海縣東北故昌國縣海中一名梅岑山一名小白華山觀音大士大道場鄞慈溪定海象山四縣皆濱海日本諸蕃市舶通道剡溪在奉化縣西七里入縣境凡九曲入奉化江日月二湖在府城中

南隅東錢湖在府城東二十五里越文種鄞人秦夏黃公鄞人即四皓之一漢任弈文章燦美句章人孝子董黯句章人吳闞澤句章人唐賀知章四明人宋陳禾鄞人

台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越地一名赤城一名天台盖竹山在府城南三十里有洞名長耀寶光之天道書爲第十九洞天委羽山在黃岩縣南十里道書以此山爲第二洞天號大有空

明之天天台山在天台縣西一百十五里道書是山上應台星有石橋陡絕中有方廣寺國清寺晉孫綽有天台山賦桐柏山在天台縣西北二十五里此山乃王子晉所治山上有桐柏宮朝斗壇唐司馬承禎亦隱此華頂峯在天台縣東北六十里高萬丈絕頂可望滄海括蒼洞在仙居縣東南三十八里名曰成德隱元之天第十洞天也隱身岩在寒石山旁豐干禪師語太守閭丘胤曰寒山拾

得即文殊普賢後身也閭丘往見之二人笑曰豐于饒舌遂隱身入岩中岩即隨合玉京洞在赤城山道書爲十大洞天之第六晉許邁居此與王羲之書云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謂此桃源洞在天台縣西北二十五里一名桃花洞又名劉阮洞劉晨阮肇入山遇仙女即此處

温州府南界福建福州府福寧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女分野越地漢初爲東甌王國屬閩地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一名永嘉一名東嘉後改屬會稽華盖山在府城東道書爲第十八洞天容成太玉之天吹臺山在府城南二十里爲王子晉吹簫處雁蕩山在樂清縣東九十里有瀑布龍湫諸勝仙岩山在瑞安縣東四十里道書爲第二十六福地謝客岩在積穀山下謝靈運題詩石崖故名

江西

南昌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爲吳楚之交漢名豫章隋名洪都豫章以產木得名洪都以洪崖先生隱處得名西山在府城西大江之外三十里上有仙洞道書第十二天柱寶極眞天逍遙山在府城西南八十里乃道家第四十福地南有許旌陽玉隆宮松門山在府城北二百十五里上有石鏡光可照人謝靈運有詩翻車岡在府城西南四十里許旌陽役夫許大者與妻運

米至此忽聞眞君扳宅上昇倉皇奔歸遂覆車於此洪崖在府城西三十里乃洪崖先生得道之處近西山章江在府城西一名贛江上從豐城縣界流至南浦折而北流下入鄱陽湖滕王閣在府城西章江門城上西臨大江唐高祖子元嬰督帥洪州時建閣成命至封爲滕王因名其閣王勃作序府城北一百四十里有椒丘城吳孫策徇豫章攻華歆屯兵椒丘卽此紫極宮在府城南吳猛女吳

綵鸞下嫁文簫卽此處玉隆萬壽宮在府城西八十里晉許遜故宅舊名遊帷觀鐵柱宮在府城內宮前有井水深黑與江水消長鐵柱立其中鎖蛟出長江眞君鎖蛟處黃堂隆道宮在府城南許遜吳猛師丹陽黃堂諶母於此授淨明忠孝大道昌邑在府城北六十里卽漢昌邑王賀廢立受封處徐穉南昌人黃庭堅分寧人

饒州府北界直隸池州府建德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楚東境馬跡山在府城東北三十里道書爲五十二福地晉王遥煉丹其上鄱陽湖在鄱陽縣西四十里卽禹貢彭蠡也雷煥識豐城劍氣者鄱陽人陶侃鄱陽人洪皓樂平人

廣信府東界浙江常山縣南界福建崇安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迭爲吳楚地懷玉山在玉山縣北一百二十里南唐時縣令楊文逸嘗夢一羽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其孫億

生龍虎山在貴溪縣西南八十里道書爲三十二福地乃漢天師張道陵修煉之所

南康府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一名星渚一名匡廬廬山在府西北二十里世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故名匡廬道書爲第八洞天山有五老峯香爐峯康王谷秦始皇并吞六國楚康王避難居此故名廬山有東林西林東林僧慧遠主之西林慧永主之並得

道高僧也元辰山在都昌縣西四十里道書爲五十一福地蘇眈曾居此修煉鉄船峯在廬山世傳許旌陽與吳猛乘鉄船二龍挾行住此石鏡峯在府西二十六里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影彭蠡湖在府東南一名鄱陽凋四十里長三百里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江白鹿洞在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兄涉隱此落星湖在彭蠡湖西北陳王僧辯破侯景落星灣卽此幸靈晉將有道者建昌人

九江府西界湖廣武昌府興國州北界湖廣黄州黄梅縣禹貢荆揚二州之境天文斗牛分野吳楚地晉名潯陽隋名九江左匡廬右江湖陸通五嶺勢拒三江廬山在府城南二十五里大孤山在府城東南彭蠡湖中四面洪濤屹然獨聳上有神祠小孤山在彭澤縣北九十里歐陽修云九江有大小孤山江側有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孤壻也柴桑

山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柴桑近栗里晉陶潛居此潯陽江在府城北源自岷山至此下流四十里合彭蠡湖東流入海江流九派故又號九江虎溪在府城南慧遠送客處道書爲七十二福地之一濂溪在府南十五里周敦頤嘗居此瀼溪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居此號瀼溪浪士

建昌府東界福建邵武府光澤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一名盱江一名建武麻姑山在府城西南十里道書三十六洞天之一名丹霞小有洞天麻姑於此山得道故名有麻姑壇唐顏眞卿有碑記盱水源出血木嶺流六十里爲盱水又二十里爲巴溪宋李覯字泰伯盱江人

撫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吳名臨川宋晏殊王安石臨川人陸九淵金谿人

臨江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閤皂山在府東六十里道書爲第三十三福地漢張天

師晉丁令威葛孝先嘗修煉于此山玉笥山在新淦縣南六十里道書爲第十七洞天第八福地相傳漢武帝時有玉笥降壇上因名

吉安府禹貢荊揚二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漢名廬陵又名螺川王山在泰和縣東八十里晉有王子瑤修煉於此道成仙去因名王山白鷺洲在泰和縣南惶恐灘在萬安縣西文天祥詩有此名宋歐陽修廬陵人劉安世安福人周必大廬陵人楊萬里吉水人文天祥廬陵人

瑞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唐名高安黃蘖山在新昌縣西一百里黃蘖禪師與唐宣宗微時同觀瀑布處康樂城在府城西一百九十里高安縣東北四里劉宋封謝靈運康樂城於此

袁州府西界湖廣長沙府醴陵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一名宜春洪陽洞在分宜縣

西一十五里相傳葛洪及晏陽所居南唐宋齊丘萬載人九華先生

贛州府東界福建汀州府長汀縣南界廣東韶州府翁源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贛以章貢二水得名接甌閩百粵之區介谿谷萬山之阻章水源出南安貢水源出汀州贛水章貢二水合而爲一故名金精山在寧都縣西北十五里張金華女麗英不肯嫁長沙王吳芮紿令鑿洞乘紫雲曰吾乃金星之精

南安府東界廣東韶州府仁化縣南界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吳楚地南扼交廣西距湖湘大庾嶺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南接南雄其上多梅又名梅嶺

湖廣古荊州地舊稱楚六千里疆土最廣

武昌府東界江西九江府瑞昌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夷王時地屬楚楚熊渠封其子

紅爲鄂王始名鄂一名鄂渚一名江夏一名武昌南抵五嶺北連襄漢襟帶江湖控扼吳楚黃鶴山在府城西南世傳仙人騎黃鶴過此因名有黃鶴樓在城西南隅赤壁山在府城東九十里卽周瑜焚曹操船處蘇軾指黃州赤鼻山爲赤壁非也鸚鵡洲在府城南跨城西大江中黃祖殺禰衡處崢嶸洲在武昌縣晉劉毅破桓玄處樊口在武昌縣西四里與西山相連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

夏汭水北曰汭江北之夏口名夏汭夏口城在府城西黃鵠山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夏口者夏水口也吳大帝孫權赤烏間自建業徙都武昌有宮殿遺址唐李邕江夏人仙人羅公遠鄂人

漢陽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大別山在府城東北漢江右禹貢內方至于大別卽此南北之交古今必爭之地郎官湖在府城中李白與尚書郎張謂泛沔湖改名郎官湖漢沔之水並存境內息夫人廟在桃花洞一名桃花夫人楚莊王滅息取夫人終年不言卽此陽臺廟楚襄王于陽臺山夢巫山神女宋玉作高唐賦卽此

襄陽府北界河南南陽府新野縣禹貢荊豫二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周爲穀鄧鄾盧羅鄀之地舜封堯子丹朱于房秦漢改爲房陵唐爲房州中宗廢居此峴山在府城南七里晉羊祜嘗登此山祜

歿襄人立碑過者墮淚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諸葛亮嘗隱於此鹿門山在府城東南三十里漢龐德公唐龐蘊孟浩然皮日休俱隱於此太岳太和山在均州南一百二十里舊名參上眞武居之改爲太和又名武當謂非眞武不足以當之也荊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卞和得璞玉處漢水襄水均水俱在境內檀溪在府城西四里昭烈騎的盧一躍而過此磨鍼澗在太和山北眞武過

老嫗磨鉄杵作鍼大悟處沉砰潭杜預沉砰處習家池在府城南八里山簡醉處解珮渚在府城西十里漢神女解珮贈鄭交甫處樊城鄧城穀城羅城鄢城鄀城俱在境內舂陵城在棗陽縣南三十里有白水鄉光武生此有故宅府治西北又有夫人城晉朱序守襄陽秦苻丕攻之序母韓氏率女婢築此城故名宜城出美酒杜甫襄陽人

德安府北界河南汝寧府信陽縣禹貢荆州之域

天文翼軫分野古雲夢地隨州春秋爲隨國隨縣有平林漢王莽時平林兵起與新市王匡等兵合即此新市在孝感縣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司馬相如曰楚有七澤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即此雲夢二澤名鄖子國春秋時國名蒲騷城在應城縣北三十里左傳莫敖屈瑕狃于蒲騷之役即此於菟鄉在雲夢縣北楚令尹子文生處黃香子瓊瓊孫琬江夏安陸人

黃州府東界直隷安慶府宿松縣北界河南汝寧府羅山縣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爲黃國楚徙邾君於此又名邾城黃岡麻城黃陂本漢西陵縣地一名齊安形連淮楚地控雲夢北控光蔡東峙灊皖赤壁山在府城西北漢川門外屹立江濱截然如壁而有赤色因名以爲曹操敗走處非是周瑜與操遇於赤壁在武昌樊口之上大江之南岸蘇軾誤也五祖山在黃梅縣東北三

十里即五祖弘忍大滿禪師道場四祖山在黃梅縣西北四十里即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一名破額山柳宗元有破額山前碧玉流句白龜渚在府城大江之側毛寶放龜武昌邾城之敗龜載之東岸獲免即此竹樓在府治西北城上宋郡守王禹偁建有記雪堂在府治東蘇軾謫黃以大雪中築堂成繪雪四壁故名木蘭廟在木蘭山下乃古木蘭女替父西征古樂府有木蘭詞後趙石勒時有麻

胡秋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雞鳴乃
息其女麻姑賢有卹民心假作雞鳴羣雞效聲血
工乃止父覺欲撻之女懼而遁入仙姑洞修道飛
昇有麻姑崖在羅田縣東八十里相傳仰姑飛昇
處
荆州府西界四川夔州府巫山縣禹貢荆州之域
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時爲楚郢都一名南郡一名
荆南江陵縣秦南郡之郢公安縣漢末以劉備爲

左公居此號公安石首監利二縣即漢南郡華容
縣地荆門州古當陽地夷陵州秦伐楚燒夷陵即
此歸州周爲夔子國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極湘
潭北據漢沔上流重鎮龍山在府城西北十五里
孟嘉落帽處紫蓋山在當陽縣南八十里道書爲
第三十三洞天黄牛山在夷陵州西九十里即黄
牛峽諺曰朝發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
故明月峽西陵峽俱在夷陵吳以步闡爲西陵督

即此白狗峽馬肝峽空舲峽俱在歸州當陽坂在
當陽縣北一百里曹操入荆州昭烈奔江南追及
于當陽長坂昭烈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拒
後即此渚宮在江陵故城東南楚建仲宣樓在荆
門州即當陽縣城樓漢王粲登此樓作賦章華臺
在府境有二一在府城外沙市一在監利縣東北
皆傳以爲楚靈王築在監利者又名三休臺放鷹
臺在荆門州北一百二十里楚昭王放鷹之所黄

陵廟在夷陵州西黄牛峽相傳廟神嘗佐禹治水
有功屈原有姊名女嬃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
寛因名其地曰姊歸今歸州舊名姊歸昭君村在
歸州東北四十里昭君生此息壤在府境山海經
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伍員楚監利人申包胥
郢人屈原宋玉俱郢人老萊子楚人庾信楚人岑
文本江陵人唐介江陵人陸法和隱于江陵百里
洲敗任約破侯景有道術異人

岳州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秦爲長沙郡地劉宋爲巴陵宋爲岳陽左洞庭右彭蠡沅湘衡岳接其前漢沔荊峴帶其後君山在府城西南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盖堯女湘君嘗居之故名道書爲第十一福地天岳山一名幕阜山在平江縣北九十里夏禹治水至此道書爲二十五洞天山有紫陽觀太浮山在澧州西南一百

三十五里跨石門武陵桃源三縣相傳浮丘子學道浴丹之所巴丘山在府城南亦名巴蛇塚羿屠巴蛇于洞庭積骨爲丘故名酒香山在君山山上有美酒飲者即爲仙漢武帝得此酒爲東方朔竊飲即此每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不得其處洞庭湖在府城西南沅漸辰敘酉澧瀟湘九水皆合於此故又名九江青草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爲一水涸則此湖先乾

青草生焉故名柳毅井在君山又有柳毅祠唐邁龍女傳書即此岳陽樓在府治西南即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呂仙三醉于此范仲淹有記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祠舜二妃者與君山廟爲二處與黃牛峽黃陵廟又不同

長沙府東界江西袁州府宜春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又名湘東又名三湘南以五嶺爲限北以洞庭爲界鵞羊山在府城北二十里成少

卿升仙之所仙壇丹臺在焉七十二福地之一洞陽山在瀏陽縣西北六十里即道書爲第二十四洞天唐孫思邈煉丹於此小潙山在醴陵縣東二十里即第十三洞天章仙山在醴陵縣東北七十里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臧真人得道之所西漢賈誼爲長沙王太傅

寶慶府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秦屬長沙郡漢屬零陵郡三國吳置邵陵郡接九疑之形勝

控三湘之上游呂仙遺跡在府城中朱買宗爽倅郡呂仙自稱回處士來磨鏡留詩而去

衡州府南界廣東廣州府連州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漢初屬長沙國又分屬桂陽郡一名湘東一名衡陽一名衡山襟帶湖湘控引交廣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岳之一是爲南岳衡字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山有峋嶁峰有玉牒禹案其文以治水祝融峰位直離宮以配

火德乃祝融君游息之所道書爲第二十四福地朱陵洞道書第三洞天唐李泌遇懶殘於衡岳寺杜甫游衡山卒于來陽縣峋嶁峰又有禹碑禹治水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晉南岳夫人魏華存於此山得道冲舉

常德府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商周時爲蠻蛋所居又名武陵左包洞庭之險右控五溪之要綠蘿山在桃源縣南十五里道書爲第四十二福地桃源山在桃源縣南二十里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晉太元中武陵人曾入桃源遇避秦人後劉子驥聞而欣然欲往未果病終陶潜作記有詩或云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鼎口水在龍陽縣東北昔有神鼎出其間朱攺朗州爲鼎州葉少蘊述桃花源今在鼎州以此丹砂井在臨沅縣人飲井水世代壽考見抱朴子舜時善卷武陵人善

德山以此得名屈原楚人黃歇黔中人黔中秦郡名朗州刺史李翱參藥山師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遂贈以詩曰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朗州唐州名

辰州府西界貴州鎮遠府禹貢荆州之地天文翼軫分野本古蠻夷地一名沅陵一名盧溪一名酉陽地連溪峒俗雜巴渝好鬼信巫刀耕火種大酉

山在府城西北四十里道書爲第二十六大酉華妙洞天小酉山在府城西北五十里山下有石穴其中舊有書千卷相傳避秦者隱此酉水沅水辰水並在境内水經云武陵有五溪古龍標城在沅州城南五十里唐王昌齡左遷龍標縣尉李白送之以詩聞道龍標過五溪卽此段文昌了成式宦遊至辰著酉陽雜俎

永州府西界廣西桂林府全州南界廣西平樂府

富川縣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春秋戰國爲楚南境漢名零陵晉名營陽南接九疑北連衡岳控制百越聯帶三湘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九峰相似望而疑之故名舜南巡嘗登此山上有舜廟斑竹岩在道州南五十里舜葬九疑二妃從至此以手拭淚痕杝竹遂成斑竹今名湘妃竹湘江在府城北十里源出廣西興安縣陽海山流經郡界至湘口與瀟水合水至淸十丈見底舜二妃因從舜至此死爲湘水之神瀟水在府城外源出九疑山南流至三江口東北與沲水合又東北流至湘口會于河愚溪在府城西一里舊名冉溪柳宗元改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浯溪在祁陽縣南五里流入湘江唐元結自道州歸愛其山水因家焉濂溪在道州西二十里周敦頤所居鈷鉧潭在西山之西冉水南奔流至此潭柳宗元有記七泉在道州東元結自稱漫郎故七泉有

一名漫泉帝舜陵在九疑山司馬遷云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疑有庳墟在零陵縣窮崖絕徼舜封象處息壤在府城南龍興寺東北阪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鵰吻色若青石不可夷鏟鏟者卽死甘茂盟息壤卽此元結爲道州刺史人稱元道州柳宗元謫永州司馬品題永之山水

沔陽州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漢爲江夏

之竟陵縣地唐詩竟陵煙月似吳天雲夢二澤在州城東漢有雲杜縣屬江夏郡在竟陵縣西北唐陸羽竟陵人著茶經

安陸州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漢爲雲杜縣一名郢中構木山在州城東楚武王伐隨出師心蕩至構木而卒即此漢江在州治西上至襄陽七百里下至沔陽七百里自此經石城西南至沔陽漢陽入于江白雪樓在州治石城西下臨漢江

宋玉對楚襄王郢中歌陽春白雪即此蘭臺在州治東楚王與宋玉遊於蘭臺清風颯然而至王披襟當之玉作風賦即此

靖州西界貴州黎平府南界廣西柳州府融縣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秦爲黔中郡地漢武帝時屬牂牁郡湖南邊鄙溪峒險阻靖州志牂牁武溪之間荆楚西南百蠻衿喉之地辰沅寶武之藩籬

郴州東界江西吉安府龍泉縣南界廣東韶州府乳源縣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楚長沙屬地項羽徙義帝都郴即此漢初于郴置桂陽郡又名郴江以郴江水而名引衡岳而帶九疑扼交廣而控湖湘靈壽山在州城南二十里出靈壽木可爲杖漢平帝以賜孔光蘇耽郴人道成别母仙去後嘗乘白鶴來止郡城樓上

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禹貢荆梁二州之域天文

翼軫分野春秋爲巴國之界秦屬黔中竹王祠在衛城東南即夜郎侯祠也女子得嬰兒于水濱三節竹中養之長而材武自立爲夜郎王以竹爲姓名爲竹王施州本夜郎牂牁地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古蠻夷地秦屬黔中唐名靈溪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禹貢荆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蠻夷之俗短裙椎髻花衣帶刀漁獵淫祀刀

晰火種

福建古閩越地

福州府北界浙江温州府平陽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漢初封無諸爲閩越王都此秦名閩中晉名晉安唐名長樂東帶滄溟南望交廣北睨淮浙閩中八郡延建汀邵號上四郡其地溪山險阻福泉漳興號下四郡其地坦夷九仙山在府城東南隅世傳何氏兄弟九人於此登仙故名又

九域志越王無諸重九日嘗宴於此大石尊尚在山上烏石山在府城西南隅與九仙山對峙越王山在府城内北隅卽越王無諸舊城丁戊山在府城東霍童山在寧德縣北七十里神仙霍童所居洞天記所謂霍林洞天是也大姥山在福寧縣東北望海堯時有老毋以染藍爲業得九轉神丹乘九色龍而仙去漢武帝名曰大姥山閩王封爲西岳螺江在府城西北三十里閩人謝端得一大螺如斗螺中出一美姝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遣我爲君具食今去留殼與君端用以居糧其米常滿故名

泉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一名清源一名温陵近接三吳遠連二廣清源在泉山之巓有上下二洞上洞名純陽後有石室宋裴道人仙蛻之所號蛻骨岩下洞名紫澤有蔡如金眞人洞金粟洞在紫帽山之陰相傳唐元德眞人鄭文叔居

之時泉人有客洛陽者遇一羽衣寄書與文叔既歸授書遺以粟米八升還家視之金粟也宋寧宗御書金粟之洞四字刻石晉江在晉江縣治南晉南渡衣冠士族避地者多沿江以居故名洛陽江在晉江縣南二十里發源惠安縣至此入海唐宣宗嘗微行覽山川勝槩有類吾洛陽之語因名江上有洛陽橋一名萬安橋宋郡守蔡襄建建橋時爲海神佑助其事大奇襄自有記唐泰系會稽人

天寶末避亂客南安縣隱于九日山改爲高士峯

建寧府北界江西廣信府上饒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女分野吳名建安又名建溪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道書爲第十六洞天列仙傳籛鏗二子名武夷居此因名有武夷君宴曾孫於控鶴仙人事爲七閩羣山之冠洞宮山在政和縣東南道家爲第三十七福地相傳古有魏虞二眞人於此成道因號魏虞洞天朱熹本婺源人父松爲九溪

尉松之熹年十四依劉子羽寓居崇安又徙建陽胡安國安國弟子寅季子宏俱崇安人蔡元定建陽人眞德秀浦城人白玉蟾瓊州人嘗栖武夷山

延平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又名劍浦劍津在南平縣治東建寧邵武二水合流之所晉雷煥得二劍于豐城以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死失劍所在其後煥子佩劍渡延平津劍躍入水化爲二龍去故名宋楊時將樂人羅從彥劍浦人李侗劍浦人

汀州府西界江西贛州府瑞金縣南界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

興化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一名莆陽壺公山在府城南二十里昔有人遇老翁於此忽見宮闕似非人間翁曰此壺中日月也因名木蘭山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下有木蘭陂九仙山在仙游縣東北四十五里世傳何氏兄弟九人於此

得仙山下有湖九人各乘一鯉魚冲舉故名九鯉湖湖之右有九仙宮後人於此禱夢其著靈異蔡襄仙遊人至今有祭端明故居襄官至端明殿學士人因稱之

邵武府西界江西建昌府新城縣北界江西廣信府鉛山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一名昭武一名樵川七臺山在府城東南一百里跨汀延邵三郡上有七臺越王臺在府城西越王無諸遊

獵之所宋李綱卻武人謚忠定府城外有李忠定
祠

漳州府南界廣東潮州府潮陽縣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牛女分野一名清漳

廣東古百越地

廣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春秋爲南
越地秦置南海郡後趙佗據其地漢武帝時討平
之復爲南海郡又云交州又云番禺又云羊城地

總百越山連五嶺浮丘山在府城西四十里傳爲
浮丘丈人得道之地浮丘即羅山朱明之門戶先
在水中若浮丘然故名白雲山在府城北二十里
嘗有白雲覆其上相傳爲安期生飛昇之地番山
禺山在府城內番山在南禺山在北崖山在新會
縣南八十里海中宋末帝昺駐蹕於此爲元將所
逼丞相陸秀夫朝服抱帝赴海死羅浮山在增城
博羅二縣之境羅山浮山兩山相合而得名零丁
洋在香山縣東一百七十里文天祥詩及之達磨
井在府城中達磨給民下有黃金鑿井而得甘泉
蓋有道者之權教非誑語也貪泉源出府西二十
里即晉吳隱之飲而作詩處也鮑姑井在府城內
晉鮑靚女葛洪妻汲水處安期井在府城北十五
里碧虛觀前慈元殿宋帝昺作于崖山以奉其母
楊太后五羊城在南海縣趙佗城在府城西

韶州府北界湖廣郴州桂陽縣界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牛女分野一名始興一名韶陽脣齒江湘咽
喉交廣韶石山在府城東北八十里相傳舜南巡
登此山石上奏樂因名韶州之得名亦以此仙人
石室在樂昌縣西五里即七十二福地之一唐張
九齡曲江人府城南有張文獻公祠府城北有張
九齡墓唐盧能新州人傳法于黃梅五祖忍大師
衣鉢在廣州法性寺號六祖

南雄府東界江西贛州府信豐縣北界江西南安

府大庾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一名凌江一名保昌大庾嶺在府城北八十里以嶺多梅故又名梅嶺張九齡開路與江西南安府接

惠州府北界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女分野一名龍川一名海豐一名博羅羅浮山在博羅縣西北三十里與增城接乃道書十大洞天之一昔有一山浮海而來傅于羅山合而爲一故曰羅浮唐軒轅集博羅人隱居羅浮山

潮州府北界福建汀州府上杭縣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牽牛分野唐名潮陽鱷溪在府城東有鱷魚爲害刺史韓愈爲文驅之鱷徙六十里韓文公廟舊在金山蘇軾有碑文

肇慶府西界廣西梧州府蒼梧縣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古百粵地又名端州火明水耨椎髻跣足以雞骨占吉凶以巫鬼當醫藥石室山在府城北六里南北有二門號爲神仙下都唐李邕作記鐫石六祖故居在新興縣縣東南有夏院乃六祖禁足之地

高州府北界廣西梧州府岑溪縣古越地天文牛女分野漢爲合浦郡地三國吳爲高涼郡山在府城東上有仙坡相傳晉永嘉中羽士潘茂名嘗于此采藥煉丹茂名縣以此得名高凉山在電白縣西四十里羣山森然盛夏如秋故名郡名亦以此

廉州府西界廣西上思州北界廣西南寧府橫州

古南越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爲象郡地漢爲合浦郡吳爲珠官郡唐貞觀中改爲廉州因郡有大廉洞故名瀕海而郡鑿山爲城地無耕稼所資珠璣珠母海在府城東南八十里巨海中即古合浦也廉江在府城北三十里即合浦江欽江在欽州東源發洪牙山南入于海分茅嶺在欽州西南三百六十里漢馬援征交阯立銅柱其下與之分界

雷州府古越地天文牛女分野一名雷陽地在炎

荒海通閩浙雷公廟在府城西南八里昔鄉人嘗
造雷鼓雷車置廟中爲雷神取去
瓊州府古粵地天文牛女分野漢名珠厓唐名瓊
山又名瓊臺郡在大海之中宋蘇軾任伯雨李綱
趙鼎胡銓並謫居於此海中四州瓊崖儋萬隔絕
中州炎荒僻壤也
廣西古百粵地漢爲荊交二州地
桂林府東界湖廣永州府道州北界湖廣寶慶府

武岡州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翼軫分野戰國時爲
楚粵之交秦名桂林吳名始安又名八桂東控嶺
海右扼蠻荒桂山在府治東北獨秀山宋始安太
守顏延之讀書其中伏波山在府治東北有馬伏
波試劍石湘灕二江源出海陽山流五里分爲二
南爲灕水又名桂江漢討南越戈船下瀨將軍出
零陵下灕水即此行二百里合癸水至府城下合
相思江入梧州界北爲湘水宋范成大云桂山之

奇宜爲天下第一千峰旁無延緣平地嶄然特立
王笋瑤簪森列無際其怪且多如此誠爲天下第
一峰巒岩洞甚多今不悉載
柳州府古百粵地天文翼軫分野漢屬鬱林郡陳
名象郡唐名龍城表裏類嶠控扼黔洞横榔爲咽
鷄骨占年緝麻不蠶屋必架板眞仙岩在融縣東
五里仰視高遠青白錯雜靈壽溪貫串中出玲瓏
清徹如環珮聲中有白石巍然如天尊象名老君

洞宋咸平中改爲眞仙岩須太宗御書百二十軸
藏于內張孝祥磨崖大書天下第一眞仙之岩柳
江在府城南門外一名潯水源出懷遠縣流經象
州至廣州界入海柳宗元于江上種柳作詩柳州
之得名以此水大藤峽水在武宣縣東源出潯州
羅池在府城東柳宗元有祠名羅池廟宗元與人
言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明年吾將死
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

辛卯神降于州之後堂州人爲立廟羅池廟成大
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
亦靈矣語出韓愈碑文
慶遠府古百粤地天文翼軫分野漢爲交阯日南
二郡唐詩淚盡日南珠即此一名龍水一名宜陽
黄庭堅謫宜州卒
平樂府東界廣東廣州府連山縣禹貢荊州之域
天文翼軫分野古百粤地一名昭潭居蒼梧始安

之間清湘九疑犬牙相入靜梧灘瀧至此中分臨
賀嶺在賀縣境即五嶺之一秦南有五嶺大庾始
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昭潭岡在府城東二
里昭州以此得名灕江在府城南平樂溪在府城
東二里流至昭潭合灕江平樂縣以此得名
梧州府東界廣東肇慶府封川縣南界廣東高州
府信宜縣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古百粤
地一名蒼梧地總百粤山連五嶺火山在府城南

隔江二里山上有光如火每三五夜一見正對東
門外一里冰井水甚甘冽元結留飲之作潄泉銘
都嶠山在容縣南二十里道書爲第二十洞天勾
漏山在北流縣東北十五里岩穴勾曲穿漏故名
山有寶圭洞即道書第二十二洞天葛洪求爲勾
漏令煉丹即此楊妃井在容縣西唐楊貴妃嘗飲
此水楊妃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
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將楊玄琰爲長史

又從康求爲女携歸京師進入壽王宮玄宗召爲
貴妃緑珠井在博白縣西雙角山下梁氏女有美
姿容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珠三斛買之梁氏之
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誕美女山下有一水流合
容江人亦呼爲緑珠江宋秦觀貶雷州放還卒于
藤州今藤縣以藤江得名
潯州府古百粤地天文翼軫分野秦爲桂林郡地
漢屬鬱林蒼梧二郡梁名桂平唐名潯江白石山

在府城南六十里有岩洞即道書第二十一洞天通容縣勾漏洞葛洪往來其間三國陸績爲吳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南寧府南界廣東廉州府欽州禹貢揚州之西南境天文翼軫分野百粵地晉名晉興唐名朗寧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栁宗元記云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

百里云云崑崙關在府城東崑崙山宋狄青破儂智高於此

太平府東界交趾古南粵地漢屬交趾郡晉以來夷獠居之唐爲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地號麗江

田州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

思明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思恩軍民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鎮安府古北粵地漢屬交趾郡泗城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利州古百粵地奉議州古百粵地向武州古百粵地都康州古百粵地龍州古百粵地江州古百粵地思陵州古百粵地上林長官司安隆長官司古百粵地已上並西南夷荒服羈縻而已

雲南古梁州之南境爲炎徼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至我朝始入版圖

雲南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周以前爲徼外西南夷僰鳩獠僄粿毒獁號烏蠻所居地楚莊蹻略地西至滇池因王其地號滇國漢武帝遣將臨滇滇王舉國降遂置益州郡一名滇國一名滇池接吐蕃際黔巫不軌而驕善用矛劍椎髻編髮勇捷好鬬此自舊俗今漸趨聲名文物矣碧雞山在府城西南三十里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遣王褒往祀至蜀而卒滇

池在府城南一名昆明池合盤龍江黃龍溪水滙爲此池漢武帝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卽此諸葛營在宜良縣南小石嶺諸葛亮南平孟獲嘗營於此又有諸葛碑

大理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哀牢夷唐開元間號爲南詔點蒼山在府城西高千餘仭有峰十九蒼翠如玉西洱海在府城東古葉榆河也源自鄧州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滙于此形如

人耳

臨安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句町國漢爲牂牁郡一名通江一名建水一名秀山北抵澂江西連楚雄南隣交趾爲雲南極邊

楚雄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一名威楚

澂江府東界廣西府彌勒州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西南夷

蒙化府古西南夷地

景東府古柘南也唐時蒙氏爲銀生府舊爲濮落雜蠻所居元討平之隷威楚荒僻之地不通漢書惟用緬字

廣南府東界廣西泗城州西界廣西府維摩州儂智高之裔居此

廣西府禹貢梁州之界古滇國東南境東瞰廣西南拒交趾

鎭沅府古西南極邊地

永寧府東界四川行都司鹽井衛地接吐蕃

順寧府本蒲蠻地名慶甸

曲靖軍民府南界廣西府北界四川烏撒軍民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

姚安軍民府本滇國地

鶴慶軍民府東漢爲永昌郡西北境

武定軍民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古滇國地

尋甸軍民府古滇國地昔爨刺蠻居此
麗江軍民府禹貢梁州之界天文井鬼分野漢爲
越嶲益州二郡地
元江軍民府古西南夷極邊之境
北勝州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始開其地蒙氏名
其地曰善巨馬龍他郎甸長官司者樂甸長官司
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並蠻夷地金齒軍民指揮
使司禹貢梁州西南徼外地古哀牢國金齒繡面

此蠻俗也以金裹兩齒曰金齒刺文其面曰繡面
後諸軍民府司並諸蠻之地總之所謂西南夷也
禹貢所不載先王所不臣而今並入我版圖奉我
正朔　本朝之威德遠矣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貴州宣慰使司西界四
川烏撒軍民府南界廣西泗城州北界四川播州
宣慰司禹貢荊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本
西南夷地雲南之西四川之南廣西貴州俱西南

夷俱可稱牂牁夜郎烏蠻等名夜郎國實在四川
瀘州南播州貴州東阻五溪西距盤江蜀西藩屏
滇南門戶思州府東界湖廣辰州府沅州楚爲黔
中地地連溪洞俗染蠻夷刻木爲契祭鬼弭災雞
卜尾卦以占吉凶思南府西界四川播州宣慰司
北界四川涪州彭水縣禹貢荊州荒裔舊屬黔中
牂牁要路蠻獠雜居言語各異鎮遠府禹貢荊州
南境沿邊溪洞習俗質野石阡府西界四川播州

餘慶長官司禹貢荊州南裔刻木爲記不事文墨
銅仁府北界四川邑梅長官司禹貢荊州南裔天
文星分野古溪蠻地東連麻陽西接思南北控苗
蠻南抵思州黎平府東界湖廣靖州南界廣西柳
州府羅城縣北界湖廣辰州府沅州禹貢荊州荒
裔天文翼軫之餘地在夜郎之旁漢屬牂牁郡普
安州西界雲南平夷衛南界雲南廣南衛北界貴
州宣慰司禹貢梁州界天文井鬼分野古夜郎地

又名牂牁永寧州南界廣西泗城古荒服地有關索嶺鎮寧州古荒服地安順州古荒服地巳下安撫軍民諸司並荒服地皆所謂西南夷也

夫古今之所以欲知輿圖形勝者大要不過四端帝王定鼎也英雄經略也將士戰陳也高逸棲隱也帝王定鼎欲據形勝占王氣扼險要制萬國立子孫萬世不拔之基至重且大也周都洛邑天地之中陰陽之交會道里之適均王畿攸同篚篚輻

輳信王者之都也然議者以爲洛邑廣衍無名山大川之限四面受敵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故漢婁敬說高祖從洛陽徙都關中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左殽函右隴蜀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豈惟婁敬張良亦言之當時持別議者又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安在其爲金城天府此亦似有理哉其後符姚都秦秦之山川險要非有改於昔也而皆不如漢之長久推斯以譚帝王之保世永業或者有不盡由于定鼎者耶漢唐都關中當時土風物產盛於西北江淮吳越尚屬邊夷故都秦雍爲便乃今則雍州瘠荒無復往時長安之盛而東南風氣日開生齒日繁貨產聚于江海財賦甲於天下若都關中則僻在西陲地阻關隴東南遼遠運道不通吾未見其便也建康王者之都昔人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鬱葱

王氣自秦時鑿之厭之亦東南一大都會然僻在江左難以經營中原六代偏安皆不能混一天下是則然矣而我　太祖實自金陵混一區宇則知六朝之偏安良由人主之無遠略非地形限之也北平雖稱天險世淪胡虜俗染腥羶若非我　成祖始封於燕萬年定鼎未必決于此地自　成祖徙都都城雄堅　皇居壯麗北控沙漠南帶青徐山川增奇基業永固烈矣盛矣然愚竊以爲邊界

堡塞窯邇虜庭胡騎長驅朝發夕抵居近虎穴地隣龍湫當其全盛虜貢市納欵不敢生心萬一奸謀叵測能無剥床蕭牆之憂乎大都帝王有道綱紀修明威令宣布則雖奮迹徒步不階尺土可以肇造鴻基僻處遐陬全無形勢可以彈壓疆宇不然揭竿斬木可摧殽函攀樹緣崖可度蜀道險不足恃也歴代帝王其祖宗以徒手取天下而其子孫往往以天下輸他人古云在德不在險盡之矣

英雄經略昔吳王夫差擁吳都茂苑之盛擅江海魚鹽之饒控水犀魚腸之利統艅艎舳艫之師國富兵強雄視天下越王句踐敗亡之餘僅存殘喘甲楯五千棲於會稽此其大小強弱之形相去何如也卒之夫差以奢淫亡吳句踐以憂勤覇越兵力果足恃乎秦始皇仗雍州形勢併吞六國統一四海自謂千萬世無窮之業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沙丘之骨猶未寒也項羽獨據徐沛江淮東南要地置沛公於西蜀限以巴江阻以棧道西楚霸王之業屹於泰山而四維之矣然而蜀兵一起還定三秦席捲天下漢龍興而楚猴滅何其反掌也吳王濞當天下精兵處采山爲銅煮海爲鹽享國富饒連合七國其鋒不可當亞夫奮臂一呼諸國散走奚翅發蒙振槁哉乃若熊繹之開楚也栢翳之啓秦也泰伯之肇吳也諸葛之治蜀也竇融之保河西也劉虞之撫幽州也王猛之理苻秦也張軌

之據西涼也李雄之君蜀漢也公孫之守遼東也錢鏐之總吳越也皆斬荆棘披草露立綱紀布恩信化良涂爲樂土易弱邦爲彊國功伐被於當時聲名垂於後世豪傑經營何擇於地乎開天闢地疆理九州其最大者莫如神禹四乘所至無遐不到無危不涉無幽不探無險不搰山川郡國輿圖扼塞悉了了而羅之胸中作爲禹貢一書犁然指掌豪傑有志經略烏可不考鏡地形土風括其梗

桀也大抵西北風土頑厚其人物敦大而淳朴東南風土清弱其人物韶秀而輕俊此其大略也秦晉雄險其人壯悍燕趙疆大其人慷慨豨膂龐厚其人椎樸河洛中土其人冲和巴蜀深阻其人峭利江淮澎湃其人僄悍徐沛戰塲其人剛猛荊楚廣腴其人迅快三吳秀潤其人華浮越閩吳風其人近靡豫章瘠土其人儉陋七閩饒沃其人脉柔交廣炎州其人漫散滇南遼遠其人閑適貴竹僻

絕其人質野盖土風從古如此乃近代以來地氣稍變燕齊秦晉之間向稱龐厚近則朴漸趨華拙漸趨巧脂韋妙捷有東南人不能窺其藩籬者而東南閒或有直戇西北風又不可以執一論也晉之平陽蒲坂秦之雍岐經堯舜后稷公劉之後今不復見有帝王先聖風而咸陽渭水亦無復秦漢舊時富盛洛邑天地之中今其人民亦不見冲和秀雅獨以椎勝耳豨膂仲尼之鄉文學其天性然

太史公嘗言之今何寥寥也燕趙自荊卿高漸離後多慷慨悲歌士近亦無有而吳越在商周時號爲斷髮文身蠻荒之地不與中國冠帶之盟會今詩書文學遂以彬彬秀甲天下特嫌其文勝而稍不實耳閩楚文學頃亦有吳越風殊不似當時所稱蠻俗固知風氣有時而開習俗有時而變也沛碭徐淮間丁　國家承平久不用兵其人不習戰鬭勇悍沉鷙之氣亦減而浙自嘉靖時被倭患慘

酷士卒稍稍練習武事今遂稱浙兵吳從倪瓚顧瑛文徵明祝允明以來詩畵器玩清雅風調甚盛閩自考亭豫章自新建過化士大夫往往好譚理學乃知前人風烈近則漸摩遠則湮散自然之勢也善爲治者因勢而利導之故風土不可不知也將士戰爭必相地形險易某處平衍可以布陣成列某處深阻可以藏機設伏某處高阜可據成建瓴之勢某處雄壯可守立堅壁之形某處爲首尾

當乘要害以制敵人某處爲腹背須置奇兵以防衝突某水通某川可以順流可以決灌某路達某地可以潛度可以直抵某處之人長於某技勿以我短而犯其長某處之人短於某技宜以我長而挫其短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言兵以地殊也鼂錯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

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饑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鬬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言技以俗別也陸戰之能南人不如北人故王玄謨敗於滑臺水戰之利北人不如南人故曹操困於赤壁三面可守一面制人故秦人卒併六國出可乘勝入可阻險故漢高昭烈卒成帝基不徑入關而先據陳畱就積粟酈生所以佐王業將渡河津而略南陽

下宛郡張良所以開帝基西築甬道屬大河以拒楚軍東屯鞏洛守敖倉以示形勢四百年炎祚規模宏遠矣陳餘不阻井陘之險故韓信得斬餘於泜水吳王不守武關之隘故亞夫得破吳於殽澠陳豨不據邯鄲阻漳水故軍敗代地英布不取吳楚併齊魯故困蘄西蜀漢不塞陰平之門故後主降於鄧艾梁人不守釆石之渡故武帝困於侯景戰陣之在先據地形也尚矣是以蕭何甫入關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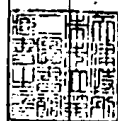
首收圖籍知天下戶口阨塞識先衆人功高諸將以此也高逸棲隱或不受國君之徵聘養志山林或脫迹塵世之浮榮專修性命或借山川之映發抒文藻而品題故大禹有山海經周人有越絕書酈道元有水經東方朔有十洲記漢人有三輔黃圖王子年有五山記周處有風土記王存有九域志杜光庭有洞天福地記真誥有金壇林屋記盛弘之有荆州記常璩有華陽國志徐靈期有南嶽

記程大昌有雍錄近世有方輿勝覽一統志名山記由赤縣神州以及大荒之外考究載錄之詳矣一丘一壑石隱終身者足跡不必徧九州居室不必託五岳昔人譏支道林云不聞巢由買山而隱是也然無論名山洞府通都大邑遐陬僻壤但有聖賢豪傑名人高士孕育棲託者故宅舊蹟往往歷千百世不可磨滅而古今鴻章佳什勒石摹崖流輝山川照耀天地者亦若爲神靈呵護垂之無

窮一瓢一笠蹤跡所寄不過名山片石耳而後人必指之曰某山某高士之所棲隱也某山某名賢之所經遊也某山某文人之所題品也而栖眞修道飡霞絕粒之人亦多擇洞天福地而居之抱朴子謂小山僻地乃妖邪所憑恒妬人成道而思嬈害之惟名山洞府正神掌治好助善人護法衛道故修道者所宜隱處洪崖居西山匡俗居廬阜廣成居崆峒浮丘子晉居嵩高馬明生居東岳龍威

丈人居洞庭魏王子騫居武夷眞武居太和司馬季主居委羽張輔漢居皂閣皇初平居金華王瑋玄居林屋羨門子居蒙山沈文泰居九疑周義山居金庭王褒居陽洛何侯居蒼梧王遙居馬跡葛由居綏山平仲節居括蒼茅眞陶都水居句曲王子年居倒獸劉綱居四明許遠遊居懸霤蕭子雲居玉笥孫登居蘇門徐靈期居衡山單道開居句稚川軒轅集居羅浮孫思邈居峨眉侯道華居中條

羅公遠居青城閭丘方遠居大滌鍾離雲房居終南張紫陽居王屋陳圖南居華山至人成道度世皆有勝地神明相之上帝命之亦緣也數也夫建都也經略也戰陣也在世之事也棲隱也出世之事也之四者皆有資於輿圖輿圖烏可不研討也蕭相國之收圖籍專爲治世用王子年之記五山東方朔之記十洲陶弘景之記金壇林屋杜光庭之記洞天福地專爲出世資合而言之者不佞也

夫出世而或抱治世之略在世而存出世之心如是而後至人其幾乎

鴻苞　卷之五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淵校

大臣著龜

大臣之道懸鑑持衡適於中和而不偏偏則爲害惟虛明之人辨焉天下國家之事有當朦朧者有當分明者有當調停者有當决裂者有當簡靜者

有當振刷者有當柔和者有當剛嚴者有當圓轉者有當執持者有當深沉者有當開朗者有當廣愛者有當公廉者有當學古者有當通方者當朦朧而不朦朧是爲苛察當分明而不分明是爲模稜當調停而不調停是爲過激當决裂而不决裂是爲無斷當簡靜而不簡靜是爲生事當振刷而不振刷是爲頹廢當柔和而不柔和恐傷暴戾當剛嚴而不剛嚴易涉選耎當圓轉而不圓轉未免

執拗當執持而不執持必至詭隨器不深沉則病於佻淺中不開朗則苦其艱深不廣愛則物不蒙福不公廉則人希私門學不知古則無以法先王所創立疎陋而不典才不通方則無以達時務所擘畫膠固而難行夫大臣之道若斯之純且備也則其任豈恒人庸品之所能勝哉諺云不啞不聾做不得家翁又云宰相鼻吸三斗醋祭見淵魚黑白太別非大臣體物情不附是故若愚若拙若喑

若訥忘恩讐混人我無露巳之精神無發人之私隱謗我不怒譽我不喜沉光埋照故曰朦朧大臣居銓衡之地司甄別之權而模稜持兩端何以定國是必也分忠邪辨善惡某忠賢當進某邪佞當退某事善某事惡某言之當某言之不當如此則合國是如此則違公議明目張膽不辭勞怨使盈庭聚訟者不得混淆臧否故曰分明國家有疑難重大猝急之事或廟謨邊事或吏治民瘼或盜賊

竊發或朋黨排擠大臣從中砥柱兀立不激不隨從容和解必得當而後養千百年和平之福故曰柔和如周公奭公以忠厚立國焉然或一於柔和則委靡遝爽釀成頹廢則正色端範獨持風裁泰山壁立人莫得而狎近故曰剛嚴始謀非而後策是則舍前從後巳見失而人言得則舍巳從人不執成心不護巳短惟其是而巳從如轉圜故曰圓轉破狐疑之心去不斷之意吾所執者是萬夫不

奪也故曰執持喜怒不形震憾不動汪汪千頃莫得涯涘是大臣之器也故曰深沉不藏町畦不設城府洞達光明青天皦日故曰開朗口誦萬卷腹絓千古明先王熟典故以文章潤鴻業以禮樂佐太平故曰學古知人情識時務不師心戾俗不泥古妨今無墮腐儒迂曲之見故曰通方愛黔首惜人才弁包兼容與天地同量故曰廣愛杜私門絕請託苞苴不行門庭如水故曰公廉要其根本之

地在巳一時動於意氣攘臂奮袂取快目前恐事不妥更生他變必也如調絃和羮不急不緩不甘不苦故曰調停或事機貴矜應物情有牽制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灼見機宜扳劍折矢討在必行私昵不能牽羣議不能搖利害不能奪故曰決裂國家以無事爲福好名喜功生事滋擾亡曰誰任其咎尊清靜之風守畫一之法與國家相安於無事故曰簡靜或大利當興或大害當除風靡

俗頹法敝人玩勢必當一飭治而因循荒宴吾身享逸樂勞苦以待後人天下事日以大壞必也厲精努力而爲之葦弊竇塞禍源以貽後來者無窮之利故曰振刷陽春肅殺雖曰並行乃肅殺所以濟其陽春此天道也肅殺之氣太盛則陽和駘宕無由發洩此申韓之所以禍天下也體好生布元氣爲國家秉精誠存莊敬正心慎獨是後世大臣著龜也

明目達聰

人主生於璇房瑤席長於宮嬪貂璫日習珠璣耳厭歌吹其於生民利病之故國祚安危之幾是非邪正忠佞善惡之介何由而知側身虛己明目達聰所以廣采納而防壅蔽古帝王臨御尊嚴恭默與後世同而延接采訪無論在廷在外小大臣工即封人田父工瞽芻蕘皆得親至人主之前有所陳說人主亦爲溫顏降色而聽之故事幾之隱微

閭閻之疾苦姦佞之盤據忠賢之伏藏皆得洞見悉聞至尊之與萬國精神血脈常流通而無所壅閼此君德聖明而國運昌熾有繇也至秦李斯趙高欲蔽主專權恣行胸臆乃欺紿二世令人臣罕得見其面以爲尊貴惟日居深宮爲淫樂而已國勢土崩盜賊蜂起天下危亡在旦夕上不知而下莫以告斯高壅蔽二世甘愚作鑒萬古後世乃不惟二帝三王之師而尊君卑臣多襲秦舊上下懸

隔內外睽絕厲階爲梗久而沿習莫可如何余觀創業英主生長民間身經百鍊人情世故何所不曉至踐祚臨下又日與臣民親接所以立法創制詧休戚之本洞治亂之源師古宜今永垂鴻範後王承統漸以驕盈而近侍小人喜於自便稍立尊貴之體峻上下之防然漢唐宋間猶未甚隔絕小臣庶僚亦得與人主竟日面談盡吐胸臆如漢文帝愼夫人與后同坐袁盎引卻其座諫文帝唐玄宗時縣令皆得燕見問以理人策韋濟具對詞理甚善從臣向子諲奏事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潘默成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茀舉此三事其時君臣相與親狎尚爾藹然近世相距益遠人主臨朝君臣只尺邈若山河即近侍進講撥拾老儒庸熟數語背記面誦以塞故事此外不復敢設獻替一言講畢而退率以爲常而羣臣所入章奏又多忌諱莫

有盡言者下情何由而上達上德何由而下宣乎是在神聖之主洞察宿弊虛懷博訪數接忠賢平臺便殿之召對無擇公卿百官無拘內僚外吏皆得日覩天顏耳聞天語而仰伸其辭說於至尊之前經術古今之外閒談世務廟謨邊計之外遂及民情堂陛君臣家人父子無事不聞無隱不達如是而君何憂不堯舜治何患不唐虞至唐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尤爲千古卓絕奇偉宰相欲行壅蔽則諫官得而發覺之宰相議論不當則諫官得而駁正之而諫官中有挾私陰附妄言亂政者則又有銓曹之進退在如是則雖有斯高之姦不得而欺擅權九重四海精神流貫血脉交通而國家綦隆之福可坐而致嗟乎有天下者其深念而亟返之

砥障

夫摫木茹皮綯髮閭首鶉居鷇飮㲲异風化豈不醇然太朴哉事省法簡民物顓蒙盡其性命咸登壽考有德者衆推以爲主稍爲整齊約束不知繁華不知恣雎君人者無大南面之樂而其去之也輕於脅縞快於釋負便于脫屣世道漸降風氣漸開文物漸盛詐僞漸長法煩秋荼罔密凝脂治民甚詳民亂愈滋摶噬患起爭奪俗成朝夕阽危莫

必其命氣數使然如人之始孩情竇啓而必衰花之蓓蕾枝葉茂而漸謝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力而挽之亦自有道秦之俗薄漢之俗厚漢之民即秦之民也五代之風衰宋之風盛宋之民即五代之民也有世道之責者豈可任其頹波而不爲之砥障哉

延祚

太公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夫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漢高祖光武其次也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唐太宗宋太祖是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秦始皇魏晉六朝五代是也或曰堯舜最仁享國及身而止何也堯舜無我其澤及後世不必其祚延

後世也況唐虞之胤作賓承祀綿遠無絕則亦不可謂之短促也

保邦

陳氏專齊則君子知齊必爲陳氏有王氏擅漢則君子知漢必亡於王氏晉寵信戎狄則君子知晉必以戎狄亡梁納叛臣則君子知梁必以叛臣敗唐方鎮握重兵則君子知唐之禍必由方鎮宋盡收諸將兵權則君子知宋之難必由武備衰弱以此推國家治亂興亡之故所謂雖百世可知也善于保邦者求其故而豫圖之庶禍亂可弭國祚永昌矣

人臣體國

古之言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爲身體也人之於身體勞逸欲均饑飽欲時起居欲愼寒暑欲調養其血脉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則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饑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惛淫䘏其疾苦法令必審身範必端祭祀必誠禁事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氣召和氣有利於民者興之如口腹之得美飲食也有害於民者去之如面目之去贅疣也

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今之人臣借官爵以梯榮假操柄以射利耳好淫聲目好美色口好美味身好華衣宅好其弘厰田好其膏腴僮婢好其奔走賓客好其獻諛山園好其佳麗珍玩好其充盈此其念在民乎念在身家乎縱勉作一二善事亦未必本其愛民之誠心不過緣此以博聲名獵大官大官未得尚稍爾檢持一登要津遂不勝盈汰

無復有矜名惜行之心而貪婪狠辣以爲吾即止於此可矣吾之身與吾之子孫足受享矣有臣若此國家將焉賴之天下事毋被若曹壞不有陽禍必有冥報戒之哉

無慾

大臣當國以天下萬世之公譬晝大事勿參以已見勿雜以私心其量欲寬其氣欲平其體欲厚最宜加察者在親疎遠近之間余觀古今大臣其初心亦欲杜私門革公道顧見之不明持之不定大權在手漸改初心人之守正不阿者惡其異已雖賢必抑遐爽善附者喜其親已雖不肖必扶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尊體統而固大權或有眞以異已爲不肖以附已爲賢誠細思之千金之子必有奔走之人大臣權利既極誰不垂涎望風旨則利無窮立崖異則禍叵測自非百鍊之剛鮮不從風而靡而可以從違順逆之間定其人之賢不肖乎故余嘗謂惟無慾之人乃可以爲大臣晏嬰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身處湫隘而待以舉火者三百餘家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斯眞無慾者也宜其

相業粹白矣胡椒八百石鍾乳三千兩者已不足論胥讀李德裕平泉記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石一木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貴所奪則以先志泣而訴之貪癖如此立朝烏有可觀哉

選舉

昔漢末用人率以貨入買官詮曹列肆拜官儈易家貲銅臭者市井而大官貧乏之阿堵者英俊而枯槁選舉拔擢多非其人故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行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鷄仕宦者既以訾市官則以貪取息溪壑無耻賄賂公行政濁風頹天下日以亂江左重門第好容止崔盧王謝子弟生髮未燥已拜列侯身

未離襁褓而業被冠帶膚清神朗玉色令顏緇紳公言之朝端吏部至以此臧否士大夫手持粉白口習清言綽約嫣然動相誇詡鄙勤朴而尚擺落晉竟以此雲擾唐工詩賦士習儇輕崇飾風流蔑棄行檢附勢躁進不聞恬寂賦明河執虎子或結宮娃或投宦寺或附權相或託優伶一通朝籍輒宣淫汰家列歌舞官設聲伎湖守以部女而媚杜牧韓滉以歌妓而奪戎昱武氏以碧玉而殺知之

當時士大夫勳業止於詩酒聲色而已唐祚之移
大都坐此　我國家以經術取士鎖闈列棘糊名
易書主司所收士率不預知其姓名里籍故請託
不行苴苞不入止程文秕雜真材不論高門寒畯
淆美左醜重經術輕詩賦不尚浮華抑絕奔競士
當官任事一以勤敏慎愨為先不事清談放曠遊
燕登臨山水流連聲伎為服官大禁清議嚴而國
法峻士大夫有朝夕矜矜愛名惜檢圖策立功二

百餘年來士風端潔吏治修明　國家寧謐穆哉
綦隆矣近者荊州擅政陰賊暴恣多慾行私戚黨
依憑勢焰鼓煽縱橫有司望風叩門鑽穴童子何
知白丁不學諸生分代撰文主司競為供帳勢要
子弟高坐棘闈飲醇啖肥而裒然已登危科上第
布列清華矣而富貴鉅家亦因以請託入賂公道
遂廢私門大開督學掄材之吏又多有愛少賤老
收炎棄涼才不貴其宏淹筆止取其輕俊醲成浮

薄漸以陵夷而士於微時亦曾不留心性命講求
世務期他日出而操履公忠建立粹白光榮竹素
不媿天壤而日夜惟望一旦策名天府先據要津
貴埒金張富儗王石則大丈夫得意之秋矣甫挂
朝籍出膺民社置　國家安危生靈休戚悉不問
而汲汲為潤橐囊廣田廬計以軟猾媚勢要以圓
巧奉上官以彌縫補敗闕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既
收嘉譽不失其下憤之為盜蹠而其上愛之為龔

黃受其欺掩者即貪殘亦不覺也喜其承奉者即
覺之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
志意並伸身名俱泰間有清白自將拙宦自許善
拊黔首恥奉上官不虐鰥寡不畏强禦砥柱於波
蕩之中者則咸笑以為怪迂詆以為矯激而獨行
不顧孤立無援大家媒孽上官憎瞋摧抑之撼頓
之必敗而後已夫墨巧富厚而馳騁里閈榮誇廉
拙摧廢而悽涼妻孥怨訕自非薑桂之性百煉之

剛有不作戒而改轍者哉由今以譚士風不可謂
清吏治不可謂美公考課嚴選舉抑奔競獎恬退
懲貪墨賞廉介非得當路者有道無私靈心偉手
擘畫振刷雷厲而風行之其何能犂然一變乎

用人

今世拗眞材寡實用厥有繇焉則制舉之學誤之
也當其學爲制舉之業時曷常虛心凝神入尼軻
理窟哉又無事講先王明當世之務維日鑽研論
孟故紙學一二帖括語以應有司梯進取所希望
不出富貴聲利間名挂逢掖而其心猶然市人雖
日誦聖人之書而不聞大道天地之所以位日月
之所以明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寒暑之
所以禪人物之所以生皇王帝覇之所以升降古

今治亂之所以循環何以爲禮樂名物何以爲神
化性命茫然也一旦出而應世學疎識寡目瞀古
今胷無義理措置烏有足覩乎古之用人或以夢
卜或以薦揚或以弓旌或以蒲輪或以賢良方正
或以直言敢諫或以智謀勇略或以孝弟力田或
以博學宏辭或以射策詩賦頓八紘設天網途亦
廣矣水搜蛟龍陸挂麟鳳野無遺賢賢有實用此

古之所以國享泰寧治登郅隆也夫國家之用人不都將相大臣則署諸司牧伯上調陰陽下康萬靈内安宗社外寧邊鄙非小物也今以調陰陽康萬靈安内宗社外寧邊鄙之事而僅僅取之帖括世雖有夔龍之德管葛之才隨夷之操曾史之行班馬之文韓白之略而一不得志於帖括卽英雄有老死蓬蒿而已夫帖括果英雄之長乎帖括果足以得英雄乎又今之宰相取之吉士今之吉士取

之一詩詩者今時之所大禁而取吉士則用之夫今之宰相卽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也其所職經綸燮理事也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所爲經綸燮理而取之吉士吉士則取之一詩無論詩鄙卽其所爲詩高於李杜何關治忽天數而使郭汾陽韓魏公諸公操筆爲詩未必冠絕秕死一不得志于詩則雖夙負公輔之器永絕台鼎之期矣非所以收英俊而希上理也愚不自度妄立臆見制舉之外當別開一途或備德行或負奇才或學識足備顧問或辭賦足潤太平名流郡國取信鄉閭而爲制科所遺者許有司特薦以聞　天子臨軒集公卿大夫親試果有可采令得與制科士一體擢用如遇非常之人則待以不次之位無拘常格以制科羅英賢以特薦網遺逸庶可免明鏡盖卮屨鎌刈葵之患乎以詩賦取吉士亦不妨沿舊令甲但無多而太濫而又於中外諸僚中識其有可充

館閣賛密勿者咸許改入館職五品以上者竟充宮坊六品以下者仍充編檢出自吉士者熟國家典故出自諸僚者識世務民情如是而並收參用必有可觀又不失朝廷隆重館僚之意不亦可乎余觀唐宋狀元及第恒出授尉簿判幕等官翰林學士每出知州郡入仍居翰林則閣臣何以必翰林翰林何以必吉士諸僚何以必不得入館職哉卽古起版築畊農而遂以作相者抑又何也

禮

鴻濛之世渾樸未雕如玉之韞石如縠之在卵其風穆穆乎而未始波流不流胡防也中古朴雕漸以虛殺寶始開流始決矣決所以防也夫禮防世之物也先王制焉儒者守之尺尺寸寸拘不言俗細不嫌瑣是生人之所以爲命也國君卿大夫士庶有禮則安存無禮則危亡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斯須廢禮則法廢法廢則佼暴者肆人雖欲

出門跬步而不可往欲杜門高枕而不得寧夫國法不加於人主而人主猶逡巡不敢行其胸臆者以禮爲之防稍踰禮則淸議隨之也禮之於人非藩籬乎晏子曰今齊國五尺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晉阮籍乃曰禮豈爲我輩設此言非也禮以防人人人有防也嗣宗自以爲賢則禮豈專爲不肖設乎我故賢必不踰檢

曰何以禮爲則禮之防有時乎不到矣汰以蕩者不藉口邪故不可以爲訓

奇兵

兵有正有奇奇兵取勝英雄之長筭也韓信張耳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陳餘不能用遂敗于泜水周亞夫討吳楚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于殽澠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矦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卒破吳楚諸葛亮伐魏魏延曰夏矦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

東方相合當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危計不從鄧艾伐蜀上言漢兵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斜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遂以破蜀左車之說陳餘韓信使人間覘知其不用左車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後信謂左車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左車之計固信之所深憚也武涉之計亞夫聞言而即入若以石投水卒用其計以破吳楚鄧艾從陰平間道入蜀先是姜維請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後主惑于黃皓不從武涉之計亞夫納之李左車之策陳餘不能用而韓信知而畏焉鄧艾從陰平入蜀

姜維亦豫料及此信乎英雄之見略同也孔明不用魏延之計如公不死從斜谷坦道自足禽叡饑懿不必乘危然延計自是出奇成功可必英雄所急采而孔明不用益疑延之為人不敢付以大事亦或其千慮之一失耶臨敵應變出奇無窮為將者不可不知也

南北備倭策

東海布衣屠隆敬陳備倭一得以資采擇以安國家事隆明州人也生長海壖少遭倭亂究心世務頗曉夷情方今東夷陸梁邊報洶洶觸目感心不能自默聊吐愚見惟明公財察竊念倭酋關白者起廝養卒徒手篡取倭國吞六十六洲遂併朝鮮陰謀入寇狐突鴟張勢甚猖獗計其入寇之地東南則犯閩浙交廣東北則犯遼東登萊是以備倭之策南北並急顧寇東南則其志小寇東北則其志大寇東南則未必犯東北寇東北則恐并犯東南何也寇東南其志不過虜掠寇東北則不軌之謀叵測自世廟以來我浙兵屢與倭敵習而積強北兵向未嘗倭易生恇怯浙兵固倭所畏也以故東北調發南兵往彼防禦此倭所覘知也計其入犯東北必分兵併犯東南牽制南北使東南自顧不暇何能策應東北謀必出此況近聞關白大兵

尚屯住本國遣將吞朝鮮吞朝鮮者北犯屯本國者南侵此不可不慮也今倭奴聲言渡鴨緑窺遼東以愚策之未必然賊若志在虜掠遼東則遼東荒涼之地掠無所得若妄圖不軌則阻隔山海關道里遼絶恐以渡登萊犯山東則窺天津窺臨清窺淮安皆便道賊計必出此且倭酋譎詐多智去年聲言犯閩浙使閩浙設備乃忽去而吞朝鮮以窺遼左今年則聲言犯遼左使遼左設備或忽去

而渡登萊以窺神京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又不可不慮也○以東南備倭言之其說有八一曰議防汎我浙兵船每歲各分數十艘散處陳錢馬跡下八山諸汎地巡哨防禦與其截之於登陸不若遏之於外洋此誠上計殊不知此僅可以待小醜耳非所以備大舉之寇也隆聞倭船一隻我兵船數十倅遇之尚遲環顧退却未敢輒前投以矢石攻以火器見賊勢稍狠狽然後合圍而攻之賊船來

至二三艘便未必敢攻若大隊連艅多至百十外洋兵寡力何能支今宜收集各汎兵船聚在關隘咽喉處所併力防守兵分則勢孤而力弱聚則勢盛而力強又倭奴之入內地若必由定海關而入則一夫當關萬夫莫敵悉力防守可保萬全不知後海沿邊一帶賊船皆可登岸故必盡收外洋戰船分布沿海一帶賊可登岸處並置防守庶保無虞也往時總兵官每年汎期止住劄舟山發兵防

汎邇年侯總兵親出外洋身犯波濤之衝遠涉鯨鯢之窟斯亦忠勤勞苦矣第此可行于承平之日若防大舉必須坐鎮咽喉要地斯可以號令諸軍指顧遠近遠出外洋驟遇波濤洶湧煙霧濛濛戰船彼此咫尺不辨大將于何而調衆軍于何而禀令紀律不肅進退無主此危道也大將主坐晝運籌諸將則摧鋒陷陣兵家常法不可易也一曰講戰陣倭奴善用長刀跳梁衝突疾於風雨提刀向

空躍舞使我軍仰視而忽從地砍來此其長技我軍卒以筤筅長鎗制之彼刀未加而我鎗已及恒以此取勝然必列火器火箭鳥銃之類于前而後筤筅長鎗于後遠則攻以火器稍近則制以長鎗列如堵牆堅如山岳此岳飛之所以破兀朮也方今破賊之法莫善火攻凡火攻有十三有火筒有火銃有火炮有火櫃有火匣有火牌有火車有火弓有火弩有火彈有火箭有火磚有火鎗制度皆

有法妙用皆有機賊遇之難支當之立糜不可不晳心講究也雖有利器有如我軍望風而逃何所用之故將帥於平時當精訓練之方臨敵須嚴督陣之法而爲將者尤宜身先矢石以爲三軍倡將領逡巡退縮而欲卒旅鼓行而前無是理也一曰議設伏伏者用兵之奇也賊方縱横馳騁而我伏兵忽起或衝其脅或擊其背出其不意蔑有不勝何也兵者氣也我埋伏而猝起我力方銳彼氣先

奪腹背受敵首尾難支考之史策自古豪傑名將未有不以伏兵勝者柰何近世之舍此而不講乎世廟唐順之萬表嘗募僧兵以巨棍擊倭立斃賊衆倭敗亡走僧兵逐北至一街巷居民夾道賊伏兩旁伺僧兵前追從腰腹突出盡殺僧兵無一得脫者夫倭能用伏我中國兵何獨不能乎况東南多溪山險隘林木陰翳尤宜設伏今爲計如我兵三萬以一萬四面埋伏要害以二萬與賊交鋒或

失利或佯北誘彼至於伏所一鼓齊發賊可立盡此制禦夷狄之一奇不可不亟講也一曰增兵艦往來兵數船數止可以平時防禦小醜今防大舉豈可復限於舊數哉衆寡不敵名將所難况今調發南兵北征南盜單弱急須增造戰船多募精兵或謂　朝廷錢粮不給嗟乎譬如人家無事則小費亦惜一旦有非常之事即大費亦難辭夷方謀大舉入寇中國洶洶此何時而可惜財費哉有如

賊得志于我所殘破亡失何限而拘局若此當事
者所宜急請于　朝力圖增置者也一曰實城池
毋見賊入臨境守臣驚惶惟以愼守城池爲懸閉
關塞竇不放四野居民入城此是失策也城郭郊
野並　朝廷赤子何忍棄之于急難賊掠得之益
張其勢故一有賊報即宜號召四野居民挈室入
城樓住一以實城增守使民聚而不相離一以掃
境清野使賊至而無所掠但居民入城之時不可

不嚴加查詰也一曰愼城守賊來攻城萬姓驚懼
守臣宜鎮定神宇以安人心慷慨意氣以激衆志
凡一切矢石標鎗飛砲火器皆豫備采智謀募敢
死張聲援砍賊營皆當留心又須于城下內地每
間數百武掘一坑坎埋壅大缸豫備薪柴水料吊
桶臨時燒煮滾油滾水之類賊或肉薄而登望下
澆灑可以助矢石鎗炮之不足而又須多備竹木
繩布軟梯以便登城防禦盖一城階級相距甚遠

萬一賊攻於此而級遠于彼恐登躡城垣搬運水
火不及也賊之攻城恐其有佛郎機法熕地雷之
類衝壞坍塊城垣則急取巨木置栅架城以捍賊
入若不豫猝何以應至如張巡之守睢陽欲射賊
首不識則佯示矢竭令賊走告以知其人城中射
矢已窮則夜縋藁人令賊亂射以收其矢臨機應
變九攻九却出奇無窮此又存乎人之妙用也一
曰審策應勢有輔車兵有犄角宜相地形之利便

就道里之遠近豫爲派定以某處策應某處以某
軍救援某軍或相持之間益張聲勢或危急之際
忽遇援兵我氣既倍賊膽自落有不勝者否也一
曰察陰陽陰陽五行生尅中有妙理生者勝尅者
不勝我生則彼尅彼尅則我勝彼生則我尅我尅
則彼勝我生不能有而或反爲敵乘則敵大勝我
尅能善用而反起而乘敵則我大勝從所勝則寡
可使衆弱可使強立于必不敗之地敵不知其所

以然而入吾之彀中從所不勝則雖衆易寡雖強易弱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而入敵之彀中自古英雄豪傑所以百戰百勝而無敵於天下者率精此理顧其訣由口傳妙由心悟非可筆紀而書載非可家喻而戶曉爲將不知是盲者之索塗耳　以東北備倭言之其說有六一曰廣召募遼東登萊雖海道與東夷相通其不被倭患也久矣遼東北隣胡虜戍堡將卒舊有備設所乏者戰船至登萊

之間海防甚弛戎旅甚寡近聞當事者聚集鄉兵爲防禦計非策也鄉兵非耰鋤懦夫則市井遊手既素無練習之功又不勝其身家之慮以此禦賊如驅羊豕格猛虎耳必廣募兵士精選驍勇當事者諭以忠義鼓以意氣教之陣法勤加訓練務令臨敵可用必勝在我即請糧於　朝派餉於民勞怨所不可辭也如北人不習倭情不聞倭戰則當敦召南人之知兵者教訓而練演之鎗筅不具火

器不備亦當召南人之善造者督造而習用之不惟禦患一時亦北方長久之計也至造船一節亦須市木板於便地召工匠於南方就便督造使舟成而可至勿苦於駕運之艱難也一曰和師旅師克在和乖異必敗赤壁之捷孫權劉備諸將周瑜同心共濟故能成功唐九節度之兵潰於湘州由師衆而不和各主而事權紀律不統一也今調南兵與北兵同處風土既異嫌隙易生功名所關疾

妬亦起爲將吏者必力曉以同舟遇風之義共成王事之公不論南北無分主客使相聯如腹心相使如指臂如是則功成之本也一曰議戰具南人所置凡火筒火銃火炮火櫃火匣火牌火車火弓火弩火彈火箭火磚火鎗之類舊用之南方者于北方爲尤便平原曠野易于布列而尤便于火車列車如城發矢如雨賊莫能當也地既平衍賊易奔突北不習倭兵易驚竄則掠陣督陣之法尤不

可不嚴也一曰戒冒險當事者今議南北兵遠渡鴨綠直抵朝鮮地界于以誅討倭奴救援朝鮮横行賊中揚威絶域非不壯也顧其事勢有大難者嘗聞夷狄寇擾中原不聞中原横行荒服此亦勢然也以唐太宗之威親督大兵渡遼水討高麗失利而還他可知已萬一渡遼之師敗亡則我軍之氣遂奪可虞孰甚焉不如頓大兵鴨綠之北岸阻水而陣悉力防守相度機宜或半度而擊或近岸

而截計不亦萬全哉一曰防餉道國家糧餉關係匪輕萬一賊得窺之為禍不淺似宜另設游兵一枝率以良將督以重臣賊將窺天津則急走而護天津賊將窺臨清則急走而護臨清賊將窺淮安則急走而護淮安往來游哨不得辭勞此根本之慮也一曰重徐州以北則有順天巡撫以南則直至淮安始有巡撫南北相去不翅千餘里緩急有患猝難策應燕薊神京所在可無深慮哉故愚意宜於徐州南北咽喉之地增設一巡撫大臣置重兵一枝于以彈壓夷虜控制南北通咽喉之氣貽神京之安當事者奈何不念及此乎南北備倭大略如此至若總南北而論之其略又有八一曰精訓練以教士卒士不豫練所謂驅市人以戰聽鼓鼙而搖魂望旌旗而奪色鮮有不敗故必按陰陽明生剋定主客審進退辨攻守為主將者日與士卒講究服習凡刀法鎗法射法步騎之類一一精

練熟閑使三軍各知戰意各曉兵法有所恃以無恐必勝之道一曰明賞罰以激士心賞罰有重輕有先後為將者不可不知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湯武不可以用兵賞浮於功則人懷僥倖功高賞薄則士心不勸罪大罰小則衆無忌憚罪輕罰重則人不堪命故輕重之間當審也先賞而後罰則其賞易驕其罰易怨先罰而後賞則罰而知懲賞而知感故先後之間當審也自古亂亡之國將

士離心豪傑解體僨事喪功爲萬世鑒皆起于賞罰之不明也一曰著恩信以和衆志投醪挾纊古之善用兵者卒得鼓舞聯屬之法鋒鏑一交生死呼吸自非素得士卒之心願爲大將死斷無成功必也士卒之饑猶巳饑士卒之寒猶巳寒士卒之疾痛猶巳疾痛寧巳之受災而不忍三軍之茹苦寧身之不保而不忍失信于三軍精神肝膽常與將士流貫浹洽而無間如是而後可與臨敵戡亂矣一曰嚴紀律以肅戎行軍政不肅法律不嚴遇敵則退誰肯以父母妻子之身而蹈必死之地惟法律嚴明使士卒畏將而不畏敵寧進死一尺無退生一寸程不識高熲楊素李光弼卒以此取勝所謂節制之兵也一曰弘延訪以資長策漢高以羣策而帝項羽以自用而亡曹操奸雄豪傑爲用故基廣而業崇孔明智略一人獨勞故事慼而身隕爲主將者必虛懷折節咨訪智謀之士事苟可

濟謀不問何人功苟可成見不必巳出博收而約取虛受而精擇毋徒自爲尊大訑訑拒人何則天下之變務無窮一人之智見有限也一曰破常調以收豪傑豪傑抱倜儻之才負非常之志而欲以拘攣曲局常人之格處之必不爲我用漢高於韓信一拜而即爲大將先主於孔明三顧不辭屈體古有朝爲布衣暮爲賓師斯稱豁達大度豪傑樂爲之用不然必鄙以爲不足與言英雄之所望而去也一曰重將權以舒展布豪傑掣肘難以成功分閫專制君命不受今之將帥權從中制一一命稟命于廟堂又俛首而受節制於監司文吏一錢一帛一行一止皆不得自專爲將者志念不伸意氣巳餒尚安望其揚威破敵而立功名哉故事權必不可不還歸與大將也一曰寬文法以責成功馮唐之訟雲中守魏尚于文帝此千古之明鑑柰何後世之吏甚也爲將者方出意見方有舉動利

害之形未見而三尺已撓其前成敗之勢不分而羣咻已隨其後將畏首畏尾救過自全之不暇而尚何暇于立功哉故紀綱雖不可以不立而文法又不可以不寬也隆業已屏居物外稱黃冠道民學攝心鍊性之妙法而世事方艱隱憂時起雄心未死俠骨尚存以故妄有陳說鄙見如此惟當事者采而擇之未必無補若曰尸不越俎藿不謀肉當路者業有大慮安事此野人者呶呶爲則不佞安所逃罪矣

鴻苞集卷之五終

鴻苞　卷之六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兵

老氏有言佳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言兵然必有道而後知兵何以明之有道者無慾無慾故靈而善察機宜有道者慈慈故能得士心而願爲之死有道者了死生了死生故勇而臨敵不怯孫臏吳起白起王翦曹操司馬懿桓溫之徒皆無道而有機智善用兵無敵於天下然惟當其時不遇有道之士耳以無道遇無道則有機智者勝以無道遇有道則有道者勝此必然之理也令孫吳起翦曹馬當軒轅黃帝太公望張子房葛洪許旌陽佛圖澄陸法和之流立韲粉矣何以知之以司馬懿之用兵稱神矣與諸葛亮對壘累遭挫衂至蒙

巾幗之羞而不敢出若天不亡漢懿其免乎以懿
之神當孔明則不神矣故曰無當于有道也

荒政考

夫歲胡以災也非五事不修時有闕政皇天示譴
降此大眚則或小民淫佚崇慝積㜸醞釀沴氣仰
干天龢雨暘恒若水旱爲災歲以不登四境蕭條
百室枵餒子婦行乞老稺哀號甚而拾橡子采鳧
茈以爲食掩螺蜂捕鼠雀以克糧餒甚而斸草根
剝樹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積骨若陵漂屍塡河
百姓之災傷困厄至此爲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視

而不爲之所哉余退居海上貧無負郭值海國歲
侵百姓艱食流離之狀所不忍言余不暇自爲八
口憂惶而重傷鄉父老子弟饑饉乃叅古人之成
法順南北之土風察民病之緩急酌時勢之變通
作荒政考以告當世貽後來維司牧者留意焉一
曰蠲歲租之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
暇完租不惟饑荒之卹而迫日而征之民力必不
支不塡溝中則起而爲盜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

有二聚萬民首曰薄征緩刑舍禁弛力西漢昭帝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唐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國以民爲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即命速蠲其租按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卹民如此其厚宋仁宗曰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糧數十萬斛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償其悉蠲

之神宗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於是中書修奏請蠲減賑卹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上御批大水飛蝗爲害最重之處仰百姓自陳州縣監司次第保明奏聞量輕重與免租稅淳熙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於租額除豁元大德二年正月詔曰比年水旱疾疫百姓多被其殃已嘗蠲復賑貸尚慮恩澤未周其大德三年腹裏諸路合納包銀俸錢盡行除免江南等處夏

稅以十分爲率量免三分大德五年詔曰各路風水災重去處今歲差發稅糧並行除免大德六年詔曰比歲旱溢爲災民不聊生民間應欠差稅盡行免徵大德七年詔曰比歲不登百姓困乏其大德七年差發稅糧盡行蠲免大德八年詔免災傷去處差發稅糧自大德八年爲始與免三年或與免二年或並行蠲免至大二年詔曰被災曾經賑濟百姓至大三年腹裏江淮夏稅並行蠲免至大

二年正月以來民間逋欠差稅課程照勘並行蠲免至大三年詔曰各處人民饑荒轉徙疾疫死亾一切逋欠盡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延祐改元詔曰被災去處皇慶二年曾經賑濟人民延祐元年差發稅糧盡行蠲免　國朝洪武元年　詔曰今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踏勘實災稅租即當蠲免宣德二年詔曰各處鹽糧稅糧除宣德二年以先未完者依例徵納其宣德三年鹽糧稅

糧以十分爲率蠲免三年三分宣德五年　勑諭
各處有經水旱蝗蝻去處從實體勘災傷田土明
白具奏開豁稅糧坐視不理者罪之宣德八年
詔曰凡災傷去處人戶自宣德七年十二月以前
拖欠夏秋稅糧人戶鹽糧及官軍屯糧子粒悉皆
停徵其拖欠各色課程鹽課并各衙門見坐派買
辦采辦諸色物料顏料等及虧欠孳收馬驢牛羊
牲口悉皆蠲免仍免其今年夏稅宣德九年　勑

諭南京直隸應天蘇松府州縣今水旱蝗蝻災傷
之處但是工部派辦物料即皆停止其不係災傷
之處所派辦物料亦令陸續辦納不許逼迫正統
六年　詔曰今年被災去處踏勘是實其該徵稅
糧馬草子粒即與停徵備開戶部除豁正統十四
年　詔曰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踏勘得實該
徵糧草所司即與除豁景泰元年　詔曰各處但
遇水旱重傷之處所司從實取勘申達覆實具奏

戶部量與蠲免稅糧天順元年　詔曰山東順天
河間地方爲因上年積水未消不曾布種勘實具
奏該徵今年夏麥農桑絲絹悉與蠲免天順七年
詔曰各處被災府州縣所種田禾無收已經具奏
著巡按御史即與踏勘分豁以蘇民困其有具奏
曾經宥免者該部即與准理不許重徵天順八年
詔曰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曾經巡撫官踏勘明白
具奏即與除豁成化七年　詔曰各處拖欠稅糧

馬草子粒農桑絹布等戶口食鹽鈔錠商稅河泊
門攤課程差撥銀兩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盡
行蠲免今歲奏報災傷去處曾經勘實者糧草子
粒悉與除豁成化九年　詔曰被災之處成化九
年夏稅小麥絲綿絹疋戶口食鹽盡行蠲免成化
二十年　詔曰各處該納糧稅馬草子粒農桑人
丁絲綿戶口食鹽門攤商稅魚課棗株諸色課程
錢貫拖欠未徵者自成化九年十二月以前悉與

蠲免今歲奏報災傷去處卽行勘實糧草子粒悉
與除豁弘治五年　詔曰各處先年爲因災傷小
民拖欠稅糧草束馬疋物料等項有司畏罪揑作
已徵及虛文起解後雖遇赦例以在官之數仍前
追徵不與分豁者詔書到日撫按官務要用心查
勘是實悉免追徵正德五年　詔曰應天并直隸
蘇松浙江杭嘉湖等府近遭水患民不聊生該年
一應稅糧各該撫按官從公查勘量加蠲免以蘇

民困余考之前代蠲租免稅何代無之而我　祖
宗蠲免之詔更無歲不下　聖衷弘慈　皇恩湛
濊至今上照屬萬國子惠黔黎尤肫切焉惟我艮
有司遇災卽聞聞速且詳毋緩毋隱奉行　恩詔
務殫厥心使上覃至仁下霑實惠　帝鑒欣嘉神
理孚祐可不勉旃二曰發積蓄之粟以救饑傷損
有餘補不足天之道王者玉食萬方四海爲家元
元枵腹殆瀕死亡爲民上坐擁囷廩之饒而不急

救下民旦夕之命如爲民父母何民饑死且盡天
下土崩而上能晏然飽食高枕無是理也按月令
季春之月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
窮賑乏絕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
庾以濟民漢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
民無種食者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歲饑使尚書
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吳孫權赤烏三年民饑
詔遣使開倉廩賑貧者晉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兗

州水遣使賑卹唐憲宗元和間南方旱饑遣使賑
卹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
惟賑卹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體此意宋太祖
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饑民粥曹
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建隆元年遣戶部郎中沈
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饑民多死軍儲尚百餘萬斛
可貸于民至秋復收新粟帝卽命發廩貸民至道
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

種熙寧七年河陽災傷詔賜常平穀萬石與修水
利以賑濟饑民六月詔常倉司衛判封樁四萬九
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熙寧八
年沂州淮揚災傷特甚詔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
散孤貧戶元大德四年詔曰被災去處有貧乏闕
食者所在官司量與賑給大德五年詔曰間夏秋
以來霖雨風水為災南北數路民罹其害朕甚憫
焉其議遣官分道濟䘏大德九年詔曰諸處百姓

有貧乏不能自存者中書省其議賑濟毋致失所
我 朝永樂十九年 詔曰有被水旱闕食貧民
有司勘實賑濟洪熙元年 詔曰有被水旱災傷
去處闕食貧民有司即便取勘賑濟毋得坐視民
患宣德九年 敕諭被災之處人民乏食委官前
去於所在官倉量給米糧賑濟正統四年 詔曰
各處有被水旱災傷闕食貧民有司即為取勘賑
濟勿令失所天順元年 詔曰預備倉有司常加

修理蓄積糧儲遇有民饑驗口賑濟 朝廷德意
往往如此其在有司之良如畢仲游之賑濟耀州
滕達道之賑濟京師張詠之賑濟成都富弼之賑
濟青州皆擘畫得宜調停有法全活甚多號稱良
牧夫賑濟者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如頓濟何為
聚濟不如散濟聚數千萬人於一處而為之給散
上之給散難遍有守候之苦下之宣洩日積有蹂
踏之患夏熱氣薰蒸疾疫易作群居露宿栖泊無

廬為害不淺必也委賢能僚屬及鄉官之良富民
之有德行者分頭給散而正官為之總管稽查可
也何為零濟不如頓濟即如一人日給糧一升一
月應得三斗令饑民僕僕焉奔走而日領一日之
糧既費且勞得不償失不如計一月三斗之糧頓
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一月一月糧盡後復赴領
官不瑣煩而民得安逸不亦可乎三日行官糴之
法以資轉運夫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將議賑濟則

恐官府之囷廪有限議勸借則恐地方之富戸無多最妙之策須發官帑銀兩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戸轉糴於各省外郡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糶於民委用員役分頭往糴如發官銀一千兩先糴五百兩至而糶與饑民即發後五百兩往糴先五百兩糶完而後五百兩繼至後五百兩將盡而先五百兩復來如此轉運無窮循環不已則百姓雖丁凶年之苦而常食豐年之糧積穀之家雖欲踊

貴其價而官府平糶之糧日日在市彼即欲獨高其價勢必不能漸近有秋閉藏無用則亦不得不然平價而出糶矣如他處米穀不足則雜買荳粟蕎蜀麥蕎蕨粉芝麻之類並足充饑民恃無恐況豐熟而還帑官銀不虧那移以逸民民饑獲濟若委用得人必無他虞即勸富民自以己資往來糴糶民亦必從此最妙之策也若附近州郡無豐熟之處不妨稍遠所以貴見災而懼先事預圖也考

宋慶歷四年遣内侍齎奉宸庫銀叁萬兩下陜西博糴穀麥以濟饑民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次和賃海舩往蘇秀收糴米荳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災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董煟曰借内庫錢於豐熟去處循環糴糶以濟饑民古人高見卓識已如此故此非余一人之臆説也惟出糶之時須設法禁約糴者必係眞正饑民人

不許過三石嚴查重罰毋爲商牙揭販者所夾混頓糶展轉射利尤當嚴戢胥吏誅求役人抑勒此不能禁事尨解矣四曰勸富戸之賑以廣相生。夫富者珍寶豐盈一身而外長物耳倉箱充溢一飽而外何加焉即令百姓垂斃而吾安享饒腴萬一民窮盗起戈矛相向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而富者雖有所積未關軀命饑者稍得所濟實延餘生以吾未關軀命之糧而爲彼實延餘生之助官府敬

之百姓感之而又有陰德何苦不爲以此相勸有良心者必動昔眉州蘇杲遇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敗其業危於饑寒而不悔其後生子洵孫軾轍爲世大儒光起門祚漢州李長者遇歲不登輒爲食以食饑者自春徂冬日以數千乾道戊子民饑就食李家者日至三四萬人始自紹興之丙辰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捐不貲所全活亦無算其後孫寅仲登

上第至禮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豈無尚義好施如二公者乎惟在上之人激勸而感發之耳而其本尤在司民牧者精誠以幹國豈弟以恤民如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已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慕出粟所全活甚衆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大夫上躬先仁義而其下有不望風響應者否也又須懸賞格以勸民須科條以鼓衆或量其所捐而優以禮貌風以折節獎以旌扁榮以冠帶富民之所最欲得者給以印信一帖除重情而外預免其罪責一次令得執以爲信彼見吾之中心款誠調停詳妥好義者必爭先貪悋者亦勉應矣但惟宜行勸誘聽其自願不宜妄行科派強其不堪其最要者在有司先自捐俸以感竦士民夫有司之俸幾何詎謂其便足以賑

卹百姓而假以鼓舞倡率使士民無辭者在此也五曰籍饑民之口以革冒濫夫上之賑濟以活饑殍也非以助奸民也余見里役之報饑民也家有需索人有納賄市猾之得過者欲爲他日規避差徭之地則賄里役以報饑民民之實饑而流離者以貧無能行賄而反不得與則雖有賑濟之名無救小民之死必也罪濫冒罰遺漏嚴勘結密體訪如蘇次參將饑民人口數合請米數實貼於各人

門首壁上如有虛名僞告首斷罪或拘集各役出其不意令各書報隔别互查或眞正饑民被遺許詣官自陳重治報役如此則濫冒之弊必革而待哺之民罔遺矣六曰躬賑糧之役以防吏奸夫官府之行賑濟當其吏胥之發糧也則旣偸竊於吏胥及其委役之散糧也則又克減於委役竊與尅者十恒得其七八而饑且死者十不能得其二三故事枝梧虛文搪塞如朝廷之得意何必也四境

之内照東西南北分日擇地諭集該境饑民躬親查給勿委人悞事萬一地廣人稠一身不能遍歷委用廉能員役分頭管散親給糧食簿籍分明計給散糧食每一處共饑民戸口若干糧食若干每名口給與糧食若干逐一明白榜示使饑民曉然各知數目如有管散人役尅減短少許饑民即時首告以憑坐贓究問如律正官出其不意時一親到彼處驗查則後人斷不敢作弊而窮民沾恩矣

七曰詳村落之賑以遍窮簷夫顛連無告之民城市尚少村落爲多有司之行賑濟往往彌縫于城市而疎脱於鄉村城市之中饑戸稍有賑濟以爲覩美而不知窮鄉僻野之間横於道路填於坑谷者不知其幾宋紹興中議賑濟事高宗曰拯濟爲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内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沾實惠矣乾道

中孝宗御筆批云今春閩中艱食朕甚念之向聞諸處賑濟多止及于城市而不及鄉野甚爲未均卿等一一奏來大哉王言如陽春之遍幽谷大明之照窮簷爲有司者顧可不體此意耶必也多方撫循加意周徧無遠無近皆吾赤子近處則正官親臨遼遠則委用廉幹而詳於防範嚴於稽查使無不均之歎可也八曰行食粥之法以濟權宜食粥之法爲極貧者而設極貧者雖得升合之糧不

便炊爨日煮粥以飼之賴以全活頗所最忌者羣百千人而聚食一處遠涉者不及食粥而或以道斃羣聚則穢熱蒸染而易以生災甚而管粥者尅米而多攙以水給食而不惟其時欲以救民之生反以速民之死須慎選員役必躬親考覈峻而罰治斯役人不敢作奸悉遵法令逐鄉而煮分啇而食煮必以潔食必以時如古者按時刻照人數執旗引隊群而不亂此法可行也要之愚意煮粥終

不如給糧零散終不如頓散也九曰設多方之策以弘仁恩夫四方之地土風懸殊災變之來時勢不一刻舟不可以求劍膠柱不可以調瑟必也順風俗相時宜酌人情權事勢凡可以佐百姓之急者術亦多端矣如漢鼂錯建言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武帝詔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後漢永平年間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董煟曰饑年食蕨根煮野菜拾橡子采

聖米凡可以度命者隨所在而爲之西晉武帝時螟傷稼度支尚書杜預上疏晋漢氏舊陂繕以蓄水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水去之後濵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以典牧種牛四萬五千餘頭分以給民使及春畊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程珦知徐州久雨珦謂俟可明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荳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荳

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范純仁爲襄邑宰因歲大旱度來年必歉于是盡籍境内客舟誘之運粟賴以無饑又古者行鬻爵令人輸粟照所入之數以次補吏給度牒度僧每名入米三百石易度牒一道以活饑民遇饑行權及熟即止乃若范仲淹遇災荒募民大修營造而令饑者就工就食世人不達以爲災歲興作擾民也而不知饑民反賴以獲濟古人救荒多方哉乃若出官帑銀而循環轉

運及勸富民之興販誘客商之糴糴此於荒政更爲吃緊當事者不可不知也十曰厲揭販之禁以袪市姦歲侵穀貴小民已不堪命而市井之猾牙儈之徒罔念民艱乘時射利凡遇有穀之家入市出糴結黨成群邀截兜攬稍高其價而收糴之以圖抑勒零糴取利倍增穀價之所以日長饑民之所以日困皆此曹爲之也有司須嚴查密訪重責枷鎖號令都市此風戢而穀價平矣十一曰戒抑

價之令以來商糴夫民情之趨如水之流順而導之則通壅而遏之則決荒年穀貴民誠不堪有司不忍穀價日高以病小民乃令抑減時價定爲平糴此令一出則他處之興販者畏沮而不來本境之有穀者閉糴而不出民食愈乏人情益慌强則有劫掠弱則有饑死而已故良有司惟貴設法調停令穀價聽時低昂不强抑減而出官銀以行運糴卹商賈以來興販請皇恩以開賑濟懸賞格以

勸富民悉力調停漸近食新則穀價不減而自減不平而自平矣范仲淹知杭州包文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遂賤此前賢已行之明鑒也十二曰予民間之利以充贍養民間之利如近山林者則有樵采之利近江海湖蕩河泊陂池者則有罛罟之利近竈場者則有煎煮之利近關津廠務者則有商稅之利須力請於上暫弛一二月之禁令饑民得依以活命一遇豐熟即便停

止而又爲之嚴示約束不得乘機恣行非法搶擄犯者無赦是亦救荒之一策也十三曰留上供之粟以需賑濟夫王者爲民父母四海蒼生皆其赤子也寧有父母之廩食有餘坐視赤子之饑餓而死而漠不爲之拯救乎損太倉之稊米滄海之一粟而可以活萬姓之命王人者所當急圖也余考宋大中祥符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千石以備饑年賑濟紹興間戸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

供之米所餘之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貯之以備水旱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截留在州椿管上供米三萬石以賑饑民熙寧中浙西數郡水旱災傷詔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宋時人主憂民如此今　朝廷不聞詔留某項解京糧餉賑濟饑民所司亦絕不敢以此爲請而徒取境内藏積糧儲量行給散能有幾何譬如霡霂小雨灑久旱龜拆之田其何能濟虐文故事良亦可哀也已今遇

大侵願有司力請于監司監司力請于　朝廷留粟發粟如前代舉行者不然所司噤不敢出聲即民間之疾苦何繇而上聞上人之德意何繇而觸發乎而乃令明時賑卹之仁遠遜前代是所司之過也誠有能將小民饑餓流離乞丐轉徙死亾僵籍傷心酸鼻諸苦狀悉描寫以上聞於當宁而懇其留粟發粟則上之人必惻然而感動即不然而言者未必便獲罪即獲罪吾亦欣欣甘之耳嗟嗟

今南北水旱災傷殆遍而杳不聞鄭俠流民之圖蘇軾腰領之札慷慨激切爲下民請命者何也十四日犯專擅之禁。以救然眉。嗚呼民命懸乎旦夕君門遠乎萬里閭閻之窘急星火矣吾不惟閭閻之急是顧而惟私念其身家妻孥必請命而後行得報而後發道途往返未及施行而百姓必轉于溝壑矣萬一請而不得則小民雖纍纍而就斃且盡亦付無可奈何而已故余以爲賑濟之事若猶

可稍緩則當以請命爲恭若勢在燃眉朝不及夕則先發後聞以身當之可也漢汲黯奉命往視河内失火遇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唐蕭復爲同州刺史歲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劾治詔削停刺史或吊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尚書宋慶曆年間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

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曰國家置義倉本慮凶歲今須旨而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褒之楊逸爲光州刺史荒歉連歲以倉粟賑給有司難之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以此獲戾乃所甘心韓韶爲嬴長他縣流民入界韶聞之乃開倉賑拯主藏者爭之韶曰長活溝壑之民以此獲罪又何歎夫捐一軀以活萬姓之命仁人志士猶爲之況此舉不過奪官重則問罪而已奈何顧惜而坐視百姓

危亾況古人專之往往反蒙朝廷褒美然臣子甘黜罰以犯矯制褒美固非其所覬覬褒美而嘗試爲之難哉十五曰假便宜之權以倡民牧夫大夫專境外將軍制分閫戎事則爾荒政亦宜然小民之危亾展轉在呼吸之間而朝廷之決斷制命在萬里之外有司之觀望顧惜者多捐身爲民者少君相不長慮遙燭而稍假有司以事權小民之倉卒奚告焉隋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刻剝以充貢獻

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始采樹皮木葉或擣藁爲末或煮土而食之官廩充牣吏皆畏法莫敢賑救百姓安得而不餓死天下安得而不敗壞乎宋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則蠲其租不俟報余讀此詔每爲感泣而頌聖明有司非除吏之職無封拜之權而古惟救荒則給空告身空名度牒與之而令得拜爵度僧專而行之豐熟乃罷古之良有司有不俟請命徑自截留上

供者有專制發粟歸而伏罪者朝廷非但赦其罪狀又從而褒嘉旌異之無非優假有司全活黔首此在荒歲權宜不嫌于下移旁落惟君相深計而熟籌之耳十六曰節國家之費以業貧民夫天子燕饗賞賜每一舉動輒費鉅萬小民曾不得顆粒入口枵腹而終亦可悲矣漢桓靈隋煬帝唐德宗俱享四海之饒擁紅腐之積穀粟如糞土珍寶如泥沙而黎民阻饑罔知收卹奔亾破敗詎云不幸

周禮荒政眚禮蕃樂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粱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侵之禮君實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漢景帝以歲不登令馬不食粟徒隸衣七緵布東晉烈宗以疆埸多虞年穀不登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廪俸權可減半凡諸役

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從停省唐憲宗宮中用帛皆計其數而惟賑恤百姓無所愛惜在朝廷稍事減損不過省一飯一賞之費便足延閭閻萬姓之生亦何苦而不為乎十七曰立常平之倉以善備賑按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廒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原取惠利百姓以防水旱災傷初非較計出入利息以足公帑故增價以糴須照歲熟之大小減

價以糴亦須照歲饑之上下無歲不糴無歲不糶斯新陳互易出入常平唐宋力行此法甚利小民我　朝亦倣而行之奈有司不肯著實舉行一切文移虛應故事當穀賤之時不設法增價買糴以致倉中空虛稍有所積一遇饑荒則又受文法之牽制畏上司之稽查而不敢輕發以減價平糶積于無用閉為灰埃僅僅以一紙教令勸民間之出粟以為吾救荒之事畢矣為民上者事須師古計

在利民設法買糴令其常盈絕別項之那移計吏斗之侵尅常糴常糶出陳易新不可不講也十八曰兼義社之倉以待凶荒按朱熹社倉議淳熙八年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本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夏間給與人戶冬間納還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至十有四年量支息米將原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

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行之諸路其有富家情愿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有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公私儲蓄實預備久遠之意但夏貸冬收每石收息米二斗愚以爲利息頗重每石息米改作一斗足矣義倉古與社倉通行但古行義倉法于田畝正稅外別徵升合以入義倉在廉吏行之則可

貪吏將借以濟其多取之私擾民不便愚意謂之義倉乃尚義樂施之名官吏尚義則捐俸以買糶富戶尚義則出貲以入粟上以好義倡之而風厲巨室大家起而樂和必如是而後可耳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在官既有減價平糶則不必出令抑勒而可以潛壓下穀價復有賑濟則與平糶參用並行何荒不救在糶則止許饑民之零糴而不許販戶之頓買在濟則務由城郭之百姓以遍鄉村

之極貧如是庶乎水旱有備流亡可免矣然而滲落僞冒重疊等弊不可不嚴查而釐革也十九曰豫救荒之計以省後憂夫當事變未來而豫爲之所則意思整暇易於擘畫及其事變既至而後爲之圖則手足冗迫難以支分蘇軾曰救荒卹患尤當在蚤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熙寧之災傷沈起張靜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

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救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縱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水旱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終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終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斗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斛盡用其錢買銀絹

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欣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趙抃知越州先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被災有幾鄉民能自食者幾家當廩于官者有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之者有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有幾何富人出粟之家有幾戶使各書

數目以對得饑民若干粟若干豫爲設法賑濟男女分日而給使衆無相蹂又爲給粟之所於城市郊野若干處又告富人無得閉糴又出官粟平價出糶又僦民修城領工價就食又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償又男女有棄者收養之又爲病坊處疾疫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抃經營綏輯纖悉畢備皆先事爲計越民賴以不

災古人早見如此如見目今大水大旱大蝗知將來必饑輒豫爲之計或豫檢踏災荒之田豫查報被災之戶早申災傷之文早借備賑之粟或豆麥蹲鴟蕎蔔蕪菁芝麻之類可種則躬勸率百姓廣種各鄉或豫發官帑銀給委忠實齒德富戶往隣郡豐熟去處糴米穀雜糧以待平糶或勸誘商賈客舟運粟以來而許爲存卹護視主糶焉或豫查境內巨家富戶而結以恩信優以禮貌勸以陰德

悚以利害令其各有顧惜桑梓之情凡此皆豫之道勝也余城中一貧寡婦見去歲大風水知來歲必荒手織巾布幷䄂及出室中什物令其兒日日入市雜易大小豆麥松花蕨粉芝麻之屬磨碎炒乾雜作爲細粉而積數巨箱至今歲果大饑日取滚湯攪而啖之終饑荒之月食尚有餘他人多餓死而獨此婦無恙令官民之志皆如此婦也則何饑荒之足憂哉奈何有司日惟優游堂上捱歲月

而望遷小民亦惟苟度目前臨饑荒而失措故豫備之道不可不亟講也○二十日先檢踏之政以免塵闕水旱蝗蝻之後田禾被災矣若非正官親臨逐鄉履畝檢踏災傷而令首領及吏農里老人等往而虛應故事或反需索滋擾則在先之覈災不實而後日之救荒何據乎此隱漏重冒之弊所以紛紛也○二十一日時奏荒之疏以急上聞夫天子端居九重安能坐照萬國而無遺即如境內災

傷矣百姓急須告災于有司有司急須申災於撫按撫按急須奏災于朝廷朝廷以萬國為一體必不坐視而不為之拯救萬一報遲則上人易以起疑而救災又恐無及此伊誰之咎乎○二十二日嚴蔽災之罰以儆欺玩吏○好譚時和年豐以釣聲譽而諱言饑荒水旱以損功名故恒有匿災異以不聞甚或飾饑荒為豐穰唐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

李絳對曰御史欲為姦諛以說上意耳夫巳則竊豐穰之虛名而使百姓受仳離之實禍有人心者忍為之乎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此乎貶澡南浦尉代宗此一事稱聖矣往年吳郡大水吳中一令悉力祈禱冒雨遍歷各鄉督率修築圩岸堤塘他郡邑瀕

侵而此邑頗不為災及御史入其境見川禾芃芃秀實詢令曰人言汝邑獨不災果然不謬令曰以使君所見乃傍官河田易行耳救故得不災其四鄉腹裡低窪去處壞不能救者多矣令安敢飾不災之美名而貽百姓以大患為令若此一令可哉○二十三日修水旱之備以貴豫防夫救災于有事之後不如防災於無事之先田地之高燥者宜有以蓄水以備旱則池塘河蕩不可不濬也田地之

低窪者宜有洩水以備潦則圩岸隄防不可不築也我　國家設有水利之官正所以專管講求邇年以來有司皆視為故事漫不經心水旱無備也非一日矣願　朝廷特發　明詔申飭諸道監司督有司有司督糧塘里役著實修舉修舉者有賞廢墮者有罰分別勤惰以示勸懲有備無患此之謂也二十四日躬祈禱之事以回天意成湯六事自責自為犧牲而甘霖立應唐文皇願移災朕身以存萬國不忍蝗虫食穀而吞之寧食吾肝肺是歲蝗不為災古帝王尚爾何況有司乎夫天高聽卑英靈肸蠁靡敢不孚但天體尊而神理赫其非凡夫假意虛文可以一呼而應亦明矣有司之祈禱者或佯禁屠沽而私飲酒食肉冠帶騶從而不肯習勞僅發一牒躬一拜了事而已多岐其心二三其德悠悠忽忽念罔在民以此為禱而輒欲回神譴召天和吾知其必不能也持齋素斷嗜欲畏

天怒哀民窮首宿罪悔己愆內辦精誠外厲勤苦易錦繡而素服屏車從而徒跣蒲伏而終朝長跽而百拜暴日而焦枯沐雨而腫濕涉遠道而不辭觸蛟龍而不畏上天加災下民且死吾何惜一身以謝萬姓必感格而後已如是而天心未有不回者也古蝗不入境霖雨隨車豈偶然之故哉二十五日勵勤苦之行以感人心人雖嚚頑者亦有良心可感而動吾平日為吏廉仁而祈禱勤苦士民業已見而心憐之即如欲勸士夫之賑濟發大家之蓋藏則不遣隸卒不行符票方巾野服芒屩徒步而遍詣士民之家為之降其顏色溫其言辭優以禮貌風以德義憂戚之意發于面目誠懇之念見于舉動以吾平日之居官兼以此時之誠切士民必感而泣良心既動何物不捨何民不從如是而有恝然漠然絕不憫念官司慷慨樂發者此則豺狼之民良心盡滅不妨痛懲一二以儆衆庶捐

糜身家我亦何求爲百姓耳能令百姓人人願爲我死而何事不濟余叨頼上青浦令身嘗試而知其必然願良有司之聽之也二十六日廣道途之賑以集流亾有如旁郡縣皆饑聞吾救荒有法或流移而來雖非吾部中之赤子然仁者一視之情寧得恝焉而聽其枕籍而死乎熙寧詔曰流民所在州縣每程人給米豆一升余觀宋人肇書屋舍安集流民曉示流民許令在流寓地方諸般採取

營運支散流民斛斗米豆數月安泊存卹救濟最爲周悉今郡縣有司遇有他處饑民流亾入境亦必委曲而爲之給廬舍散糧食設醫藥惟力是視以免其道殣此不惟爲天子收集流移而已之積累功行亦不少矣二十七曰申保甲之令以過盜賊饑荒之時盜賊易起喘息餘命斷不能大謀横行不過爲鼠狗之計以苟旦夕蜉蝣之生姑息而不爲之撲滅則燎原可憂輒用重典而悉置之法

則饑寒可憫防戢而底定之烏可無術哉但獲饑盜爲之大張其威聲稍寛其捶楚待以不死號令于市以令喧傳當自解散二十八曰省荒後之畊以給將來大饑之後不惟民食艱乏卽畊種亦苦無本具吾爲省視畊種無食者量濟之無農具者量爲處而給之或勸富戶借食借具於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出力畊種以補之或待收成而以糧食償之有司須於畊種之時暫輟政事親歷各鄉補

助勸率百姓見上人留意農務有如此自然勤奮境無惰農農無荒業矣省畊省斂古人所行今何可廢也二十九曰申閉糴之禁以廣通融左傳僖公十三年冬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隣道也行道有福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以本境而言則他郡如吳越然以天下而言則一體若手足自多豐熟坐視隣災蓋恐爲外處搬運致本處亦荒

不知吾不恤隣萬一他日吾荒彼亦不救卹我非惟示人以不廣其于王者一統之義何如也考淳熙降旨諸路監司不許遏糴今　朝廷宜敕監司憲臣出榜曉諭不許諸路有司遏糴違制者覺察申奏夫脣齒相倚首尾相應災變流易緩急有賴也三十曰墾拋荒之田以廓民產分東西南北區畫設勸農官數員選有身家德行良民爲之正官親督履畝查勘荒田若干于拋荒戶下卽與豁糧

募佃人承領開墾或許原戶歸而復業量其人之丁力領墾若干給與工本糧食若富民願自備工食領墾者亦聽三年免其起科三年之後然後起科蓋既免稅糧復給工食招來有法勸諭有條人誰無恒產之思荒田盡墾國課漸增百姓殷富此在淮揚蘇松之間多有之向設屯田官員爲此也而拋荒開墾今尚未盡則亦舉行者之不肯實心任事也如境內無拋荒田地則督率勸農官一意每歲省畊無分荒熟力本重農自有司事如近日建議北方新開水田於北人甚利益北方地勢高燥故宜種二麥而其間豈無可開種水稻者乘而行之始議爲難數年以後爲利溥矣奈人情駭于驟興難於慮始巨室沮撓持議不決殆可深惜凡此三十條者皆救荒之要策經效之良方余考證古今間參己見不略不迂頗得肯綮夫余蔬食者睹記時事有槩于中蒿目而噺焦吻而譚余則過

矣當事者采而行之天下之福也

附救荒休糧方

黑豆一升去皮　貫仲　甘草各一兩　白茯苓　蒼术或白术也　縮砂仁各五錢

右五味剉碎用水五升同豆熬煎火須文武緊慢得中直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作鷄頭子大入有蓋磁瓶密封若每嚼一九則恣食百般苗葉可爲終日飽雖異草殊木素所不識亦無毒甘甜

與進飯同太平御覽内博物志曰荒亂不得食可細搗松柏葉水送令下以不饑爲度粥清送尤佳每用栢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過度最善

辟穀休糧方

白麪一觔　黄蠟四兩　白茯苓一觔去皮

右三味爲細末打糊攤成煎餅先清齋一日飽食一頓七日不饑再食一頓一月不饑若要食物葵菜煎湯服一鍾如無茯苓湯亦可

休糧養道方

白麪六觔　香油二觔　蜜二斤　乾薑二兩火炮

白薑四兩　甘草二兩　茯苓四兩　黄米三升

右八味爲細末和成一塊切作片蒸一時陰乾爲末先食一飽飯隨後服一匙淨水送下若服至三盞一月不饑若要解藥力煎葵菜湯服之食飯

粱仙方

貫仲一觔用槌槌碎水煮出味去渣量水十碗煎至六碗再入白朮四兩甘草二兩同豆一升煎至水盡爲度晒乾收貯遇饑荒之時將豆兼諸草食之並無草氣可以抵饑且貫仲一味如天行時氣用半觔在水甕中可救一鄉之病

山谷救荒法

黑豆一石貫仲十觔將貫仲細剉與豆相拌斟酌著水慢火煮熟去貫仲將豆連汁晒乾空心月食五七粒後隨意去取百木枝葉生食皆有味可飽

唐劉景先救荒仙方

用黑豆五斗淘洗乾淨蒸三遍去皮大麻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開口去殼大麻子即火麻子四季皆可用先搗豆黄爲細末然後搗麻子仁極細漸漸下荳黄令匀用糯米粥合和作團子如拳頭大入甑内蒸過從晨著火至夜半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甑於瓦罐内盛蓋不令風乾前服二團但以不饑爲度不得食一切別物第十頓七日

不饑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三百日不饑
第四頓得三千四百日不饑如更服永不饑也不
論老少男婦俱可服食令人强壯面色無有憔悴
渴卽汲井水或研大火麻子漿飲之若要重喫物
用葵菜子三合碾爲末煎湯冷服

千金麨

蜜二觔　白麪六觔　香油二觔　茯苓四兩
甘草二兩　生薑四兩去皮　乾薑二兩炮
右爲細末拌勻搗爲磈甑內蒸熟陰乾爲末每服
一匙冷水調下可得百日不饑其麨以絹袋盛之
可留十年

古今官制沿革

自周六官廢秦設丞相曰相國漢設一丞相以御
史大夫副之後改曰大司徒而東漢因之自晉以
至宋爲尚書門下中書或僕射其佐或叅知政事
或左右丞或侍郎宋至孝宗分左右丞相其佐仍
曰叅知政事元因之置中書省中書令左右丞相
同今平章政事左右丞叅知政事我　太祖高皇
帝監宋元丞相專權誤國革宰相不置而以政事
分屬六曹亦猶漢光武監西漢末王氏世執國政
遂移漢祚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也臺御史臺也閣
館閣文學侍從之臣也翰林學士掌纂修國史謨
著文章侍講讀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叅密勿謀
議號爲內相學士者翰林官之長大學士學士之
長也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文淵東閣
二近改華蓋謹身二殿爲中極建極唐宋閒有某
殿學士某閣學士故號閣老古有史官太史太史

令掌修史起居注起居郎掌逐月記事以授國史令則一以翰林院兼之翰林院古無其名東漢置秘書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合與同又置蘭臺東觀蘭臺有令史東觀有校書郎著作郎而天下文籍皆在天祿閣石渠閣延閣廣內秘書之室翰林院始於唐學士之號始於六朝大學士備顧問文臣非相也今兼師傅保六曹尚書則是宰相矣出翰林入內閣遷入密邇近侍藎直院直殿直閣皆稱文學侍從之臣也大學士秩五品若不兼六曹京師止騎馬不兼師傅保朝班在尚書下學士在唐稱內相則我　朝館閣稱相始此也太師太傅太保三公也少師少傅少保三孤也閣臣兼之豈非真相哉王世貞曰夫閣臣於禮至貴倨也視百司乃無重相壓何以相稱焉其喜怒借　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開已意故下屏息也創白由六曹故難不與也取以詔行故衆無敢訾也我　朝

之優寵儒臣至矣宜其文學之盛甲於前代也吏部冢宰戶部司徒禮部宗伯兵部司馬刑部司寇工部司空準周官謂之六卿并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謂之大九卿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尚寶司翰林院國子監順天府上林苑謂之小九卿詹事府春坊輔導　太子之官以翰林院官充之重　東宮亦重翰林也最尊者太子太保少師傅保次太子賓客次詹事次春坊詹事詹省也謂東宮講讀之事皆其所當省察也春坊春東方也即東宮之義也洗馬猶云前驅也　太子出則當直者先騎為導也洗鮮去聲庶子古者以掌天子諸侯卿大夫庶子之學與其教令故云庶子國子監國學教育諸生官列於卿秩重國學也內閣兩殿中書掌書　制誥翰林院起草中書手書也吏部總領進退百官謂之太宰我　朝既不立丞相吏部之尊無上隱然一相矣古司徒掌土地貢賦

卽掌邦教故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今戶部則專管土地戶口貢賦錢糧矣古有大司農司農卿太府卿掌邦國貢賦百司官吏廪祿今總屬戶部禮部掌邦禮凡朝會燕饗宗廟祭祀冊立婚喪貢舉出使諸大禮無不屬焉兵部掌將校兵器邊關武備戎政刑部與大理寺竝掌刑獄刑部主議辟入罪大理寺主評駁矜疑大理寺卽古廷尉工部掌百工營造及山林川澤陂池之利古有水衡官今

工部屬都水虞衡是也古有將作監將作大匠今總屬工部都察院臺卿御史臺郎總謂臺官今都察院稱內臺按察司稱外臺俱上應執法星故冠服俱用獬廌左都御史古御史大夫副僉都古御史中丞十三道御史其屬也御史大夫秦官漢因之位上卿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以其執法殿中故曰中丞中丞在殿中執法外督部刺史御史周時不過贊書記事之職至秦

漢始爲糾察之官糺彈不法百僚震恐以其爲糺彈憲臣故雖爲臺卿屬而不相控制與他屬官不同在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掌天下圖書史籍不主彈劾彈劾自秦漢始也後漢亦謂之蘭臺掌秘書是猶存周官遺意也至今日則專掌糺彈而秘書文學專屬翰林矣漢時侍御史出巡方國號繡衣直指使者卽今之巡按御史也六部都察院司務檢照諸廳皆六卿之記室也通政司掌傳通

章奏言語古納言之官也漢給事黃門侍郎此侍郎秩卑非今之亞卿也給事中侍從左右關通內外給事於中若大祭祀則從升壇以涖禮皇帝盥手則奉巾以進奉匏爵以贊獻而兼奏事進諫不專掌拾遺補過之職至專掌拾遺補過則有諫議大夫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官今六科給事則專掌諫議矣故今時遂稱給事爲諫議爲言官御史給事竝爲言官而秩止七品八品彈劾百僚權重

秩甲此　祖宗之深意也尚寶司掌　朝廷寶璽即漢之符璽郎也太常寺古者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漢書曰太常古官書云伯夷秩宗典三禮即太常欲令國家盛太社稷常存故曰太常與春官宗伯相參古稱奉常亦曰清卿古有太祝協律皆隸焉光祿寺古者掌邦國醪醴膳羞之屬惣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之官屬光祿卿漢爲光祿勲太僕寺古者掌鹵簿大駕監廐車馬冏穆王

置太僕正以伯冏爲之故太僕寺號爲冏寺卿爲冏卿鴻臚寺古者掌郊廟行禮贊道九賓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即此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故曰鴻臚秦時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亦鴻臚之屬也行人司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有大行人小行人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顏師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輕賤者遣大行人欽天監古太史局令也昔少皞以鳥

名官鳳鳥氏爲曆正至顓頊命南正仲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羲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地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又有馮相氏保章氏並典天文漢置太史令掌天時星曆歲終奏新曆凡國有祭祀婚喪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國有瑞應災異則掌記奏之張衡字平子爲太史令造渾天儀鑄銅爲之古太史令修國史兼掌天文司馬遷父談並

爲太史令今欽天監專掌天文矣唐改爲渾天監又爲渾儀監開元間又改爲太史局宋爲司天監有靈臺郎保章正挈壺正天文院上林苑續漢書曰上林苑中禽獸五軍都督府古樞密院也即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五代託肺腑其權據宰相上宋專兵政稍與宰相次而號兩府然皆縉紳大夫爲之至我　朝則專屬武弁矣掌軍政位尊地重而無事權錦衣衛即古金吾衛秦有中尉掌徼循

京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起居注天子出幸主先導以備出入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復掌京師盜賊又有衛尉衛尉巡宮内金吾巡宮外以擒奸補猾漢光武微時嘗歎曰仕宦當爲執金吾其官之雄壯尊榮至今猶然緹騎今之校尉也宗人府即古宗正卿六典曰宗正卿之職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漢書曰宗正秦官也掌親屬順天府尹古京兆尹周秦爲内史漢景帝

時分置左右内史武帝時更名右内史爲京兆尹左内史爲右馮翊後更名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治畿甸居重馭輕故府尹與外郡太守懸絕秩列九卿秦罷侯置守其後始有方伯郡守縣令布政司古之四岳郡守縣令古列侯子男也二千石刺史此二官名不明巳久故人以刺史即爲太守非也今人以刺史即太守者蓋因見漢唐往往云以某人爲某州刺史故遂以刺史爲二千

石不知刺史乃糺察管轄郡縣之官其云某州刺史者蓋天下幾州遣幾刺史某人刺察某州自其所部之州而言故曰某州刺史非即二千石也蓋二千石有司刺史監司也其後二千石刺史之名漸以不明隋開皇間罷郡以州統縣而州刺史遂爲太守刺史持節名存職廢矣至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仍用刺史巡察以今觀之刺史持節秉憲巡察郡縣即今之巡按按察司分巡皆監司也

皆古之刺史也何以明之余嘗細考刺史沿革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監察之名始此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六條大都糺刺二千石不

奉詔書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不卹刑獄暴怒殺人選署不公苟阿所愛及子弟恃怙榮勢通行貨賂刺史悉得糾刺之是可見監察御史稱刺史也漢成帝時何武與翟方進建議以爲刺史臺官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位次九卿以糺刺二千石魏以來刺史都督持節假節梁刺史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後州刺史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

軍事以此爲常隋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夫都督也總管也備鹵簿持節鉞也皆非臺郎之職卽今之御史中丞出巡撫事也是可見巡撫稱刺史也唐景雲三年改巡察刺史爲按察道開元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其有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授旌節至德間改採訪使爲觀察觀察者并領都團練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刺十餘州小者二三州是可見今之按察司稱刺史也歷

代沿革不同舉其職例皆古之刺史也今人往往以太守卽刺史余故極論之如此則刺史之官但授節鉞便稱節度使但稱節度體統便尊於刺史非有二也而今以二千石卽刺史葢亦見隋唐間州刺史卽爲太守故也魏晉時有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得殺二千石以下則今之總督總制軍門也當時行丞相事尊至矣又唐貞觀中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舉刺牧宰以

下天授間發十道存撫使以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眞等爲之開元間置十道採訪使以御史中丞盧絢等爲之並用臺卿皆刺史皆節度使卽今之巡撫也古之都督今之總督大臣今之都督則止屬武將矣文獻通考云按古者牧伯之任後世之所謂監司也隋以前多謂之刺史自唐以刺史名知州而後牧伯始別有以名其官葢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

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唐
宋中葉以後監司尤多唐之都督也總管也節度
也團練也都統也觀察也都護也觀風俗使也巡
察按察巡撫也黜陟使採訪處置使度支營田使
租庸使兩稅使戸口使皆唐之監司也宋之轉運
使也安撫使也提刑也諸項提舉也制置使也經
略使也招討使招撫使宣諭使撫諭使鎮撫使皆
宋之監司也唐元道州德秀云到官纔五十日諸

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宋蘇公曰使者四十餘輩
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司馬溫公謂提舉司乃病民
之本源皆病設監司之多也唐雖以知州爲刺史
然必加使持節從三品職同牧尹則名雖太守實
監司也布政司乃唐虞四嶽在元時爲中書行省
蓋外宰相也今則止管錢糧而轄於巡撫巡按位
權輕矣然布政二品與尚書同則古行省之遺意
也按察古糺察官吏差滿回朝今則常住矣按察

司管刑獄都司管軍政與布政司各爲三司都司
權輕以時平不重武也布按二司各道官卽唐諸
道節度使之遺意也古無督學官惟宋置提舉學
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之優
劣生員之勤惰而專舉刺之事崇寧二年置宣和
三年罷今之提學卽此也轉運使在唐宋間監司
之最尊者蓋都督總管等官按察郡縣官吏轉輸
水陸糧餉唐韓滉杜悰杜讓能崔昭緯等皆以宰

相充使宋太祖時懲五季之亂藩臣擅有財賦不
歸王府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其重如此今
轉運司則專管鹽政事權甚輕至與郡守伍轄於
二司矣太守牧民有司也歷代沿革去州置郡則
爲郡太守去郡置州則爲州太守州郡轄縣至我
朝乃以郡轄州縣屬州者郡與州皆轄焉後魏
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爲當部都
督帶開府將軍唐節度使皆稱太守持節等於監

司然一時之變論其常則太守自是有司郡丞今之同知在邊爲長史掌兵馬別駕今之通判從輀史行部別乘乘傳車故謂之別駕亦名司馬亦名治中推官在宋爲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則古郡叅軍也縣令稱縣大夫何也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此時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

曰縣其實郡也縣丞簿古名典史古名縣尉古州太守與郡太守原無分別故州佐貳與郡佐貳亦無分別留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其後天子遇有親征巡幸則留大臣守衛京師今謂之居守有古貴而今賤者中書欽天監提舉巡檢校尉也蓋古中書爲政府今則書寫册秩古欽天監乃太史令位在丞相上今則天文散郎古提舉巡檢乃糾察郡縣監司今提舉六品官巡檢小吏也古校尉宿

衛勳貴重臣今則騎卒也有古賤而今貴者侍郎給事也蓋古侍郎乃郎官今則亞卿古給事乃執役之官今則諫議言官也

鴻苞集卷之六終